

反乌托邦三部曲

描写极权社会的经典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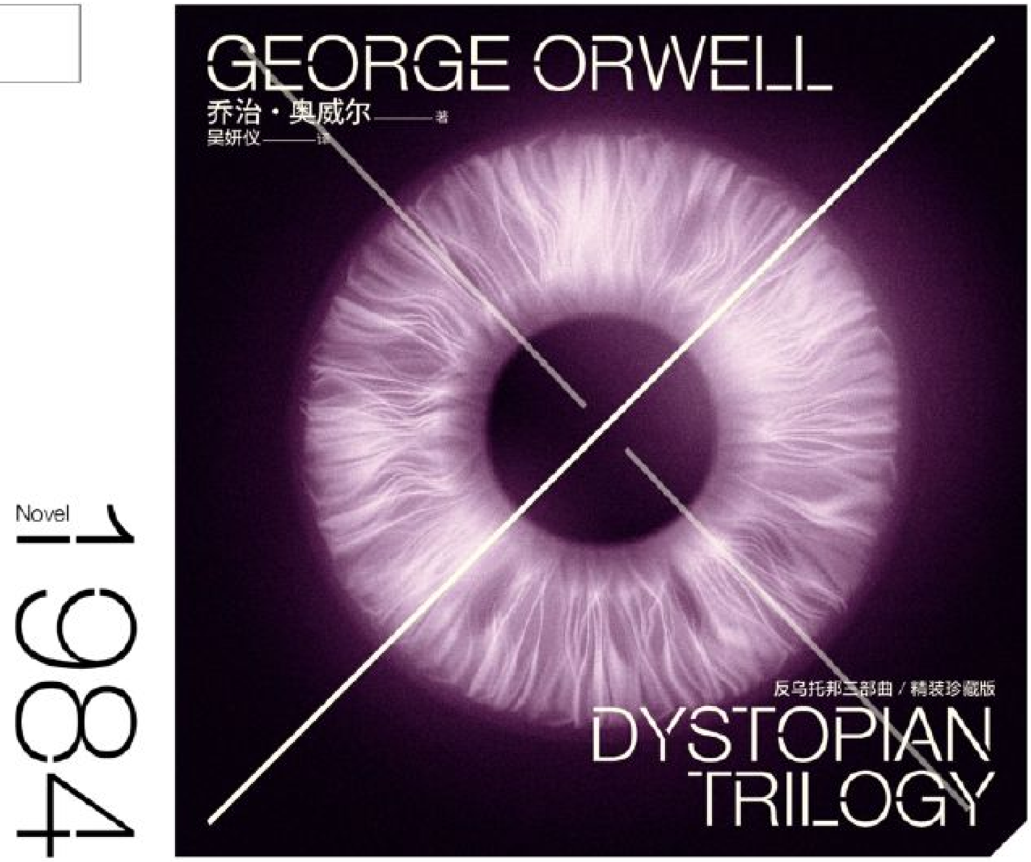
阅文集团
CHINA READING
华文天下·弘文载道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1984
美丽新世界
我们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而老大哥正注视着你……**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

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

与《我们》、《美丽新世界》并列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描写人类阴暗未来的经典范本
影响村上春树创作《1Q84》的灵感来源

随着温斯顿·史密斯经历他的叛变、囚禁、折磨与再教育，我们亲身经历了自由与真理遭到毁坏的过程，还有黑即是白、二加二等于五、恶即是善的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乔治·奥威尔**

版权信息

书名：1984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著；吴妍仪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55940086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第一部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二部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三部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附录：新语的原则
- A字汇
- B字汇
- C字汇

第一部

第一章

这是个晴朗而寒冷的四月天，时钟敲了十三下。为了避开讨厌的风，温斯顿·史密斯下巴紧挨在胸前，迅速溜过胜利大厦的玻璃门。然而动作还不够快，免不了有一阵风卷起尘砾，跟他一起进门。

穿堂闻起来有水煮包心菜加破旧地毯的味道。其中一端有张彩色海报，大到不适合在室内展示，却被贴在墙上。上面只描绘出一张无比巨大的脸，宽度超过一米：年约四十五岁的男性脸孔，留着浓密黑髭，有粗犷帅气的五官。温斯顿朝着楼梯走去。尝试搭电梯根本没意义。就算在状况最好的时候，电梯也鲜少管用，而且现在白天电力是切断的。这是替仇恨周做准备的节能措施之一。到达住处要往上爬七层楼，而现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有静脉曲张溃疡的温斯顿走得很慢，一路上还休息了好几次。在每层楼梯平台上，与电梯井相对之处，都有一张上面有着巨大脸孔的海报从墙上瞪过来。这种图像经过刻意设计，海报上的双眼视线会跟着你动。老大哥在注视着你，下面的说明这么写道。

在公寓内部有个珠圆玉润的声音，正在朗读一长串跟生铁制造有某种关系的数字。那声音来自一个长方形金属板，看起来像一面光泽黯淡的镜子，构成了右侧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转动一个开关，声音

或多或少降低了些，不过字句仍清晰可辨。那个设备（号称电传荧幕）可以调低音量，却无法完全关闭。他往窗口走过去，一道瘦小的孱弱身影，党内的制服——蓝色的连身工作服——只是强调出他的身形有多单薄。他的发色非常淡，脸色带着自然的红润，粗制滥造的肥皂、钝了的剃刀跟刚结束的寒冬，则磨粗了他的皮肤。

就算是透过紧闭的玻璃窗，外头的世界看起来还是很冷。下面的街道上，小小的旋风把灰尘与撕碎的纸片卷成螺旋状。虽然阳光普照，天空也蓝得刺眼，但任何东西似乎都没有色彩，只有到处都贴着的海报例外。那张有黑色胡髭的脸，从每个居高临下的角落往下凝视着，正对面的屋子前方就有一张。老大哥在注视着你，文字说明这么写，同时那双黑眼睛深深望进温斯顿的眼眸中。在下面的街道上有另一张海报，一角撕破了，在风中不时翻动着，一会儿遮住、一会儿露出底下唯一的一个词，“英社（INGSOC）"。在远处有架直升机从屋顶上掠过，像只绿头苍蝇似地盘旋了一下，就沿着圆弧形路线再度迅速飞走了。这是警方巡逻，窥视着各户人家的窗户。然而巡逻机无关紧要，只有思想警察才重要。

在温斯顿背后，电传荧幕的声音仍然在叨念着生铁和第九期三年计划完成度高于预期的事。电传荧幕同时既接收也传送。温斯顿制造出的任何声响，只要是高过极低声的耳语的程度，荧幕就会接收到，而且只要他待在那块金属板俯瞰的范围内，他不但可能被听见，还会被看见。当然，你不可能知道这一刻是否有人在监视你。思想警察有多经常接上某个人的线路、是用哪种系统来接上线，这只能随人猜测。你甚至也可以想象他们随时都在监视每个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只要有这个意思，就能够接上你的电传荧幕。你必须在这种假设下生活（也确实就这么过活，这是出于已成直觉的习惯）。你发出的每个声响都被人窃听，每个动作都被人仔细检视，只有在黑暗中例外。

温斯顿保持着背对电传荧幕的姿势。这样比较安全，虽然他心知肚明，就算是背影也可以暴露隐情。在一公里远的地方，他工作的地点真理部，一栋巨大的白色建筑，耸立在蒙尘的地面之上。就是这样，他带着某种模糊的厌恶想着，这就是伦敦，一号机场区的首都，而机场区本身是大洋国各省份里人口第三多的。他设法要硬挤出某些童年回忆，那应该会告诉他，伦敦是不是大致上一直是这副模样。这样的景象一直都在吗？——十九世纪的烂房子，侧面墙壁靠一根根梁木撑着，用硬纸板补窗户、用铁皮波浪板补屋顶，不像样的花园墙壁则朝着四面八方委顿下去？还有那些被轰炸过的地点，灰泥粉尘在空中打转，柳兰在一堆又一堆的瓦砾之间蔓生；被炸弹清出较大空间的地方，就迸出鸡舍般的木造房屋，变成一片肮脏的聚居地？但回忆徒劳无功，他记不起来：他的童年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连串光彩鲜明的人物图，出现时没有背景，大多数画面都无从理解。

真理部在新语[1]中称为真部（Miniture）——跟视线范围内的任何其他物体相比，都有惊人的差异。这座闪闪发亮的白色水泥建筑，是巨大无比的金字塔形结构，层层叠叠的露台一路直上云霄，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看得到，用优雅的字体拼出的字句在它白色的表面上清晰可见，那是党的三句口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楼层有三千个房间，地下部分也有一样多的隔间。还有另外三栋散布在伦敦别处的建筑，具备同样的外表与规模。它们让周遭的建筑物彻底显得渺小，所以从胜利大厦屋顶上，你就可以同时看到全部四栋楼。这些建筑是四个部会的总部，整个政府的组织就照着这四个部会分立。真理部管的是新闻、娱乐、教育与艺术；和平部则掌管战争；博爱部维持法律与秩序；富庶部负责的则是

经济事务。在新语中，它们的名称是真部、和部（Minipax）、爱部（Miniluv）与富部（Miniplenty）。

博爱部是其中真正吓人的。部内完全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来没进去过博爱部，也不曾靠近它方圆半公里内。那个地方是不可能进入的，除非有公务在身，而且要进去只能先穿过有刺铁丝网、铁门与隐藏机关枪掩体构成的迷宫。就连通往部会外侧栅栏的街道，也有貌似打手的警卫，穿着黑色制服、拿着双节警棍到处巡逻。

温斯顿突然间转过身去。他已经把五官安排成平静而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传荧幕时摆出这副脸是明智之举。他穿过房间，走进极小的厨房。在这个时间离开真理部，让他牺牲了在员工餐厅里的午餐，而他意识到厨房里没有食物，只有一块颜色暗沉的面包，那必须留着当明天的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有个不起眼的白色标签，标示着胜利金酒。这瓶酒散发出一股恶心的油味儿，就像中国米酒一样。温斯顿倒出几乎装满一茶杯的分量，让自己鼓起勇气接受冲击，然后把酒当成一剂药方一口吞下。

瞬间他的脸就变成深红色，泪水涌出他的双眼。这玩意就像硝酸，更过分的是，你咽下去时会觉得有人拿着橡胶棍敲你的后脑勺。然而到了下一刻，他腹中的灼烧感就平息下去，世界开始看起来比较令人愉快了。他从标着胜利香烟的皱巴巴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却不慎把烟直立起来，烟草就这么掉到地上了。拿下一支的时候就比较成功。他回到客厅去，在摆在电传荧幕左边的小桌子前坐下。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一瓶墨水，还有一本有红色封底跟大理石花纹封面的四开空白厚本子。

基于某种不明原因，客厅里的电传荧幕放在一个不寻常的位置。它没有像正常荧幕一样，摆在可以监控整个房间的短边墙壁上，反而在长边的墙壁上，与窗户相对。在荧幕一侧的墙上有个浅浅的凹陷处，现在温斯顿就坐在这里，可能在这栋公寓大楼建造的时候，这里

本来打算用来放书架。坐在这个凹陷处，尽量往后靠，温斯顿就能够保持处在电传荧幕的视线范围之外。当然，他可能被听见，不过只要他待在现在的位置，他就不可能被看到。这个房间不寻常的布局，是让他想到做现在这件事的部分起因。

但他刚从抽屉里拿出来那本厚本子，也启发了他的想法。这是一个独特而美丽的本子。它滑顺如奶油的纸张，因为年代久远有点泛黄，是至少过去四十年里不曾制造生产的类型。然而他可以猜到，这本子还要更古老得多。在城中某个贫民区（到底是哪一区，他现在不记得了），他看到它躺在泛着霉味的小旧货店橱窗里，他立刻就产生一阵压倒一切的欲望，想要拥有它。照理说党员们不该走进普通店铺（这样做称为“在自由市场交易”），不过大家并没有这样严守规定，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像是鞋带与剃刀刀片——用别的方法都不可能弄到。他快速左右打量了一下街道，然后就溜进店里，用两块五毛钱买下那本子。那时候他并没有考虑他买这本子有什么特别的用途。他怀着罪恶感把书装进他的公文包里提回家；就算里面什么都没写，这还是个不光彩的个人财物。

他正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开日记本。写日记并不违法（没有任何东西是违法的，因为已经不再有任何法律了），但如果事迹败露，有理由断定会被判处死刑，或者至少要在强迫劳动营里待个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到笔杆上，然后吮了一下尖端，把油舔掉。这支笔是很古老的工具，甚至签名时也很少用，而他设法弄到一支，偷偷摸摸、不无困难，仅仅因为觉得这种美丽的奶油色纸张应该用真正的笔尖书写，而不只是用一只墨水笔刮擦过去。实际上，他并不习惯用手书写。除了非常简短的字条以外，把什么都口述到说写器里去是寻常事，但以他现在的目的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他把笔沾到墨水里去，然后就犹豫了那么一秒钟。一阵震颤窜过他的五脏六腑。在纸张上留下印记，是决定性的行动。他用小而笨拙的字体写下：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坐着往后靠。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降临在他身上。首先，他一点都不确定现在是一九八四年。这个日期必定出入不大，因为他很确定他的年纪是三十九岁，而他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出生；但在这年头，你绝对不可能确定一两年内的任何日期。

他突然间开始纳闷，他写这个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还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有一会儿绕着页面上那个可疑日期打转，然后突然一顿，撞上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个新语词汇。他第一次理解到，他动手要做的事情有多严重。你怎么能够跟未来沟通？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未来要不就是类似于现在——在这种状况下，未来之人不会听他的；要不，就是不同于现在，这样他的困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

有一会儿，他坐在那里愚蠢地盯着纸张看。电传荧幕已经转而播放刺耳的军乐。很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只是失去表述自己的力量，甚至还已经忘记他本来打算说的是什么。过去好几个星期，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而他心中从未想过除了勇气以外，他还会需要什么。实际的写作本身会很简单。他所必须做的，就只有把那些无止境的焦躁独白转移到纸张上，实际上那些话已经在他脑袋里奔流好几年了。然而在这一刻，就连独白都干涸了。更有甚者，他的静脉溃疡已经开始痒得不可开交了。他不敢去抓，因为如果他抓了，总是会导致发炎。时间一秒一秒滴答响着过去了。他什么都意识不到，只注意到他眼前的页面一片空白，他脚踝上方的皮肤阵阵发痒，音乐震耳欲聋，还有金酒导致的一种轻微醉意。

突然间他在纯粹的惊慌中开始写，只能不太完整地察觉到他写下的是什么。他小而稚拙的字迹，在页面上到处散落，先落掉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都不见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其中一部很好的是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的某处挨了炸弹。有些镜头照到一个身型肥胖庞大的男人想要游泳逃走，同时有一架直升机在追他，把观众逗得很开心，首先你会看到他像只海龟一样在水中打滚，接着你又透过直升机机枪瞄准器看着他，接着他就全身弹孔，他周围的海水变成了粉红色，突然他沉下去，就好像那些弹孔让水流进去了，观众在他下沉的时候大叫大笑。然后你又看到一艘载满孩童的救生艇，有一架直升机在小艇上空盘旋。有个中年妇人——可能是个犹太人——臂弯里抱着一个大约三岁大的小男孩，在船头处坐得笔直。小男孩害怕地尖叫着，还把头藏在她胸口，就像是要想办法直接钻进她体内。而那女人用双臂环抱着他安慰他，虽然她自己吓得脸都青了。她一直都尽可能把他盖住好像以为她的双臂可以替他挡子弹似的。然后直升机往他们中间砸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好一阵水花四溅船就全部变成碎木片了。然后还有个很不得了的镜头一个孩子的手臂一直往上伸伸伸直伸进空中一辆机头装了摄影机的直升机一定是跟着那手臂一起上升然后从党员席位响起好多掌声可是有个在普罗大众席那边的女人突然间开始大吵大闹而且吼着说他们不应该放映这个不可以在小孩子面前放他们不可以这样不对不能在小孩子面前放这样不行直到最后警察把她把她带走我想她没出什么事没有人在乎普罗大众说什么典型的普罗大众反映他们从来不——

温斯顿停笔不写了，部分原因是他抽筋了。他不知道他怎么会倒出这一大串胡说八道。但奇怪的是，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一个彻底不同的记忆在他脑海中自动变得清清楚楚，甚至到了他几乎觉得一样可以写下来的地步。他现在领悟到，就是因为另外这段插曲，他才突然间决定回到家里，从今天开始写日记。

如果这么朦胧缥缈的事情真能说是发生过的话，就是当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那时几乎是十一点了，在温斯顿工作的记录局里，他们把椅子从办公隔间里拉出来，集中在大厅中央，正对着电传大荧幕，为“两分钟仇恨时间”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位于中央某一排的位置就座时，他记得见过、却从未谈过话的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房间里。其中一个是女孩，他经常在走廊上跟她擦身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他知道她在小说局工作。照他推测——这是因为他有时会看到她双手沾满油污，还带着一只螺丝扳手——她做的是其中一台小说写作机的机械维修工作。她是个看起来很活泼大胆的女孩子，大概二十七岁，有浓密的深色头发，脸上长着雀斑，动作轻快，像个运动好手。一条

狭窄的深红色腰带——青年反性联盟的标记——在她那件工作服的腰部缠了好几圈，紧到正好足以凸显出她匀称好看的臀部线条。温斯顿打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对她心生厌恶了。他知道理由何在：这是因为她设法让自己带有一股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整体来说思想纯净的气氛。他几乎厌恶所有女人，特别是年轻又貌美的那些。党里最偏执狭隘的追随者永远都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那些；她们不分青红皂白接受种种口号，是业余的间谍，对异端嗅觉敏感的密报者。但特别是这个女孩，给他一种比大多数人都更危险的印象。有一次他们在走廊上擦肩而过，她迅速地斜瞄他一眼，那眼神似乎直接刺穿他，有一刻让他整个人充满黑暗的恐惧。他心头甚至闪过这个想法：她很可能是思想警察的密探。说真的，这非常不可能。但每次她出现在他附近的任何地方时，他还是继续感觉到一股奇特的不自在，其中混杂着恐惧还有敌意。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作奥布莱恩的男人，核心成员，还兼任了几个职位，那些职位太重要、太遥不可及，所以温斯顿对那些职位的性质只有很朦胧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群看到穿着黑色工作服的核心成员走近，示意安静的嘘声霎时在他们之间传开。奥布莱恩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脖子很粗，还有一张粗俗、幽默而野蛮的脸。虽然他拥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外表，他却有某种举止风度上的魅力。他有个小花招，重新放好他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古怪地让人戒心全消——在说不清楚的某方面，这个动作文雅得奇怪。如果还有任何人用这类的词汇想事情，这个姿势可能会让人回想起一个十八世纪贵族拿出他的鼻烟盒跟人分享。十余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布莱恩的次数，大概就是差不多一年一次。他觉得奥布莱恩深深吸引着他，而且他之所以着迷，不光是因为奥布莱恩高雅的举止与职业拳击手似的体格形成了反差。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偷偷抱着一种信念——或许甚至不算是个信念，只是一种希望——奥布莱恩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合乎正统。他脸上有某个地方，释放出这种无可抵抗的暗示。而且话又说回来，或许他

脸上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什么不合正统的信念，只是聪明才智。但无论如何，如果你能够设法骗过电传荧幕跟他独处，他看起来像是你能够谈谈的对象。温斯顿从来没尽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努力，去验证这个猜测；说真的，根本无从验证起。在这时候，奥布莱恩瞥了一眼手表，看到现在几乎是十一点整了，显然他决定留在记录局，等到两分钟仇恨时间结束为止。他在跟温斯顿同一排的某张椅子上就座，只隔了两个位置。他们中间坐了一个浅褐色头发的娇小女人，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办公隔间里工作。那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就坐在正后方。

到了下一刻，就有一段讨厌透顶、让人难以忍受的演讲，从房间尾端的电传大荧幕里迸出来，就像是某台大如怪物的机器没上油却在运转。这种噪音让人咬紧了牙关，颈背上也寒毛直竖。仇恨时间开始了。

就跟平常一样，荧幕一闪，人民公敌伊曼纽尔·勾斯坦出现了。观众席中有着此起彼落的嘘声。浅褐色头发的娇小女人发出一声混合了恐惧与厌恶的尖叫。勾斯坦是个叛徒、变节者，在很久以前（到底是多久以前，没有人记得清楚）曾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乎就跟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他参与了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却神秘地逃脱了，从此消失无踪。两分钟仇恨时间的节目内容天天不同，不过没有一次的主角不是勾斯坦。他是最主要的叛贼，最早亵渎了党的纯洁性。随后所有反对党的罪行，所有叛国之举、破坏行动、异端邪说、越轨行为，都是从他的教诲中直接迸发的。他还活在某处，还在炮制着他的种种阴谋。或许藏在海外的某处，处于他某些外国金主的保护之下，甚至有可能——偶尔都会有这种传言——就在大洋国内的某个藏匿处。

温斯顿的胸口下方一缩。他看到勾斯坦的脸孔时，永远无法按捺住一阵痛苦的混乱情绪。那是一张瘦长的犹太脸孔，一头有朦胧光晕的白发，还留了一小撮的山羊胡——这是一张聪明的脸，然而不知怎

么的有种内在的劣根性，而且在末端架着一副眼镜的狭窄长鼻子上，有某种年老昏庸的感觉。这就像一头绵羊的脸，连声音都一样，有着绵羊似的性质。勾斯坦正在发表他平常针对党内信条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如此夸大又病态，小孩子都能看穿，然而又看似可信到足以让人产生戒心，觉得别人要是没有自己这么冷静理智，可能就会受骗。他谩骂老大哥，他谴责党的独裁专政，他要求立刻跟欧亚国谈和，他倡导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大声疾呼，说革命遭到背叛——而这一切全都是用速度飞快的多音节字眼说出来的，这像是党内演说家惯用风格的某种戏谑模仿版，其中甚至包含新语用字；说实话，比任何党员平常在实际生活中会用的还要多。而且在这整个过程中，唯恐还有人怀疑勾斯坦那些华而不实的空话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从电传荧幕里，能看得到他脑袋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欧亚国军队——一排又一排看起来很结实的男人，有着缺乏表情的亚洲面孔，他们浮现在荧幕表面然后又消失，被其他一模一样的人取代。士兵的军靴单调有节奏的顿足声，形成了勾斯坦那种羊叫声的背景。

仇恨时间进行还不到三十秒，房间里就有一半的人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叫喊。荧幕上那张自满的绵羊脸孔，还有那张脸后面欧亚国军队吓人的力量，都让人太难以忍受了。除此之外，看到、甚至想到勾斯坦就会自动激发出恐惧与愤怒。他是比欧亚国或东亚国更恒常不变的憎恨对象，因为大洋国在跟这些强国之一开战的时候，通常都跟另一国交好。但奇怪的是，虽然勾斯坦受到每个人的憎恨鄙视，虽然日复一日、每天有个上千次，他的理论在讲台上、电传荧幕上、报纸上、书本里被反驳、击溃、揶揄、高举示众，让大家看看那些话是多么可悲的垃圾——尽管做尽这一切，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新的傻瓜等着要接受他的诱惑。受他指使却被思想警察揭发的间谍与破坏分子，无日无之。他是指挥官，麾下有一支庞大的影子军队，这是阴谋分子的地下网络，致力于颠覆国家。兄弟会，它的名字

该是这个。也有私下流传的故事中提到一本恐怖的书，一本收录所有异端邪说的手册，勾斯坦就是作者，那本书在各处秘密流传。这是一本没有标题的书。大家如果真的讲到那本书，都只说是那本书。但像这种事情，你只会透过含糊其辞的谣言得知。只要可以避免，任何普通党员都不会提起兄弟会或者那本书。

在进入两分钟以后，仇恨时间的气氛升高到了狂热的程度。众人在他们的位置上躁动着，用最大的声音叫喊着，努力要淹没来自荧幕的让人发狂的羊叫声。浅褐色头发的娇小女人脸色变成了发亮的粉红色，她的嘴巴一开一合，就像一只在陆地上搁浅的鱼。就连奥布莱恩那张沉重的脸孔都发红了。他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得非常笔挺，他强壮的胸膛鼓起来抖动着，就好像他正在挺身对抗一阵波浪的攻击。温斯顿背后那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已经开始大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就拿起一本沉重的新语字典，朝着荧幕扔了过去。字典砸中勾斯坦的鼻子，然后弹开了，声音无动于衷地继续下去。在某个神智清醒的时刻，温斯顿发现他跟其他人一起大吼大叫，脚跟还猛踢着他那张椅子上的横杠。两分钟仇恨时间的恐怖之处，不在于你被迫参与，而是恰好相反，你不可能避免参与。在三十秒内，任何伪装都变得不必要了。一种由恐惧与复仇心造成的丑恶迷醉状态，一股杀戮、折磨、用铁锤砸烂脸蛋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似地在整个群体之中流动，让你甚至违背自己的意愿，变成一个龇牙咧嘴、尖声叫嚷的狂人。然而你感觉到的怒火，却是一种抽象、没有方向性的情绪，就像喷灯的火焰一样，能够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所以在某一刻，温斯顿的恨意完全不是针对勾斯坦，而是朝着反方向，针对老大哥、党与思想警察。而且在这种时刻，他的心向着荧幕上那个孤单、受人嘲弄的异端分子，在谎言世界中守护着真相与健全神智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下一刻，他就跟他身边的那些人合而为一，关于勾斯坦的所有话语，在他看来似乎都是真的。在那些时刻，他对老大哥的秘密憎恶转换成敬爱；老大哥似乎高耸入云，是个无敌亦无惧的保护者，屹立如磐石，

对抗着亚洲的乌合之众；而勾斯坦，虽然处境孤立又无助，他到底还存不存在都有疑问，却仿佛某个阴险的巫师，光靠声音的力量就能够摧毁文明的结构。

有些时候，自己恨意的转移，甚至可能是刻意而为的。突然间，温斯顿用一个人在梦魇中把头从枕头上扭开那种猛烈的力道，成功地把他的恨意从荧幕表面转移到他后方那个深色头发的女孩身上。他心头闪过一些鲜明、美丽的幻象。他会用橡皮警棍把她打到死。他会把赤身裸体的她绑到一根柱子上，射得她满身都是箭，就像圣赛巴斯汀一样。他会硬上她，在高潮的时候割断她的喉咙。比过去更棒的是，他现在还进一步知道他为什么恨她了。他恨她，因为她年轻貌美又全无性欲，因为他想跟她上床，却永远做不到，因为在她甜美柔软的腰际——那个地方似乎要求你用自己的手臂去环绕它——只有那条可恶的红色腰带，那是充满攻击性的贞洁象征。

仇恨时间上升到最高潮。勾斯坦的声音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羊叫，而有一瞬间那张脸变成了绵羊的脸。然后，那张绵羊脸融进了一个欧亚国士兵的身影里，他似乎正在进犯，巨大而恐怖，他的冲锋枪在怒吼，好像要从荧幕表面上跳出来，所以前排的某些人还真的在他们的椅子上往后缩了。但在同时，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深深叹息了——那个充满敌意的身影融化成老大哥的脸，黑发、黑髭，充满力量与神秘的镇静，如此巨大，几乎充满整个荧幕。没有人在听老大哥说什么。那只是几句鼓励的话，在战斗的喧嚣之中说出的那种话，单独来看缺乏特色，但光是说了这些话的事实，就能让人恢复信心。然后老大哥的脸再度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党的三大口号，用粗体大写字母凸显出来：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老大哥的脸似乎还在荧幕上逗留了几秒钟，就像那张脸在每个人眼球上造成的影响太过鲜明，无法立刻消退。浅褐色头发的娇小女人自己扑向她前面那张椅子的椅背。在听起来像是“我的救世主！”那样颤抖着的耳语之中，她朝着荧幕伸出双臂。接着，她把脸埋进手里。很显然她吐出一句祈祷词。

在这个时候，一整群人突然开始一阵低沉、缓慢、有节奏的吟唱，念着“老——大——哥！……老——大——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念着，速度非常慢，前一个字跟后一个字之间有一阵漫长的停顿——一种沉重、喃喃自语似的声音，不知为何野蛮得奇怪，你似乎会从背景中听到赤脚顿足的声音与手鼓的震动。他们一直念着，延续了可能有三十秒。这是当情绪强烈到压倒一切时常会听到的反复叠句。这有一部分算是对老大哥的智慧与威严做出的颂歌，但仍旧更像是一种自我催眠，利用有节奏的噪音刻意淹没意识。温斯顿的五脏六腑似乎渐渐变得冰冷。在两分钟仇恨时间里，他禁不住要共享那种集体的精神错乱，但这种低于人类水平的吟唱，“老——大——哥！……老——大——哥！”，总是让他满心惊恐。当然，他跟其他人一起吟唱：做出别的反应是不可能的。掩饰你的感受，控制你的脸部表情，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是本能的反应。但可以想见的是，其中有个几秒钟的空当，他的眼神可能已经暴露出他的想法了。然而就是在这一刻，那件意义非凡之事发生了——如果这种事情确有发生过的话。

他跟奥布莱恩的目光短暂地相遇了。奥布莱恩已经站起身了。他先前脱掉了他的眼镜，现在正要用他很有个人特色的姿势重新戴回去。但在那么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他们四目相望，而就在事情发生的那点时间里，温斯顿就知道——对，他知道！——奥布莱恩跟他一样，正在想着同一件事。一个无可置疑的讯息已经传递出去了。这就好像他们两人的心灵向对方敞开了，透过他们的眼睛，思绪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人。“我与你同在，”奥布莱恩似乎在对他这么说，“我清楚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对于你的轻蔑，你的仇恨，你的厌恶，我全都知

道。可是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然后，那一阵智慧的灵光消逝了，奥布莱恩的脸跟其他人一样难以揣度。

全部过程就这样，而他已经不确定这回事是否发生过了。这类事件永远不会有任何后续。这些事件就只会让他心里的那个信念——或者希望——继续保持鲜活：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是党的敌人。或许关于大规模地下阴谋的谣传，到底还是真的——或许兄弟会真的存在！虽然有无穷无尽的逮捕、自白与处决，但当然不可能确定兄弟会不只是个神话故事。有些时候他相信有这回事，有些时候他不信。没有证据，只有一次次的惊鸿一瞥，可能代表任何意义或毫无意义；无意间听到的片段对话、厕所墙壁上模糊的涂鸦——有一次，甚至是两个陌生人相遇时手部的某个小动作，看起来都似乎可能是一种确认的信号。这全都是凭空猜测，很有可能一切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他回到他的办公隔间去，完全没再看奥布莱恩一眼。再延续他们先前那个短暂接触的念头，他几乎没想过。就算他知道要怎么着手进行，那样做也是危险到难以设想。有一秒钟或两秒钟，他们交换了心照不宣的一瞥，而那就是故事的结局了。但在一个人必须活着忍受的那种闭锁孤寂之中，就连那也是值得一记的事件。

温斯顿把自己唤回现实，坐得挺直了一点。他打了个嗝。金酒气味从他胃里冒出来。

他的双眼重新对焦在页面上。他发现，当他无助地坐着沉思冥想时，他也还在写，就好像是全自动的行为。而那些字不再是跟先前一样难以辨认又笨拙的笔迹。他的笔充满快感地在滑顺的纸张上滑动着，写下大而整洁的大写字母——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如此一再重复，填满了半页纸。

他忍不住感觉到一阵阵刺人的恐慌。这很荒唐，因为写下那些特定的字句，并不会比当初打开这本日记的举动更危险，但有那么一下子，他很想撕烂那些被糟蹋过的页面，然后彻底放弃这种冒险之举。

然而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样是没有用的。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或者是克制住没写那句话，都不会造成任何差别。不管他继续写日记，还是没再继续写，也没有任何差别。思想警察一样都会逮到他。他已经犯下了最根本的罪行，这种罪本身就包含了所有其他的罪——就算他从没有把笔放到纸张上，还是已经犯罪了。思想罪，他们是这么称呼的。思想罪不是能够永远隐藏的东西。你可能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一躲好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总是在晚上——逮捕行动一成不变地在夜里进行。突然被扯出睡梦之中，粗鲁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灯光亮晃晃刺着你的眼睛，床的周围是一圈严厉的脸孔。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没有审判也没有对逮捕的报道。人就这样消失了，总是在晚上。你的名字从登记资料上被拿掉，你做过的每件事的每个记录都被抹消，你一度的存在被否认，然后被遗忘。你被查禁、被消灭了：常用的字眼是蒸发。

有一小段时间，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攫取了他。他开始用匆促不整齐的潦草字体写道：

他们会射杀我我不在乎他们会从脖子后面射杀我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脖子后面射杀你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坐着往后靠在椅子上，对自己微微感到羞耻，同时放下了笔。下一刻他就猝然一惊：有人敲门。

已经来了吗！他静坐着不动，就像一只老鼠，徒劳无功地期望不管来人是谁，试过一次以后就会走开。但事与愿违，敲门声再度响起。所有反应中最糟的就是耽搁。他的心脏打鼓似地猛擂着，但由于

长期的习惯，他的脸可能毫无表情。他站了起来，步履沉重地走向门口。

【注释】

[1] 作者注：新语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关于这种语言的结构与词源，参见附录。

第二章

就在温斯顿把手放到门把上的时候，他发现他就这样把日记摊开着放在桌上了。上面全写满了打倒老大哥，字大到几乎可以隔着房间看得清清楚楚。做出这种事情真是蠢到难以想象。但就算他惊慌失措，他还是发现自己不想在墨水未干的时候合上本子，弄脏那奶油色的纸张。

他吸了一口气，然后打开了门。立刻有一波如释重负的暖意流遍他全身。有个面无血色、看起来像被压垮了的女人，留着稀疏的头发，脸上满是皱纹，正站在外头。

“喔，同志，”她用一种疲惫哀怨的声音开口了，“我想我听到你进门了。你觉得你能不能过来看看我们家厨房水槽？水槽堵起来了而且……”

这是帕森斯太太，一位同楼层邻居的太太。（“太太”在某种程度上是党不赞同的用语——你应该要用“同志”来称呼每个人——但对于某些女人，你就是会直觉地用上这个词。）她是个大约三十岁的女人，但看起来老得多。旁人会觉得她脸上的皱纹里卡着灰尘。温斯顿跟着她走过走廊。这些业余修理工作几乎是每天出现的骚扰。胜利大厦是一栋一九三〇年左右盖起来的旧公寓大楼，正在土崩瓦解。灰泥经常从天花板跟墙壁上像雪花般地落下，水管每次严寒时候都会爆掉，屋顶每逢下雪就漏水，暖气系统如果没有基于经济理由彻底关闭，通常也运作得有气无力。关于维修事宜，除非你可以自己动手，否则就得等天高皇帝远的委员会批准；就连补块窗玻璃，他们都倾向于拖个两年才决定。

“当然这只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地说道。

帕森斯家的空间比温斯顿家大些，寒碜的方式不太一样。每样东西都有一种被打扁践踏过的样子，就好像有只巨大粗暴的动物刚来过这里。运动用的累赘玩意——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爆掉的足球、一条衬里翻到外头的运动长裤——在地板上到处乱放，桌上则有一堆散乱的碗盘，还有一本本翻烂了的作业本。在墙上有青年联盟与少年间谍团的红色旗帜，还有一张真人大小的老大哥海报。这里有常见的水煮包心菜味道，就跟整栋大楼一样，不过其中窜过一股更刺鼻的汗臭。这种汗臭，是某个现在不在场的人留下的汗味——你一闻就知道了，虽然很难讲清楚怎么知道的。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用一把梳子跟一张厕纸合奏，试着跟上还在电传荧幕上播放的军歌曲调。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道，同时略带不安地瞥了门口一眼，“他们今天还没出去过。而且当然了……”

她习惯每句话讲到一半就停下来。厨房水槽里面都是肮脏泛绿的水，几乎满到边缘了，那股包心菜味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温斯顿跪下去检查水管弯曲的接口。他痛恨要亲自动手，也痛恨弯下腰去，这样总是很容易害他开始咳嗽。帕森斯太太无助地旁观着。

“当然了，汤姆要是在家就会立刻把它修好，”她说道，“这类的事情他很爱做。他的双手一直都这么灵巧，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个有点肥胖却很活跃的男人，蠢得无可救药，充满了无脑的热情——他就是其中一个全无质疑、全心奉献的苦力，比起思想警察，党的稳定还要更仰赖他们。在三十五岁的年纪，他才刚不情不愿地从青年联盟中除名，而在他从学校毕业加入青年联盟以前，他还设法在超过法定年龄后，又在少年间谍团多待一年。在部里他做的是某个用不着大脑的次要职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运动委员会与其他所有委员会——组织集体远足、自

发游行、鼓励储蓄运动，总而言之各种志愿活动——之中，他又是个领袖人物。在他含着烟斗吞云吐雾之间，他会平静而骄傲地告诉你，他过去四年来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社区中心里。不管他往哪去，都有一股强烈的汗臭味跟着他——一种无意识的证言，说明他的人生有多费劲——甚至在他走开以后，仍然留在后头萦绕不去。

“你有螺丝扳手吗？”温斯顿问道，同时摸弄着接合管上的螺帽。

“螺丝扳手啊，”帕森斯太太说着，立刻变得软弱怯懦了，“我不知道，我确定。或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了客厅，响起一阵靴子杂沓的脚步声，还有敲击梳子的另一种刺耳声响。帕森斯太太带来了扳手。温斯顿把水放掉，厌恶地拿掉堵住水管的一团头发。在水龙头里流出的冷水下面，他尽可能洗净自己的手指，然后回到另一个房间里。

“举起手来！”一个野蛮的声音喊道。

一个看起来俊俏强悍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用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威胁他，同时大概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块木头碎片，做出相同的姿势。他们两个都穿着蓝色短裤与灰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巾，那是少年间谍团的制服。温斯顿把双手高举过头，心里却有种很不自在的感觉，那男孩的举止太过凶恶，好像这一切不只是个游戏。

“你是叛徒！”男孩嚷道，“你是思想犯！你是欧亚国间谍！我会枪毙你，把你蒸发掉，我会送你去挖盐矿！”

突然间他们两个都在他身旁跳来跳去，大喊着“叛徒！”“思想犯！”那小女孩一举一动都学她哥哥的样。这样有点让人害怕，就像看着将来会长成食人禽兽的小老虎嬉戏玩闹。在那男孩眼中有一种工于心计的残暴，还有一股静默而明显的欲望要踢打温斯顿，而且他还意识到自己几乎个子大到可以付诸行动了。温斯顿心想，好在他手上握着的不是一把真正的手枪。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紧张地从温斯顿身上跳到孩子们身上，然后又跳回来。在客厅比较亮的灯光下，他颇有兴趣地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灰尘。

“他们确实会有这么吵的时候，”她说道，“事情是这样，他们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感到失望。我太忙了，不能带他们去，等汤姆下班回家就来不及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那男孩用他奇大的音量吼道。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小女孩唱歌似地念着，她仍然到处蹦蹦跳跳。

温斯顿想起来，某些犯下战争罪的欧亚国囚犯，那天晚上要在公园里被处以绞刑。这种事大概每个月会来一次，而且是很受欢迎的公开展示活动，小孩子总是吵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别，走向门口。但他沿着走廊还走不到六步，就有某样东西打中他的颈背，给他痛楚难当的一击。那就像是一根烧红了的铁丝刚刚戳进他体内。他猛然转身，刚好及时看到帕森斯太太拖着她儿子回到门里去，同时那男孩把一只弹弓塞进口袋里。

“勾斯坦！”男孩在门关上以前大声吼道。但最让温斯顿震惊的，是那女人灰白脸庞上那种无助的恐惧表情。

回到他房子里，他快步从电传荧幕前走过，然后再度在桌前坐下，同时还在揉他的脖子。从电传荧幕里传出的音乐已经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脆利落、带有军人气息的声音，带着某种野蛮的兴致朗读一段话，描述刚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下锚的新海上碉堡有哪些军备。

他心想，跟那些孩子在一起，那可怜的女人必定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日夜监视她有没有不符正统思想的迹象。现在几乎所有儿童都很可怕。最糟糕的是，借着少年间谍团这样

的机构，小孩子有系统地被改造成无法驾驭的小野蛮人，然而这点在他们身上却不会激发出任何反叛党规范的倾向。事实正相反，他们仰慕着党，还有与党有关的一切事物。歌曲、游行、旗帜、登山、假来复枪打靶训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这全都是一种光荣的游戏。他们所有的凶残都向外发展，对付国家的敌人，对抗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与思想犯。超过三十岁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常态。而且他们很有理由如此，因为《泰晤士报》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小段文章，描述某个爱偷听的小告密者——通常的用词是“儿童英雄”——偷听到某些有问题的议论，就对思想警察告发他们的父母。

子弹造成的刺痛渐渐消退了。他不怎么热忱地重拾他的笔，纳闷地想着他是否找得到更多可以写在日记里的材料。突然之间，他又开始想到奥布莱恩了。

好几年前——到底多久了？一定有七年了——他曾经做梦，梦见他走过一个漆黑的房间。有人坐在他的某一侧，趁他经过的时候说道：“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逢。”这句话说得非常轻声细语，几乎显得不经意——这是一段陈述，而非一道命令。他没有停顿，继续往前走。奇怪的事情是，当时在梦里，那些话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强烈的印象。直到后来，那些话才似乎逐渐有了重要性。他现在记不得初次见到奥布莱恩是在做梦之前还是之后，也记不得他在何时初次认定那是奥布莱恩的声音。但无论如何，身份是认定了。从黑暗中对他发话的人就是奥布莱恩。

温斯顿永远无法确信无疑，就算今天早上有那瞬间的眼神交流，他还是不可能确定奥布莱恩是友是敌。似乎连这一点都不是那么重要。他们之间有某种彼此理解的联结，比私人情感或同志情谊更重要。“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逢，”他这么说过。温斯顿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话会以某种方式成真。

电传荧幕上传出的声音暂时停下来。喇叭吹响了，清澈而美丽的乐音在停滞的空气中飘浮着。声音继续刺耳地说道：

“注意！请各位注意！此刻马拉巴前线传来一则新闻快报。我们在南印度的军队已经赢得一次辉煌的胜利。我获准说明，我们现在报道的这个行动，很有可能让战争朝着尾声迈进一大步。以下是新闻快报……”

温斯顿心想，坏消息要来了。确实如此，在一支欧亚国军队全遭歼灭、敌军以惊人数量被杀被俘的残酷描述之后，接着宣布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配给会从三十克降低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个嗝。金酒的酒力在消退，留下一种气馁的感觉。电传荧幕——或许是为了庆祝胜利，或许是为了淹没记忆中失去的巧克力配给——猛然奏起《大洋国，此即为汝》。这时你应该要起身立正站好。然而以他现在的位置，他是隐形的。

《大洋国，此即为汝》换成了比较轻松的音乐。温斯顿走向窗户，保持背对着电传荧幕。今天仍然寒冷而明亮。远方某处有个火箭炮爆炸了，发出一声回荡不已的闷吼。现在每周大约有二三十个火箭炮落在伦敦。

在下面的街道上，风来回地拨弄着撕裂的海报，“英社”这个词一阵阵忽隐忽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语，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他觉得他好像是在海底的森林中漫游，迷失在一个属于妖魔鬼怪的世界里，他自己就是怪物。他孤独一人。过去已死，未来无可想象。他怎么能确定，现在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类站在他这边？而他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延续下去？就像个答案一样，在真理部白色的正面墙壁上，那三则标语回应着他：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拿出二十五分硬币。在那上面，也用小而清晰的字体刻上了同样的标语，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老大哥的头像。就算从硬币上，那双眼睛也追着你跑。在硬币上，在邮票上，在书本封面上，在标语上，在海报上，在香烟盒的包装纸上——无处不在。总是有那双眼睛注视着你，那个声音包围着你。睡着或醒着，工作或进食，室内或室外，入浴或上床——无可逃遁。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只有你脑袋里的那寥寥几平方厘米的空间例外。

太阳已经移到别处，光线不再照耀着真理部的无数窗户，让那些窗户看起来阴森得像是一座堡垒上的射箭口。在那巨大无比的金字塔形状前，他的心为之一缩。它太强大，不可能被强袭攻下。一千个火箭炮都不能捣毁它。他再度纳闷着他到底是为谁写这本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时代。摆在他眼前的不是死亡，而是彻底毁灭。日记会化成灰，他自己则会消失无踪。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抹消日记的存在，从记忆中消灭。要是你的任何痕迹，甚至连草草写在一张纸上的匿名文字都不可能在物质世界里幸存，你怎么可能对未来做出任何呼吁？

电传荧幕里钟敲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必须在十四时三十分回到工作岗位。奇怪的是，报时的钟响似乎在他身上注入新的勇气。他是孤独的鬼魂，吐露的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真理。但只要他说了出来，从某个含糊晦涩的方面来说，连续性就没有被破坏。延续人类的香火传承，靠的不是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而是靠着保持神智健全。他回到桌子旁边，沾湿他的笔，然后写下：

> 此致未来或过去，给一个思想自由、人彼此不同，而且不是过着孤立生活的时代——给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情不可能当成没做过的时代：从一个整齐划一的时代，孤寂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重思想的时代——向你们问好！

他已经死了，他这么思索着。在他看来，直到现在，他开始能够有条理地表达思维时，他才踏出关键性的一步。每一个行动本身就包含了它的后果。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现在既然他已经把自己当成死人了，尽可能活久一些变得很重要。他右手的两只指头染上了墨渍。可能会害你曝光的就是这种细节。部里某些爱探人隐私的狂热分子（可能是个女人，像是那个浅褐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小说局的深色头发女孩），可能会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午餐休息时间写东西，为什么他会用老式钢笔，还有他在写的是什么——然后就去暗示处理相关事宜的单位。他去了浴室，然后用质感粗糙的暗棕色肥皂小心翼翼地刷掉墨水——那种肥皂会像砂纸一样摩擦你的皮肤，所以相当适合眼前的用途。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里收好。把日记藏起来其实没什么用，但他至少可以确定是否有人发现它的存在。把一根头发夹在页面边缘太过明显了。于是他用指尖蘸起一颗易于辨识的白色尘土放在书封面的角落上，要是有人动过书，尘土就会掉下来。

第三章

温斯顿梦见他母亲。

他心想，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一定有十或十一岁了。她是个高挑、体态匀称又颇为沉默的女人，动作缓慢，还有一头美丽动人的金发。他对父亲的记忆比较模糊，他肤色黝黑而瘦削，总是穿着整洁的暗色系衣服（温斯顿尤其记得他父亲的鞋底非常薄），还戴着眼镜。事情很明显，他们一定是被五十年代第一波大整肃的某一回合给吞噬了。

这时，他母亲正好坐在他下方深处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他妹妹。他完全不记得他妹妹了，只知道是个娇小脆弱的孩子，总是静悄悄的，有着大而警醒的眼睛。她们两个都仰望着他。她们在地平面以下的某个地方——好比说在一口井底，或者在一座极深的墓穴底部——但就算那里已经比他所在的位置低上许多，那个地方还继续自己往下沉。她们在一艘下沉船只的交谊厅里，透过颜色越来越深的水往上注视着他。交谊厅里还有空气，她们还可以看见他，他也还能看见她们，不过在此同时她们也一直往下沉，沉入绿色的水里，再过一会儿那些水一定会让她们永远消失在视线范围外。他在外面有光线与空气的地方，同时她们却往下被吸入死地，而且她们会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知道这点，她们也知道，而他可以从她们脸上看出她们心知肚明。她们脸上或心里都没有责备之意，只是很明白她们必须死，他才有可能继续活着，而这就是世事秩序中免不了的一部分。

他想不起来当初发生什么事，但在他梦中，他知道他母亲跟妹妹透过某种方式，牺牲她们的性命换取他的。像这种梦境虽然保有梦境

特色，却是一个人知性生活的延续；而且一个人在这种梦里察觉到的事实与观念，在他醒来以后仍旧会显得新鲜又有价值。温斯顿现在突然顿悟的事情是，他母亲在将近三十年前的死亡，有一种现在不可能再有的悲剧性与哀伤。他体察到悲剧属于古老的年代，属于隐私、爱和友谊还存在的时代，那时候一个家庭的成员无须理由就会彼此支持。关于他母亲的记忆撕扯着他的心，因为她死时还爱着他，那时候他太小也太自私，没有反馈她的爱；也因为她以某种他现在不记得的方式，为了一种私密而无可改变的忠诚概念，牺牲了自己。现在有的是恐惧、憎恨与痛楚，却没有情绪的尊严，也没有深沉或复杂的哀愁了。他母亲跟他妹妹在下方好几百寻深处，而且还继续在往下沉，透过绿色海水抬头望着他，他似乎从她们的大眼睛里看到这一切。

突然间他就站在一个短而有弹性的草皮上了，这是个夏季傍晚，斜斜的夕照光辉替地面镀了一层金。他正注视着的这片风景，在他梦中重复出现太多次了，以至于他永远无法完全确定，他在现实世界里是否看过。在他清醒的思绪中，他称之为黄金乡。这是一片历史悠久、处处有兔子啃过的痕迹的草地，被踩出来的小径穿梭其间，而且散布着东一座、西一座的鼹鼠丘。在这片田野对面错落参差的矮灌木丛里，榆树枝干在微风中极其轻微地摇摆，上面浓密成团的叶子就只是颤动着，像是女人的头发。在离他很近却不在视线范围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条流速缓慢的清澈溪流流过，鲦鱼就在柳树下的池塘里游动。

深色头发的女孩穿过田野，朝着他走来。似乎光靠一个动作，她就把她的衣服剥掉了，轻蔑地扔到一旁。她的身体雪白柔顺，却没掀起他体内的欲望，说真的他几乎没去看。在那一刻淹没他的情绪，是她把衣服扔到一边去的姿态所激起他对她的仰慕。以那动作的优雅与随性，似乎摧毁了一整个文明、一整个思想体系，就好像老大哥还有党跟思想警察，全都可以靠那只手臂了不起的一个动作，扫进一片虚

无。那也是个属于旧时代的姿态。温斯顿醒来的时候，“莎士比亚”这个字眼就挂在他唇边。

电传荧幕发出一阵划破耳膜的哨音，同样的音符持续了三十秒。现在是七点十五分，办公室员工起床的时间。温斯顿痛苦地把身体扭下床——他赤裸裸的，因为外围党员每年只有三千元服装券，而一套睡衣就要六百元——然后抓起一件脏兮兮的衬衣，还有一条躺在椅子上的短裤。体操就要在三分钟内开始了。下一刻他就一阵猛咳，咳得弯下腰去，这种咳嗽几乎总是在他醒来后不久来袭。这一阵咳嗽如此彻底地清空了他的肺，他躺在床上连续深吸好几口气以后，才有办法开始重新呼吸。用力咳嗽让他的血管都鼓起了，静脉曲张溃疡又开始发痒。

“三十到四十岁组！”一个刺耳的女性声音尖声喊道，“三十到四十岁组！请就位。三十到四十岁组！”

温斯顿在电传荧幕前面跳起来立正站好，而荧幕上已经出现一个影像：看来还年轻的女人，瘦削却满身肌肉，穿着束腰长外衣跟运动鞋。

“手臂弯曲伸展！”她厉声说道，“花时间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吧，同志们，多加点活力进去！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那阵咳嗽的痛楚，还没有把梦境造成的印象完全逐出温斯顿的脑海，而且不知怎么的，体操有节奏的动作还让印象恢复了。他机械式地迅速来回挥舞手臂，脸上挂着公认适合体操的坚忍愉悦的表情，在此同时挣扎着要想出个办法，回溯他童年早期那段朦胧模糊的时期。这样做异常困难。在五十年代末期以前的每件事都褪色了。这时候你没有可以参考的外界记录，甚至连你自己的人生轮廓都失去了它的鲜明度。你记得的重大事件很可能没发生过，你记得小事件的细节，却

没有办法重新捕捉到当时的气氛，而且还有些漫长的空白时期，你无法指出当时的任何事。那时一切都不一样。就连国家的名字，还有它们在地图上的形状，也全都不一样。举例来说，一号机场区那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它叫作英格兰或者不列颠，虽然他相当确定，伦敦一直都叫作伦敦。

温斯顿无法确切记得他的国家哪个时候不打仗，但事情很明显，在他小时候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早年的记忆之一，就是一场似乎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空袭。或许就是原子弹落在科彻斯特的时候。他不记得空袭本身了，但他确实记得，他父亲的手紧抓着他的手，同时他们在匆忙中一直往下、往下，往下走进某个地底深处的地方，沿着一个螺旋梯绕啊绕的，梯级在他脚下响着，最后他的腿实在太酸了，他开始哼哼唧唧，他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他母亲，以她缓慢而如梦游般的步调，在离他们很远的后方跟着。她抱着他的婴儿妹妹——也有可能她抱着的只是一卷毯子，他不确定那时候他妹妹出生了没。最后他们出现在一个嘈杂拥挤的地方，他意识到那里是个地铁站。

在铺着石板的地面上到处都坐着人，还有其他人紧挨在一起，坐在一层架着一层的金属架床铺上。温斯顿跟他父母在地板上替自己找了个位置，在他们附近有一对老先生跟老太太，挨着肩膀坐在一张床铺上。老先生穿着一件体面的深色西装，还戴着一顶黑色布帽子，往后推压着一头非常白的头发。他的脸是绛红色的，两只蓝色的眼睛热泪盈眶。他身上发出金酒的酒臭味。酒气似乎取代了汗水从他身上冒出来，你可以想象从他眼中涌出的眼泪都是纯的金酒。但就算他是有点醉了，同样也有一种难以承受的真诚哀恸在折磨他。温斯顿以他童稚的方式，理解到有某种可怕的事情，某种无法宽宥、永远不可能弥补的事情，在刚才发生了。在他看来，他也知道那是什么事。那个老男人所爱的某个人——或许是一个小孙女儿——刚刚被杀了。每隔几分钟老人都会重复：

“我们本来就不该信任他们的。我说过的，孩子他妈，不是吗？信任他们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一直都这么说。我们本来就不该信任那些畜生。”

但他们不该信任的畜生到底是谁，温斯顿现在想不起来了。

从大约那时开始，战争就一直是名副其实地连绵不断，虽然严格说来并不总是同一场战争。在他小时候，有几个月伦敦内部陷入混乱的巷战，其中某些战斗他的记忆很鲜明。不过去追溯这整段时期的历史、去说某一刻到底是谁在对抗谁，这是彻底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项书面纪录与口头声明，会提到现存联盟以外的任何其他联盟。比方说在此刻，在一九八四年（如果现在真是一九八四年），大洋国正在跟欧亚国作战，跟东亚国结盟。没有一项公开或私下的发言，承认三大强国曾在任何时刻组成不同的阵线。实际上，如同温斯顿所熟知的，大洋国跟东亚国交战、与欧亚国结盟，只不过是四年前的事。但那只是片段溢出的知识，他碰巧具备，因为他对记忆的掌控能力不是那么理想。官方说法是，改变战略伙伴这种事从没发生过。大洋国现在在跟欧亚国作战，所以大洋国一直都在跟欧亚国作战。此刻的敌人永远都代表着绝对的邪恶，所以在过去或未来跟他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

最吓人的事情——他一边痛苦地逼着自己的肩膀往后挺（同时双手扶在髋部，他们正在从腰部扭转着自己的身体，理论上这么做对背部肌肉很好），一边第一万次暗自反省——最吓人的事情是，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如果党可以硬是插手过去，说这个事件或那个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肯定比酷刑折磨跟死亡更可怕。

党曾经说过，大洋国从来不曾跟欧亚国结盟。他，温斯顿·史密斯，知道大洋国曾经在短短四年前跟欧亚国结盟过。但这种知识存在于何处？只在他自己的意识里，然而无论如何，必然很快就会被消灭。要是别人全都接受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记录里讲的全都是

一样的故事——那么谎言就会过关，进入历史变成真理。党的口号这么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然而过去的本质虽然是可变的，过去却从来不曾改变过。现在为真的任何事物，从亘古到永恒都是真的。这点相当简单。你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连续无尽地战胜你自己的记忆。他们是这么称呼的，“现实控制”；在新语里，叫作“双重思想”。

“稍息！”指导员喊道，这次口气亲切了一点。

温斯顿让两只手臂落到两侧，然后慢慢让空气重新注入他的肺。他的心思溜进了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既知道也不知道，既意识到完全的真实又说出小心翼翼建构的谎言，同时抱持两个彼此抵消的意见，明知它们互相矛盾，却还是两个都相信，运用逻辑对抗逻辑，既否定道德又自命有道德，相信民主并无可能然而党就是民主的守护者，忘记任何必须忘记的，然后又在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事情回收到记忆里，接着旋即再度遗忘；而最重要的是，把同样的程序应用到这个程序本身之上。这是最极致的窍门：有意识地引出没有意识的状态，然后对你才刚做过的催眠行为再一次变得毫无意识。就连理解“双重思想”这个字眼，都牵涉到运用双重思想。

指导员再度叫他们立正。“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之中哪一个可以碰到我们的脚趾！”她充满热忱地说道，“同志们，请从臀部开始往下弯。一、二！一、二！……”

温斯顿厌恶这种运动，会把一阵阵痛楚从他的脚跟一路传到屁股，结果通常会引起另外一阵咳嗽。他的沉思中那种半似愉悦的性质消失了。他思索着，过去不只是被改变，实际上还被毁灭了。因为，在你自己的记忆以外不存在任何记录的时候，你要怎么确立事实呢？即便是最明显的？他试着记起他在哪一年第一次听人提到老大哥。他想一定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个时候，但这点不可能确定。当然，在党史上，老大哥从革命最初的日子开始，就是革命的领袖与守护者了。他

的功勋在时间里逐渐回溯，直到这些事迹已经延伸到四十与三十年代的传说世界为止，那时戴着古怪圆筒帽的资本家们仍旧搭着闪亮亮的大汽车，或者有玻璃窗户的马车，驰骋在伦敦街头。没有人知道这个传说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杜撰的。温斯顿甚至记不得党本身是从哪一天开始存在的。他不相信他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就曾听过英社这个词，不过它的旧语说法就有可能——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早些时候这种说法时兴过。一切都融入迷雾中。说真的，有时候你可以清楚指出一个明白的谎言。举例来说，党的史书里声称党发明了飞机，这就不是真的。他记得他童年最早期就有飞机了。但你什么都不能证明。绝无任何证据存在。他整个人生里只有一次，手中握着错不了的书面证据，可以否定一项历史事实。而在那个时候……

“史密斯！”电传荧幕里传出那泼妇嗓音的尖叫。”6079W·史密斯！对，就是你！请弯低一点！你可以做得比那样更好。你没在努力。请弯低一点！那样就好多了，同志。现在整个小组稍息，看我做。”

温斯顿全身冒出一阵突如其来的热汗。他的脸还是彻底难以捉摸。永远别显露出沮丧之情！永远别显露出怨恨之意！眼睛一闪可能就让你露馅了。他站在那里注视着，同时指导员把她的双臂高举过头——动作谈不上优雅，却有出色的简洁与效率——接着弯下腰去，把她手指的第一节塞到她的脚趾下面去。

“看这里，同志们！这就是我想看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次。我三十九岁了，还有四个孩子。现在看着。”她再度弯腰，“你们看到我的膝盖可没弯。如果你们想，你们全都可以做到，”她把身体直起来的时候补充道，“任何不到四十五岁的人绝对都能碰到他的脚趾。我们不是全都有上前线作战的殊荣，但至少我们全都可以保持体能。记得我们在马拉巴前线的男孩们！还有在海上堡垒的水手们！就想想他们必须忍受什么。现在再试试看。那样好些了，同志，那样好多了！”她补

上这句勉励，因为这时温斯顿用力往下一扑，没弯膝盖就成功地碰到他的脚趾，这是多年来的头一遭。

第四章

即使电传荧幕近在眼前，也挡不住温斯顿在无意间深深叹了口气；随着这声叹息，他的日常工作开始了，他把说写器拉向他，吹掉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他摊平四个已经从桌子右边的真空管里掉下来的筒状小纸卷，把它们接在一起。

在办公隔间的四壁之内，有三个办公室。在说写器右边，是一个传送书面讯息的小真空管，左边则是传送报纸用的大真空管；在边墙上，温斯顿伸出手臂可以轻松碰到的范围内，有个大的长方形缝隙，外面用一张格状铁丝网保护着。最后这个东西是用来处置废纸的。同样的投入口在整栋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但每个房间都有，在每条走廊每隔一小段距离也都有。基于某种理由，这些投入口的别名是记忆洞。既然你知道任何记录都注定该销毁，甚至是在你看到一张废纸躺在地上的时候，你都会自动掀起最近一个记忆洞的盖子，把那张纸扔进去。那张纸会从那里被一阵暖气流卷走，进入藏在建筑物某个隐蔽处的巨大火炉里。

温斯顿检视着他摊开的四条纸张。每张纸卷里包含一则只有一两行的讯息，以部内沟通使用的缩写术语写成——并不真的是新语，但大部分都是用新语字汇组成。讯息如下：

泰晤士八四、三、一七BB演说错误报道非洲更正

泰晤士八三、一二、一九预测三年计第四季八三印刷错误证实当期

泰晤士八四、二、一四减少富庶错误引用巧克力更正

泰晤士八三、一二、三报道BB日指示双倍加非好指涉非人重写全部填前上呈

带着一丝微弱的满足感，温斯顿把第四个讯息放到一旁。这是个细腻复杂、责任重大的工作，最好放到最后再做。另外三件都是例行公事，虽然第二件可能表示要做些乏味的工作，读遍一张张数字图表。

温斯顿在电传荧幕上打入“过刊”，要求送来适当期数的《泰晤士报》，那几期报纸只延迟了几分钟就滑出了真空管。他收到的讯息指出，某篇文章或新闻条目因为这个或那个理由必须改变，或者就如同官方说法，必须更正。举例来说，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上出现了这个讯息：老大哥在前一天的演讲里预测，南印度前线会维持平静，但欧亚国很快会在北美洲发动一次进攻。实际上，欧亚国最高指挥部却是在南印度发动攻势，没去动北美洲。所以就有必要重写老大哥演讲里的某一段，好让他预测到实际发生的事。或者在另一个例子里，《泰晤士报》在十二月十九日刊登了官方对于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各种等级商品生产量预测，这也是第九次三年计划的第六季。今天出刊的报纸包含一段对实际生产量的陈述，从这里看来，当初对于每个项目所做的预测都错得离谱。温斯顿的工作是更正原本的数字，让它们吻合后来的数字。至于第三个讯息，它指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在不久之前的二月，富庶部提出一个承诺（官方用语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内不会降低巧克力配给。实际上，如同温斯顿所知，巧克力配给在这一周结束时会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要做的就只有用一则警告来取代原有的承诺：在四月的某个时间点，可能有必要削减配给。

温斯顿一处理完每个讯息，他就把他用说写器纠正过的版本夹到对应的《泰晤士报》副本上，然后把它们推进真空管里。然后，随着一个尽可能无意识的动作，他揉掉原来的讯息还有他自己做的任何笔记，然后扔进记忆洞里，让它们被火焰吞噬。

真空管连通的那个隐形迷宫里发生什么事，他不清楚细节，但他的确知道大致上的状况。等到任何特定期数的《泰晤士报》正好需要的所有更正版都收集起来核对过以后，那一期会重印，原有的版本会被摧毁，纠正过的版本在档案里会取代原版。这个持续修改的过程不只应用在报纸上，也用在书籍、期刊、手册、海报、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上面——用在想象得到具备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的每一种文献或档案记录上。每一天、几乎是每一分钟，过去都被更新到符合现状。以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个预测在档案佐证下，都可以显得一直正确无误；任何跟此刻需求相冲突的新闻或意见表达，都不容留在记录里。所有历史都是重复使用的羊皮纸，刮干净重写内容的频率，有必要多频繁就多频繁。一旦工作完成，要证明发生过任何篡改是绝对不可能的。记录局里最大的分处比温斯顿工作单位还大得多，组成成员只有这个职责：追踪并收集那些已被取代所以该被销毁的书本、报纸跟其他记录的所有副本。因为政治联盟的变动或者老大哥的预言错误，有几期《泰晤士报》可能被重写了十几次，却还印着原有的日期杵在档案之中，而且没有其他内容矛盾的副本存在。书籍也会一再被调出来重写然后重新发行，永远不会承认其中做了任何变更。就连温斯顿接获的指示——他总是一处理完便脱手——永远不会直说或者暗示要进行的是伪造行为，那些说词指涉的永远是疏漏、笔误、排印错误或引述错误，为了保持精确必须纠正。他一边重新调整富庶部的数字一边想着，但在实际上，这甚至不算伪造。这只是把一段废话替代成另一段废话。你在处理的大多数材料跟真实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甚至没有直白谎言里包含的那种关联性。统计数字的纠正版就跟它们的原始版本一样是幻想产物。在大多数时间里，别人都期待你凭空捏造出那些数字。举例来说，富庶部的预测估计这一季的靴子产量会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产量被列为六千两百万双。然而温斯顿在重写预测报告的时候，把数字往下拉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让官方能像平常一样，宣布生产超出原定配额。无论如

何，六千两百万双并不比五千七百万双或者一亿四千五百万双更接近事实。很有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一双靴子被制造出来。更有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双靴子被制造出来，更不用说是在乎了。大家只知道每一季都有达到天文数字的靴子在纸上被制造出来，同时或许大洋国的一半人口都赤着脚。而且每一种记录中的事实，不论数字大小，都是这个样子。一切都消失褪色到一个阴影世界里，到头来连现在何年何月都变得不确定了。

温斯顿瞥向办公厅另一头。在另一侧相同格局的办公隔间里，有个看来一板一眼、下巴黝黑的小个子男人提洛森，正以稳定的步调工作着，他膝盖上摆着一份折起来的报纸，他的嘴巴非常靠近说写器的话筒。他看起来好像试着要守住他跟电传荧幕之间的秘密。他抬头一望，他的眼镜朝着温斯顿的方向抛去充满敌意的一道反光。

温斯顿几乎不认识提洛森，也对他受雇做什么工作毫无概念。记录局的人不会轻易谈起他们的工作。在这个长而无窗的办公厅里，在两排办公隔间、没完没了的纸张窸窣声与对着说写器喃喃自语的声音之间，差不多有十几个人温斯顿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虽然他每天都看见他们在走廊上匆匆来去，或者在两分钟仇恨时间里比手画脚。他知道在他旁边的隔间里，那个有浅褐色头发的娇小女人日复一日埋头苦干，就只是把那些“蒸发”掉以后被当成不曾存在过的人名，从报章杂志里找出来删除。这种工作里一定有某种适材适所的成分，因为她丈夫就是在一两年前被蒸发掉的。而再隔几个隔间，有个温和、没效率又总是如在梦中的人物叫作安珀佛斯，有着汗毛非常浓密的耳朵，以及玩弄韵脚与节拍的惊人天赋，他参与的工作是制造诗歌被篡改过的版本——被称为定本——原版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惹人反感，但因为某种理由必须保留在选集里。而这个办公厅，还有厅内大约五十名的员工，只是一个分处，在记录局巨大复杂的体系之中，就只是一个单一细胞。在此地之外的上下左右，还有其他大批员工在做难以想象的许多工作。这里还有庞大的印刷部门与辖下的文稿编辑、印刷专家，

与他们设备精巧、用来伪造照片的摄影棚。还有电传节目分处，有自己的技师、制作人跟演员团队，他们是因为模仿声音的技巧而特别被选中。还有多如军队的参考文献书记员，他们的工作就只是编列应该回收的书籍与期刊清单。还有储藏已修正档案的广大储藏仓库，跟销毁原版文件副本的隐藏熔炉。还有隐藏在不知哪里的指挥首脑，协调整体工作，定下政策方向，让这些事情变得必要：这一小段过去应该保留，那一小段该被篡改，其他片段则应该被抹消。

而记录局，说到底它本身就只是真理部的一个分支，主要工作不是重建过去，而只是提供大洋国国民报纸、电影、教科书、电传荧幕节目、戏剧跟小说——给予每一种想象得到的信息、指导或娱乐，从一尊雕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小孩子的拼字书到一本新语字典。而真理部不只是提供党多方面的需要，也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较低的层级重复相同的做法。有一整批不同的局处单位在处理一般的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与娱乐。这里被制造出来的有些低级小报，除了运动、犯罪跟占星学以外几乎毫无内容，还有洒狗血的廉价中篇小说、性欲横流的电影，完全靠着机械工具，在叫作“诗歌机”的某种特殊万花筒里炮制的滥情歌曲。甚至有一整个分处——在新语里叫作色情处——做的是制造最低俗的色情文学，会装在密封的包裹里送出去，然而除了负责制作的人以外，没有一个党员可以看这种东西。

在温斯顿工作时，有三则讯息从真空管里滑出来，不过都是简单的工作，在两分钟仇恨时间打断他以前就处理完了。仇恨时间结束以后，他回到他的办公隔间，把新语字典从书架上拿下来，把说写器推到旁边，擦干净他的眼镜，然后静下心来做他今天早上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他的工作。大半工作都是无聊的例行公事，但其中也有些工作困难繁复到让你忘记其他一切，就好像沉浸在一道数学题里一样——在这种细腻的伪造工作里，你别无其

他指引，只能靠你对英社原则的知识，还有你怎么估计党想要你说什么。温斯顿很擅长这种事。偶尔他甚至会被赋予重任，要纠正《泰晤士报》的社论，那完全是用新语写成的。他摊开先前被他搁置在一旁的讯息。那则讯息写着：

> 泰晤士八三、一二、三报道BB日指示双倍加非好指涉非人重写全部填前上呈

在旧语（或称为标准英语）中，这段话可以这么翻译：

>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泰晤士报》对于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极端令人不满，指涉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在填入以前草稿要先呈报上级。

温斯顿读完那一整篇出问题的文章。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似乎主要是致力于赞扬一个称为FFCC的机构，此机构提供香烟与其他慰劳物资给海上堡垒的水手们。有一位威瑟斯同志，核心的显赫成员，特别被挑出来表扬，得到二等杰出功绩奖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解体了，理由并未公布。你可以假设威瑟斯跟他的同僚现在失宠了，不过在报纸杂志或电传荧幕上并没有关于此事的报道。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政治犯不常受审，甚至不会受到公开谴责。大规模整肃牵涉到数千人，会有叛徒公审，还有思想犯可耻地坦承他们的罪过，然后被处决，这些是特别节目，发生频率不会超过几年一次。更常见的是拂逆党意的人就这样失踪，再也无人听闻。他们出了什么事，哪怕是最小的一点线索你都绝不会有。在某些案例里，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死。可能有三十个温斯顿自己认识的人——他的父母还不算在内——在此时或彼时失踪了。

温斯顿用一个回形针轻搔他的鼻子。对面办公隔间里的提洛森同志，仍然神秘兮兮地蜷缩在他的说写器前。有一刻他扬起了脑袋，眼镜再度充满敌意地一闪。温斯顿纳闷地想，提洛森同志做的是不是跟他自己一样的工作。这相当有可能。这么棘手的工作永远不会只委托给一个人；另一方面来说，把它交给一个委员会，就是公然承认伪造行为正在发生。很可能有多达一打的人，现在正针对老大哥实际上说

过的话制作彼此竞争的版本。而现在某个核心党内的运筹帷幄之人会挑出这个或那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然后启动必要而复杂的交互参照程序，然后被选出来的谎言会进入永久记录里，变成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为什么威瑟斯失势了。或许是因为贪污或无能。或许老大哥只是要摆脱一个太受欢迎的下属。或许威瑟斯或跟他的某个亲信有异议分子的嫌疑。又或者——这是最有可能的状况——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就只因为整肃与蒸发是政府运作必要的一部分。唯一真实的线索，在于“指涉非人”这个词汇，这话指出威瑟斯已经死了。你不能总是假定被捕的人会死。有时候他们会被放出来，而且还容许他们保持长达一两年的自由之身，然后才处决。在很少见的状况下，你本来相信早已死去的某人，会像鬼魂似地再度现身在某个公开审判之中；他会在那里用他的证词株连另外数百个人，然后消失无踪，这次是永永远远。然而威瑟斯已经是个非人了。他不存在；他从来不曾存在。温斯顿决定了他的想法，光是逆转老大哥讲辞的倾向还不够。最好让那篇讲辞处理某件跟原本主题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他可以把这篇演讲转变成寻常的谴责叛徒与思想犯，但那样稍微太明显了一点，而发明前线的一场胜仗或者对第九次三年计划生产超量的某些欢庆之词，可能会让记录变得太过复杂。这里需要的是一篇纯粹的幻想产物。突然间跳进他脑海里的东西，就像是已经一挥而就，是某一位同志奥格维的影像，他最近在英雄式的情境下死于一场战役中。在某些场合，老大哥会把他当天的指示完全用来纪念某位地位低微的普通党员，此人的生与死被他尊为值得追随的典范。今天他应该要纪念奥格维同志，只要几行印刷字体跟几张假照片，很快就会让他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接着就把说写器拉向他，开始用老大哥为人熟知的风格口述，这种风格既像个军人又像在炫耀学问，而且很容易模仿，因为他有一招，就是提问后马上提出答案（“同志们，我们从这个

事实里学到什么教训呢？这个教训——这也是英社基础原则之一——就是……"凡此等等）。

在三岁的时候，奥格维同志拒绝所有玩具，只有一面鼓、一把轻机枪跟一台直升机模型是例外。到了六岁——因为特别放宽规则，所以提早了一年——他已经加入了少年间谍团，九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小队领袖了。十一岁时，偷听到一段在他听来有犯罪倾向的对话以后，他向思想警察告发了他叔叔。十七岁，他已经是青年反性联盟的区组织干部。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被和平部采用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第一次试用时，就一举炸死三十一名欧亚国战犯。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捐躯。在带着重要的急件飞越印度洋时，他被敌军的喷气战机追赶着，他用他的机关枪增加身体重量，然后带着急件跟一切物品，跳出直升机外的深深海水中——老大哥说，要是仔细思索这个结局，不可能不觉得嫉妒。老大哥补充了几句话，评论奥格维同志这一生的纯洁与专注奉献。他是个彻底的戒酒主义者，也不抽烟，除了每天在体育馆里度过一个小时以外别无娱乐，也发誓独身，他相信婚姻与照顾家庭跟每天二十四小时尽心尽责互不兼容。除了英社原则以外，他没有别的谈话主题；除了打败欧亚国敌人跟追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跟一切的叛徒以外，他没有别的人生目标。

温斯顿心里在挣扎，是否要送给奥格维同志一个杰出功绩奖章。到最后他决定不这样做，因为这样会导致不必要的交互参照工作。

他又瞥了对面隔间里的对手一眼。似乎有某种感觉很肯定地告诉他，提洛森在忙的工作跟他一样。没有办法知道最后会采用谁的工作成果，不过他深信采用的会是他自己的作品。奥格维同志，一小时前还没人想象到，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他突然觉得古怪，你可以创造死人，却造不出活人。奥格维同志，他从来不存在于此刻，现在他却存在于过去，而一旦伪造行为被人忘却，他就会像查理曼大帝或者恺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还同样有凭有据。

第五章

在深入地下、天花板偏低的员工餐厅里，排队吃午餐的众人缓缓地往前移动。房间里已经非常拥挤，噪音震耳欲聋。从餐台的烤架上，炖菜的蒸气往前冒了出来，带着一股酸酸的金属味，然而这股味道并没有彻底盖过胜利金酒熏人的味道。在房间另一头有个小酒吧，就只是墙上的一个洞，在那边可以用一角钱买上一大杯金酒。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温斯顿背后有个声音说道。

他转过身去。那是他的朋友赛姆，他在研究局工作。或许“朋友”这个词不尽然正确。现在你没有朋友了，你有的是同志；但跟某些同志的社交往来，会比跟其他人的交往来得愉快。赛姆是个语言学家，一位新语专家。的确，他现在属于参与编撰第八版新语词典的庞大专家团队中的一员。他个子矮小，比温斯顿还矮，有着黑发与大而突出的眼睛，同时流露出忧伤与嘲弄；在他跟你说话的同时，那双眼睛似乎也在仔细搜寻你的脸。

“我想问你还有没有剃刀刀片，”他说道。

“一把都没有！”温斯顿带着某种罪恶感迅速说道，“我到处都试过了。再也没有剃刀刀片了。”

每个人都会一直向你要剃刀刀片。实际上他有两把没用过的，他囤积起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闹刀片荒。在任何时候，党营店铺里都有某种必需品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羊毛织品，有时是鞋带；现在就是剃刀刀片了。如果真的还弄得到，你差不多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在“自由”市场里穷找了。

“我已经用同一把剃刀六个星期了，”他不诚实地补上这句话。队伍又往前抽动了一下。在他们暂时停步时，他再度转身面对赛姆。他们两个各自从餐台尾端的餐盘堆上，拿了一个油腻腻的金属餐盘。

“你昨天去看囚犯受绞刑了吗？”赛姆说道。

“我在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道，“我想我会在电影院看吧。”

“非常不合适的替代品，”赛姆说道。他嘲弄人的眼睛扫视着温斯顿的脸。“我懂你，”那双眼睛似乎这么说，“我看透你了。我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去看囚犯处绞刑。”赛姆是个知性派的恶毒正统党员。他会用一种幸灾乐祸、心满意足得令人不快的口气，谈论直升机如何突袭敌人的村庄、思想犯的审判与自白，还有博爱部地窖里的处决。跟他交谈的重点，大部分在于把他从这类主题上引开，接着要是有可能的话，就缠着他讲些新语的技术细节，他在这种话题上权威可靠，又很有趣。温斯顿把他的头微微转向一旁，避开那双黑色大眼睛的审视。

“那是一场很好的绞刑，”赛姆缅怀地说道，“他们把囚犯们的脚绑起来的时候，我心想这回要糟蹋掉了。我喜欢看他们踢腾。而且最重要的是，到最后，舌头会吐出来，还蓝蓝的——一种很明亮的蓝色。就是这种细节吸引我。”

“下一位请！”一个围着白围裙、拿着长柄勺的普罗阶级喊道。温斯顿跟赛姆把他们的餐盘推到架子下面。每个餐盘上都迅速地扔上平常的午餐——一个小金属盘的粉红泛灰色炖菜、一块面包、一方起司、一杯无奶胜利咖啡，还有一块糖精片。

“那边有张桌子，就在电传荧幕下面，”赛姆说，“咱们顺路拿杯金酒吧。”

金酒是用没有把手的瓷马克杯端给他们的。他们排成一线穿过拥挤的房间，然后在金属桌面的桌子上卸下他们的餐盘，有人在桌子的一角留下一摊炖菜——一团脏兮兮的液体，有着呕吐物似的外表。温

斯顿端起他那杯金酒，顿了一下以鼓起勇气，然后大口吞下那个有油味的玩意儿。在他眨掉眼中的泪光时，他突然间发现他饿了。他开始吞咽一汤匙又一汤匙的炖菜，那菜像平常一样煮得很马虎，夹杂着一块块海绵般粉红色的东西，可能是烹调过的肉。他们两个直到吃完自己那一盘菜以前，都没再开口。从温斯顿左边、稍微在他背后一点点的那张桌子上，有人正在迅速而连绵不断地说着话，那是一种刺耳的含糊嘟哝，就像鸭子嘎嘎叫，刺透整个房间的喧嚣。

“字典进行得怎么样？”温斯顿这么说，他拉高了嗓门好压过噪音。

“很慢，”赛姆说，“我在做形容词。很迷人。”

一提到新语，他立刻心情大好。他把他的菜盘推到一边去，用一只细致的手拿起他的面包块，另一只手则拿着起司，然后身体往前倾伏到桌上，这样才能够不用吼的讲话。

“第十一版会是定本，”他说：“我们打造出这个语言的最终形态了——在没有人说其他语言的时候，就会是这个形态。等我们完工，像你这样的人就必须全部重学了。我敢说，你认为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发明新字。但一点都不对！我们是在毁灭字词——每天摧毁几十个、几百个。我们正在把这个语言切割到见骨。在第十一版里，不会有一个字在二〇五〇年以前就被淘汰。”他饥肠辘辘地朝他的面包咬下去，咽下几口，然后带着一种酸腐学究的热情继续往下说。他瘦削黝黑的脸变得生动了，他的眼睛没有了嘲弄的神色，几乎变得如坠梦境。

“毁灭文字，这真是美丽的事情。当然最大的累赘在动词与形容词之中，但还有好几百个名词也是可以摆脱的。不只是同义词；也有反义词。说到底，要是一个字只是其他字词的反义词，有什么理由为它辩护？一个字词内部已经包含自己的对立面了。就拿‘好的’（good)当例子。如果你有一个像是‘好的’这样的字，像是‘坏的’（bad)这种字有

何必要？‘非好的’（ungood)也同样可用——还更好呢，因为这是一个精确的对反，另一个词则不是。或者再说，如果你想要‘好的’这个词比较强烈的版本，一整串像是‘优秀的’‘了不起的’跟所有其他字眼都含糊无用，这样有什么意义？‘加倍好的’（plus good)就涵盖这种意思了，如果你还想要更强调，可以用‘双倍加好的’（double plus good）。当然，我们已经在用这些形式了，不过在新语的最后版本里，不会再有别的东西。到最后好与坏的整个概念，只用六个词就包了——实际上，只有一个词。温斯顿，你看不出这样做的美妙之处吗？当然了，这本来是BB的点子，”他多想了一下以后，做了补充说明。

一提到老大哥，温斯顿脸上就掠过一种缺乏生气的热切表情。虽然如此，赛姆立刻察觉到其中肯定缺乏热忱。

“温斯顿，你不是真正欣赏新语，”他几乎显得悲伤地说道，“就在你写着新语的时候，你还是用旧语思考。我已经有几次读到你在《泰晤士报》上面的某些文章了。那些文章够好了，却是翻译。在你内心深处，你宁愿守着旧语，守着它全部的含糊其辞跟没用的层次意义。你没捕捉到毁灭文字的美妙之处。你知道新语是世上唯一一种年年都在减少字汇的语言吗？”

当然，温斯顿确实知道。他露出微笑，心里希望是深有同感的微笑，不敢信任自己有开口的能耐。赛姆又咬掉另一小块黑黑的面包，短暂地咀嚼一下，然后又继续说道：

“你没看出新语的整体目标，就是缩小思想的范围吗？到最后我们会让思想罪名副其实地不可能再有，因为没有可以表达的字词了。可能需要的每个概念，都会用刚刚好一个词来表达，而那个词的意义经过严格定义，所有次要的意义都被磨光、遗忘了。在第十一版，我们已经离那个目标不远了。但是在你我死去以后，这个过程还会延续很久。每年字汇都越来越少，意识的范围会一直变得再更小一些。当然，就连现在都没有理由或借口触犯思想罪了。这只是自律的问题，

现实控制的问题。但到最后，甚至连那样的必要都没有了。在语言达到完美的时候，革命就会完成。新语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语，”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足说道，“温斯顿，你曾经想过吗？到了二〇五〇年，到最后的最后，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类能够理解我们现在这样的对话了。”

“除了……”温斯顿心存疑虑地开口，然后又停了下来。

他已经在舌尖上的话是“除了普罗阶级”，但他制止了自己，他不完全确定这句评论在某方面是不是不合正统。然而赛姆凭直觉猜到他要说什么了。

“普罗阶级不算人类，”他漫不经心地说，“到了二〇五〇年——可能还更早一点——对旧语的所有真正知识都已经消失了。过去的整体文学都会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会只存在于新语版本里，不只是变得不一样，实际上还变成了跟原状互相抵触的东西。就连党的文学也会改变。就连口号都会改。要是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废止了，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像是‘自由即奴役’这样的口号呢？思想的整体状态都会有所不同。事实上不会再有思想了，不再有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一种。正统就意味着不思考——不需要思考了。正统就是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间深感确信，总有一天赛姆会被蒸发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讲得太明白了。党不喜欢这种人。有一天他会消失。这命运已经写在他脸上了。

温斯顿已经吃完他的面包跟起司。他在他的椅子上稍微往旁边转一点点，以便去喝他那杯咖啡。在他左边的桌子上，有着刺耳声音的男人仍然讲个不停。有个年轻女人可能是他的秘书，她坐在那里背对着温斯顿，正在倾听他说话，似乎热切地赞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温斯顿偶尔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评语：“我认为你说得对极了，我确实很同

意你的看法，”是用一种年轻又相当愚蠢的女性化嗓音说出来的。但另一个声音一刻都不停，甚至在那女孩讲话时亦然。温斯顿认得那男人的长相，但所知不多，只知道此人在小说局担任要职。他是名大约三十岁的男性，有肌肉粗壮的喉咙，还有一张大而灵活的嘴巴。他的头稍微有点往后扬，而且因为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在反光，就温斯顿看来是两个空白的碟子取代了眼睛的位置。有点恐怖的是，从他嘴巴里流出的一连串声音里，几乎不可能分辨出任何一个字。只有一次温斯顿抓到一段话——“勾斯坦主义彻底的最终歼灭”——非常迅速地挤出来，似乎是全部当成一个字，就像一排塞得严严实实的活字。其他部分就只是噪音，一种呱呱叫。然而就算你不可能实际上听到那男人在说什么，对那些话的整体性质，你却不可能有任何疑惑。他可能在谴责勾斯坦，并要求用更严峻的手段对抗思想犯与破坏分子，他可能在叱骂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可能在赞扬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们——这些全都没有差别。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确定，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纯粹的正统观念，纯粹的英社。温斯顿注视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下巴迅速地上下移动，此时他有种古怪的感觉：这不是个真正的人类，而是某种假人。在讲话的不是这个男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从他身上冒出来的东西是由字句组成，但这不是货真价实的讲话，而是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发出的噪音，就像是一只鸭子呱呱叫。

赛姆已经静下来一会儿了，而且他用汤匙柄在那摊炖菜里画出种种形状。从另一桌传来的声音继续飞快地呱呱叫着，尽管周遭如此嘈杂，还是轻轻松松就听得到。

“在新语里有一个词，”赛姆说，“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鸭讲’，像鸭子一样呱呱叫。这是有两种矛盾意义的有趣字眼之一。用在对手身上，是一种辱骂，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就是赞美。”

毫无疑问，赛姆会被蒸发掉，温斯顿再一次这么想。他认为这样有点悲哀，虽然他很清楚，赛姆看不起他，还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只要看得出动手的理由，就肯定有能耐把他当成思想犯加以告发。赛姆身上有某种微妙的不对劲。他少了某种东西：谨慎的顾虑、事不关己的淡漠、一种可取的愚昧之处。你不能说他不合正统。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崇老大哥，他为胜利而欢呼，他痛恨异端，不只是诚心诚意，还有一种躁动不安的狂热，总是跟上最新信息，这是一般党员比不上的境界。然而他身上总是紧黏着一丝微弱的不体面。他说了最好不要说的话，他读了太多的书，他经常去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跟音乐家混迹之处。并没有法律——甚至连不成文的法律都没有——反对人常去栗树咖啡馆，然而那个地方不知怎么的不太吉利。党内老一派失势的领袖们在终于被整肃掉以前，经常在那里聚会。据说勾斯坦本人有时候也会出现在那里，那是许多年、甚至数十年前的事情了。不难预见赛姆的命运。然而事实是，如果赛姆逮住温斯顿他本人暗藏的思想，就算只掌握了三秒钟，他也会立刻把温斯顿出卖给思想警察。顺便一提，换了任何别人也都会的，但赛姆比大多数人更会这样做。狂热并不够。正统就是无意识状态。

赛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道。

他声调里有某种成分似乎加上了这句话，“那该死的蠢蛋”。帕森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里同为房客的邻居，实际上正在穿过房间——一个中等高度的胖男人，有着金发跟青蛙似的脸孔。在三十五岁的年龄，他已经在脖子跟腰线上累积了几圈肥肉，但他的动作轻快，像个小男孩。他整个外表就是小男孩变大的模样，所以就算他穿着标准的连身工作服，还是几乎不可能不把他想成穿着少年间谍团的蓝短裤、灰衬衫跟红领巾。想象他的长相时，你总是会看到的图像是有着小凹陷的膝盖，还有从圆润前臂上往后卷起的袖子。的确，在参加集体远足或者任何给他借口穿短裤的体力活动时，帕森斯总是回归到短裤打扮。他用一句快活的“哈啰，哈啰！”向他们两个打招呼，然后在这一

桌坐下，散发出浓重的汗臭味。他粉红色的脸上到处都挺着湿湿的汗珠。他冒汗的能力超乎寻常。在社区中心里，靠着球拍柄的湿度，你总是可以分辨出他什么时候来玩过桌球。赛姆已经掏出一长条纸张，上面有长长一栏词汇，他手指之间握着一支墨水笔，正在研究那些词。

“看看他在午餐时间工作，”帕森斯一边用手肘推着温斯顿，一边说道，“真热忱，喔？老哥，你那边有些什么啊？我想，会是聪明到我不懂的东西。史密斯，老哥，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追着你跑。因为你忘记给我那个捐款了。”

“做什么用的捐款？”温斯顿说道，他自动去摸钱在哪。一个人的薪水大约有四分之一必须准备好作为乐捐之用，捐助项目如此之多，很难一直记得那些内容。

“为了仇恨周啊。你知道的——按户征缴的基金。我是我们这个街区的会计。我们这次全力以赴——打算推出一个棒得不得了的大秀。我告诉你，要是胜利大厦没有整条街上最盛大的全套旗帜，可不能怪我。你答应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两张又脏又皱的钞票，交了出去，帕森斯用粗鲁不文之人的整齐字迹，把那笔钱登记到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上。

“顺便一提，老哥，”他说，“我听说我家的小鬼昨天用弹弓打你，所以我给了他一顿好骂。事实上呢，我跟他说要是他再犯，我就会把弹弓没收。”

“我想他是因为看不成处决，所以有点恼火，”温斯顿说道。

“喔，好吧——我打算说的是，他们表现出正确的精神了，不是吗？他们是顽皮的小鬼没错，两个都是，不过讲到热忱啊！他们满心想的就只有间谍团，当然还有战争。你知道我那个小女儿，上星期六在她的小队去柏克罕斯特方向远足的时候做了什么吗？她叫另外两个

女孩子跟她一起走，从远足队伍里开溜，然后花了整个下午跟踪一个陌生男子。她们监视他两小时，一路穿过树林，然后在她们进入阿莫珊的时候，把他交给巡逻队员。”

“她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温斯顿说道，他有点吓着了。帕森斯兴高采烈地继续说道：

“我的孩子很确定他是某种敌方间谍——举例来说，可能是背着降落伞跳下来的。不过老哥啊，重点在这里。你认为一开始是什么让她盯上他的？她瞥见他穿着某种奇怪的鞋子——她说她以前从没见过任何人穿那样的鞋。所以很有可能他是个外国人。就一个七岁小毛头来说，相当聪明喔？”

“那男人怎么了？”温斯顿说道。

“喔，这个我当然说不上来。不过我想我不会太意外，如果他……”帕森斯比出拿着来复枪瞄准的动作，然后咂了一下舌头模拟火药爆炸声响。

“很好，”赛姆呆滞地说道，甚至没有从他那一长条纸上抬头看。

“当然我们禁不起万一，”温斯顿很尽责地表示同意。

“我打算说的是，现在正在打仗呢，”帕森斯说道。

就像在肯定这一点似的，一声喇叭响从他们头上的电传荧幕里传出来。然而这回不是昭告一次军事胜利，只是来自富庶部的布告。

“同志们！”一个热切又年轻的声音喊道，“请注意，同志们！我们有光荣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赢得生产的战役了！现在完成的各级消费商品产量报告显示，生活水平比去年高了至少百分之二十。今天早上整个大洋国到处都有无法克制的自发游行活动，工人从工厂及办公室里走出来，在街道之间游行，同时拿着旗帜表达他们对老大

哥的感激，感激他明智的领导赐予我们的幸福新生活。以下是部分的生产达成数字。粮食类……”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这是富庶部最近最爱的台词之一。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喇叭声给吸引住了，他坐在那里，带着一种目瞪口呆的严肃正经、一种受教的无聊模样聆听着。他扯出一支脏兮兮的巨大烟斗，里面有一半空间已经塞满炭化的烟草了。一星期一百克的烟草配给，几乎不可能填满一支烟斗。温斯顿抽的是一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以水平状态拿着。新的配给明天才会开始发放，他只剩下四根烟了。这一刻他闭上耳朵不听远些的噪音，倾听从电传荧幕里流出的东西。看来甚至有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配给提高到一星期二十克。他回想着，然而就在昨天，官方宣布配给是削减到一星期二十克。他们有可能在仅仅二十四小时以后，就把那些话吞下去吗？对，他们吞下去了。以动物般的愚蠢，帕森斯轻轻松松就吞下去了。另一桌的无眼怪物疯狂、热情地吞下那些话，还有一股激烈的欲望要猎捕、告发、蒸发任何一个竟敢暗示上周配给是三十克的人。赛姆也是——赛姆的方式比较复杂，牵涉到双重思想，他也吞下去了。那么，他是不是独自拥有这个记忆？

好得惊人的统计数字继续从电传荧幕里传出。跟去年相比，现在有更多食物、更多衣服、更多房子、更多家具、更多烹饪锅、更多燃料、更多船、更多直升机、更多书、更多婴儿——什么都更多了，只有疾病、犯罪与精神失常例外。年复一年、分分秒秒，每个人跟每件事都速度惊人地向上发展。就跟赛姆先前做过的一样，温斯顿拿起他的汤匙，沾着滴在桌上的灰白色肉汁，拉出长长的线条画成一个图案。他怨恨地思索着生活里的物质结构。永远都会像这样子吗？食物尝起来永远像这样吗？他环顾着员工餐厅。一个天花板低矮的拥挤房间，四壁因为碰触过无数身体而沾满污垢；破烂的金属桌椅，彼此紧挨在一起，以至于你坐在上面会擦到其他人的手肘；弯曲的汤匙、有凹痕的餐盘、质地粗糙的白色马克杯，表面全都油腻腻的，每个缝隙

都有污垢；还有劣质金酒、烂咖啡、有铁锈味的炖菜跟脏衣服混在一起的酸臭味。你的胃跟你的皮肤总是会提出某种抗议，觉得你有权拥有的某样东西被骗走了。他没有任何跟现状大不相同的记忆，这倒是真的。在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准确地记得，永远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你永远没有一双袜子或一件内衣上面不是千疮百孔的，家具永远都破破烂烂、摇摇晃晃，房间总是不够暖，地铁挤满了人，房屋解体成碎片，面包是黑色的，茶难得一见，咖啡味道恶心，香烟供给不足——没有一样东西又多又便宜，合成金酒除外。而且尽管如此，随着身体渐渐变老状况还会越来越糟，如果一个人因为不适、泥土跟物资缺乏，没完没了的冬天、硬邦邦的袜子、永远罢工的电梯、冰冷的水、摸起来粗糙的肥皂、会解体的香烟、有诡异邪门味道的食物而觉得恶心想吐，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显示世事的自然次序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个人会觉得这种事情无可忍受？不就是因为他有某种祖传的记忆，记得世事曾经有所不同？

他再度环顾整个员工餐厅。几乎每个人都很丑陋，而且就算打扮成别的样子，不是穿着蓝色连身工作制服，也还会是那么丑。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矮小、古怪的酷似甲虫的男人，他独自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正在喝一杯咖啡，他的小眼睛可疑地扫视着，从一边瞥向另一边。温斯顿心想，要是你没有观察周遭，多么容易相信党树立的身体形态理想典型是存在的——肌肉强壮的高大青年，胸脯高耸的少女，留着金发、生气蓬勃、被太阳晒黑、无忧无虑，甚至还占多数呢。实际上，就他目前能够判断的范围，一号机场区大多数的人都是矮小、黑发、长相丑陋。这种看起来像甲虫的类型，怎么会在三大部里增殖，说来挺古怪的：短小矮胖的男人，年纪轻轻就长胖了，有着短短的腿，还有匆促迅速的动作，肥满而难以揣度的脸孔，上面有非常小的眼睛。这种类型在党的统治之下似乎特别兴旺。

来自富庶部的布告在另一声喇叭响之后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尖细的音乐。数字轰炸引起的隐约热情让帕森斯有些激动，把他的烟斗

从嘴里拿了出来。

“富庶部今年肯定干得很好，”他很了解地点点头，这么说道，“顺便一提，史密斯老哥，我想你没有任何可以给我的剃刀刀片吧？”

“一把都没有，”温斯顿说道，“我自己已经用同一把剃刀六星期了。”

“喔，好吧——老哥，只是想说要问问你。”

“抱歉，”温斯顿说道。

隔壁桌的呱呱叫，在富庶部发表布告时暂时静了一会儿，现在又开始了，就跟先前一样吵。因为某种缘故，温斯顿突然发现自己想起了帕森斯太太，她稀少纤细的头发，还有她脸上皱纹里的灰尘。不出两年，那些孩子就会把她出卖给思想警察。帕森斯太太会被蒸发掉。赛姆会被蒸发掉。温斯顿会被蒸发掉。奥布莱恩会被蒸发掉。另一方面来说，帕森斯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有着呱呱叫声的无眼生物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些小甲虫似的男人，在三大部迷宫似的走廊上如此敏捷地奔走——他们也一样，永远不会被蒸发掉。而那个有着深色头发的女孩，来自小说局的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他似乎凭本能就知道谁会存活，谁会消灭，虽然到底是什么让人适于生存，并不容易说明。

在这一刻，他猛然一震，被拉出他的白日梦。隔壁桌的女孩把身体转过来一部分，现在正在注视着他。是那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她是斜着眼看他，但眼神中有一种古怪的热切。她跟他一对上眼，她的视线就又转开了。

温斯顿的脊梁骨上开始渗出汗来。一阵可怕的强烈惊骇传遍他全身。这种惊骇几乎马上消失了，却留下一种不断作怪的局促不安。她为什么要看他？为什么她一直到处跟着他？不幸的是，他不记得他来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一桌了，还是后来才来的。不过无论如何，昨天

在两分钟仇恨时间里，她立刻就坐到他后面，而当时那么做并没有明显的必要。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标是听他说话，确定他喊得够大声。

他稍早的想法又回到他脑海：她可能并不真的是思想警察的成员，但业余的密探正是所有人中最危险的。他不知道她这样注视着他多久了，但或许有长达五分钟，而且有可能他的五官表情并没有彻底处于控制之下。在任何公共场所或者在电传荧幕的涵盖范围内任凭思绪漫游，全都危险得吓人。一阵紧张的痉挛，无意识的紧张表情，对自己喃喃自语的习惯——任何暗示了不正常、有所隐瞒的东西。无论如何，你脸上有不恰当的表情（举例来说，在一场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看来一脸怀疑）本身就是可以惩罚的罪行。新语里甚至有个词汇可用：这称为表情罪。

那女孩又背对着他了。或许她到底没有真的到处跟着他，或许她连续两天坐得离他那么近是个巧合。他的烟熄了，他小心地把烟摆在桌子边缘。如果他能留住烟里的烟草，他就会在工作后继续把烟抽完。隔壁桌那个人很可能是思想警察手下的眼线，他也很有可能在三天之内就进了博爱部的地牢，但烟屁股一定不能浪费。赛姆把他那张纸条折了起来，然后收进他口袋里。帕森斯又开始讲话了。

“老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一边说，一边从他的烟斗杆周围发出咯咯轻笑，“有一次我那两个小鬼放火烧菜市场那个老女人的裙子，因为他们看到她用印了老大哥的海报包香肠？偷偷溜到她背后，然后用一盒火柴放了火。我相信她的烧伤蛮严重的。真是小混蛋，喔？不过真是热心到极点啊！那就是他们现在在间谍团里给团员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那时候还要好。你想他们交给团员的最新玩意儿是什么？透过钥匙孔窃听用的喇叭形助听器！我的小女儿前几天晚上带了一支回家——在我们的客厅门上试用，然后判断这样做比她用耳朵贴着钥匙孔清楚一倍。得提醒你，当然这只是个玩具。不过还是给他们正确的观念了，喔？”

在这一刻，电传荧幕传出一阵尖利刺耳的哨音。这是回去工作的信号。三个男人全都跳起身，加入电梯周围推挤的人群里，而温斯顿烟里剩下的烟草都倒出来了。

第六章

温斯顿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 这是三年前了。那是在一个阴暗的傍晚，在靠近其中一个铁路大站的一条狭窄小路上。她站在靠近墙上一扇门的位置，在一盏几乎不亮的街灯底下。她有张年轻的脸，妆抹得非常厚。其实是妆色吸引着我，那种白，就像是一张面具，还有色泽鲜明的红唇。党里的女性从不在她们脸上上妆。街道上别无其他人，也没有电传荧幕。她说两块钱。我——

现在一时很难再往下写。他紧闭双眼，用自己的手指压着它们，试着把不断重现的影像挤出去。他感受到一种几乎压倒一切的诱惑，想用最大的音量吼出一连串脏字。或者用头去撞墙，踢翻桌子，然后把墨水瓶扔出窗外——做任何狂暴、吵闹或带来疼痛的事情，或许就可以把折磨他的记忆遮蔽掉。

他思考着，你最恶劣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神经系统。在任何时刻，你体内的紧张感都很有可能自己转换成某种看得出的症状。他想到几星期前，他在街上遇到的一个男人，看起来相当普通，是党员，年纪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瘦瘦高高，拿着一个公文包。他们相隔几米的时候，那男人的左半边脸突然间因为一阵痉挛而扭曲了。就在他们彼此错身的时候，这种状况又发生了：那只是一阵抽搐，一阵颤动，迅速得像是快门咔嗒一下，但显然是习惯性的。他记得那时他这么想：那可怜虫完蛋了。而让人害怕的是，那个动作很有可能是无意识的。最致命的危险就是说梦话。就他所知，没有办法防备这种事。他吸了口气，继续写下去：

> 我跟着她穿过门口，越过后院，走进一个位于地下室的厨房。有一张靠着墙壁的床，桌上还有一盏灯，关得非常暗。她……

他紧咬着牙。他巴不得吐一口口水。跟地下室的那女人在一起的同时，他想起了凯萨琳，他的妻子。温斯顿已婚——无论如何，曾经结过婚；或许他还是已婚状态，至少他知道他太太还没死。他似乎再度呼吸到那个地下室厨房里温热的闷臭味，一种由虫子、脏衣服与糟糕透顶的低级香水混合成的臭气，却还是很诱人，因为没有一个党内的女人用香水，也不可能想象她们这么做。只有普罗阶级用香水。在他心里，那股味道跟通奸无法摆脱地混合在一起。

在他跟那个女人走的时候，那是他大约两年来第一次逾矩。跟娼妓苟合当然是被禁止的，但这是你可以偶尔鼓起勇气打破的规则之一。这样做有危险，却不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跟妓女在一起被人逮到，要在劳改营待五年；如果你没触犯别的罪名，就不会再多了。而且要是你可以避免当场被抓，做这种事情够简单的了。比较贫穷的地区满满都是准备卖身的女人。有些人甚至可以用一瓶金酒收买，那是普罗阶级不该喝的东西。党甚至暗地里倾向于鼓励卖淫，当成不可能彻底压抑的本能宣泄的出口。光只是放纵情欲不算是太严重，只要是偷偷摸摸、毫无欢愉、只牵涉到贫穷又受人鄙视的社会底层女性就行。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党员之间的滥交。可是很难想象任何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会发生——虽然这是在大整肃期间，被告总是会承认犯下的罪过之一。

党的目标不只是阻止男女之间产生可能无法控制的忠贞之心。它不曾明言的真正目的，是去除性行为中的所有乐趣。敌人不在于爱，而在于情色，婚内婚外的都一样。党员之间的所有婚姻，都必须经过为此特别指派的委员会许可，然后——虽然原则从来没有挑明过——如果这对情侣看起来像是对彼此有肉体吸引力，申请一定会被拒。婚姻公认的唯一目的是孕育为党服务的儿童。性交被视为一种有点恶心的小活动，就像灌肠一样。这一点也从来不曾白纸黑字被写出来，不过透过某种间接的方式，从童年开始就渗透到每个党员心里。甚至还有像是青少年反性联盟这样的机构，他们鼓吹两性彻底的独身禁欲。

所有孩子将会透过人工授精（在新语中称为“人授”）孕育，然后在公共机构中被带大。温斯顿察觉到，这并不完全是认真的主张，但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党的整体意识形态。党企图要杀死性本能，而要是杀不死的话，就扭曲它、弄脏它。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不过似乎自然而然，合该如此。而至少在女性这一方，党的努力大半是成功的。

他再度想起凯萨琳。他们分居一定有九年、十年——几乎十一年了。他想起她的次数少得奇怪。他可以连续好几天忘记他曾经结过婚。他们在一起只有大概十五个月而已。党不准人离婚，不过在没有小孩的状况下鼓励分居。

凯萨琳是个高个子的金发女孩，身体笔直，动作非常漂亮。她有一张老鹰似的英勇脸孔，你几乎会说那是高贵的，直到你发现那张脸后面几乎尽可能空洞无物为止。在她的婚姻生活早期，他就已经认定——虽然这可能只因为他对她的了解比较详尽，胜过他对大多数人的认识——她绝对是他认识过最愚蠢、最粗俗、最空洞的心灵。她脑袋里没有一个想法不是来自一句口号，而且要是党把某句蠢话塞给她，没有一句、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她吞不下去的。他暗地里给她一个绰号，“人体录音带”。然而他本来可以忍耐着跟她一起生活，只是有那么单单一件事从中作梗：性。

他一碰她，她似乎就皱起眉头、全身僵硬。拥抱她就好像拥抱一个串接起来的木头雕像。而且奇怪的是，就算在她紧抱住他贴近身体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用尽全力要推开他。她僵硬的肌肉设法传达出这种印象。她会躺在那里，紧闭着双眼，既不抵抗也不合作，只是屈从。这样极端让人尴尬，而且在一阵子以后，变得很恐怖。但就算是那样，他本来还可以忍着跟她同住，只要双方同意他们应该保持独身禁欲。但够古怪的是，居然是凯萨琳拒绝这个做法。她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必须制造出一个孩子。所以继续行礼如仪，只要不是不可能，就相当规律地一周来一次。她甚至习惯在早上提醒他那件事，

当成那天晚上必须去做而且一定不能忘记的事情。她替那档事取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制造孩子”，另一个是“我们对党的责任”（对，她真的用这种说法）。很快他就对即将来临的指定日培养出一种恐惧感。但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任何小孩，到最后她也同意放弃尝试，随后不久他们就分开了。

温斯顿发出听不见的叹息。他再度提笔写道：

> 她把自己扔上床去，然后，在没有任何一种初步准备的状况下，她立刻用你能想象最粗俗、最可怕的方式，拉高了她的裙子。我……

他看到自己站在那里，在黯淡的灯光下，他鼻孔里满是虫子跟廉价香水的气味，而他心里有一股失败与怨恨的感觉，甚至在那时都跟回忆中凯萨琳的白色身躯交织在一起，那具身体在党催眠式的力量下，永远地冻结。为什么总是得像这样？为什么他不能有自己的女人，取代每隔几年肮脏地扭成一团？但一个真正的恋情，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全都一个样。贞操观念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就像对党的忠贞一样。透过仔细的早期制约，透过比赛与泼冷水，透过在学校、在少年间谍团、在青年联盟里灌输给她们的鬼话，透过训诫、游行、歌曲、口号与军乐，她们身上自然的感受被驱逐出去了。他的理性告诉他一定有例外，但他的心并不相信。她们全都坚不可摧，一如党期望她们应有的样子。而他想要的——甚至比被爱更想要的——是破坏那堵美德之墙，就算他这辈子只有一次都好。成功进行的性行为，就是反叛。欲望是思想罪。就算是唤醒凯萨琳，如果当年他能够成功办到，也会像是一种引诱，虽然她是他的妻子。

但故事的其余部分必须被写下来。他写道：

> 我转亮了台灯。当我看到她在灯光下的脸时……

天黑之后，石蜡灯那种微弱光线似乎显得非常明亮。他第一次能够看清楚那个女人。他朝她那里踏出一步，然后停住了，充满了欲望与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他走进这里所冒的风险。巡逻队员完全有可

能会在他出去时抓住他；顺便一提，此刻他们可能就在门外等着。如果他走出去的时候，甚至没有做他进来这里想做的事——

这件事必须写下来，必须坦白供认。他突然间在灯光下看到，那女人很老。她脸上的妆裹得这么厚，以至于看似可能像一张硬纸板面具一样碎裂。她头发里夹杂着银丝；但真正吓人的细节是，她的嘴巴有点开开的，显露出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洞穴似的漆黑。她完全没有牙齿了。

他匆促地用潦草的笔迹写道：

> 我在灯光下看到她，她是个相当老的女人，至少五十岁了。但我继续下去，照样做了那件事。

他再度把手指压在他的眼皮上。他终于把这件事写下来了，但没造就任何差别。治疗并不见效。用最高音量大喊脏话的冲动，还是像过去一样强烈。

第七章

“如果还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就在于普罗阶级。”

如果还有希望，一定是在普罗阶级身上，因为这一大批受到忽视的群众占了大洋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只有在他们之间，才有可能产生摧毁党的力量。不可能从内部颠覆党。党的敌人即便有任何一个存在，也都无法聚合，甚至无法辨识出彼此。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存在——它确实可能存在——也无法想象其中的成员能够有超过两人或三人的集会。叛逆表示一抹眼神、声调里的一次变化，至多只是偶然悄声说的一个词语。但普罗阶级啊——只要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就好了——他们不会有密谋的需要。他们只需要站起来甩甩身体，就像一匹马把苍蝇甩掉一样。要是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可以明天就把党炸成碎片。当然了，迟早他们会想到这样做吧？然而现在还是……

他记起有一次他怎么样沿着一条拥挤的街道走，那时候有一个由数百个声音——女人的声音——汇聚成的巨大怒吼，从前面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爆出来。那是一个让人畏惧、愤怒又绝望的大叫，一种深沉、响亮的“喔喔喔喔！”像是回荡的钟声那样轰鸣着。他心中一跳。开始了！他那时这么想。暴动！普罗阶级终于挣脱束缚了！他到达那个地点的时候，只见两三百个女人形成的乌合之众挤在街头市场的摊位旁边，脸上悲怆的表情就像一艘沉船上惨遭不幸的乘客。但在这一刻，这种集体的绝望爆发成许多个别的口角。看来问题出在其中一个卖锡制平底汤锅的摊位。这些锅是质地糟糕的烂玩意儿，但烹饪锅总是很难弄到。现在货品出乎意料地卖光了。成功买到的女人在其他人的推挤之下，企图带走她们的平底汤锅，同时有好几十个别的女人围

在摊位旁吵闹着，指控摊主偏袒某些人，而且把更多平底汤锅存放在别处了。一阵新的叫喊爆发了。有两个胖大的女人，其中一个发型散掉了，一起抓住同一只锅，想把对方的手从锅上拉开。有一会她们两个都在拉扯，然后锅柄就脱落了。温斯顿厌恶地注视着她们。然而有那么一下子，从仅仅数百个喉咙发出的呐喊中，响起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啊，几乎让人生畏了！为什么她们绝不会为了任何真正要紧的事喊成那样呢？

他写道：

> 直到他们变得有反抗意识以前，他们永远不会反抗，而且直到他们遂行反抗之前，他们不可能变得有反抗意识。

他思索着，那段话几乎能当成党教科书里抄出来的一段话了。当然，党宣称他们已经把普罗阶级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在革命之前，他们受到资本家骇人听闻的压迫，他们挨饿挨揍，女人被迫在煤矿里工作（事实上，现在女人还是在煤矿里工作），小孩长到六岁大就被卖进工厂里。但在同时，党恪遵双重思想原则，教导说普罗阶级是天生的下等人，必须像动物一样受到宰制，用几条简单的规则来管理。实际上，他们对普罗阶级的了解很少。没必要知道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生养，他们的其他活动就不重要。让他们自己去，就像阿根廷平原上自由放养的牛群，他们回归到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生活方式，一种返祖的模式。他们出生，他们在沟渠里成长，他们十二岁开始工作，他们经历一段美貌与性欲短暂开花的时期，他们在二十岁时结婚，他们在三十岁迈入中年，他们死去，多半是在六十岁。粗重的身体劳动、照顾家庭跟小孩、跟邻居为琐事起口角、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重要的赌博，填满了他们心灵的地平线。持续控制他们不是难事。总是会有几个思想警察的密探在他们之间行动，散布虚假的谣言，记下并歼灭少数被判定有能耐变得危险的人；党却不会尝试把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到他们身上。普罗阶级不宜对政治有强烈感受。对他们的所有要求，就只是一种原始的爱国主义，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以

此为诉求，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时或更少的配给。而就算他们变得不满——他们有时确实如此——他们的不满也无从发展，因为他们缺乏整体观念，只能聚焦在琐碎的特定牢骚上。更大的恶总是不变地逃过他们的注意。绝大多数的普罗阶级家里甚至没有电传荧幕。就连民警也鲜少干涉他们。在伦敦有大量的犯罪活动，由小偷、强盗、娼妓、毒贩跟各式各样的敲诈者，构成一个世界中的世界；不过既然这全都发生在普罗阶级自己人之间，就不重要了。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全都获准遵从老祖先的规矩。党在性方面的清教徒主义，不会强加在他们身上。杂交不会受到惩罚，可以离婚。顺便一提，要是普罗阶级显示出需要或想要宗教崇拜的任何迹象，甚至连这个都可以。他们不受怀疑。就跟党的口号说的一样："普罗阶级与动物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伸，小心翼翼地搔着他的静脉曲张溃疡。那里又开始发痒了。你总是会回归到这一点：你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的生活实况是什么样。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他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然后开始把其中一个段落抄进日记里：

> （那段话这么写）在旧时代，在光荣的革命之前，伦敦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美丽城市。它是阴暗、肮脏、悲惨的地方，几乎没有人有足够的东西吃，还有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靴子，睡觉时头上甚至没一片屋顶。年纪不比你们大的孩子必须替残酷的主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要是他们工作速度太慢，主人就会抽打他们，而且只给他们吃老硬面包壳跟清水。但在这一切可怕的穷困之中，只有几间富丽堂皇的大房子，里面住着有钱人，有多达三十个仆人在照顾他们。这些有钱人被称为资本家。他们是又肥又丑、长着邪恶脸孔的男人，就像隔壁页那张图片里的人。你们可以看到他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外套，那称为礼服大衣，还有一顶发亮的古怪帽子，形状像个火炉烟囱，那称为大礼帽。这是资本家的制服，别人都不许那样穿。资本家拥有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其他人全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子、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钱。如果有任何人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人扔进监狱里，或是夺走他的工作，让他饿死。任何普通人对一个资本家说话的时候，就得缩成一团、对他鞠躬哈腰，然后脱掉自己的帽子，称呼资本家"老爷"。所有资本家的首领被称为国王，而且……

不过他知道那套话的其余内容。里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穿着貂皮袍的法官、颈手枷、脚镣、踏车、九尾鞭、伦敦市长大宴，还有亲吻教宗脚趾的习惯。还有某个叫作（初夜权）的东西，在

给小孩看的教科书里可能不会提。这指的是一种法律，规定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在他工厂里工作的任何女人上床。

你如何能够分辨出其中有多少是谎言？一般人现在的状况可能真的比革命前来得好。唯一相反的证据，是在你自己骨头里的那种沉默抗议，那种直觉：你生活的状况是难以忍受的，在某个别的时期，事情一定不一样。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真正有特色的地方，不在于其中的残酷与不安全感，却只是在于它的贫瘠、暗淡、了无生气。如果你环顾周遭，生活不只是不像从电传荧幕里流泻出来的谎言，甚至也不像党试图达到的那些理想。就算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中有很大的范围是中性、非政治的，是艰辛地做着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上抢位子，缝补一只磨破的袜子，乞讨一个糖精片，省下一个烟屁股。党树立的理想是某种巨大、恐怖、闪亮亮的东西——一个钢铁与水泥，庞大机器与吓人武器的世界——一个战士与狂热分子的国家，他们以完美的整齐划一大步前进，全都想着同样的念头，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都在工作、战斗、庆祝胜利、迫害他人——三亿人全都有着一样的脸孔。现实则是在朽坏、肮脏又阴暗的城市里，吃不饱的人穿着漏水的鞋子拖着脚步来来去去，住在修补过的十九世纪房屋里，室内总是闻得到包心菜跟故障厕所的味道。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幻影，一个占地广大、破败如废墟，有一百万个垃圾箱的城市，而与这幅画面混合在一起的是帕森斯太太的肖像：一个脸上有皱纹、头发稀疏脆弱的女人，无助地胡乱弄着堵塞的废水管。

他再度弯下腰去搔抓他的脚踝。日日夜夜，电传荧幕用统计数字疲劳轰炸你的耳朵，证明现在的人有比较多食物、比较多衣服、比较好的房子、比较好的娱乐活动——跟五十年前的人相比，现在他们活得比较长，工作的时间比较短，身材更高大、身体更健康、更强壮、更快乐、更聪明、受的教育更多。举例来说，党宣称现在有百分之四十的成年普罗阶级识字；据说在革命之前，这个数字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一千人中只有一百六十人，然而在革命前

是三百人——然后统计数字就这么继续下去。这就像是一道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非常有可能，历史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连一个人会毫不质疑就接受的事情在内——实际上都是彻底的幻想。就他所知的一切来看，可能从来就没有像是Jus Primae Noctis（拉丁文：初夜权。）这样的法律、没有像资本家这样的生灵，或者没有像大礼帽这样的服饰配件。

一切都消失在雾里。过去遭到抹灭，遭到抹灭的东西被忘却，谎言变成了真理。他人生中就这么一次，他拥有了确确实实、错不了的篡改行动证据——而且是在篡改发生之后：这样才算数。他把那个证据握在手指之间长达三十秒。在一九七三年，一定是这个年份——无论如何，大约是在他跟凯萨琳分居的时候。但真正与事件相关的日期则是更早个七八年。

故事真正的开端是六十年代中期，原来的革命领袖全体一次被拔除的大整肃时期。到了一九七〇年他们一个都不剩了，只留下老大哥自己。其余所有人到那时都已经被揭发是叛徒跟反革命分子。勾斯坦已经逃走，藏匿在无人知晓的地方，至于其他人，有几个就这样失踪了，大多数人则是在大张旗鼓地公审中忏悔他们的罪行，然后被处决。在活到最后的几个人里面，有三个男人姓琼斯、亚伦森与卢瑟佛。这三个人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被捕的。就像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了一年或者更久，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然后又突然被带出来，以常见的方式陷自己入罪。他们坦承把情报交给敌人（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侵占公共基金、谋杀好几个可靠的党员、阴谋对抗老大哥早在革命发生前许久就已开始的领导，还进行导致成千上万人死去的破坏行动。在招认这些事情以后，他们受到宽恕，恢复党权，还得到实际上有名无实、听起来却很重要的职位。他们三个全都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低声下气的冗长文章，分析他们叛党的理由，并且承诺要补过。

在他们获释之后不久，温斯顿亲眼在栗树咖啡馆见到他们三个人。他记得自己透过眼角偷瞄他们时，那种惊恐而心醉神迷的感觉。他们是年纪比他大得多的男人，旧时代的遗迹，几乎是从党的英雄时代残存下来的最后几个伟人。在地下抗争时期还有内战时期的荣光，仍旧隐约地依附在他们身上。虽然那时事实与日期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但他有个感觉是，早在他认识老大哥的名号之前许多年，他就已经知道他们三人的名字了。但他们也是亡命之徒、敌人、碰不得的人物，彻底确定注定不幸在一两年内被消灭。一度落入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到最后还能逃脱。他们是等着被送回坟墓的尸体。没有人坐在离他们最近的任何一张桌子上。就算是被人看到你出现在这种人的附近，都是不明智的。在这家咖啡店的招牌饮品——有丁香味道的金酒送上来以前，他们默默地坐着。在那三个人之中，让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是卢瑟佛的外表。卢瑟佛曾经是著名的讽刺漫画家，在革命前与革命期间，他粗鲁直率的漫画曾经帮忙煽动大众的意见。就算是现在，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他的漫画也还会出现在《泰晤士报》上。那些漫画就只是他早期风格的模仿品，而且很奇怪地毫无生气又缺乏说服力。它们总是陈旧主题的重新改写——贫民窟廉价公寓大楼、饥饿的孩童、街头巷战、戴着大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路障上，那些资本家似乎还紧抓着他们的大礼帽——这是一连串没完没了、毫无希望的努力，想回到过去。他是个身形庞大的男人，有着鬃毛般的油腻灰发，脸颊下垂还有皱纹，还有黑人似的厚嘴唇。他必定曾经极为强壮；现在他巨大的身体下垂、满溢、鼓胀，朝着四面八方消散。他似乎就在别人眼前瓦解，就像是山的崩颓。

那时是寂寥的时刻，下午三点。温斯顿现在想不起来他怎么会在那种时间来到咖啡馆。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尖细的音乐从电传荧幕里流泻出来。三个男人坐在他们的角落里，几乎没有动作，从未开口说话。未经吩咐，侍者就拿来三杯新鲜的金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摆好了，却没有开局。然后，或许在总共半分钟的时

间里，电传荧幕上发生了某件事。他们在播送的曲子改变了，音乐的调性也跟着变了。他们放了那首歌——但那是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那是一种古怪、沙哑、刺耳、嘲讽的曲调，温斯顿暗自称之为黄色曲调。然后电传荧幕里传出一个歌声：

在开枝散叶的栗树荫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开枝散叶的栗树荫下。

那三个男人从没动弹一下。但温斯顿再度偷瞄卢瑟佛那张破败的脸庞时，看到他眼中充满了泪水。而他第一次注意到——同时内心深处打了个哆嗦，却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打哆嗦——亚伦森跟卢瑟佛两个人的鼻梁都被打断过。

不久以后，那三个人都再度被捕了。看来他们从获释的那一刻开始，就参与了种种新的阴谋。在他们的第二次审判里，他们再度坦白招认他们所有的老罪过，还有一连串的新罪行。他们被处决了，他们的命运被记录在党的历史上，杀鸡儆猴。此事发生大约五年以后，在一九七三年，温斯顿摊开一叠刚从真空管里落到他桌上的文件记录，那时他看到一张碎纸片，显然是不小心塞到那堆文件中间，就这么被遗忘了。他把纸张摊平的那一刻，就看出它的重要性了。那是从大约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版面——那一版的上半张，所以包含了日期——里面包括纽约某个党支部代表团的照片。在人群正中央的琼斯、亚伦森跟卢瑟佛很显眼。不可能认错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的名字就在底部的照片说明上。

重点是在两次审判中，三个人全都承认他们当天在欧亚国的土地上。他们从加拿大的一处秘密飞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某个会面地点，跟欧亚国参谋总部的成员商谈，对他们暴露重要的军事机密。温斯顿

牢记那个日期，是因为那刚好是仲夏节；不过整篇报道一定也在无数其他地方留下记录了。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那些自白都是谎话。

当然，这本身不算是个发现。就算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没想象过在整肃中被消灭的人真的犯下他们被控的那些罪行。不过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这是被废弃过往的一个碎片，就像出现在不正确地层里的骨头化石，摧毁了一个地理学理论。如果能够用某种方式向全世界公布，让这张照片的重要性变得众所周知，就足以把党轰成原子大小的碎片。

他那时直接动手工作。他一看到那是什么照片，还有它代表什么意义以后，他就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运的是，那张纸卷被他打开的时候，从电传荧幕的角度看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他的笔记本放在膝盖上，然后把椅子往后推，让自己尽可能远离电传荧幕，越远越好。保持面无表情并不困难，稍做努力，你甚至可以控制自己的呼吸；不过你不可能控制你的心跳，而电传荧幕相当灵敏，足以注意到这点。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让十分钟时间过去，在此同时饱受折磨，生怕某种意外——好比说一阵冷风突然吹过他的桌面——会暴露他的行为。然后，他没有再把那张纸打开，就把照片跟另外一些废纸一起丢进记忆洞里。或许再过一分钟，它就会碎裂成灰。那是十年——十一年前了。要是现在，他可能会留住那张照片。说来奇怪，曾经把那张纸握在手指之间，在他看来似乎造成某种差别，就算现在那张照片本身，还有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回忆而已。他纳闷地想，就因为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曾经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掌握就变得没那么强了吗?

但到了现在，假定能用某种方法让那张照片从死灰中复活，它可能甚至不会是个证据。在他发现那张纸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跟欧亚国交战了，而那三个死去的人肯定是对着东亚国的特务背叛他们的国家。从那以后，还有过其他的变更——两次，三次，他记不起来

到底有多少次了。很有可能那些自白一再被重写，到最后原有的事实跟日期不再有任何一点重要性了。过去不只是改变了，还持续在改变。最折磨他、让他觉得深陷梦魇的，是他一直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大规模的欺瞒行动。伪造过去的立即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终极的动机却讳莫如深。他再度提笔写道：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他疑惑着——就像过去，他已经疑惑过无数次——他自己是不是疯子。或许疯子只是一个少数派。有过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太阳转是一种疯狂的迹象；到了今天，相信过去无可改变也是。他可能是独自一人抱持着这个信念，而且如果只有他一个，那么他就是个疯子。不过身为一个疯子的念头，对他来说不算是很大的困扰；恐怖的是，他也有可能是错的。

他拿起儿童历史课本，看着封面上的老大哥肖像。那双催眠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这就好像某种巨大的力量朝着你压下来——这种东西穿透你头盖骨、敲打着你的大脑、把你吓得失去信念、几乎说服你拒绝相信自己的感官提出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必须相信这一点。他们迟早会提出这种主张，这是免不了的。他们那个地位的思考逻辑，要求他们这么做。不只是经验的正当性，还有外在现实本身的存在，都被他们的哲学默默地否定了。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而让人恐惧的，不在于他们会为了你另有想法而杀你，却在于他们可能是正确的。毕竟说到底，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怎么知道重力有用？怎么知道过去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过去跟外在世界两者都只存在于心中，如果心灵本身就是可以控制的，再来会怎么样？

但是不！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动坚定起来。奥布莱恩的脸，没有受到任何明确联想的召唤，就在他脑海中浮现了。他知道奥布莱恩站在他这边，比过去更确信。他是为了奥布莱恩在写这本日记——献给

奥布莱恩，这就像是一封永远不会有人读、没完没了的长信，却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因为这个事实而有了现在的样貌。

党要你拒绝你的眼睛与耳朵听闻的证据。这是他们本质上最重要的最终命令。他一想到安排好对付他的巨大力量，就心头一沉。任何一个党内知识分子都能轻松地在辩论里打倒他，那些细腻的论证他不可能了解，更别说是回答了。然而他是在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的，他是对的。显而易见、傻气却真实的事情，应该有人捍卫。自明的真理是真的，坚持这一点！实实在在的世界是存在的，其中的定律不会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乏支撑的物体会朝着地心往下掉。他觉得自己正在对奥布莱恩说话，而且正要提出一个重要的公理，他这么写道：

自由是能够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可以这样说，其他一切就会跟着导出。

第八章

从某条通道底部的某处，一阵烘焙咖啡的香味往外飘进街道里——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或许有两秒钟，他回到他遗忘了一半的童年世界。然后有一扇门砰然关上，那股味道似乎就像声音一样，突然被截断了。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公里，他的静脉曲张溃疡在抽痛。这是三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他没在社区中心消磨夜晚。这种举动很轻率，因为你可以确定，有人仔细计算过你在社区中心的出席次数。原则上一位党员没有闲暇时间，而且除非上床睡了，否则绝不独处。预设的状况是，他要是没在工作、进食或睡觉，就是在参与某种社群娱乐；做任何暗示有孤僻品味的事情，甚至是自己一个人去散步，总是有点危险。新语里有个词来形容这种状态：这称为“自活”，意思是个人主义跟怪僻。不过这个傍晚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柔和宜人的空气诱惑着他。天空是他那年看过最温暖的蓝色，突然之间，在中心里漫长嘈杂的夜晚——无聊累人的游戏、演讲、用金酒当润滑剂才能勉强维持的同志情谊——似乎让人无可忍受。在一时冲动之下，他从公交车站旁走开，漫游到伦敦的迷宫里，先往南，再往东，然后又往北，在陌生的街道上让自己迷路，几乎没费事去想他是往哪个方向去。

“如果还有希望，”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希望就在于普罗阶级。”这些话一再回到他心头，这是神秘真理的陈述，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荒唐语。他在不成形状的棕色贫民窟里，位于以前的圣潘卡斯车站东侧与北侧。他正沿着一条铺了鹅卵石的街道走，旁边是两层楼的小房子，破破烂烂的门口直接连到人行道上，不知怎么的，让人古怪地联想到老鼠洞。鹅卵石街道上到处都有脏水坑。在阴暗的门口内外，还

有两边有着岔路的狭窄巷道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嘴唇草率地涂着唇膏的青春少女，还有追着那些女孩跑的年轻人；身材臃肿、摇摇摆摆走过的女人，让你看到那些女孩在十年内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古怪的老家伙，踩着外八脚步慢慢走过；穿破衣打赤脚的孩子，在水洼里玩耍，在他们的妈妈怒吼过以后一哄而散。街上或许有四分之一的窗户打破了，用木板遮着。大多数人没去注意温斯顿，有几个人以一种带着戒心的好奇偷瞄他。有两个身形庞大的女人，在她们的围裙前面交叉着砖红色的前臂，正在一扇门外谈话。温斯顿走近她们的时候，捕捉到对话的只字片语。

“‘对，’我就跟她说啦，‘那样全都很好，’我这么说。‘可是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的做法也会跟我一样。’我说，‘批评很容易，可是你又没有我这种问题。’”

“喔，”另一个人说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

那刺耳的说话声猝然停下来。在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两个女人在充满敌意的沉默中打量着他。不过确切说来，那不是敌意；那只是一种警戒心，一种暂时的冻结，就好像有某种不熟悉的动物经过。在这样的街道上，党的蓝色工作服不可能是常见的景象。的确，在这种地方被人看见很不明智，除非你在那里有明确的正事要办。如果你凑巧碰到巡逻队员，他们可能会截住你。“同志，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常回家的路吗？”——然后就这样问个没完。这倒不是说有任何规定反对人走一条不寻常的路线回家；但只要听说这么回事，就足以让思想警察注意你了。

突然间整条街一阵骚动，警告的叫喊从四面八方传来，人像兔子一样冲进门里。有个年轻女人从温斯顿前面不远的一扇门里跳出来，抓住一个在水坑里玩耍的幼童，用她的围裙围住孩子，然后再跳回门里，全部动作一气呵成。在同一个时刻，有个男人穿着一件手风琴似的黑西装，从一条小巷里冒出来跑向温斯顿，激动地指着天空。

“蒸汽机来了！”他嚷嚷道。“小心啊，大爷！在头上响啦！快点趴下！”

“蒸汽机”是普罗阶级出于某种理由，替火箭炮起的诨名。温斯顿立刻面朝着地趴倒。普罗阶级给你这种警告的时候，几乎总是对的。他们似乎有某种直觉，会在飞弹来袭几秒前通知他们，虽然火箭行进的速度理应超过音速。

温斯顿用他的前臂抱住头。有一声似乎让人行道跟着隆起的轰鸣；轻盈的细小物体像一阵雨，轻轻落在他背上。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从最近一扇窗户上落下的玻璃碎片。

他继续走着。炸弹摧毁了街上两百米内的一批房子。一阵羽毛状的黑烟挂在天上，下方则有一片灰泥尘埃形成的云，在那里已经有一群人聚集在废墟旁边了。有一小堆灰泥躺在他前方的人行道上，而在那灰泥堆中间，他可以看到一条亮红色的线。在他走向那条线的时候，他看出那是一只齐腕切断的人手。除了血淋淋的残肢以外，那只手这样彻底地褪成白色，甚至像个石膏像。

他把那玩意儿踢进阴沟里，然后为了避开人群，他转进右边的一条小巷里。在三、四分钟内，他就脱离了炸弹影响的区域，街头肮脏拥挤的生活继续进行，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现在几乎二十时了，普罗阶级常去的饮酒店（他们称之为“酒吧”）挤满了顾客。从那些店铺一直开开关关的肮脏推门里，传出一股尿、木屑跟发酸啤酒的味道。在一间房子突出的正面所形成的角落里，三个男人彼此紧挨着站在一起，居中的那一个握着折起来的报纸，另外两个人越过他的肩膀在细读那份报纸。温斯顿还没靠近到可以分辨出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从他们身体上的每个线条里，看出他们聚精会神。他们在读的显然是某条重要的新闻。他距离他们还有几步的时候，这群人突然散开了，其中两个男人陷入剧烈的争执。有一阵子，他们看起来几乎就要大打出手。

“你他妈的不能好好听我说的话吗？我告诉你了，已经有十四个月没有一个以7结尾的数字赢过了！”

“有，7中过！”

“不对，才没有！我把超过两年的中奖数字都写在家里的一张纸上了。我定时写下来，跟时钟一样准。而且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以7结尾的数字……”

“对啦，一个7会赢的！我几乎可以告诉你那个他妈的数字是啥了。407，尾数是7.那是在二月份——二月的第二周。”

“去你奶奶的二月啦！我全都白纸黑字写下来了。而且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数字……”

“喔，别吵啦！”第三个男人说道。

他们是在讲彩票。温斯顿走过去三十米以后又回头看，他们还在争吵，表情激动热切。每个星期发出巨额奖金的彩票，是普罗阶级认真关注的公开活动之一。可能有几百万普罗阶级认为，彩票如果不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最主要的。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愚行，他们的止痛剂，他们的知性刺激。在跟彩票有关的方面，连只能勉强读写的人似乎都能够做精密的计算，还有好得不得了的记性。有一整票人就靠卖签注系统、中奖预报跟幸运符维持生计。温斯顿跟彩票经营毫无关系，这是由富庶部来经营，不过他意识到（说实话，党内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大奖多半都是想象出来的。只有少量奖金实际上给出去了，大奖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大洋国的不同地区之间缺乏任何真正的内部交流，所以这种事不难安排。

但如果还有希望，希望就在于普罗阶级。你必须死守那一点。在你诉诸语言的时候，这话听起来很合理。在你注视着人行道上跟你擦肩而过的人类时，这番话就变成表现信仰的举动了。他刚才转进去的街道往下坡延伸。他有种感觉，他以前就来过这个社区，而且就在不

远处有一条干道。从前面的某处传来一阵吵闹的吼叫声。这条街道来了个急转弯，接着以一道梯级收尾；这道阶梯往下通往一条低于地面的小巷，那里有几个摊贩在卖外观疲软不新鲜的蔬菜。在这一刻，温斯顿想起来他在哪里了。这条小巷通往大街，而在不到五分钟脚程的下一个转弯处，就是那家旧货铺，他在那里买下现在充当日记本的那本空白本子。而在相距不远的一家小文具店里，他买下他的笔杆跟那瓶墨水。

他在楼梯顶端暂停了一下。在小巷的另外一头有个昏暗的小酒吧，窗户上看起来像是结了霜，但实际上只是裹着一层灰尘。有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弯腰驼背却还很有活力，往前戳出的白色胡须就像虾子须一样，他推开推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这一幕的时候，他突然想到，那个老人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在现状与已消逝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他还有少数几位像他一样的人，是现存的最后联结。在党内，思想在革命前就成型的人并不多。比较老的世代大多数在五十与六十年代的大整肃里被消灭了，活下来的少数人早就吓得在知性上彻底投降了。如果还有任何人能活着跟你老实说这个世纪早期的状况，这人只可能是普罗阶级了。突然之间，温斯顿抄到日记里的儿童历史书段落又回到他脑海里，而一股疯狂的冲动抓住了他。他会走进那间酒吧，他会努力跟那老人攀交情，然后问他问题。他会对老人说："告诉我，你还小的时候过的是什么生活。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状况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差？"

为了避免让自己有时间害怕，他匆匆忙忙下了楼梯，越过狭窄的街道。当然，这样做是疯了。照惯例，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准你跟普罗阶级说话、在他们的酒吧里混，不过这种行为太不寻常，不可能不引人侧目。如果巡逻队员出现了，他可能得辩称他一时头晕目眩，但他们不太可能会相信。他推开了门，发酸啤酒糟得可怕的味道就朝他迎面扑来。一走进去，喧嚣人声就降到原来的一半音量。在他背后，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看他的蓝色工作服。房间另一头正在进行的飞镖

比赛，自动中断了或许长达三十秒。他尾随的那个老人站在吧台，跟酒保——一个结实、大块头、前臂巨大无比的鹰钩鼻年轻男子——起了某种争执。一小群其他的人站在周围，手上拿着酒杯，正在看热闹。

“我够客气地问你了，不是吗？”老人一边说，一边充满斗志地挺起肩膀，“你告诉我说这整间他妈的酒馆里，连个一品脱的酒杯都没有吗？”

“见鬼了，一品脱是什么意思啊？”酒保指尖撑着柜台，身体往前靠，这么说道。

“看看他！自称是酒保，却不知道什么叫作一品脱！哎呀，一品脱就是半夸脱，四夸脱就是一加仑。接下来我就得教你字母了！”

“从没听说过，”酒保言简意赅，“一公升跟半公升——我们就只提供这个。你面前的柜子里有这样的酒杯。”

“我喜欢一品脱，”老人坚持，“你可以轻轻松松就倒给我一品脱。我还年轻的时候，才没有这劳什子公升咧。”

“你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还住在树顶上咧，”那酒保说道，同时瞥了其他顾客一眼。

有一阵大笑响起，温斯顿进屋导致的不自在气氛似乎消失了。老人满是白色胡跟的脸涨成粉红色。他喃喃自语地转过身去，然后撞上了温斯顿。温斯顿轻轻扶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你一杯吗？”他说道。

“你是个绅士喔，”对方说道，同时再度挺起肩膀。老人似乎没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工作服。“品脱！”他口气凶恶地对酒保补上这一句：“一品脱淡啤。”

酒保把两杯半公升的暗棕色啤酒，倒进了刚才在柜台下的桶子里冲洗过的厚玻璃杯里。啤酒是你能在普罗阶级酒吧里喝到的唯一一种饮料。普罗阶级照理说不可以喝金酒，虽然实际上他们很容易就能弄到。飞镖比赛再度进行得如火如荼，吧台边的那群人开始讲起彩票的事。温斯顿的出现暂时被遗忘了。在窗子底下有一张牌桌，他跟老人可以在那里谈话，不用怕别人偷听。这样做危险得吓人，但无论如何，房间里没有电传荧幕，他一进来就尽快确定了这件事。

“他可以给我一品脱啊，”老人在一杯酒后面坐定，然后嘟哝着抱怨道，“半公升不够，这样不尽兴，一公升又太多了，会让我尿个不停，更别提那价钱了。”

“从你年轻的时候开始，你一定看过种种巨大的变化了，”温斯顿试探性地问道。

老人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靶转向酒吧，然后又从酒吧转向男厕所的门，就好像他期待改变是发生在酒吧里一样。

“啤酒比较好喝，”最后他说道，“而且比较便宜！我还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以前叫作淡啤——一品脱是四便士。当然，那是在战争之前。”

“那是哪一场战争？”温斯顿说。

“就是所有的战争，”老人含糊其辞。他拿起他的酒杯，肩膀又挺起来。“祝你健康！”在他细瘦的喉咙上，尖锐地突出喉结用惊人的速度上下动了一回，啤酒就消失了。温斯顿走向吧台，又带了两杯半公升的酒回来。老人似乎忘了他对喝完整整一公升的偏见。

“你年纪比我大得多，”温斯顿说，“你在我出生以前一定已经成年了。你能够记得旧时光，记得革命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样子。我这个年纪的人其实对那个时代一无所知；我们只能在书本上读到那个时代，而书里说的可能不是真的。我很想听你对于当时的看法。历史书籍说

革命前的生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有最恐怖的压迫、不公、贫穷，糟糕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里，大批的人民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他们有一半人脚上甚至没有靴子穿。他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在九岁辍学，一间房间里睡十个人。而在同时，有非常少数的人，只有几千个人——他们被称为资本家——有钱又有势。他们拥有一切能够拥有的东西。他们住在有三十个仆人的漂亮大房子里，他们坐在汽车跟四轮马车里到处跑，他们喝香槟，他们戴大礼帽……”

老人突然间高兴起来。

“大礼帽！”他说，“真是怪了，你竟然提到这个。昨天我才想过同样的东西呢，我不知道为啥。我只是在想，我好些年没看到一顶大礼帽了。它们啊，全都没了。我最后一次戴大礼帽是在我小姨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呃，我没办法告诉你日期，不过一定是在五十年前了。当然，你明白啦，只是为了那个场合才戴的。”

“关于大礼帽的事情并不是非常重要，”温斯顿很有耐性地说道，“重点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一些律师、教士等等靠他们维生的人——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你们——凡夫俗子，工人们——都是他们的奴隶。要是他们想，他们可以睡你们的女儿。他们可以下令，让人用叫作九尾鞭的东西鞭打你们。你们必须在他们经过身边的时候脱下帽子。每个资本家都有一帮奴才，他们会……”

老人再度开心起来。

“奴才！”他说道，“现在又是一个我好久好久没听到的字眼。奴才！那句常用语，确实让我回到过去了。我现在回想——喔，那是好久以前啦——我习惯偶尔在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小伙子演讲。救世军、天主教徒、犹太人、印度人——那里什么人都有。而且有个小

伙子——呃，我没办法告诉你他叫啥名，不过他真是个厉害的演讲家。他还只用了一半力气呢！‘奴才！’他说，‘布尔乔亚阶级的奴才！统治阶级的走狗！’寄生虫——这是另一个惯用语。还有土狼——他肯定叫他们土狼。当然那指的是劳工党，你懂吧。”

温斯顿觉得他们正在鸡同鸭讲。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你觉得你现在比过去更自由吗？你得到的待遇是否更像个人？在旧时代，那些富人，高高在上的那些人……”

“上议院，”老人怀念地说道。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样说，就说是上议院吧。我在问的是，是否就因为那些人有钱、你穷困，他们就能把你当成次等人看待？例如说，你是不是实际上要叫他们‘老爷’，还要再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脱下你的帽子？”

老人似乎陷入了沉思。他喝掉了他杯中啤酒的四分之一，然后才回答。

“对，”他说，“他们喜欢看你对他们脱帽致敬。这样似乎表示尊敬。我自己不认同，不过我经常这样做。你可以说，我必须这样做。”

“还有，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寻常——我只是引用我在历史书里读到的——那些人跟他们的仆人，把你们从人行道上推进沟渠里，这种事情很寻常吗？”

“他们之中有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人说，“我还可以回想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那是船赛之夜——以前他们会在船赛之夜吵闹得吓死人——而我在沙芙滋贝里大街撞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还真是个绅士模样——正式衬衫、大礼帽、黑色外套。他有些东倒西歪地穿过人行道，我意外地撞上他。他说：‘你怎么不看路呢？’我说：‘你以为你

买下这该死的人行道啦？’他说：‘你要是敢对我无礼，我会把你该死的头扭掉。’我说：‘你喝醉了。我在半分钟内就会给你点颜色瞧瞧，’我这样讲了。但如果你信我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手往我胸口一放，推了我一把，差点把我推到一辆公交车轮子底下了。唔，我那时候还年轻，而且我本来打算要给他一拳的，只是……”

一股无力感制住了温斯顿。老人的记忆不过是种种细节堆成的垃圾堆。你可以盘问他一整天，却得不到任何真正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党版的历史可能还是真的，甚至可能全部属实。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或许我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他说道，“我想说的是这个。你已经活了很久，你的人生前半段是在革命之前。比方说，在一九二五年，你已经成年了。就你记忆所及，你会说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更好，还是更糟？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宁愿活在当时还是现在？”

老人若有所思地看着飞镖靶。他喝干他的啤酒，速度比先前慢得多。他开口时带有一种充满忍耐的哲学精神，就好像啤酒让他成熟了。

“我知道你期待我说什么，”他说，“你期待我说我希望能够再年轻一次。如果你去问人，大多数人会说他们宁可当年轻人。你年轻的时候健康又有力气。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你永远觉得不对劲。我的脚让我不舒服，我的膀胱状况实在糟透了。一晚上我得起床六七次。另一方面来说，当个老人家有些很大的好处。你不会再有跟以前相同的烦恼了。不用再跟女人打交道，那是很棒的事情。要是你愿意信我的话，我几乎三十年没女人了，更棒的是，我不想要。”

温斯顿坐着往后靠向窗台。继续讲下去也没有用。他正打算再多买些啤酒的时候，老人突然间起身，用拖曳的步伐迅速走进房间侧边发臭的厕所里。多喝的半公升已经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温斯顿坐了一

两分钟，注视着他的空杯子，然后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的双脚再度带着他踏上街头。他暗自想着，至多再过二十年，那个简单的大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比现在好吗？”会彻底变得无法回答。但实质上来说，就算是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从旧世界里残存下来的少数生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时代。他们记得一百万件无用之事，跟工作伙伴的争吵、追寻不见的脚踏车打气筒、某位逝去已久的姐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个风大的早晨卷起的灰尘；不过所有要紧的事实，都不在他们的眼界之内。他们就像蚂蚁，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物体。而到了记忆失效、书写记录被篡改过的时候——在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党自称改善人类生活处境的声明就必须被接受，因为现在并不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再有任何标准可以测试这种说法。

在这一刻，他的思绪突然间停了下来。他停下脚步，抬起头来看。他站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这里有几间阴暗的小店，散布在一般住家之间。他头顶正上方挂着三个褪色的金属球，看起来似乎一度是镀金的。他依稀认得这个地方。当然了！他正站在他买下日记本的旧货店铺前面。

一阵恐惧贯穿了他全身。一开始买下那本日记本的行动就已经够鲁莽了，而他曾经发誓，绝对不再靠近那个地方了。然而他一容许自己胡思乱想片刻，他的双脚就靠自己的意志，带着他回到这里了。他启用那本日记，就是希望能控制自己，避开这种自杀冲动。同时他也注意到，虽然现在将近二十一时了，这家店却还开着。他觉得与其在人行道上晃荡，进到屋里还比较没那么可疑，所以他踏进店门口。要是有人问起，他可以很逼真地说他是想买刮胡刀片。

店主才刚点起一盏吊着的油灯，灯散发出一股不干净却很友善的味道。他年约六十岁，孱弱而且弯腰驼背，有个看来仁慈的长鼻子，还有被厚玻璃眼镜扭曲的温和眼睛。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他的眉

毛很茂密，而且还是黑色的。他的眼镜，他几乎吹毛求疵的轻柔动作，还有他穿着一件老旧黑天鹅绒外套的事实，都给他一种模糊的知性气质，就好像他是某种类型的文人雅士，或者有可能是个音乐家。他的声音很柔和，就好像要消失了，而且跟大多数的普罗阶级相比，他的口音没那么低俗。

“你在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来了，”他立刻说道，“你就是买下年轻小姐纪念品搜集本的那位绅士。那是很漂亮的纸张。奶油色底，以前是这样叫。像这样的纸张已经——喔，我敢说有五十年没人做了。”他从他的眼镜上方瞄着温斯顿。“我能特别为你做些什么吗？或者你只想要到处看看？”

“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其辞地说道，“我只是进来看看。我没有特别想要什么。”

“这样也好，”对方说道，“因为我不认为我能够满足你的期待。”他用掌心柔软的手比画出一个致歉的手势。“你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一个空荡荡的店铺，你可以这么说。这话我只对您说，这家古董店的生意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再也没有需求，也没有库存了。家具、瓷器、玻璃——全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而且当然了，金属物体大多数都被熔掉了。我好多年没看到一个黄铜烛台了。”

店铺极小的内部事实上挤到让人不舒服，但店里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有任何一丁点价值。地板面积非常有限，因为四面的墙壁都堆放了无数沾满尘埃的画框。在窗口有一碟又一碟的螺帽跟螺栓，磨旧的凿子，刀锋破损的小刀，颜色暗淡、甚至无法假装在运转的手表，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破铜烂铁。只有角落的一张小桌子有一堆琐碎小玩意儿——漆器鼻烟盒、玛瑙胸针跟类似的东西——看起来似乎可能包括某种有趣的东西。在温斯顿慢慢朝那张桌子走去的时候，他的目光被一个光滑的圆形物体给吸引了，那个东西在灯光下微微闪烁着，被他拿了起来。

这是个很沉重的玻璃块，一边是圆弧状，另一边是扁平的，几乎成了个半球体。那块玻璃的颜色跟质地两方面，都有一种奇特的轻柔感，就像雨水一样。在玻璃块中央被弧面放大了的，是一个奇怪的粉红色螺旋状物体，让人想起一朵玫瑰或者一只海葵。

“这是什么？”着迷的温斯顿问道。

“那个啊，是珊瑚，”老人说道，“这一定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以前会用某种方法把它嵌到玻璃里。那一个是在至少一百年前制造的。从外表来看，应该更老。”

“这东西很漂亮，”温斯顿说道。

“这东西很漂亮，”对方也赞赏地说道，“不过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这样说了。”他咳了咳。“现在呢，如果你刚好想要买下，这样会花掉你四块钱。我记得以前那种东西要花上八镑的时候，而八镑就等于——唔，我算不出来，不过那是很大一笔钱。可是现在谁还在乎真正的古董啊——甚至是剩下来的极少数？”

温斯顿立刻付了那四块钱，然后把那个让人垂涎的东西塞进他的口袋里。那个东西吸引他的地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似乎有种气质，属于一个跟现在大不相同的时代。这个轻柔如雨水般的玻璃，不像他见过的任何其他玻璃。这个东西加倍的迷人，因为它显然无用，虽然他可以猜想到它本来肯定曾被当成镇纸。它在他口袋里十分沉重，不过幸运的是，并没有鼓起很大一块。它是个古怪的东西，甚至是个不得体的东西，一个党员不适合拥有。

任何古老的东西——其实还有任何美丽的东西——都显得有些可疑。老人在收到四块钱以后，明显变得比较开心了。温斯顿感到他本来会接受三块钱、甚至是两块钱的出价。

“楼上有另一个房间，你可能想要看看，”他说道，“里面没有太多东西。只有几件物品。如果我们上楼去的话，我们要带盏灯。”

他点亮另一盏灯，弓着背慢慢带路爬上陡峭又陈旧的楼梯，然后沿着一条细小的走廊，走进一个房间，这里并没有面对街道，却能眺望一个鹅卵石庭院及一片如森林一般的烟囱帽顶。温斯顿注意到，这房间里的家具仍然摆设得像是打算让人住在里面。地板上有一条地毯，墙上有一两张画，还有一张坐垫很厚、不太干净的扶手椅，被拉到火炉旁边。有个上面有十二小时制钟面的老式玻璃面时钟，在壁炉架上滴滴答答地响着。在窗户底下有一张极大的床铺，几乎占据了房间四分之一面积，床垫还在上面。

“我们在这里住到我太太过世为止，”老人带着歉意说道，“我正在一点一点卖掉家具。这是张漂亮的桃花心木床，或者说，至少在你把床里的虫子赶走以后，就会是这样。不过我敢说，你会发现这张床有点笨重。”

他把灯拿高，好让灯光照亮整个房间，在温暖的黯淡光线下，这个地方看起来诱人得奇怪。温斯顿心中飞快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他敢冒险的话，一星期花个几块钱租下这个房间可能蛮容易的。这是个疯狂的、不可能的主意，想到的那一瞬间就可以放弃了；不过这个房间已经唤醒他的某种怀旧病，一种来自祖先的记忆。在他看来，他很清楚坐在像这样的房间里是什么感觉，在一张摆在明火火炉旁边的扶手椅上，你的脚架在围栏上，还有一个水壶放在火炉搁架上；彻底独处，彻底安全，没有人在注视着你，没有人声在纠缠你，除了水壶的鸣唱跟时钟友善的滴答响以外，没有别的声响。

“没有电传荧幕！”他忍不住低语道。

“喔，”老人说，“我从来没有那种东西。太贵了。而且不知怎么的，我似乎从不觉得需要那种东西。那边的角落还有个很好的折叠桌。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用那些摺板，你就得安装新的铰链。”

在另一个角落有个小书柜，温斯顿已经被吸引到那边去了。那书柜里没装什么，只有些废物。书籍的搜查与销毁，在普罗阶级住宅区执行得跟在别处一样严格。在大洋国的任何地方，都极不可能存在印刷日期早于一九六〇年的书。仍然拿着灯的老人，正站在一幅用黑檀木框裱起来的画像前面，那幅画挂在火炉的另一边，就在床的对面。

“现在，如果你刚好对老版画有兴趣……”他很谨慎地开口。

温斯顿走过去检视那张画。这是一张钢雕版画，画中是一个有方形窗户的卵型建筑，前面还有一个小塔楼。建筑物四周围绕着一圈栏杆，在后方有个看似雕像的东西。温斯顿盯着画看了好一会儿。这幅画似乎隐约有点眼熟，虽然他不记得有那个雕像。

“画框是固定在墙上的，”老人说道，“不过我敢说，我能替你把画框拆下来。”

“我认得那栋建筑物，”最后温斯顿说道，“现在那里是废墟了。那建筑物是在正义宫外面的街道中央。”

“没错。在法院外面。那栋房子在——喔，在许多年前被轰炸过。那里一度是一座教堂，丹麦圣克莱蒙教堂，那是它的名字。”他抱歉地笑笑，就好像意识到自己说了某件有点荒谬的事情，还补上一句，“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

“那是什么？”温斯顿说道。

“喔——‘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那是我孩提时代有的一首儿歌。这首歌接下去怎么唱我不记得了，但我确实知道结尾是什么，‘来了根蜡烛照着你上床，来了把斧头砍掉你的头。’这是某种舞蹈。他们会伸出他们的手臂，让你从下面经过，然后在他们唱到‘来了把斧头砍掉你的头’的时候，他们会放下手臂抓你。这只是教堂的名字而已。所有伦敦教堂都在这首儿歌里——我是说，所有主要的教堂。”

温斯顿隐约对教堂属于哪个世纪感到纳闷。一座伦敦建筑的年纪总是很难确定。任何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如果在外观上新到可以说得过去，就会自动被说成是在革命后建立的，而任何显然建立年代较早的建筑物，则被归为某个称为中世纪的含糊时期。资本主义的世纪，被认为不曾产出过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你不可能从建筑物来学历史，就好像你也不可能从书本上学历史。雕像、碑文、纪念石碑、街道的名称——任何可能揭露过往历史的东西，都有系统地被改变了。

“我从来不知道那里本来是一座教堂，”他说道。

“说真的，有很多教堂留下来了，”老人说道，“虽然被挪作他用了。现在呢，那首儿歌到底是怎么样唱的？喔！我知道了！

‘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你欠我三法辛[1]，圣马丁的钟声说……’

就这样，现在我能记得的就这样了。一法辛是一种小小的铜币，看起来有点像是一分钱。”

“圣马丁教堂在哪？”温斯顿说道。

“圣马丁？那座教堂还在。在胜利广场，就在画廊旁边。那栋建筑物有近乎三角形的前廊，前面有柱子，还有一大段楼梯。”

温斯顿对那个地方很熟。那是一个博物馆，用来展示各种政令宣传——火箭炮还有海上堡垒的等比例模型、描绘敌人暴行的蜡像之类的东西。

“那里本来叫作圣马丁田野教堂，”老人补充说明：“虽然我不记得那些区域哪里有田野了。”

温斯顿没有买那张画。那张画比玻璃镇纸更不适合拥有，而且几乎不可能带回家，除非从画框里拿下来。不过他又多逗留几分钟跟老人聊天，他发现老人的名字不是威克斯——从店门口的题字，一个人

很可能会这样猜想——而是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是一位六十三岁的鳏夫，在这家店里住了三十年。在这整段时间里，他一直打算改掉窗口的招牌名称，却从来没有到真正动手的地步。他们谈话的时候，那首只记得一半的儿歌一直在温斯顿脑中打转。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你欠我三法辛，圣马丁的钟声说！这很古怪，不过在你暗自念着的时候，你会有真正听到钟声的幻觉——在一个已经失落的伦敦，这些钟仍然存在于某个地方，遭人掩盖遗忘。他仿佛听到钟声，从一个又一个鬼影般的尖塔嘹亮地传出。然而就他记忆所及，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没有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

他离开了查林顿先生，自己一个人下楼去，这样老人才不会看到他踏出门口以前还在侦查街道动静。他已经下定决心，在一段适当的时间间隔之后——就说是一个月好了——他就会冒险再度造访这家店铺。这样可能不会比躲掉社区中心一晚上来得危险。真正严重的愚行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在买下日记、不知道店主能不能信任以后，还回到这里。可是……

对，他再度这么想，他会回来。他会买更多漂亮的破烂玩意儿。他会买下那幅丹麦圣克莱蒙教堂的版画，从画框里拿出来，然后藏在他的工作服外套底下带回家。他会把那首诗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里拖出来。就连租下楼上房间的疯狂计划，都再一次短暂地闪过他的脑海。大概五秒钟飘飘然的感觉让他变得疏忽了，他踏上人行道的时候，连透过窗户先瞥一眼都没有。他甚至开始随口哼出一首小调：

> 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
>
> 你欠我三法辛，圣马丁的钟声……

突然间他的心脏似乎突然结冰了，他的五脏六腑都化成了水。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身影沿着人行道走过来，就在不到十米外。是那个小说处的女孩，深色头发的女孩。光线不足，不过要认出她并不

难。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然后继续快步前进，就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

有几秒钟，温斯顿瘫痪到动弹不得。然后他转向右边，步履沉重地走开，一时之间没注意到他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走。无论如何，有个问题确定了。再无疑问，那女孩是在监视他。她一定是跟着他到这里来的，因为她要是纯凭概率在同一个夜晚走到同一条偏僻街道上，跟党员住的任何住宅区都离了好几公里远，这让人难以置信。这样的巧合太夸张了。不管她真的是思想警察的眼线，或者只是以爱管闲事为动力的业余密探，几乎都不重要。她在监视他就够了。她有可能也看到他走进酒吧里。

走路很费劲。他每走一步，他口袋里的玻璃块就猛敲一下他的大腿，而他太犹豫不决，无法把镇纸拿出来扔掉。最糟的事情是他肚子里的疼痛感。有几分钟，他觉得他不快点找到一间厕所，他会死掉。但在这样的区域里不会有公共厕所。然后那阵痉挛过去了，留下一种钝痛。

这条街是无路死巷。温斯顿停下脚步，站了几秒钟，隐约纳闷着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就转过身去，开始走回头路。转弯时，他突然想到，那女孩三分钟前才经过他身边，跑着或许还可以追上她。他可以跟踪她，直到他们走到某个僻静处，就用卵石砸碎她的头骨。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重到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但他立刻就放弃那个想法，任何体力劳动的想法都让他受不了。他不能跑，也不能出手一击。除此之外，她年轻又精力充沛，会捍卫自己。他也想过要匆匆赶到社区中心去，然后待到那个地方打烊为止，这样才能替这一晚建立部分的不在场证明。但那样做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致命的疲乏感攫住了他。他想做的就只有快点回家，然后坐下来静一静。

他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二时。灯光的总开关会在二十三时三十分熄灭。他进了厨房，然后几乎灌下一整茶杯的胜利金酒。然

后他到壁龛里的桌子那边，拿出抽屉里的日记。但他没有立刻打开日记本。从电传荧幕里传出一个刺耳的女声，正在鬼哭神嚎一首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盯着日记本的大理石纹封面，试着要把那个声音隔离在他的意识之外，却没有成功。

他们在晚上来抓你，永远都在晚上。适当的做法是在他们抓到你以前先自杀。毫无疑问，有些人这么做了。许多消失的人其实是自杀而死。不过在这个完全弄不到武器或任何迅速致死的毒药的世界里，自杀需要走投无路的勇气。他带着某种震惊之情，想着痛楚跟恐惧在生物学上多么无用，还有人体多么不可信赖，总是准确地在需要特别努力的时候，僵硬到难以动作。只要动作够快，他本来可以封住那黑发女孩的嘴；但正因为这极端危险的处境，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他这时想到，在危急时刻，你永远不是在对抗外在的敌人，却总是在对抗自己的身体。就连现在，尽管喝了金酒，他腹中的钝痛还是让他不可能连贯地思考。而且他察觉到，在所有看似英雄式或悲剧性的处境里，都是一样的。在战场上，在拷问房里，在下沉的船上，你在对抗什么的议题总是被遗忘，因为身体会膨胀到塞满整个宇宙为止，而就算你没有吓得瘫痪或者痛得尖叫，生命也是时时刻刻的挣扎，对抗饥饿、寒冷或缺乏睡眠，对抗发酸的胃或者疼痛的牙。

他打开日记本。写点东西是很重要的。电传荧幕上的女人开始唱起一首新歌。她的声音似乎像尖利的碎玻璃片一样，插进他脑袋里了。他试着去想奥布莱恩——这本日记是为他写的，或者说是写给他的——但他反而开始想思想警察带走他以后，他会怎么样。如果他们立刻杀了你，就无关紧要了。被杀是意料中事。但在死亡之前（没有人讲起这种事，然而每个人都知道），还有自白的例行公事要经历：匍匐在地、尖叫求饶，骨头碎掉的声音，被打掉的牙齿跟头发上的血块。既然结果总是一样的，你为什么非得忍受这个？为什么不可能把你人生中的几天或几星期切割掉？没有人逃得过侦查，也没有人不自

白的。一旦你屈服于思想罪的罪名，你肯定会在某一天死掉。所以为什么改变不了任何事的恐怖感，必须要潜藏在未来的时间里？

他试着回忆起奥布莱恩的形象，跟先前相比稍微成功一点点。“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逢，”奥布莱恩曾经对他这么说。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或者自以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你永远不会看到，但靠着预知，你可以透过神秘的方式分享那个未来。但来自电传荧幕的声音在他耳畔唠唠叨叨，他没办法进一步延伸这个思绪。他把一根烟放进嘴里。一半的烟草——一种很难再度吐掉的苦味尘土——迅速地掉到他舌头上。老大哥的脸从他心里冒出来，取代了奥布莱恩的脸。就像他在几天前所做的一样，他把一枚钱币拿出口袋，注视着它。那张脸面对着他，沉重、冷静，有种保护人的气质；但藏在黑色胡须后面的是哪种笑容？就像一记沉重如铅的丧钟响声，这些话语回到他身上：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注释】

[1] 法辛（farthing）是一八六〇至一九五六年英国流通的硬币，币值是四分之一便士。

第二部

第一章

现在早晨过了一半，温斯顿离开了办公隔间要去厕所。

一个孤独的人影，从那条灯光明亮的漫长走廊另一头朝他走来。是那个深色头发的女孩。自从他在旧货铺外面撞见她以后，已经过了四天。在她靠近些的时候，他看到她的右臂打石膏挂在吊带里，在远处看不出来，因为跟她的工作服是一样的颜色。可能在“起草”小说情节的其中一个大万花筒转动时，压伤了她的手。在小说局，这种意外是家常便饭。

他们或许还相隔四米的时候，那女孩绊了一下，然后几乎是整个人趴倒在地上。她发出一声痛楚的尖叫。她一定是直接倒在她受伤的手臂上了。温斯顿猛然停下脚步。那女孩爬起来跪着了。她的脸变成一种泛白的黄色，她的嘴唇被衬托得比过去更红艳。她的眼睛直盯着他，脸上有种看来恐惧大于疼痛的哀求表情。

温斯顿心中有种古怪的情绪动摇。在他面前的，是个企图杀死他的敌人；在他面前的，也是个人类，承受着痛楚，或许还断了一根骨头。出于本能，他已经开始走上前帮助她了。先前他看见她倒在包扎起来的手臂上时，他觉得那种痛好像就在他自己体内。

“你受伤了？”他说。

“没什么。是我的手臂。一下子就会好了。”

她讲话时，心跳好像很不规则。她绝对是变得非常苍白。

“你没摔断什么吧？”

“没有，我很好。痛了一阵，就只是这样。”

她对他伸出没有包扎的那只手，他扶着她起身。她恢复了一点血色，看起来大为好转。

“没什么，”她简短地重复。“我只是稍微摔到我的手腕。多谢了，同志！”

话说完她就继续朝着她本来要去的方向走，轻快得好像这真的没什么。整个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可能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情感出现在脸上，是一种已经达到本能程度的习惯，而且不管怎么说，事发时他们都笔直站在一个电传荧幕前面。虽然如此，不透露半点短暂的惊讶之情非常困难，因为在他帮助她起身的两三秒内，那女孩把某样东西塞进他手里了。毫无疑问，她是刻意这么做的。那是个小小扁扁的东西。在他走过厕所门口的时候，他把那个东西放到他口袋里，然后用他的指尖去摸弄它。那是一张被折成方形的纸条。

他站在小便斗前面的时候，他又用手指多拨弄了一下，设法把纸条摊开了。显然上面一定写了某种讯息。有一会儿，他很想带着那张纸到某个抽水马桶隔间里，马上就读。但他很清楚，那样做愚蠢至极。没别的地方比那里更确定会被电传荧幕持续监视。

他回到他的办公隔间去，坐了下来，把那张纸条随手丢到桌上的其他纸张之间，戴上眼镜，然后把说写器用力拉向他。“五分钟，”他告诉自己，“至少等五分钟！”他的心脏在胸膛里猛撞，大声得吓人。幸运的是，他正在处理的那项工作只是例行公事，一长串数字的更正，不需要仔细关照。

不管纸条上写了什么，一定有某种政治意涵。到目前为止，他可以看出有两种可能性。比较有可能的第一个，就像他所害怕的一样，这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眼线。他不知道为什么思想警察竟然选择用这种方式传递讯息，但他们或许自有理由。写在纸上的东西可能是一句威胁，一次传唤，一道自裁命令，某种性质的陷阱。不过还有一种更疯狂的可能性出现了，虽然他徒劳无功地试图压制这个念头。这个可能性是，这个讯息压根不是来自思想警察，而是来自某种地下组织。或许兄弟会到底还是存在的！或许那女孩是其中一员！毫无疑问，这个主意很荒谬，不过就在他手心感觉到那张纸条以后，这个念头就窜入他脑海了。几分钟以后，他才想到另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而就算现在，虽然他的思维能力告诉他，那道讯息可能意味着死亡——他还是不相信，不合理的希望也还持续着，他心跳如雷，在他对着说写器读数字的时候，很难克制自己的声音不要发颤。

他卷起完成的那份工作纸卷，送进真空管里。已经过了八分钟。他重新调整眼镜在鼻梁上的位置，叹了口气，然后把另外一批工作拉向他身边，那张纸片就摆在最上面。他把纸张摊平。在那张纸上，用大而不成形状的字迹写道：

我爱你。

有几秒钟他太过震惊，甚至没把那张陷他入罪的玩意儿丢进记忆洞里。在他把那张纸丢掉的时候，虽然他很清楚表现出太多兴趣有多危险，他还是忍不住再读了一次，就只是想确定那些字真的在那里。

早上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很难工作。比起必须专注于一连串琐碎工作，更糟糕的是他得要在电传荧幕前隐藏他的激动。他感觉好像肚子里有把火在烧。在又热又挤、充满噪音的员工餐厅里吃午餐是一种折磨。在午餐时间他本来希望能独处一下子，可是就这么倒霉，蠢蛋帕森斯在他旁边重重坐下，他的强烈汗臭味几乎压倒了带着金属味道的炖菜味，而他滔滔不绝地直讲着仇恨周的前置准备。他对一个老大哥

的纸浆模型头像特别热心，头像宽达两米，是他女儿的少年间谍团为了这个场合特别做的。让人烦恼的事情是，在喧嚣人声之中，温斯顿几乎听不到帕森斯在说什么，一直得要求他重复某些傻话。他只有一次瞥见那女孩一眼，跟另外两个女孩在房间另一头的一张桌子上。她看起来并没有看见他，而他没有再往那个方向望。

下午更让人难以忍受。在午餐之后立刻就送来一件精细困难的工作，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而且必须放下所有别的事情。这件工作要篡改两年前的一连串生产报告，目标是要破坏党高层某位重要成员的名声，他现在乌云罩顶了。这种事情是温斯顿很擅长的，而他成功地把那女孩彻底逐出脑海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直到他能独处以前，他不可能把这个新发展想清楚。今晚是他要在社区中心度过的夜晚之一。他在员工餐厅里囫囵吞掉另一份没味道的正餐，匆匆离开赶到中心去，参与了严肃的愚蠢活动——一个“讨论小组”，玩了两局桌球，灌下几杯金酒，然后坐了半小时，听完一个叫作《英社与西洋棋之关系》的演讲。无聊厌烦让他的灵魂痛苦地扭动着，但难得有这么一次，他没有逃避社区中心之夜的冲动。一看到“我爱你”那三个字，保命的欲望就在他心中涌现，冒些小风险突然间显得很蠢。直到二十三时，他回到家里，也躺到床上了——在黑暗之中，只要你保持沉默，即使面对电传荧幕你也安全无虞——他才能够持续地思考。

这是他必须解决的物理问题：要怎么跟那女孩取得联络，安排会面。他不再考虑她或许设了某种陷阱给他跳的可能性了。他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她把纸条交给他的时候，有那种错不了的激动不安。显然她被吓得六神无主了，她理应如此。他心里也从没闪过要拒绝她示好的念头。在五个晚上以前，他还考虑要用卵石砸烂她的头骨，不过那不重要了。他想到她赤裸、年轻的身体，就像他在自己梦里看到的那样。他曾经想象过，她就像其余所有人一样傻，她脑袋里塞满了谎言与憎恨，一肚子寒冰。一想到他可能失去她，一种狂热就攫住了他——那个雪白年轻的肉体可能会从他手中溜走！比起所有别的事

情，他最怕的就是如果他不快点联络上她，她会就这样改变心意。但见面的实质困难巨大无比。这就像是已经被将军了，还想要挪动棋步。不管你转向哪个方向，电传荧幕都面对着你。实际上，在读完那张纸条的五分钟内，他就已经想到跟她沟通的所有可能方式；但现在他有时间想了，他一一过滤那些方法，就好像把一排工具摆在桌子上一样。

显然今天早上发生的这种偶遇不可能再重复。如果她在记录局工作，事情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但对于小说局在建筑物里的哪个位置，他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他没有借口去那里。如果他知道她住在哪里，还有她什么时间下班，他还可以设法在她回家路上跟她会合；但试着跟踪她回家并不安全，因为这就表示得在真理部外面闲晃，这样一定会被注意到。至于透过邮政系统寄信，这绝对不成。根据一个甚至不是秘密的例行程序，所有信件都会在传递过程中被拆开来。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写信。对于偶然必须送出的讯息，有印好的明信片，上面有长长的语句清单，你就划掉那些不合用的句子。无论如何，他不知道那女孩的名字，更不用说是她的住址了。到最后他决定，最安全的地方是员工餐厅。如果他可以碰上她一个人坐在桌前，位置在房间中央，不会太靠近电传荧幕，周围还有足够的嘈杂谈话声——如果这些状况能延续一下子，好比说三十秒吧，那么就有可能交换几句话。

在这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生活就像个让人不得安宁的梦境。第二天到他离开员工餐厅以前，她都没有出现，那时候哨音都已经响了。想来她已经换成值比较晚的班了。他们彼此擦身而过，不曾互看一眼。接下来的那天，她在平常的时间出现在员工餐厅里，却还有另外三个女孩，而且就直接坐在一台电传荧幕下面。然后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三天，她根本没有现身。他的整个心灵跟身体，似乎都苦于一种难以忍受的敏感性，他觉得自己是透明的，每一个动作、每一道声响、每一次接触、他必须说或者必须听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一种难当的苦

楚。就算在睡梦中，他也无法彻底逃离她的影子。在那些日子里，他没碰他的日记。如果有任何宣泄之道，就在于他的工作，有时他可以工作到忘我——一次十分钟。对于她发生了什么事，他完全没有任何线索。他无从询问。她可能被蒸发了，她可能自杀了，她可能被调到大洋国的另一端去了；最糟糕也最有可能的是，她可能就只是改变心意了，决定避着他。

次日早上她重新出现。吊带从她手臂上拿下来了，她手腕上缠着一条弹性绷带。看到她让他太放心了，忍不住直盯着她看了好几秒。第二天，他差点就成功地跟她搭上话了。在他走进员工餐厅的时候，她正坐在一张离墙边很远的桌子旁边，而且的确是一个人。时间还早，这里还不算太满。队伍慢慢往前进，到最后温斯顿几乎到餐台边了，接着停滞了两分钟，因为前面有某个人在抱怨他没拿到他的糖精片。不过在温斯顿装好他那盘食物，开始朝她那里移动的时候，那女孩还是一个人。他谨慎地走向她，他的眼睛在找寻她背后某张桌子旁的空位。她或许离他有三米远。再两秒钟就够了。然后他背后有个声音喊道："史密斯！"他假装没听见。"史密斯！"那声音又喊了一遍，这次更大声。没有用的。他转过身去。那是个一脸傻样的金发年轻人，名字叫作威尔舍，温斯顿几乎不认识，而他带着微笑邀温斯顿坐到他那桌的空位去。拒绝并不安全。在被认出来以后，他不可能去跟一个没有同伴的女孩坐在一起。那样太引人注目。他带着友善的微笑坐了下来。金发蠢脸男也笑盈盈地迎向他。温斯顿在幻觉中看见自己拿着一根尖嘴锄直接劈向那张脸中央。那女孩的桌子在几分钟后就坐满了。不过她一定看见他朝她走去了，或许她会收到暗示。第二天他小心翼翼地提早到了。她果然坐在大致在相同位置的桌子旁，又是自己一个人。排在他正前方的那个人是个动作急促有如甲虫的小男人，有张扁平的脸跟多疑的小眼睛。在温斯顿带着他的餐盘从餐台前转身离开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小男人直接走向那女孩的桌子。他心中的希望再度一沉。在更远处的桌子旁有个空位，不过那小男人的外表暗示，

他在意自己的舒适程度，所以会选择最空的桌子。心中一阵冰冷的温斯顿跟上了。除非他能跟那女孩独处，否则根本没有用。在这一刻，有一阵大得惊人的坠落声响。那小男人整个人趴在地上，他的餐盘飞了出去，汤跟咖啡如两道溪流流过地板。他站起身来，恶毒地瞪了温斯顿一眼，显然他怀疑是温斯顿绊倒了他。不过这没关系。五秒以后，心跳有如雷鸣的温斯顿坐到那女孩的桌子前。

他没有看她。他从餐盘里拿出食物，立刻开始吃。最最重要的就是在其他人出现前立刻说话，但现在一股可怕的恐惧占据了他。从她第一次接近他以后，已经过了一星期。她已经改变心意了，她一定已经改变心意了！这件秘密恋情不可能有成功的结果；真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这种事。如果这一刻他没有看见耳朵长毛的诗人安珀佛斯，拿着餐盘脚步虚软地在房间里乱转，想找位子坐下，他可能就会完全退缩，不敢开口。安珀佛斯基于某种含糊不清的理由喜爱着温斯顿，如果看到他，一定会在他那桌坐下。或许还有一分钟可以行动。温斯顿跟那女孩都以稳定的速度吃着饭。他们在吃的东西是一种质地稀薄的扁豆炖菜，其实根本是扁豆汤了。温斯顿喃喃低语着开口了。他们两个都没有抬头看；他们稳定地把那水水的玩意儿一匙匙舀进嘴里，在每一汤匙之间，用低沉而缺乏表情的声音交换必要的几句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时三十分。”

“我们能在哪碰面？”

“胜利广场，靠近纪念碑。”

“那里都是电传荧幕。”

“如果有群众就没关系。”

“有暗号吗？”

“不用。别走向我，等到你看见我夹在一大群人中间再说。还有不要看我。就保持在靠近我的某个地方。”

“什么时间？”

“十九时。”

“好。”

安珀佛斯没看到温斯顿，在另一桌坐下了。他们没再说话，而且就两个在同一张桌子两端的人来说，他们尽可能不看彼此。女孩迅速吃完她的午餐走了出去，温斯顿则留下来抽了根烟。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之前就到了胜利广场。他沿着有凹槽的巨大柱子基部漫无目的地打转，在柱子顶端是老大哥的雕像，凝视着南方的天空；在一号机场区战役中，他在此击溃了欧亚国的飞机（在几年前的话，就是东亚国的飞机）。在雕像前面的街道上，有个男人骑在马背上的雕像，那个人应该是克伦威尔。十九时过五分，女孩还没有出现。可怕的恐惧感再度抓住温斯顿。她不会来了，她改变心意了！他慢慢走向广场北侧，从认出圣马丁教堂里得到某种微弱的乐趣，那里的钟声——在还有钟的时候——曾经唱着“你欠我三法辛”。然后他看到女孩站在纪念碑基座旁，正在读或假装在读一张沿着柱子呈螺旋状往上贴的海报。直到有更多人聚集以前，靠近她并不安全。纪念碑周围都是电传荧幕。但在这一刻，有一阵吵闹的喊叫声，还有重装车辆嗡嗡逼近的声响，从左方的某处传来。

突然间每个人似乎都跑着穿过了广场。女孩敏捷地绕过纪念碑底部的那些狮子，加入了这一阵人潮。

温斯顿也跟上了。在他奔跑的时候，他从某些叫嚷出来的话语里得知，有一群被护送过来的欧亚国战犯经过了这里。

已经有一大群密密麻麻的人堵住广场南侧了。平常温斯顿是倾向于往任何一种混乱外围移动的人，他现在推挤、冲撞、钻出一条路，朝着人群的核心而去。很快他跟那女孩就只有一只手臂的距离，但路被一个体型庞大的普罗阶级和一个几乎同样大块头的女人挡住了，想来那是他太太，他们似乎以肉身构成了铜墙铁壁。温斯顿让自己往旁边钻，用蛮力冲撞想要把肩膀插到他们中间去。有一会儿，感觉就好像他的内脏都要被两个肌肉结实的屁股磨成泥了，后来他突破了人墙，还出了点汗。他就在女孩旁边。他们肩并着肩，两个人都定定地瞪着前方。

一长串卡车缓缓地沿着街道往前开，车上的每个角落都有脸色木然的卫兵拿着轻机枪笔直站立。在卡车里，穿着破旧绿色制服的矮小黄种人蹲坐着，紧密地挤在一起。他们悲伤的蒙古人种脸孔从卡车的侧边往外凝视着，完全不觉得好奇。在偶尔有辆卡车震了一下的时候，就有一阵金属的铿锵响声；所有战犯都戴着脚镣。一车又一车哀伤的面孔经过了。温斯顿知道他们在那里，但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看到他们。女孩的肩膀，还有从她手臂到手肘的部分，都贴在他手臂上。她的脸颊几乎近到让他可以感觉到那股暖意。她立刻主导了情势，就像她在员工餐厅里所做的一样。她开始用像先前一样缺乏表情的声音说话，嘴唇几乎没有动，只是一种喃喃自语，很容易就被喧嚣人声与卡车隆隆驶过的声响淹没。

“你听得见我吗？”

“听得见。”

“你可以在星期天下午出门吗？”

“可以。”

“那听好了。你必须记住这个。去帕丁顿车站……”

用一种令他震撼的军事化精确语气，她扼要地描述他要遵循的路线。搭半小时火车；在车站外左转；沿路走两公里；一道少了最顶端横杆的门；穿越田野的一条小路；一个长草的小巷；灌木丛中间的一条山径；一颗上面长了苔藓的枯木。这就好像她脑袋里有一张地图

“你可以记得全部吗？”最后她喃喃说道。

“可以。”

“你往左转，然后往右，接着再往左。然后是顶端没有横梁的门。”

“对。什么时间？”

“大概十五时。你可能必须等一等。我会从另一条路到那里。你确定你什么都记得吗？”

“确定。”

“那你尽可能快点离开我。”

她用不着告诉他这一点。但就现在来说，他们不可能脱离人群。卡车仍旧鱼贯经过，人群还是贪看个没完。起初有些嘘声，但只有人群中的党员才这样做，而且很快就停止了。主要的情绪是单纯的好奇。无论是来自欧亚国还是东亚国，外国人都是一种珍禽异兽。除了以战犯的装束出现以外，没有人真正见过外国人，而就算是战犯，你也永远只会短暂地瞥见他们一眼。除了被当成战争罪犯处绞刑的少数以外，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其他人就这样消失无踪，据推测是被送进强迫劳改营了。蒙古人种的圆脸变成了比较像欧洲人的类型，肮脏、留着胡须、精疲力竭。那些眼睛从胡须茂盛的颧骨上望进温斯顿眼底，有时候情感强烈得奇怪，然后又再度一闪而逝。押送队伍慢慢接近尾声。在最后一辆卡车上，他可以看到一个年迈的男人，他的脸是一团斑白的毛发，他直挺挺地站着，手腕在他身体前方

交叉，就好像他习惯那双手被绑在一起似的。温斯顿跟那女孩差不多要分开了。但在那最后一刻，人群仍旧围着他们的时候，她伸手摸到他的手，然后迅速地握了一下。

那不可能超过十秒钟，然而他们双手扣在一起的时间似乎很长。他有时间了解她那只手的每个细节。他探索着那修长的手指，形状漂亮的指甲，工作到变硬的手掌与上面的一排老茧，还有手腕底下光滑的肌肤。光是感觉到那只手，他就知道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在同样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他不知道那女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可能是棕色的，不过深色头发的人有时候会有蓝色的眼睛。转头注视她会是难以想象的愚蠢行为。扣在一起的双手，在挤压的身体之间隐而不见，他们一直凝视着前方，而那老战犯的眼睛取代了女孩的眼睛，从鸟巢般的乱发之间忧伤地注视着温斯顿。

第二章

温斯顿找到路，穿过斑驳的光影，沿着巷子往前走，每到枝桠分开之处就踏进一池金光里。在那些树下，蓝色风铃草把他左边的地面遮得雾蒙蒙的。空气似乎在亲吻一个人的肌肤。这天是五月二日。从树林核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传来斑鸠低沉的叫声。

他来得有点早。这一趟路完全没碰到困难，而那个女孩显然非常有经验，所以他没有像一般状况下那样害怕。想来可以信赖她会找到一个安全场所。一般来说，你不能假定身在乡间就会比在伦敦安全。当然，这里没有电传荧幕，不过总是有隐藏式麦克风的危险，你的声音可能会被那些麦克风捕捉到并辨认出来；除此之外，自己一个人旅行却不引起注意，并不容易。如果距离在一百公里以内，你的护照上就不需要旅行许可，但有时候会有巡逻队员在铁路车站附近晃荡，他们会检查视线范围内任何一位党员的证件，并且问些尴尬的问题。然而没有巡逻队员出现，而且在离开车站的路上，他小心地回头瞥了几眼，确定没有人跟踪他。火车上挤满了普罗阶级，因为夏季的天气充满度假的心情。他搭乘的木制座椅车厢，被一个庞大至极的家族挤到简直溢出来，上至没牙的老奶奶，下至一个月大的小婴儿，一起出门去跟住乡下的“亲家”消磨一下午，而且就像他们大大咧咧向温斯顿解释的一样，他们要去弄点黑市奶油。

巷子变宽了，在一分钟内他就到了她先前跟他说过的小路，这条突入灌木丛中间的小路只是给牛走的。他没有表，但现在一定还不到十五时。脚下的蓝色风铃草长得这么茂密，不踩在上面是不可能的。他跪下来，开始摘些花，有一部分是为了打发时间，但也是因为他有个模糊的想法：他希望在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能送那女孩一把花。他

已经收集了一大把花，正在嗅闻着它们微弱无力的气味时，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让他僵住了，错不了，是一只脚踩在树枝上的喀啦声响。他继续摘蓝色风铃草。这是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那女孩，或者他终究还是被跟踪了。环顾四周就是显得有罪。他摘了一朵又一朵。一只手轻轻落在他肩膀上。

他抬头一看，是那个女孩。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必须保持沉默，然后就拨开灌木丛，迅速地带路，沿着一条狭窄小径走进林子里。显然她以前走过那条路，因为她避开泥泞部分的动作就像是出于习惯。温斯顿跟上去，手里仍旧紧握着他那把花。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放心了，但在他注视着那强壮苗条的身体在他前方移动，红色腰带紧到刚好可以衬托出她臀部的线条时，他的自卑感就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了。就算是现在，她似乎还有可能在回头望向他的时候，终究还是临阵退缩。空气的甜美与草地的青绿吓着了他。从车站走来的路上，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自觉肮脏又苍白，是一只室内生物，伦敦的煤烟灰尘都塞在他的皮肤毛孔内。他突然想到，直到目前为止，她可能从没有在光天化日下的开阔空间里看到他。他们来到她说过的倒木旁了。女孩跳过去，硬是拨开灌木丛，那里看起来不像有空地。温斯顿跟上她的时候，发现他们正好在一片自然形成的空地上，那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小丘，被周围高大的苗木彻底封闭住。女孩停下脚步转身。

“我们到了，”她说道。

他隔了几步的距离，面对着她。然而他还不敢靠她更近些。

“我不想在巷子里说任何一句话，”她继续说道，“以防万一那里藏了麦克风。我想那里没藏麦克风，不过有这种可能。总是有可能让其中一只猪猡认出了你的声音。我们在这里就没问题。”

他还是没有勇气靠近她。“我们在这里没问题？”他蠢兮兮地重复。

“对。看看这些树。”这些树是小白蜡树，在某个时候被砍倒过，然后又再度抽芽，成了一片竿子森林，没有一棵比人的手腕粗。“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大到可以藏得住麦克风。此外，我以前也到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闲聊。他现在设法往她那里靠近些了。她在他面前站得非常挺，脸上带着一个看来略带嘲讽的微笑，就好像她在纳闷他行动为何如此迟缓。蓝色风铃草瀑布般地落到地面上；它们似乎是本着自己的意思落下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一刻之前，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注意到，那双眼睛是棕色的，一种色调相当浅的棕色，配上黑色的眼睫毛。“现在你已经看到我实际上长什么样子了，你还是能够忍耐着看我吗？”

“可以啊，很容易。”

“我三十九岁了。我有个无法摆脱的老婆。我有静脉曲张。我有五颗假牙。”

“我不在乎，”女孩说道。

下一刻，很难说清楚是谁主动，她就在他怀里了。在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彻底难以置信以外，他没别的感觉。这个年轻的身体紧抱着他，那团深色头发靠在他脸旁边，而且没错！她其实把她的脸抬起来了，他正在亲吻那双张大的红色嘴唇。她的手臂紧抱着他的脖子，她叫他亲爱的，叫他宝贝，叫他心爱的人。他把她拉倒在地上，她完全没有抗拒，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然而真相是，除了单纯的接触以外，他没有别的肉体感觉。他感觉到的全部，就是不可置信与骄傲。他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欣喜，但他没有肉体上的欲求。这太快了，她的青春与美貌吓着了他，他太习惯没有女人的生活了——他不知道理由何在。这女孩坐起来，把一朵蓝色风铃草从她头发上扯下来。她坐在他身边，用她的手臂环抱着他的腰。

“别在意，亲爱的。不用急。我们有整个下午。这里不是个很棒的藏匿地点吗？我是在某回社区郊游的时候迷路，才发现了这里。如果有任何人过来了，你在一百米外就可以听见他们。”

“你叫什么名字？”温斯顿问道。

“茱莉亚。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发现的？”

“亲爱的，我想我比你更擅长找东西。告诉我，在我给你那张纸条以前，你怎么看我的？”

他根本不想对她撒谎。一开始就把最糟糕的事情讲出来，甚至是一种示爱的方式。

“我一见你就讨厌你，”他说，“我想先强奸你，再宰了你。两星期以前，我还认真想过要用一颗卵石砸烂你的脑袋。如果你真想知道，我还想象过你跟思想警察有关。”

女孩欢畅地大笑，显然把这当成是她伪装得出神入化的赞扬。

“不是思想警察吧！你不是真心那么想吧？”

“呃，或许不尽然是那样。不过从你整体外表来看——只因为你年轻、精力充沛又健康，你明白吧——我还以为你可能……”

“你以为我是个优良党员，言行举止纯洁无比。旗帜、游行、口号、比赛、社区郊游之类的东西照单全收。而且你还以为如果我那么一丁点机会，我就会把你当成思想犯出卖掉，害你被杀？”

“对，差不多就是那样。有很多年轻女孩都是那样子，你知道的。”

“是这个该死玩意害的，”她说着，就把那条青年反性联盟的深红色饰带扯掉，扔到一根树枝上。然后，就好像碰到她的腰部提醒了她

什么事似的，她摸着她的工作服口袋，拿出一小块巧克力。她把巧克力折成两半，把其中一片给了温斯顿。他还没拿到手以前，光闻味道就知道那是非常不寻常的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又黑又有光泽，还包在银色的纸片里。平常的巧克力是黯淡无光的棕色，是尝起来质地易碎的东西，尽可能接近的形容是垃圾生火以后冒出的烟。但有一回，他曾经尝过像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第一次吸进它的味道，搅动了他的某种记忆，虽然他无法清楚界定，却很强烈又让人困扰。

“你是从哪里弄来这种东西的？”他说道。

“从黑市，”她漠然地说道，“实际上呢，我看起来确实像是那种女孩。我很擅长竞赛。我在间谍团里当队长。我一星期会为青年反性联盟做三个晚上的志工。我花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在整个伦敦到处张贴他们那些要命的废话。我总是在游行里帮忙举布条的其中一边。我总是看起来喜滋滋的，从来不逃避任何事。我说，你得总是跟群众一起呐喊。这是唯一保持安全的办法。”

第一小块巧克力在温斯顿舌头上融化了。这味道让人满心欢喜。不过那个记忆仍旧在他的意识边缘游走，某种感受很强烈，却无法简化成确切形状的东西，就像一个人透过眼角余光看见的物体。他把这个念头推到一旁去，只意识到这个回忆是有关于某项行动，他很希望自己没做过，但覆水难收。

“你非常年轻，”他说，“你比我年轻十或十五岁。从我这种男人身上，你能看到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是你脸上的某种东西。我那时想，我要冒个险。我擅长找出没有归属感的人。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反对他们的。”

看来所谓的他们就表示党，尤其是核心，她谈到他们的时候，公然表现出带着嘲弄的憎恨，这让温斯顿觉得很不安，虽然他知道，如果还有任何地方对他们是安全的，这里就是。她让他大为震惊的一件

事情，就是她遣词用字的粗鲁程度。党员照理说不能出口咒骂，温斯顿自己也鲜少骂粗话，无论如何很少骂出声来。然而茱莉亚提到党——特别是核心——的时候，似乎非得用上你会在滴着水的小巷里看到的涂鸦字眼。他不喜欢这样。这只是她反叛党以及相关一切的一个症状，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很自然也很健康，就像是一匹马闻到坏掉的干草时打的喷嚏。他们离开了空地，再度漫步着穿过格子状的斑驳阴影，每当宽度足够让两个人并肩前进，他们的手臂就揽着彼此的腰。他注意到，现在那条腰带拿掉了，她的腰似乎感觉柔软了许多。他们说话的声音不超过耳语的音量。茱莉亚说，在空地之外，最好保持静默。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停下脚步。

“别走进开阔的地方。可能有人在监视。我们要是留在枝丫后面，就没问题。”

他们站在榛子树丛的阴影里。从无数叶片之间筛落的阳光，在他们脸上仍然热烘烘的。温斯顿往外望着后面的田野，然后感受到一种古怪、缓慢的恍然大悟。他一看到就知道了。一片被啃得很短的古老草地，一条蜿蜒穿过草地的小径，还有东一个西一个的小土丘。在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里，榆树枝桠在微风中以只能刚好被察觉的程度摇曳，它们一团团浓密的叶片微弱地颤动着，像是女人的头发。当然了，附近某处必定有一条夹带着绿色池塘的溪流，有鲦鱼在其中泅泳，只是在视线范围外吧?

“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有条溪流对不对？”他耳语道。

“没错，有一条溪流。其实是在下一片田野边缘。溪里有鱼，很大的鱼。你可以看到鱼躺在柳树下的池塘里，摇摆着它们的尾巴。”

“这里是黄金乡——几乎是了，”他嗫嚅着说道。

“黄金乡？”

“这真的没什么。只是我有时会在梦里看到的景色。”

“你看！”茱莉亚悄声说道。

一只鸫鸟跳到不到五米外的枝头上，几乎跟他们的脸一样高了。或许它没看到他们。它在阳光下，他们在阴影里。它展开双翼，再小心翼翼地收回去，还把头低下去一会，就好像在对太阳表示某种敬意，然后才开始放声尽情高歌。在午后的沉默中，这样的音量很惊人。温斯顿与茱莉亚紧拥在一起，听得心醉神迷。乐音绵延下去，一分钟又一分钟，有着惊人的曲调变化，没有一次重复，几乎就像是那只鸟在刻意炫耀它的精湛技艺。

有时候它会暂停几秒钟，先展开再重新摆好它的翅膀，然后鼓起它长着斑点的胸膛，再度唱起歌来。温斯顿带着一种朦胧的敬畏之意注视着它。那只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歌唱？没有伴侣，也没有敌手在观察它。是什么让它坐在孤寂的树林边缘，对着一片虚无倾注它的音乐？他疑惑地想着，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有支麦克风藏在附近某处。他跟茱莉亚只是低声讲着悄悄话，麦克风不会捕捉到他们说什么，却会收到那只鸫鸟的声音。或许在仪器的另一头，有某个甲虫似的小男人正专注地倾听着——倾听那歌声。不过乐音的洪流，逐渐地把他的所有揣测都逐出脑海。就好像那声音是某种液态的东西，浇遍他全身，跟树叶间筛落的阳光混合在一起。他停止思考，只去感觉。在他臂弯里，女孩的腰柔软而温暖。他拉着她转身，好让他们的胸膛彼此相对；她的身体似乎融入了他的。他的双手无论移到何处，全都像水一样顺从无阻。他们的嘴唇紧贴在一起；这跟他们先前交换的硬邦邦的吻很不一样。在他们的脸再度分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深深叹了一口气。鸟儿吓着了，劈劈啪啪拍着翅膀逃离。温斯顿把双唇贴在她耳畔。“就是现在，”他耳语道。

“不能在这里，”她悄声回答，“回到躲藏处。那里比较安全。”

很快地，随着细枝断裂偶然的一响，他们沿着来路回到空地上。他们一走进那一圈苗木里，她就转身面对他。他们两个人都呼吸急

促，但微笑又再度出现在她的嘴角边。她站起来注视他片刻，然后摸向他那件工作服的拉链。而且没错！这几乎就像他梦里一样。几乎就像他想象过的一样迅速敏捷，她脱掉了衣服，而她把衣服抛到一边去的时候，姿态同样地了不起，整个文明似乎都被那个姿态消灭了。她的身体在阳光下白皙而闪闪发亮。但有一下子，他没有注视她的身体；他的双眼牢牢定在那张有雀斑、隐约带着大胆微笑的脸上。他在她面前跪下来，把她的双手握在他手中。

“你以前这样做过吗？”

“当然，好几百次了——呃，反正有个几十次吧。”

“跟党员吗？”

“对，总是跟党员。”

“跟核心党员？”

“不，才不跟那些猪猡。但是有一大堆人会这么做，要是他们能逮到半点机会的话。他们跟人亲热的时候可没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他的心脏猛跳。这种事她做过几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几百次——几千次更好。任何暗示腐败的事情，总是让他心中充满了狂野的希望。谁知道呢，或许党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它费尽力气的膜拜仪式与自我否定，只是隐藏罪恶行径的假象。如果他能够让他们整票人都感染麻风或梅毒，做出这种事会让他多开心！做到任何能够腐化、削弱、破坏基础的事情！他把她往下拉，好让他们能够面对面跪着。

“听着。你有过越多男人，我越爱你。你明白这一点吗？”

“明白，完全明白。”

“我痛恨纯洁，我痛恨善良！我不要任何地方存在任何美德。我要每个人都腐败到骨子里。”

“那么，我应该很适合你，亲爱的。我腐败到骨子里了。”

“你喜欢做这个？我指的不只是我；我指的是这件事本身？”

“我爱死了。”

那是他最想听到的话。不只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单纯的、没有差别的欲望，那就是会把党撕成碎片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在落下的蓝色风铃草之间。这次毫无困难。一会儿以后，他们胸膛的起伏放慢到正常的速度，然后在一种愉快的无力感中，他们分开来。太阳似乎变得更热了。他们两个人都昏昏欲睡。他伸手去拿被丢到一旁的工作服，把部分衣服从她身体底下抽出来。他们几乎立刻就陷入睡梦中，睡了大约半个小时。温斯顿先醒过来。他坐起身，注视着那张长着雀斑的脸，仍旧安详地睡着，用她的手掌为枕。除了她的嘴唇以外，你实在不能说她漂亮。如果你仔细点看，眼睛周围有一两条皱纹。那头短短的深色头发极端丰厚又柔软。他突然想到，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

这个年轻、强壮的身体，现在在睡梦中显得无助，唤醒他心中一种想怜悯她、呵护她的感觉。但他在榛子树下听到鸫鸟歌唱时，感觉到的那种不假思索的温柔，还没有真正恢复。他把工作服拉到一旁，端详着她光滑洁白的腹部。他想着，在旧时代，一个男人注视着一个女孩的身体，然后看出那身体很撩人，然后那就是故事的句点了。但这年头你不可能有纯粹的爱，或是纯粹的色欲了。没有一种情绪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跟恐惧与憎恨混合在一起了。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役，一次胜利的高潮。这是对党的重重一击。这是个政治行动。

第三章

“我们可以再来这里，”茱莉亚说道，“使用这些隐蔽地点两次通常还很安全。不过当然了，再过一两个月就不安全了。”

她一醒过来，举止就变了。她变得警醒又公事公办的样子，把她的衣服穿上，在腰际绑好红色饰带打结，然后开始安排回程的细节。把这件事交给她处理似乎很自然。她显然有一种温斯顿所缺乏的世故狡狯，而她似乎也对伦敦外围的乡间有着彻底详尽的知识，这是从无数次社区郊游中储备起来的。她给他指定的路径跟他的来时路相当不同，而且会带着他从不同的铁路车站出去。“绝对不走出门时的同一条路回家，”她这么说，就像在发表一条重要的普遍原则。她会先离开，温斯顿则必须再过半个小时才会追上她的脚步。

她讲了一个他们可以在工作后见面的地方，时间是从现在起再过四个晚上。那条街在其中一个比较穷困的区域，那里有个露天市场，通常很挤又很吵。她会在摊位之间徘徊，假装在找鞋带或者缝线。如果她判断状况安全，她就会在他走近的时候擤鼻涕；若非如此，他就要看都不看地走过她身边。但只要运气好，在人群中央，他们可以安全地谈个十五分钟，安排另一次会面。

“现在我必须走了，”他一搞清楚他得到的指示，她就这么说，“我必须在十九时三十分回去。我必须要替少年反性联盟工作两个小时，发传单之类的。这样很残忍对不对？帮我从上到下拍一拍，行吗？我头发里有没有夹着树枝？你确定吗？那再见，吾爱，再见！”

她投进他怀里，几乎粗暴地亲吻着他，没一会儿就从苗木之间推出一条路来，没发出什么杂音就消失在树林里。就算是现在，他还是

没弄清楚她姓什么或者住哪里。

然而这样没有差别，因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可能在室内相会，或者交换任何文字通讯。

实际上发生的是，他们从来没再回到那片林中空地。在五月份，只有另外一次他们真的成功地做爱了。那是在茱莉亚知道的另一个藏匿处，在一个三十年前挨过原子弹、几乎被遗弃的乡下地方，有一个废墟般的教堂，教堂里有个钟楼。一旦你抵达当地，那里就是个很好的藏匿处，不过要到那里去非常危险。其他时候他们只能在街道上会面，每一晚都约在不同地点，一次绝对不超过半个小时。在街道上，通常有可能谈话——以某种方式交谈。他们沿着拥挤的人行道漫步时，并不真的是肩并着肩，从来没有望着彼此，这时他们持续着一种断断续续的奇异对话，就像是灯塔上的光束一样一明一灭，会因为一个穿着党员制服的人走来或者靠近一个电传荧幕，就突然中断，陷入沉默，然后过了几分钟又重拾话头，接上讲到一半的句子，接着又因为他们在事先讲好的地点分开而突兀地中断，第二天又在几乎毫无前导的状况下继续往下说。茱莉亚看来相当习惯这种对话了，她称之为“分期付款式谈话”。她也惊人地擅长不动嘴唇说话。在每晚见面几乎一个月以后，他们才有那么一次设法偷得一吻。他们正静默地经过一条巷道（他们不在大街上的时候，茱莉亚绝对不会说话），这时冒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地面隆起、天空暗下来，温斯顿发现他自己侧躺着，一身瘀伤又胆战心惊。一颗火箭炸弹落在相当近的地方。突然间他开始察觉到茱莉亚的脸距离他没几厘米，一片死白，像粉笔灰一样地白。就连她的嘴唇都是白的。她死了！他紧紧抱住她，然后发现他正在亲吻一张活生生的温热脸孔。但有些粉状的东西沾到他的嘴唇上了。他们两个人脸上都裹了一层厚厚的灰泥。

有些晚上他们到达约定地点，然后就必须不打声招呼便彼此擦肩而过，因为有个巡逻队员才刚出现在街角或者有架直升机在空中盘

旋。就算状况没那么危险，要找到时间见面还是很难。温斯顿的一周工时是六十个小时，茱莉亚还更长，他们的假日随着工作压力而变化，并不常同时休假。无论如何，茱莉亚鲜少有完全没事的晚上。她花了多得惊人的时间出席演讲跟游行、替青年反性联盟发文宣、准备仇恨周的布条、替储蓄运动收集款项，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会有回报，这是伪装。如果你遵守小规矩，你就可以打破重大规定。她甚至劝诱温斯顿，再把属于他的另一个夜晚抵押出去，主动登记狂热党员会自愿从事的兼差工作：军需品生产。所以，每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温斯顿都会耗费无聊到让人麻痹的四小时，在一个通风良好、光线不足的工作坊里，用螺丝把可能是炸弹引信零件的小片金属接起来，这里的铁锤敲击声，跟电传荧幕里传来的音乐枯燥地混合在一起。

他们在教堂钟塔里见面的时候，他们片段对话里的空缺被补足了。那是个炽热的下午。在钟上方的方形小房间里，空气又热又闷，而且闻起来有强烈难闻的鸽粪味。他们坐在满是灰尘、到处散落着小树枝的地板上聊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其中一个会偶尔站起身，透过射箭孔瞥一眼外面，确定没有人往这里来。

茱莉亚二十六岁。她跟另外三十个女孩同住在一家青年旅社里（“总是泡在女人的臭味里！我恨透女人了！”她补充说明），而她一如他先前猜想过的，是在小说局的小说撰写机上工作。她很享受她的工作，主要包含了操作并保养一台强劲有力却颇为麻烦的电动引擎。她“不聪明”，不过很喜欢动手做，对机械很有一手。她可以描述做出一本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大方向指示到重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为止。但她对成品并不感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阅读。书只是一种必须被制造的商品，就像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任何事情都毫无记忆，她只认识一个人会经常谈到革命前的岁月，那人是在她八岁时失踪的祖父。在学校，

她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赢得体育奖杯。她在少年间谍团里是小队长，在加入青年反性联盟以前，是青年联盟的一个区秘书。她总是有优秀的品行。她甚至（这是好名声的不败标准）被选中在色情组工作，这是小说局的一个分支部门，生产廉价色情刊物，在普罗大众之间分发。她评论道，在那里工作的人替那里起了个诨名，垃圾场。她在那里待了一年，协助制造装在密封袋子里的小册子，标题不外乎《打屁股故事集》或者《女校春宵》，普罗阶级的年轻人偷偷摸摸买下这些书，他们自认为在买某种违禁品。

“这些书是像什么样的？”温斯顿好奇地说道。

“喔，烂到爆的垃圾。它们真的很无聊。只有六种情节，不过他们会稍微调一下顺序。当然啦，我只是在操作万花筒。我从来不在重写小组里。亲爱的，我不太有文艺气息——连重写那个都不够格。”

他震惊地得知，色情组的所有劳工——除了部门主管以外——都是女孩子。理论是这样，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更不能控制，被他们处理的素材污染的危险更大。

“他们甚至不愿让已婚女性待在那里，”她补充道，“女孩子总是被看得那么纯洁。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不是这样。”

她十六岁的时候有了第一次风流韵事，是跟一位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以自杀来避免逮捕。“而且这样做很好，”茱莉亚说，“要不然他们就会在他招供的时候，从他那里挖出我的名字。”从那时候开始，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人。在她看来，人生相当简单。你想要享乐一番；“他们”，也就是说党，却想要阻止你享乐；你就尽可能打破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想剥夺你的乐趣，就跟你应该想要避免被抓一样自然。她痛恨党，还用最粗鲁的字眼说出来，但她对党没有整体性的批判。除了党触及她个人生活的层面以外，她对党的教条毫无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语里的词汇，只有那些已经进入日常用语的除

外。她从来没听说过兄弟会，也拒绝相信有这个东西存在。对党的任何一种有组织反叛行动注定都会失败，所以这么做让她觉得很蠢。聪明的做法是打破规矩，同时又继续活下去。他隐约疑惑着，在革命后世界里长大的新生代之中，可能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别的一概不知，把党当成像天空一样的某种不变之物加以接纳；他们不会反抗它的权威，只是避开它，就像兔子避开狗。

他们不讨论结婚的可能性。这太遥远了，不值得去想。没有一个想象得出的委员会会批准这种婚姻，就算温斯顿可以用某种方式摆脱妻子凯萨琳也不可能。就连当成白日梦都毫无希望。

“你老婆，她是怎么样的？”茱莉亚说。

“她是——你知不知道新语里的一个词，好思的？意思是自然而然的正统派，不可能起坏念头？”

“不，我不知道这个词，不过我知道那种人，够清楚的了。”他开始把他婚姻生活的故事告诉她，但够古怪的是，她似乎已经知道这故事的精髓部分了。她对他描述凯萨琳一被他碰就全身僵硬，就算她双臂紧紧环抱着他的时候，仍旧像是要全力把他从她身上推开，几乎就像是她曾经见识到、感觉到那种状态一样。对茱莉亚，他觉得要谈到这种事情毫无困难，无论如何，凯萨琳早就不是个心痛的记忆，只是个不快的记忆了。

“要不是因为某件事，我本来会忍耐下去的，”他说道。他告诉她凯萨琳每周的同一晚逼迫他经历的那种冰冷小仪式。“她痛恨这个，但什么都不能让她停止这么做。她以前称之为——不过你永远猜不到的。”

“我们对党的义务，”茱莉亚立刻回答。

“你怎么知道这个？”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啊。超过十六岁的学生一个月要听一次性讲座。而且在青年运动里也要。他们花好几年把这个想法灌进你脑袋里。我敢说在很多状况下这招有效。但当然了，你永远不可能看得出来；人都这么表里不一。”

她开始扩大这个主题。在茱莉亚身上，一切都会回归到她自己的性欲。一旦以任何方式触碰到这一点，她就能够有非常敏锐的洞见。不像温斯顿，她已经掌握到党在性方面的清教徒主义内在意涵为何。这不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出了自成的一个世界，处于党的掌控之外，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必须被摧毁。更重要的是，性的剥夺导致歇斯底里，这是党渴望的，因为这种歇斯底里可以转化成战争狂热与领袖崇拜。她的说法是这样：

“在你做爱的时候，你的精力会用光；随后你会觉得快乐，对什么都他妈的不在乎了。你有那种感觉，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希望你随时都精力过剩到爆。所有这些来来去去的游行、欢呼、挥舞旗帜，全都只是走调的性。如果你内心感到快乐，你为什么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时间、所有其他见鬼的劳什子兴奋激动呢？”

他心想，这么说很真切。在贞洁与政治正统性之间，有一种直接而紧密的关联性。因为，除了把某种强劲的本能抑制住，接着拿来当成驱动力以外，党需要它的成员具备的那种恐惧、憎恨与疯狂的轻信，能够怎么保持在刚好的水平上呢？性冲动对党来说是危险的，而党设法加以利用。他们对父母的本能也玩了同样的把戏。家庭实际上不可能废止，而且说实话，党鼓励人民照着几乎是很老派的方式，去爱他们的孩子。孩子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有系统地被策动去反对他们的父母，被教导要窥伺侦查他们，举报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在实质上变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借着这种手段，每个人身边不分昼夜都环绕着熟知他的告密者。突然之间，他的心思又回到凯萨琳身上。毫无疑问，如果凯萨琳不是恰巧笨到无法察觉他的意见有多么不合正

统，就会向思想警察告发他。但真正让他在此刻想起她的是这个下午的闷热，让他前额都出汗了。他开始告诉茱莉亚，十一年前另一个闷热无力的夏天午后发生过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功败垂成的事。

那是他们结婚三四个月后的事。某次在肯特郡某处举办的社区郊游里，他们迷路了。他们只落后其他人几分钟，但他们转错一个弯，接着很快就发现，他们在一个白垩旧矿场边缘猛然停下脚步。那是个一二十米高的陡坡，底部有些大圆石。那里没有人可以让他们问路。凯萨琳一发现他们迷路以后，就变得非常不自在。远离那群吵吵闹闹的登山客，就算只有一会儿，也让她觉得做错了什么。她想要尽快沿着来时路赶回去，而且开始朝着另一头搜寻了。但就在这一刻，温斯顿注意到有几簇千屈菜长在他们底下那个悬崖的缝隙中。有一簇开着两种颜色的花，洋红色跟砖红色，显然是同根生。他以前从没见过那种东西，他就叫凯萨琳过来看看。

“看啊，凯萨琳！看看那些花。靠近崖底的那一丛。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两种颜色？”

她已经转身要走了，但她确实相当焦躁地暂时回来了。她甚至弯腰往崖面底下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背后一点点的地方，而且把他的手放在她腰际，让她站稳。在这一刻，他突然想到他们如何彻底遗世独立。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类在，没有一片树叶颤动，更没有一声鸟语。在像这样的地方，有个隐藏式麦克风的危险微乎其微，而且就算有麦克风，能收到的只有声音而已。这是下午最热、最让人想睡觉的时间，太阳炽热地照在他们身上，汗从他脸上淌下。而他冒出一个想法。

“你为什么不用力推她一把？”茱莉亚说，“要是我就会。”

“对，亲爱的，你会那样做。如果我那时候是像现在这样的人，我也会的。或者说，我也许会——我不确定。”

“你很遗憾没这样做吗？”

“对。整体而言，我很遗憾没这样做。”

他们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并肩而坐。他把她拉近，让她靠在他身上。她的头枕着他的肩膀，她悦人的发香压过了鸽子粪的味道。他想着，她非常年轻，她还对人生有某种期待，她不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实际上那样不会造成任何差别，”他说道。

“那你为什么遗憾自己没动手？”

“这只是因为我宁可积极，不要消极。在我们玩的这个游戏里，我们赢不了。某些种类的失败比别种失败来得好，就只是这样。”

他感觉到她的双肩不同意地一扭。每次他说了这类的论调，她总是会反对他。她不肯接受个人总是会被击败是一种自然定律。从某方面来说，她领悟到她自己注定完蛋，迟早思想警察会捕杀她，但她心中有另一个部分相信，还是可能有某种办法建造一个秘密世界，你可以在其中过你选择的生活。你需要的就只有运气、狡猾与胆量。她不明白没有快乐这种东西，唯一的胜利在遥远的未来，远在你死亡以后，从你对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就把自己当成一具死尸。

“我们是死者，”他说道。

“我们还没死，”茱莉亚口气平淡地说道。

“不是身体上的。再六个月，一年——或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怕死。你还年轻，所以想来你没有我那样怕死。显然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迟死期。不过这样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差别。只要人类还保持人性，死与生就是同样的东西。”

“喔，胡说！你会愿意跟谁睡，跟我还是跟一具骷髅？你不享受生命吗？你不喜欢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的，我扎扎实实，我是活着的！你不喜欢这个吗？”

她把自己的身体扭过来，用她的胸脯贴着他。透过她的工作服，他可以感觉到她的胸部，已然成熟却还坚挺。她的身体似乎把其中的一些青春与精力注入到他体内。

“对，我喜欢这个，”他说。

“那就别再讲死亡了。而且现在听好，亲爱的，我们必须敲定下次见面的事。我们也可以回到树林里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让那里放着不用很久了。不过你这次一定要走不同的路到那里去。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你搭火车——你看，我会把路线画给你。”

然后，她照着她那实事求是的方式，把一小块尘埃扫到一起，用鸽子巢里的一根小树枝，开始在地板上画出一张地图。

第四章

温斯顿环顾着查林顿先生那个店铺楼上的破旧小房间。在窗户旁边那张巨大无比的床已经铺好了，上面摆着破破烂烂的毯子跟一个没有套子的靠枕。有十二小时刻度的老派时钟在壁炉架上滴滴答答地走着。在角落的折叠桌上，他上次来时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之中闪烁着柔和的光芒。

在火炉栅栏里，有个破旧的锡煤油炉、一只平底深锅跟两个杯子，是由查林顿先生提供的。温斯顿点燃了炉子，放上一锅水，准备煮开。他带来一个装满胜利咖啡的信封，还有一些糖精片。时钟的指针说现在十七时二十分了；其实是十九时二十分。她会在十九时三十分来。

愚蠢，愚蠢，他的心一直说着。这是有意识的、无端的自杀愚行。在党员能犯下的所有罪过之中，这个是最不可能隐藏的。实际上，这个念头第一次飘进他脑袋里，是以幻觉的形式：玻璃镇纸在折叠桌表面上的倒影。如同他的先见之明，查林顿先生对于出租这个房间毫不刁难。他显然很高兴这样做会给他几块钱进账。在温斯顿挑明了想用这房间作为幽会场所时，他看起来既不震惊，也不觉得受到冒犯。他反而望向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然后讲了些笼统含糊的话，以一种非常细腻委婉的神态，制造出一种印象：他已经变得有一部分隐形了。他说，隐私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地方，让他们偶尔可以独处。而在他们有这种地方的时候，任何其他知情者对此三缄其口，只是一般的礼貌而已。他甚至补充说明——在他这么做的时候，看来几乎要慢慢消失无踪了——这个房子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穿过后院，面对一条小巷。

在窗口下，有人正在唱歌。在细棉布窗帘安全的保护之下，温斯顿往外窥探。六月的太阳仍然高挂在天空上，而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个块头大得可怕的女人；她坚实得有如诺曼式柱子，有着肌肉发达泛红的前臂，还有一条粗麻布围裙绑在她腰际，她正踏着笨重的脚步，在一个洗衣盆跟一条晒衣线之间来回折返，夹起一连串白色方块状的东西，温斯顿认出那是婴儿的尿布。她的嘴巴要是没塞着晒衣夹，她就会用强劲的女低音唱歌：

这只是个无望的幻想，

就像四月的一天一样地过去，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还有它们激起的美梦

把我的心偷走了！

过去几周，这个曲调在伦敦到处神出鬼没。这是由音乐局的一个支部，为了造福普罗阶级而发行的无数同类歌曲之一。这些歌的歌词完全没有任何人工介入，都是在一台被称为作词机的仪器上写成的。但这个女人唱得这么悠扬悦耳，把这可怕的垃圾变成几乎讨人喜欢的乐音了。他可以听到那个女人歌唱，还有她的鞋子踩在石板上的摩擦声，街头孩子们的叫喊，还有远方某处隐约传来的交通喧嚣，然而这房间似乎安静得奇怪，这要多谢电传荧幕的缺席。

愚蠢、愚蠢、愚蠢！他又想了一遍。他们要到这里来超过几个星期却不被抓到，这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有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藏匿处，位于室内、近在咫尺，这样的诱惑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太大了。在他们造访教堂钟楼之后，有一段时间根本不可能安排会面。因为即将到来的仇恨周，工作时数暴增。还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才到仇恨周，但规模庞大又复杂的必要前置作业，让每个人都承担了多余的工作。最后他们两人设法在同一天保住了一个无事的下午。他们先前同意回到林中的空地。在动身前一晚，他们在街头短暂地会面。就像平常一样，当他们在人群中朝着彼此漂去的时候，温斯顿几乎没看茱莉亚一眼，但从他给她的短短一瞥里，他觉得她似乎比平常还苍白。

“全部叫停，”她一判断可以安全开口，就嗫嚅着说道，“我是说明天。”

“什么？”

“明天下午。我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

“喔，就是平常的理由。这次开始得早。”

有片刻他一阵狂怒。在他认识她的那个月里，他对她的欲望性质改变了。刚开始的时候，其中鲜少有真正的感官享乐成分。他们第一次做爱只是表达意志的行为。但在第二次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她的发香，她的嘴尝起来的味道，她皮肤的触感，似乎已经钻进他体内，或者渗入他周围的空气中。她变成一种身体上的必需品，某种他不只是想要，还觉得有权得到的东西。她说她不能来的时候，他有种感觉是她在欺骗他。不过就在这一刻，人群把他们压到一起，他们的手意外地碰到了。她迅速地捏了一下他的手指，似乎要引起的不是欲望，而是感情。他突然想到，在跟一个女人同住的时候，这种特别的失望一定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常态；然后一种深沉的温柔，他先前从未对她产生过的那种温柔，突然间席卷了他。他真希望他们是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他真希望他是跟她一起走过街道，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一样，然而大大方方又没有恐惧，谈论着芝麻蒜皮的小事、替家里买些琐碎杂物。他最最希望的是，他们有某个地方可以两个人独处，却不必感觉到有义务每次见面都得做爱。实际上却不是在那一刻，而是在第二天的某个时候，租下查林顿先生那个房间的想法才出现在他脑中。当他对茱莉亚建议这件事的时候，她出乎意料地迅速同意了。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是愚蠢的行为。这就像是他们故意走得更靠近他们的坟墓。当他坐在床边等她的时候，他再度想起博爱部的地窖。那样预先注定的恐怖情境如何在一个人的意识中进进出出，是很古怪的。

它躺在那里，固定在未来的时间里，先于死亡，就像九十九先于一百一样笃定。你不可能避开它，但或许可以延后它；但你反而偶尔会借着有意识的、刻意的行为，选择缩短这件事发生前的那段缓冲时间。

在这个时刻，楼梯上有个迅速的脚步声。茱莉亚冲进房间里。她背着一个用粗糙棕色帆布做的工具袋，就像他有时候会看见她带着往返真理部的那个。他开始走上前要把她抱进怀里，但她相当匆促地挣脱了，有一部分是因为她还抱着那个工具袋。

“给我半秒钟，”她说，“就让我给你瞧瞧我带来什么。你有带一点脏兮兮的胜利咖啡来吗？我想你会带。你可以把那玩意儿扔掉了，因为我们不需要。看这边。”

她跪下来，打开那只袋子，然后就拿出塞满袋子上半部的东西，一些螺丝扳手跟一根螺丝起子。这些东西底下是几个整洁的纸包。她交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有种奇特但朦胧的熟悉感。纸包里塞满某种沉重的、沙一样的东西，在你伸手碰的时候会散开。

“这不是糖吧？”他说道。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片，是糖。而且这里还有一条面包——像样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鬼玩意儿——还有一小罐果酱。这里还有装在锡罐里的牛奶——不过你看！我真的对这一样东西感到很骄傲。我必须拿一点帆布围在旁边包起来，因为……”

但她不需要跟他说她为何要把这个东西包起来。那股气味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一种浓郁温热的气味，似乎像是从他童年早期散发出来的，但即使到了现在，你偶尔还是会闻到这种味道，在一扇门猛然关上以前从一条走廊吹送过来，或者神秘地在一条人山人海的街道上自动扩散开来，这一刻嗅到，下一刻就又不见了。

“这是咖啡，”他喃喃说道，“真正的咖啡。”

“这是党高层的咖啡。这里有整整一公斤，”她说道。

“你怎么设法弄到这所有东西的？”

“这全都是核心专属的东西。那些猪猡没有弄不到的东西，完全没有。不过当然了，服务生、仆人跟其他人会偷拿一些，而且——你看，我还弄到一小包茶。”

温斯顿在她旁边蹲下。他拆开纸包的一角。

“这是真正的茶。不是黑莓叶。”

“最近有很多的茶叶出现。那些茶是从印度之类的地方缴获的。”她笼统地说道，“但是听好，亲爱的。我想要你背对我三分钟。去坐在床的另一边。别靠近窗户。而且在我叫你以前别回头。”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凝视着细棉布窗帘后面。在下面的院子里，那个手臂泛红的女人仍然大步在洗衣盆跟晒衣线之间来回折返。她又从嘴里拿出两个晒衣夹，用深切的感情唱道：

他们说时间会治愈一切，
他们说你总是会忘记；
但微笑与眼泪横跨这些年，
还在扭绞我心弦！

她似乎把这整首胡言乱语的歌都背下来了。她的声音随着甜美的夏季空气往上飘，非常悠扬，充满一种快乐的阴郁感。你会觉得如果这个六月夜晚没有尽头，要晒的衣服源源不绝，留在那里很久很久，一边晾尿布一边唱些无聊的歌，她会满足得不得了。他突然想到一个古怪的事实：他从没听过一位党员自动自发地一个人唱歌。那样甚至会显得有点不合正统，是一种危险的怪癖，就像自言自语一样。或许只有在人接近饥饿边缘的时候，他们才会有任何可以唱出来的事情。

“你现在可以转身了，”茱莉亚说道。

他转过身去，有一秒钟几乎认不出她。他本来其实期待见她赤身裸体。但她并不是光着身子。发生的这个变化过程比裸体更令人惊诧。她画了自己的脸。

她一定是偷溜进普罗阶级区的某间商店，替自己买下一整组化妆品。她的嘴唇染成深红色，她的脸颊红红的，她的鼻子也上了粉；在眼睛底下甚至抹了某个东西，让眼睛显得更明亮。她画得不是很有技巧，但温斯顿在这种事情上标准不高。他以前从没看过或想象过一个女性党员脸上会有化妆品。她外表上的变化让人大为震惊。在正确的地方涂上几抹颜色，她就变得不只是美丽得多，还变得更加女性化——这点最重要。她的短发跟男孩子似的工作服，只是加强了这个效果。在他把她拥进怀里的时候，一波合成紫罗兰香味在他鼻孔里泛滥。他记起了一个地下室厨房的幽暗光线，还有一个女人洞窟似的嘴巴。那就是她用过的同一种味道；但在此刻，这似乎不重要了。

“还有香水！”他说道。

“对，亲爱的，还有香水。而且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吗？我要从某个地方弄来真正的洋装，然后用那种衣服取代这些该死的裤装。我会穿上丝袜跟高跟鞋！在这个房间里，我会做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党内同志。”

他们迅速脱掉衣服，然后爬进那张桃花心木大床里。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把他自己的衣服脱光。在此之前，他对自己苍白瘦弱的身体太引以为耻，他小腿上有突出的静脉曲张，脚踝上又有变色的斑块。这里没有床单，但他们躺着的毯子磨得破旧又平滑，床的尺寸与弹性让他们两个都大吃一惊。“这张床上一定满是臭虫，不过谁在乎啊？”茱莉亚说道。这年头再也看不到双人床了，只有在普罗阶级家里例外。温斯顿还是小男生的时候，偶尔会睡在一张双人床上。而就茱莉亚记忆所及，她以前从没睡过双人床。

这时他们入睡了一下下。温斯顿醒来的时候，时钟的指针已经爬到接近九点。他没有动，因为茱莉亚睡着的时候，把头靠在他手臂窝里。她大部分的妆都已经转印到他的脸或者靠垫上，但淡淡的一点胭脂仍旧衬托出她的颧骨有多美。下沉太阳的黄色光芒落下来洒遍床脚，照亮了火炉，锅里的水开得很快。在下面院子里的女人不唱了，但孩子们微弱的叫喊声还是从街头飘来。他朦胧地疑惑着，在被废弃的过去，在一个凉爽的夏夜，没穿衣服的一男一女像这样躺在床上，他们想做爱就做爱，想聊天就聊天，不会感觉到任何强迫性的冲动要起床，就只是躺在那里，聆听外面平和的声响，是否是一种正常的体验。当然了，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做是正常行为的时代吧？茱莉亚醒了，揉揉她的眼睛，然后用她的手肘撑起身体，注视着煤油炉。

“水都快烧干了，”她说，“再一会儿我就起来煮些咖啡。我们有一个小时。在你的公寓里，他们几点切断灯光？”

“二十三时三十分。”

“在青年旅社是二十三时。不过你必须更早些进去，因为——嗨！滚出去，你这个肮脏畜生！”

她突然间身体一扭翻下床，从地板上抓起一只鞋，然后她的手臂像小男孩似地一抽，就把鞋子砸到一个角落里，就像他以前看过的样子：那天早上在两分钟仇恨时间里，她把字典扔向勾斯坦。

“这是怎么了？”他惊讶地说道。

“一只老鼠。我看到那畜生的鼻子伸出护墙板外。下面那里有个洞。总之，我好好吓了它一跳。”

“老鼠！”温斯顿喃喃说道：“这房间里有老鼠！”

“它们到处都是，”茱莉亚再度躺下的时候，语气漠然地说道，“我们甚至在青年旅社的厨房里逮到过它们。伦敦的某些地区有一大堆老

鼠。你知道它们会攻击小孩吗？对，它们会这样做。在某些老鼠多的街道上，女人不敢丢下一个婴儿超过两分钟。那种棕色的巨无霸会干出这种事。而最卑鄙的事情是，那些鼠辈总是……”

“别再说了！”温斯顿这么说，他紧闭着眼睛。

“我最亲爱的！你变得相当苍白啊。怎么了？老鼠让你想吐吗？”

“世界上那么多恐怖玩意儿——偏偏是老鼠！”

她把自己的身体压在他身上，她的肢体环绕着他，就好像要用她身体的暖意来让他安心。他没有立刻再睁开他的眼睛。有好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回到他这辈子不时反复出现的一个梦魇里。总是差不多的梦境。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前面，在墙的另一边是某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某种太过恐怖而无法面对的东西。在那个梦里，他最深刻的感觉总是一种自欺感，因为事实上他知道那片黑暗之墙后面有什么。他拼命努力，简直像是要把自己的大脑拧出来一块，结果甚至可以把那个东西拖进光天化日之下。他总是还来不及发现那是什么就醒来了；但不知怎么的，这跟刚才茱莉亚说到一半被他打断的话有关联。

“我很抱歉，”他说，“没什么。我不喜欢老鼠，就只是这样。”

“别担心，亲爱的，我们这里不会有那些脏畜生。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会拿一些粗麻布塞住那个洞。下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会带点灰泥来，把那个洞填好。”

那瞬间的黑色恐慌已经被忘却了一半。他对自己微微感到羞耻，坐起来靠着床头。茱莉亚下了床，穿上她的工作服，然后煮了点咖啡。从平底深锅里扬起的味道如此强劲刺激，让他们关上了窗户，免得外头有任何人会注意到这股味道，起了疑心。比咖啡香更好的是糖赋予它的丝滑质地；在吃了这么多年糖精片以后，温斯顿几乎忘了有糖这种东西。茱莉亚一手放在口袋、一手拿着一片面包跟果酱，在房间里到处游走，漠然地瞥了书柜一眼，指出修理折叠桌的最佳方法，

砰一声在破旧的扶手椅上坐下，好试试看它是否舒适，然后带着某种宽容的愉悦感检查那个荒唐的十二小时制时钟。她带着玻璃镇纸到床边，好在较佳的光线下看个清楚。他把镇纸从她手上拿走，就像一直以来一样，着迷于那块玻璃雨水般的外表。

“你认为那是什么？”茱莉亚说。

“我认为它什么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认为它有过任何用途。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喜欢它。这是一小块他们忘记改变的历史。如果知道怎么解读，这就是来自一百年前的讯息。”

“而那边的那幅画”——她朝着对面墙壁上的雕刻版画点点头——“那会有一百年历史吗？”

“更久。我想很可能有两百年。我们看不出来的，这年头不可能发现任何东西诞生的年代了。”

她走过去看那张画。“那只畜生就是从这里探出鼻子，”她说着，踢了就在画作下面的护墙板，“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以前在某处看到过。”

“这是一间教堂，至少以前是。名曰丹麦圣克莱蒙教堂。”查林顿先生先前教他的那首歌谣片段重回他的脑海，而他带着些微怀旧情绪说道，“橘子与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

让他震惊的是，她接上歌词：

“‘你欠我三法辛，圣马丁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会还我？老贝利的钟声说……’我记不起来往后是什么了。但无论如何，我记得歌谣的结尾，‘来了根蜡烛照着你上床，来了把斧头砍掉你的头！’”

这就像是同一句暗号的两半。但在“老贝利的钟声”之后一定还有另一句话。如果给查林顿先生适当的提示，或许可以从他记忆里挖出那句话。

“谁教你这个的？”他说。

“我祖父。我还小的时候，他会念给我听。他在我八岁的时候被蒸发了——无论如何，他消失了。我纳闷地是什么是柠檬，”她补上这句离题的话，“我见过橘子。那是一种圆形的黄色水果，有一层厚皮。”

“我记得柠檬，”温斯顿说，“这种东西在五十年代还满常见的。它们酸得不得了，就算只是闻到味道都会让你的牙齿不舒服。”

“我敢赌那幅画后面有臭虫，”茱莉亚说，“改天我会把画拿下来，好好清理一番。我想我们差不多该走了。我必须开始洗掉这些妆了，真讨厌！接着我会把你脸上沾到的口红弄掉。”温斯顿没起来，又多躺了几分钟。房间正在变暗。他转身面向光线，躺在那里凝视着玻璃镇纸。永远有趣的东西并不是珊瑚的碎片，而是玻璃本身的内部。它这么有深度，却几乎像空气一般透明。这就好像玻璃的表面曾经是天空中的一个圆拱，把一个微型世界跟其中的大气完整地包裹起来。他有种感觉，他可以钻进里面，而他实际上就在其中，跟这张桃花心木大床还有折叠桌，时钟、钢刻版画跟镇纸本身同在。这个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而珊瑚就是茱莉亚与他的生活，固定在水晶核心里的某种永恒之中。

第五章

赛姆消失了。有一天早晨，他没去上班；几个欠考虑的人还提到他的缺席。第二天，没有人再说起他。到了第三天，温斯顿走进记录局的前厅，去看那里的公告栏。其中一张公告上有一张印刷出来的国际象棋委员会成员名单，赛姆本来是其中一员。那张名单看起来几乎跟先前的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被划掉了——但就少了一个名字。这就够了。赛姆已经不存在了；他从来没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当。部里迷宫一般没有窗户，全靠空调的房间里维持着常温，但外面的人行道烤焦了人的脚，地铁在高峰时间的臭气很恐怖。仇恨周的准备活动正在全力进行中，所有部会的员工都在加班工作。列队游行、会议、阅兵、演讲、蜡像、展览活动、电影放映会、电传荧幕节目全都必须经过组织；必须搭好讲台、建立雕像、拟定口号、编写歌曲、放出流言、假造照片。茱莉亚在小说局的工作小组已经停止制造小说，而是匆促赶制一连串关于战争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除了平常的工作以外，每天还花很长的时间过滤《泰晤士报》过去的档案，修改并润饰会在讲话中提到的新闻条目。在深夜，普罗阶级粗鲁不文的群众在街上游走的时候，城里有种古怪的狂热氛围。火箭炮比过去更常空袭，有时候在远距离会有些谁都无法解释的爆炸声，对此有种种疯狂的流言。

即将成为仇恨周主题曲的新歌（称为《仇恨之歌》）已经做好，在电传荧幕上没完没了地播放。这首歌有种野蛮如狗吠的旋律，其实不能叫作音乐，倒是很像鼓声。由数百个声音伴着行军脚步重重踩踏的声音吼出来，它让人心生恐惧。普罗阶级喜欢上这首歌，在午夜的街头，它跟仍旧很受欢迎的《这只是无望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

家的孩子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用一把梳子跟一张卫生纸在演奏这首歌，让人难以忍受。温斯顿的夜晚比过去都更充实。帕森斯组织起来的一支支志愿者小队，正在为这条街做仇恨周的准备，画海报、在屋顶上竖立旗杆，为了挂欢迎会的横幅布条冒险把绳索抛到马路对面。帕森斯夸口说，光是胜利大厦一栋楼就会挂出四百米的旗帜。他正在做他生来擅长的事，快乐得像只小鸟。热浪跟体力劳动，甚至让他有借口在晚间回归短裤与开襟衬衫的打扮。他随时到处出没，推、拉、锯、锤，即兴发挥，开着玩笑对每个人提供充满同志爱的劝诫，从他身体的每个褶皱处散发出似乎源源不绝的刺鼻汗臭味。

一张新的海报突然间出现在全伦敦。上面没有图说，只描绘出一个欧亚国士兵丑恶的形象，有三到四米高，带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蒙古人种脸孔、穿着特大号的靴子大步向前，一把轻机枪从他的髋部挺出。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海报，在透视法下深度缩短、前端放大的枪口，似乎直接指向你。这玩意儿被贴在每一面墙上的每个空白处，数量甚至超越了老大哥的肖像。正常状况下对战争无动于衷的普罗阶级，在煽动之下又一次进入他们周期性的爱国狂热之中。就像是要跟整体情绪协调呼应似的，火箭炮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平常还要多。有一枚落在史特普尼的一间拥挤电影院里，把数百个罹难者埋在废墟之中。这一带的全部人口，变成了一长串延续好几个小时的葬礼行列，而且在实质上成了一次义愤填膺的聚会。另一个炸弹落在一片原本是游乐场的废弃土地上，几十个孩子被炸成碎片。还有更多愤怒的游行，勾斯坦雕像被焚烧，几百份欧亚国士兵的海报被撕碎拿去烧了，还有几家店铺在混乱中惨遭洗劫；然后就有个谣言到处流传，说间谍借着无线电波指引火箭炮，有一对疑似有外国血统的老夫妇住处被烧毁，人也死于窒息。

在他们能去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房间那些许片刻，茱莉亚跟温斯顿会肩并肩躺在敞开窗户底下没有床单的床上，全身赤裸，只为了图个凉快。老鼠再也没回来过，但可恶的是虫子在热气中增加好几

倍。这似乎无关紧要。无论肮脏或干净，这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抵达，就会把黑市买来的胡椒洒在所有东西上面驱虫，脱掉他们的衣服，拖着汗淋淋的身体做爱，然后入睡再醒来，发现虫子们已经重整旗鼓，群聚起来准备反攻了。

四、五、六——他们在六月会面了七次。温斯顿已经甩掉随时喝金酒的习惯。他似乎失去对金酒的需求了。他变胖了，他的静脉曲张溃疡病情趋缓，只在它的脚踝上方留下一个棕色痕迹，他在清早发作的一阵阵咳嗽已经停止。人生的过程已不再让人无法忍受，他也不再有朝着电传荧幕做鬼脸、用最大音量吼出粗话的任何冲动了。现在他们有个安全的藏匿处，几乎是个家，他们只能不太频繁地见面，一次只有几小时，甚至也不像是一种磨难了。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旧货铺子楼上的房间竟然能存在。知道它在那里，未受侵犯，感觉几乎就跟身在其中一样了。这个房间就是一个世界，属于过去的弹丸之地，绝种动物可以在那里行走。查林顿先生，温斯顿心想，他是另一只绝种动物。他通常会在上楼去的路上跟查林顿先生聊个几分钟。这位老人似乎鲜少或根本不出门，而且又几乎没有客人。他在阴暗狭小的店铺，跟更加狭小的后厨房之间活得像个鬼魂；他在那里准备他的三餐，而除了其他东西以外，那里还有个老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留声机，上面有巨大无比的喇叭。他似乎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聊聊。他在他那些不值钱的存货中游荡，以他的长鼻子、厚重眼镜和裹在天鹅绒外套里弓起的肩膀，他总是隐约有种收藏家而非生意人的气质。他带着某种褪色的热情，摸弄着这一样或那一样破烂玩意儿——一个瓷器瓶塞、一个破鼻烟壶彩绘的盖子、一个放纪念品的黄铜小匣子，里面装着一绺婴儿的头发，那婴孩早已死去——他从不要求温斯顿买下某样东西，只说他应该要欣赏这个。跟他说话就像是聆听一个坏掉的音乐盒叮当作响。他从记忆角落里又拖出更多遗忘的童谣。有一首跟二十四只黑鸟有关，另外一首讲的是一只长了扭曲牛角的母牛，还有另一首讲的是可怜的公鸡罗宾之死。“我刚好想到，你可能会感兴趣，”每次

他提出一个新的片段，他就会发出自贬的小小笑声这么说道。不过对于任何一首童谣，他想起来的永远只有寥寥几行。

他们两个都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心中始终惦记着这一点——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可能长久。有些时候，死亡逼近的事实就像他们躺着的床一样，简直摸得着，他们会以一种出于绝望的感官肉欲紧抱在一起，就像被诅咒的灵魂，在时钟即将敲响的五分钟内抓住最后一丝欢愉。但也有些时候，他们会产生一切不但安全还会持久的幻觉。只要他们实际上在这个房间里，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可能受到伤害。到达那里既困难又危险，但房间本身则是圣殿。这就像是温斯顿凝视着镇纸中心时，觉得有可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一旦进入那里，时间就可以停止。通常他们会自动放弃现实，进入逃避性质的白日梦里。他们的好运会没有期限地维持下去，而且他们会像这样继续暗通款曲，直到他们享尽天年为止。或者凯萨琳会死掉，透过细腻的策略安排，温斯顿与茱莉亚会成功地结婚。或者他们会一起自杀。或者他们会消失，把自己变得认不出来，学会讲普罗阶级的口音，在一间工厂里找到工作，不为人知地在一条旧市街里过完他们的余生。他们俩都知道，这全都是胡说八道。在现实中无处可逃。就连那个可行的计划——自杀——他们都无意实践。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撑下去，拖长一个没有未来的现在，似乎是个无法战胜的本能，就好像只要还有空气，一个人的肺总是会吸下一口气。

有时候，他们也会谈到参与对抗党的积极反抗活动，对于怎么踏出第一步却全无概念。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是一个实存的东西，找到门路进入还是有困难。他跟她讲起他跟奥布莱恩之间存在（或几乎存在）的那种奇特亲切感，还有他偶尔会感觉到一股冲动，想要直接走到奥布莱恩面前，宣布他是党的敌人，要求奥布莱恩伸出援手。怪的是，她没觉得这种事情轻率到不可能去做。她习惯以貌取人，而对她来说，温斯顿光凭眼神一闪就相信奥布莱恩值得信任，是很自然的。她还更进一步，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或者几乎每个人——都偷

偷憎恨着党，如果自认为可以在安全状态下破坏规矩，就会这么做。不过她拒绝相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单位存在——或者能够存在。她说，关于勾斯坦及其地下军队的那些故事，就只是一大堆胡说八道，党为了自身的目的发明了这些话，而你还必须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与自发性的游行里，她不知有多少次大吼大叫着要求处决某些人，这些人的名字她从没听过，他们据说犯下的罪过，她一点都不相信。在公开审判进行的时候，她在青年联盟的分队里占了个位置，这些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庭，在中场休息时间反复念着“处死叛徒！”在两分钟仇恨时间里，她对勾斯坦吼出的辱骂总是胜过所有人。然而她对于勾斯坦到底是谁、他理应代表的是哪些教条，她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她是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到记不得五十与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独立政治运动这种事情，超出她的想象范围；而且无论如何，党是无敌的。它会永远存在，而且永远都是一样。你只能透过偷偷不服从来反叛它，或者顶多只能进行孤立的暴力行为，像是杀死某人或把某个东西炸掉。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更敏锐得多，也远远没那么容易受到党的宣传影响。有一次他刚好讲到某个跟欧亚国战争有关的事情，她随口说的话让他吓了一跳：照她看来，这场战争根本没在打。每天掉在伦敦的火箭炮可能是由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只是为了让人民保持恐惧”。这个想法确确实实从没出现在他脑中。她告诉他，在两分钟仇恨时间里，她最大的困难在于不要爆笑出来，这点也激起了他心中的一点嫉妒。但只有在党的教诲以某种方式触及她个人生活时，她才会加以质疑。通常她都很快就接受官方的神话，这只是因为真理跟谎言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举例来说，她相信在学校里学到的话，党发明了飞机。（在温斯顿自己的求学时期，五十年代晚期，他记得党只自称发明了直升机；再过了十二年，茱莉亚上学的时候，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再过一个世代，党就会自称发明蒸汽引擎了。）而在他告诉她，飞机在他出生前就存在，而且比革命还要早

很多的时候，这个事实对她来说彻底无趣。说到底，谁发明了飞机有啥重要的？对他来说相当震惊的是，他因为某句偶然的评语，才发现她不记得大洋国在四年前曾经跟东亚国作战，却跟欧亚国和平共存。的确，她把这整个战争都当成一个骗局。不过看来她甚至没注意到敌人的名字已经变了。“我还以为我们一直在跟欧亚国作战呢，”她茫然地说道。这让他有点吓着了。飞机的发明时间远早于她的出生，但战争对象的对调却发生在仅仅四年前，远在她长大成人之后了。他跟她争论这件事，争了或许有半个小时。到最后他成功地逼着她回溯记忆，直到她确实模糊地想起敌人一度是东亚国，而非欧亚国。但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仍旧不重要。“谁在乎嘛？”她不耐烦地说道，“该死的战争永远都是一场接一场，而且反正大家都知道，新闻全都是谎言。”

有时候他会跟她说起记录局，还有他在那里做的无耻伪造工作。这种事情似乎没有让她起反感。她想到谎言变成真理时，并不觉得自己脚下开了个无底深渊。他告诉她琼斯、亚伦森跟卢瑟佛的故事，还有一度握在他手指之间的那张重要纸片。这件事没让她留下太多印象。说真的，起初她还没搞懂故事的重点在哪。

“他们是你朋友吗？”她说道。

“不，我从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核心党员。此外，他们比我老得多了。他们属于旧时代，革命前的时代。我差点就认不出他们。”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随时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试着要让她明白。“这是不寻常的例子。这不只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明不明白，从昨天开始的过去，其实已经被废除了？如果哪里还存在着过去，它就是在少数几个上面没有字的坚实物体上，就像这里的那一块玻璃。对于革命以及革命前的岁月，我们几乎已经名副其实地一无所知了。每个记录都被毁灭或伪造过了，每本书都被重写，每幅画都被重绘，每座雕像、街道跟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个日

期都被改变。而这个过程日复一日、每分每秒都在继续。历史已经停止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党永远正确的无穷现在。当然，我知道过去是被伪造的，但我永远不可能去证明这一点，就算我自己在做伪造工作的时候也一样。在这件事做完以后，永远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在我自己心里，而我完全不确定，有任何其他人类跟我记得一样的事。我整个人生里，就只有在那一瞬间，我确实有个发生在事件之后的真正实质证据——而事情已经发生许多年了。”

“那样有什么好？”

“没什么好，因为几分钟后我就把它丢掉了。不过要是同样的事情今天发生了，我应该会留着它。”

“噢，要我就不会！”茱莉亚说，“我很乐意承担风险，但只为了某件值得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一点破报纸。就算你留住它了，你又能拿它来做什么？”

“或许做不了什么。但那是个证据。假设我敢把它拿给任何人看，它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埋下一点怀疑的种子。我不会想象我们能在自己有生之年改变任何事。但我们可以想象一小股一小股的反抗势力到处兴起——各地的人民自己组成小小的团体，然后逐渐壮大，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这样以后的世代就可以从我们停手的地方接下去做。”

“亲爱的，我对于下个世代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我们。”

“你只有从腰部以下才是叛逆分子，”他告诉她。

她觉得这句话机智无比，开心地用她的手臂环抱住他。

对于党内教条的种种分支，她连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他开始讲到英社的种种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定，还有用到新语字汇时，她就会变得既无聊又困惑，还说她从来不去注

意那种事情。你知道那全都是废话，那么为什么要让自己去操心那个？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什么时候该发出嘘声，一个人需要的就只有这个。如果他坚持要讲这种主题，她有种让人很困窘的习惯：她会睡着。她就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刻以任何姿势入睡的人。跟她说话让他领悟到，装出一副思想正统的外表，同时却完全掌握不到所谓正统是什么意思，有多么容易。从某方面来说，党的世界观在强加到无能理解这一套的人身上时，做得最为成功。他们可以被动地接受最明目张胆的违反现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彻底掌握到他们受到的要求是多么大的罪恶，对于公共事件也不够有兴趣，不足以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缺乏理解力，他们保持心智健全。他们就只是把什么都吞下去，就像一颗玉米粒完全未经消化，就通过了一只鸟的身体。

第六章

事情终于发生了。期待中的讯息来了。在他看来，他这辈子都在等这件事情发生。

他在部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几乎快到茱莉亚塞纸条到他手里的那个位置了，这时他开始察觉到有个比他高大的人就走在他后面。无论这个人是谁，他小小的咳嗽了一声，显然这是准备开口说话的意思。温斯顿骤然停下来，转过身去。那是奥布莱恩。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而温斯顿唯一的冲动就是逃走。他的心脏狂跳着。他本来会讲不出话来。然而奥布莱恩用同样的步调继续往前走，一只手友善地放到温斯顿的手臂上一会儿，好让他们两个人可以并肩走路。奥布莱恩开始用奇特而严肃的礼貌态度说话，就是这种态度让他跟大多数核心党员有所不同。

“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跟你说话，”奥布莱恩说，“前几天我读了你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新语文章。我相信你对新语有学术上的兴趣吧？”

温斯顿恢复了他一部分的沉着自持。“几乎不能算是学术兴趣，”他说，“我只是业余的。这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跟这个语言实际的建构毫无关系。”

“但你写的新语非常优雅，”奥布莱恩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近我跟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肯定是一位专家。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

温斯顿的心脏再度痛苦地颤动着。难以想象这句话不是在暗指赛姆。但赛姆不只是死了，他被废弃了，他是一个非人，提到他会有致命的危险。奥布莱恩的评语显然是一种信号，一个代码。借着分担一个轻微的思想犯罪行为，他把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同谋。他们继续缓缓地沿着走廊漫步过去，但这时奥布莱恩停下脚步。奥布莱恩以一种奇异却让人敌意全消的友善态度——他总是设法把这一点融入举止姿态当中——他重新调整好他鼻梁上的眼镜。然后他接着说道："我真正想说的是，在你的文章里，我注意到你用了两个已经被淘汰的字。不过这些字直到最近才变成这样。你看到第十版的新语字典了吗？"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第十版还没发行。在记录局里我们还在用第九版。"

"我相信第十版还要再过几个月才会问世。不过有几份先发版已经在流传了。我自己有一本。也许你会有兴趣看看吧？"

"我非常有兴趣。"温斯顿说，他立刻看出这番话的意思。

"其中一些新发展是最具巧思的。动词数量的缩减——我想，这就是会吸引你的特点。我看看，我是不是应该派个信差把字典送去给你？但恐怕我总是会忘记这类事情。或许你可以找个你方便的时间，到我的公寓来拿？等等，让我给你我的地址。"他们就站在一个电传荧幕前面。奥布莱恩有几分心不在焉地摸了摸他的两个口袋，然后掏出一个小小的皮制封面笔记本，还有一只金色墨水笔。就在电传荧幕正下方——在这个位置，从这个工具另一头注视的任何人都可以读到他在写什么——他迅速写下一个地址，扯下那一页，然后交给温斯顿。

"通常我晚上在家，"他说道，"如果不在，我的仆人会给你那本字典。"

他走了，留下温斯顿握着那张纸片，这回没必要藏起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记住上面写了什么，在几小时以后把纸条跟

一大堆别的纸张一起扔进记忆洞里。

他们彼此顶多只讲过几分钟的话。这段插曲可能具备的意义只有一个。这个行动之所以被策划出来，是为了让温斯顿有办法知道奥布莱恩的住址。这是必要的，因为除了直接询问，要发现一个人住在哪里绝无可能。没有任何一种类别的姓名住址簿。“如果你想见我，可以在这里找到我。”奥布莱恩对他说的就是这个。或许在字典里某个地方，藏着一个讯息。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梦到过的阴谋确实是存在的，而他已经碰到阴谋的外缘了。

温斯顿知道他迟早会遵从奥布莱恩的召唤。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在延宕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不确定。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好几年前就开始的行为开花结果了。第一步是一个隐秘的、不由自主的想法，第二步则是启用日记。他从思想转移到文字，现在又从文字转移到行动。最后一步是会发生在博爱部的某件事。他已经接受这一点了。结局就包含在开头之中。不过这很让人害怕，或者讲得更准确一点，这就像是预先尝到死亡的滋味，像是生命力又少了一点点的状态。甚至就在他跟奥布莱恩说话的同时，在这些字的意义渗透进来的时候，一种让人颤抖的寒意就已经占据了他的身体。他觉得自己像是一脚踏进坟墓湿气之中，而且实情并没有比那样好多少，因为他一直都知道，坟墓就在那里等着他。

第七章

温斯顿醒来的时候热泪盈眶。茱莉亚昏昏欲睡地翻过来贴着他，喃喃念着某句话，可能是："怎么啦？"

"我做梦了……"他开口说道，然后又突然停下。这太复杂了，难以言传。这是因为梦境本身，还有在梦醒后几秒钟游进他脑海的梦中记忆。

他闭着眼睛往后躺，仍旧沉浸在梦境的氛围中。这是个清楚明白、规模浩大的梦境，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在他面前展开，像是夏季傍晚一场雨后的风景。这一切都发生在玻璃镇纸里，但玻璃表面就是天顶，在天顶之内，一切都淹没在清澈柔和的光线里，人在其中可以望向无穷远的距离。梦境也包括他母亲用手臂做出的一个动作——说实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梦境就是由此构成的——而在三十年后，他在新闻影片里看到的犹太妇人又做了一次——在直升机把她们两人都炸碎以前，她试图要替那小男孩挡住子弹。

"你知道吗，"他说道，"直到这一刻之前，我都相信是我害死了我母亲！"

"你为什么会害死她？"几乎睡着的茱莉亚说道。

"我没有害死她。不是实质上的。"

在梦中，他记起了他对母亲的最后一瞥，而在醒来之后的片刻里，环绕此事的一连串相关小事件他全都回想起来了。许多年来，他一定刻意把这个记忆挤出他的意识之外。他不确定日期，不过他不可能小于十岁，在事发当时可能十二岁了。

他父亲在稍微早些时候消失了，到底早了多少，他记不起来。他比较记得当时那种喧闹不安的环境：空袭造成的周期性恐慌，还有地铁站里的避难所，到处都有瓦砾堆，街角还贴着无法理解的公告，成群结伙的年轻人全都穿着相同颜色的上衣，面包店外面排的庞大队伍，远处间歇的机关枪的开火声，最重要的是食物永远不够吃的事实。他记得那些漫长的下午，他跟其他男孩子一起搜刮垃圾桶跟垃圾堆，挑出包心菜叶梗、土豆皮，有时候甚至还有些不新鲜的面包皮碎片，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刮掉上面的煤渣，他们也等着跑特定路线的卡车经过，他们已经知道里面载着给牲口的粮草，而在那些车颠簸开过修补不良的路段时，偶尔会掉出一点油渣饼碎块。

在他父亲失踪的时候，他母亲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奇怪或者强烈的悲痛。但她整个人突然变了，她变得彻底无精打采。就连对温斯顿来说都很明显，她在等待某种她知道注定发生的事情。她做了必要的每一件事——煮饭、洗衣、补衣、铺床、扫地、替壁炉架掸灰尘——总是做得很慢，而且很古怪地缺乏任何多余动作，就像一个艺术家的人体模型自己动了起来。她那副大而匀称的身体，似乎自然而然地陷入静止。她会动也不动地坐在床边，一坐就是好几小时，照顾着他的妹妹，一个娇小、衰弱、非常安静的两三岁小孩，有一张瘦到像猴子的脸。在很少见的情况下，她会把温斯顿抱在怀里，把他压在她身上许久，却不发一语。尽管他年轻又自私，他还是察觉得到，这个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跟那件即将发生、却永远不会被提到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的房间，一个阴暗沉闷的房间，似乎有一半地方被一张铺了白色床单的床给占满了。在炉栅里有个煤气炉，还有个可以放食物的架子，在外面的平台上还有个棕色的陶土制水槽，跟好几个房间一样。他记得他母亲雕像般优雅的身体弯到瓦斯炉上，搅动平底深锅里的某样东西。他最记得的是他持续不断的饥饿，还有用餐时间野蛮卑鄙的战役。他会一次又一次、啰啰唆唆地问他母亲为什么没有更多食物，他会对她大吼大叫、大发脾气（他甚至记得他的声调，已

经开始过早地变声破音了，有时候却又会古怪地变得很洪亮），或者他会尝试装出一种哭哭啼啼、惹人怜悯的口气，努力想讨得超出他应得分量的食物。他母亲很乐意给他更多一些。她认为这很理所当然，他是“家里的男孩”，应该要得到最大的那一份，但是不管她给他多少，他总是会要求更多。每一顿饭她都会恳求他不要这么自私，记得他的小妹妹生了病，也需要食物，却没有用。她停手不舀了，他就会愤怒地哭喊，他会试着从她手中夺下平底锅跟汤匙，他会从他妹妹盘子里抢走小块食物。他知道他害另外两个人挨饿，但他克制不住，他甚至觉得他有权这么做。腹中喧闹着的饥饿似乎证明他有理。在三餐之间，如果他母亲没有保持警觉，他会一直去偷架子上那些可怜兮兮的库存食物。

有一天有了巧克力配给。之前已经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没有这种配给了。他相当清楚地记得那一小片珍贵的巧克力。那是两盎司的片状巧克力（那时候他们还会讲盎司），他们三个人分。很明显应该要分成等量的三块。突然之间，就好像他正在听别人说话似的，温斯顿听见自己用震耳欲聋的大音量提出要求，说他应该得到一整块。他母亲叫他不要贪心。一段冗长、啰唆的争执不断地延续，伴随着吼叫、抱怨、眼泪、劝诫、讨价还价。他的小妹妹用两只手紧抓着母亲，就像只小猴子，坐在那里用忧伤的大眼睛回头望着他。到最后他母亲掰下四分之三的巧克力给温斯顿，把另外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小女孩抓住巧克力，呆滞地看着它，或许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温斯顿站在那里看了她一会。然后他突然间轻快地一跃而起，从他妹妹手中夺走那片巧克力，然后逃向门口。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他背后喊道，“回来！把你妹妹的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去。他母亲焦虑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就算现在他还在思索这件事，他还是不知道在那一刻发生的到底是什

么。他妹妹，意识到有某种东西被抢走了，开始发出微弱的哭嚎。他母亲用手臂环抱住那个孩子，然后把她的脸压向她的胸膛。那个姿态里有某种东西告诉他，他妹妹快要死了。他转身逃下楼梯，巧克力在他手里变得黏糊糊的。

他再也没有见到他母亲。在他咽下那块巧克力以后，他自觉有几分可耻，在街头晃荡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饥饿又赶着他回家去。在他回去的时候，他母亲消失了。这种事在当时已经成了常态。房间里什么都没少，只少了他母亲跟他妹妹。她们没有带走任何衣服，甚至没拿他妈妈的外套。直到今天，他都不确定他母亲是否死了。很有可能她只是被送到一个强迫劳改营。至于他妹妹，她可能就跟他一样，被移送到其中一个因为内战而发展出来的孤儿集中地（这些地方被称为感化中心），或者她也可能跟他母亲一起被送进劳改营，或者就只是被扔在某处等死。

这梦境在他心中仍旧很鲜明，特别是那只手臂包围保护的姿态，其中似乎包含了整个梦境的意义。他的心灵回到两个月前的另一个梦境。就像他母亲曾经坐在一张铺着肮脏白色被子的床上，孩子则紧抱着她，她也坐在下沉的船上，在比他低许多的地方，每一分钟都在水中沉得更深，却还是隔着变暗的海水抬头望着他。

他告诉茱莉亚他母亲失踪的事。她没睁开眼睛就翻了过来，躺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

“我猜你当初是个野蛮的小混蛋，”她直觉地说道，“所有小孩子都是小混蛋。”

“对。但这个故事真正的重点是……”

从她的呼吸来看，很显然她又睡着了。他本来想继续谈他母亲。就他能记得的她来说，他不认为她是很不寻常的女性，更算不上很聪慧，然而她有一种高贵气质，一种纯洁，就只因为她遵循的是个人私

密的标准。她的感情是她自己的，外界不能加以改变。她不会认为一项行动要是徒劳无功，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你爱某个人，你就是爱他，在你不剩任何东西可以给予的时候，你还是会给他爱。在最后的巧克力没有了以后，他母亲把孩子紧抱在怀中。这样没有用，这样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样不会产生更多巧克力，这样无法避免这孩子或者她自己的死亡，但对她来说，这样做似乎很自然。船里的难民妇女也用她的手臂遮住小男孩，那只手臂不会比一张纸更能挡子弹。党做的恐怖事情是劝你相信那只是冲动，只是感情，无须考虑，同时又剥夺你在物质世界里的所有权力。一旦你处于党的掌握之中，你感觉到的或没感觉到的，你做的或没做的，实际上都没有差别。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就会消失，不论是你还是你的行为都不会再有人听说。你被从历史之流中彻底清除。然而对两代以前的人来说，这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没有企图改变历史。他们受到他们并不质疑的私人忠诚所宰制。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的关系，还有一个完全无助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泪，对濒死之人说的一句话，本身就可以有价值。他突然间想到，普罗阶级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他们不是对一个党、一个国家或一个理念输诚，他们是对彼此忠诚。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鄙视普罗阶级，或者把他们想成只是一股呆滞迟缓的势力，有一天会活过来革新世界。普罗阶级一直保持人性。他们并没有变得心如铁石。他们坚守着他自己必须刻意努力重新学习的那些原始情绪。而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在缺乏明显关联的状况下，他记起几周以前他怎样看到一只被割断的手躺在人行道上，而他把那只手踢进水沟里，就好像那只是个包心菜梗。

“普罗阶级是人类，”他出声说道，“我们不是人类。”

“为什么不是？”茱莉亚说道，她又醒来了。

他多想了一会儿。“你有没有想过，”他说，“对我们来说的最佳做法，是趁着还来得及以前就这样走出这里，从此不再相见？”

“有啊，亲爱的，我好几次这么想了。但我还是不会这样做。”

“我们一直很幸运，”他说，“但是这种运气不可能再延续更久。你还年轻，你看起来正常又清白无辜。如果你远离像我这种人，你可能能再活五十年。”

“不。我已经把一切想透了。你做的事情，我也会做。而且别这么消沉了，我很擅长保命的。”

“我们也许能一起再过六个月——过一年——谁也说不准。到最后我们肯定会分开。你明白我们会孤独得多彻底吗？一旦他们抓住我们以后，我们任何一方都无法为对方做任何事，名副其实地一筹莫展。要是我招供了，他们会枪决你，要是拒绝招供，他们还是会枪决你。我能做、能说或者能叫自己不要说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延迟你的死亡，哪怕只拖五分钟也不行。我们两个甚至都不会知道另一个人是死是活。我们会完全没有任何一种权力。重要的是我们不该背叛彼此，虽然就连这么做也造就不了任何一点最微小的差别。”

“如果你指的是招供，”她说，“我们会那样做，保证会。每个人都会招供。你忍不住的，他们会用酷刑折磨你。”

“我指的不是招供。招供不是背叛。你说或者做的事情并不重要，只有感情才重要。如果他们可以让我不爱你——那样才会是真正的背叛。”

她思索了一番。“他们做不到那种事，”最后她说道，“这是他们做不了的事情。他们可以逼你说任何话——任何话——但他们无法逼你相信那些话。他们无法钻进你内心。”

“是不能，”他心中多了一点点希望，说道，“不能！这样说很对。他们不能钻进你内心。如果你可以感觉到自己还有人性就值得了，甚至在那样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时也这么觉得，你就打败他们了。”

他想着电传荧幕跟它永远不睡的耳朵。它们可以日夜窥视着你，但如果你保持冷静，你还是可以战胜它们。他们用上了全部的聪明才智，却从没有掌握找出另一个人类在想什么的奥秘。或许等你实际上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这话就没那么真确了。你不会知道博爱部里发生什么事，但有可能去猜测：酷刑折磨、下药、记录你神经反应的精细机器，用缺乏睡眠、独处与持续拷问逐渐让人筋疲力尽。无论如何，事实不可能持续隐藏。事实可以透过询问来追踪，可以透过酷刑从你身上挤出来。但如果目标不是求生，而是保持人性，到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差别？他们不可能改变你的感受，顺便一提，就算你想，你自己也无法改变那些感受。他们可以把你做过、说过、想过的一切，极其仔细地暴露出来，但对你自己来说都很神秘的内在心灵，却还是坚不可摧。

第八章

他们做了，他们终于这样做了！

他们站着的房间是长形的，而且灯光柔和。电传荧幕的音量被转小到变成一种低沉的细语。深蓝色地毯的厚度，让人有种踩在天鹅绒上的印象。在房间另一头，坐在桌前的奥布莱恩置身于一盏绿色罩子的台灯下，两旁各有一堆文件。在仆人带着茱莉亚和温斯顿进来的时候，他没有费事抬头看。

温斯顿心跳得这么厉害，让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开口说话。他们这么做了，他们终于这样做了，他就只能想到这件事。来到这里就已经够鲁莽了，两人一起来则完全是愚蠢的行为。不过说真的，他们是从不同的路线来，只在奥布莱恩家门口才会合。只有在非常少见的状况下，一个人才会看到核心党员的住处，甚至就连进入他们在城内居住的区域里都很少有。这个庞大公寓街区的整体氛围，每样东西的丰厚与宽敞程度，好食物与好烟草的陌生味道，电梯安静而且快得不可思议地滑上滑下，穿着白色外套的仆人匆忙地来来去去——一切都这么让人望而生畏。虽然他有个好借口到这里来，但是他踏出的每一步都带着如影随形的恐惧，就怕有个穿黑色制服的警卫会突然间从转角出现，要求他拿出证明文件，然后命令他滚出去。奥布莱恩的仆人毫无异议地让他们进去了。他是个穿着白色外套的矮小黑发男人，有个钻石形状、完全没有表情的脸，很可能是一个中国人。他带着他们走的那条通道铺着柔软的地毯，有贴着奶油色壁纸的墙壁跟白色的护墙板，全都精心维持得很干净。这也很让人望而生畏。温斯顿想不起来他有没有见过一条走廊的墙壁，没有因为人体频繁的接触而弄得脏兮兮的。

奥布莱恩手上拿着一张纸，似乎正在专注的研究。他凝重的脸低了下去，所以别人可以看到鼻子的线条，那张脸看起来既可畏又聪慧。或许有二十秒，他坐着都没有动。然后他把说写器拉向他，用三大部的混合术语急促地念出一道讯息：“项目一逗点五逗点七批准全向句号建议包含项目六加倍荒谬接近犯罪思想取消句号不进行建设预先取得更多估计机械支出句点讯息结束。”

奥布莱恩若有所思地从椅子上起身，穿越无声的地毯朝他们走过来。他身上那种公事公办的气息，似乎跟着那些新语字汇一起卸下一点点，不过他的表情比平常更严峻，就好像他并不高兴被人打扰。温斯顿已经觉得很恐惧了，突然间心头又窜过一抹很寻常的尴尬感。在他看来，他相当有可能只是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实际上他哪来证据说奥布莱恩是任何一类的政治阴谋家呢？只不过是眼神一闪，还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评语。除此之外，就只有他自己秘密的想象，以一场梦为基础。他甚至不可能回头去用来这里借字典的借口，因为在这种状况下茱莉亚在场是绝对说不通的。奥布莱恩经过电传荧幕的时候，似乎突然起了个念头。他停下脚步，转向一旁，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啪的一声后，人声停止了。

茱莉亚发出一个小小的声音，一种讶异的短促尖叫。就算温斯顿正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他还是太过惊讶，控制不住他的舌头。

“你可以关掉它！”温斯顿说道。

“对，”奥布莱恩说，“我们可以关掉它。我们有这种特权。”

奥布莱恩现在站在他们对面了。他结实的身形耸立在他们两人面前，而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无法参透。他在等待温斯顿开口，态度有几分严肃，但要开口谈什么呢？但就算现在也还可以想象，他只是个大忙人，正不耐烦地想知道为什么有人来打扰他。没有人开口。在电传荧幕停止运作以后，房间似乎一片死寂。几秒钟时间行军似地通过，

感觉无比庞大。温斯顿继续辛苦地盯着奥布莱恩的眼睛。然后那张严峻的脸突然间松懈下来，进入可能是就要开始微笑的状态。奥布莱恩做出很有个人特色的动作——重新调整了他鼻梁上的眼镜。

“由我开口，还是由你开口？”他说道。

“由我开口，”温斯顿立刻说道，“那玩意真的关掉了？”

“对，什么都关掉了。只有我们。”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

他顿了一下，第一次理解他自己的动机有多含糊。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期待奥布莱恩给他什么帮助，要说明他为什么来这里并不容易。他继续说下去，同时意识到他所说的话听起来一定立论薄弱又做作：

“我们相信有某种阴谋、某种秘密组织在对抗党，而且你是其中一员。我们想要加入这个组织，为它服务。我们是党的敌人。我们不相信英社的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我们是通奸者。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想要听任你发落。如果你要用别的方式控告我们，我们准备好了。”

他停下来回头瞥向背后，觉得刚才门被打开了。正是如此，那个小个子黄脸孔的仆人没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到他拿着一个上面放着附瓶塞玻璃瓶跟玻璃杯的托盘。

“马丁是我们中的一员，”奥布莱恩淡然说道，“马丁，把饮料拿到这里来。把东西放在圆桌上。我们有足够的椅子吗？那么我们最好舒舒服服地坐下来。马丁，也替你自己拿把椅子来。这是正经事。接下来十分钟你可以不用当仆人。”

小男人坐了下来，相当怡然自得，然而还是有一股仆人似的气息，像是贴身男仆在享受一项特权的模样。温斯顿透过眼角余光注视

着他，觉得这男人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他觉得就算暂时卸下他的假身份也是危险的。奥布莱恩拎起有塞玻璃瓶，在玻璃杯里倒满暗红色的液体。这唤起了温斯顿微弱的记忆，他想起很久以前在一面墙或一个布告栏上看过的某样东西——一个由电灯组成的宽大瓶子，看起来像在上下移动。把它的内容物倒进一个玻璃杯里，从顶端看，这玩意看起来几乎是黑的，但在有塞玻璃瓶里，它闪烁生光有如红宝石。它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他看到茱莉亚拿起她的杯子，带着坦白的好奇心闻了一闻。

“这叫作葡萄酒，”奥布莱恩带着似有若无的微笑说道，“毫无疑问，你们在书上读到过。恐怕这种东西不常流入外围党员手中。”他的脸再度变得严肃，举起了杯子：“我们应该以举杯互祝健康作为开始，我想这样很合适。敬我们的领袖，敬伊曼纽尔·勾斯坦。”

温斯顿以相当热忱的态度拿起他的酒杯。葡萄酒是他曾经读过也梦想过的东西。就像是玻璃镇纸或查林顿先生记得一半的童谣，葡萄酒属于消失的、浪漫的过往，在他秘密的思绪之中喜欢称之为昔日。基于某种理由，他总是把葡萄酒想成有强烈的甜味，就像黑莓果酱，还有马上让人产生醉意的效果。实际上，在他吞下去的时候，这个东西明显让人失望。在喝了许多年金酒以后，他几乎尝不出葡萄酒的滋味。他放下空杯子。

“那么真有勾斯坦这个人了？”他说道。

“对，有这个人，而且他还活着。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那个阴谋——那个机构呢？是真的吗？不只是思想警察的发明而已？”

“对，那是真的。我们称之为兄弟会。对于兄弟会，除了它确实存在跟你属于它以外，你永远不会再了解更多。我马上就会回到那个主题——”他看看他的腕表，“就算是核心党员，把电传荧幕关掉超过半

小时也是不智的。你们不应该一起来到这里，而且你们有必要分头离开。你，同志”——他对着茱莉亚点点头——“一会儿先离开。我们手边大概有二十分钟可以利用。你们应该了解，一开始我必须先问你们某些问题。整体来说，你们打算做什么？”

“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温斯顿说。

奥布莱恩稍微转动一下他的椅子，以便面对温斯顿。他几乎不理会茱莉亚，似乎觉得温斯顿替她发言理所当然。有一会儿，他的眼皮垂下盖住他的眼睛。他开始用低沉、没有情绪的声音问他的问题，就好像这是个例行程序，一种教义问答，大部分的答案他都已经知道了。

“你们准备好奉献你们的生命？”

“对。”

“你们准备好触犯谋杀罪？”

“对。”

“做出可能导致数百个无辜人民死亡的破坏行动？”

“对。”

“对外国势力背叛你的国家？”

“对。”

“你们准备好欺骗、伪造、勒索、败坏儿童的心灵，散布成瘾药物、鼓励卖淫、散播性病……做任何可能导致道德败坏、削弱党力量的事？”

“对。”

“举个例来说，如果把硫酸丢到一个孩子脸上，在某方面会符合我们的利益——你们准备好这样做吗？”

“对。”

“你准备好摆脱你的身份，在你的余生里都以侍者或码头工人的身份维生吗？”

“对。”

“如果我们命令你自杀，你准备好要这么做吗？”

“对。”

“你们两个，准备好分开来永远不再相见吗？”

“不！”茱莉亚脱口说道。

在温斯顿看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答话。有一下子他说话的能力似乎被剥夺了。他的舌头无声地动着，形成了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然后是另一个，一次又一次。直到他说出来以前，他都不知道他要说的是哪个字。“不。”最后他这么说。

“你们告诉我很好，”奥布莱恩说，“我们必须知道一切。”

他自己转向茱莉亚，用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有感情的声音补充道：“你明白吗？就算他活着，可能也会是不同的人了，我们可能被迫给他一个新的身份。他的脸，他的动作，他双手的形状，他头发的颜色——就连他的声音都会不一样。而你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我们的外科医生可以把人变得认不出来。有时候这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截去一肢。”

温斯顿忍不住又斜瞄一眼马丁那张蒙古人种的脸。上面没有他看得出的伤疤。茱莉亚变得苍白了一点，让她的雀斑变得明显起来，但她大胆地面对奥布莱恩。她喃喃说了某句似乎是表示赞成的话。

“很好。那么就说定了。”

桌上有一个银色烟盒。带着某种相当漫不经心的态度，奥布莱恩把烟推向其他人，自己拿了一根，然后站起来，开始缓缓地来回踱步，就好像他站着比较能够思考。这些是非常好的烟，非常浓又填得密实，纸张有一种不熟悉的丝滑质感。奥布莱恩再度望向他的腕表。

“你最好回你的食品储藏室去，马丁，”他说，“我会在十五分钟后打开荧幕。在你离开以前好好看着这些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不会。”

就像他们在前门口时这个小个子男人做过的一样，黑色的眼睛飞快掠过他们的脸。他的态度里没有一丝友善的成分。他在记忆他们的外表，不过他对他们并没有兴趣，或者显得毫无兴趣。温斯顿突然想到，一张人工合成的脸或许无法改变表情。没说话也没用任何一种方式打招呼，马丁就这样出去了，静静地关上背后的门。奥布莱恩来回踱步，一只手放在他那件黑色工作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则握着他的烟。

“你们明白，”他说道，“你们会在黑暗中作战。你们会处于黑暗之中。你们会接到命令，你们会加以遵从，却不知道为什么。以后我会寄给你们一本书，你们会从中学习到我们生活的社会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还有我们将依据什么策略来摧毁它。你们读过那本书以后，就是兄弟会的正式成员了。不过除了我们奋斗的整体目标与此刻的立即任务以外，你们永远不会知道任何事情。我告诉你们兄弟会存在，但我不能告诉你们会员有一百个，还是一千万个。就你们个人所知，甚至也不可能说它的成员有超过十二个。你会有三四个联络人，不时会在他们失踪的时候更新。既然这是你们的第一次接触，这个联结会被保留下来。在你们接到命令的时候，这些命令会是来自我，如果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联络，会通过马丁。在你们终于被逮到的时候，你们会招供。这是免不了的。不过除了你们自己的行动以外，你们没多少事

情可以坦白。你们能够背叛的不过就只有少数几个不重要的人。你们甚至可能不会背叛我。到那时我可能死了，或者我已经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有一张不同的脸。”

他继续在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走动。虽然他身体如此魁伟，但他的动作里却有一种显著的优雅。这种优雅甚至在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或者巧妙地拿着香烟的动作中透露出来。他给人的印象不只是有力，还具备自信与染上反讽色彩的判断力。不管他多么认真，他却没有属于狂热分子的那种一心一意。在他讲到谋杀、自杀、性病、截肢与改变脸孔时，都有一丝戏谑色彩。“这是免不了的，”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要毫不退缩地做到。不过等到生命再度值得一活的时候，这就不是我们该做的事了。”一波仰慕之情从温斯顿身上流向奥布莱恩，几乎就是崇拜了。在这一刻，他已经忘记勾斯坦朦胧的身影了。你注视着奥布莱恩强劲的肩膀，还有他五官粗犷的脸，这么丑陋却又这么文雅，这时候你不可能相信他能被人击溃。没有他敌不过的阴谋，没有他无法预见的危险。就连茱莉亚看起来都很佩服奥布莱恩。她任凭她的烟熄灭，专注地聆听着。奥布莱恩继续说道：“你已经听说过兄弟会存在的谣言了。毫无疑问，你已经形成自己的想象。你或许想象过一个庞大的阴谋分子地下社会，在地窖里偷偷密会，在墙上草草写下讯息，靠着暗语或者特别的手势辨识彼此。没有那种东西。兄弟会成员没有办法彼此辨识，而且任何一个成员都只可能知道少数几个其他成员的身份。如果勾斯坦本人落入思想警察手中，也不可能给他们所有成员的完整名单，或者任何可以让他们找到完整名单的信息。没有这种名单存在。兄弟会不可能被彻底扫空，因为它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组织。除了一个无法摧毁的概念以外，没有任何事物维系住它。除了那个概念以外，永远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你们。你们不会有同志情谊，也不会有鼓励。等你们终于被逮的时候，你们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帮助我们的成员。顶多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在某人应该被封口的时候，我们偶尔能够偷渡一把剃刀到一

位囚犯的牢房里。你们必须习惯过着没有结果、没有希望的生活。你们会工作一阵子，你们会被抓，你们会招供，然后会死去。那些是你们会看到的唯一结果。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可能发生任何察觉得到的变化。我们是死人。我们唯一真正的生命是在未来。我们会以一抔尘土与骨头碎片的形式参与其中。但未来可能有多远，还在未定之天。可能是在一千年后。现在什么都不可能，只能把理性的范围一点一点拓展开来。我们不能集体行动。我们只能通过个人对个人、一代传一代的方式，往外散播我们的知识。在思想警察面前，没有其他途径。”

他停下来，第三次看着他的腕表。

“同志，现在差不多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他对茱莉亚说道，“等等，瓶子里还有一半。”

他倒满了那些酒杯，然后捏着他自己那个杯子的杯颈举起来。

“这次是敬什么？”他说道，仍旧带着那种淡薄的反讽暗示，“敬思想警察的混乱？敬老大哥之死？敬人类？敬未来？”

“敬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比较重要。”奥布莱恩严肃地表示同意。

他们喝干他们的酒，一会儿以后茱莉亚就起身离开。奥布莱恩从一个柜子顶端拿下一个小盒子，然后交给她一个扁扁的白色药片，叫她含在舌下。他说，出门的时候闻起来没有葡萄酒味是很重要的，电梯服务员的观察力都很敏锐。一等到门在她背后关上，他似乎就忘了她的存在。他又来回踱了一两步，接着就停了下来。

“有些细节要先讲好，”他说，“我假设你已经有某种藏匿处了？”

温斯顿解释了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房间。

“那样暂时可行。稍后我们会替你安排别的。经常改变藏匿地点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会寄一本‘书’的副本给你，”——温斯顿注意到，就连奥布莱恩念那个字的时候，都念得像是有特别强调一样——“你明白的，勾斯坦的书，我会尽快寄。可能要等上几天我才能拿到一本。你可以想象得到，存在的副本并不多。思想警察把这些书搜出来销毁的速度，几乎跟我们能制造的速度一样快。这样造就不了多少差别。这本书是无法毁灭的。如果最后一个副本没了，我们几乎可以逐字再制造出来。你带着公文包去上班吗？”他补问一句。

“对，通常是。”、

“长什么样？”

“黑色，非常破旧。有两条带子。”

“黑色，有两条带子，非常破旧——好。在不久以后的未来某日——我无法给出确切日期——你晨间工作里的其中一则讯息，会包含一个印错的字，而你必须要求重来。第二天你去工作的时候不要带你的公文包。那天的某个时刻，在街头会有一个男人碰你的手臂，然后说：‘我想你先前弄掉你的公文包了。’他给你的那个公文包里会有一本勾斯坦的书。你要在十四天内归还。”

他们安静了一会儿。

“距离你必须离开以前还剩下几分钟，”奥布莱恩说，“我们会再见面的——如果我们确实再相逢……”

温斯顿抬头望着他。“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说道。

奥布莱恩点点头，脸上没有惊讶的表情。“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道，就好像他承认了这个弦外之音，“而现在呢，在你离开之前，你有没有任何话想说？任何讯息？任何问题？”

温斯顿思考着。他似乎没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想问了。他更不觉得有任何冲动要说些唱高调的泛泛之论。他没想到任何直接跟奥布莱恩或兄弟会相关的事情，脑中反而浮现某种合成照片——他母亲度过人生最后几天的阴暗卧房，还有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小房间，玻璃镇纸跟裱在黑檀木框里的钢板雕刻版画。他几乎是随口说道："你该不会刚好听过一首老歌谣，开头是'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

奥布莱恩再度点头。他带着某种严肃而有礼的态度，念完那一节诗：

> 橘子跟柠檬，圣克莱蒙的钟声说，
>
> 你欠我三法辛，圣马丁的钟声说，
>
> 你什么时候会还我？老贝利的钟声说，
>
> 等我变富有了，萧第奇的钟声说。

"你知道最后一行是什么！"温斯顿说道。

"对，我知道最后一行。现在呢，恐怕是你该走的时候了。但是等一下。你最好让我给你一片药片。"

在温斯顿站起来的时候，奥布莱恩伸出他的手。他强劲的一握简直压碎了温斯顿手掌的骨头。温斯顿在门口回顾，但奥布莱恩似乎已经开始把他抛诸脑后了。他在等待，他的手就放在控制电传荧幕的开关上。在他背后，温斯顿可以看到写字桌上绿色罩子的台灯、说写器跟摆了大叠纸张的铁丝篮子。这段插曲结束了。在三十秒内，他突然想到，奥布莱恩会回头去做被打断的重要工作，为党效力。

第九章

温斯顿累到觉得身体软趴趴的，像果冻一样。像果冻一样是很正确的用词，这个说法自动跳进他脑袋里。他的身体似乎不只是像果冻那样虚软，还像果冻一样透明。他觉得他要是举起手，就能看到光线穿过。海量的工作把所有的血与血清都从他身上抽干了，只留下神经、骨头与皮肤构成的脆弱结构。似乎所有感受都放大了。他的工作服磨着他的肩膀，人行道刺着他的脚，甚至连开合一只手都要使劲，让他的关节吱嘎作响。

他在五天之内工作超过九十小时。部里的每个人也都如此。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名副其实地无事可做，直到明天早上以前没有任何一种党务工作。他可以在藏匿处待上六小时，然后在他自己床上躺九个小时。他在温和的午后阳光下，沿着一条肮脏阴暗的街道，朝着查林顿先生店铺的方向走，一边注意巡逻队员，一边又不理性地深信这天下午不会有受任何人干涉的危险。每走一步，他拿着的沉重公文包就重重敲着他的膝盖，把一阵阵刺痛感传遍他腿部上下的皮肤。公文包里面是那本书，在他手中至今已经六天，他还没打开过，甚至也还没看一眼。

在仇恨周的第六天，在游行、演讲、叫嚣、唱歌、旗帜、海报、电影、蜡像、鼓声滚滚加上喇叭尖叫、军队行进的沉重脚步声、坦克车履带碾磨的声音、大量飞机的吼声、枪炮的轰然巨响之后——在这样的六天之后，在这大规模高潮颤抖着达到最高点，对欧亚国的整体仇恨沸腾到如此精神错乱的境界，以至于群众要是摸得到即将在活动最后一天问吊的两千名欧亚国战犯，毫无疑问，就会把他们扯成碎片

——就在这一刻，官方宣布大洋国到头来并不是在跟欧亚国作战。大洋国是在跟东亚国作战。欧亚国是盟友。

当然了，没有人承认有任何改变发生过。只是以极端突然的方式，在每个地方都立刻变得众所周知——敌人是东亚国，而非欧亚国。此事发生的时候，温斯顿正在参与伦敦中央区其中一个广场的示威游行。那是在晚上，白色的脸孔与绯红色的旗帜都打上了惨白的泛光灯。广场上满满挤了七千人，其中一区大约有一千名学童，穿着间谍团制服。在一个垂着绯红帘幕的讲台上，一位核心的演讲者——一个精瘦的小个子男人，有着长得不成比例的手臂跟又大又秃的脑袋，上面零星长着几绺直发——正对着群众滔滔不绝地演讲。他就像童话故事里强掳幼儿的丑怪妖精，脸孔被恨意所扭曲，一只手抓着麦克风杆，另一只则充满威胁地抓着他头上的空气，那只手接在细瘦的手臂末端，显得极其巨大。他的声音因为扩音器而有了金属般的音质，隆隆作响地罗列没完没了的暴行清单，大屠杀、驱逐出境、劫掠、强奸、折磨战犯、轰炸平民、满口谎言的宣传、不义的进犯、被破坏的条约。听他说的话，几乎不可能不先相信后狂怒。每隔一下子，群众的愤怒就会沸腾，麦克风的声音就被几千个喉咙失控的兽性怒吼给淹没。最野蛮的怒吼都来自学童。演讲已经进行了约有二十分钟，这时才有个信差匆匆上了讲台，把一张纸片塞到演讲者手里。他打开纸片来读的时候，他的演讲全没停顿。他的声音或态度，或者他所说的内容之中都没有改变，但突然间名字就不一样了。话都没说，一波理解的涟漪就传遍了人群。大洋国在跟东亚国作战！下一刻有一阵巨大的骚动。这个广场上装饰的旗帜跟海报全都错了！相当于一半的旗帜海报，上面的脸是错的。这是破坏行动！勾斯坦的特务在工作！起了一阵暴乱的插曲，这时海报从墙上被撕下，旗帜被撕成碎片，被放在脚下践踏。间谍团做出了天才之举，攀爬到屋顶，割断在屋顶上飘扬翻飞的横幅。在两三分钟内，一切都结束了。仍然抓着麦克风柄的演讲者，他的肩膀往前弓着，他空出来的手抓着空气，直接继续他的演

讲。再过一分钟，野兽般的愤怒叫喊再度从人群中爆出。仇恨周就像先前一模一样地继续，只是目标已经变了。

事后回顾，让温斯顿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其实那个演讲者从一句话切换到另一句话的时候，句子正讲到一半，不但毫无停顿，甚至也没破坏句法结构。但在那一刻，有别的事情占据他的心神。是在海报被撕下的失序片刻中，有个他看不到脸的男人轻点着他的肩膀，然后说道："抱歉，我想你刚才弄掉你的公文包了。"他心不在焉地接过公文包，没有说话。他知道要隔个几天，他才有机会看里面的内容。游行结束的那一刻，他就直接前往真理部，虽然那时几乎二十三时了。部里的全部工作人员都采取相同做法。叫他们回到工作岗位的命令已经从电传荧幕发出，但几乎没必要多此一举。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作战，大洋国一直都在跟东亚国作战。五年来的政治文学里，有很大一部分现在完全报废了。各种报告与记录、报纸、书籍、小手册、电影、声轨、照片——全部都得用闪电般的速度校正。虽然没有人发出指令，但大家都知道部门主管的打算，在一星期内，就不会有任何关于对抗欧亚国或联合东亚国有关的参考文献，还留在任何地方。工作多的排山倒海，还因为其中牵涉到的过程无法照着真正的名义来称呼而变本加厉。记录局的每个人在二十四小时内都工作了十八小时，中间夹着两次三小时的小睡。床垫从地窖里拿上来，在走廊上到处摊放。三餐是员工餐厅里的服务生用推车推来的三明治和胜利咖啡。每次温斯顿休息去小睡的时候，他都试着让桌上保持没有工作的状态，然而他每次睡眼惺忪、全身酸痛地爬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又有另外一堆纸卷落下，就像风刮起的雪堆一样盖满了桌子，把说写器埋掉了一半，还溢出来掉到地板上，所以他的第一个工作永远都是把纸卷堆成够整齐的一堆，好让他有空间可以工作。最糟糕的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纯粹机械化作业，通常只要把一个名字换成另一个就好。不过任何详细的事件报告都必须具备细腻心思与想象力，就连把战争从世界上的这一区搬到另一区所需的地理知识，都相

当可观。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痛到难以忍受，他的眼镜每隔几分钟就得擦一下。这就像是挣扎着进行某种压垮人的粗活，一个人明明有权拒绝，却还是神经兮兮地急于完成。他对着说写器嘟哝的每个字、他用墨水笔勾出的每一笔，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但就他有余裕记得的时间范围内，这个事实对他并不造成困扰。他就像局里的任何一位同事一样，急切地要让伪造成果天衣无缝。在第六天的早晨，圆筒落下的速度变慢了。在长达半小时的时间里，真空筒里没冒出任何东西，然后又是一个圆筒，接着就没了。每个地方的工作，都在约莫相同的时刻趋缓。一种深沉、实际上偷偷摸摸的叹息，传遍了整个部门。一项永远不能提及的壮举完成了。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类透过记录性质的证据，来证明跟欧亚国的战争曾经发生过。在十二时，部内突如其来地宣布，所有员工到明天早上为止都放假。温斯顿——他还带着那个里面装着书的公文包，在他工作时放在他的两脚之间，睡觉时就压在他身体下面——回到家里，他刮了胡子，差点在浴缸里睡着，虽然水温几乎不超过微温的程度。

随着他的关节发出带有某种快感的吱嘎声，他爬上查林顿先生店铺的楼上。他很疲倦，却不再想睡觉了。他打开窗户，点燃那肮脏的小煤油炉，然后放上一锅准备煮咖啡的水。茱莉亚很快就到，同时还有那本书，他在那张破椅子上坐下，解开了公文包的带子。

一本沉重的黑色书籍，用业余人士的手法装订，封面上没有作者姓名或标题。字体看起来也有点不一致。页面边缘磨损了，而且很容易就掉下来，就好像这本书已经在许多人手上传阅过。书名页上的题词写着：

寡头式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伊曼纽尔·勾斯坦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从有文字历史以来——而且或许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与下等人。他们在许多方面被细细划分开来，他们有过无数不同的名字，而他们的相对数量，还有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变化。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没有改变。就算在极大的动乱与看似无法挽回的改变之后，同样的模式总是会自动重新确立，就像一个陀螺仪不管朝着此方或彼方推得多用力，总是会回归平衡状态。

这三个团体的目标，是彻底互相对立的……

温斯顿中止阅读，主要是为了玩味他安安全全、舒舒服服在阅读的事实。他独自一人，没有电传荧幕，没有贴在钥匙孔上的耳朵，没有回头看背后或用手盖住书页的紧张冲动。甜美的夏季空气在他脸颊上吹拂。远方的某处飘来孩童隐约的喊叫。在房间内部，除了时钟如昆虫般的声音以外，别无任何声响。他深深靠进扶手椅里面，把他的脚搁在壁炉架上。这就是至福，就是永恒。突然间，就像自知会再三阅读书中每一字的人偶尔会做的一样，他打开书本的另一个地方，发现自己看到的是第三章。他继续往下读：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世界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这个事件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便可预测到，也确实有人如此预测。随着俄罗斯吸收掉欧洲、美国吸收了大英帝国，现存强权的其中两个，欧亚国与大洋国，实质上已经存在。第三个大国东亚国，在另外十年混战之后，才以明确的单一国家形态出现。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在某些地方是人为划定的，在其他地方则会根据战事的幸与不幸而浮动，但整体来说，是沿着地理上的分界而定。欧亚国是由欧亚大陆整个北部组成，从葡萄牙延伸到白令海峡。大洋国是由美洲与大西洋诸岛组成，包括英伦诸岛、澳洲大陆与非洲南部的部分区域。比其他国家小、西方边界又比较不明确的东亚国，是由中国及其南方的诸国所组成，包括日本诸岛，还有版图虽大却动荡不安的满洲地区局部、蒙古及西藏。

这三个超级大国，总是在某种合纵连横状态下彼此交战，而且过去二十五年来都是如此。然而战争不再是二十世纪前数十年里那种孤注一掷、摧毁一切的斗争。这是无法摧毁彼此、没有实质对抗理由，也没有任何真正意识形态差异可以区分的战斗人员之间，以有限的军备进行的战争。这并不是说战争行为或针对战争行为的主流态度，变得比较不嗜血或者更有骑士精神。恰恰相反，战争歇斯底里症在所有国家都持续不断并普遍流行，而且诸如强奸、劫掠、屠杀儿童、把整批人都贬为奴隶、针对囚犯的报复行为

甚至上升至活活煮死或坑杀，都被视为一种常态，而且，在这些罪行是由自己人而非敌方犯下的时候，就值得表扬。但在物质层面上，战争牵涉到的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是接受高度训练的专家，导致的伤亡相对地少。要是有任何战斗，就是发生在界定不明的边界，那些地方在哪，一般人只能瞎猜，或者是发生在守护航道战略位置的海上堡垒外围。在文明的各个中枢，战争表示的不过就是持续短缺的食物供给，还有偶尔砸下一枚可能导致数十人死亡的火箭炮。战争的特征其实已经改变了。更确切地说，打仗理由的重要性优先级已经变了。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战中已见端倪的那些动机，现在变成最主要的，还得到有意地认可与遵行。

要理解现今的战争本质——因为就算每隔几年就洗牌重组一次，在打的永远都是同一场战争——就一定要先领悟到，这战争不可能有决定性的结果。三个超级大国里，没有一个能够明确地被征服——哪怕是另外两国联手也一样。他们太势均力敌，他们的自然防线也太难以克服。欧亚国得到辽阔领土空间的保护，大洋国则有宽广的大西洋与太平洋保护，东亚国则有繁殖力旺盛又勤奋的人民。其次，从实质意义上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为之争斗的事了。随着自足经济体的建立——其中的生产与消费彼此联动，过往战争的主因——争夺市场——已经告终，同时争取原料也不再是攸关生死的大事。无论如何，三大强国领土如此宽广，各自的疆界中就可以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原料了。要是这个战争有个直接的经济目的，就是为了劳动力。在这些超级大国的疆界之间，有个区域是任何一国都不曾永久掌握的，略呈四边形，四个角位在坦吉尔、布拉萨、达尔文与香港，其中包含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就是为了占据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还有北方的冰帽，三大势力一直在争斗。实际上没有一个强国曾经控制住整个争议中的地区。该地的各部分一直易主，而且就是突然背叛盟国以攫取这块或那块区域的机会，主宰了联盟阵线没完没了的变动。

所有争议领土都包含了很有价值的矿物，而其中一些还出产重要的植物农产品，像是橡胶，在气候较寒冷的地方必须用相对昂贵的方法来合成。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有储备量深不见底的廉价劳动力。不管哪个强权控制了非洲的赤道地区、中东各国或南印度或者是印尼群岛，就表示有数千万或数亿名工资低、工作辛勤的苦力也归它发落。这些地区的居民，或多或少被公然贬抑到奴隶的位置，一直在征服者之间转手，就像煤炭或石油一样被消耗掉，用来制造出更多军备、夺取更多领土、控制更多劳动力，接着又制造更多军备、夺取更多领土、控制更多劳动力，就这样无尽地继续下去。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争斗从来没有真正超越争议地区的边缘之外。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盆地与地中海北岸之间来回流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小岛一直在大洋国跟东亚国之间抢来抢去，在蒙古、欧亚国与东亚国之间的分界线从没有稳定过。在极地周围，三大强权全都主张有权取得实际上大多无人居住、未经探索的庞大领土，但势力的平衡永远保持大致上的平均，构成每个超级大国心脏地带的领土，则总是维持不受侵犯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赤道带被剥削者的劳力，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并不是真正必要的。他们无法增加这个世界的财富，因为不管他们制造出什么都被用在战争目的上，然而打仗的目的，永远都是为了在进行另一场战争时处于较有利的位置。这些奴隶人口的劳力，让连绵的战事得以加快节奏。但如果他们不存在，世界上的社会结构还有社会自给自足的流程，并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别。

现代战争的主要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核心的首脑们同时承认又不承认这个目标），是在不提高整体生活水平的状况下，用尽机器生产的产品。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要怎么处理多余消费物资的问题就已经潜伏在工业社会中了。到了现在，鲜少有人有够多食物可吃，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迫切，而且就算没有人为的摧毁过程在进行，可能也不会变成这样。比起一九一四年以前存在的世界，今日的世界是个贫瘠、饥饿、荒废的地方，如果拿来跟当时的人期待想象的未来相比，就更是如此。在二十世纪早期，人类对未来世界的愿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有钱有闲、秩序井然又有效率——一个由玻璃、钢铁与雪白的水泥所构成，闪闪发亮的抗菌防腐世界——几乎每个能读能写的人，共同意识中都有这个愿景。科学与科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假定两者都会继续发展，似乎很自然。这种状况没有发生，部分原因在于一连串漫长的战争与革命导致的贫困，也有部分原因在科学与科技进展仰赖经验主义式的思考习惯，这种习惯在一个受到严格军事管理的社会里不可能幸存。整体而言，现在的世界比五十年前更原始。某些落后地区已经进步了，而且已经发展出各种装置（总是在某方面跟战争与警方侦防技术有关），但实验与发明大半已经停止，五十年代原子战争造成的浩劫也从来没有彻底修复过。虽然如此，机器中本来就具备的危险性仍旧存在。从机器第一次出现的那一刻开始，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都很清楚，人类从事单调苦役的需要已经消失，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类不平等的必要也消失了。

如果机器刻意被用在消弭不平等的目的上，饥饿、工作过度、不卫生、文盲与疾病都可以在几代之内被消灭。然而实际上，机器没有被用在前述的任何目的上，而是借由一种自动化过程——制造有时候不可能不去分配的财富——机器确实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大约五十年期间，非常大幅度地提升了人类平均的生活水准。

但同样很清楚的是，财富方面的整体增加，对阶级社会造成毁灭性的威胁——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就是阶级社会的毁灭。在一个每个人都只工作短时间、有足够食物可吃、住在有浴室与冰箱的房子里、有一辆汽车、甚至是一架飞机的世界里，最为明显、或许也最为重要的不平等形式，就已经消失了。财富一旦变得普遍，有没有钱就没差别了。毫无疑问，我们有可能想象在某个社会中，财富——在个人财产与奢侈品这种意义之下——应该被平均分配，同时权力则留在一小批特权阶级手中。但在实践层面上，这样的社会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因为要是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闲暇与安全，在常态下被贫困弄得傻头傻脑的绝大多数人类都会变得有文化学识，也将学会如何为自己思考，而他们一旦做到这件事，他们迟早会领悟到掌握特权的少数根本没有用处，他们会把那些人扫到一旁去。长期来说，阶级社会只有在贫穷与无知的基础上才可能成立。照着二十世纪初某些思想家曾有的梦想，回归过去的农业时代，并不是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个做法抵触了朝向机械化发展的潮流——几乎在全世界，这个潮流都已经变成有如直觉一般了。更进一步说，任何还处于工业落后状态的国家，在军事上都无力自救，而且注定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更为先进的对手的控制。

透过限制货物产量来让大众保持贫穷，也不是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大约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间，这种事情大范围地发生。许多国家放任经济停滞，土地不再耕种，资本设备不再增加，大批人口不得工作，靠着国家救济勉强活着。但这必然产生军事上的弱点，而既然这种做法造成的困苦状况没有必要，就免不了会引起反抗。问题在如何让工业之轮保持运转，却不至于增加世界上真正的财富。

货物必须被制造出来，但绝对不能被分配出去。而在实践层面上，达成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持续的战争。

战争的必要行动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人的性命，而是毁灭人类劳动的产品。战争是一种把原料砸个粉碎，倒入高空或沉入深海的方法，那些原料在其他状况下可能会让群众过得太舒服，而且长久来说还会变得太过聪明。甚至在战争武器没有实际上被毁灭的时候，制造武器仍旧是一种方便的方法——没有制造出任何可供消费的商品却还可以扩张劳动力。举例来说，一个海上堡垒里关着能够造出数百艘货船的劳动力，到最后它被拆毁淘汰，从来没带给任何人任何实质的好处，接着更加巨大的劳动力又去建造另一个海上堡垒。原则上，战争的努力成果，总是被规划成满足人口的基本需求之后，再消耗掉可能存在的任何盈余。在实际上，人口的需求总是被低估了，结果就是半数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但这被视为一种好处。甚至连特权阶级都过着某种近乎困苦的生活，是刻意规划出来的政策，因为整体的短缺状态增加了小批特权阶级的重要性，而且因此放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照二十世纪早期的标准，就连一个核心党员都过着一种禁欲而勤勉的生活。虽然如此，他确实享受到的少数奢侈品——设备完善的大公寓，质料比较好的衣服，质量比较好的食物与烟酒，他的两三个仆人，他的私人轿车或直升机——都把他置入一个跟外围党员不同的世界里，而相较于我们称为“普罗阶级”的贫苦大众，外围党员也有同样的优势。这种社会气氛如同一个围城，在围城里，有一块马肉就造成了贫富之间的差别。而在此同时，正在作战，因此处境危险的意识，使得让渡所有权力给一小群特殊社会阶级，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求生条件。

大家会看出，战争达成了必要的毁灭，不过是以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达成。从原则上来说，很容易就可以靠着建造庙宇跟金字塔、挖洞再填回去，甚至是制造大量商品然后再放火烧掉，来浪费世界上的多余劳动力。但这样只会在经济上而非情绪上提供阶级社会的基础。在此要紧的不是大众的士气——只要他们持续稳定地工作，他们的态度就不重要——而是党本身的士气。就算是最卑微的党员也被期待要能干而勤勉，甚至在某个狭窄的限度之内要很聪明，但同样必要的是，他应该要做个好骗无知的狂热分子，他最主要的情绪是恐惧、憎恨、谄媚与纵情狂欢的胜利感。换句话说，他必定具备战争状态该有的适当心态。战争实际上有没有发生并不重要，而且既然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战事进行顺不顺利也无关紧要。唯一必要的就是战争状态应该存在。党要求党员做到，而且在战时气氛下更容易达成的情报割裂，现在几乎是一体适用了，但一个人的阶级越高，这种现象就变得越明显。战争歇斯底里与对敌人的恨意最强烈之处，正是在核心之中。对于一个身为行政主管的核心党员，他通常必须具备的能力，就是知道这一项或那一项战争新闻不是真的，而他可能常常注意到整个战争都是骗人的，要不是没发生，就是开战理由跟宣称的大不相同。但这样的知识，很容易就能借着双重思想的技术来抵消。在此同时，没有一位核心党员有任何一刻动摇他的神秘信念——战争是真的，而且注定要胜利收场，大洋国会是全世界无可争议的主宰。

所有核心党员，都把这个即将来临的征服当成基本信条。要达成这个目标，不是渐渐取得越来越多的领土，然后建立压倒性的权力优势，就是要靠发现某种无可匹敌的新武器。寻找新型武器的过程一直持续着，而且是创造性或思考性的心灵能找到出口的极少数仅存活动之一。在现今的大洋国，旧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在新语中，没有代表“科学”的词汇。思考的经验主义方法——过去所有科学成就的基础——抵

触了英社最基本的原则。甚至只有在技术产物能够透过某种方式缩减人类的自由时，技术的进步才会发生。在所有实用技艺上，世界要不是停滞不动，就是在退步。田地用马拉的犁耕种，书则是用机器写成。但在不可或缺的重要事物上——实际上，就是战争与警察秘密侦查方面——经验主义的方法仍然受到鼓励，或者至少得到容忍。党的两大目标，就是征服地球的整个表面，以及一举消灭所有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所以党有两个关切的重大问题要解决。一个是如何在违背当事人意志的状态下，发现他在想什么，另一个则是怎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状况下，在几秒钟内杀死数百万人。只要科学研究还在继续进行，这就是科学的研究主题。今日的科学家要不是心理学家与审问专家的混合——以异常仔细的态度，研究脸部表情、手势与声调的意义，并且测试药物、电疗、催眠与肉体折磨的吐真效果——就是个化学家、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只关心他那个特定学科里跟取人性命有关的分支。在和平部大量的实验室里，或者藏在巴西雨林、澳洲沙漠或南极荒凉小岛的实验站中，专家团队都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某些人只关心怎么计划未来的战争后勤补给；其他人则设计越来越大的火箭炮、越来越强的炸药，还有越来越难以穿透的装甲；其他人则寻找更致命的新瓦斯，或者生产足够分量就能让整片大陆寸草不生的可溶性毒药，或者对所有可能抗体免疫的疾病菌种；其他人则奋力要制造一辆车，能像水下的潜水艇一样，钻到土壤底下，或者一架基底是独立帆船的飞机；另外一些人则探索更冷僻的可能性，像是把透过悬在太空中数千公里之遥的透镜，让太阳光聚焦，或者汲取地心的热度，制造出人工的地震与潮汐。但这些计划里，没有一个曾经稍微接近实现，三大强国中也没有一个曾经明显领先于另外两国。更不得了的是，三大强权全都已经具备一项武器，原子弹，比他们现在的研究可能发现的任何武器都更强大。虽然党照着它的习惯，把这项发明归功于己，原子弹早在四十年代就已首度出现，而且大约在十年后，就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了。在那时候，几百枚炸弹被丢在各工业中心，主要是在俄国的欧陆部分、西欧与北美。效果是说服了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再多几颗原子弹就表示有组织社会的末日，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权力尽头。在那之后，虽然从没订定或暗示过任何正式协定，再也没有人投下原子弹了。三个强权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然后加以囤积，以便抗衡他们全都相信迟早会来的决定性机会。在此同时，战争的艺术保持发展停滞的状态已经几乎三十或四十年了。直升机的使用比先前更频繁，轰炸机大半由自动推进武器所取代，而脆弱的可动战舰则让位给几乎不会沉的海上堡垒。但在其他方面，发展少之又少，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是来复枪跟手榴弹都还在使用。而且，虽然报纸与电传荧幕上报道了没完没了的屠杀，早先战争里的那种殊死战常常有成千上万、甚至是数百万的人口在几星期内被杀害——却从未重演。

三个超级大国里，没有一个曾经尝试过任何一种有一败涂地风险的战略。要是进行任何大行动，通常会是突袭一位盟友。三大强权全都遵循或者假装正在遵循的战略，是一样的。计划是借着结合战斗、讨价还价与时机精准的背叛之举，取得彻底包围某个敌对国家的一圈基地，然后再跟那个敌国签下一纸友好条约，然后保持友好关系许多年，使对方放松警惕。在这时候，装着原子弹的火箭就可以在所有战略据点组装完成。最后，火箭会全部同时发射，结果太毁灭性，让报复变得没有可能。然后就是跟剩下那个世界级强权签订友好协议的时候了，这是为了准备另一次攻击。几乎犯不着说，这个阴谋只是个白日梦，不可能实现。更进一步说，除了在赤道与极区周围的争议区以外，根本没有战斗发生过，入侵敌国领土的行动也从没进行过。这就解释了这个事实：在某些

地方，超级强国之间的边界是武断决定的。举例来说，欧亚国可以轻易地征服英伦三岛，这里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洋国可以把它的疆界推进到莱茵河，甚至到维斯瓦河。但这样会违背文化完整性的原则——各方虽然都遵循，却从来不曾系统化阐述的原则。如果大洋国要征服曾一度以法国和德国为人所知的地区，必然要做的不是消灭当地居民（一个有极大实质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同化将近一亿的人口——这些人至少在科技发展方面来说，大致上跟大洋国水平相同。对三个超级大国来说，问题是一样的。对他们的结构而言，绝对必要的是不得接触外国人，除了有限度地接触战犯与有色人种奴隶。就算是当时官方认定的盟友，也总是在阴暗的疑虑之下受到监视。除了战犯以外，大洋国的一般国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欧亚国或东亚国的国民，而且他被禁止取得关于外国语言的知识。如果他被准许接触外国人，他就会发现他们是跟他一样的生灵，而且关于这些外国人，别人告诉他的事情大半都是谎话。他所生活的封印世界会被打破，而他的士气所仰赖的恐惧、憎恨与自以为正义，可能都会消失无踪。所以各方都明白，不管波斯、埃及、爪哇或锡兰有多常易主，除了炸弹以外的任何东西都绝对不准跨过主要边界。

在这底下藏着一个从没有人公然提及，却默默理解并照着行动的事实，也就是说，三个超级大国的生存条件全都差不多。在大洋国的主流哲学称为英社，在东亚国则是称为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在东亚国则是一个中文名称的哲学，通常被翻译为死亡崇拜，但较佳的意译或许是无我主义。大洋国国民不容知道另外两种哲学的任何信条，但会有人教他诅咒这些哲学，视之为加之于道德与常识的野蛮暴行。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几乎难以分辨，它们所支撑的社会系统则根本毫无差别。到处都是一样的金字塔结构，一样崇拜半神式的领袖，一样靠着持续战争而存在并维持下去的经济体系。随之而来的是，这三个超级大国不只是无法征服对方，征服对方还得不到任何好处。相反的，只要他们保持冲突状态，他们就能互相支撑，就像三束玉米穗。而且，通常三大强权的统治阶级都会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人生是奉献给征服世界，但他们也知道战争必然会永远继续下去，而且不会胜利。在此同时，实际上没有被征服的危险，让否认现实——这正是英社及其敌对思想体系的特色——变得有可能。在此必须重复我们先前提过的，战争变成持续性的行动，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的特征。

在过去的年代，一场战争从定义上来说，几乎就是某个迟早会告终的事情，通常会是清楚无误的战胜或败北。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与物理现实保持接触的主要工具之一。所有年代的所有统治者，都曾经试图把虚假的世界观强加到他们的追随者身上，但他们禁不起鼓励任何易于损害军事效率的幻觉。只要败北表示失去独立或者某种通常被认为不可取的其他结果，防止败北的预警措施就必须是认真的。物理上的事实无法被忽略。在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中，二加二或许能够等于五，不过在设计一把枪或一架飞机的时候，就得等于四了。效率不彰的国家迟早都会被征服，讲求效率的奋斗对幻觉来说是不利的。更进一步说，讲求效率就必须能够从过去中学习，这就表示对于过去发生过什么事，要有相当精确的了解。当然，报纸与历史书籍总是经过渲染、带有偏见，但现在实践的这种篡改行为，本来是不可能的。战争是健全理智的可靠防护，至少在跟统治阶级有关的时候，可能是所有防护之中最重要的。在战争可能有输赢的时候，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但战争变得名副其实地连绵不绝以后，就不再是危险的了。在战争连续不断的时候，就没有军事必要性这回事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滞不前，最显而易见的事实能够加以否认或不予理会。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能冠上科学之名的研究，为了战争目的仍然在进行，但这些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白日梦，研究失败不见成果并不重要。效率——甚至是军事效率——已经不再必要了。在大洋国，什么都没有效率，只有思想警察除外。既然三个超级大国都是无法征服的，每个国家在实质上都是个独立的宇宙，在其中几乎任何一种思想上的颠倒错谬，都可以安全地实行。现实只会透过日常生活的必要需求来施加压力——饮食、居住、穿着、避免吞下毒药或者一脚踏出两层楼高窗户外等等的必要。在生与死之间，在身体的乐与苦之间还是有个区别，不过就只有这样了。大洋国的国民与外界、过去的联系被切断了，就像是一个悬在太空的人，他没有办法知道哪一方是上，哪一方是下。这样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绝对的，连埃及法老或罗马皇帝都不可能如此。他们非得防止他们的追随者饿死太多，多到造成不便；也非得让军事技术保持跟敌手们一样低的水平。然而一旦达到最低目标，他们就可以把现实扭曲成他们想要的任何形状。

所以，如果我们从过往战争的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战争就只是冒牌货。这就像是某些反刍动物的角长成某种特定角度，让它们无法互相伤害。但战争虽不真实，却不是毫无意义。战争吞掉了多余的消耗性物资，而且帮助保持一个阶级社会所需要的特殊心理氛围。我们将会看到，战争现在就只是内政事务。在过去，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可能会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因此限制战争的毁灭程度，却还是彼此争斗，而且胜者总是会劫掠败者。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他们根本不彼此争斗了。战争是由每个统治团体来进行的，对抗的是他们自己的子民，而战争的目的不是造成或阻止领土的征服，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所以，“战争”这个字眼，已经变得有误导性了。准确的说法可能是这样：战争由于持续不断已经不再存在。战争对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早期的人类所造成的特殊压力已经消失，而且被某个相当不同的东西给取代了。要是三个超级大国竟然没有彼此对抗，反而同意永久和平共存，每个国家都在自己国境内不受侵犯，效果会是一样的。因为在那种状况下，每个国家都还会是个自足的宇宙，永远免于外在危险令人清醒的影响。真正永久性的和平会跟永久的战争一样。这就是党的口号内在的含义——虽然绝大多数党员对这句话的了解仅止于表面——战争即和平。

温斯顿有一会儿停止阅读。在远方某处，有个火箭炮发出雷鸣。独自跟一本禁书同在，置身于没有电传荧幕的房间里的幸福感，还未被磨灭。孤独与安全是身体的感觉，不知怎么的，跟躯壳的疲惫感、椅子的柔软触感、窗外隐约微风轻拂过他脸颊的感受混合在一起。这本书让他着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让他放心。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没告诉他任何新讯息，但那也是部分的吸引力所在。如果他有可能把他片段的思维依序呈现，书上说的话就是他会说的。这是跟他自己相近的心灵制造的产物，但这颗心灵更加强劲、更有系统、

较少受制于恐惧。他察觉到，最好的书，就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你的书。他才刚翻回第一章，就听到茱莉亚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他从椅子上起身迎接她。她把她的棕色工具袋扔在地板上，然后扑进他怀里。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超过一星期了。

“我已经拿到那本书了。”在他们放开彼此的时候，他说道。

“喔，你拿到啦？很好。”她不抱太大兴趣地说道，然后几乎立刻就在煤油炉旁边跪下来煮咖啡。

直到他们在床上待了半小时之后，他们才回到那个主题。这个晚上刚好够凉爽，值得花力气把床单拉起来。房间下面传来熟悉的歌声，还有靴子在石板上刮擦的声响。温斯顿初次造访时在那里见到的红臂膀结实女人，几乎成了院子里的固定组成部分。在白天，她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洗衣盆跟晒衣线之间大步来回，交替着用晒衣夹塞住自己的嘴，或者放声唱首欲望横流的歌。茱莉亚已经在她那一边安顿下来，似乎已经要陷入睡梦中了。他伸手拿正躺在地板上的书，然后坐起来靠着床头板。

“我们必须读这本书，”他说，“你也要读。所有兄弟会的成员都必须读。”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道，“念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你就可以一边念一边解释给我听。”

时钟的指针指向六，意思是十八时。他们眼前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靠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开始念：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从有文字历史以来——而且或许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与下等人。他们在许多方面被细细划分开来，他们有过无数不同的名字，而他们的相对数量，还有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变化。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没有改变。就算在极大的动乱与看似无法挽回的改变之后，同样的模式总

是会自动重新确立，就像一个陀螺仪不管朝着此方或彼方推得多用力，总是会回归均衡状态。

“茱莉亚，你醒着吗？”温斯顿说道。

“是，吾爱，我正在听。继续念吧。这棒极了。”

他继续念：

这三个团体的目标，是彻底互相对立的。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现在的位置。中等人的目标是跟上等人互换位置。对下等人而言，在他们有目标的时候——因为下等人经久不变的特征是，艰苦的工作把他们压垮得太厉害，所以在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任何事，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意识到——那目标就是废除所有区别，并且创造出一个人人皆平等的社会。所以在整个历史中，一种主要纲领相同的斗争一再地重复。长期以来，上等人似乎牢牢掌握着权力，但迟早会有那么一刻，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信念，失去有效治理的能力，或者两者一并失去。然后他们就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会对下等人假装他们是为自由与正义而奋斗，争取下等人支持他们这一边。中等人一旦达成他们的目标，就会把下等人推回他们被奴役的老位置，他们自己就变成了上等人。现在一个新的中等群体从其中一个其他群体里分裂出来，斗争又再度开始。在三个群体之中，只有下等人甚至都没有暂时达成目标过。如果说在整个历史中从没有某种实质上的进步，就太夸张了。就算今天，处于一段衰落期之中，人类平均的体能还是比几世纪前来得好。但在财富方面没有进步，礼仪没有变得更温和，改革或革命也从没有让人类朝着平等再多靠近一毫米。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种种历史性变化的意义，不过就是他们的主子换了名字。

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这个模式的重复，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已经变得很明显了。所以随之出现种种思想学派，他们把历史诠释成一个循环过程，并自称证明了不公平就是人类生活无可改变的定律。当然，这种教条总是有自己的拥护者，但在它目前推广的形式之中，有个显著的变化。在过去，对阶级形态社会的需求一直是特别为上等人而设的教条。诸王诸侯，还有寄生在他们身上的教士及律师者流，全都宣扬过这种教条，还用死后在想象世界里会得到补偿的诺言，来软化这番教条。对中等人来说，只要他们还在奋力争取权力，就总是会利用自由、正义与博爱这类的字眼。然而到了现在，那些还不在发号施令位置、却希望不久后就能攀上高枝的人，开始攻击人道博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打着平等的旗帜掀起过革命，然后在旧人被推翻以后马上又建立全新的暴政。新的中等人群体，实际上预先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暴政。社会主义——这是一连串思想的最后一个环节，出现于十九世纪早期，起源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隶起义——还深受过往年代的乌托邦主义影响。但在大约一九〇〇年往后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版本，越来越公开地扬弃建立自由与平等的目标。出现在本世纪中叶的新运动，大洋国的英社主义、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死亡崇拜（它在东亚国的通称），有意识的目标都是让“不”自由与“不”平等永垂不朽。当然，这些新运动是从旧运动里长出来的，而且通常会保留旧运动的名称，并且对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达某种表面上的赞扬。不过它们的目标全部都是阻碍进步，并且把历史冻结在某个选定的时刻。熟悉的钟摆摆荡会再发生一次，然

后就停止了。一如往常，上等人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则会变成上等人。但这一回，透过有意而为的策略，上等人将能够永久维持他们的地位。

新教条之所以崛起，有一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的累积与历史感的增长，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在是清晰明了的，或者看似如此。而它如果清晰明了，也就是可以改变的。但最主要的潜藏理由是，早在二十世纪开端，人类的平等就变成技术上可能做到的了。人在天生禀赋方面并不平等，社会职责必须以对某些人较有利、对其他人较不利的方式特别设计，这还是千真万确，但不再有任何真正的需要造就出阶级区别或者财富上的大幅差异了。在稍早的年代，阶级区别非但免不了，还非常可取。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制造的发展，状况改变了。就算人类还是必须做不同类型的工作，他们却不再有必要过着社会或经济水平不同的生活。所以，在即将攫取权力的新群体眼中，人类的平等不再是值得奋起争取的理想，而是一个必须回避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年代，在公义和平的社会实际上并无可能的时候，要相信这一点相当容易。人间天堂的概念——人类在其中应当彼此友爱，在没有法律也没有粗重劳动的状况下共同生活——纠缠着人类的想象有数千年了。而且，对于从每个历史变迁中获利的族群来说，这个愿景甚至也有某种吸引力。法国、英国与美国革命的后继者，对于自己说的人权、言论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等等套话，有一部分是相信的，甚至还会容许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但在二十世纪的第四个十年里，所有主流政治思想都是极权主义式的。就在人间天堂变得可能实现的那一刻，它的名声就败坏了。每个新的政治理论，不管它自称是什么，都回归到阶级顺序与组织化。而在一九三〇年代左右开始趋于强硬的风潮兴起之后，早就被摒弃多年，在某些状况下甚至长达数百年不见的某些做法——没有审判就加以囚禁、利用战犯当奴隶、公开处决、以酷刑榨取自白、利用人质，还有把某地区所有人口都驱逐出境——不但再度变得普遍，还得到自诩为见解开明进步之人的容忍，甚至为之辩护。

只有在全世界各地打了十年各种国际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之后，英社及其敌手才以完熟政治理论的面貌出现。但这些理论都有各种其他体系作为先声，这种体系通称为集权主义，在本世纪稍早已经出现过，而从当前的混乱中将要浮现的世界主要纲领，也早就很明显了。什么样的人会控制这个世界，也是同样显而易见。新的寡头政体是为了大多数的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公会组织者、公关专家、社会学家、老师、记者还有专业政治家而造就出来的。这些源自中产薪水阶级与劳工阶级上层的人，是被独家垄断工业与中央集权政府构成的贫瘠世界塑造出来、聚拢在一起的。跟他们在旧时代的同类相比，他们没那么贪婪，没那么容易被奢华享受诱惑，对纯粹的权力比较饥渴，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自己在做什么更有自觉，也更认真弭平反对力量。这最后一个差别是最要紧的。跟现存体制比较，过去的所有暴政都是效率不彰的半吊子。统治者集团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感染到自由派的理念，在各处都留下破绽也不在乎，只注意到明显可见的举动，而且对他们的子民在想什么毫不在意。以现代的标准来说，就连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都算是很宽大为怀了。这种状况的部分理由是，过去没有一个政府有这个能力持续不断地监视它的子民。然而印刷术的发明让舆论更容易操纵，电影与广播又让这种过程更上层楼。随着电视的发明，还有让电视能同时在同一机器上接收传送的科技进步，个人生活就告终了。每一位国民，或者至少是那些重要到值得监视的对象，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泡在官方宣传口号中，同时其他沟通管道

都封闭了。不只是力促所有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还让他们完全意见一致的可能性，现在首度出现了。

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过去以后，社会自行重组，一如既往地组成了上等、中等与下等三级。但新的上等人群体与他们所有的先驱都不一样，他们并不是照着本能行动，而是知道必须做什么才能保护自身的地位。他们早就领悟到寡头政治唯一稳固的基础，就是集体主义。财富与特权在共同持有的时候，最容易捍卫。发生在本世纪中叶的所谓“废除私有财产”，实际上表示财产集中到比过去更少数人的手中，但是有这么个差别是，新的拥有者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的乌合之众。个别来说，除了琐碎的个人物品以外，没有一个党员拥有任何东西。集体而言，党拥有大洋国内的所有一切，因为它控制了一切，并且照它认为妥当的方式处置产品。在革命之后的那些年，党能够在几乎无人反抗的状态下踏进这个发号施令的位置，是因为整个过程被描绘成一种集体化的行动。大家一直假定如果资本家的所有权被剥夺了，随之而至的必定是社会主义，而且毫无疑问，资本家的所有权已被剥夺了。工厂、矿场、土地、房屋、交通——一切都从他们身上被夺走了，而既然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顺理成章，它们一定就是公共财产。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并继承其中术语的英社主义，实际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项目。英社主义预见到也事先企图达到的结果，就是经济不平等已经变成永久性的了。

但是怎么让一个阶级社会永远存在的问题，还有更深入的层面。一个统治集团可能失去权力的方式只有四种。要不是从外部被征服，就是统治效能太差，以至于群众起而反抗，或者它让力量强大又心怀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得以成形，或是它失去统治的自信与意愿。这些原因并不是单独运作的，而且按照惯例，这四者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出现。一个能够同时监控全部四者的统治阶级，就能够永远保持权力。到头来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统治阶级本身的心态。

在本世纪中叶之后，第一种危险实际上消失了。现在瓜分世界的三大强权，实际上每一个都是无可征服的，只有透过缓慢的人口统计学变化，才可能变得有机可乘，但一个掌握大范围权力的政府，轻轻松松就能避免这种状况。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理论上的。群众从来不会出于自主意志而反抗，而且他们永远不会只因为受到压迫就反抗。说真的，只要不准他们有任何比较基准，他们甚至永远不会察觉到他们受到压迫。旧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现在也不容再发生，但另一个同样重大的脱序却是能够发生的，也确实发生了，并没有引起任何政治上的后果，因为并没有任何办法明确表达其中的不满。至于从机械技术发展出来以后，就潜藏在我们社会里的生产过度问题，已经透过持续作战的手段获得解决（见第三章），这种方法也能有效地把大众的士气激励到必要的高度。所以，从我们现在这些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的真正危险，是未能充分就业、渴望权力又能干的人分裂出一个新群体，还有在他们自己那个阶级里增长的自由主义与怀疑主义。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上的。问题在于怎么样在意识形态上持续控制指挥集团，还有他们辖下人数较多的行政人员集团。至于大众的意识，只需要用负面的方式影响。

从这个背景里，一个人就可以推断出（要是他还不知道的话）大洋国的整体结构。在金字塔顶端出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是绝对正确而全能的。每一种成功、每一个成

就、每一场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被认为是直接来自他的领导与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布告栏上的一张脸，电传荧幕里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合理地确信他永远不会死，而对于他是几时出生，已经相当不确定了。老大哥是党选来向世界展现自己用的伪装。他的功能是作为一个爱、恐惧与敬爱的焦点。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会比面对一个组织时更容易感受到这些情绪。在老大哥以下出现的则是核心党，成员限制在六百万人，或者是大洋国整体人口百分之二以下的某个数字。在核心党以下，则是外围党员，如果把核心党描述成国家的大脑，外围党员也许就可以比拟成双手。在他们之下则是愚昧的大众，我们习惯性地把他们称为“普罗阶级”，数量或许占了整体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套用我们先前用的分类词汇，普罗阶级是下等人，因为赤道地区经常在征服者之间易手的奴隶人口，并不是这个结构永久或必要的部分。

原则上，这三大群体的身份并非来自世袭。核心党父母的子女，在理论上并不是出生便成为核心党成员。进入党的任一分支的许可，是通过十六岁时接受的检验进行的。其中没有任何种族歧视，也没有某个省份的成员明显多于其他省份。犹太人、黑人、纯粹印第安血统的南美洲人，在党的最高阶层都一样可见，而且任何区域的行政官员都是从当地的居民中选出的。在大洋国，没有一个地区的居民觉得他们是被遥远首都统治的殖民人口。大洋国没有首都，而它有名无实的元首是一个行踪无人知晓的人。除了英文是通用语言，新语是官方语言以外，大洋国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中央集权的。它的统治者不是透过血缘关系，而是透过信奉同一套共同教条而团结在一起。千真万确，我们的社会有层级之分，而且分层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似乎是世袭家系。比起资本主义体系，甚至是前工业时代，现在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来回流动少得多了。在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交替，不过就只是确保弱者被排除在核心以外，并且容许外围党员里雄心勃勃的成员高升，让他们变得无害。在实践层面上，普罗大众不准取得入党资格。他们之中最有天分、有可能变成不满中心分子的人，就只会被思想警察记下来歼灭掉。但这种状态并不必然是永久性的，也不是原则问题。党并不是旧有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它的目标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把权力传递给它的子女，而要是没有别的办法让最能干的人保持在顶端，它完全准备好要从普罗阶级招募一整批新生代。在关键性的那些年里，党并非世袭体制的事实，对于抵销反对力量贡献良多。比较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受到的训练，是要对抗某种称为“阶级特权”的东西，他假定非世袭的事物就不可能是永久性的。他看不出寡头政权的存续不需要是物质上的，他也没停下来反省一下世袭贵族体制总是很短命，然而像天主教会这种把人吸纳进来的组织，有时却会维持数百年或数千年。寡头政权统治的本质并不是父死子继，而是某种特定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持续，由死者强加于生者之上。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其后继者，就还是统治集团。党并不关心血统的永续，只关心自身的永续。只要那个阶级结构一直维持原状，由谁来行使权力并不重要。

所有塑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特色的信念、习惯、品味、情绪、心态，其实都是被设计出来维持党的神祕色彩，并且阻止今日社会的真正本质被人看穿。实体上的反叛，或者任何朝向反叛发展的初步行动，现在都是不可能的。普罗阶级这方面没什么好怕的。放任他们自己去，他们就会一代接一代、一世纪接一世纪地工作、繁衍并死去，不只是没有反叛的冲动，也没有力量理解这个世界可以不同于现状。如果工业技术的进步，让他

们必须受到更高等的教育，他们才有可能变得危险。不过，既然军事与贸易竞争不再重要了，大众教育的程度实际上在下降。大众有或没有哪些意见，被视为无关紧要之事。可以给他们知性上的自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知性。另一方面，甚至是在最不重要的主题上，一个党员都不可以有最小的一点意见偏差。

一个党员从生到死都活在思想警察的眼皮底下。就连他独处的时候，他都绝对无法确定他是一个人。不管他可能在哪里，睡着或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洗澡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下被检查，而且也不知道他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友谊、他的休闲活动、他对待妻儿的行为、他独处时脸上的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出的话，甚至是他个人特别的肢体动作，全都受到审慎的详细检视。不只是任何实际上的行为过失，还包括任何古怪之处——不管多微小——任何习惯上的改变，任何可能表示内在挣扎迹象的紧张造作行为，肯定都会被侦测到。无论如何，他在任何方向上都没有选择自由。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行动不受法律规范，也没有任何清楚载明的行为准则。在大洋国没有法律。若是被人侦测到就表示必死无疑的思想与行动，并不是正式被禁止的，无止境的整肃、逮捕、酷刑、囚禁与蒸发，都不是当成实际犯下罪行时施加的惩罚，只是消灭可能在将来某一刻犯罪的人。一个党员不只是要有正确的见解，还要有正确的直觉。许多他必须有的信念与态度，是从未被言明的，而且说出来的时候也不可能不暴露出英社主义内在的矛盾。如果他是个天生的正统派（在新语里称为好思者），在所有情况下，他不去想都会知道真正的信念或可取的情绪是什么。但无论如何，详尽的精神训练——在童年进行，并且根据新语词汇犯罪阻却、黑即白、双重思想来加以组织——都让他不愿意也没办法在任何主题上思考得太深刻。

期望中一位党员是没有个人情绪的，热忱也没有暂时停歇的时候。他应该要活在持续狂热的状态中，憎恨外敌与内贼，对胜利欢欣鼓舞，在党的力量与智慧之前自我贬抑。他空空如也，得不到满足的生活制造出的不满，刻意被转向外部，用类似两分钟仇恨时间的设计来排遣，可能导致怀疑或叛逆态度的推测，则会被他早年习得的内在规训预先消灭。在这种规训中最初步也最简单的阶段——甚至可以传授给幼童——在新语中被称为犯罪阻却。犯罪阻却指的是一种功能——在即将产生任何危险思想的时候，就像出于本能似地立刻猝然停止。其中包括了不理解类比，看不出逻辑上的错误。只要是对英社主义不利的论证，再怎么简单也会误解，面对可能导向异端邪说的任何思想路线，都感到无聊或排斥。一言以蔽之，犯罪阻却的意思就是保护性的愚蠢。但愚蠢是不够的。反过来说，彻底的正统性要求一个人像软骨功师傅对自己的身体一样，彻底掌控自己的心理历程。大洋国的社会，到头来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上——老大哥无所不能，党不可能有错。但既然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党也并非不可能出错，在处理事实的时候，就有必要保持时时刻刻、不厌其烦的灵活弹性。这里的关键字是黑即白。就像许许多多的新语词汇一样，这个词汇有两个彼此相反的意义。用在一位敌手身上，就表示习惯厚颜无耻地声称黑就是白，抵触明显的事实。用在一位党员身上，就表示在党的教条要求之下，他有忠诚的意愿要说黑就是白。但这也表示有能力相信黑就是白，更有甚者，还知道黑就是白，而且能够忘记自己曾经相信过相反的事。这样做必须持续地篡改过去，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是靠着一种实际上包括其他一切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新语中称为双重思想。

改变过去之所以必要，有两个理由，其中之一是次要的，而且——姑且这么说——是一种预防措施。这次要的理由是，党员一如普罗阶级，容忍现状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比较基准。他必须与过去割离，就好像他也必须与异国割离，因为他必须相信他比他的祖先更好过，而且物质享受的平均水平持续在提升。但重新调整过去更重要得多的理由，在于有必要保卫党的正确无误。不只是任何一种演讲、统计与记录都必须一直更新，以便显示党的预测在所有状况下都是对的，而且也绝对不能承认教条或政治联盟有过任何改变。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甚至是一个人的政策，都公然招认弱点。举例来说，欧亚国或东亚国（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是今天的敌人，然后那个国家就必须永远是敌人。而如果事实说的是另一回事，那么事实就得改变。就这样，历史持续地被重写。每天篡改过去的行动是由真理部来进行的，这个做法对于稳定政权的必要性，就跟博爱部所进行的压制与刺探工作一样大。过去的易变性就是英社主义的中心信条。这个信条的论证是，过去的事件并没有客观性的存在，只活在书面记录与人类的记忆里。过去就是让记录与记忆一致的任何事物。既然党完全掌握所有记录，也同样完全掌握党员的心灵，那么理所当然的，过去虽然是可变的，它却没有在任何特定状况下被改变过。因为在过去按照此刻需求被重塑成任何一种形状的时候，这个新版本就是过去，而且从来就不可能有任何不同的过去存在。就算同样的事件在一年之中必须被改变好几次，改到面目全非——这种状况经常发生——这个道理仍然为真。在所有时刻，党都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且显然这绝对真理永远不可能有别于现状。我们会看出，掌握过去最仰赖的就是对记忆的训练。确定所有书面记录都跟此刻的正统一致，只是一种机械化的行为。但党员也必须记得照着期待的方式发生的事件。而且如果必须重新安排一个人的记忆或篡改书面记录，那么忘记自己这样做过也是必要的。做到这一点的诀窍就像任何别的心理技巧一样，是可以学会的。大多数党员都学过，而且所有聪明又思想正统的人肯定全都会。在旧语中，这个词汇的称呼相当坦白，“现实控制”，虽然双重思想也包含了更多其他概念。

双重思想表示在一个人心灵中同时保持两个互相矛盾的信念，而且两者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知道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所以他知道他正在对现实耍花招，不过通过运用双重思想，他也能够让自己满意，认为现实并未受到扰乱。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的，否则就无法精确执行，但也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就会随之带来一种虚假感，并因此感到罪恶。双重思想处于英社主义最深处的核心，因为党的根本行为就是利用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保有合乎彻底诚实态度的坚定目标。刻意说谎的同时又真诚地相信这些话，忘记任何已经变得不方便的事实，然后，在这个事实再度变得必要时，再从遗忘之境抽回它，只要还有必要就继续保持，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却也把自己否认的现实列入考虑——这一切全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就算在用到双重思想这个词汇的时候，实际运用双重思想也是必要的。因为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一个人就承认了他正在篡改现实，透过一个新的双重思想行动，此人又抹消了这个知识，如此直至无穷无尽，谎言总是领先真相一步。说到底，就是透过双重思想的手段，党已然能够——而且就我们所知的一切来说，将来也能够如此继续数千年——阻止历史的进程。

所有过去的寡头政权之所以失去权力，不是因为变得僵化，就是因为变得软弱。他们要不是变得愚蠢自负，无法自行调节以改变环境，因而被推翻，就是变得开明而懦弱，在应该动用武力的时候做出让步，然后再度被推翻。这也就是说，他们的沦亡要不

是因为意识，就是因为无意识。党的成就是造就出一个思想体系，在其中两种状况可以同时存在。党的统治不可能在别的知性基础上长治久安。如果一个政权要统治一切，还要继续统治下去，该政权就必须能够让现实感脱节。因为统治的秘密就在于结合对自身正确无误的信念，还有从往日错误中学习的力量。

几乎用不着说，心思最细腻的双重思想实践者，就是那些发明了双重思想，也知道这是一个大范围心理欺瞒体系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清楚现在发生什么事的人，也就是那些最不可能如实看待这个世界的人。整体来说，理解越清楚，错觉越严重；越是聪颖，就越是神志不清。这一点的一个清楚范例，就是下面的事实，一个人在社会阶级里越是高升，战争歇斯底里症就越是严重。那些对战争态度最近乎理性的人，是那些争议领土上的子民。对那些人来说，战争只是持续不断的灾难，就像来回扫过他们身体的海啸。哪一边是赢家，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他们注意到最高统治者的改变，就只表示他们会为新主子们做跟过去一样的工作，而新主子们对待他们的方式跟旧人一样。待遇稍微好些的工人，我们称之为“普罗阶级”的那些人，就只是断断续续地注意到战争。在必要的时候挑拨一下，他们可以进入恐惧与憎恨的狂热状态，但如果放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可以长期遗忘战争正在进行中。在党的各个层级——尤其是核心——才找得到对战争真正的热忱。对征服世界信念最坚定的人，就是那些知道此事不可能的人。这种联结对立两极的独特方式——知识结合无知，犬儒结合盲目狂热——是大洋国社会主要的突出特征之一。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充满了矛盾，即使在并无实际必要导致矛盾时亦然。所以，党拒绝并诽谤了原本是社会主义运动立足点的每一条原则，而且选择打着社会主义的名号这样做。它灌输一种对劳动阶级的轻蔑，这是过去数百年来所没有的，它让自己的党员穿上的制服，一度是体力劳动者特有的服饰，而且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才加以采用。它有系统地损害家庭的团结，还用一个直接诉诸家庭忠诚情绪的名字来称呼它的领袖。就连管理我们的四个部，名字里都展现出他们厚颜无耻地刻意颠倒事实。和平部掌管战争，真理部掌管谎言，博爱部掌管酷刑折磨，丰饶部则是掌管饥荒。这些矛盾并非偶然，也不是出自一般的伪善，它们是双重思想的刻意演练。因为只有借着解消矛盾，才能无限期地留住权力。没有别的方式能够打破古老的循环。如果要永远地避免人类的平等——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住他们的地位——那么普遍的心理状态，就必须是受到控制的疯狂。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都忽略掉了。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避免人类的平等？假定我们已经正确地描述了这个过程的动力学，为了把历史冻结在这个特定时刻，做出这样庞大而精密的计划，动机究竟是什么？

在此我们触及了核心的秘密。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党（特别是核心）的神秘力量仰赖的是双重思想。但原初动机埋藏得比这更深——就是这种从未被质疑过的直觉，在一开始导致夺权，并且让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持续战争，以及所有其他必要烦琐程序在随后成形。这个动机的组成其实是……

就像一个人开始察觉到有个新的声音一样，温斯顿开始意识到一片寂静。在他看来，过去好一段时间，茱莉亚都非常安静。她躺在她

那一边，腰部以上赤裸裸的，她的脸颊枕在手上，一绺黑发散落在她两眼之间。她的胸膛缓慢而规律地起伏着。

“茱莉亚。”

没有回答。

“茱莉亚，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书本，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地板上，然后躺下，把被子盖到他们两人身上。

他暗自想着，他还没学到那终极之秘。他明白怎么回事，他不明白为什么。第一章，就像第三章，实际上没有告诉他任何他不知道的事情，只是把他已然具备的知识系统化。但在读过这本书以后，他比过去更清楚他没疯。身为一个少数派，甚至是只有一人的少数派，并不表示你就疯了。有真理，也有谎言，而如果你紧抓着真理不放，甚至对抗全世界，你也不是疯子。西沉夕阳射来的一道黄色光芒透过窗口斜照进来，落在枕头上。他闭上双眼。阳光照在他脸上，女孩光滑的身躯碰触着他，让他有一种强壮、昏昏欲睡又自信的感觉。他很安全，一切都很好。他一边喃喃念着“神智健全与否不是由统计学来决定”一边陷入梦乡，心里觉得这句话里包含一种深刻的智慧。

第十章

他醒来的时候，有种已经睡了很久的感觉，但瞥一眼那个老式时钟，现在才二十时三十分。他躺着打了一会儿瞌睡，然后平常那种浑厚的歌声就从下面的院子里响起：

这只是个无望的幻想，

就像四月的一天一样地过去，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还有它们激起的美梦，

把我的心偷走了！

这首乱凑出来的歌似乎还继续受到欢迎。你还是到处都听得到。这首歌的寿命比仇恨之歌还长。茱莉亚被这歌声叫醒了，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然后下了床。

“我饿了，”她说，“我们多煮点咖啡吧。该死！炉子熄了，水都冷了。”她把炉子举起来摇一摇，“里面没油了。”

“我希望我们能从老查林顿那里弄到一些。”

“奇怪的是，我确定过炉油是满的。我要穿上我的衣服了，”她补上这句，“天气似乎已经变冷了。”

温斯顿也起床着装。那个持续不懈的声音继续唱道：

他们说时间会治愈一切，

他们说你总是会忘记，

但微笑与眼泪横跨这些年，

还在扭绞我心弦！

在他系上他那件工作服上的腰带时，他漫步到窗口。太阳一定落到屋子后面去了，院子里再也没有阳光了。石板仍旧湿湿的，就像才刚洗过，而他有种天空也被洗过的感觉，烟囱顶之间的蓝色这么清新而苍白。那女人不知疲倦地大步来回走着，用晒衣夹堵住自己的嘴又拔开，唱一唱又陷入沉默，然后夹起更多尿布，然后是更多再更多。他纳闷地想她是不是靠着洗衣维生，或者只是二三十个孙儿的奴隶。茱莉亚已经走过来到他身边，他们两人有些着迷地注视着楼下那个健壮的身影。他注视着那个女人，摆出她特有的架势，她粗壮的手臂抬起来伸向晒衣线，她强劲如母马的屁股往外挺出，这时他第一次想到，她是美丽的。他过去从没想过一个五十岁女人的身体，竟然可以是美丽的——因为生育子女而膨胀到怪物般的尺寸，然后在劳动之下变得硬实、粗壮，直到质地粗糙有如过熟的萝卜。他心想，但就是这样，说到底，为什么不呢？这个扎实、没有曲线、有如一块花岗岩的身体，还有粗糙的红色皮肤，跟年轻女子身躯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玫瑰果与玫瑰。为什么要认为果实不如花朵？

“她很美丽。”他喃喃说道。

“她的臀部可能有一米宽了。”茱莉亚说。

“这是她那种风格的美。”温斯顿说。

他用他的手臂轻轻环住茱莉亚柔软的腰部。她的身体侧面，从髋部到膝盖都贴着他的。永远不会有小孩从他们体内孕育出来。那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做的事之一。他们只能靠着嘴巴说的话，通过头脑传递秘密。下面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手臂、温暖的心，还有多产的肚皮。他纳闷地想着她已经生过多少个孩子，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她短暂的花期，或许是一年野玫瑰般的美丽，然后她突然间就膨胀得像个丰饶的水果，长得坚硬、泛红而粗糙，接着她的人生就是洗衣、擦地、缝补、煮饭、扫除、磨光、修缮、擦地、洗衣，一开始是为了孩子，后来是为了孙子，连续超过三十年。到生命

尽头她还在唱歌。他对她所感受到的这种神秘敬意，不知怎么的，跟天空苍白无云、在烟囱顶后面无延伸到无穷远处的样子混合在一起了。一想到天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欧亚国或东亚国都跟这里一样，就让人觉得很奇怪。而且在这片天空下的人也都是一样的——在每个地方，在全世界，几千万几百万的人都像这样，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被憎恨与谎言的围墙分隔开来，然而几乎就是一样的——这些人从来没学过怎么思考，但在他们的心脏、肚腹与肌肉之中，储藏着有朝一日将会颠覆世界的力量。如果还有希望，就在于普罗阶级！还没读到那本书的结尾，他就知道勾斯坦最后的讯息必然是这个。未来属于普罗阶级。而他不能确定，在他们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建造的世界对于他，对于温斯顿·史密斯来说，会不会像党的世界一样异质？——可以的，因为至少那会是个精神健全的世界。有平等的地方就能够有健全的精神。这迟早会发生，力量会变成意识。普罗阶级是不朽的，在你注视着院子里那个英勇的身影时，你就无法怀疑这一点。到最后他们的觉醒会来临。而直到觉醒发生以前——虽然可能要等上一千年——他们会对抗任何逆境生存下去，就像鸟儿，把党无法分享也杀不死的生命力，从一个身体传到下个身体。

“你记不记得，”他说，“在第一天，在树林边缘对我们歌唱的那只歌鸫？”

“它不是在对我们唱歌，”茱莉亚说，“它唱歌是为了让自己高兴。甚至不是那样，它就只是在唱。”

鸟儿唱歌，普罗阶级也唱歌。党不唱歌。在全世界，在伦敦与纽约，在非洲与巴西，还有在边境之外神秘的禁忌之地，在巴黎与柏林的街道，在俄罗斯无垠平原上的村庄里，在中国与日本的市集上——到处都有同样牢靠、无可征服的身影屹立着，因为工作与生儿育女而变得身形庞大丑陋，从生到死操劳辛苦，却还在歌唱。有一天，从这些强有力的腰际，必定会出现一整个族群有意识的生灵。你是死人，

他们的儿女则是未来。但你可以分享那个未来，如果你让心灵存活下去——就像他们让肉体存活下去一样——然后把二加二等于四的秘密信条传承下去。

“我们是死人。”他说道。

“我们是死人。”茱莉亚很忠诚地跟着复述。

“你们是死人。”一个钢铁般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

他们飞快地分开来。温斯顿的五脏六腑似乎都结冰了。他可以看到茱莉亚两眼虹膜周围的眼白。她的脸变成一种泛白的黄色。两颊上抹糊了的腮红仍然显得很突出，几乎就像是跟下面的皮肤毫无关系。

“你们是死人。”钢铁般的声音重复道。

“那是从画后面传来的。”茱莉亚悄声说道。

“这是从画后面传来的，”那声音说道，“你们就留在原地。直到你们听到命令为止都不准动。”

开始了。终于开始了！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站在那里注视着彼此的眼睛。逃之夭夭，趁着还来得及逃出这栋房子——他们根本没有这么想。不听从墙壁里传出的钢铁之音，是无可想象的。

啪的一响，就像是有个钩子被往后转开了，然后是一阵玻璃破裂的爆响。画作掉到地上，露出后面的电传荧幕。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我们了。”茱莉亚说道。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了。”那声音说道，“站到房间中央。背对背站好。把你们的双手扣在脑袋后面。不要碰到对方。”

他们没有碰触，但在他看来，他似乎还可以感觉到茱莉亚的身体正在颤抖。或者也许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在颤抖。他可以制止自己牙齿打架，但他控制不了他的膝盖。楼下有一阵靴子重重踩踏的声音，从

屋里屋外传来。院子里似乎挤满了人。有某样东西被拖着穿过石板。那女人的歌声骤然停止。有一声拖长的滚动铿锵声响，就好像洗衣盆被扔过了院子，然后是一阵混乱的愤怒吼叫，最后以一声吃痛的呐喊作结。

“房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房子被包围了。”那声音说道。

他听到茱莉亚喀的一声猛然咬紧牙关。“我想我们最好说再见了。”她说。

“你们最好说再见。”那声音说道，然后另一个相当不同的声音——一个尖细、有教养的声音，温斯顿有种印象是他曾经听过这声音——切了进来，“顺便一提，在我们谈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是‘来了根蜡烛照着你上床，来了把斧头砍掉你的头！’”

有某样东西在温斯顿背后砸到床上了。一把梯子的顶端被猛推过窗户，而且冲进窗框里。有人爬过窗口。有一大堆靴子蜂拥冲上楼梯的声音。房间里挤满了穿着黑色制服的结实男子，他们脚上穿着铁头靴，手上拿着警棍。

温斯顿再也不抖了。他几乎连他的眼睛都动不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保持静止不动，不让他们有借口打你！一个长了职业拳击手那种平滑下颌，嘴巴只是一条细缝的男人，就停在他对面，若有所思地平衡着警棍在拇指与食指之间的重量。温斯顿与他四目相望。一个人把双手背在脑袋后面，脸跟身体全都暴露在外的那种赤裸感，几乎让人无法忍受。那个男人白色的舌头吐出一点舌尖，舔舐着本来该长着嘴唇的地方，然后扫了过去。又有另一个砸烂东西的声响。有人从桌上拿起那个玻璃镇纸，然后在炉床底的石头上砸了个粉碎。

珊瑚的碎片——一片波纹状的细微碎片，看似蛋糕上用糖霜做的玫瑰花蕾——滚过了地垫。多么小啊，温斯顿想着，它一直都是这么

小啊！他背后有一声惊喘跟砰的一响，而他的脚踝被人猛然一踹，几乎让他失去平衡摔出去。其中一个男人把他的拳头猛砸向茱莉亚的心窝，让她像把折叠尺一样地弯下腰。她在地板上翻滚，奋力要吸进空气。温斯顿不敢转动他的头，哪怕是一厘米都不敢，但有时候她喘息着的青紫色脸孔会进入他的视角。就算他在恐惧之中，他都好像可以感觉到那种痛就在他身上，那种致命的疼痛，虽然那及不上挣扎着恢复呼吸来的迫切。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那种恐怖、让人痛苦万分的痛楚，一直在那里，同时却还无法经历承受的痛，因为在承受其他一切之前，你必须能够呼吸。然后，其中两个男人从膝盖跟肩膀的位置把她架起来，把她像布袋一样地抬出房间。温斯顿瞥了一眼她的脸，上下颠倒，蜡黄又扭曲着，眼睛紧闭，两颊上仍有一抹胭脂红，那就是他最后一眼见到她了。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没有人打他。他心里开始自动冒出种种似乎完全无趣的想法。他纳闷地想，他们是否抓到了查林顿先生。他纳闷地想，他们对院子里的女人做了什么。他注意到他急需撒尿，还感觉到一股轻微的讶异，因为两三小时以前他才这么做过。他注意到壁炉上的时钟说现在九点了，意思是二十一时。可是光线似乎太强了。在八月夜晚的二十一时，日光不是该消逝了吗?

他纳闷地想，到头来他跟茱莉亚是否还是弄错了时间——睡了大半天，以为现在是二十时三十分，但其实现在是第二天早上的八时三十分。但他没有继续往下想。这个念头很没意思。

走道上响起另一个脚步声，稍微轻盈些。查林顿先生进了房间。黑制服男人们的举止突然间变得更克制。查林顿先生的外表似乎也有某种改变。他的眼睛落在玻璃纸镇的碎片上。

“捡起那些碎片。”他口气尖锐地说道。

一个男人蹲下去听命行事。伦敦东区的土腔不见了，温斯顿突然间领悟到，不久之前他从电传荧幕上听到的声音是谁的。查林顿先生仍然穿着他的陈旧天鹅绒外套，但他本来几乎白了的头发，已经变成了黑色。他也没戴他的眼镜了。他只给温斯顿凌厉的一瞥，就好像要证实他的身份，然后就不再注意他了。仍然可以认得出他，但他不再是同样的人了。他的身体挺直了，而且似乎变得更壮。他的脸只经历了一些微小的改变，虽然如此却造成了一种彻底的变貌。黑色眉毛没那么浓密，皱纹不见了，脸部的整体线条似乎都变了，就连鼻子似乎都短了些。这是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警醒、冰冷的脸孔。温斯顿这时想到，这是他毕生第一次明白知道，自己正注视着思想警察中的一员。

第三部

第一章

他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想来他应该在博爱部，但他无法确定就是如此。他在一个天花板挑高、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墙壁是闪亮的白色瓷砖。隐藏式的灯让这里充满了冰冷的光，还有一种低沉稳定的嗡嗡声，他想应该跟空气供应有关。有一张宽度只刚好够坐的长凳，或者是架子，沿着墙壁延伸，只有在门口处中断，而在门对面那一端有个马桶座，上面没有木头坐垫。这里有四个电传荧幕，每面墙上各有一个。他的肚子隐隐作痛。从他们把他绑起来塞进一辆封闭的厢型车，把他载走以后，那股钝痛就在了。但他也很饿，有一种不健康的、咬啮着他的饥饿感。打从他上次吃东西以后可能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甚至可能是三十六小时。他还是不知道他们逮捕他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了。自从他被捕后，就没人给过他食物。

他在那张狭窄的长椅上尽可能坐着不动，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他已经学会怎么坐着不动。如果你做出他们预期之外的动作，他们就会从电传荧幕上对着你吼。但他对食物的渴求逐渐增加。他最渴望的就是一块面包。他有个想法是，他那件工作服口袋里有一点面包屑。那里甚至有可能——他这么想，是因为不时有某个东西似乎在搔

着他的腿——还有一块不小的面包壳。到最后，找出面包的诱惑胜过了他的恐惧，他把一只手滑进他口袋里。

“史密斯！”电传荧幕里有个声音喊道，"6079W.史密斯！在牢房里双手不准放进口袋！”

他再度坐着不动，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在被带到这里以前，他还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那里一定是一座普通监狱，或者是巡逻队员用的暂时拘留所。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无论如何有几小时，没有时钟也没有日光，很难估算时间。那是个嘈杂、味道难闻的地方。他们把他送进一个跟现在这个差不多的牢房里，但是那里脏得不得了，而且都挤了十到十五个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普通罪犯，但其中有几个政治犯。他沉默地靠着墙壁坐着，被肮脏的身体推挤着，又太专注于恐惧与他肚子里的疼痛感，所以对他的环境没有太大兴趣，却还是注意到党的囚犯与其他人在举止上的惊人差异。党的囚犯总是安静而惊恐，但普通罪犯似乎对谁都不在乎。他们大声辱骂警卫，在他们的个人财物被没收时激烈反抗，在地板上写着猥亵字眼，吃着偷渡进来的食物——他们从衣服里神秘的藏匿处掏出来的——甚至在电传荧幕试图恢复秩序的时候，喊得比荧幕还大声。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似乎跟警卫关系友好，喊他们的小名，还试着透过门上的窥视孔讨要几根烟来抽。那些警卫也用某种容忍的态度对待那些普通罪犯，甚至在他们必须粗鲁地对付那些罪犯时亦然。有很多人在谈论大多数囚犯预料会被送去的强迫劳改营。他从中得知，只要你有熟人，又懂得规矩，在劳改营里“状况还好”。那里有贿赂、差别待遇、每一种类型的敲诈勒索，还有同性恋跟卖淫，甚至还有用土豆蒸馏出来的私酒。只有普通罪犯才会得到受人信赖的地位，特别是帮派分子跟谋杀犯，他们形成了某种贵族阶级。所有肮脏活都是由政治犯来做。各式各样的囚犯一直来来去去：毒贩、小偷、强盗、黑市商人、醉鬼、娼妓。某些醉鬼粗暴到让其他囚犯必须合力压制他们。有个身形庞大无比、几乎不像女人的女人，大约六十岁了，有着下垂的

大胸脯和在挣扎时散落的浓密白色卷发，她被四个警卫抬进来时又踢又喊，他们一人抓着她的一角。他们把她企图用来踢他们的靴子扯了下来，然后把她扔到温斯顿腿上，几乎压断他的大腿骨。女人自己站直了身体，同时还冲着往外走的他们喊着“操蛋玩意儿”。然后，她注意到自己坐在某个凹凸不平的东西上，就从温斯顿膝盖上滑下来坐到长凳上。

“请见谅，亲爱的，”她说，“我本来不会坐到你身上的，只是那些混蛋把我放到那里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待淑女，对吧？”她顿了一下，拍拍她的胸脯，然后打了个嗝。“抱歉，”她说，“我平常不是这样，真的。”

她往前一跳，吐了一大堆东西在地板上。

“这样好多了，”她说着，闭上眼睛往后靠，“永远别忍着，我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趁着在胃里还新鲜的时候就吐出来。”

她恢复活力，转身再多看温斯顿一眼，似乎立刻就喜欢上他了。她用一只宽大的手臂环住他的肩膀，把他拉向她，把啤酒与呕吐物的气息吹向他的脸。

“你叫什么名字啊，亲爱的？”她说。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女人说道，“那就妙了，我也姓史密斯。哎呀，”她很伤感地补上一句，“我可能是你妈呢！”

温斯顿想，她真可能是他妈妈。她有大致正确的年纪跟体格，而且在劳改营过了二十年以后，人可能会有些改变。

没有别人跟他说话。普通罪犯对于党的囚犯忽视到让人讶异的程度。“搞政治的”，他们这样叫他们，带着一种不感兴趣的轻蔑。党的囚犯似乎害怕对任何人说话，尤其怕对彼此讲话。只有一次，两个都

是女性的党员在长凳上被推着紧挨在一起，那时他在嘈杂人声里偶然听到几句仓促的耳语，特别是有句话提到某个称为“一〇一室”的东西，他不懂那是什么。

他们把他带到这里可能是两、三个小时以前的事。他肚子里那股闷痛从未远去，但有时会好些，有时会恶化，而他的思绪也跟着膨胀或收缩。在痛得比较厉害的时候，他只想得到痛楚本身，还有他自己对食物的渴望。在比较好些的时候，恐慌就会攫住他。有些时候，他预见到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感觉如此真实，让他心跳得飞快，停止了呼吸。他感觉到警棍砸在他两肘，从断裂的牙齿之间尖叫着求饶。他几乎没想到茱莉亚。他没办法专心想她。他爱她，不会背叛她，但那只是个事实，就好像他知道算术规则一样。他没有感觉到对她的爱，而他甚至几乎不曾想过要知道她出了什么事。他比较常带着忽隐忽现的希望，想到奥布莱恩。奥布莱恩可能知道他已经被捕了。他说过，兄弟会从来不会试着营救他们的成员。但有那把剃刀，如果可以，他们会送来那把剃刀。在警卫可以冲进牢房以前，或许会有个五秒钟。剃刀会用某种灼烧人的冰冷咬进他的身体，甚至连握着它的手指都会被割到见骨。一切都回到他病弱的身体，那个身体连最小的一点疼痛都会颤抖地缩起来。就算他有机会，也不确定会不会用上那把剃刀。比较自然的做法是从这一刻活到下一刻，接受另外十分钟的生命，同时心知肚明在生命尽头会是酷刑折磨。有时候他试着计算牢房墙壁上的瓷砖数量。这样做应该很容易，但他总是在某个时刻忘记数到哪里。他更常做的是纳闷自己在哪里，还有现在是一天里的什么时刻。在某一刻他觉得很确定，现在外面是大白天，但在下一刻他也同样确定外面一片漆黑。他本能地知道，在这个地方，灯光永远不会关上。这是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现在看出为什么奥布莱恩似乎懂得那个暗示。在博爱部里没有窗户。他的牢房可能在建筑物的中心，或者靠着这里的外墙，这里可能是地下十层楼，或者地上三十层楼。他在心里

把自己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设法要靠着身体的感觉来决定他是栖息在高空，还是深埋在地下。

外面有一阵靴子大步前进的声音。随着铿然一响，铁门打开了。一个年轻军官——穿着黑色制服的瘦长身影，似乎周身都因为擦亮的皮革而闪闪发光，他苍白、五官端正的脸就像个蜡做的面具——利落地踏过门口。他挥手示意外面的警卫把他们领来的囚犯带进来。诗人安珀佛斯步履蹒跚地走进牢房。门再度铿然关上。

安珀佛斯从一边朝着另一边走了不怎么笃定的一两步，就好像他有某种想法，觉得有另一个门可以出去，然后就开始在牢房里来来回回地漫步。他还没有注意到温斯顿在场。他不安的眼睛注视着大约在温斯顿头上一米高处的墙壁。他没穿鞋，大而肮脏的脚趾从他袜子的破洞里突出来。他也好几天没刮胡子了。杂乱的胡子盖住他的脸，直到颧骨处，让他有一种恶棍般的气质，配上他虚弱的大骨架与紧张的动作，显得很古怪。

温斯顿从自己了无生气的状态里，稍微打起一点精神。他必须冒着被电传荧幕大吼的风险，跟安珀佛斯说话。甚至可以想象安珀佛斯就是带来剃刀的人。

“安珀佛斯。”他说。

电传荧幕里没有传来吼叫。安珀佛斯顿了一下，稍微有点吓着。他的眼睛缓慢地聚焦到温斯顿身上。

“噢，史密斯！”他说，“你也在！”

“你为什么进来了？”

“跟你说实话——”他动作笨拙地在温斯顿对面的长凳上坐下，“只有一种罪名，不是吗？”他说道。

“那你触犯了吗？”

“显然我触犯了。”

他把一只手放到前额上，然后压着他的太阳穴一会，就好像尝试要想起某件事一样。

“这种事情终究会发生，”他语气含糊地开口说道，“我已经可以回想起一个例子——一个可能的事例。毫无疑问，那是轻率之举。我们正在制作吉卜林诗集的决定版。我让一句诗结尾的‘神’字留下来了。我忍不住啊！”他几乎义愤填膺地补上这一句，同时扬起脸注视着温斯顿。“不可能改掉那行诗。韵脚是‘伸’。你明白吗，在整个语言里只有十二种音韵可以搭配‘伸’这个字？我花了好几天索尽枯肠。就是没有别的韵脚可用。”他脸上的表情变了。恼怒从脸上消失，有一阵子他看起来几乎是心情愉悦。一种知性的温暖，老学究发现某种无用事实的喜悦，从尘土与乱发之间亮了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英语缺乏韵脚的事实，决定了整个英语诗发展的历史？”

不，温斯顿从没有过这个特定的想法。在目前的环境下，他也不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或有趣。

“你知道现在是一天里的什么时间吗？”他说道。

安珀佛斯再度一脸被吓着的样子。“我几乎没想过这点。他们逮捕我——可能是两天前吧——也许是三天前。”他的眼睛飞快掠过四壁，就好像他有些期待在某处找到一扇窗户，“在这个地方，日夜之间没有差别。我看不出一个人要怎么计算时间。”

他们漫无条理地谈了几分钟，接着，在缺乏明确理由的状况下，电传荧幕里传来的一声吼叫让他们静了下来。温斯顿静静地坐下，交叉着双手。安珀佛斯，身形大到无法舒服地坐在那张狭窄长凳上，坐立不安地挪到这边又挪到那边，他瘦长的双手先是环住一边膝盖，然后又环住另一边。电传荧幕对他咆哮，要他坐着不动。时间过去了。

二十分钟，一小时——太难判断了。外面再度响起靴子的声音。温斯顿的内脏为之一缩。很快，非常快，或许在五分钟内，或许就是现在，靴子沉重的脚步声会表示轮到他自己了。

门打开来。那个年轻冷面军官踏进牢房里。手短促的一个动作，他指向安珀佛斯。

“一〇一室。”他说道。安珀佛斯笨手笨脚地大步走过警卫之间，他脸上隐约显得烦乱不安，却迷惑不解。

接着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温斯顿肚子里的痛楚又回来了。他的心灵不断绕着同一套把戏往下沉，就像一颗球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同样一连串的缝隙里。他只有六个想法。他肚子里的痛楚，一块面包，鲜血与尖叫，奥布莱恩，茱莉亚，剃刀。他体内又起了另一阵痉挛，沉重的靴子声逼近了。在门打开的时候，造成的一阵风带进来一股冰冷汗水的强烈气味。帕森斯走进牢房里。他穿着卡其短裤跟一件运动衫。

这次温斯顿震惊得忘我了。

“你到了这里！”他说道。帕森斯瞥了温斯顿一眼，眼神不感兴趣也不带讶异，只有凄苦。他开始颠簸不稳地来回走动着，显然静不下来。每次他伸直他粗粗胖胖的膝盖，那双膝盖在颤抖的样子就很明显。他的眼睛看起来是睁圆了在瞪着什么，就好像他无法阻止自己去注视着前方不远处的某样东西。

“你是为什么进来的？”温斯顿说道。

“思想罪！”帕森斯说道，几乎啜泣起来。他的声调暗示他立刻彻底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对于这种字眼竟然可以用到他身上，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感。他在温斯顿对面暂时停下脚步，开始急切地向他求助：“你不认为他们会枪杀我吧，老哥，对吧？如果你实际上什么都还没做，他们不会枪杀你的——只是些你忍不住的想法啊？我知道他们

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听证会。喔，我相信他们会那样做的！他们会知道我的记录吧，不是吗？你知道我以前是哪种人。以我这个样子来说，不算是个坏人嘛。不聪明，当然，但很热忱。我设法为党尽我的全力了，不是吗？我判个五年就可以过关了，你不觉得吗？或者甚至判个十年？像我这样的人在劳改营里，可以让自己变得很有用。他们不会因为我就那么一次失去控制，就枪毙我吧？”

“你有罪吗？”温斯顿说道。

“我当然有罪！”帕森斯大喊，同时卑屈地瞥了一眼电传荧幕，“你不认为党会逮捕一个清白的人，是吧？”他青蛙似的脸变得更冷静一些，甚至摆出有点自以为道德高尚的表情。

“思想罪是个可怕的玩意，老兄，”他简洁地说道，“这种罪很阴险的。它甚至可以在你不知情的状况下掌握住你。你知道它怎么找上我的吗？在我睡梦中！对，事实如此。我在那里拼命工作，试着做好我那一小部分——我从不知道我心里有任何一点坏东西。然后呢，我开始讲梦话了。你知道他们听到我说什么吗？”

他声音一沉，就像一个人基于医疗理由，被迫要讲污言秽语。

“‘老大哥下台！’对，我说了那种话！似乎还讲了一次又一次。老兄，你别向别人说，我很高兴他们在这事情有进一步发展以前就抓到我。你知道我站到法庭之前的时候，我会说什么吗？‘谢谢你们’，我会这么说，‘谢谢你们在为时已晚前先救了我’。”

“谁告发你的？”温斯顿说。

“是我的小女儿，”帕森斯用一种带着忧伤的骄傲之情说道，“她贴着钥匙孔偷听。听到我在说什么，第二天就飞奔去跟巡逻队员说了。就一个七岁小鬼头来讲挺机灵的喔？我不会因此对她有任何怨恨。事实上，她让我很骄傲。无论如何，这显示出我是照着正确的精神教养她。”

他又用不平稳的动作多走了一会儿，来回好几趟，同时对马桶投以渴望的一瞥。然后他突然间扯下他的短裤。

“老哥，请见谅，”他说，“我忍不住。憋了好一阵子了。”

他大大的臀部往马桶座上重重坐下。温斯顿用双手盖住他的脸。

“史密斯！”电传荧幕里的声音喊道，"6079W.史密斯！露出你的脸。在牢房里不准遮脸。”

温斯顿露出了他的脸。帕森斯在用马桶，声音响亮、分量丰沛。结果塞子有问题，后来几小时里牢房里臭不可闻。

帕森斯被带走了。更多囚犯神秘地来来去去。其中一人，是个女人，被移送到“一〇一室”，而且温斯顿注意到，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似乎缩了起来，脸色大变。有一次人来的时候——如果他是早上被带来，那么就是在下午，如果是下午被带来，那就会是午夜——牢房里有六个囚犯，有男有女。所有人都坐着不动。温斯顿对面坐了一个男人，长了张没下巴的暴牙脸，就像某种伤不了人的大型啮齿动物。他肥胖又长了斑的脸，底部鼓胀到让人很难不信他在那里藏了少量食物。他淡灰色的眼睛怯生生地掠过一张张的脸孔，然后在跟别人四目交接时又迅速地转开。

门打开了，另一个囚犯被带进来，他的外表让温斯顿瞬间心中一寒。他是个普普通通、一脸刻薄相的男人，可能是某种工程师或技师。但让人震惊的是他憔悴的脸。那张脸就像个骷髅头。因为嘴巴细薄，双眼看起来大得不成比例，而且其中似乎对某人或某事充满了带着杀意又无法平息的仇恨。

男人在长凳上坐下，跟温斯顿隔着一点点距离。温斯顿没有再看他，但那张饱受折磨、形同骷髅的脸在他心中如此鲜明，好像就在眼前。突然间他领悟到这是怎么回事了。那个男人快饿死了。牢房里的每个人好像几乎都在同时想到这一点。整条长凳上有一阵非常轻微的

扰动。没下巴男人的双眼一直朝着那个骷髅脸男人那里飘去，再充满罪恶感地转开，接着又被那无可抵挡的吸引力拉回去。这时候他在他的座位上开始蠢动着。最后他站了起来，踩着笨拙的脚步摇摇晃晃地绕着牢房走，往他的工作服口袋底下挖，然后，带着一种困窘的神态，把一块脏脏的面包交给那个骷髅脸男子。

电传荧幕里传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怒吼。走到半路的没下巴男人吓得跳起来。骷髅脸男人迅速地把双手塞到后面去，就像要对全世界展示他拒绝这份礼物。

“邦史泰德！”那声音怒吼，"2713J.邦史泰德！丢下那块面包！”没下巴男人让那块面包掉到地上。

“你站在原地，”声音说道，“面对门口。不准动。”

没下巴男人遵从了。他鼓鼓的大脸颊无法控制地颤抖着。门铿然打开。在年轻军官进来踏到旁边去的时候，他背后冒出一个手臂跟肩膀巨大无比的矮胖警卫。他在没下巴男人对面站定，接着，军官一打出信号，他就挥出让人畏惧的一拳——他全身的体重也跟着送出去——彻底打在没下巴男人的嘴上。这一拳的力道几乎直接把他打倒在地。他的身体飞过这间牢房，突然撞上马桶座底部。有一会儿他躺在那里，好像吓呆了，同时深色的血液从他嘴巴跟鼻子里汩汩冒出。一声非常微弱的哀鸣或尖叫，似乎无意识地从他体内传出。然后他翻过身去，靠着双手跟膝盖摇晃不稳地把自己撑起来。和在一条血液与唾液之间，两半假牙床从他嘴里掉了出来。

囚犯们非常安静地坐着，交叉双手放在膝上。没下巴男人爬回他的位置。在他脸上有一边的皮肉发青了。他的嘴巴肿成一个不成形状的樱桃色肉团，正中央有个黑洞，不时有一点点血滴在他那件工作服的胸膛处。他灰色的眼睛仍然从一张脸飘到另一张脸上，比过去更有

罪恶感，就好像他试着要弄清楚他所受的羞辱，让其他人鄙视他到什么程度。

门打开了。用一个小小的手势，军官指向骷髅脸男人。

“一〇一室。”他说道。

温斯顿这边有一声惊喘与一阵混乱。那男人真的双膝一软扑倒在地上，双手紧握在一起。

“同志！长官！”他喊道，“你不必把我带到那里去！我不是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还想知道什么别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不愿坦白的，一件都没有！只要告诉我是什么事，我就会马上通通自白。写下来，我就签名——什么都可以！别去一〇一室！”

“一〇一室。”军官说道。

男人原本就已非常苍白的脸变成另一种颜色，温斯顿本来不相信有可能会这样。那肯定是某种色调的绿，错不了。

“对我做什么都行！”他呐喊，“你们已经让我饿好几个星期了。了结这一切，让我死吧。枪毙我。吊死我。判我二十五年。还有什么别的人是你要我告发的吗？只要跟我说是谁，你想听什么我都会告诉你。我不在乎那是谁，也不在乎你怎么对他们。我有老婆跟三个小孩。他们之中最大的那个还不到六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部带走，在我眼前割断他们的喉咙，我会站在旁边盯着看。可是别去一〇一室！”

“一〇一室。”军官说道。

男人狂乱地环顾其他囚犯，就好像他有某种想法，觉得他可以找别的牺牲者取代自己的位置。他的目光停在没下巴男人被打烂的脸上，猛然伸出一只瘦削的手臂。

“你应该带走的是那一个，不是我！”他吼道，“你没听到他们揍他脸的时候，他在说什么话。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会把每个字都告诉你。他才是反对党的那个人，不是我。”警卫们往前迈进。男人的声音提高到成了尖叫。“你们没听到他说的！”他重复道，“电传荧幕出了某种问题。他才是你们要的人。带他走，别抓我！”

两个结实的警卫蹲下来抓住他的手臂。但就在这一刻，他自己扑向牢房的地板，抓住支撑长凳的其中一支铁制椅脚。他开始发出无言的嚎叫，就像一只动物。警卫抓着他，要把他扭下来，但他用惊人的力气紧抓不放。或许有二十秒钟，他们猛拉着他。囚犯们静静地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笔直地盯着他们的前方。嚎叫停止了，除了继续撑住以外，那男人不剩半口气做任何别的事了。然后是另一种不同的哭喊。一个警卫的靴子踢了一脚，弄断了他一只手的几根手指。他们拖着他站起来。

“一〇一室。”军官说道。

男人被带走了，步履不稳，脑袋往下沉，护着他被踢断的手，所有的斗志都离他而去。

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如果骷髅脸男人被带走的时候是午夜，现在就是早晨，如果那时是早晨，现在就是下午。温斯顿独自一人，而且已经独处好几小时了。坐在狭窄长凳上这么疼痛，以至于他经常起来走动，没有被电传荧幕责备。那块面包仍然躺在没下巴男人扔下的位置。起初他得苦苦努力才不至于去看那块面包，但现在饥饿感已经被口渴给取代了。他的嘴巴黏黏的，有不好的味道。嗡嗡声跟不变的白光引起一种昏昏然的感觉，他脑袋里面觉得空荡荡的。他会站起来，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骨头里的痛楚，然后又会几乎马上就坐下来，因为他晕得太厉害，不能确定自己站得住脚。每次他稍微控制住身体感觉，恐怖感就会回来。有时候，随着一种逐渐消退的希望，他会想起奥布莱恩与剃刀。他可以想象剃刀可能藏在他的食物里抵达

——要是真有人送食物给他的话。他会比较含糊地想起茱莉亚。在某个地方，她受的苦或许比他还要糟糕得多。此刻她可能正痛苦地尖叫着。他心想：“如果我可以自己承受双倍的痛苦来救茱莉亚，我会这样做吗？会，我会的。”但那只是个理智的决定，他这样决定，只是因为他知道他应该这样做。他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在这个地方，你不可能感觉到任何事，唯一的例外是疼痛与对疼痛的预期。此外，在你真正承受痛苦的时候，有可能为了任何理由期望自己的痛楚会增加吗？但那个问题还是无法回答的。

靴子再度迫近。门打开来。奥布莱恩进来了。

温斯顿跳了起来。这一幕的震撼让他失去所有警戒心。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他忘记了电传荧幕在场。

“他们也抓到你了！”他喊道。

“他们很久以前就抓到我了。”奥布莱恩用一种温和、几乎是带着悔恨的讽刺语气说道。他站到一旁去。从他背后，冒出一个胸膛宽阔的警卫，他手中有一根长长的黑色警棍。

“你知道这一点，温斯顿，”奥布莱恩说道，“别骗自己了。你确实知道——你一直都知道的。”

对，他现在看出来了，他一直都知道的。但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他只看得到那警卫手中的警棍。警棍可能会落在任何地方，落在头顶，落在耳朵尖端，落在上臂，落在手肘……

手肘！他膝盖一软跪倒，几乎瘫痪了，用他的另一只手紧抓着被打的手肘。一切都爆炸成黄色的光。

难以想象，难以想象一击可以导致这样的疼痛！光线消失了，它可以看见另外两个人俯视着他。警卫正在嘲笑他扭曲的样子。无论如何，有个问题得到解答了。不管为了任何一种理由，绝对别许愿要让

痛苦增加。对于痛楚，你能许的愿望只有一个：希望它会停止。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像肉体的疼痛这么糟。在痛楚之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板上扭动着，毫无用处地紧抓着他废掉的左臂时，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一点。

第二章

他躺在某样东西上面，感觉上像是行军床，只是离地面比较高，他被人用某种方式固定住，好让他动不了。落在他脸上的灯光似乎比平常还强些。奥布莱恩站在他旁边，专注地俯视着他。在他的另一边站了一个穿着白外套的人，手中握着一只皮下注射器。

就算在他眼睛张开以后，他也是慢慢才弄清楚周遭环境。他有种印象是，他是从某个很不一样的世界，一种远比这里低得多的水下世界里，游进了这个房间。他在那里躺了多久，他不知道。从他们逮捕他那一刻开始，他就没见过夜色或日光了。除此之外，他的记忆是不连续的。有过一些时候，意识——甚至是人在睡梦中的那种意识——就死定住不动了，在一段空白的时间间隔以后又再度开始。但那些时间间隔是好几天、好几周或者只有几秒，就无从得知了。

随着敲在手肘上的第一击，梦魇开始了。后来他理解到，那时发生的一切就只是初步的例行讯问，所有囚犯都要接受。有一长串的罪行——间谍、破坏活动之类——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必须自白。自白是个形式，虽然酷刑是真的。他被打了多少次、殴打持续了多久，他记不起来。总是同时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男人在对付他。有时候是拳头，有时候是警棍，有时候是铁棒，有时候是靴子。有些时候他在地板上翻滚，就像动物一样不知羞耻为何物，往这里或那里扭动着他的身体，无穷无尽又毫无希望地努力想避开踢踹，结果只招来更多的踢踹，踢向他的肋骨、他的肚子、他的手肘、他的小腿、他的鼠蹊部、他的睾丸、他脊椎尾端的骨头。有些时候踢打一直不停地延续下去，到最后在他看来，最残酷、邪恶、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不能逼自己失去意识。有些时候他的勇气这样彻底背弃了

他，甚至让他在殴打开始以前就呐喊着求饶，光看到一个拳头往后拉准备出手，就足以让他滔滔不绝地招出真正的与想象的罪行。有些别的时候，他一开始抱着什么都不招的决心，每个字都必须在他痛苦的喘息之间才能逼出来，有些时候则衰弱无力地设法妥协，他会对自己说："我会招供的，但不是现在。我一定要撑住，撑到痛楚变得无法忍受为止。再踢三下，再踢两下，然后我就会把他们要的告诉他们。"有时候他被打到几乎不能站立，然后像一袋土豆一样扑倒在一间牢房的石头地板上，被留在那里好几小时以恢复元气，然后再拉出去殴打。也有些比较长的恢复期。他对那些时刻记忆模糊，因为这些时候主要是消耗在睡眠或恍惚状态中。他记得一间有板条床的牢房，有某种架子从墙壁上突出来，有个锡做的脸盆，还有热汤加面包、偶尔有咖啡的三餐。他记得有个粗鲁的理发师来这里刮他的下巴、剪他的头发，还有看来公事公办、毫无同情之心的白外套男子过来量他的脉搏，测试他的反射动作，翻开他的眼皮，用粗糙的手指摸遍他身上，找寻有没有断裂的骨头，然后打针到他手臂里让他睡着。

殴打变得没那么频繁了，但主要目的变成一种威胁，一种恐怖，如果他的答复让人不尽满意，随时他都会被送回去。盘问他的人现在不是穿着黑色制服的暴徒，而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动作迅速、眼镜闪烁着反光的矮胖小男人们，他们轮流讯问他，每一回合的审问时间延续了十或十二小时——他是这么想，却不可能确知。其他这些讯问者确保了他一直处于轻微疼痛的状态，但他们仰赖的主要不是痛楚。他们甩他耳光，拧他耳朵，扯他头发，叫他用单脚站立，不准他离开去尿尿，在他脸上打亮得扎眼的灯光，直到他眼睛里盈满泪水。但这种作为的目标就只是要羞辱他，并且毁掉他争辩推论的力量。他们真正的武器是毫不留情的质问，一直不停地问下去，一小时又一小时，让他出错，挖陷阱给他跳，扭曲他说的一切，每一步都判定他说谎、自相矛盾，直到他开始啜泣，既是因为羞耻，也是因为神经紧绷到疲劳了。有时候他光是在一次讯问期间就会哭出来五、六次。大多数时

候，他们对他尖声辱骂，每次他犹疑不决，就威胁要把他再交给那些警卫，但有时候他们会突然改弦易辙，叫他同志，用英社主义与老大哥的名义来打动他，哀伤地问他，事到如今，他对党残余的忠诚是否仍旧不够，不能让他希望打消自己犯的过错。经过好几小时的讯问，他的精神状态支离破碎的时候，就连这种呼吁都可以让他投降，为之痛哭流涕。到最后，那种唠叨的声音比警卫的靴子跟拳头更彻底地让他崩溃。他变成只是一张说话的嘴，一只签名的手，照做他们要求他的任何事。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找出他们到底要他招出什么事，然后趁欺凌胁迫再度开始以前，迅速地招出来。他招出刺杀知名党员的行动，分发煽动性的宣传手册，亏空公款，出卖军事机密，还有每一种破坏行为。他招出他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拿东亚国政府薪水的间谍。他招出他是宗教信徒，资本主义的仰慕者，还是个性变态。他招出他谋杀了他的妻子，虽然他知道，质问他的人一定也知道，他太太还活着。他招出他多年来都跟勾斯坦有个人接触，一直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几乎他曾经认识的每一个人。招出每一件事、牵连每一个人还比较容易。除此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真的一直是党的敌人，而且在党的眼中，思想与行为之间并无区别。

也有另外一种回忆。这些回忆在他心中彼此互不相干却显得突出，就像一些周围一片漆黑的画。

他在一间牢房里，那里可能是暗的也可能是亮的，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得到一双眼睛。近在咫尺的是某种仪器，缓慢而规律地滴答作响。那双眼睛变得更大、更明亮。突然间他从椅子上飘浮出来，潜入那双眼睛，然后就被吞噬了。

他被绑在一张旁边都是刻度盘的椅子上，处于亮得让人目眩的灯光下。一个穿着白色外套的男人在读那些刻度盘。外面有一阵沉重靴

子踩踏的脚步声。门铿然打开。表情僵硬如蜡的军官大步走进来，后面跟着两个警卫。

“一〇一室。”军官说道。

穿着白外套的男人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是注视着刻度盘。

他迅速穿过一条巨大雄伟的走廊，宽达一公里，充满了耀眼夺目的金色灯光，发出震天价响的笑声，同时用最高音量吼出他的自白。他招供了一切，连他在酷刑折磨下成功的忍住没说的事情都说了。他把他整个人生的历史讲给已经知悉这一切的观众听。跟他在一起的是警卫们，其他的拷问者，穿白外套的男人们，奥布莱恩，茱莉亚，查林顿先生，他们全都一起沿着走廊迅速走来，而且都发出响亮的大笑。埋藏在未来的某件恐怖之事，不知怎么的被跳过了，没有发生。一切都好好的，再也没有疼痛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些细节都袒露出来，得到了理解，也得到了原谅。

他从板条床上猛然起身，心中有一半确信他听到了奥布莱恩的声音。在整个讯问过程中，他虽然从没见到奥布莱恩，却觉得他就在附近，只是看不到。是奥布莱恩在主导每件事。是他安排那些警卫对付温斯顿，也是他阻止他们杀死温斯顿。是他决定什么时候该让温斯顿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让他得到喘息，什么时候该给他吃，什么时候该给他睡，什么时候该把药剂打进他手臂里。是他问了那些问题，并且暗示了答案。他是折磨者，他是保护者，他是审问者，他也是朋友。而有一次——温斯顿记不起来那到底是在药剂导致的睡梦中，还是在一般的睡眠里，或者甚至是在清醒的时刻——有个声音在他耳畔喃喃说道：“别担心，温斯顿，你由我照管。我已经监看你七年了。现在转折点来了。我会拯救你，我会让你变得完美。”他不确定那是否是奥布莱恩的声音，但就是同样的声音对他说，“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逢。”那是七年前，在另一个梦境中。

他不记得他的讯问有任何结尾。会有一段黑暗时期，然后就是他现在置身的囚室或房间，逐渐在他身边成形。他几乎是平躺着，无法动弹。他的身体在每个关键点上都受到压制，就连他的后脑勺都用某种方式被夹住了。奥布莱恩严肃而颇为悲伤地俯视着他。从下方往上看，他的脸看起来粗糙又憔悴，眼睛底下有眼袋，从鼻子到下巴都有疲惫的皱纹。他比温斯顿原本想的还要老些，他可能有四十八岁或五十岁了。在他的手底下是一个刻度盘，顶端有个控制杆，盘面周围是一圈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布莱恩说，“如果我们再度见面，会是在这里。”

“对。”温斯顿说。

除了奥布莱恩的手微微一动以外，没有任何预警，一波痛楚淹没了他的身体。这是一种吓人的疼痛，因为他无法看到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觉得他受到某种致命伤害了。他不知道这回事是不是真正在发生，也不知道这种效果是不是电流造成的。但他的身体被扭曲到变形，关节慢慢地被扯开了。虽然痛楚把汗逼出他的额头，最糟的却是怕自己脊梁就要断裂的那种恐惧。他咬着牙，辛苦地靠着鼻子呼吸，试着尽可能长久地保持静默。

“你在害怕，”奥布莱恩观察着他的脸，这么说道，“怕再过一会儿就有哪里要断掉了。你尤其恐惧的是你的脊梁会断。你心中有个鲜明的影像是脊椎猛然脱节，脊髓液从里面滴出来。你在想的不就是这个吗，温斯顿？”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布莱恩把刻度盘上的控制杆往后拉。这一波痛楚几乎像来时那样迅速地退却。

“那是四十度，”奥布莱恩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刻度盘上的数字最高到一百。在我们的整个对话中，能不能请你记着，我有能力在任何时刻让你痛苦，而且是痛到我选择的任何程度？如果你对我说任何谎

话，或是想用任何方式搪塞，甚至只是表现得不如你平常的智力水平，你就会痛得喊出来，马上就会。你明白这一点吗？”

“明白。”温斯顿说。

奥布莱恩的态度变得没那么严厉。他若有所思地重新戴好他的眼镜，然后来回踱了一两步。在他开口时，他的声音很温和又有耐性。他有一位医生、一位老师、甚至是一位神父的气质，急于解释与说服，而不是惩罚。

“我在你身上下了很多功夫，温斯顿，”他说，“因为你值得花这些功夫。你完全知道你是怎么了。这一点你已经知道很多年了，虽然你曾经抗拒过这种认知。你心智失常了。你苦于残缺不全的记忆。你无法记起真实事件，而你说服自己说，你记得其他从没发生过的事件。幸运的是，这是可以治愈的。你从没有把自己治好过，因为你没有选择这样做。有些需要意志的小小努力，你还没准备好要付诸实践。就算是现在，我也很清楚，你还紧抓着你的疾病不放，以为这是种美德。现在我们会举个例来看看。就现在来说，大洋国交战的是哪个强权？”

“在我被捕的时候，大洋国在跟东亚国作战。”

“跟东亚国。很好。那么大洋国一直都在跟东亚国作战，不是吗？”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然后又没有说。他的目光无法从那个刻度盘上移开。

“请说真话，温斯顿。你的真话。告诉我你认为你记得什么。”

“我记得直到我被捕前一周，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跟东亚国作战。我们跟他们结盟。战争是要对抗欧亚国。那种状况持续了四年。在那之前……”

奥布莱恩用一个手势阻止了他。

“另一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有个真的非常严重的错觉。你相信有三个男人，三个名叫琼斯、亚伦森与卢瑟佛的前党员——在做出尽可能完整的自白以后，因为叛国与破坏罪行而被处决的人——并没有犯下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你相信你看到正确无误的记录证据，证明他们的自白是假的。你对某一张特定照片有幻觉。你相信你曾经真的把照片握在你手里。那是一张类似这样的照片。”

一长条报纸出现在奥布莱恩的手指之间。有大约五秒钟，那张纸就在温斯顿看得到的角度内。那是一张照片，是什么照片毋庸置疑。就是那张照片。那是另一张琼斯、亚伦森、卢瑟佛在纽约参与党活动的照片副本，他十一年前刚好看到，旋即又销毁的那张。它在他眼前只出现了一下下，然后就再度消失在视线范围外了。但他见过那张照片了，毫无疑问他看过！他做了一个绝望、痛苦的努力，扭动着想挣脱他的上半身。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哪怕是移动个一厘米都不可能。在那一刻，他甚至忘记了刻度盘。他想要的就只有再度把那张照片握在手指之间，或者至少看看它。

“它存在！”他喊道。

“不。”奥布莱恩说道。

他踏出步伐穿过房间。在对面的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莱恩抬起了格子栅栏。在看不到的地方，那张脆弱的纸片乘着温暖的气流旋转着飘走，它消失在一闪的烈焰之中。奥布莱恩从墙边转身走开。

“灰烬，”他说，“甚至无法分辨的灰烬。尘土。它不存在。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它真的存在！它真的存在！它存在于记忆中。我记得它。你记得它。”

“我不记得。”奥布莱恩说。

温斯顿的心为之一沉。那是双重思想。他有种极端无助的感觉。如果它可以确定奥布莱恩在说谎，那似乎就没关系了。但绝对有这种可能性，奥布莱恩真的忘记那张照片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也已经忘记他不承认记得这件事，也忘记了他遗忘的行为。一个人怎么能确定这只是单纯的诈骗呢？或许心灵的疯狂错位真有可能会发生，是这个念头击败了他。

奥布莱恩一边思索着一边俯视着他。他比平常更像个老师，不辞辛劳地教化一个顽劣却很有希望的孩子。

“有个党的口号是在处理对过去的控制，”他说，“麻烦你重复那句话。”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听话地重复。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布莱恩一边说一边点头，缓缓地表示同意。“温斯顿，这是你的意见吗，过去真的存在？”

无助感再度落在温斯顿身上。他的眼睛飞快朝着刻度盘扫去。他非但不知道能让他免受皮肉痛的答案是“是”或“否”，他甚至也不知道他相信哪一个答案才是真的。

奥布莱恩露出模糊的微笑。“温斯顿，你不是形而上学者。”他说，“直到此刻为止，你从没考虑过存在是什么意思。我会把话说得更精确些。过去是否实质上存在于空间中？是否有某个地方，一个由坚实物体构成的世界，过去仍然在那里发生着？”

“不。”

“那么过去存在于何处，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

“在记录之中。过去被写下来了。”

“在记录之中。还有……”

“在心灵中。在人类记忆里。”

“在记忆里。这样啊，非常好。我们，党掌控了所有记录，我们也掌控了所有记忆。那么我们就掌控了过去，不是吗？”

“但你怎么可能阻止人去记得事情？”温斯顿一时之间又再度忘记刻度盘，喊了出来，“这是不由自主的。这在个人控制之外。你怎么能够控制记忆？你还没控制我的！”

奥布莱恩的态度再度变得严厉起来。他把手放在刻度盘上。

“正相反，”他说道，“是你没有控制住它。就是这个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在这里，是因为你不够谦卑，你的自我规训失败了。你不愿屈服，那是保持神智健全要付出的代价。你宁可做个疯子，做独来独往的少数派。只有受到规训的心灵可以看到现实，温斯顿。你相信现实是某个客观的、外在的、独立自存的东西。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是不证自明的。在你哄着自己去想你看到了某样东西的时候，你假定别人个个都看到跟你一样的东西。但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类心灵之中，不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现实不在个人的心灵之中——个人的心灵可能犯错，而且无论如何很快就会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心灵，集体而不朽的心灵之中。党视为真相的任何事物，就是真相。除非透过党的眼睛来看，否则你不可能看到现实。温斯顿，那就是你必须重新学会的事实。这样做需要做出自我毁灭的行动，需要意志的努力。你必须让自己变得谦卑，然后才能变得神智健全。”

他暂停了一阵子，就好像要让他说过的话有机会被吸收消化。

“你记得吗，”他继续说道，“你在日记里写下，‘自由就是能够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布莱恩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藏起了拇指，另外四只手指伸展开来。

“我现在举起了几只手指，温斯顿？”

“四只。”

“那如果党说这不是四，而是五——那么是几只？”

“四只。”

这句话以一声痛楚的喘息作结。刻度盘的指针跳到五十五。温斯顿全身都迸出汗水。空气猛然冲进他的肺部，然后随着低沉的呻吟再度吐出，就算他紧咬牙关都挡不住那种呻吟。奥布莱恩注视着他，仍然伸直了四只手指。他把控制杆拉回去。这回痛楚只是稍微减缓一点点。

“几只手指，温斯顿？”

“四只。”

指针跳到了六十。

“几只手指，温斯顿？”

“四只！四只！我还能说什么？四只！”

指针一定再度攀升了，但他没有去看。那张沉重、严肃的脸跟四只手指填满了他的视野。那些手指在他眼前竖立着，就像柱子一般巨大而模糊，似乎还在震动，却是错不了的四只。

“几只手指，温斯顿？”

“四只！住手，住手！你怎么还做得下去？四只！四只！”

“几只手指，温斯顿？”

“五！五！五！”

“不，温斯顿，这是没有用的。你在撒谎。你仍旧认为是四只。请说到底是几只？”

“四！五！四！你要几只就是几只。拜托住手，别让我痛了！”

突然间他就已经坐起身了，同时奥布莱恩的手臂环着他的肩膀。他或许有几秒钟失去意识。他觉得非常冷，他无法克制地发抖，他的牙齿在打战，眼泪从他脸颊上滑下。有一刻他像个婴儿似地紧抓着奥布莱恩，因为那只环住他肩膀的沉重手臂而感觉到一种古怪的安慰。他有种感觉，奥布莱恩是他的保护者，痛则是某种外来的东西，出于某个别的来源，是奥布莱恩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你学得很慢，温斯顿。”奥布莱恩轻柔地说。

“我怎么忍得住？”他哽咽着说道，“我怎么能不去看我眼前的东西？二加二等于四。”

“有时候是，温斯顿。有时候是等于五。有时候等于三。有时候二加二同时等于那三个数字。你必须更努力尝试。要恢复精神健全不是那么容易。”

他把温斯顿放在床上躺好。他四肢所受的钳制再度束紧了，但这次痛楚衰退了，颤抖也停止了，在他身上只留下虚弱与寒冷。奥布莱恩朝着穿白外套的人撇了一下头，在这整个过程中，那男人一直动都不动地站着。白外套男人弯下腰来，仔细望进温斯顿眼底，感觉他的脉搏，把一只耳朵贴到他胸前，敲敲这里又敲敲那里，然后对着奥布莱恩点了点头。

“再来。”奥布莱恩说。

痛楚流进温斯顿体内。指针一定到达七十，或者七十五。这次他闭上双眼。他知道那些手指还在那里，仍然是四只。真正重要的只有设法活下去，直到那阵痉挛过去。他不再注意他有没有喊出声来了。痛楚再度减缓。他睁开眼睛。奥布莱恩把控制杆拉回去了。

“多少只手指，温斯顿。”

“四只。我想是四只。如果我能做得到，我会看到五只。我试着要看到五只。”

“你的愿望是什么？说服我说你看到五，或者真的看到五？”

“真的看到五。”

“再来。”奥布莱恩说。

或许指针达到八十，九十。温斯顿只能偶尔记得为什么会痛。在他紧紧锁住的眼皮后面，似乎有一座手指形成的森林以某种舞步移动着，穿进穿出，消失在彼此之后又再度出现。他试着要数那些手指，而他不记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知道不可能去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五跟四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同一性。痛楚再度止息。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只发现他仍旧看着同样的东西。数不清的手指，就像移动中的树木，仍旧往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通过，彼此一再交叉穿越。他再度闭上双眼。

“我现在举起几只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你再那样做，你会杀死我。四，五，六——说真的，我不知道。”

“好多了。”奥布莱恩说。

一根针滑进温斯顿的手臂。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种幸福、抚慰人心的暖意就在他周身蔓延。痛楚几乎被忘记了一半。他睁开他的眼睛，感激地仰望着奥布莱恩。一看到那张沉重、满是皱纹的脸，这么丑陋又这么聪慧，他的心似乎就为之翻搅。如果他能够移动，他就会伸出一只手，放在奥布莱恩的手臂上。他从来没像这一刻那么爱奥布莱恩，而且这不只是因为他让痛苦停止。那种旧有的感觉已经回来了——追根究底，奥布莱恩到底是友是敌并不重要。奥布莱恩是一个可以交谈的对象。或许一个人想被爱的程度，够不上想被理解的程度。奥布莱恩折磨他到疯狂边缘，而再过一点时间，他肯定会送温斯顿去死。这样也没有差别。在某种比友谊更深切的意义上，他们是密友至交，在某个地方——虽然可能永远不会真正诉诸言语——他们可以在那里会面交谈。奥布莱恩正俯视着他，脸上的表情暗示着他自己心中可能也有同样的念头。在他说出来的时候，是用一种轻松、日常对话般的语调。

“温斯顿，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他说。

“我不知道。我可以猜。在博爱部吧。”

“你知道你在这里待了多久吗？”

“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是几个月。”

“那么你认为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个地方？”

“为了叫他们自白。”

“不，理由不是这个。再猜一次。”

“为了惩罚他们。”

“不是！”奥布莱恩大喊。他的声音不寻常地改变了，他的脸突然间变得既严峻又激动，“不是！不只是要榨出你的自白，不只是为了惩罚你。我要告诉你我们为何把你带来这里吗？是为了治愈你！为了让

你变得正常！温斯顿，我们带来这里的人，没有一个在离开我们手心时还没治愈，你会明白这一点吗？我们对于你已经犯下的那些愚蠢罪行没有兴趣。党对于公开的行为没有兴趣，我们在意的只有思想。我们不只是摧毁我们的敌人，我们改变他们。你了解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吗？”

他弯腰俯视着温斯顿。因为靠得近，他的脸看起来巨大无比，而且因为从下往上看的缘故，那张脸丑得可怕。更有甚者，那张脸上充满了一种得意之情，一种疯狂的强烈情绪。温斯顿的心再度往下一沉。如果有可能这样做，他就会往床铺里缩得更深。他觉得很笃定，奥布莱恩会因为一时冲动，再度扭动刻度盘。然而就在这一刻，奥布莱恩转向旁边。他来回踱了一两步。然后，他用没那么激动的情绪继续说道：

“你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殉道这回事。你读到过以前的宗教迫害。在中世纪有宗教法庭。那是一场失败。宗教法庭的立意在于根除异端，结果却使异端长存不朽。因为每次有一个异端分子被宗教法庭绑在柱子上焚烧，就会有另外数千个兴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宗教法庭公开杀死它的敌人，而且在他们尚未悔罪的时候就杀了他们，事实上，正因为他们不悔罪，法庭才杀了他们。人会死是因为他们不抛弃他们真正的信仰。很自然，所有荣耀都归于牺牲者，所有耻辱都归于烧死他们的宗教审判官。后来到了二十世纪，有所谓的极权主义者。有德国纳粹分子与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迫害异端残酷的程度，更胜于宗教法庭的作为。而他们自以为他们从过往的错误中学习到教训了。无论如何，他们知道一定不能制造出殉道烈士。他们让受害者在公开审判中曝光以前，刻意安排让他们毁灭自己的尊严。他们靠着酷刑折磨与孤立磨垮他们，直到他们变成可鄙、畏缩的可怜虫，招出被塞到他们嘴里的任何事情，辱骂自己，彼此指控、拉彼此垫背，抽抽噎噎地求饶。然而只过了几年以后，同样的事情又再度发生。死人变成了烈士，他们的堕落被遗忘。又发生了，为

什么会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做出的自白显然是硬逼出来的，并不真实。我们不会犯下那种错误。所有在这里吐露的自白都是真的。我们让这些自白成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容死者再起而对抗我们。你必须停止想象后人会为你平反，温斯顿。后人永远不会听说过你。你会从历史之流中彻底被捞起。我们会把你气化，把你倒进平流层。你什么都不会剩下，在任何登记簿上都不会有个名字，任何活人脑中都不会有关于你的记忆。在过去还有未来，你都会被彻底消灭。你从来不存在。”

那为什么还要费事折磨我？温斯顿这么想，一时之间觉得强烈不满。奥布莱恩停下脚步，就好像温斯顿大声说出了他的念头似的。他大而丑陋的脸靠近了些，双眼稍微眯了起来。

“你正在想，”他说道，“既然我们打算彻底毁了你，那么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造成哪怕是最微小的差别——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为什么要先费事侦讯你？你在想的就是这个，不是吗？”

“是。”温斯顿说。

奥布莱恩露出浅浅的微笑：“温斯顿，你是标准模式里的瑕疵。你是必须被擦掉的污渍。我不是刚刚才告诉你，我们跟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吗？消极服从不能满足我们，甚至就连最卑下的顺从都不能。在你终于向我们投降的时候，非得是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不是因为异端抗拒我们而毁灭他们。只要他抗拒我们，我们就绝对不会毁灭他。我们改变他的信念，我们攫取他的内心世界，我们重新塑造他。我们把他身上所有的邪恶与幻想都烧尽。我们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不只是表面上，而是真真切切的心与灵。我们在杀死他以前，先把他变成我们自己的一分子。我们无法忍受世界上竟然还有任何地方存在着错误的思想，不管那个思想有多么私密又无力。就算在死亡的瞬间，我们也不容任何偏差。在旧时代，异端分子走向火刑柱的时候也还是个异端，公开宣扬他的异端思想，得意扬扬地沉浸在其中。就

连俄国大清算的受害者，也还可以带着锁在他脑壳里的叛逆思想，走上等待枪毙的那条路。但我们在轰掉那颗脑子以前，会先让它十全十美。旧时代专制主义的律令是‘汝不可’。极权主义的律令是‘汝可’。我们的律令则是‘汝是’。我们带来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挺身出来对抗我们。每个人都被涤净了。就连那三个可悲的叛徒，你一度相信他们清白无罪——琼斯、亚伦森与卢瑟佛——到最后都被我们击溃了。我自己就参与了他们的审讯。看着他们慢慢精疲力竭，抽抽噎噎，低声下气，哭哭啼啼——而且到头来这不是靠着痛楚或恐惧，只是靠着耐心。等到我们对他们下完功夫以后，他们就只剩下人形的空壳了。他们身上什么也不剩，只留下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哀伤，还有对老大哥的爱。看他们有多爱他，是很让人感动的。他们央求早点枪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心灵仍然纯净无瑕的时候死去。”

他的声音几乎是变得很梦幻。这种得意，这种疯狂的热情，仍然挂在他脸上。他不是在假装，温斯顿心想，他不是个伪君子，他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对他造成最大压迫感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在知性上居于下风。他注视着那个沉重却优雅的形体来来回回地漫步，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进进出出。奥布莱恩在所有的面向上都比他更巨大。没有一个他曾经想过——或者能够想到——的想法，不是奥布莱恩早就知道，早就检验过，也早已否定过的。他的心灵包含了温斯顿的心灵。但在那种状况下，奥布莱恩怎么可能真的是疯子？疯的人必定是他，温斯顿。奥布莱恩停下脚步，俯视着他。他的声音再度变得严肃了。

“不管你对我们投降得多彻底，温斯顿，你别以为你救得了自己。曾经误入歧途的人，从没有一个得到赦免。而且就算我们选择让你活到天年已至，你还是绝无可能从我们手中逃脱。你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永久性的。事先明白这一点吧。我们会压垮你，直到无路可回的那一点为止。就算你活上一千年，你也永远不可能从即将发生的事情里复原。你永远不可能再恢复普通人类的感觉。你体内的一切都会死去。你永远不会再有爱、友谊、享受生命欢愉、发笑、好奇或者保持

诚实正直的能力。你会变得空空洞洞。我们会把你压榨到空无一物，然后用我们自己填满你。”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对穿白外套的男人打了个信号。温斯顿察觉到有某种沉重的仪器在他头后面被推到定位。奥布莱恩在床边坐下来，这样让他的脸几乎就跟温斯顿的脸处于同一高度。

“三千。”他隔着温斯顿的脑袋，开口对穿白外套的男人说道。

两个微微湿润的软垫，自动贴到温斯顿的两侧太阳穴。他为之一缩。一阵痛楚来袭，一种新的痛法。奥布莱恩把一只手放到他身上安抚他，几乎显得很仁慈。

“这回不会痛，”他说，“你要一直盯着我。”在这一刻，有一阵毁天灭地的爆炸——或者说，某种似乎像是爆炸的东西，虽然他无法确定那里是否有发出任何噪音。毫无疑问，有一阵让人睁不开眼的闪光。温斯顿不痛，只是倒在那里。

虽然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躺卧的姿势，他还是有种古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打倒在那个位置。一种吓人而无痛的打击，让他整个人摊平了。而且他脑袋里面也发生了某种事情。在他的眼睛重新聚焦的时候，他记起了他是谁，他在哪里，也认出了凝视着他自己的那张脸。但在某个地方，有一大片的空白，就好像他的大脑被拿掉了一块。

“这维持不久的，”奥布莱恩说，“注视着我的眼睛。大洋国正在跟哪个国家交战？”

温斯顿思考着。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他自己是大洋国国民。他也记得欧亚国与东亚国，但谁在跟谁打仗，他不知道。事实上，他还没察觉到有任何战争存在。

“我不记得。”

“欧亚国在跟东亚国打仗。你现在记得了吗？”

“记得。”

“大洋国一直都在跟东亚国打仗。从你人生的开端，从党的开端，从历史的开端，战争一直连续不断，打的总是同一场战争。你记得这个吗？”

“记得。”

“十一年前，你创造了一个传说故事，讲的是三个已经因为叛国罪被处死的男人。你假装你曾经看过一张纸片，证明了他们的无辜。从来没有这样的纸片存在过。你发明了这件事，后来你变得深信不疑。你现在记得你第一次发明这说法的那一刻。你记得这个吗？”

“记得。”

“就在刚才，我对着你举起我的手指。你看到五只手指。你记得这个吗？”

“记得。”

奥布莱恩举起左手的手指，把拇指藏了起来。

“那里有五根手指。你看到五根手指了吗？”

“看到了。”

而且他确实看到了，在那一瞬间，在他的心像改变以前。他看到了五根手指，没有任何畸形之处。然后一切又再度正常了，旧有的恐惧、憎恨与迷乱又排山倒海地回来了。但曾经有过片刻的清楚笃定，他不知道有多长，或许有三十秒，这时奥布莱恩的每一个新暗示都填满了一块空白处，变成了彻底的真理，而且在这时候，如果有需要，二加二可以轻易地等于三，就像二加二等于五一样。但这片刻在奥布莱恩放下手以前就消逝了，但就算他无法重新捕捉到那一刻，他却能

记住，就好像一个人可以记得自己人生某个时期的鲜明经验，虽然那时他其实是一个不同的人。

“你现在看出来了，”奥布莱恩说，“无论如何这是有可能的。”

“对。”温斯顿说道。

奥布莱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站了起来。在他左侧，温斯顿看到穿白袍的男人用注射针戳破一个针剂用瓶，然后把注射针的活塞往后拉。奥布莱恩带着微笑转向温斯顿。他用几乎跟过去一模一样的举止，重新把眼镜在他鼻梁上戴好。

“你在日记里写道，”他说，“不管我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重要，因为我至少是理解你的人，而且是可以交谈的对象？你是对的。我很享受跟你交谈。你的心灵对我很有吸引力。这个心灵就像我自己的，只是你刚好疯了。在我们结束这一回合以前，如果你想，你可以问我几个问题。”

“任何我想问的问题？”

“任何问题都行，”他看到温斯顿的眼睛放在刻度盘上，“机器关上了。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怎么对待茱莉亚？”温斯顿说。

奥布莱恩再度微笑。“温斯顿，她背叛了你。立刻背叛——毫无保留。我很少看到有人马上就投奔到我们这边。如果你见到她，你会很难认得出她。她所有的叛逆之心，她的欺瞒，她的愚蠢，她肮脏的心思——一切都从她身上被烧尽了。这是个完美的转化，可以写进教科书的案例。”

“你折磨她了？”

奥布莱恩没回答这一点。“下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存在吗？”

“他当然存在。党存在。老大哥就是党的具现。”

“他是以跟我一样的方式存在吗？”

“你不存在。”奥布莱恩说。

无助感再一次袭向他。他知道——或者说他可以想象——证明他自己不存在的种种论证，但那些都是胡话，只是文字游戏。“你不存在”这种陈述，不是包含了一种逻辑上的荒谬性吗？可是这样说有什么用？在他想到奥布莱恩能用什么样无可反驳的疯狂论证来驳倒他，他的心灵就枯萎了。

“我想我是存在的，”他疲惫地说道，“我意识得到我自己的身份。我出生了，而且我会死去。我有手臂跟腿。我在空间中占据了特定的一点。没有其他实物同时占据同一点。在这种意义上，老大哥存在吗？”

“这不重要。他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可能死？下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温斯顿，那种事你永远不会知道。如果在我们对你下完功夫以后，我们选择放你自由，如果你活到九十岁，你还是不会得知那个问题的答案是‘是’或‘否’。只要你活着，这个问题就会是你心中不解的谜题。”

温斯顿静默地躺着。他的胸膛起伏得稍微快了一点。他还是没有问他心里最先想到的问题。他必须问，然而他的舌头好像不愿吐出那个问题。奥布莱恩脸上有一丝被逗乐的表情。就连他的眼镜似乎都带

有一种讽刺的微光。他知道，温斯顿突然这么想，他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一想到这点，他的话就脱口而出：“一〇一室里面有什么？”

奥布莱恩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他冷淡地回答：“温斯顿，你知道一〇一室里面有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一〇一室里有什么。”

他对着白外套男人扬起一只手指。显然这一回合审问结束了。一根针戳进温斯顿的手臂。他几乎立刻陷入深沉的睡眠。

第三章

“你的重建有三个阶段，”奥布莱恩说，“学习阶段，理解阶段，还有接受阶段。现在是你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了。”

一如往常，温斯顿仰躺着。但最近他的束缚变得宽松些了。他们还是把他绑在床上，但他的膝盖可以稍微移动一点，也可以把他的头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还能举起肘部以下的手臂。刻度盘也变得没那么恐怖了。如果他脑筋转得够快，他就可以避免它加诸的剧痛：主要是在他表现愚蠢的时候，奥布莱恩才会扳动控制杆。有时候他们过了整整一回合却没用到刻度盘。他记不得有多少回审问了。整个过程似乎是延伸了一段长而不确定的时间——可能有好几星期——而审问之间的间隔有时候可能有好几天，有时候则只有一、两小时。

“在你躺在那里的时候，”奥布莱恩说，“你常常纳闷——你甚至问过我——为什么博爱部竟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费事地对付你。而在你还是自由身的时候，基本上一模一样的问题也让你困惑。你可以理解你生活的社会运作的方式，但却不能理解底下暗藏的动机。你记得吗，你在你日记里写道：‘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就是在你想着‘为什么’的时候，你怀疑起自己是否神智正常。你读过那本书，勾斯坦的书，或者至少读过某些部分。那本书有告诉你任何你还不知道的事情吗？”

“你读过那本书？”温斯顿说。

“我写的。或者说，我跟人一起合著。你知道，没有一本书是由单独一个人制造出来的。”

“那书里说的事情是真的吗？”

“描述的部分是真的。它所列举的行动计划则是胡扯。知识的秘密累积——启蒙思想的逐渐散播——到最后是普罗阶级的反叛——党的覆灭。你自己就预见了那本书会说什么。这一切都是胡扯。普罗阶级永远不会反叛，再过一千年或一百万年都不会。他们反抗不了。我用不着告诉你理由，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曾经对暴力起义怀有任何梦想，你得抛弃这些梦。没有办法可以推翻党。党的统治是永远的。用这个当成你的思想起点吧。”

他走近床边。“永远的！”他重复道，“现在呢，让我们回到‘怎么回事’跟‘为什么’的问题上。你对于党怎么样保有自己的权力，知道得够清楚了。现在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紧抓着权力。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权力？”温斯顿还保持沉默，他又补上一句：“来吧，说出来。”

虽然如此，温斯顿还是有一会儿没开口。一股疲惫感淹没了他。一股隐约、疯狂的热忱微光，又回到奥布莱恩脸上。他事先就知道奥布莱恩会说什么。党不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寻求权力，只是为了多数人好。党寻求权力，是因为处于群众之中的人是意志薄弱、怯懦的生物，无法忍受自由或面对真相，必须受到统治，也必须有比他们更强的人有系统地欺骗他们。人类在自由与快乐之间做选择，而对绝大多数的人类来说，快乐比较好些。党是弱者永恒的守护者，一个充满奉献精神的党派，做的是可能导致善的恶事，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可怕的是，温斯顿心想，可怕的是在奥布莱恩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会相信这些话。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这点。奥布莱恩无所不知。这世界其实是什么样，众多人类生活在什么样的堕落状态，党靠什么样的谎言与蛮横行为让他们维持现状，他比温斯顿更清楚一千倍。他全部都理解，全部都衡量过，结果没有差别，终极目的证明了一切的合理性。温斯顿心想，你能做什么来对抗比你自己更聪明的狂人？他会好好聆听你的论证，然后就只是继续坚持他的疯狂？

“你们统治我们是为我们好，”他声音微弱地说道，“你们相信人类不适合管理自己，所以……”

他震了一下，几乎喊出声来。一股剧痛猛然穿过他的身体。奥布莱恩把刻度盘的控制杆推到了三十五。

“这样很蠢，温斯顿，很愚蠢！”他说，“你应该很清楚，不要说这种话。”

他把控制杆拉回去，然后继续说道：“现在我会告诉你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党寻求权力，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其他人的好处不感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不是为了财富、奢华、长寿或快乐。只是为了权力，纯粹的权力。纯粹的权力是什么意思，你很快就会了解了。我们跟过去所有的寡头政权都不一样，差别在于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其他所有寡头政权，就连跟我们很相像的那些，都是懦夫跟伪君子。德国纳粹与俄国共产主义者，在方法上跟我们非常相近，但他们从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假装，或许甚至真的相信，他们很不情愿地攫取了权力，而且只占有一段有限的时间，天堂就在不远处，人类在那里都会是自由平等的。我们不是那样。我们知道，从来就没有人刻意为了日后放弃权力而先攫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一个人建立独裁政体不是为了保卫革命；一个人掀起革命，是为了建立独裁政体。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酷刑折磨的目的就是酷刑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现在你开始理解我了吗？”

就像过去一样，温斯顿被奥布莱恩脸上那种疲倦给打动了。那是一张很强壮、满脸横肉又显得野蛮残酷的脸，充满才智，还有一种经过控制的热情，在这种热情面前，他觉得自己很无助。但那张脸疲惫了。双眼底下有眼袋，皮肤从颧骨上垂下。奥布莱恩弯腰俯在他身上，刻意把那张憔悴的脸靠得更近。

“你正在想，”他说，“我的脸又苍老又疲倦。你正在想我谈到了权力，然而我甚至不能避免我自身躯体的衰老腐朽。温斯顿，你能了解吗，个人只是一个细胞？细胞的疲惫就是生物体的茁壮。你剪指甲的时候会死吗？”

他从床边转身离开，再度开始来回踱步，一只手插在他口袋里。

“我们是权力的祭司，”他说，“神就是权力。但现在就跟你有关的部分来说，权力只是个字眼。现在正是时候，你对权力是什么意思该有些概念了。你必须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权力是集体性的。个人只有在停止做一个人的时候才拥有权力。你知道党的那个口号——自由即奴役。你难道没想过，这句话是可以逆转的吗？奴役即自由。独自一人——自由的状态下——人类总是被打败。这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类都注定会死，这是所有失败中最大的失败。但如果他可以做到完全、彻底的降服，如果他可以逃离他的身份，如果他可以把自己融合到党之中，以至于他就是党，那么他就是全能而永生不死的。你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权力是控制人类的权力。控制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控制心灵。控制物质的权力——就像你会用的称呼，外在现实——并不重要。我们对物质的控制已经是绝对性的了。”

有一阵子温斯顿忽略了那个刻度盘。他激烈地努力了一阵，要把自己抬高到坐姿，却只成功地让自己的身体扭曲到发痛。

“但你怎么能够控制物质？”他迸出话来，“你甚至控制不了气候或是重力法则。而且还有疾病、疼痛、死亡……”

奥布莱恩手一摆，让他噤声了。“我们控制了物质，是因为我们控制了心灵。现实就在脑壳里。你会渐渐学到的，温斯顿。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隐形、飘浮——任何事情。如果我希望如此，我就可以像个肥皂泡一样从这个地板上浮起。我没这个愿望，因为党没

有这个愿望。你必须抛弃那些关于自然法则的十九世纪想法。我们制订自然法则。”

“可是你们没有！你们甚至不是这座星球的主宰。欧亚国跟东亚国呢？你们还没征服他们。”

“这不重要。在我们觉得合适的时候，我们就会征服他们。而且就算我们没有，那又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把他们关在外头，视为不存在。欧亚国就是世界。”

“但是世界本身只是一粒尘埃。而且人很渺小——很无助！人类存在有多久了？有百万年地球都无人居住。”

“胡扯。地球就跟我们一样老，没有更老些。它怎么可能更古老？除了透过人类意识以外，什么都不存在。”

“但是岩石里充满了绝种动物的骨头——猛犸象、乳齿象跟巨大的爬虫类，远在有人类以前就活过了。”

“温斯顿，你真的见过那些骨头吗？当然没有。十九世纪生物学家发明了他们。在人类以前什么都没有。在人类以后——如果他可能有尽头——也什么都不会有。在人类以外，空无一物。”

“可是整个宇宙都在我们之外。看看那些星辰！其中有一些在一百万光年远。它们是永远摸不着的。”

“星辰是什么？”奥布莱恩无动于衷地说，“星辰是几百公里外的点点火焰。如果我们想，我们就可以碰到它们。或者我们可以把星辰擦掉。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与星星围着它转。”

温斯顿又抽搐了一下。这回他什么都没说。奥布莱恩继续往下说，就好像在回应一个说出口的反对意见：

“当然，在有某些特定目的时，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或者我们预测日月食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假定地球绕日、星辰远在亿万公里之外很方便。但那又怎么样？你认为炮制出一个天文学双重系统超乎我们的能力吗？根据我们的需求，星辰可以距离近或远。你认为我们的数学家无法胜任这种事吗？你忘了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缩回床上。不管他说什么，迅速的回答就像棍棒一样打垮了他。然而他知道，他知道，他是对的一方。在你的心灵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种信念——肯定有某种办法可以证明这是错的吧？不是很久以前就有人揭露出这是个谬论吗？这谬论甚至还有个名称，但他已经忘记了。奥布莱恩俯视他的同时，嘴角抽动着露出一丝隐约的微笑。

“我告诉过你，温斯顿，”他说道，“形而上学不是你的强项。你企图要想出来的字眼是独我论。但你错了。这不是独我论。如果你想，就用集体独我论这个词吧。然而这是不同的东西；事实上，是相反的东西。”他换了个口气补充道，“这些话全都离题了，真正的权力，我们必须为之日夜奋斗的权力，不是控制物体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他顿了一下，过一会儿又重新摆出学校老师盘问一位可造之才的派头，“温斯顿，一个人要怎么确立他有权力控制另一个人？”

温斯顿思考着。“让他受苦。”他说。

“正是。借着让他受苦。顺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苦，要不然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遵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权力就在于施加痛楚与羞辱。权力就在于把人类的心智撕成碎片，然后再度拼合成你自己选择的新形状。那么你开始看出来了吗，我们在创造的是哪种世界？是老派改革家想象中那种愚蠢快乐主义乌托邦的精确对立面。一个恐惧、背叛与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与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变得更精致的同时会变得更加残酷，而非更不残酷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进步，会是朝向带来更多痛苦的进步。旧有文明声称他们是奠基

于爱或正义。我们的世界是奠基于憎恨之上。在我们的世界里，除了恐惧、愤怒、得意与自贬以外，别无情绪。其余一切，我们都会消灭——全部消灭。我们已经瓦解了从革命前存活下来的思考习惯。我们已经切断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联结，切断人与人的联结，也切断了男人与女人的联结。再也没有人敢信任妻子、孩子或朋友了。但在未来，不会再有妻子和朋友。孩子一出生就会从他们的母亲身边被带走，就像一个人把蛋从母鸡身边拿开。性本能会被连根拔除。繁殖会是个一年一度的正式活动，就像替一张配给卡申请展期。我们会废除高潮。我们的神经科学家现在正在研究这个。不会再有忠诚，对党的忠诚除外。不会再有爱，对老大哥的爱除外。不会再有笑声，击败敌人的胜利笑声除外。不会有艺术，不会有文学，也不会有科学。在我们无所不能的状况下，我们不会再需要科学了。美与丑之间不再有区别。没有好奇心，没有享受生命过程的愉悦。所有可以媲美的乐趣都会被毁灭。但是，永远——温斯顿，别忘了这一点——永远会有对权力的陶醉，会持续不断地增加，也会不断地变得更加幽微。在每个时刻，总是会有对胜利的兴奋，践踏无助敌手的刺激感受。如果你想要一幅未来的图像，就想象一只靴子踩在一个人类的脸上——直到永远。”

他顿了一下，就好像期待温斯顿开口。温斯顿再度试着缩进床铺里。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的心似乎冻结了。奥布莱恩继续说道：

“还要记得，这是永远的。那张脸永远会在那里等着被践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永远都会在那里，这样他就能被打败，然后再被羞辱一次。自从你落入我们手中以后，你经历过的一切——那一切都会继续，而且变得更糟。刺探侦伺、背叛、逮捕、酷刑、处决、失踪，永远不会止息。这既是个耀武扬威的世界，同样也会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党越是强而有力，就越不宽容；反抗越微弱，专制统治就越紧绷。勾斯坦跟他的异端邪说会永远活下去。每一天，在每一刻，他们都会被打败、失去信用、受到嘲弄、被人吐口水，然而却永远都会存活下来。这七年来我对你演的这出戏，会一代又一代地不断演下去，

形式总是会变得更细腻。我们总是会让异端分子在此任由我们宰割，痛得尖叫、崩溃、让人不屑一顾——而到最后彻底悔改，免于自己的危害，出于自己的意志爬到我们脚下。这是我们在准备的世界，温斯顿。一个胜利再胜利、耀武扬威再耀武扬威的世界，一种无止境的压迫、压迫、再压迫，压着权力的神经。我看得出来，你开始了解到那个世界会像什么样子。但是到最后，你对那个世界不只是了解而已。你会接受它，欢迎它，变成它的一部分。”

温斯顿已经让自己恢复到可以开口了。“你做不到！”他虚弱地说道。

“温斯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可能创造出你刚才描述出的那种世界。这是个梦。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不可能把一个文明奠基在恐惧、憎恨与残酷之上。这样绝对不会持久的。”

“为什么不会？”

“这种文明不会有活力。它会解体。它会自杀。”

“胡扯。你有种印象是，憎恨比爱更让人精疲力竭。为什么就该如此？而且就算是这样好了，那又有什么差别？假定我们选择让自己更快筋疲力尽。假定我们加快了人类生命的步调，到最后人类三十岁就老态龙钟了。这样又有什么差别？你不能理解吗，个人的死亡不是死亡？党是不朽的。”

一如往常，那个声音把温斯顿打入无助的状态。而且他还心怀恐惧，如果他继续坚持他不同意，奥布莱恩会再度扭动那个刻度盘。然而他无法保持沉默。奥布莱恩的话让他产生了难以言传的恐怖感，除

此之外，他没有论证，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支持他，他无力地回应了这个攻击。

“我不知道——我不在乎。你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失败。有某种东西击败你。生命会击败你。”

“温斯顿，我们控制生命，在所有层面上控制它。你在想象有某个叫作人性的东西，会因为我们的作为而义愤填膺，会转而对抗我们。但我们创造人性。人有无限的可塑性。或者说，你也许已经回归你的老观念，认为普罗阶级或奴隶会奋起，推翻我们。把这个念头推出你的脑海吧。他们是无助的，就像动物一样。人性就是党。其余事物都在范围之外——全不相干。”

“我不在乎。到最后他们会打败你们。迟早他们会看出你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们撕成碎片。”

“你有看到这种事情正在发生的证据吗？或者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应该如此？”

“没有。我相信是这样。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中有某种东西——我不知道，某种精神，某种原则——是你永远不会征服的。”

“温斯顿，你相信神吗？”

“不。”

“那这是什么，这个会打败我们的原则？”

“我不知道。人类的精神。”

“那你把自己视为一个人吗？”

“是。”

“如果你是个人，温斯顿，你就是最后一个。你的种类绝灭了，我们是继承人。你明白你是孤独的吗？你在历史之外，你是不存在的。”

他的举止变了，他说得更加刺耳：“而且因为我们的谎言与残酷，你自认为在道德上比我们更优越？”

“对，我自认为比较优越。”

奥布莱恩没有说话。两个别的声音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温斯顿认出其中一个声音是他自己的。

这是他跟奥布莱恩曾有的对话录音，在他加入兄弟会的那个晚上录的。他听到自己答应要说谎、偷窃、伪造、谋杀、鼓励嗑药与卖淫，要散播性病，还要把硫酸泼到小孩脸上。奥布莱恩做出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就好像在说这种证明几乎不值得做。然后他转动了一个开关，声音就停了。

“从那张床上起来。”他说道。

束缚已经自动松开了。温斯顿把身体放低到地板上，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是最后的人，”奥布莱恩说，“你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你该看看你自己实际是什么样。脱掉你的衣服。”

温斯顿解开把他那件工作服绑在一起的短短绳子。拉链扣早就已经被扭掉了。他记不起来从他被捕以后，他到底有没有把他的衣服脱下过一次。在工作服底下，他的身体上围着一圈脏污的黄色碎布，只能勉强看出是内衣的残余部分。在他让那些衣物滑脱到地板上的时候，他看到有个三面镜在房间另一端。他走近镜子，然后猝然停下脚步。他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

“继续走，”奥布莱恩说，“站在三面镜的两侧中间。你应该也要看看侧面。”

他停下脚步，是因为他吓坏了。一个弯腰驼背、脸色灰败、骷髅般的东西正朝着他迎面而来。它的实际外表就很吓人，而不只是因为

他知道事实上那就是他自己。那个生物的脸似乎是凸出来的，因为它的外表是弯着的。一张凄苦、长期被囚禁的脸孔，再加上直秃到头皮的高额头，一个弯弯曲曲的鼻子，还有看起来饱受打击的颧骨，而他颧骨上方的双眼看起来凶猛又处处提防。脸颊上有皱纹，嘴巴看起来缩小了。这肯定是他自己的脸，但在他看来，这张脸的改变多过他自己内在的改变。那张脸上流露的情绪会跟他感觉到的不一样。他已经半秃头了。在第一时间里，他还以为他的头发也变灰了，但变灰的只是头皮而已。除了他的双手跟脸上的一个圆圈以外，他的身体全都灰扑扑的，沾上了长久累积、根深蒂固的泥土。在泥土底下，到处都是伤口的红色疤痕，靠近脚踝处的静脉溃疡成了发炎的肿块，皮肤雪花似地从上面剥落。但真正吓人的事情是他的身体消瘦的程度。肋骨包起的躯干，窄得有如骷髅骨架，腿萎缩到膝盖比大腿还粗。他现在看出奥布莱恩说要看侧面是什么意思了。脊椎的弯曲弧度让人震惊。单薄的肩膀往前驼得厉害，甚至让胸膛出现一个凹陷，瘦弱的脖子似乎因为头骨的重量而弯到对折了。如果要他猜，他会说这是一个六十岁男人的身体，罹患了某种恶疾。

“你有时候会想，”奥布莱恩说，“我的脸孔——一个核心党员的脸——看起来苍老疲累。你对你自己的脸有什么想法？”

他抓住温斯顿的肩膀，把他转过来，以便面对他。

“看看你处于什么状态！”他说，“看看你全身肮脏的尘垢。看看你脚趾之间夹带的泥土。看看你腿上流脓发炎的恶心伤口。你知道你臭得跟山羊没两样吗？可能你已经注意不到了。看看你多憔悴消瘦。你看到了吗？我用拇指跟食指可以圈住你的二头肌。我可以把你的脖子当成红萝卜一样地折断。你知道从你落入我们手中以后，你已经掉了二十五公斤吗？就连你的头发都大把大把脱落了。看！”他从温斯顿头上一扯，拔走一撮头发。“张开你的嘴巴。剩下九、十、十一颗牙齿。在你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你有多少颗？而且你剩下的这寥寥几颗还

从你脑袋里掉出来。你看这里！”他用他强劲的拇指与食指，抓住温斯顿还剩下的其中一颗门牙。一阵剧痛刺穿温斯顿的下巴。奥布莱恩把松脱的牙齿连根拔掉了。他把那颗牙扔过整个牢房。

“你在腐烂，”他说，“你正在瓦解。你是什么？一袋秽物。现在转身，再看看那面镜子。你看到面对你的那个东西了吗？那就是最后的人。如果你是人类，那就是人性。现在再把你的衣服穿回去。”

温斯顿开始用缓慢而僵硬的动作替自己着装。直到此刻之前，他似乎还没注意到他自己有多消瘦虚弱。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微微翻搅着：他必定在这个地方待得比他想象的还久。然后，在他定定注视他身边那团可悲的破布时，对他残破躯壳的怜悯之情突然压倒了他。他还没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已经瘫坐到一张摆在床边的小凳子上痛哭流涕了。他察觉到他的丑陋，他毫不优雅，装在肮脏内衣里的一把骨头，坐在刺眼白光下哭泣，但他无法自制。奥布莱恩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几乎显得仁慈。

“这不会持久的，”他说，“只要你做出选择，你就能够逃避这个。一切都靠你自己了。”

“是你干的！”温斯顿啜泣着说道，“是你把我贬抑到这个地步的。”

“不，温斯顿，是你把自己贬抑到这地步。这就是你决心对抗党的时候接受的状况。这全都包含在第一个行动里。已经发生的事情里，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没预见到的。”

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温斯顿，我们已经击败你。我们已经让你崩溃。你已经看过你的身体是什么样了。你的心灵也处于相同的状态。我不认为你还剩下多少傲气。你已经被踢打、鞭笞、侮辱过，你已经痛得尖叫过，你已经在沾着自己鲜血与呕吐物的地板上打滚过。你曾经呜咽着求饶过，你已经背叛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还有哪一种你想得到的堕落行为，还没发生在你身上吗？”

温斯顿停止啜泣了，虽然眼泪仍然从他眼中冒出。他抬头看着奥布莱恩。

“我还没有背叛茱莉亚。”他说道。

奥布莱恩若有所思地俯视着他。“还没，”他说，“还没，这完全是真的。你还没有背叛茱莉亚。”

对奥布莱恩的独特敬意——似乎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摧毁这一点——再度从温斯顿心中泉涌而出。多么聪慧，他心想，多么聪慧啊！奥布莱恩没有一次不懂他听到的话。换作是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就会立刻回答说他已经背叛了茱莉亚。因为在酷刑折磨之下，还有什么是他们还没从他身上榨出来的？他已经告诉他们他对她所知的一切，她的习惯，她的性格，她过去的人生。他已经用最巨细靡遗的方式，招出了他们会面时发生的每件事，他对她还有她对他说过的所有话语，他们的黑市餐点，他们的通奸行为，他们对抗党的含糊计划——招出了一切。然而就他所想的字义来说，他还没有背叛她。他没有停止爱她，他对她的感情还是一样。用不着解释，奥布莱恩已经看出他是什么意思。

“告诉我，”他说，“你们会多快枪毙我？”

“可能还要很长的时间，”奥布莱恩说，“你是个困难的案子。但别放弃希望。每个人迟早都会被治愈。到最后我们会枪毙你的。”

第四章

他好多了。如果还适合用“天”来计算时间，他每天都变得更胖、更壮。

白光与嗡嗡声还是跟以往一样，但牢房比他以前待过的稍微舒服一点。在木板床上有枕头跟床垫，还有一把可以坐的凳子。他们给他洗了个澡，而且还让他可以相当频繁地用一个锡制脸盆清洗自己的身体。他们甚至给他温水作为梳洗之用。他们还给他新的内衣，还有一套干净的工作服。他们在他的静脉溃疡上抹镇痛舒缓药膏。他们把他剩下的牙齿拔出来，然后给他一套新的假牙。

一定已经过了几周或几个月。现在，如果他还有兴趣这么做，就有可能计算过去多少时间了，因为看来他会在固定时间得到餐点。他的判断是，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吃到三餐。有时候他隐约有些纳闷，他是在晚上还是白天吃到三餐。食物好得让人惊讶，每隔两顿饭就有一顿吃得到肉。有一次甚至还有一包香烟。他没有火柴，不过负责送餐却不曾开口说话的警卫会借火给他。他第一次试着抽的时候，烟味让他不舒服，但他还是坚持下去，而且用很长的时间慢慢把那包烟抽完，每顿饭后抽半根。他们给他一个白色石板，在一角还绑着一小段铅笔。起初他没去利用它。就算在他醒着的时候，他还是整个人昏昏欲睡。从这一餐到下一餐的间隔里，他通常都躺着，几乎毫不动弹，有时候睡着了，有时候会醒着陷入迷迷糊糊的白日梦，这时要睁开眼睛太费事了。他早就习惯在直射脸部的强光下睡觉。这样似乎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一个人的梦境会比较融贯一致而已。在这段时间里，他梦到过一大堆事情，而这些梦总是快乐的。他在黄金乡，或者他坐在巨大壮观、有阳光照耀的废墟里，旁边是他母亲、茱莉亚还有奥布莱

恩——没有特别做什么，就只是坐在阳光下，谈着平和的事情。在他醒着的时候，他想到的念头也大多数跟他的梦境有关。现在痛觉刺激去除了，他似乎也失去花脑筋思考的知性能力了。他并不觉得无聊，他没有与人交谈或消遣的欲望。只要独自一人，没有被打或者被质问，有足够的食物吃，全身干干净净，就让人彻底满足了。

他渐渐减少睡眠的时间，但他还是没有下床的冲动。他只想静静躺着，感觉他体内积聚起来的力量。他会用手指摸摸自己身上的这里或那里，试着要确定他的肌肉比较鼓胀，皮肤变得比较紧绷，并不是个幻觉。到最后，这个念头确信无疑了：他长胖了。他的大腿现在肯定比他的膝盖粗了。在那之后，他开始固定运动，虽然起初有点勉强。过了一小段时间以后，他就可以连走三公里，这是靠着在牢房里踱步算出来的，而他弓着的肩膀也变得挺直些了。他试过做更精细复杂的运动，却震惊又屈辱地发现有些事情他办不到。他的动作不能比走路更快，他无法举起他的凳子，维持在一个手臂的距离外，他无法单脚站着却不跌倒。他蹲坐在脚后跟上，却发现大腿跟小腿痛得要命，他只能起身维持站姿。他趴着躺平，试着用手撑起他的重量，这样完全没希望，他连把自己抬起一厘米都做不到。但是再多过几天以后——又多几次吃饭时间——就连那样的壮举都办到了。后来他可以连续做六次。他开始渐渐真心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还抱着一个时有时无的信念：他的脸也会长回正常的样子。只有在他偶然把手放到他的秃顶时，他才记起那张从镜子里回望他，长满皱纹、被毁掉了的脸。

他的心思变得比较活跃了。他在木板床上坐下，他的背贴着墙壁，石板摆在他膝盖上，然后慎重地着手进行重新教育自己的任务。

他曾经投降过，这是可以同意。就像他现在看出的一样，实际上在他做决定以前，他就已经准备好投降了。从他进了博爱部的那一刻起——而且没错，就算在他跟茱莉亚无助地站在那里，冰冷如钢铁的

声音从电传荧幕里传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那几分钟里——他已经理解到，他下定决心要对抗党的权力，这种尝试有多么轻浮浅薄。他现在知道了，七年来思想警察一直监视着他，像是看放大镜下面的一只甲虫。没有一个身体动作，没有一句讲出声的话语，是他们没注意到的，也没有一个思绪是他们无法推断的。就连他日记封面上那点泛白的灰尘，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摆回去了。他们曾经放录下的录音给他听，让他看照片。其中一些照片照的是茱莉亚和他自己。对，甚至……他不能再对抗党了。除此之外，党是对的。一定是这样，不朽、集体的脑，怎么可能是错的呢？你能从哪个外在标准来检验它的判断？怎么样算神智正常由统计决定。问题只在于学习怎么像他们一样思考。只在于这个！

他感觉手中的铅笔很粗又很难用。他开始写下他脑袋里冒出的念头。他先用笨拙的大写字体写下：

自由即奴役

然后几乎毫无停顿，他就在下面写下：

二加二等于五

但接着出现一段停滞。他的心思，就像是要避开某种东西一样，似乎无法专注。他知道，他明白下一个要出现的是什么，但现在他没办法回忆起来。在他真正回想起来的时候，只能靠有意识的推理推出必然的答案：这答案并不是自动出现的。他写下：

神就是权力

他接受一切。过去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从来没有改变过。大洋国在跟东亚国作战。大洋国一直都在跟东亚国作战。琼斯、亚伦森与卢瑟佛罪有应得。他从没见过证明他们罪名不实的照片。那照片从未存在，是他发明的。他记得相反的事情，不过那是假的记忆，是自欺欺人的产物。这一切有多么容易啊！只要投降，其他一切就会接踵而

至。这就像是逆流游泳，不管你挣扎得多辛苦，这股水流都把你往后扫，接着突然间你决定转身顺着水流游，而不是对抗它。什么都没有变，只有你的态度除外。无论如何，预先注定的事情无论如何发生了。他几乎不知道他曾经反叛过。一切都很容易，除了……

任何事情都可能为真。所谓的自然法则是胡扯。重力法则也是胡扯。“如果我希望如此，”奥布莱恩说过，“我就可以像肥皂泡一样从地板上浮起。”温斯顿把这点想清楚了，“如果他认为他能从地板上浮起来，而我如果也同时认为我看到他这样做，那么这件事就发生了。”突然间，像是一大块破水浮出的沉船残骸，他心中冒出这个念头：“这其实没有发生过。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是个幻觉。”他立刻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谬误很明显。这想法预先假定在自己之外，有某处有个“真实”世界，“真实”事件在那里发生。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世界？除了透过我们自己的心灵以外，我们哪有对任何事物的知识？一切事件都在心灵之中。在所有心灵中发生的任何事件，就真正发生了。

他毫无困难地打发掉这个谬误，他并没有屈服于这个谬误的危险。然而他理解到，他本来绝对不该有这个念头。心灵应该在一个危险念头出现的时候，就长出一个盲点。这个程序应该是自动自发、出于本能的。犯罪阻却，新语里是这样称呼的。

他着手让自己练习犯罪阻却。他在自己面前摆出种种命题——“党说地球是平的”、“党说冰比水还重”——然后训练他自己不要看到或理解到抵触这些说法的论证。这样并不容易。这需要很强的理性思考与即兴发挥能力。举例来说，在算术问题出现的时候，“二加二等于五”这样的陈述就超过他的知性理解范围了。这也需要某种心灵的运动能力——有能力在这一刻运用最细腻的逻辑，到下一刻却意识不到最粗浅的逻辑错误。愚蠢跟聪慧一样必要，也一样难以达到。

在此同时，他心灵中的某一部分纳闷地想，他们会多快枪毙他。“一切都看你自己。”奥布莱恩曾经说过，但他知道，他无法靠任何有

意识的行为把死期拉近些。那可能就在十分钟后，或者在十年后。他们可能把他单独监禁好几年，他们可能会把他送去劳改营，他们可能会释放他一阵子，他们有时候就会这样做。完全有可能，就在他被枪毙前，他被捕并且被侦讯的整出戏会从头再重演一遍。有一件确定的事情是，死亡绝对不会在预期中的时刻来临。根据传统——没人明讲的传统：不知怎么的你就是知道，虽然你从来没听人说过——他们会从背后射杀你。永远都是在后脑勺，没有预警，就在你沿着一条走廊前行，从一间牢房走到另一间牢房的路上。

有一天——但“一天”并不是正确的措辞，这也很可能是在半夜，有一次——他落入一种奇特而幸福的白日梦里。他沿着走廊往前走，等着子弹打来。他知道再过一会儿子弹就来了。一切都尘埃落定，问题解决，歧异获得和解。再也没有怀疑、没有争论、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他的身体健康又强壮。他的步伐轻松，动作愉快，还有一种走在阳光下的感觉。他不再置身于博爱部狭窄的白色走廊，而是在有阳光照耀的巨大通道上，有一公里宽。他似乎是沿着这条通道，走在一个药物导致的谵妄幻觉里。他在黄金乡，顺着步道穿越野兔啃咬过的古老木草地。他可以感觉到他脚下短而有弹性的草皮，还有他脸上温和的阳光。在田野的边缘长着榆树，微微地颤动着，而且在树后面的某个地方有一道溪流，鲦鱼栖息在溪流在柳树下积聚的池塘里。

忽然之间，他一阵惊恐，全身一抖。他脊梁上迸出汗水。他听到自己大声喊道：

“茱莉亚！茱莉亚！茱莉亚，我的爱，茱莉亚！”

有一刻，他有种压倒性的幻觉，觉得她就在这里。她似乎不只是跟他在一起，还是在他体内。这就好像她渗入了他的皮肤肌理中。在那一刻，他爱她远超过他们自由自在共处的时候。他也知道她仍然在某处活着，需要他的帮助。

他往后躺回床上，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做了什么？因为那片刻的软弱，他替自己多加上几年的苦役？

再过一会儿，他会听到外面有靴子踩踏的声音。他们不可能不惩罚这种爆发。假使他们先前还不知道，他们现在会知道他打破了与他们之间的协议。他顺从党，但他仍然恨着党。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把异端之心藏在恭顺的表面之下。现在他又撤退了一步，他的心智投降了，但他还希望保有内在心灵不受侵犯。他知道他是错误的一方，但他宁愿错。他们会明白的——奥布莱恩会明白。这一切全都在一声愚蠢的呐喊里坦白供认了。

他必须要再重头来一遍了。这会花上好几年。他用手抚摸着他的整张脸，试着让自己熟悉这个新的形状。脸颊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颧骨摸起来很尖锐，鼻子则是扁平的。此外，从上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以后，他已经得到一整副新的牙齿。要是你不知道你的脸看起来什么样，你就不容易保持难以揣度的样子。无论如何，光是控制五官还不够。他第一次认知到，如果你想保有一个秘密，你就必须连对自己都藏着。你必须随时都知道它在那里，但直到它变得必要以前，你都绝对不能让它以任何能够名状的形态，浮现在你的意识里。从现在开始，他不只必须有正确的想法；他还必须有正确的感觉，做正确的梦。而且在此同时，他必须把他的憎恨锁在他体内，就像是一球物质，是他自己的一部分，然而跟他的其余部位没有关联，像一种囊胞。

有一天，他们会决定枪毙他。你无法分辨这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前几秒钟，应该有可能猜到。那总是从背后下手，在沿着一条走廊往前走的时候。十秒钟就够了。到那时候，他体内的世界就可以倒出来了。然后在突然之间，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脚步没有任何犹豫，他脸上任何线条都没有改变——突然间伪装就卸下了，砰！他的憎恨就会炮火齐发。憎恨会填满它，就像是巨大的怒焰。几乎就在同

样那一刻，砰！子弹也会射出来，为时太晚，或者太早。他们会在能够把他的大脑据为己有以前，就把它炸成碎片。异端思想不会受到惩罚，不会悔改，永远在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他们会在他们的完美之中轰出一个洞。死时仍然憎恨着他们，这就是自由。

他闭上他的眼睛。这样比接受一个智识训练还难。问题在于要让自己堕落，要羞辱自己。他必须直堕入最肮脏的污秽核心。最恐怖、最令人恶心的是什么？他想起了老大哥。那张巨大无比的脸（因为一直在海报上看到，他总是把那张脸想成有一米宽），上面有浓密的黑色胡须，那双眼睛跟着你来来去去，似乎自动地飘进他心里。他对老大哥真正的感受是什么?

通道上有靴子沉重的踩踏声。铁门铿然一响打开来。奥布莱恩走进牢房。他背后是表情如同蜡像的军官，还有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

“站起来，”奥布莱恩说，“过来这里。”

温斯顿站在他对面。奥布莱恩用他强壮的双手握住温斯顿的肩膀，然后仔细地看着他。

“你想着要欺骗我，”他说，“那样很愚蠢。站直一点。看着我的脸。”

他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用比较柔和的语调说：“你在进步。知性上来说，你没什么错。只是情绪上你没有进步。告诉我，温斯顿——还有你记好，不要说谎，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察觉到谎言——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我恨他。”

“你恨他。很好。那么时候到了，你该进行最后一个步骤。你必须爱老大哥。遵从他还不够，你必须爱他。”

他放开温斯顿，稍微朝警卫那边推了一把。

“一〇一室。”他说道。

第五章

就他知道，或者说是似乎知道的范围，他被囚禁的每个阶段，都是在没有窗户的建筑物里。气压可能有细微的差异。有警卫打过他的牢房是在地下楼层。他被奥布莱恩侦讯的房间是在靠近屋顶的高处。这个地方位于地下好几米，在尽可能深的地方。

这里比他待过的大多数牢房都来得大。但他几乎没注意到他周围的环境。他注意到的就只有他的正前方有两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面都盖着绿色的桌面呢。其中一个距离他只有一两米，另一个比较远，位置靠近门口。他被绑在一张椅子上，坐得笔直，束缚紧到他什么地方都不能动，连他的头都动不了。某种垫子从后面扣着他的头，迫使他直视着正前方。有一会儿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门就打开来，奥布莱恩进来了。

“你问过我一次，”奥布莱恩说，“一〇一室里有什么。我告诉过你，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每个人都知道。一〇一室里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

门再度打开。一个警卫走了进来，拿着某样用铁丝做成的东西，某种盒子或篮子。他把那个东西摆在比较远的桌子上。因为奥布莱恩站的位置，温斯顿无法看到那是什么。

“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奥布莱恩说，“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可能是活埋，或者被烧死、被溺死、被刺穿，或者另外五十种死法。还有些状况下是某种非常琐碎的小事，甚至不致命。”

他稍微移向某一边，好让温斯顿比较清楚地看到桌上的东西。那是个长形铁笼，顶端有个可以提着的把手。固定在铁笼前方的是某个

看起来像击剑脸部护具的东西，凹面朝外。虽然那东西距离他有三四米，他却可以看到这个笼子的纵长被均分成两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某种生物在里面。那些生物是老鼠。

“在你的状况下，”奥布莱恩说，“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恰好是老鼠。”一种来自预感的战栗，一种他不确定是什么的恐惧，就在温斯顿第一眼瞥见那笼子的时候传遍他的全身。但在这一刻，笼子前方那个面具式附件的意义突然间渗入他心里。他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化成水了。

“你不会做那种事！”他用高亢的破音喊道，“你不可以，你不能！这是不可能的！”

“你记得吗，”奥布莱恩说，“你梦中经常出现的那个恐慌时刻？你面前有一堵黑暗之墙，你耳中有一阵怒吼般的声音。在墙壁另一头有某种恐怖的东西。你知道你很清楚那是什么，但你不敢把它拉进光天化日之下。是老鼠在墙壁的另一边。”

“奥布莱恩！”温斯顿努力控制他的声音，说道，“你知道这样没有必要。你想叫我做什么？”

奥布莱恩没有正面回答。在他说话时，用的是他有时会摆出的学校老师派头。他若有所思地盯着远方，就好像他在对温斯顿背后某处的一群观众说话。

“就其本身而言，”他说，“疼痛并不总是足够。有些场合，一个人类会挺身对抗疼痛，甚至抗拒至死方休。但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某样东西是无可忍受的——某种无法正视的东西。这无关于勇敢与懦弱。如果你从高处坠落，紧抓住一条绳索并不懦弱。如果你从深水中往上升，让你的肺部充满空气并不懦弱。这只是无法被摧毁的本能。在老鼠的例子里也一样。对你来说，老鼠是无可忍受的。它们这种形态的

压力是你无法承受的，就算你希望你受得了也一样。你会照着要求做你该做的事。”

“但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如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怎么能做到？”

奥布莱恩提起笼子，拿到比较近的桌子上来。他小心翼翼地把笼子放到呢子桌布上。温斯顿可以听见他耳朵里血液奔流的声音。他有种感觉，自己全然孤独地坐着。他在一个巨大空旷的平原中央，一个泡在阳光下的平坦沙漠上，在这片沙漠上所有传到他这里的声音都来自无比遥远的距离。然而装着老鼠的笼子在离他不到两米远的地方。它们都是极其硕大的老鼠。它们正处于鼠吻长得圆钝凶猛的阶段，而且皮毛是棕色，不是灰色。

“老鼠，”奥布莱恩开口了，他仍然在对一群隐形观众说话，“虽然是一种啮齿类，却是肉食性的。你知道这点。你听说过在这个城镇比较贫困的区域发生过的事情。在某些街道，女人家不敢把她的宝宝独自留在房子里，就连五分钟都不行。老鼠肯定会攻击孩子。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它们就会把孩子撕扯到见骨。它们也会攻击病人或濒死之人。它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知道什么时候人类处于无助的状态。”

笼子里爆出一阵尖锐叫声。那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温斯顿这里。老鼠们在打架，它们尝试要透过隔间咬上彼此。他也听到一个深沉的绝望呻吟。那呻吟，似乎也是来自他自己之外的地方。

奥布莱恩提起笼子，然后在这么做的同时，压了一下里面的某样东西。尖锐的咔嗒一声。温斯顿疯狂地努力想要把自己从椅子上扯下来。这样做毫无希望，他的每个部位，甚至是他的头，都动弹不得地被扣住了。奥布莱恩把笼子移近了一些。现在笼子距离温斯顿的脸不到一米了。

“我压下第一根操纵杆了，”奥布莱恩说，“你明白这个笼子的建造方式。面罩会贴在你头上，不留任何出口。在我压下另一根控制杆的时候，笼子的门会滑开。这些饥饿的畜生会像子弹一样地冲出来。你有没有见过一只老鼠跃过空中的样子？它们会跳到你脸上，然后直接咬上去。有时候它们会先攻击眼睛。有时候它们会钻破脸颊，然后吞掉舌头。”

笼子变近了，它正在逼近。温斯顿听到一连串刺耳的叫喊，似乎是出现在他头顶上方的半空中。但他拼命地抗拒他的恐慌。想啊想的，就算只剩下几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了——思考是唯一的希望了。突然间，那些畜生带着霉味的恶臭就冲进他鼻孔里。他体内有一股欲呕的强烈抽搐，而且他几乎失去意识。一切都变得一片黑暗。有一刻他疯了，成了一只尖叫的动物。然而他紧抓住一个想法，从黑暗中醒来。那是拯救他自己唯一的办法了。他必须让另一个人插进来，另一个人类的身体，夹在他自己跟老鼠之间。

面罩的周边现在大到可以挡住其他任何东西的影像。铁丝门距离他的脸有两个手掌宽度。老鼠们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鼠群中的某一只上下跳跃着，另一只，阴沟中皮肤干涩的祖父辈老鼠，它站了起来，粉红色的双手靠着铁栏，拼命地嗅着空气。温斯顿可以看到胡须跟黄色的牙齿。一片黑暗的恐慌再度攫住他。他看不见、孤立无助、脑袋一片空白。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这是个很常见的惩罚。”奥布莱恩说教的口气一如往常。

面罩扣在他脸上了。铁丝擦着他的脸颊。然后——不，这不是宽慰，只是希望，一点微小的希望碎片。太迟了，或许太迟了。但是他突然间理解到在整个世界里，他就只能把他的惩罚转移给一个人——让他可以塞到他与老鼠之间的一具身体。而他疯狂地大喊，一次又一次。

“让茱莉亚来！让茱莉亚来！别对我这样做！茱莉亚！我不在乎你怎么对她。把她的脸扯下来，把她撕扯到见骨。别这样对付我！对付茱莉亚！别对付我！”

他往后倒，倒进巨大无比的深渊，远离了老鼠。他仍然绑在椅子上，但他已经跌穿了地板，穿过这栋建筑物的墙壁，穿过土地，穿过海洋，穿过大气，进入了外太空，进入了群星之间的深沟——一直远离、远离、远离群鼠。他在好几光年距离外，但奥布莱恩仍然站在他旁边。他脸颊上还留着铁丝贴着的冰冷触感。但透过包围他的黑暗，他听到另外一声金属的咔嗒响声，也知道笼子的门是咔嗒一声关上了，而不是打开来。

第六章

栗树咖啡馆几乎是空的。一道阳光斜斜穿过一扇窗户，落在布满尘埃的桌面上。电传荧幕里流泻出音色尖细的乐音。

温斯顿坐在他平常坐的角落里，凝视着一只空玻璃杯。他不时抬头一瞥从对面墙上瞄着他的那张巨大脸孔。老大哥在注视着你，图说写道。一位侍者自动过来，替他的杯子斟满了胜利金酒，同时透过瓶塞上的滴管，把另一个瓶子里的液体甩了几滴进去。那是丁香口味的糖精，这家咖啡馆的招牌特调。

温斯顿仔细听着电传荧幕。现在荧幕里传出的只有音乐，但有可能随时会有来自和平部的特别公告。来自非洲前线的新闻让人不安到极点，他今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地在担忧。一支欧亚国军队（大洋国在跟欧亚国作战，大洋国一直都在跟欧亚国作战）正以骇人的速度往南方移动。中午的公告没提到任何明确的区域，但有可能刚果河口已经成为战场了。布拉萨维尔跟利奥波德维尔都状况危急。你不用看地图，就可以看出那是什么意思。问题不只在于失去非洲中部，在整场战争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洋国自己的疆域受到威胁了。

一种强烈的情绪——不尽然是恐惧，而是一种没有明显特征的兴奋感——在他心中复燃，然后又再度消弭。他停下来不想战争。这些日子里，他从来无法一次专注于一个主题超过片刻。他拿起他的玻璃杯，一大口喝干。就像一直以来一样，他的金酒让他颤抖，甚至微微反胃。这玩意恐怖极了。丁香与糖精，这些东西本身就有一种它们特有的、病态的恶心味道，没办法掩饰掉酒里平淡油腻的味道。最糟糕

的是金酒的气味，在他身上日夜累积，在他心里纠结难分地跟那些事物的味道混在一起……

他从不提起他们的名字，就算在他的思绪里亦然，而他甚至有可能绝对不唤起他们的影像。他们是他朦胧意识到的某种东西，在靠近他脸庞的地方徘徊，一种紧紧依附着他鼻孔的味道。金酒在他体内往上涌的时候，他从紫色的嘴唇之间打了个嗝。在他们释放他之后，他变胖了，而且也恢复他旧有的气色——说实在的，还不只是恢复旧貌而已。他的五官变得粗厚，鼻子跟颧骨上的皮肤粗糙得发红，甚至连秃掉的头皮都有一种太深的粉红色。有个侍者再度自动出现，带来了西洋棋盘跟当期的《泰晤士报》，直接翻到棋谱问题的那一页。然后，他看到温斯顿的酒杯空了，就带着金酒瓶来斟满杯子。没有必要吩咐。他们知道他的习惯。西洋棋盘总是在等着他，靠角落的桌子永远都为他保留，甚至就连这个地方客满的时候，他都一个人独占这桌，因为没有人想被看到坐在距离他太近的地方。每隔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他们会给他一张脏脏的纸条，他们说那是账单，但他的印象是他们总是少收他的钱。如果是相反的状况也没有差别。他现在总是有大把的钱。他甚至还有个工作，一个闲差，薪水比他有过的旧工作还高得多。

电传荧幕传来的音乐停了，由一个人声代替。温斯顿抬头聆听。然而没有来自前线的公告。只是一则来自丰饶部的简短通知。看来在前一季，第十次三年计划的鞋带生产量比原定额度还高百分之九十八。

他仔细查看那个棋谱问题，把棋子摆好。这是个很难处理的残局，牵涉到两个骑士。“白棋先行，两步之内将死对方。”温斯顿抬头看着老大哥的肖像。白棋子永远赢棋，他秉持一种含糊而没有根据的神秘主义，这么想道。永远如此，没有例外，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从世界开始以来，在棋谱问题里，黑棋从没有赢过。这不就象征着善

永恒不变地战胜恶？那张巨大的脸凝神回望着他，充满了冷静的力量。白棋子永远赢棋。

电传荧幕传来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不太一样、更加严肃的语气补上一句话："你们得到警告，要在十五时三十分准备聆听一项重要消息宣布。十五时三十分！这是有最高重要性的新闻。小心不要错过。十五时三十分！"叮当作响的音乐再度响起。

温斯顿的心脏颤动着。这是来自前线的公告，直觉告诉他，要来的是坏消息。这一天，伴随着一阵阵小小的兴奋，在非洲大溃败的念头一直在他心头来来去去。他似乎真的看到欧亚国军队群集越过从未被打破的疆界，涌入非洲尖端，就像一大队蚂蚁。为什么不可能用某种方式，从侧翼包围他们？西非海岸线在他心头鲜明地显现出来。他拿起白骑士，在棋盘上移动。那里是恰当的位置。就算在他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往南疾驰的时候，他还看到另一支武力，神秘地集结起来，突然间钉在他们的后方，从陆地与空中切断他们的通讯。他觉得透过意志，他就可以把另一支武力带进现实中。但必须迅速行动。如果他们可以掌握整个非洲，如果他们在开普敦有了空军与潜水艇基地，就会把大洋国切成两半。这样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败北、崩溃、世界重新划分，党的毁灭！他深吸一口气。一种不寻常的感受混合——但确切来说，这不是个混合体。更贴切的说是连续好几层的感受，置身其中的人说不出哪一层是最底层——在他体内挣扎着。

这一阵痉挛过去了。他把白骑士归位，但现在他没办法定下心来认真研究棋谱问题。他的思绪再度四处漫游。他几乎无意识地用手指在桌面上的尘埃里写道：

二加二等于五。

"他们不可能钻进你心里。"她这样说过。但他们是可以钻进你心里。"你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永久性的。"奥布莱恩这样说过。这是真

话。有些事情——你自己的作为——做过以后，你永远不可能恢复过来。你胸膛里有某个东西被杀死了，燃烧殆尽，被灼烧到麻木无感。

他见过她，他甚至还跟她说过话。其中没有任何危险。他好像直觉地知道，他们现在几乎对他的作为毫无兴趣。如果他或她有意愿，他可以安排再见她第二次。实际上他们是偶然遇见的。那是在公园里，在一个气候糟糕、冷得刺骨的三月天，那时候土地硬得像铁，所有的草似乎都枯死了，哪里都看不到一个花苞，只有几朵把自己推出地面的番红花，结果被风吹得四分五裂。他双手冻僵了，眼睛泪汪汪的，正匆匆忙忙地走着，就在这时看到她距离他不到十米。他立刻发现，她有了某种难以形容的改变。他们几乎没打一个招呼就擦身而过了，然后他转身跟着她，态度不是非常热切。他知道没有危险了，没有人会对他产生任何兴趣。她没说话。她左弯右拐地穿过草地，就好像设法要甩掉他似的，然后似乎放弃了，就让他走在她身边。这时候他们走进了一丛参差不齐、没长树叶的矮灌木丛，无论是拿来藏身或挡风都不管用。他们停下脚步。天气冷得可恶。风呼呼吹过短短的树枝，刮坏了零星几朵看起来脏兮兮的番红花。他伸出手臂环住她的腰。

没有电传荧幕，不过那里一定有隐藏式麦克风。此外，他们可能被人看到。这不重要了，什么都不重要。如果他们想，他们可以躺在地上干那档事。一想到这个念头，他的肉身就在恐怖中僵住了。她对他扣住的手臂没有任何反应，她甚至没有试着挣脱。他现在知道她哪里改变了。她的脸色变得灰败了些，还有一条长长的疤横过她的前额与太阳穴，一部分藏在头发里；但改变的不是那个。而是她的腰变粗了，而且让人讶异地变得僵硬。他记得有一次在一颗火箭炮爆炸以后，他帮忙把一具尸首拖出某个废墟，那时让他震慑的不只是那玩意难以置信的沉重，还有它搬运起来有多么僵硬、多么难以处理，这样似乎让它更像块石头，而不是血肉之躯。她的身体感觉起来就像那样。他突然想到，她皮肤的肌理会跟过去很不一样。

他没试着去吻她，他们也没说话。在他们往回走穿过草皮的时候，她第一次直视着他。那只是瞬间的一瞥，充满了轻蔑与厌恶。他纳闷地想，那种厌恶是否完全来自过去，还是被他发福的脸跟被风压挤出来的泪水给激发出来的。他们在两张铁制椅子上坐下，肩并着肩，但并没有挨得太近。他看到她打算开口了。她刻意让她做工粗陋的鞋子移动了几公分，踩烂了一根细枝。他注意到，她的脚板似乎变宽了。

“我背叛了你。”她毫无掩饰地说道。

“我背叛了你。”他说。

她又迅速而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用某种……某种你无法忍受，甚至想都不能想的东西威胁你。然后你说：‘别这样对我，拿这去对付别人，这样那样做。’而在事后，你或许可以假装这只是个诡计，你这么说只是要叫他们住手，并不是真心那么想。但那不是真的。在事情发生当时，你当真是那么想。你认为没别的办法可以救你自己了，而且你有很强的心理准备，要那样拯救自己。你想要让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根本不在乎他们受什么苦。你在乎的就只有你自己。”

“你在乎的就只有你自己。”他跟着重复。

“在那之后，你对另一个人的感觉再也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他说，“你的感觉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风把他们单薄的工作服吹得贴紧身体。沉默地坐在那里，几乎是马上就显得尴尬了。此外，坐着不动实在太冷了。她说了些要去赶地铁之类的话，然后起身要走。

“我们一定要再见面。”他说。

“对，”她说，“我们一定要再见面。”

他犹豫不决地跟在一小段距离外，落后她半步。他们没再说话。她没有真的试着甩掉他，但走路的速度刚好可以避免让他跟在她旁边。他已经下定决心，他要陪着她到地铁站，但突然间在冷风中亦步亦趋的过程似乎显得毫无意义，让人难以忍受。他感受到一股压倒性的欲望，与其说是要远离茱莉亚，还不如说是为了回到栗树咖啡馆，那个地方从来没像此刻这样吸引人。他怀念地想起他那张角落桌子的影像，上面摆着报纸、西洋棋盘跟永远源源不绝的金酒。最重要的是，那里会是温暖的。下一刻，不完全是出于偶然，他让自己跟她被一小群人隔离开来。他做了一次半认真的努力要赶上她，然后又慢了下来，转过身去，朝着反方向走开。在他走了五十米以后，他转身回顾。街道并不拥挤，但他已经无法辨识出她了。在十几个匆促行走的身影里，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她。或许她变胖、变得僵硬的身体，再也无法从背影里认出了。

“在事情发生当时，”她说过，“你当真是那么想。”他当真是那么想。他不只是那么说了，他还指望如此。他曾经指望是她，而不是他被送去给……

电传荧幕里传出的音乐中有某种变化。一个刺耳而带着嘲弄的音符，一个懦弱的音符，加入了音乐中。然后——或许发生的不是这样，或许这只是一个回忆，伪装成声音出现了——有个声音唱道：

在开枝散叶的栗树荫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热泪盈眶。一个经过的侍者注意到他的酒杯空了，带着金酒瓶复返。

他拿起他的酒杯嗅一嗅。他每喝一口，那玩意就变得更加恐怖难喝，而不是更好喝些。但这玩意成了他沉浸于其中的基本元素了。这

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与他的复活。每天晚上是金酒让他陷入昏迷，每天早上也是金酒让他复苏。在他醒来的时候——很少早于十一点——眼皮黏在一起，嘴巴像火烧，背部似乎断了，要不是有彻夜摆在床边的酒瓶跟茶杯，根本不可能从躺平的状态下起身。整个中午他表情呆滞地坐着，酒瓶在伸手可及之处，聆听着电传荧幕的声音。从十五时到关店时间，他是栗树咖啡馆的固定客人。再也没有人在意他做什么了，没有哨音叫醒他，没有电传荧幕责备他。偶尔，或许两星期一次，他会去真理部某一间布满灰尘、看似被人遗忘的办公室，做一点点工作——或者是被称为工作的事情。他被聘入某个次级委员会的次级委员会。为了解决第十一版新语字典编辑作业的种种小困难，产生了无数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再衍生出更小的委员会。他们参与的是制作某种称为过渡期报告的东西，但他们在报告的是什么东西，他从没有清楚地发现过。这跟逗点应该放在括号里面还是外面的问题，有某种关系。委员会里还有另外四个人，他们全都是像他一样的人。有些日子里他们会聚集起来，然后迅速地再度四散，坦白地向彼此承认其实没什么事情好做。但还有些别的日子，他们几乎是热忱满满地坐下来工作，大费周章地假装记下他们的会议记录，还起草从来没有完成的冗长备忘录——那时对于他们应该争论什么的争论变得异常复杂难懂，针对定义进行细微的来往争执、大幅度的离题、吵架——甚至威胁要诉诸更高权威。然后在突然之间，他们身上的活力会消失，他们会坐在桌子旁边用死气沉沉的眼睛看着彼此，就像鬼魂在鸡啼时刻消失。

电传荧幕沉默了片刻。温斯顿再度抬起头。公告！但不是的，他们只是换了音乐。他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非洲地图。军队的移动是一张曲线图：一条黑色箭头垂直往南，一条白色箭头水平往东去，跨过第一条线的尾端。就好像为了再确认，他抬头看着肖像上那张沉着冷静的脸。可以想象第二个箭头甚至不存在吗？他的兴趣再度衰退了。

他喝下另一口金酒，拿起白骑士，试探性地走了一步。将军。不过显然这不是正确的棋步，因为……

一个记忆不请自来，在他心头浮起。他看到一个烛光照耀的房间，那里有一张罩着白床单的大床，他自己是九岁或十岁的男孩，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骰子盒，兴奋地大笑。他母亲坐在他对面，也在大笑。

这一定是在她失踪前一个月。那是个和解的时刻，他腹中咬啮着的饥饿被忘记了，他早年对她的爱暂时复苏。他清楚记得那一天，一个暴雨倾盆、彻底湿透的日子，从窗户的玻璃上流下的雨水有如溪流，室内的灯光太昏暗，无法用来读书。两个孩子在黑暗、拥挤卧室里的无聊，变得难以忍受。温斯顿哼哼唧唧、哭哭啼啼，徒劳无功地要求食物，在房间里烦躁地把每样东西都扯离原位，还踢着护墙板，直到邻居敲墙壁抗议，同时较小的孩子还断断续续地哭嚎。到最后他妈妈说："现在乖一点，我会买个玩具给你。一个可爱的玩具——你会喜欢的。"然后她在大雨中出门，到附近一家还偶尔开门的小杂货店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里面装着蛇梯棋的纸盒。他还能记起潮湿纸盒的味道。那外包装很粗陋。棋盘破了，小小的木制骰子切割得很糟，切面几乎无法好好放在地上。温斯顿臭着脸看着那玩意，全无兴趣。但接着他母亲点燃一段蜡烛，他们坐在地板上玩起来。随着那塑胶片充满希望地沿着梯子往上爬，然后再度滑溜溜地沿着蛇往下爬，几乎回到起点，他很快就变得兴奋极了，又叫又笑。他们玩了八局，每个人赢了四局。他的小妹妹年纪太小，无法理解这游戏在玩什么，靠在一个靠枕上坐起身，因为其他人在笑便也跟着笑。那一整个下午他们都快快乐乐地在一起，就像他童年早期一样。

他把这幅画面推出他脑海。这是个假记忆。他偶尔会被假的记忆困扰。只要一个人知道那些记忆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就不再重要了。某些事情发生过，其他的事情则未曾发生。他转回棋盘上，再度拿起

白骑士。几乎就在同一瞬间，棋子咔嗒一声又掉回棋盘上。他为之一震，就好像有一支针刺穿了他。

一声尖厉的喇叭通知声刺穿了空气。是公告！胜利了！在新闻前播放的喇叭通知声总是意味着胜利。一种电流穿过了咖啡馆。就连服务生都为之一惊，竖起耳朵来听。

喇叭通知声同时放出一阵巨大的噪音。一个兴奋的声音已经在电传荧幕里急促不清地说着话，但就算发言开始了，也几乎被外面的一阵阵轰然欢呼声给淹没了。新闻就像魔法一般迅速地传遍街道。从电传荧幕传出的内容里，他能听到的正好足以让他理解，一切都如他预见一样地发生了；一支海上大舰队秘密集结起来，突袭了敌军的后方，白色箭头划过黑箭头的尾巴。耀武扬威的字句片段，穿过喧嚣噪音："大规模战略调度——完美的协调——全然的溃败——五十万囚犯——完全失去士气——控制全非洲——让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胜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在桌底下，温斯顿的脚抽搐着。他坐在位子上没有动弹，但在他心中，他在奔跑，轻快地奔跑着，他跟外面的群众在一起，欢呼到让他自己都震耳欲聋。他再度抬头看着老大哥的肖像。支配世界的巨人！让亚洲游牧民族冲锋陷阵却徒劳无功的磐石！他想着十分钟前——对，仅仅十分钟前——他疑惑地想着来自前线的消息会是战胜还是败北时，他心中仍然模棱两可。喔，被消灭的不只是一支欧亚国军队！从在博爱部度过的第一天起，他内在有许多改变，但最后的、不可或缺的、治愈人心的改变却从未发生，直到这一刻才来临。

来自电传荧幕的声音仍旧滔滔不绝地说着战犯、战利品与屠杀的故事，但外面的叫喊已经平息了一些。侍者回到他们的工作上。他们其中一人带着金酒瓶走近。温斯顿，坐在至福的梦境中，完全没注意他的酒杯被斟满了。他不再奔跑或欢呼了。他回到了博爱部，一切都被饶恕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他在公审被告席上，坦白招认了一

切，牵连了每一个人。他沿着铺了白色瓷砖的走廊往前走，觉得自己走在阳光下，武装警卫在他背后。早就期待着的子弹进入了他的大脑。

他抬头凝望着那张巨大无比的脸。他花了四十年去学习藏在黑色胡须之下的是哪一种笑容。喔，残酷又毫无必要的误解！喔，他顽固、任性地远离那慈爱的胸膛！两滴带着金酒味道的眼泪，从他鼻子两侧流淌下来。但这没关系，一切都没关系了，挣扎已经结束。他战胜了自己。他爱老大哥。

附录：新语的原则

新语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而且是为了符合英社主义，也就是英国社会主义的需求而设计的。在一九八四年，还没有任何人把新语当成他唯一的沟通工具，无论在言谈或书写上皆然。《泰晤士报》的社论是用新语写的，但这是一种只有专家才办得到的绝技。一般预期新语将在大约二〇五〇年取代旧语（或称标准英语，我们应该如此称之）。现在新语逐渐稳定地赢得优势，所有党员在他们的日常对话中，都倾向于使用越来越多的新语字汇与文法结构。在一九八四年使用、并且收录在第九版与第十版新语字典中的版本，是暂时性的，包含许多赘字与过分老旧的语法结构，注定会在稍后被废止。我们在此关注的是最后尽善尽美的版本，收录在字典第十一版中。

新语的目的，不只是提供英社主义虔诚信徒表达恰当世界观与心理习惯的媒介，还在于让所有其他思考模式都变得不可能。其意图在于新语彻底全面被采用、旧语被遗忘的时候，一个异端的思想——也就是一个背离英社主义原则的思想——应该名副其实地无可想象，至少在思想必须仰赖文字的时候如此。它的字汇构成方式，正好让一位党员有很精确、通常非常细微的措辞，可以用在每一种他能够适切期待表达的每一种意义上，同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意义，以及用间接方式表达这些意义的可能性。这有一部分是靠着发明新字做到的，但主要是靠着消灭不要的字、剔除这些字汇剩下的非正统意义，并且尽可能去掉任何次要意义。就举一个例子。“自由”这个字在新语中仍然存在，但只能被用在像是这样的句子上：“这只狗自由了，免于虱子的骚扰”或者“这片田地自由了，免除了杂草的问题”。这个字汇不能再用于

旧有的意义，“政治上的自由”或“知性上的自由”，因为政治上与知性上的自由，甚至在概念上也不存在了，所以必须没有名字。与禁止特定异端字词相当不同的是，删减字汇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目的，而且没有一个省得了的字被容许留下来。新语被设计成不是延伸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字词选择减少到最低程度，则间接地帮助实现这个目的。

新语是奠基于我们现在所知的英语之上——虽然许多新语句子，甚至在不包含新创字词的时候，对我们现在的英语使用者来说也几乎难以理解。新语字词被区分成三种不同类型，被称为A字汇、B字汇（也称为复合字）与C字汇。把三种类型分开讨论会比较简单，不过这种语言的文法特异性可以在专论A字汇的小节中处理，因为同样的规则对三种领域都适用。

A字汇

A字汇是由日常生活事务所需的字词所组成——像是吃、喝、工作、穿衣服、上下楼梯、乘坐交通工具、园艺、烹饪之类的事情。这类字汇几乎完全是由我们已经具备的字所组成，像是打、跑、狗、树、糖、房屋、田野——但跟现在的英语字汇比较，这些字的数量极少，而且其意义界定严格得多。字义中所有的模棱两可与模糊空间都被涤除了。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种类的新语字汇就只是一个断音，表示一个能被清楚理解的概念。把A字汇用于文学目的，或者用在政治或哲学讨论上，会是相当不可能的。预期中这类字汇只是用来表示简单、有目的的思想，通常内容是实际物体或实质行动。

新语的文法有两种很显著的特异之处。其中的第一个特异之处，在于不同词类几乎完全可以对调。这个语言里的任何一个字（原则上这一点甚至适用于非常抽象的字汇，像是“如果”或者“当”）可以被用来当成动词、名词、形容词或副词。动词跟名词如果有相同字根，那么它们的形式之间就绝对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个规则本身就意味着许多古老形式的毁灭。举例来说，“思绪”（thought）这个字在新语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地位被“思想”（think）取代了，“思想”同时担负着名词与动词的责任。这里并没有遵照任何字源学的原则：在某些例子里被选中留用的是原本的名词，在其他例子里则是动词。就算一个名词跟意义同质的动词并没有字源学上的关联，它们的其中之一经常会被禁止。例如像“切割”（cut）这个词汇，名词兼动词“刀”（knife）充分地涵盖了它的意义。形容词就是在名词兼动词后面加上“……般的”这种字尾而形成的。所以举例来说，“速度般的”（speedful）意思就是“迅速的“（rapid),”速度般地”（speedwise）意思就是“迅速地”。我们现在

用的某些形容词，像是“良好的”、“强壮的”、“大的”、“黑的”、“柔软的”被保留下来，但总数非常少。形容词的需求极少，因为几乎所有形容词的意义，都可以靠着把“-ful”字尾加到一个名词兼动词后面来解决。没有一个现存的副词被保留下来，只有极少数本来就已经用“-wise”结尾的字例外：“-wise”结尾是不变的。例如“良好地”（well）这个字，就被“良好地”（goodwise）取代。

此外，任何字词——这个规则在原则上又是适用于这个语言中的每个字——可以透过加上字首“un-”来变成负面意思，或者借着加上字首“plus-”来强调，如果还要更强调，就是“doubleplus”。所以，像是“不冷的”（uncold）就意味着“温暖的”，“加冷的”（pluscold）跟“双倍加冷的”（doublepluscold）就分别表示“非常冷的”跟“冷到极点的”。在现代英语中，也有可能把几乎每个字的意思，都用像是“ante-”、“post-”、"up-”、"down-”等前置字首来做修改。借由这样的方法，官方发现有可能大量减少字汇。比方说，既然有“良好的”（good）这个字，就不需要“坏的”这样的字，因为必要的意义用“不良的”（ungood）来表示也一样好——说真的，是更好。在任何有两个字自然构成意义相反的配对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决定禁止哪一个。举例来说，可以按照偏好把“黑暗的”用“非亮的”（unlight）来取代，或者用“非暗的”来取代“亮的”。

新语文法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规律性。除了受制于下面提到的少数几项例外，所有变化都遵循相同的规则。所以，在所有动词中过去式与过去分词都是一样的，以“-ed”结尾。偷（steal）的过去式是stealed，想（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整个语言都是这样，所有像是swam（游【swim】的过去式）、gave（给【give】的过去式）、brought（带来【bring】的过去式）、spoke（讲【speak】的过去式）、taken（拿【take】的过去分词）等等都被废除了。所有复数形式都是视状况加上“-s”或者“-es”。Man（男人）、ox（公牛）、life（生命）的复数形是mans、oxes、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总是加上“-

er"、“-est"(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形式与more、most这样的句法结构被禁止了。

唯一一批还被容许有不规则变化的字词是代名词、关系词、指示形容词与助动词。所有这些词汇都沿用其古老用法，除了whom被认为不必要而加以废弃，shall、should时态也被弃置不用，它们的用途都由will跟would涵盖了。也有某些字词结构上的不规则用法，是出于口语上迅速容易的需求。很难发音的字，或者可能被听错的字，被认为明显是个坏字；所以，偶尔为了悦耳的缘故，多余的字母会被插入一个字里，或者某个陈旧的结构会被保留下来。但主要是在跟B字汇有关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种需求。为什么容易发音的重要性会这么大，本文随后会加以厘清。

B字汇

B字汇是由为了政治目的刻意制造出来的字所组成；也就是说，字词不但在每种状况下都有个政治意涵，还打算把该有的心态加诸于使用这些字汇的人身上。对英社主义原则没有全盘了解，就很难正确使用这些字。在某些状况下，这些字词可以被翻译成旧语，甚至翻成出自A字汇的字词，但这通常需要很长的意译，而且总是会漏掉某些弦外之音。B字汇是一种缩写动词，通常把涵盖极大范围的诸多观念挤进少数几个音节里，而且在同时比一般语言更精确而有强制力。

B字汇在所有状况下都是复合字。（作者注：像是“说写器”（speakwrite）这样的复合字，当然会出现在A字汇中，不过这些字只是方便的缩写，没有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字由两个或更多的字组成，用容易发音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结果造就出的混合物是一个名词兼动词，根据一般规则做变化。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好思”（goodthink）这个字，非常粗略的意思是“正统”；或者，要是一个人选择视之为动词，意思就是“ ¬用正统方式思考”。这个字变化如下：名词兼动词，“好思”；形容词，“好思的”（goodthinkful）；副词，“好思地”（goodthinkwise）；动名词，“好思者”（goodthinker).

B字汇并不是按照任何词源学规划而建构出来的。这些字汇的组成元件可能是由口语中的任何一部分，而且可以用任何顺序放置、并且用任何方式肢解，以便发音，同时指出它们的来历。举例来说，在“犯罪思想”（crimethink）这个字里，“思想”（think）是被接上的第二个字，然而在“思想警察”（thinkpol）这个字里，think是先出现的字，而且在thinkpol这个字里，“警察”（police）的第二音节被略掉了。因为确保语音和谐的困难极大，B字汇里的不规则构词方式比A字汇里更

多。例如说“真部”（Minitrue，真理部简称）、“和部”（Minipax，和平部简称）与“爱部”（Minilnv，博爱部简称）的形容词形式分别是“真部的”（Minitruthful）、“和部的”（Minipeaceful）与“爱部的”（Minilovely），这就只是因为“-trueful”、“-paxful”跟“-loveful”念起来有点拗口。然而原则上所有B字汇都可以用完全一样的方式做变化，实际上也是如此。

某些B字汇有极端细微的意义，对于任何不是精通整个新语的人来说，几乎是无可理解的。比方说，想想《泰晤士报》社论里的一个典型句子：旧思者无腑觉英社主义（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这句话用旧语能够做的最简短翻译是：“那些观念在革命前成形的人，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不可能有情绪上的完整理解。”但这并不是个妥当的翻译。首先，为了掌握上面引述那句新语句子的完整意义，一个人必须对英社主义是什么意思有清楚的概念。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受过英社主义彻底训练的人，才能够体会“腑觉”（bellyfeel，发自肺腑的感觉）这个字的全副力道，这意味着今日难以想象的一种盲目、热情的接纳；或者，拿“旧思”（oldthink）一词来说，它跟邪恶与堕落的概念难以分离地混合在一起了。但某些新语词汇——“旧思”（oldthink）即为其中之一——的特殊功能，与其说是表达意义，还不如说是摧毁它们。这些数量上必然及其稀少的字汇，字义扩张到自身就包含了一整批字词，而既然用单独一个无所不包的词汇就足够涵盖一整批，这批现行字词就可以作废并加以遗忘。新语词典编撰者面对的最大困难不是发明新字，而是发明新字以后确定其字义；也就是说，确定他们借由新语词汇的存在取消掉哪些范围的字。

如同我们在“自由”一词的例子里已经看到的，一度含有某种异端意义的字词有时候会为了方便而保留，但只有在不合用的意义被涤除以后才留下。无数其他的字词，像象是荣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与宗教就这样不复存在了。几个概括多义的字眼就涵盖了这些字，而且在涵盖这些字义的时候也废除了它们。举例来说，

所有环绕着自由与平等概念而生的字词，都包含在“犯罪思想”单独一个词汇之下，同时所有跟客观性与理性主义相关的字词，都包含在“旧思”这单一词汇之下。更大的精确度会是危险的。一位党员必须有的是类似古希伯来人那样的观点：别的事情他们知道得不多，但他们知道除了自己的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都崇拜“假神”。他不必知道那些神祇被称为巴力、欧西利斯、摩洛、亚斯他录等等；对于他的正统性来说，他对这些神所知越少可能越好。他知道耶和华与耶和华的戒律；所以，他知道所有叫其他名字或有其他属性的神都是假神。以大致上相同的方式，党员也知道什么构成正确的行为，而且透过某些极端含糊的广义词汇，他知道哪些种类的行为会悖离正确行为。举例来说，他的性生活完全由两个新语词汇“性罪”（sexcrime）与“好性”（goodsex，意为“贞洁”）来规范。性罪涵盖了任何一种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它涵盖了非婚姻性行为、通奸、同性恋与其他变态行为，此外还有以性交本身为目的的正常性行为。没有必要个别一一列举，因为这些行为全都一样有罪，而且原则上全都能处以死刑。在由科技字词组成的字汇中，可能有必要给某些特定性异端行为专有名词，但一般公民不需要这些词汇。他知道“好性”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正常性行为，只有生育子女这么一个目的，而且在女性这方没有身体上的愉悦；所有其他状况都是性罪。在新语中，对于一个异端思想的领会程度，鲜少能够超过这是异端的认知以外；越过这条线，必要的字就不存在了。

在B字汇中，没有一个字是意识形态上中立的。有很多词汇是委婉之词。举例来说，像是“欢乐营”（劳改营）或者“和部”（和平部，亦即战争部）指的几乎是表面意义的彻底相反。另一方面，有些词汇展现出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本质坦诚而充满轻蔑的理解。其中一个例子是“普罗饲”，意思是党塞给大众的垃圾娱乐与假新闻。其他的词汇意义也还是模棱两可，用在形容党时就有“好”的含义，用在党的敌人身上

就有“坏”的含义。但除此之外，有大量的字汇乍看似乎只是缩写，而且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是来自于字义，而是来自其结构。

只要能被设想到，一切具备或可能具备政治重要性的任何一种字汇都会被并入B字汇。每个机构、人民团体、信条、国家、机构或公共建筑，总是会被削减成熟悉的形态；也就是说，容易发音的单一词汇，有着保持原有衍生词的最少量音节。举例来说，“真理部的记录局”（Record Department）——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地方——被称为Recdep,“小说局”（Fiction Department）被称为Ficdep,“电传节目局”（Teleprogrammes Department）被称为Teledep等等。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达到省时的目的。就算在二十世纪的最初数十年，缩写字句都曾经是政治语言中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大家也注意到使用这种缩写的倾向在极权国家与机构中最显著。这类字汇的例子就像纳粹（Nazi）、盖世太保（Gestapo）、共产国际（Comintern）、煽动性宣传（Agitprop）。起初这种做法之所以被采用是出于直觉，但在新语中却是故意采用的。官方理解到，这样缩写一个名字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借着剪去常态下依附在字汇上的大多数联想，窄化并细微地改变字的意义。比方说，共产党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这个词，唤起一幅四海之内皆兄弟、红旗、路障、卡尔·马克思与巴黎公社的合成画面。另一方面来说，“共产国际”一词暗示的只有一个紧密的组织，以及一个定义明确的信条体系。它指的是某种几乎像椅子或桌子那样容易辨识、用途那样有限的东西。“共产国际”是个念出来时几乎不用想的字，但“共产党国际”却是一个句子，一个人非得暂时花一小段时间在上面。照着同样的方式，像是“真部”这种字唤起的联想会比“真理部”来得少些，也比较容易控制。这不但解释了一有机会就缩写的习惯，也解释了为何要几乎过度夸张地小心让每个字好念。

在新语里，悦耳比意义精准以外的每一种考量都来得重要。在看来必要的时候，文法的规律性总是会为了悦耳度而牺牲。而且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必要的是把意义不可能弄错的字词截短，让这些字可以

迅速地念出来，并且在发言者心中激起最少量的回响——对于政治目的来说，尤其如此。B字汇中几乎所有字词都非常相近，这个事实甚至让它更添优势。这些字——好思、和部、普罗饲、性罪、欢乐营、英社、腑觉、思警，还有数不尽的其他词汇——几乎总是两个或三个音节，重音则平均地分布于第一音节与最后一个音节。运用这些字助长了一种急促含混的说话风格，同时显得断断续续又没有抑扬顿挫。然而目的正是这个。这个意图在于让言谈——特别是针对意识形态上并不中立的任何主题所发表的言论——尽可能独立于意识之外。为了日常生活的目的，我们毫无疑问必须——或者在某些时候必须——在说话之前先思索，但一个党员在情势要求之下做出政治或道德判断时，应该要能够像机关枪喷出子弹一样自动，洋洋洒洒地发表正确的见解。他的训练让他能够办到这件事，语言给他几乎是万无一失的工具，而且这些字词的结构、它们生硬刺耳的声音与某种刻意造成的丑陋——这些特质符合英社主义的精神——更进一步辅助这种过程。

可选字词寥寥无几的事实也是同一回事。相对于我们的字汇，新语字汇量极小，而且删减字汇的方法一直都在推陈出新。的确，新语跟大多数其他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新语字汇每年都在减少，而不是扩增。每次删减都是一种改进，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考的诱惑越小。最终的期望是让人把话从喉头脱口而出，却完全不涉及较高阶的大脑中枢。新语字汇“鸭语”（duckspeak）就坦白地承认了这个目标，这个字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呱呱叫”。就像B字汇里的各种其他字词一样，鸭语一词的意义有歧义性。假定呱呱叫出来的意见是符合正统的意见，这个字的含义除了赞美别无其他，在《泰晤士报》说某位党内的演说家是一个“双倍加好鸭语者”（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的时候，是在对他表示由衷尊重的赞美。

C字汇

C字汇是对其他字汇的补充，完全由科技术语组成。这些字就像现行的科学术语，也是由同样的字根构成的，但这些字也经过平常那种小心翼翼的处理：严格地定义，并且把不合意的意义剥除。这些字遵循另外两种字汇里那些字词的相同文法规则。很少有C字汇在日常言谈或政治言论中流通。任何科技工作者或技师，都能在为他的专业设计的清单上找到他需要的所有字词，但他对其他清单上的字词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只有非常少数的字是所有清单上共有的，而且没有一个字汇表达出科学的功能是一种心灵的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法，无论哪种特定分支皆然。的确，没有用来表示“科学”的词，它可能承载的任何意义都已经充分地被“英社主义”一词涵盖了。

从前述解释里，我们将会看出要在新语中表达非正统意见，在超过一个非常低的门槛以后，就是几乎不可能了。当然有可能说出某种非常粗陋的异端言论，某种亵渎之语。举例来说，有可能说老大哥是非良善的。但这种陈述，对于一个符合正统的耳朵来说，只传达出一种不证自明的荒谬，不可能得到经过理性思考的论证支持，因为没有必要的字词可用。对英社不利的观念只能以一种含糊无语的方式保有，而且只能以非常笼统的词汇来命名，这些词汇是随便堆在一起的，不做任何定义就谴责所有类型的异端看法。事实上，一个人若要把新语用在非正统目的上，就只能以不合规则的方式把某些新语翻译回旧语。举例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all mans are equal），这是一句可能出现的新语语句，但它的意义就只像是旧语中可能出现的句子，“所有男人都是红发”（all men are redhaired）。这句话里没有文法错误，但表示的只是一种直白的假话——也就是说，所有男人都

是同样的身高、体重或力气。政治平等的概念不复存在，而这种第二层的意义也跟着从“平等”一词中涤除了。在一九八四年，当旧语仍然是正常沟通方式的时候，使用新语词汇在理论上的危险是，一个人可能会记得那些字原来的意义。在实用层面上，任何有良好双重思想基础的人都不难避免这样做，但在两代之内，就连这样的闪失都会消失。一个成长时只讲新语的人，不会知道“平等”曾经有过“政治平等”的第二层意义、或者“自由”一度意味着“知性上的自由”，就好比一个从没听过西洋棋的人，不会察觉到“皇后”与“城堡”有第二层意义。会有许多罪行与错误是他没有能力犯下的，这就只是因为那些罪恶错误没有名字，所以也无法想象。而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语有别于其他语言的特征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的字汇变得越来越少，意义变得越来越严谨，把这些字用于不当用途的可能性会一直越缩越小。

在旧语被一次性完全取代以后，跟过去的最后一道连结就会被切断。历史已经被重写了，但旧日文学的残余片段会到处存在，没有彻底被审查封锁，所以只要一个人还保有对旧语的知识，就有可能阅读这些文献。在未来，这样的断篇残简即使恰巧残存下来，也会变得无可理解、无法翻译。不可能把任何旧语段落翻译成新语，除非那个段落指的是某种技术流程或某种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已经有正统倾向（以新语的措辞来说，就会是“好思的”）。在实际应用上，这表示没有一本在大约一九六〇年以前写下的书能整本被翻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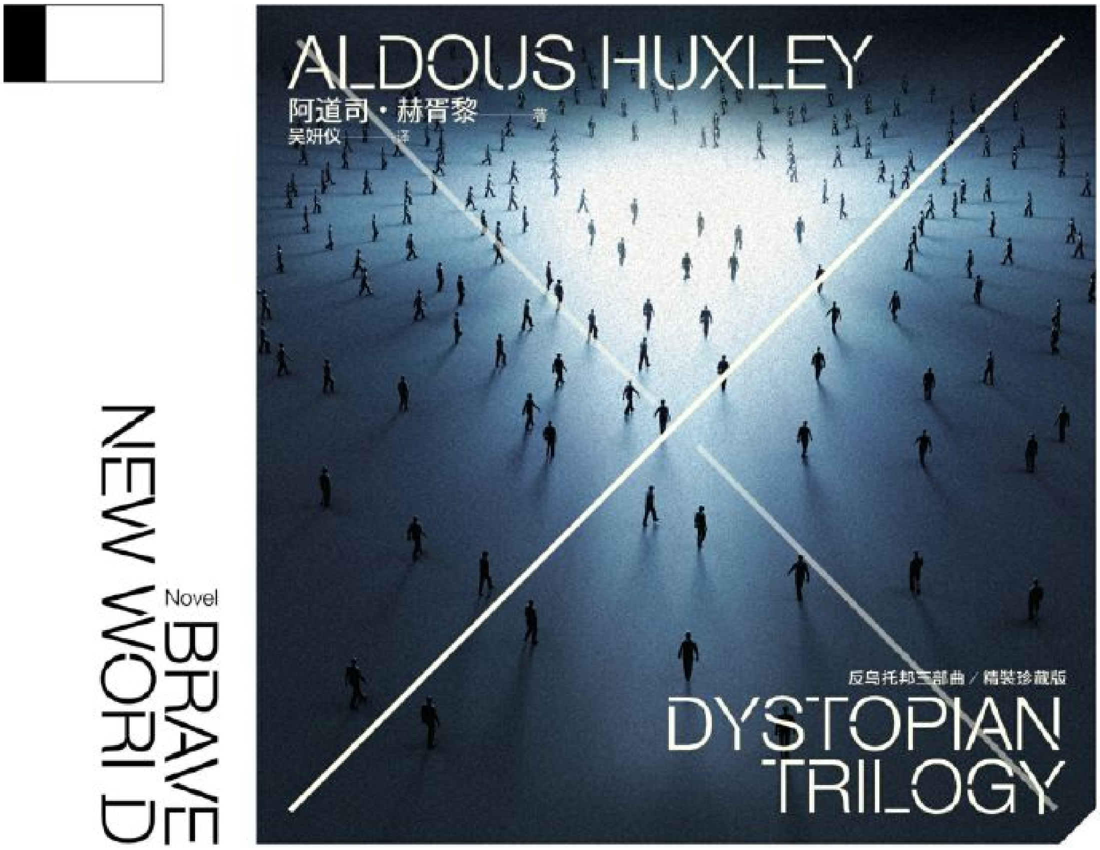
革命前的文学只能受制于意识形态翻译——也就是说，在意义上跟语言上都受到篡改。就以《独立宣言》中一个著名段落为例：

>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要用新语表达这段话，同时保有原来版本的意义，会是相当不可能的。最接近做到这一点的转译，会是用单单一个字“犯罪思想”包下整个段落。一篇完整的翻译只能是赋予意识形态的翻译，在其中杰弗逊的话会被改成对绝对权威政府的颂扬。

的确，有很多旧日文学已经用这种方式被改造过了。基于声望上的考量，把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保留下来，并在同时让他们的成就符合英社哲学，是很可取的做法。有许多作家，像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跟某些其他人，因此正在被翻译；在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他们原来的作品，以及所有留存下来的旧日文学，都会被销毁。这些翻译作业是缓慢而辛苦的工作，预料中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前二十年。也有大量只是符合实用主义目的的文学——不可少的技术手册之类——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主要就是为了留下足够时间给翻译的初步工作，新语的最终采用时间才会被定在二〇五〇年这么晚的日期。

（写于一九四九年）



人类有多么美！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头！——莎士比亚《暴风雨》

阿道司·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

反乌托邦小说经典之作

与《1984》、《我们》并列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精准描述未来世界的预言之作

“发现赫胥黎对于某种遥远未来所作出的讽刺性预测，有多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现实，的确是个吓人的经历。”
——《纽约时报书评》

版权信息

书名：美丽新世界

作者：（英）阿道司·赫胥黎（AldousHuxley）著；吴妍仪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55940088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一九四六年版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一九四六年版前言

所有道德专家都会同意，长期的自责悔恨，是最令人讨厌的情绪。如果你曾经做错事，就痛改前非，尽你所能加以补偿，并且下次努力做好一点。无论如何，不要埋头苦想你做的错事。在粪堆里打滚，并不是涤净自己的最佳方法。

艺术有自己的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之中，有许多规则跟一般伦理是一样的，或者至少可以比拟。举例来说，在谈到我们的糟糕艺术时，就跟对于我们的恶劣行为一样，悔恨是不可取的。糟糕的性质应该被找出来，加以承认，接着要是可能的话，在将来加以避免。钻研二十年前的文学缺陷，尝试把一个有毛病的作品修补到首度成书时未曾达到的完美境界，消耗一个人的中年时期，企图去修补年轻时判若两人的自己在艺术上的罪过——这一切都肯定是徒劳无功、没有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本新版的《美丽新世界》，跟旧版一模一样。它作为艺术品的缺陷相当多；但要纠正这些缺陷，我就得重写这本书了——而在重写的过程中，身为年纪较长、已经不同的另一个人，我可能会去除的不只是故事本身的某些错处，还有一些它原来具备的优点。所以，我抗拒在艺术性悔恨中打滚的诱惑。我宁愿放过那些好与不好，去想些别的事情。

然而就现在来说，这个故事里最严重的缺陷似乎至少值得一提，如下所述。野人先生只得到两种选择，在乌托邦里的疯狂生活，或者在印第安村庄里当原始土著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某些方面更有人性，但在其他方面，却几乎没有比之更古怪、更异乎寻常的了。在成书当

时，这个想法——人类被赋予自由意志，以便在疯狂与愚行之间抉择——让我觉得很有趣，也认为可能相当逼真。然而为了戏剧效果的缘故，通常我让野人先生说的话，理性程度高出他的教养实际上允许的范围——他是在一群宗教信徒之间成长的，而这个宗教一半是生殖崇拜，另一半是穷凶极恶的悔罪派。就连他对莎士比亚的熟稔，在现实中也不能合理化他这样的谈吐。而当然了，到了结尾，他被迫从正常世界撤退；他原生的悔罪派信仰重申了它的权威，结果让他疯狂地自我折磨，然后绝望地自杀。“所以，他们从此悲惨地死去”——这样便让这部寓言的作者，一个愉快的皮浪式怀疑论美学家感到安心了。

时至今日，我觉得我没有期望要展示神智健全是可能的。相反，虽然我还是像过去一样悲伤地确定，神智健全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我很确信这种目标是能够达成的，也乐意见到更多这样的状况。我在好几本近期出版的书里这么说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编纂了一部选集，内容是清醒之人对于神智健全与达成此目标的手段所发表的看法，所以有个显赫的学术界批评家曾经告诉我，我是知识分子阶级在危机时期一败涂地的可悲征兆。我想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这位教授跟他的同僚是成功的可喜征兆。造福人类的慈善家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耀与纪念，让我们为这些教授盖一座众神殿吧。这座众神殿应该坐落于欧洲或日本，在某个被开肠破肚的城市废墟之中，而在奉骨堂的入口上，我会用六、七英尺高的字体写上献词，就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以此纪念这个世界神圣的教育家们。如果你在寻找纪念碑，请环视四周。

但回到关于未来的话题上……如果我现在要重写这本书，我会提供野人先生第三个选择。在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境地之间，会有一种保持神智清醒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已经实现的可能性，在一个美丽新世界流放者与难民的社群之中，保留区的界限之内生活。在这个社群里，经济会是去中心化与亨利·乔治式的，政治上则是克鲁泡特金式的共同合作。科学与科技的使用方式，就好像安息

日一样，是为了人而造出的，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在美丽新世界里还更变本加厉）好像人要去适应它们，还被它们奴役。宗教会是有意识而且知性地追求人的最终目的，追求内在的道或宇宙法则的统一知识，追求超越的神性或婆罗门。而流行的生命哲学会是一种高等的效益主义，其中的“最大快乐原则”不如“最终目的原则”来得重要——在生命中的每次偶然事件里，必须提问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思想或行动，对于我其他尽可能多的其他个人所能达成的人类终极目的而言，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阻碍？”

在未开化土著之间成长的野人先生，（在本书假设中的新版本里）在有机会亲自接触献身追求神智清醒的自由合作个体所组成的社会以前，不会被送到乌托邦去。在这样的改变之下，美丽新世界会有一种艺术性与（姑且假定可以把这么堂皇的字眼用在一部虚构作品上）哲学上的完整性，这一点在此书现有的版本里，显然付之阙如。

但是《美丽新世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而且无论它有何艺术或哲学性质，一本关于未来的书只有在它预见的景象在想象中可能成真，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从我们现在的有利位置，现代历史的斜面又往下走了15年，这本书的预言看来有多可能为真？在这个充满痛苦的时间间隔里，发生过什么事，可以肯定或撤销1931年的预测？

展望之中有个广泛而明显的失败，是马上就看得出来的。《美丽新世界》中完全没提到核裂变。没提到这个实际上相当奇怪，因为原子能的可能性，在本书写作之前多年就已经是相当普遍的谈话主题。我的老友，罗伯特·尼可斯，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写过一个成功的剧本，而我还记得我自己在二十年代晚期出版的一部小说里还偶尔会提到该剧。所以如我所说，吾主福特降世第七世纪的火箭与直升机居然不是用核分裂作为动力能源，这似乎很古怪。这样的疏忽或许不可原谅，但至少可以轻易地加以解释。《美丽新世界》的主题不是诸如此类的科学成就，而是科学的进步对人类个体的影响。物理、化学与机械工

程的胜利被默认是理所当然的。唯一刻意描述的科学进步，在于把未来生物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人类身上。只有透过生命科学的手段，生命的质量才能够有根本的彻底转变。物质科学可以应用在毁灭生命上，或者让生活变得不可思议地复杂与不适；但除非被生物学家与心理学家拿来当工具，物质科学本身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更改生命本身的自然形式与表现。原子能的释放标记出人类历史上的一大革命，但不是最终与最彻底的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成碎片，从而终结了历史）。

这种真正有革命性的革命，不会在外在世界里达成，而是在人类的灵魂与血肉之躯中达成。像萨德侯爵活在那样的一个革命时期，便自然地利用了这种革命理论，以便合理化他那种独特风格的疯狂。罗伯斯庇尔达成了最肤浅的那种革命，政治上的革命。再深入一点点的话，巴贝夫尝试过要掀起经济革命。萨德自命为真正革命性革命的使徒，这种革命远超过仅只是政治与经济的层面——个别男性、女性与儿童的革命，他们的身体从今以后会变成所有人共有的性资产，他们的心灵中所有天然的庄重，所有劳心费力获得的传统文明抑制都会被涤除。在虐待狂与真正具革命性的革命之间，当然，并没有必然或无法避免的关联。萨德是个癫狂之人，而且在他的革命中，或多或少意识到的目标就是全面的混乱与毁灭。统治美丽新世界的人，可能并不算是神智正常（以这个字或可称为绝对性的意义而言）；但他们也不是狂人，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社会稳定。就是为了达到稳定，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实践了最终极的、关乎个人的、真正革命性的革命。

但与此同时，我们或许正处于倒数第二个革命的第一阶段。它的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核武器，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必费事去理会关于未来的预言了。但可以想见的是，我们可能有足够的理智，如果不是彻底停止对抗，至少举止也要像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先一样理性。三十年战争难以想象的恐怖，实际上给人类上了一堂课，在超过百年

的时间里，欧洲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有意识地抗拒诱惑，不把他们的军事资源利用到接近毁灭边缘，或者（在大多数冲突中）一直打到敌人彻底被歼灭为止。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求利益与荣耀；但他们也是保守分子，决定不计代价让他们的世界保持毫发无损，对此念念不忘。过去三十年里没有这种保守分子；有的只是右派国家主义激进分子，还有左派的国家主义激进分子。最后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是第五代兰斯当侯爵，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以一个妥协方案作结，就像十八世纪大部分的战争一样，而那份一度属于保守派的报纸的主编拒绝刊登此文。国家主义激进分子遂自行其是。后来的结果我们都已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成为废墟，差不多蔓延全球的饥荒。

接着，假定我们能够从广岛学到教训，就像我们的祖先从马格德堡[1]学到教训，我们也许能期待一个时期，不尽然是和平的，但只有受到限制、并且只造成部分毁灭的战事。在那样的时期，我们也许能够假定核能会被限制在工业用途上。其结果相当明显，会是一连串空前迅速又彻底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一切既有的人类生活形式都会瓦解，新的形式将必须适时应变，以顺应原子能非属人类的事实。身为现代版的普洛克鲁特斯[2]，核能科学家会准备好一张全人类必须躺在上面的床；如果人类的长短尺寸不符——唔，那么人类就太不幸了。必须要稍微拉一拉，或者截掉一点点——从应用科学真正开始大张旗鼓以来，此类拉长与截肢的行动一直在进行，只是这回改变程度将会比过去更剧烈。这些远远称不上是无痛的手术，会在高度中心化的极权主义政府指导下进行。免不了会如此；因为近在咫尺的未来，很可能就像近在咫尺的过去，而在极近的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经济模式、在大部分人都毫无资产的人口群体之中发生的迅速科技变迁，总是倾向于制造经济与社会混乱。要处理这种混乱，权力被集中，政府也加强控制。很有可能甚至在驾驭住原子能以前，全世界的政府或多或少

都会变成彻底的极权主义政府；而在控制住原子能的期间与其后，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会变成极权主义政府。只有以去中心化与自助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能遏阻现在这种朝着中央集权发展的倾向。就目前来说，这样的运动还没有即将发生的任何迹象。

当然，没有理由说新极权主义体系会跟旧的相仿。靠着棍棒与行刑队、人为饥荒、大规模囚禁与大规模驱逐出境来统治，不只是不人道（这年头没有人太在意这些事），还显然很没有效率，在一个科技昌明的年代，没有效率可是违抗圣灵的罪恶。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会是这样：政治巨头们手下的全能行政部门，还有他们的大队监督者，控制着整群用不着强逼强迫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喜爱他们受奴役的状态。在今日的极权国家，让他们热爱被奴役是宣传部门、记者编辑与学校老师的应尽职责。但他们的方法仍然很粗糙、很不科学。老派的耶稣会修士夸口说，如果他们得以教育孩童，他们就可以为人类的宗教见解代言，这种说法是一厢情愿的产物。而现代的小学教育，在制约学生的反射行为时，效率可能远逊于教育出伏尔泰的那些教士。宣传机制最伟大的胜利已经达成，并不是靠着做了什么，而是靠着不做什么。真理很伟大，但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更“伟大”的是对真理保持沉默。单单靠着不提某些主题，放下丘吉尔先生口中的“铁幕”——夹在群众与地方政治巨头望而生厌的事实或论证之间——极权主义宣传家对舆论的影响，远比最流利的谴责、最有说服力的逻辑反驳能做到的更有效。但沉默还不够。如果要避开迫害、清算与其他社会摩擦的征兆，宣传体系的积极面向必须像消极面向一样有效。未来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会是由政府赞助的大规模探究，研究的问题会是政治家如何参与科学家所谓的“幸福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怎么让人热爱自身奴役状态的问题。少了经济上的安全感，对奴役的爱不可能存在；为了保持简明扼要，我先假定全能的行政部门与其中的监督者会成功地解决永久性经济安全感的问题。但安全感可能很快就被当成理所当然。达成这个成就，就只是一种肤浅、外在

的革命。除非在人类心智与身体上进行深层而个人性质的革命有了结果，否则对奴役的爱不可能建立起来。要带来这种革命，除了别的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下面这些发现与发明。

首先，一种大幅进步的暗示技术——通过对婴孩的制约，并且随后利用像是东莨菪碱这样的药物辅助。其次，彻底发展完成的人类歧异科学研究，让政府的监督者可以把任何个人指派到适合他或她的社会与经济阶层去。（圆形的钉子要是被塞进方形的洞，通常会对社会体系产生危险的想法，并且用他们的不满影响其他人。）第三点（因为不管现实是多么乌托邦式，人类仍然会觉得有需要常常度个假逃避一下），酒精与其他麻醉物质的某种替代品，比金酒或海洛因更不伤身又更有愉悦感的东西。第四点（但这会是个长期计划，在极权控制下也会花上好几代才能造就出成功的结果），一个万无一失的优生学系统，设计来标准化生产人类产品，并且以此帮助监督者的工作。在《美丽新世界》里，人类产品的标准化流程已经被推行到神奇（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极致。在科技与意识形态上，我们距离试管宝宝与波坎诺夫斯基程序[3]下的大批半智能障碍者还很远。但是到了吾主福特降生后六百年，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在此同时，那个比较快乐也比较稳定的世界里，其他的特征——索麻、睡眠教学法与科学化种姓制度的等价物——可能都在两三个世代之内就会出现。《美丽新世界》的性滥交看来也不是那么遥远。已经有些美国都市中的离婚数量跟结婚数量一致了。毫无疑问，在几年之内，婚姻执照就会像养狗执照一样贩卖，在十二个月内有效，换成别只狗或者同时养一只以上都不犯法。随着政治与经济自由逐渐消退，通常会以提升性自由作为补偿。而独裁者会很善于鼓励这种自由（除非他需要炮灰或家庭，去殖民空地或被征服的领土）。连同在药物、电影与广播影响下做白日梦的自由，这样能帮助他的子民甘心承受他们的命运：受到奴役。

通盘考虑之下，乌托邦看来比任何人在仅仅十五年前所想象得都还要更近得多。那时候，我推想那是未来六百年后的景象。今天看

来，这种恐怖很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就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个意思是，如果我们没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炸成碎片的话。的确，除非我们选择去中心化，并且在运用应用科学的时候不是把它当成目的，把人类当成手段，而是把它当成制造一群自由个人的手段，否则我们就只剩下两种选择了：如果不是一批国家主义的、军事化的极权主义——其根源在于原子弹的可怕，其结果则是文明的毁灭（或者在战事有所节制的状况下，就是军国主义的长存不朽）——就是超国家的极权主义，在整体迅速科技进步、特别是原子能革命所导致的社会混乱中被召唤出来，然后在效率与稳定的需要之下，发展成乌托邦的福利暴政。请你选择，风险自负。

【注释】

[1] 在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城市马格德堡被围困长达半年，最后在1631年5月20日被天主教军队攻破，随后的烧杀掳掠让全城几成废墟，三万居民仅有五千存活，这起恐怖事件成了三十年战争惨况的缩影。

[2] Procrutes，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会逼迫被他拦截的旅客躺在铁床上，身体如果比铁床短就拉长，比铁床长就锯掉。后来被英雄忒修斯杀死。

[3] Bokanovsky's process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杜撰的程序，让胚胎可以大量分裂、从而制造大量智能低下劳工的技术。Bokanovsky这个名字疑似影射法国政治家Maurice Bokanowsky(1879-1928），他极其强调经济稳定的重要，认为在经济危急时刻，即使不完全废除政党政治，也应淡化政党之间的界限，以拯救经济为主。

第一章

这是一栋只有三十四层的灰色矮小建筑物。在大门上方有这样一排字：中伦敦孵化与制约中心。在一块盾形牌子上，则刻着世界邦的座右铭：社群，同一，稳定。

位于一楼的巨大房间面朝北方。正值酷夏，整个房间都笼罩在蒸腾的暑热之中，但仍然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一道单薄而刺眼的光线穿过窗户，饥渴地寻找某些被布幔盖住的横躺形体，一些学院培养出来、状似鸡皮疙瘩的苍白模型，但最后只找到一堆实验室里的玻璃与镍制器皿，还有闪着阴郁光芒的瓷器。冬天般的寒意彼此呼应。工人们的连身工作服是白色的，他们的手上戴着苍白如死尸颜色的橡胶手套。光线是冻结的，死气沉沉，像个鬼魂。只有在那些黄色的显微镜镜筒下，才能看见一些富有生气的东西，躺在擦得发亮的试管里，像一道道甜美的奶油，沿着工作台长长地往后延伸。

“这里，”主任打开了门，“是受精室。”

孵化与制约中心主任踏进房间时，三百个受精作业员正弯腰对着他们的仪器，屏气凝神、全神贯注地投入在工作状态中，偶尔有人下意识地喃喃自语，或心不在焉地吹两声口哨。一大队新来的学生，个个都非常年轻，脸颊粉嫩又乳臭未干，紧张兮兮、甚至带点自卑地跟在主任后面。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本笔记本，每当这位大人物开口时，他们就拼命地做笔记。直接从老前辈口中听到经验之谈，这可是难得的荣幸。中伦敦孵化与制约中心主任，总是坚持亲自引导他的新生们到各部门走一遭。

“只是给你们一个整体概念，”他会这样向他们解释。因为显然，如果他们打算用心从事他们的工作，就一定要有某种整体概念——不过，如果他们打算成为社会里驯服又快乐的一分子，这种整体概念的范围还是越小越好。因为就像尽人皆知的，特殊性导致美德与快乐，而普遍性则是知性上的邪恶之源。并非哲学家，而是锯木匠跟集邮者，才是构成这个社会的骨干中坚。

“明天，”他面带微笑地补上这么一句话，和蔼的语气中略带威胁，“你们会固定下来开始严谨的工作。你们不会再有时间了解大局。何况……”

何况，这是个特权。亲耳从老前辈口中听到经验之谈，直接记到笔记本里。男孩们疯狂地书写着。

高大、瘦削却又相当挺拔的主任，往房间里走去。他下巴很长，牙齿大而突出，在他不说话的时候，刚好能被他饱满红艳的厚嘴唇给盖住。他有多大年纪？三十岁？五十岁？五十五岁？很难说得准。无论如何，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在这个稳定的年代，吾主福特后632年，你不会想到要问这种问题。

“我会从头开始，”中心主任说道。态度格外认真的学生们，把他的原话记录在笔记本里：从头开始。“这些呢，”他摇摇手，“是孵化器。”他打开一道隔离门，让他们看到一排排标着号码的试管。“这是本周的卵子库存。”他解释道，“保存的温度跟血液相同；而那些男性的精子呢，”说着他打开另一道门，“必须保存在35℃状态下，而非37℃。跟体温相同会导致绝育。”包在保温垫里的公羊生不出小羊。

仍然倚靠在孵化器上的主任，给学生们简要描述了一段现代化的受精过程；所有的铅笔在纸面上匆匆划过，留下难以辨识的字体。当然，首先要说到它的外科导入程序——“手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自愿接受的，何况这样做，可以得到相当于六个月薪水的奖金。”接下来他

开始简单描述让摘下的卵巢保持存活状态，并活跃生长的技术；然后是考虑最佳温度、盐度、黏度，以及将分离并培育成熟的卵子存放在何种液体中；随后，他带着他的弟子们到工作台前，向他们实际展示如何把这种液体从试管里抽出；怎么样让这种液体点点滴滴落入特别加热过的显微镜载玻片上；怎么样检查载玻片里的卵子有没有异常，统计数量后转移到一种多孔的容器里；这个容器（他带着他们去观察操作程序）如何被浸泡在一种包含自由游动精子的温热清汤里——他特别强调，液体里的最低精子浓度是每立方厘米十万个。十分钟后，要怎么样将容器从液体里捞出来，再度检查里面的内容物；如果有任何一个卵子还没有受精，又该怎么样再度浸泡，如果必要的话还会进行第三次；还有受精卵怎么样送回孵化器里；阿尔法与贝塔继续留在那里，直到确定装瓶为止；而伽马、德尔塔与艾普西隆在短短三十六小时后，会再度被取出来，经历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任再度重复。学生们在他们小笔记本里的这个词汇下面划上着重线。

一个卵子，一个胚胎，一个常态人类。但是一个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卵子会抽芽，会繁殖，会分裂。分裂成八到九十六个芽，然后每个芽都会长成一个形态完美的胚胎，每个胚胎都会长成一个尺寸完全的成人。一个卵以前只能长成一个人，现在则能够长成九十六个人。这就是进步。

“事实上，”中心主任做了总结，“波坎诺夫斯基化包含了一系列抑制生长的方法。我们制止了正常的成长，然而怪异的是，卵子的反应是抽芽。”

反应是抽芽。一支支铅笔都在忙着书写。

他伸手一指。在一条移动非常缓慢的输送带上，满满一架试管瓶正要进入一个大金属盒，同时另外满满一架正在出现。机器微微发出

低沉的震动声。他告诉学生，试管传送需要八分钟。一个卵子能承受高能光照的极限大概就是八分钟。有一些卵子死去了；剩下的卵子，生命力最强的那些会分裂成两个，大多数会分裂成四个芽，有些分裂成八个，全部的卵子都会送回孵化器，分裂芽会在那里开始发育；接着，在两天后会突然被冷却，用冷却抑制生长。二个、四个、八个，现在轮到这些分裂芽抽芽了；在抽芽之后，再加入剂量几乎足以致死的酒精；最后再度急速成长，再度抽芽——抽芽、抽芽、再抽芽；然后就任由它们静静地发育——因为再度抑制成长就会致命了。到这个时候，原来的卵子已经通过一种相当完美的方式，变成了八到九十六个胚胎。你得承认，这是自然界的一种惊人进步。同卵多胞胎——但不是像过去胎生时代那样偶尔意外地分裂成两到三个，那太小儿科了，而是货真价实的一次就是成打、好几十个。

“好几十个，”主任重复道，同时伸展他的双臂，就像是慷慨地分发大礼，“好几十个啊。”

然而其中一个学生竟然蠢到问这样有什么好处。

“我的好孩子啊！”主任猛然回身转向他，“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吗？”他举起一只手，表情很严肃，“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之一！”

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

标准规格的男人与女人，整齐划一地整批出现。一整个小工厂的全体职员，都只是同一个波坎诺夫斯基受精卵的产物。

“九十六个同卵多胞胎，操作九十六台同样的机器！”这声音几乎热忱到发抖了，“你们现在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吧？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通用的格言：社群、同一、稳定。多么伟大的词汇！“如果我们可以无止境地使用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标准统一的伽马，一成不变的德尔塔，一模一样的艾普西隆。问题解决了。数百万个同卵多胞胎。大量制造原则终于应用到生物学上。

“然而，遗憾的是，”主任摇摇头，“我们无法无止境地使用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九十六个似乎就是极限，能达到平均七十二个已相当不错了。让同一个卵巢跟同一男性的精子制造出尽可能多批次的同卵多胞胎——这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可惜不是最理想的）。甚至达到这样都有困难。

“在自然状态下，要花上三十年才能让两百个卵子达到成熟。而我们的任务是稳定当前的人口，就在此时此刻。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慢慢制造出双胞胎——那样有什么用？”

显然完全没有用。不过帕史纳普技术已经大大加快了成熟的过程。他们可以确定，在不超过两年时间里生产一百五十个成熟卵子。并让其受精与波坎诺夫斯基化——换句话说，乘以七十二——最终会得到一个平均值：分属一百五十批同卵多胞胎培养出的将近一万一千个兄弟姐妹，全都相同年龄，全都在两年之内出生。

“而在特殊状况下，我们可以让一个卵巢替我们生出超过一万五千个成人。”

一个气色红润的金发年轻男子刚好在此时经过，主任冲他点点头，“福斯特先生！”他喊道。气色红润的年轻人走了过来。“福斯特先生，你可以告诉我们单一卵巢的最高纪录吗？”

“在这个中心里是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福斯特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语速很快，有双活泼的蓝眼睛，而且显然很乐于引用数字。“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一百八十九组同卵多胞胎。但当然了，”他继续喋喋不休，“在某些热带中心，他们做得更好。新加坡常常制造出超

过一万六千五百个；肯尼亚的蒙巴萨甚至达到过一万七千个的成就。但他们有不公平的优势。你们应该看看一个黑人卵巢对脑下垂体的反应！尤其在你习惯了用欧洲卵巢工作之后，那种情形相当让人震惊。不过，”他笑了一声（眼睛里流露出不服输的神情，富有挑战意味地扬了扬下巴），补充道，“如果可以，我们还是打算打败他们。我现在正在用一个绝佳的负德尔塔卵巢，只有十八个月大，已经制造了超过一万两千七百个孩子，包括离瓶的和还在胚胎形态的。而且依然很有生产力。我们就要打败他们了。”

“我就喜欢这种精神！”主任喊道，然后拍了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跟我们一起来，用你的专业知识嘉奖一下这些男孩。”

福斯特先生谦虚地微笑。“我很乐意。”便和他们一起走下去。

在装瓶室里，一切笼罩在井然有序的忙碌中。一片片已经切成适当大小的新鲜母猪腹膜，装在小小的升降机里，从地下室的器官储存室里往上冲出。咻的一声，然后咔嗒，升降式舱口裂开，装瓶人员只要伸出一只手，拿起腹膜片，然后赶在排列好的瓶子沿着无尽的输送带送到够不着的地方以前，塞进去，放平，咻，咔嗒，另外一片腹膜片又从地下深处射出，准备好滑进另一个瓶子里，成为这条缓慢无尽的输送带上的下一个。

在装瓶人员旁边站的是审核人员。输送带前进着；受精卵一个接一个从试管里转移到比较大的容器中；腹膜衬里巧妙地被切成片，桑葚胚落入定位，倒入生理食盐水……接着瓶子继续向前移动，轮到标签人员工作了。遗传状况、受精日期、所属波坎诺夫斯基群组等详细资料，从试管一一转移到瓶子上。他们不再无名无姓，而是有了名字，确立了身份。队伍继续缓慢前行，穿过墙壁上的开口，慢慢地进入社会功能预定室。

“八十八立方米的索引卡，”在他们走进社会功能预定室的时候，福斯特先生不无自豪地说道。

“包含所有相关信息。”主任补充。

“每天早晨更新。”

“每天下午统一调整。”

“在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统计。”

“有多少个体，是什么属性，”福斯特先生说，“以什么样的数额分配。”

“计算任一时刻的最佳离瓶率。”

“出现意料之外的损耗要即刻补正。”

“即刻补正，”福斯特先生重复道，“你们知道上次日本地震之后，我加了多少班吗？”他摇摇脑袋，开心地笑了起来。

“社会功能预定人员把他们需要的数字传送给受精人员。”

“授精人员会按要求的数量把胚胎送过去。”

“然后瓶子就会来到这里，接受详细的功能预定。”

“之后，这些瓶子会被送到胚胎储存室。”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

福斯特先生打开一道门，带领大家沿着楼梯走向地下室。

温度仍然很高。他们越往下走，光线越幽暗。两道门加上一条要转弯两次的通道，确保了地下室不可能透入任何日光。

“胚胎就像底片，只能忍受红光。”福斯特先生在推开第二道门时幽默地说。

现在学生们跟着他踏入一个闷热黑暗的空间，里面闪着隐约可辨的深红色，就像夏日午后，闭着眼睛面对阳光刺激感受到的那种颜色。房间凸起的两侧，一排排往后延续、一层层往上叠加的瓶子里，闪烁着无数红宝石般的幽光，而在那些红宝石之间，穿梭着朦胧如鬼影的男男女女，暗红的身体，暗红的眼睛，全都有着红斑狼疮病患似的外表。机器的嗡嗡响与咔嗒声微弱地振动着空气。

“福斯特先生，给他们几个数据。”主任说道，他已经讲累了。

福斯特先生巴不得赶快给他们几个数据。

两百二十米长，两百米宽，十米高。他指指上方。就像一群仰头喝水的小鸡，学生们纷纷抬起视线，望向高高的天花板。

架子共有三层：一楼、二楼走廊、三楼走廊。

一层又一层蛛网般的走廊钢架，往四面八方消失在黑暗中。在靠近钢架底部的地方，有三个暗红色的鬼魂，正忙碌地从一个移动的梯子上卸下细颈大瓶。

这是来自社会功能预定室的电扶梯。

每个瓶子都可以放置在十五个架子的任意一个上面，虽然你看不到，但是每个架子都是一条输送带，以每小时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厘米的速度移动。在两百六十七天的周期内，一天跑八米，总计两千一百三十六米。其中一圈环状轨道是在地窖的一楼，另一圈在二楼走廊，另外半圈在三楼走廊，而在第二百六十七个早上，日光会照进离瓶室。所谓的独立个体就生成了。

“但是在中间过程中，我们为他们付出很多，噢，非常的多。”福斯特先生作了结论。他的笑声显示他什么都知道，得意扬扬。

“我就喜欢这种精神，”主任再度说道。“咱们在这里转转。福斯特先生，你把所有情况都介绍一下。”

福斯特先生适时地为学生们做出讲解。

他告诉他们，胚胎是在专属的猪腹膜片上面成长；他让大家尝了尝用来喂养胚胎、营养丰富的人造血液，解释为什么要用胎盘素跟甲状腺素来刺激胚胎；他介绍了黄体素萃取液，给他们看从零到两千零四十米之间，每隔十二米就自动喷射一次的喷嘴；讲到在最后九十六米的路途中，逐渐增加注射剂量的脑垂体素；描述在一百一十二米处人工安装在每个瓶子上的母体循环；让他们看了人造血液库，以及让胎盘上的液体保持流动、并且让液体流过人造肺与废弃物过滤器的离心泵。他还指出，胚胎有很麻烦的贫血倾向，必须供应大剂量的猪胃与小马胚胎肝脏的萃取液。

他还向他们展示了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在每八米距离的最后两米内，所有的胚胎都会同时被摇晃，以便它们习惯于运动。他指出所谓“离瓶创伤”的严重性，并列举种种预防措施，说明如何通过适当训练瓶中的胚胎，将这种创伤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他告诉他们，性别测试是在第二百米附近进行的。解释了标签系统：T代表男性，O代表女性，而对于那些注定没有生殖机能的就给个问号，白底黑字。

“当然，”福斯特先生说，“在绝大多数状况下，繁殖力完全是多余的。在一千两百个卵巢中有一个繁殖力惊人——对我们来说就完全够用了。但我们希望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显而易见，人们总是期望更高的安全系数所以我们容许多达百分之三十的女性胚胎正常生长。其他的胚胎在剩下的路程里，每二十四米就会得到一剂男性荷尔蒙。结果是，她们离瓶时会是无生殖能力者——结构上来说完全正常，只是不能生育。”（他不得不承认：“她们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长胡子的倾向。“）”保证不能生育。”福斯特先生继续说，“最终，这会带领我们拜托对大自然奴隶般的模仿从而踏入更有趣的世界，人类创造发明的世界。”

他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孵出个胚胎而已：这种事任何一头母牛都办得到。

“我们也进行身份预设和制约。我们造出的宝宝将是社会化的人类，是阿尔法或者艾普西隆，是未来的下水道工人或未来的……”他本来要说“未来的世界主宰”，不过他及时改口，说，“未来的孵化中心主任。”

主任带着微笑接受了这一恭维。

他们正经过十一号架子的第三百二十米处。一个年轻的负贝塔技工正忙着用螺丝起子跟扳手，处理一个经过他面前的瓶子上方的人造血液泵。在他转动螺帽的时候，电动引擎的轰鸣声变得更加低沉。往下，往下……最后一扭，瞥一眼运转计数器，他完工了。他往流水线前方挪了两步，然后又在下一个泵上面开始了同样的程序。

“通过降低每分钟的转数，”福斯特先生解释道，“减缓人造血液循环的速度，使其流经肺部的间隔时间延长，这样便能让胚胎得到的氧气较少。没有别的因素，比缺乏氧气更能够让一个胚胎的质量低于平均水准了。”他再度搓着他的手。

“但是为什么，要让胚胎的质量低于平均水准呢？”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问道。

“傻瓜！”沉默好长时间的主任开口了，“你难道没想过，艾普西隆胚胎一定得有艾普西隆的环境、加上艾普西隆的基因遗传吗？”

显然他没想过。那个学生满脸困惑。

“社会等级越低，”福斯特先生说，“供氧就越少。”最先受到影响的器官是大脑。然后是头部骨骼。如果只有正常供氧量的百分之七十，你会培育出侏儒。低于百分之七十，就是没眼睛的怪胎。

“这样的胚胎完全没有用，”福斯特先生如此作结。

反过来说（他的声音变得神秘又急切），如果他们可以发现一种技术，可以缩短成熟期，那将是多么大的胜利，对社会将是多么大的

贡献啊！

“想想马匹。”

他们开始想马匹。

马在六岁就成熟了；大象十岁成熟。而一个男人，在十三岁的时候，还未达到性成熟；到了二十岁才完全长成。当然了，延迟发育的果实，就是人类的智能。

“但是在艾普西隆身上，”福斯特先生很公正地说，“我们不需要人类智能。”

不需要，也不会得到。虽然艾普西隆的心智在十岁就成熟了，艾普西隆的身体在十八岁前还不适合工作。长年多余的不成熟期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如果生理发育可以加速到，比方说，像母牛一样快，对社群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节约啊！

“巨大的！”学生们低声私语着。福斯特先生的热情是有感染力的。

他的讲话开始变得相当技术性；他谈到让人成长迟缓的内分泌失调问题：假定有一种幼芽时期的突变要为此负责，这种突变的后果能被消除吗？这种幼芽时期的突变效果可以被抵消吗？能不能通过某种适当的技术，使个别的艾普西隆胚胎发生返祖现象的狗和牛那样，还原到正常发育状态？这就是问题所在。而这个问题差不多快要解决了。在蒙巴萨，皮尔金顿已经制造出在四岁性成熟、六岁半完全长成的个体。这是一个科学上的胜利，但在社会上毫无用处。六岁大的男女笨到连艾普西隆的工作都做不来，而这个过程没有第三种选择：你要么完全改造不成，要么一路改造到底。他们一直试图找出二十岁成人与六岁成人之间理想的折中方案，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成功。福斯特先生叹息着摇摇头。

他们穿过深红色的幽光，走向第九号架子的一百七十米处。从这里开始往前，九号架子被封闭起来，瓶子要在某种类似隧道的通路中走完它们剩下的路程，每隔一段距离会穿插着一个两三米宽的开口。

“热制约。”福斯特先生说。

热隧道与冷隧道交替出现。寒冷与高能X光造成的不适感结合在一起。等到胚胎离瓶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害怕寒冷了。他们预定要移民到热带去，当矿工、醋酸纤维丝织工，以及钢铁工人。稍后他们的意识会接受培育，认同他们身体的判断。“我们把他们培育成在高温下茁壮成长，”福斯特先生下了结论，“我们楼上的同事则会教他们热爱这一点。”

“而这一点，”主任简洁有力地补充，“就是幸福与美德的秘密——热爱你必须做的事情。所有制约的目标都是这个：让人喜欢他们逃不了的社会宿命。”

在两个隧道之间的空隙里，一位护士用细腻的手法，把一只细长的针筒，插进经过她面前的瓶子里像凝胶一般的物质中。学生们跟他们的向导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她工作。

“很好，列宁娜。”在她终于抽回针筒直起腰来的时候，福斯特先生这么说。

女孩一惊，转过身来。虽然她一身狼疮似的斑纹，眼睛也是紫红色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她漂亮得非比寻常。

“亨利！”她给他一个红色的微笑——露出一排红珊瑚似的牙齿。

“迷人，真迷人啊，”主任喃喃说道，轻轻拍了她两三下，她也报以恭敬的微笑。

“你在给他们注射什么？”福斯特先生以非常职业的口吻问道。

“噢，就是普通的伤寒跟昏睡病疫苗。”

“热带工人的胚胎在输送带一百五十米处会开始接受预防接种，”福斯特先生向学生们解释，“这些胚胎还长着腮。我们给这些‘鱼’注射疫苗，使他们未来能对成为人类后的疾病免疫。”然后，他转向列宁娜，“今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屋顶见，”他说，“跟往常一样。”

“真迷人。”主任又说了一遍，然后又拍了她一下，才跟着其他人走开。

在十号架子上，一排排未来的化学工人正在接受铅毒、烧碱、焦油和氯气的耐受力训练。两百五十个火箭动力机工程师胚胎中的第一个，刚刚通过三号架子的一千一百米处。一个特殊机械装置会让他们的容器处于持续旋转的状态。“为了加强他们的平衡感，”福斯特解释，“在半空中进行火箭维修，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在他们正常直立的时候，我们放慢血液循环状态，这样他们就会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在他们倒立的时候，就让人造血液流速加倍。就这样，他们学会了怎么把倒立状态跟快活感联想在一起；事实上，他们只有在倒立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快活。”

“现在，”福斯特先生继续说道，“我想让你们看看正阿尔法知识分子某些非常有趣的制约过程。我们在五号架子上有一大批正阿尔法。在二楼走廊。”他叫住两个正准备下楼的男孩。

“他们在大概九百米处，”他解释，“在胚胎失去尾巴以前，你没办法做到任何真正有用的知性制约。跟我来。”

但主任已经在看他的手表了。“再十分钟就三点了，”他说，“恐怕没时间参观知识分子胚胎了。我们必须在孩子们睡完午觉以前到楼上育婴室去。”

福斯特先生很失望。“至少看一眼离瓶室，”他恳求道。

“那么好吧。”主任宽容地笑了笑。“就看一眼。”

第二章

福斯特先生留在离瓶室里。制约中心主任跟他的学生则踏入最近的电梯，上了五楼。

门牌上写着：育婴室，新巴甫洛夫制约室。

主任打开一道门。他们置身一个阔大而缺乏装饰的房间里，这里非常明亮，充满阳光；因为整个南面墙壁就是一整扇落地窗。六个护士照规定穿着黏织纤维混亚麻布料的制式白色长裤跟外套，她们的头发经过杀菌处理，藏在白色的帽子底下，正沿着地板摆放一长排装在花碗里的玫瑰。大大的花碗，里面密密实实塞满花朵。几千片花瓣成熟盛放，如丝一般光滑，就像是无数个小天使的脸颊。在明亮的光线下，这些小天使不完全是粉红色的雅利安人模样，也有光彩动人的中国人、墨西哥人，有些看上去像是因为吹奏了太多天国喇叭而显得过于兴奋，还有一些苍白如死人，像大理石那种惨白。

制约中心主任进门时，护士们僵硬地立正站好。

“把书摆好。”他简短地说道。

护士们一声不响地遵从了他的命令。在玫瑰花碗旁边，整齐地摆放好书本——一排四开大的童书诱人地打开来，每一本都展示出色彩丰富的欢乐画面，画着野兽、鱼类或鸟儿。

“现在，把孩子们带进来。”

护士们匆匆走出房间，一两分钟后回来了，每个人都推着一个高高的上菜架，每个架子上都有四个金属网格，每个金属网格里都躺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全都长得一模一样（显然是同一个波坎诺夫斯基群组），而且全部（因为他们属于德尔塔阶级）穿着卡其色的衣服。

“把他们放到地上。”

婴儿们被卸下来。

“现在把他们转过去，让他们可以看到花朵跟书本。”

转了个方向以后，婴儿们立刻变得安静了，然后开始朝着那一簇簇光滑亮丽的色彩爬去，那些形状在白色的页面上显得那么欢乐又灿烂。在他们逼近的时候，太阳暂时从云朵的遮蔽下冒了出来。像是因为一股突如其来的发自内心的热情，玫瑰变得更加鲜艳；这些书本闪闪发亮的页面，似乎充满了一种新鲜而深刻的含义。从一排排爬动着的婴孩口中冒出兴奋的尖叫、咯咯的笑声和愉快的叽喳声。

主任搓着他的双手。“好极了！”他说，“简直就像是刻意安排好的。”

爬得最快的孩子已经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了。小手犹豫不定地伸出去，触碰、捕捉、撕下那些经过美化的玫瑰花瓣，揉皱那些书本的插图页面。主任一直等到他们全都快乐地忙着动手为止。接着他说：“仔细看好。”然后，他举起手，打出信号。

护士长站在房间另一头的配电盘旁边，压下一个小小的控制杆。

一阵猛烈的爆炸。警报声尖叫着，而且越来越凄厉。警铃响得让人发疯。

孩子们被吓坏了，尖叫起来；他们的脸恐惧得扭曲了。

“现在，”噪音震耳欲聋，主任不得不高声嘶喊，“现在，我们用轻微的电击让这个教训更深刻。”

他再度挥挥手，护士长压下了第二根控制杆。

婴儿的尖叫声调突然改变了。他们现在断断续续地发出尖锐的呐喊，其中有种绝望、近乎疯狂的成分。他们小小的身体抽搐、僵直；他们的四肢抽动着，就好像被看不见的绳索拉扯着。

“我们可以将整个地板都通上电，”主任喊叫着解释，“不过这样就够了。”他对护士长打了个信号。

爆炸声止息了，警铃不再响个不停，警报尖利的音调越降越低，终于恢复一片寂静。僵硬抽搐的身体放松了，抓狂的婴儿本来已变成啜泣与叫喊的哭声，再度放大成了一般受惊吓时的正常哭嚎。

“再给他们鲜花跟书本。”

护士们照做了；但玫瑰一凑近，或者一看到那些小猫、鳄鱼跟咩咩叫的黑羊色彩鲜艳的图片，婴孩们就惊恐地缩起身体避开，他们的哭嚎音量突然放大了。

“注意观察，”主任得意扬扬地说，“观察啊。”

书本与大音量噪音，鲜花与电击——在婴孩心中，这些配对已经不光彩地联结在一起了；在同样或类似的课程反复两百次以后，就会变得密不可分。人类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自然界无法加以分离。

“他们长大后，套用过去心理学家常用的说法，会‘本能’地痛恨书本与花朵。反射作用受到坚定不移的制约。他们一辈子都会远离书本与植物。”主任转向他的护士们，“把他们带走。”

卡其服装的宝宝还在叫喊着，就被装到他们的移动网格架上推了出去，留下发酸得的牛乳味道，还有一阵让人如释重负的寂静。

一个学生举起了手；虽然他能够很清楚地看出，为何不能让社会低阶的人把属于整个社群的时间浪费在书本上，而且让他们阅读总是会有危险，某些书可能会不恰当地解除他们的某个反射制约，然而……唔，他不了解关于花朵的那部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让德尔塔在心理上厌弃花朵？

制约中心主任耐心地解释。将孩子们造就成一看到玫瑰就尖叫的样子，是基于高等经济政策的立场。在不太久以前（大概一世纪左右前），伽马、德尔塔甚至艾普西隆都被制约成喜欢花朵——特别喜欢花朵，笼统来说，热爱野生自然界。理想状况是，让他们渴望抓住每一个可行的机会到乡间踏青，这样就可以迫使他们把钱花在交通上面。

“他们没有花钱在交通上吗？”那学生问道。

“花得可多了，”制约中心主任回答，“但仅此而已。”

他指出，报春花与风景有一项严重的缺陷：它们是免费的。对自然界的爱可不会让工厂保持忙碌。于是后来决定，废除对自然界的爱，至少在社会低阶人口中是这样；废除对自然界的爱，但是不去影响交通消费的倾向。因为，当然了，重要的是他们应该继续到乡下去，即便他们憎恨这样做。问题在于，要找出一项比单纯热爱报春花与风景更健全的经济理由，去增进交通消费。这方案适时找到了。

“我们把大众制约成痛恨乡下，”主任总结道，“但也制约他们热爱乡间运动。同时，我们也确保所有乡间运动都需运用复杂精细的器材。这样他们就会同时花钱在交通与加工产品上。于是便有了那些电击。”

“我懂了，”那位学生说完安静下来，钦佩得无以复加。

一阵短暂的静默。接着，主任清清喉咙，开口说道：“很久很久以前，吾主福特仍然在世的时候，有个小男孩叫鲁本·拉宾诺维奇。鲁本

是由讲波兰语的父母生下的小孩。”

主任打断了自己的陈述。“我猜，你们知道什么是波兰语吧？”

“一种已灭绝的语言。”

“就像法语和德语。”另一个学生补充说明，多此一举地炫耀他的学识。

“那‘父母’这个词呢？”中心主任追问道。

一阵不安的沉默。有几个男孩子脸红了。他们还没学到怎么在淫秽言语跟纯粹科学之间画上那条重要、但通常很细微的分界线。最后，总算有一个人鼓起勇气举手。

“人类以前是……”他犹豫了，血液冲上他的脸颊，“呃，他们以前是胎生的。”

“相当正确，”主任点头表示赞许。

“而在婴儿离瓶的时候……”

“出生，”主任纠正。

“呃，然后他们就成了父母——我指的当然不是婴儿，是另外那些人。”这可怜的男孩混乱得不得了。

“简而言之，”主任总结道，“父母就是父亲跟母亲。”这句来自真正科学的粗话，撞进这些男孩眼神闪烁的沉默之中。“母亲，”他大声地重复，强调科学上的含义；然后，往后躺进他的椅子，严肃地说道，“这些是令人不快的事实，我知道。但话说回来，最有历史意义的事实都是令人不快的。”

他回到小鲁本身上——有一天晚上，在小鲁本房间里，因为一时疏忽，他的父亲跟母亲（冲击，又是冲击！）恰好开着收音机没关。

（“你们一定记得，在粗俗的胎生繁殖时代里，孩子们总是由他们的父母带大，而不是在制约中心里。”）

那孩子入睡时，一个来自伦敦的广播节目突然开始播送；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跟××（比较大胆的男孩冒险对彼此露出邪恶的微笑）大吃一惊地发现，小鲁本醒来的时候，逐字逐句地背诵古怪的老作家（“少数获准流传给我们的作家之一”）萧伯纳的长篇演讲，根据一个相当可靠的传说指出，他正在演讲的内容是他自己的天赋。对小鲁本的xx和xx（眨眼与窃笑）来说，这当然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以为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发疯了，就找了个医生来。幸运的是，这医生懂得英语，认出这就是前一天晚上广播时萧伯纳的讲话内容，也领悟到发生的事情有多重要，就寄了封信给医学期刊谈这件事。

“睡眠教学法的原理，就这样被发现了。”制约中心主任做了个意味深长的停顿。

这个原理是被发现了；但在这个原理被有效运用之前，还要虚度许多、许多年。

“小鲁本的案例，发生在吾主福特第一辆T型车上市后的仅仅23年。”（在此主任在他腹部比了个T字，学生们也虔诚地依样画葫芦。）“然而……”

学生们拼命地奋笔疾书。“睡眠教学法，官方在吾主福特后214年才首度正式使用。为什么不是更早？理由有二，第一……”

“那些早期的实验家，”制约中心主任说道，“走错路了。他们以为睡眠教学法可以变成智识教育的工具……”

（一个小男孩朝右侧睡着，右手臂伸了出来，右手软弱无力地挂在床缘。透过一个箱子旁边的圆形格子板，有个声音轻柔地说话了。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也是全球第二长的河流。虽然比密西西比-密苏里河的长度短，考虑到它的盆地长度，尼罗河是所有河流之首，其盆地延伸穿过三十五个纬度……”

在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时间。“汤米，”某个人说，“你知道哪条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吗？”他摇摇头。“可是你不记得吗，有句话的开头是：尼罗河是非……”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也-是-全-球-第-二-长-的-河-流……”字句泉涌而出。“虽-然-比-密-西-西-比-密-苏-里-河……”

“好，现在呢，哪条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

眼神呆滞。“我不知道。”

“可是你讲到尼罗河了，汤米。”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也-是-全-球-第-二-长……”

“那么哪条河是最长的，汤米？”

汤米迸出眼泪。“我不知道，”他哭嚎着说。

主任坦白地说，那声哭嚎，让最早的研究人员气馁了。实验被废弃了。再也没有人尝试在孩童睡梦中教他们尼罗河的长度。这样相当正确。你不可能学习一种科学，除非你知道这一切是在干什么。

“反过来想，要是他们从道德教育开始就好了。”主任一边说，一边带头朝门口走。学生们跟着他，在走路和站在电梯里一路上升的同时，他们拼命地狂抄笔记。“道德教育，在任何状况下，都绝对不该是理性的。”

“安静，安静。”在他们靠近十四楼的时候，有个扩音器低语着，然后又是“安静，安静。”喇叭不屈不挠地在每条走廊上，以固定的时间间隔重复说着这句话。这些学生，甚至是主任本人，都自动地踮起

脚尖。当然了，他们是阿尔法，但就算是阿尔法也被好好制约过了。“安静，安静。”整个十四楼的空气都随着绝对命令嘶嘶作响。

蹑手蹑脚走了五十码，他们来到一扇门口，主任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他们踏过门坎，走进一间装着百叶窗的宿舍。朦胧的光线中，八十张婴儿床排成一排靠着墙壁。那里有轻盈规律的呼吸声，还有持续的呢喃，就好像有个非常微弱的声音遥遥地耳语着。

一位护士在他们进来时起身，在主任面前立正站好。

“今天下午的课程是什么？”他问道。

“前四十分钟是初级性教育，”她回答。“但现在已经换成初级阶级意识。”

主任缓慢地沿着一长排小床走过去。玫瑰红的脸蛋，在睡眠中显得放松，八十个小男孩跟小女孩躺在那里轻柔地呼吸。在每个枕头底下都有个耳语声。制约中心主任停下脚步，弯腰靠向其中一张小床，专注地聆听着。

“你刚才是说初级阶级意识吗？让我们把喇叭声放大一点，重新听一遍。”

在房间末端有个扩音器从墙壁上突出来。主任走向扩音器，摁下一个按钮。

“……都穿着绿衣，”有个轻柔但非常清晰的声音，一句话正讲到一半。“德尔塔小孩都穿卡其色。噢不，我不想跟德尔塔小孩玩。艾普西隆还更糟。他们笨到不会读写。此外他们穿着黑色，这种颜色真丑。我好高兴我是个贝塔。”

然后是一阵停顿；接着声音又开始了。“阿尔法小孩穿灰色。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辛苦得多，因为他们聪明得吓人。我真的好高兴我是个贝塔，因为我不用那么努力工作。而我们又比伽马跟德尔塔好得多。

伽马很笨。他们全都穿着绿衣，德尔塔小孩都穿卡其色。噢不，我不想跟德尔塔小孩玩。艾普西隆还更糟。他们笨到不会……”

主任把按钮压回原位。声音静下来。只有这声音薄弱的鬼影，继续从八十个枕头底下喃喃细语。

“在他们醒来以前，他们还会听到这些话重复个四五十遍；然后星期四再重复，星期六又重复。三十个月里，每周三次，每次一百二十遍。在那之后，他们会继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课程。”

玫瑰与电击，德尔塔的卡其色，还有一丝阿魏树脂的气味——在孩童能够讲话以前，就结合得牢不可破。但不用语言的制约是粗略又不加区别的；无法让人彻底认识到更细致的分别，不能反复灌输更复杂的行为课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语言，然而这却是没有理由的语言。简而言之，就是睡眠教学法。

“史上最大的道德化与社会化力量。”

学生们把这句话抄在他们的小本子里。直接从老前辈口中听到的经验谈。

主任再度碰了碰那个按钮。

“……聪明得吓人，”那个轻柔、充满迂回暗示、不屈不挠的声音正在说，“我真的好高兴我是个贝塔，因为……”

这不怎么像是水滴，虽然说真的，水可以让最坚硬的花岗岩都穿了洞；这还比较像是一滴滴的液态封蜡，一滴滴黏附、结成硬壳、跟它们落下时碰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直到最后那岩石整个变成红色的团块。

“到最后，孩童的心灵就是这些暗示，暗示的总和就是孩童的心灵。而且不只是孩童的心灵，成人的心灵也是——一辈子都是。下判断、产生欲望、做决定的那个心灵——就由这些暗示构成。但这所有

暗示都是我们的暗示！”主任几乎是在发出胜利的呐喊了。“来自世界邦的暗示。”他“砰”的一声捶了下最近的一张桌子。“所以顺理成章的是……”

一阵噪音让他转过身去。

“噢，福特啊！”他换了种语气说道，“我太忘我了，把孩子们吵醒啦。”

第三章

外面的花园里是游戏时间。在六月的阳光下，六七百个全身赤裸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有的一边在草坪上奔跑一边发出尖叫，有的在打球，或者是三三两两静静地蹲在开花的矮树丛里。玫瑰花盛放着，两只夜莺在矮树丛里窃窃私语，一只杜鹃在莱姆树之间发出走调的歌声。在蜜蜂与直升机的嗡嗡响声之间，空气让人昏昏欲睡。

主任跟他的学生们站了一会儿，观察一场离心球游戏。二十个孩子聚集起来，绕着铬黄色钢塔围成一圈。抛起一颗球，让它落在塔顶的平台上，顺势滚进塔身，落在一个迅速旋转的盘子上。然后这颗球会从圆筒状塔身外壁无数个孔洞中的一个弹射出来，必须有人去接住它。

“奇怪了，”当他们转身走开的时候，主任若有所思地说，“想想就觉得奇怪，在吾主福特的时代，大多数游戏的设备不过就是一两个球，几根棍子，至多再加上一张网。想想看这有多蠢，让人玩这些繁复的游戏，却不同时做任何事情来促进消费。这真是疯了。现在的管制者不会许可任何新游戏，除非事实能够证明，这个游戏需要的设备至少跟现存最复杂的游戏一样多。”这时他打断了自己的话。

“那边有个迷人的小团体，”他指着某处说道。

一丛丛高大的地中海石南之间有一块小小的草地，两个孩子——大约七岁的小男孩跟可能比他大一岁的小女孩——态度非常严肃，带有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寻找发现的全副专注，正在玩着初级性游戏。

“迷人，太迷人啦！”制约中心主任多愁善感地连声赞叹。

“很迷人，”男孩们礼貌地表示赞同，但他们的微笑颇为纡尊降贵。他们把类似的孩子气娱乐抛到一旁去，还是相当晚近才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他们看着那些儿童的时候，无法不心生轻蔑。迷人？那只是两个小鬼在瞎混，就这样而已。只是小孩子。

“我总是觉得……”主任正要以同样颇为感慨的语调说下去，却被一阵呜呜的哭声打断了。

从附近的灌木丛里冒出一个护士，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这孩子边走边哭嚎。一个看上去很紧张的小女孩一路小跑地跟在护士后面。

“怎么回事？”主任问。

护士耸耸肩。“没什么大事，”她回答。“这个小男孩似乎不太情愿加入平常的情色游戏。我以前注意到一两次。今天又发生了一次。他刚才开始大喊大叫……”

“说真的，”那个神情紧张的小女孩插嘴说，“我没想要伤害他什么的。我说真的。”

“你当然没有啦，亲爱的，”护士用安抚的口气说。然后她转回头面对主任，继续解释，“所以呢，我要带他去见心理部门的助理督察，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

“相当正确，”主任说，“带他进去吧。”护士带着她还在哭嚎的被监护人走开了。

主任问小女孩：“小姑娘，你留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波丽·托洛茨基。”

“非常好的名字，”主任说，“现在去跑一跑吧，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别的小男孩跟你玩。”

女孩子蹦蹦跳跳地冲进灌木丛里，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外。

“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主任注视着她的背影说道。然后，他转向他的学生，“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话，”他说，“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话说回来，要是你们不熟悉历史，大多数关于过去的事实确实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他说出了惊人的事实。在吾主福特的时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随后的好几个世代里，孩童之间的情色游戏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这时响起一阵爆笑）；不只是不正常，甚至还是不道德的（不会吧！），所以受到了严厉的压制。

震惊到不敢相信的表情，出现在他的听众脸上。可怜的小朋友连让自己乐一乐都不行吗？他们无法置信。

“甚至青少年，”制约中心主任说道，“就像你们这样的年龄……”

“不会吧！”

“禁止任何偷偷摸摸的自慰跟同性恋——绝对不准。”

“什么都不准？”

“在大多数状况下，一直禁止到他们超过二十岁为止。”

“二十岁？”学生们无法相信，一起大声喊出声来。

“二十岁。”主任重复一次。“我告诉过你们，你们会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道，“结果是什么？”

“结果很恐怖。”一个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切入了对话。

他们环顾四周。在小团体边缘站着一个陌生人——中等身材，一头黑发，鹰钩鼻，红润饱满的嘴唇，黑色的眼眸，有着非常犀利的眼神。“很恐怖。”他又说了一遍。

在那之前，制约中心主任已经在一张散布于花园各处、方便大家使用的铁管橡胶长椅上坐下了；但他一看到这个陌生人，立即跳起身冲上前去，伸出双手，龇牙咧嘴地笑着，显得热情无比。

“管制官阁下！真是意想不到的荣幸！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位就是管制官；就是管制官本人，穆斯塔法·蒙德阁下。”

在中心的四千个房间里，四千台电子钟同时敲了四点。没有形体的声音从喇叭构成的嘴里喊出来。

“白昼班下班。白昼二班上班。白昼班下班……”

在去往更衣室的上行电梯里，亨利·福斯特与社会功能预定室的助理主任，相当刻意地背对着来自心理局的伯纳德·马克斯，让自己避开那种名声不好的人。

机器微弱的嗡嗡声与咔嗒响声，仍然振动着胚胎储存室深红色的空气。轮班人员来来去去，一张狼疮脸蛋换成另一张狼疮脸蛋；输送带装载着未来的男男女女，庄严而永无休止地缓缓往前运行。

列宁娜·克劳恩步履轻快地走向门口。

穆斯塔法·蒙德阁下本人！这些向他致敬的学生们，眼睛几乎从眼眶中跳出来了。穆斯塔法·蒙德！西欧的现任管制官！世界十大管制官之一。十大……而此刻他和主任一起坐在长椅上，他打算留下来，没错，打算留下来，而且还要对他们开口说话……直接从老前辈口中听取经验谈。直接从福特本人口中。

两个虾棕色皮肤的孩子从附近的矮灌木丛里冒出来，睁大眼睛诧异地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又回到树丛中，继续他们的游戏去了。

“你们都记得，”管制官用他浑厚低沉的声音说道，“我想你们全都记得，吾主福特说过这句美丽而激励人心的话：历史是骗人的鬼话。历史，”他缓慢地重复一次，“是骗人的鬼话。”

他挥了挥手，好像用一根看不见的羽毛掸子，挥扫开几粒灰尘，而这灰尘就是哈拉帕[1]，就是迦勒底的乌尔[2]；也扫去一些蜘蛛网，这些蜘蛛网是底比斯、巴比伦、克罗诺斯与迈锡尼。挥啊挥——奥德修斯何在，约伯何在，朱庇特、释迦牟尼与耶稣基督何在？再一挥——那些被称为雅典与罗马，耶路撒冷与中世纪王国的点点远古泥泞——全都不见了。又一挥——意大利曾经存在的那个地方空了。再一挥——大教堂不见了；挥啊挥，李尔王与帕斯卡尔的思想不见了。又一挥，热情不再；再一挥，安魂曲消失了；又一挥，交响曲不见了；再一挥……

“今天晚上要去看感官电影吗，亨利？”助理主任问道。“我听说在阿罕布拉有部超赞的新片。有场在熊皮上的爱情戏，据说好得不得了。熊身上的每根毛都活灵活现，触觉效果精妙绝伦。”

“这就是你们从没学过历史课的原因，”管制官说，“但现在是时候了……”

制约中心主任紧张地注视着他。有离奇的谣言说，管制官书房的保险柜里藏着各种古老的禁书。《圣经》、诗集——只有吾主福特才知道都有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捕捉到他不安的眼神，红润的嘴角讽刺地抽动了一下。

“没关系的，主任，”他用带有轻微嘲讽的语调说，“我不会带坏他们。”

制约中心主任满心迷惑。

那些自觉受到鄙视的人，很擅长露出一脸鄙视别人的表情。伯纳德·马克斯满脸轻蔑的微笑。还熊身上的每根毛呢！

“我一定抽时间去看看。”亨利·福斯特说。

穆斯塔法·蒙德身体前倾，朝他们摇晃着一根手指。“试着去想象一下，”他说道，他的声音送出一种古怪的兴奋，颤动着直传到他们的横隔膜。“想象有个怀胎生育的母亲是什么感觉。”

又是那个淫秽的字眼。但这一回，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胆敢发笑。

“试着想象‘跟家人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他们尝试了；但显然没有成功。

“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他们摇摇头。

从幽暗的深红色地下室直冲上十七层楼，列宁娜·克劳恩踏出电梯后转向右边，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打开一扇标示着“女更衣室”的门，走进一片震耳欲聋、满眼手臂、胸脯和内衣的嘈杂空间。激流般的热水在上百间浴室里泼进洒出。轰轰作响、嘶嘶喷气，八十台震波真空按摩机，同时揉捏吸吮着八十个身躯坚实、晒饱了阳光的女性肉体。每个人都用最高亢的音量说话。一台合成音乐机正在放送着超高音的短号独奏曲。

“嗨，芬妮。”列宁娜和使用她隔壁衣架跟置物柜的年轻女子打了声招呼。

芬妮在装瓶室工作，她的姓氏也是克劳恩。鉴于在这个有二十亿居民的星球上只有一万个姓氏，这种巧合并不特别让人感到讶异。

列宁娜把她的拉链往下拉——拉开外套拉链，再双手并用拉下扣住裤子的两道拉链，然后往下一扯，脱掉她的内衣。她仍然穿着鞋子

跟丝袜，就朝浴室走去。

家，家——一间小房间，住着一个男人，一个周期性生育的女人，一群年龄大小不一的男孩女孩，居民过多而闷得要命。没有空气，没有空间；一座没卫生的监狱；混杂着黑暗、疾病与臭味。

（管制官唤起的印象太过鲜明，有一个比别人都敏感的男孩，光听描述就脸色惨白，差点就要吐出来。）

列宁娜走出淋浴室，擦干身体，拿起一条插在墙壁里的弹性长管，把管口朝向她胸前，就像打算自杀的样子，然后压下开关。一阵温暖的气流喷了她一身最细滑的滑石粉。洗手盆上的小水龙头里，是八种不同的香水与古龙水。她打开左数第三个，替自己喷了点西普香水，然后用手提着她的鞋袜，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空闲的震动真空按摩机可用。

家在心理跟生理上都是一样肮脏。心理上，那是个兔子窝，一个垃圾箱，因为紧密拥挤的生活摩擦而发热，充满情绪的臭气。多么让人窒息的亲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危险、不健全、猥亵！母亲疯狂地哺育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哺育他们，就像是猫照顾幼猫；不过是一只会说话的猫，一只能不断重复“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的猫。“我的宝贝，喔喔，在我胸口，那些小手，那阵饥饿，那种难以言表又让人苦恼的喜悦！直到最后我的宝贝睡着为止，我的宝贝睡了，他的嘴角有白色乳汁的泡沫。我的小宝贝睡了……”

“对，”穆斯塔法·蒙德点点头说，“你们很可能会打起冷战。”

“你今晚准备跟谁出去？”列宁娜问道。她从震动真空按摩机那里回来了，就像是一颗从里到外焕发着光彩的珍珠，闪烁着粉红色的光芒。

“不跟任何人。”

列宁娜惊讶地扬起眉毛。

“我最近觉得不太对劲，”芬妮解释道，“威尔斯医生建议我做一次怀孕替代治疗。”

“可是亲爱的，你才十九岁。在二十一岁之前，没有人会强迫你做怀孕替代治疗的。”

“亲爱的，我知道。但是有些人早点开始会比较好。威尔斯医生告诉我说红发女生有比较宽的骨盆，就像我一样，应该在十七岁做她们第一次的怀孕替代治疗。所以我其实是晚了两年，不是早了两年。”她打开她那个置物柜的门，指向上层架子上的一排排盒子和贴有标签的小药瓶。

“黄体素糖浆，”列宁娜把药名大声读出来，“卵巢素，保证新鲜：吾主福特后632年8月1日后请勿使用。乳腺素：一天三次，饭前用水冲服。胎盘素：每隔两天静脉注射5cc……噢！”列宁娜打了个冷战，“我超讨厌静脉注射，你不讨厌吗？”

“讨厌啊。但如果这样做对人有好处的话……”芬妮是个特别明智的女孩。

吾主福特——或者吾主弗洛伊德，因为某种无法参透的理由，在他谈及精神医学方面的问题时，他选择如此自称——吾主弗洛伊德是揭露出家庭生活惊人危险性的第一人。世界上充满了父亲——所以也充满了悲剧；充满了母亲——所以有了从虐待狂到守贞在内的各种变态行为；充满了兄弟姐妹叔伯阿姨姑姑——所以充满了疯狂与自杀。

“然而，在萨摩亚的野人之间，在新几内亚海岸外的某些小岛上……”

热带阳光像是温暖的蜂蜜，涂在木槿花丛间翻滚杂交的孩童躯体上。家就是用棕榈搭成的二十间房子里的任何一间。在特罗布里恩群

岛，受孕是祖先幽灵的杰作，没人听说过什么父亲。

“两个极端，”管制官说道，“相会了。他们注定要相会。”

“威尔斯医生说，现在做三个月的怀孕替代治疗会让我未来三四年的健康状况焕然一新。”

“喔，我希望他是对的，”列宁娜说。“可是芬妮，你的意思真的是接下来三个月你都不打算……”

“噢不，亲爱的，只不过一两个星期而已。我会在俱乐部玩音乐桥牌度过夜晚。你是要出去吗？”

列宁娜点点头。

“跟谁？”

“亨利·福斯特。”

“又跟他？”芬妮那张圆月般和蔼的面庞上现出一种怪异的表情，惊讶，不满，还有几分心痛。“你是说，你还在跟亨利·福斯特约会？”

母亲与父亲，兄弟与姊妹。丈夫、妻子、爱人。还有一夫一妻制与罗曼蒂克。

“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穆斯塔法·蒙德说道。

学生们摇摇头。

家庭、一夫一妻制、罗曼蒂克。处处都有排他性，宣泄冲动与精力的管道狭窄。

“但人人都属于别人。”他引用睡眠教学里的格言作了结论。

学生们纷纷点头表示认同。这句话已在黑暗中重复过六万两千次以上，他们已经完全接纳了这句话。不只把它当成真理，而且是不证自明、完全无可辩驳的公理。

“可是，说到底，”列宁娜抗议道，“我跟亨利在一起不过才四个月啊。”

“才四个月！我喜欢这个说法。更严重的是，”芬妮好像指控一样伸出手指，“这段时间里除了亨利就没别人了。有吗？”

列宁娜羞红了脸；但她的眼神和声调依然桀骜不驯。“是，没有别人，”她几乎是想吵架似地回答，“而且我就是看不出来，为什么非要有别人不可。”

“噢，她就是看不出来为什么非要有别人。”芬妮重复着她的话，就好像列宁娜左后方有个隐形听众。然后，她突然换了个语气。“可是说真的，”她说，“我真心认为你应该小心。像这样没完没了地跟同一个男人交往，真的非常不好。如果到了四十岁，哪怕三十五岁，这样还不算太糟糕。可是你才多大年纪啊，列宁娜！不，真的行不通的。而且你知道制约中心多么强烈反对任何热切或长久的关系。四个月都跟亨利·福斯特，没有其他男人——天啊，要是主任知道了，该有多愤怒……”

“想一想水管里承受压力的水吧。”学生们努力想象着。“我戳上一下，”管制官说，“水就会喷射而出！”

他戳了二十下。二十道小喷泉，像撒尿似的。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母亲！”疯狂是有传染性的。

“我的爱，我唯一的爱，宝贝，宝贝……”

母亲，一夫一妻制，罗曼史。喷泉高高喷起；狂野的喷射，强烈又冒着泡沫。这种冲动只有单一的发泄口。我的爱，我的宝贝。无怪乎可怜的前现代人疯狂、邪恶而又悲惨。他们的世界不容许他们轻松地面对生活，不容许他们保持理性、高尚和快乐。面对母亲与爱人，

面对那些未经培训但必须遵从的禁制，面对那些诱惑与寂寞的悔恨，面对种种疾病与无穷尽的孤独痛楚，面对无常的命运与贫穷——他们无法不产生强烈的情感。而一旦有了强烈的情感（何况是处于强烈的孤独与绝望中的情感），他们怎么可能保持稳定？

“当然，没有必要放弃他。偶尔跟别人交往交往，就这样。他有别的女孩，不是吗？”

列宁娜承认如此。

“他当然有。我相信亨利·福斯特是完美的绅士——永远正确。而且还要考虑到主任。你知道他有多顽固……”

列宁娜点点头。“今天下午他拍了我的屁股。”

“看吧，你看吧！”芬妮得意扬扬。“那显示出他的立场。最严格的恪守常规。”

“稳定，”管制官说，“稳定。没有个人稳定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文明。”他的声音有如吹响的号角。听着他的声音，人们会感觉自己更高大、更温暖。

机器转啊转的，而且一定得继续转下去——永永远远。如果它停滞转动，死亡就会降临。轮子开始转动的时候，十亿人在地壳上乱爬。一百五十年后，变成了二十亿人。如果停止所有的轮子，用不了一百五十个星期，就会再度只剩下十亿人；十亿的男男女女已经饥饿而死。

轮子必须稳健地转动，却不能不加管理听之任之。必须要有人照料轮子，要像轮子固定于轮轴上那样稳定的人，精神健全的人，顺从的人，坚定而满足的人。

那些哭喊着我的宝贝，我的母亲，我的唯一、唯一的爱的人；那些呻吟着我的罪恶，我恐怖的神；在痛楚中尖叫，在高烧中呓语，哀

叹着老年与贫困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照料轮子？而要是他们不能照料轮子……十亿的男男女女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且说到底，”芬妮的语气连哄带劝，“除了亨利以外再有一两个男人，又不是什么痛苦或不愉快的事。你应该让自己多放纵一点……”

“稳定，”管制官重申，“稳定是最原初也最终极的需要。有了稳定，才有这一切。”

他一挥手，指向花园、制约中心巨大的建筑物、偷偷躲在灌木丛里或奔过草坪的赤裸儿童。

列宁娜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道：“不知怎么回事，我最近对滥交不大有兴趣。有些时候一个人就是不想。芬妮，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吗？”

芬妮点点头，表示同情与理解。“不过一个人总得去努力，”她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总得下场玩游戏。毕竟人人都属于别人。”

“对，人人都属于别人，”列宁娜缓缓地复述，然后叹了口气，沉默了一阵；接着她握住芬妮的手，轻轻捏了一下。“你说得很对，芬妮。就跟平常一样，我会努力的。”

压抑的冲动满溢而出，这是感受的洪流，是热情的洪流，甚至是疯狂的洪流：它仰赖的是潮流的力量，还有藩篱的高度与强度。这未受制止的溪流顺利地流入指定的渠道，进入一种冷静的幸福状态。胚胎饥饿了；日复一日，人造血液毫无止息地每一分钟流转八百回。从瓶中倒出的婴儿哭嚎了；一位护士立刻出现，拿来一瓶外分泌液体。感觉潜伏在欲望及其满足之间的那个间隔里。缩短那个间隔，瓦解所有不必要的旧日藩篱。

“你们这些幸运的男孩！”管制官说，“为了让你们在生活中不会受到情感的折磨，我们不辞辛劳——尽可能不让你们产生任何情感。”

“福特踏上福利佛[3]，”制约中心主任喃喃说道，“天下太平。”

“列宁娜·克劳恩？”亨利·福斯特说道，他一边拉起裤子拉链一边回答助理主任的问题。“喔，她是个很耀眼的女孩。身材凹凸有致。我很惊讶你还没上过她。”

“我想不出为什么我还没有，”助理主任说，“我肯定会的。一有机会就去。”

在更衣室走道对面，伯纳德·马克斯不小心听到他们的对话，脸色都发白了。

“说实话，”列宁娜说，“每天除了亨利没别的，我也开始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无趣了。”她套上左脚的丝袜。“你认识伯纳德·马克斯吗？”她用显然是故作随意的语调问道。

芬妮看起来很震惊。“你该不会是说……”

“为什么不？伯纳德是正阿尔法。而且，他还约我跟他去一个野人保留区。我一直想去野人保留区看看呢。”

“可是他那名声？”

“我干吗要在意他的名声？”

“他们说他不喜欢障碍高尔夫。”

“他们说，他们说，”列宁娜揶揄道。

“而且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独自一人。”芬妮声音里有着惊恐。

“唔，他跟我在一起就不会一个人了。而且无论如何，大家为什么对他那么坏？我想他人满好的。”她暗自微笑，他害羞到多荒谬的地步啊！吓成那样，几乎像是——她是世界管制官，而他只是个负伽马机器看守员。

“想想你们自己的人生吧，”穆斯塔法·蒙德说，“你们之中可有谁曾经碰到过无法克服的障碍？”

这个问题得到一阵否定的沉默。

“你们可有谁曾经在意识到欲望之后，被迫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满足？”

“唔，”其中一个男孩想说话，但他迟疑了。

“说出来吧，”制约中心主任说，“别让阁下等候。”

“我有一次几乎等了四个星期，一个我想要的女孩才让我得到她。”

“而最后你感觉到强烈的情绪了？”

“恐怖极了！”

“恐怖，正是如此。”管制官说道，“我们的祖先实在太愚蠢短视，在第一批改革者出现，并且提议把他们从那些恐怖情绪里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不愿跟这些改革者有任何瓜葛。”

“讲到她就像讲到一块肉一样。”伯纳德咬着牙，“上她啊，上她啊。就像她是一块小羊肉。把她贬低到像是一块羊肉。她说她会考虑考虑，她说她这个星期会给我答复。喔，福特、福特、福特啊。”他很想走向他们，揍他们的脸——用力地揍，一拳接着一拳。

“是的，我真的建议你把她上了。”亨利·福斯特正好说道。

“就说体外人工生殖吧。普费茨纳与河口氏已经把整套技术开发完成了。但政府有看上一眼吗？没有。有种叫作基督宗教的东西。女人被迫继续胎生。”

“他丑死了！”芬妮说。

“可我还蛮喜欢他的长相。”

“而且又那么矮小。”芬妮做了个鬼脸。矮小是很恐怖的事，通常属于低阶层的人。

“我想那还满可爱的，”列宁娜说，“让人想要抚摸他。你懂的，就像一只猫。”

芬妮很震惊。“他们说，在他还装在瓶子里的时候，有人犯了个错——认为他是个伽马，把酒精加到他的人造血液里去了。所以他才会这么矮小。”

“胡扯！”列宁娜义愤填膺。

“实际上，睡眠教学在英国一度被禁止。有种叫作自由主义的东西。议会——如果你们知道那是什么——通过一条禁止它的法律。那些记录还在。一些关于个体自由的演讲。没有效率、过悲惨生活的自由。一个圆形钉子却插在方孔里的自由。”

“总之，亲爱的伙伴，欢迎你，我向你保证。欢迎你。”

亨利·福斯特拍拍助理主任的肩膀。

“毕竟人人都属于别人。”

每周三个晚上，每晚重复一百次，连续四年。伯纳德·马克斯想着，他是睡眠教学专家。六万两千四百次重复，让一句话变成真理。那些白痴！

“还有等级体系。一直提议，一直被拒。有某种叫作民主的东西。就好像人类不只是等于生理化学而已。”

“噢，我能说的只是，我打算接受他的邀请。”

伯纳德恨他们，恨死他们了。但他们有两个人，他们很高大，很强壮。

“九年战争始于吾主福特后141年。”

“就算他的人造血液里真的有酒精也没关系。”

“光气、三氯硝基甲烷、碘乙酸乙酯、二苯氰腈、三氯甲苯、氯甲酸盐、芥子毒气都用上了。更不要提氰化氢了[4]。”

“而且我根本不相信那种说法。”列宁娜作了结论。

“一万四千架飞机以疏散队形逼近，噪音轰鸣。但是在选帝侯大街[5]与巴黎第八区，炭疽弹的爆炸声几乎不比打破纸袋的声音来得响。”

“因为我真的想看看野人保留区。”

$Ch_8C_6H_2(NO_2$）8+Hg(CNO)2等于什么呢?地面上的一个超级大洞，一堆石块瓦砾，一摊血淋淋的烂肉，一只脚，上面还穿着鞋子，飞过空中然后着地，噗的一声，落在天竺葵之间——在红色的花中间。那年夏天的表演多么精彩!

“你没救了，列宁娜。我不管你了。”

“俄国人污染水源的技术特别巧妙。”

背对着背，芬妮与列宁娜默默地继续换衣服。

“九年战争，经济大崩溃。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控制世界，要么让它毁灭；要么稳定，要么……”

“芬妮·克劳恩也是个好女孩，”助理主任说。

在育婴室里，初级阶级意识课程结束了，声音正在改造将来对未来工业供应的需求。“我真的好爱飞行，”有个声音低语着，“我真的好爱飞行。我真的好爱买新衣服，我真的好爱……”

“自由主义，当然了，死于炭疽热。不过你无法光靠暴力做事。”

“可她不像列宁娜那样丰满。噢，差远了。”

“旧衣服丑死了，”那不知疲倦的低语继续说道，“我们总是把旧衣服丢掉。不补胜过缝补，不补胜过缝补，不补胜过……”

“政府的问题在于坐在哪里，不是打击哪里。你是用头脑治国，用屁股坐江山，不能总靠拳头。举例来说，曾经有过所谓的强制消费运动。”

“好啦，我准备好了，”列宁娜说道，但芬妮还是不吭声，身体扭向一边。“我们讲和吧，亲爱的芬妮。”

“每个男人、女人跟小孩一年都必须有足额的消费。为了工业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

“不补胜过缝补。缝补越多，财富越少；缝补越多……”

“总有一天，”芬妮阴沉着脸，“你会惹上麻烦的。”

“爆发大规模的良心抗议。什么都别消费。回归自然。”

“我真的好爱飞行。我真的好爱飞行。”

“回归文化。是的，真真正正地回归文化。如果你静静坐着读书，不可能有多少消费。”

“我看上去怎么样？”列宁娜问道。她的外套是用深绿色的醋酸纤维布加上绿色黏胶纤维皮毛做成的；皮毛点缀在袖口跟领口。

“在格尔德斯绿地，八百个简单生活奉行者被机关枪撂倒。”

“不补胜过缝补，不补胜过缝补。”

绿色灯芯绒短裤跟白色醋酸纤维混织羊毛袜，从膝盖处往下翻。

“继而是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大屠杀。两千名文化拥护者被芥子气毒杀。”

绿白相间的骑师帽遮住了列宁娜的眼睛；她的鞋子是亮绿色的，擦得晶亮。

“到最后，”穆斯塔法·蒙德说，“管制官们意识到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开始采取缓慢但可靠无数倍的方法：体外人工生殖、新巴甫洛夫制约与睡眠教学法……”

而她腰际围着一条镶银的绿色摩洛哥人造皮药剂皮带，因正规的避孕剂备用品而鼓起（列宁娜并非无生殖能力者）。

“普费茨纳与河口氏的发现最终得到采纳。开始掀起反对胎生的强烈宣传攻势……”

“十全十美！”芬妮热烈地喊道。她永远无法长久抗拒列宁娜的魅力。“那条马尔萨斯皮带[6]实在太可爱了！”

“随之而来的是抗拒‘过去’的运动；博物馆被关闭，历史纪念物被炸毁（幸运的是，大部分历史纪念建筑在九年战争时就已经毁掉了）；查禁所有吾主福特后150年以前出版的书籍。”

“我也得弄一条像这样的皮带。”芬妮说。

“举例来说，那时有种叫作‘金字塔’的东西。”

“我那条旧的黑色漆皮药剂皮带……”

“还有个叫作莎士比亚的男人。当然，你们从没听说过这些。”

“我那条药剂皮带——完全不像样。”

“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教育的好处。”

“缝补越多，财富越少；缝补越多，财富……”

“吾主福特第一部T型车面市那一天……”

“那条皮带我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被选定为新纪元的创始日。”

“不补胜过缝补；不补胜过缝补……”

“还有个东西，我先前提到过的，称为基督宗教。”

“不补胜过缝补；不补胜过缝补……”

“鼓吹低消费的伦理与哲学……”

“我爱新衣服，我爱新衣服，我爱……”

“在生产不足的年代，基督宗教非常重要；但在一个机器与固氮作用的时代——绝对是反社会的罪行。”

“那是亨利·福斯特给我的。”

“所有十字架顶端都被砍掉了，变成了T字形。还有一种叫作‘上帝’的东西。”

“是真正的仿摩洛哥皮。”

“我们现在有了世界邦。有了福特日庆典，还有社群歌唱大会和团结礼拜。”

“福特啊，我多恨他们！”伯纳德·马克斯心想。

“那时还有一种叫‘天堂’的东西；但人们还是酗酒无度。”

“把她当肉一样，完完全全的肉。”

“那时还有叫作‘灵魂’的东西，以及叫作‘不朽’的东西。”

“请一定问问亨利，他是从哪儿弄到的。”

“可是他们仍然习惯使用吗啡跟可卡因。”

“更糟的是，她也把自己看作一块肉。”

“吾主福特后178年，两千个药剂师和生化学家获得津贴补助。”

“他看上去总是阴沉沉的。”助理主任指着伯纳德·马克斯说。

“六年后‘它’就投入商业生产了。完美的药物。”

“咱们来逗他一下。”

“有欣快感，具麻醉性，带来愉快的幻觉。”

“闷闷不乐啊，马克斯，闷闷不乐。”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吓了他一跳。他抬头一看，是那个粗鲁的家伙，亨利·福斯特。“你需要来一克索麻。”

“具备基督教与酒精的所有好处；没有它们的任何缺点。”

“吾主福特啊，我真想宰了他！”但他只是说，“不用，谢谢你，”然后挡开对方送过来的一管药片。

“只要你想，随时可以度个假，脱离现实，回来的时候，什么头痛啊，幻觉啊，连影子都不会有。”

“吃吧，”亨利·福斯特坚持，“吃吧。”

“稳定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一克解千愁。”助理主任引用了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睡眠教学格言。

“只剩下一件事要征服：衰老。”

“你该死，该死！”伯纳德·马克斯吼道。

“哎呀哎呀。”

“性腺荷尔蒙、输送年轻的血液、镁盐……”

“别忘了，一索麻胜过一声骂。”他们大笑着走开。

“所有老年在生理上的耻辱痕迹都被消除了。当然，随之消除的……”

“别忘记问他那个马尔萨斯皮带的事情。”芬妮说。

“随之消除的还有所有老人家的心理特征。性格会在整个人生里维持不变。”

“……天黑前打两轮障碍高尔夫。我一定要飞行。”

“工作，娱乐——在六十岁，我们的能力与品味跟我们在十七岁时一样。在过去那些糟糕日子里，老人习惯放弃、退休、皈依宗教，把他们的时间花在阅读跟思考上——思考！”

“白痴，猪猡！”伯纳德·马克斯一边沿着走廊走向电梯，一边自言自语。

“现在——进步就是这样——老年人工作，老年人交媾，老年人忙于享乐，没有片刻时间可以坐下来思考——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机缘，在他们充实的余兴活动中出现了时间空隙，总是有索麻，甜美的索麻，半克就是半天假日，一克就是一个周末，两克就是一趟美丽东方之旅，三克则是月球上黑暗的永恒；从那些地方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在时间空隙的另一方，安安全全地踏在日常劳动与娱乐的坚实土地上，从一场感觉电影赶到另一场感觉电影，从一个漂亮女孩赶到另一个漂亮女孩身边，从一个电磁高尔夫球道赶到……”

“走开，小女孩，”制约中心主任怒吼道，“走开，小男孩！你们看不出阁下很忙吗？去别处玩你们的情色游戏吧。”

“可怜的孩子。”管制官说道。

随着机器轻微的嗡嗡声，输送带缓慢而庄严地往前推进，每小时三十三厘米。在透着红光的黑暗中，无数颗红宝石闪耀着。

【注释】

[1] 位于今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文明古城。

[2]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古城。

[3] flivver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俚语里指的是跑起来不太顺的小车（尤其是小、便宜而老旧的车），但亨利·福特曾经企图推出像他的T型车一样普及的轻型飞机，称为Ford Flivver，计划却很不成功，只做了五台原型机就因为发生致命意外，而在1928年结束计划。

[4] 以上全都是化学武器。

[5] 德国柏林最著名的大道。

[6] 这种皮带的名字来自英国人口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因为其主要用途在于控制生育（装避孕用品）。

第四章

第一节

电梯里挤满从阿尔法更衣室走出来的男人，列宁娜一走进去，就有许多人友善地点头微笑迎接她。她是很受欢迎的女孩子，而且几乎跟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在某个时候共度一夜。

在她响应他们打的招呼时，她心想，他们真是可爱的男孩，迷人的男孩！但她还是很希望乔治·爱德索的耳朵没那么大。（或许他在第三百二十八米处得到的副甲状腺素稍多了些？）而注视着班尼托·胡佛，让她忍不住想起他脱掉衣服的时候毛真的太多了。

她转过身去，眼神因为想起班尼托黑压压的卷毛而变得有点悲伤，却看到了角落里那具瘦削的小小身体，伯纳德·马克斯阴郁的脸孔。

“伯纳德！”她走向他。“我正在找你呢。”她的声音清亮地压过上升电梯的低沉嗡嗡声响。

其他人好奇地回顾。“我想跟你谈谈我们的新墨西哥旅游计划。”从她眼角的余光，她可以看到班尼托·胡佛惊讶得张口结舌。那张大的嘴惹恼了她。“他很惊讶我居然没央求再跟他去一次！”她对自己说道。然后，她放大了音量，口气比过去都来得热切，“七月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跟你去一个星期，”她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她正在公然证明

她对亨利不忠诚。芬妮该要高兴了，虽然对象是伯纳德。）“这个意思是，”列宁娜露出她最意味深长的诱人笑容说道：“如果你还想要拥有我的话。”

伯纳德苍白的脸涨红了。“为什么要这样反应？”她疑惑地想着，震惊极了，但他对于她的力量做出这般奇异的礼赞，也让她很感动。

“我们是不是最好在别处讨论这件事？”他结巴了，看起来不自在得可怕。

“就好像我说了什么惊人的事一样，”列宁娜想道。“如果我讲了个下流笑话——问他的母亲是谁，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他都不可能比现在更不安了。”

“我是说，这里有这么多人……”他混乱得说不出话来。

列宁娜的笑声很坦诚，完全没有恶意。“你真有趣！”她说道；而她相当真心地认为他很有趣。

“你至少会提前一星期告诉我，不是吗，”她用另一种语调说道。“我想我们会搭蓝色太平洋火箭号？那是从查令T字塔出发的吗？还是从汉普斯德？”

在伯纳德能回答以前，电梯就停下来了。

“屋顶！”一个像机器吱嘎作响似的人声响起。

电梯操作员是个人猿般的小个子，穿着负艾普西隆半低能儿穿的黑色束腰袍子。

“屋顶！”

他用力打开电梯门。午后阳光温暖的光芒让他一惊，眨了眨眼睛。“喔，屋顶！”他用狂喜的声音重复念道。他就像是突然间满怀喜悦，从消灭一切的黑暗麻木状态中醒来。“屋顶！”

他带着一种小狗般充满期待的爱慕之情，对着他这台电梯里那些乘客的脸孔露出微笑。他们一起聊天谈笑，往外踏进光线里。电梯服务员目送着他们。

“屋顶？”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带着疑问。

然后一声铃响，电梯天花板上的一个扩音器开始非常轻柔却也非常专横地发出命令。

“电梯往下，”它说道，“电梯往下。十八楼。电梯往下，电梯往下。十八楼。电梯往下，电梯……”

电梯操作员甩上门，按了一个按钮，立刻跌回电梯井暗淡单调的昏暗光线里，回到他自己习惯的麻木幽暗之中。

屋顶上温暖而明亮。夏天的午后在直升机经过的嗡嗡响声中，让人昏昏欲睡；看不见的火箭飞机，在头顶上八九公里高处加速穿过明亮的天空时，发出了更为低沉的轰鸣声，听起来就像是对轻柔空气的爱抚。伯纳德·马克斯深吸一口气。他抬头注视着天空，环顾着蓝色的地平线，最后视线往下落到列宁娜脸上。

“这不是很美吗！”他的声音稍微有点颤抖。

她对着他微笑，表情里有着最具同情心的理解。“对障碍高尔夫来说真是完美，”她喜不自禁地回答，“现在我得动作快了，伯纳德。如果我让亨利等，他会生气的。要及时让我知道出游日期喔。”然后她挥挥手，跑着穿过宽广平坦的屋顶，朝着飞机库去了。伯纳德站着注视那双白色丝袜逐渐远去的轻快动作，晒黑的膝盖活泼地弯曲又挺直，一次又一次，还有酒瓶绿夹克下面合身的灯芯绒短裤更轻柔些地翻动着。他的脸上有着痛楚的表情。

“要我就会说她很漂亮，”一个活泼欢乐的大嗓门，就从他背后说道。

伯纳德吓了一跳，转身回顾。班尼托·胡佛圆胖的红脸蛋，满是笑容地低头看他——笑容里有着明显的热忱。班尼托的性情好到简直是恶名昭彰的地步；其他人说，他可以完全不碰索麻就过完一辈子。让其他人必须去度个假的恶意与坏脾气从来不会沾染到他。对班尼托来说，现实永远阳光普照。

“也很丰满。多丰满啊！”然后，他换了个语调，“可是，我说呀，”他继续讲道，“你看起来闷闷不乐！你需要的是一克索麻。”

班尼托把手探进他裤子右边口袋，拿出一个小药瓶，“一立方厘米治好十种阴郁情绪……可是，我说啊！”

伯纳德已经突然转过身去迅速跑走了。

班尼托盯着他的背影。“那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纳闷地想，然后摇摇头，认定这可怜虫的人造血液里放多了酒精的故事，肯定是真的，“影响到他的大脑了，我想是这样。”

他把索麻药瓶收起来，然后拿出一包性荷尔蒙口香糖，塞了一条到腮帮子里，一边慢慢朝着飞机库走去，一边沉思。

亨利·福斯特已经将他的机器推出了停放的位置，在列宁娜抵达时，他已经坐在驾驶舱里等待了。

在她爬进去坐在他旁边的时候，“晚了四分钟”就是他全部的评语。他启动引擎，然后发动了直升机的垂直方向螺旋桨。机器立刻垂直升空。亨利踩了油门；水平推进螺旋桨的轰鸣声尖锐地响起，从虎头蜂的程度拔尖到像是黄蜂，又从黄蜂再变成蚊子叫；里程计显示他们加快到几乎是一分钟两公里了。伦敦在他们底下缩小了。在几秒钟内，巨大的四方形屋顶建筑物不过是一片排成几何图案的蘑菇，从公园与花园形成的绿地中抽长出来。在茎干单薄的蘑菇中间，有个长得比较高、比较纤细的菌类：查令T字塔朝着天空举起一个闪亮的混凝土碟子。

庞大而肥厚的云，就像身手绝佳的运动员模糊的躯干般，懒洋洋地躺在他们头上的蓝天里。在其中一朵云里突然间落下一只小小的绯红色昆虫，往下降的时候还嗡嗡作响。

“那是红火箭，”亨利说，“刚从纽约来的。”他看着自己的手表，“晚了七分钟，”他补上一句，然后摇摇头，“这些大西洋的空中服务啊——他们真是不准时到堪称丑闻了。”

他的脚从油门上松开。垂直方向螺旋桨在头上的嗡嗡声，下跌了一又二分之一个八度音，声音尖锐度从黄蜂、虎头蜂再回到小蜜蜂，再到金龟子，最后是锹形虫。机器的上升冲力减缓了；一会儿后，他们就静止不动地悬在空中。亨利推动一个控制杆，发出咔嗒一声。他们面前的水平推进螺旋桨开始旋转了，起初很缓慢，接着变得越来越快，到最后他们眼前有一阵环状的雾。往水平方向加速的风发出更加尖锐的哨音吹过他们停留的位置。亨利眼睛直视着转速计数器；在指针达到一千两百的时候，他就把垂直螺旋桨关掉了。机器有足够的前进冲力，能够在这个平面上飞行。

透过地板上介于她两脚之间的窗户，列宁娜俯视下方。他们飞越了区隔中伦敦跟第一圈郊区卫星城镇的六公里公共绿地。按透视法原则缩小的生物，像蛆似地爬满那片绿地。如森林般的一座座离心球游戏塔，在树木之间闪烁着微光。靠近牧羊人丛林的地方，两千个负贝塔混双组合在玩黎曼曲面网球。两排电扶梯壁球场沿着诺丁丘到威勒斯顿的主要干道两侧分布。在伊灵体育馆，有个德塔体操表演跟社群诗歌吟唱大会正在进行。

“卡其色是多么丑陋的颜色啊，”列宁娜这么评论，说出了她这个阶级在睡眠教学法中习得的偏见。

豪斯洛感觉电影片厂的建筑群占地7.5公顷。这批建筑群附近有一批黑衣与卡其装劳工大军，忙着把西大道的路面再度变成玻璃状。其

中一个巨大的移动式坩埚龙头被打开来。熔化的石头被倒了出来，形成一道闪闪发亮的炽热河流，流遍了路面，石棉压路机来了又去；在包着绝缘物质的洒水车尾端，白云般的蒸汽袅袅升起。

在布伦福，电视公司的工厂就像个小镇。

“他们一定是在换班，”列宁娜说。

就像蚜虫与蚂蚁，穿着叶绿色服装的伽马女孩、黑衣的半低能儿们大批挤在出入口附近，或者站着排队要登上单轨电车。穿着深紫色衣服的负贝塔在人群中来来去去。主要建筑屋顶因为起降的直升机而活动热络。

“说真的，”列宁娜说，“我真高兴我不是个伽马。”

十分钟后他们就到了史托克波吉思，开始打他们第一轮的障碍高尔夫。

第二节

伯纳德大部分时候目光都朝下瞥，要是视线凑巧落在一位同伴身上，就立刻偷偷避开，匆促地穿过了屋顶。他就像个被追赶的人，但他宁愿别看到追捕他的敌人，免得他们看来竟比他原本想的更有敌意，又让他自己觉得更有罪恶感、甚至更孤独到无可救药。

“那恐怖的班尼托·胡佛！”然而那个男人已经够好心的了。在某方面来说，这种好心还让事态更糟。那些充满善意的人跟心怀恶意的人，举止都是一个样。就连列宁娜都让他受苦。他记得那些羞怯得犹豫不决的星期，在那些日子里他注视着、渴望着、绝望地期待自己有勇气开口约她。他敢面对受到轻蔑拒绝而蒙羞的风险吗？但如果她说好，多么让人大喜过望！唔，现在她说好了，而他还是惨兮兮的——他觉得悲惨，是因为她竟然认为这是打障碍高尔夫的完美下午，竟然小跑步走开去跟亨利·福斯特会合；他不想在大庭广众下讨论他们最私密的事，竟然让她觉得有趣。一言以蔽之，他觉得悲惨，是因为她的举止就像任何一个健康有品德的英国女孩应有的举止，而不是表现出别种不正常的、异乎寻常的样子。

他打开他自己那个机库的门，然后叫来一对闲着没事的负德尔塔服务员，把他的直升机推到外面的屋顶上。飞机库的工作人员是同一批次的波坎诺夫斯基群组，这两个男子是双胞胎，一样是矮小又丑陋的黑人。伯纳德用尖锐且相当傲慢、甚至冒犯人的语调下命令，一个对自身优越性不太有自信的人，就会是这种口气。对伯纳德来说，跟下层阶级的成员打交道永远是最让人痛苦的经验。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现在的谣言——他的人造血液里有酒精成分——或许很有可能为真，因为意外是会发生的），伯纳德的身材几乎没比一般的伽马好多

少。他比标准阿尔法矮了八厘米，也相称地苗条些。跟他的下层阶级接触，总是让他心痛地想起自己身体上的不足。“我就是我，而真希望我不是我”；他的自觉很尖锐又充满压力。每次他发现自己平视着一个德尔塔的脸，而不是俯视着对方的时候，他就觉得被羞辱了。这个家伙会因为他的阶级而尊敬地对待他吗？这个问题在他心中萦绕不去。这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伽马、德尔塔与艾普西隆，在某种程度上被制约成把实质体积跟社会优越性联想在一起。的确，偏爱较佳身材尺寸的微弱睡眠教学偏见，是普遍性的。所以他提出邀约的那些女人会笑他，跟他同阶级的男人会对他恶作剧。嘲弄让他觉得像个局外人；既然感觉像个局外人，他的举止也像局外人，这又加强了针对他的偏见，激化了他的身体缺陷所引起的轻蔑与敌意。这又接着增加了他的疏离孤独感。一种唯恐被轻视的长期恐惧，让他避开他的同侪，让他在牵涉到下层阶级的时候，很有意识地坚持他的尊严。他多么苦涩地嫉妒着亨利·福斯特跟班尼托·胡佛那样的男人啊！永远不必对艾普西隆大吼，就可以让命令得到遵从的男人；把他们的地位视为理所当然的男人；在阶级体系中如鱼得水的男人——这样彻底安逸自在，甚至没有自觉，或者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中有这样有益而舒适的元素。

在他看来，那对双胞胎服务员是懒散而不情愿地推着他的直升机到外面的屋顶上。

“快一点！”伯纳德不耐烦地说道。其中一个人瞥了他一眼。他从那双茫然的灰眼里侦测到的，是一种野蛮的嘲弄吗？“快一点！”他喊得更大声了，而且他的声音里有种丑陋的刺耳声响。

一分钟后他爬进直升机里，飞向南方，朝着河流而去。

各种宣传局与情绪工程学院，是坐落在舰队街的同一栋六十层楼建筑物里。在地下室与较低的楼层是一些媒体与三家伦敦大报的办公室——《钟点电台》，一份上层阶级的报纸，还有淡绿色的《伽马公报》，以及印在卡其色纸张上，完全用单音节字眼撰文的《德尔塔镜

报》。再来是电视宣传局、感觉电影宣传局，还有合成人声与音乐宣传局——他们占了二十二层楼。再往上是研究实验室，还有隔音室，录音脚本家与合成乐作曲家在那里进行他们细密的工作。最上面的十八层楼由情绪工程学院占用。

伯纳德降落在宣传大楼屋顶，然后走了出去。

“打电话给楼下的海姆霍兹·华生先生，”他对一个正伽马门房说道，“告诉他，伯纳德·马克斯先生正在屋顶等他。”

他坐下来，点燃一支烟。

讯息传下来的时候，海姆霍兹·华生正在写作。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他说着挂上了听筒。然后，他转向他的秘书，用同一种正式而不带个人情感的声调说道：“我会把东西留给你收拾。”接着，他无视于她动人的微笑，站起身来，动作利落地走向门口。

他是个体格强健的男人，胸膛厚实，宽肩，身形巨大，然而动作迅速、轻快而敏捷。他的脖子像是坚固的圆柱，支撑着形状漂亮的脑袋。他的头发黑而卷曲，五官有强烈的特征，英俊得让人不得不注意，就如同他的秘书永远不厌其烦重复提及的一样，他身上每一厘米都是个标准正阿尔法。从职业上来说，他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属于写作系），在他教学活动之间的空档，还是个直接实作的情绪工程师。他固定供稿给《钟点电台》，写作感官电影场景，而且对于口号与睡眠教学用的韵文有着最巧妙的技巧。

“能干”是他的上司们对他的判断。“或许，”（他们还会摇摇头，特意压低声音）“有点太能干了。”

对，有点太能干了，他们是对的。心智过高在海姆霍兹·华生身上造成的影响，很类似身体缺陷在伯纳德·马克斯这类人身上产生的结

果。太少的骨头与肌肉，让伯纳德隔绝于他的同胞之外；而根据时下的所有标准，都算是心智过高的这种孤绝感，在这方面也导致更大程度的疏离感。让海姆霍兹对自己感到如此不自在又全然孤独的东西，是他过高的能力。这两个男人的共识是，他们都是个体。不过生理上有缺陷的伯纳德，一辈子都苦于自己与众不同的意识，可是海姆霍兹·华生却是到最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才智过高，然后跟着察觉到他跟他周遭的人有所不同。这个自动扶梯壁球冠军、不知疲惫的情人（据说他在不到四年内拥有过六百四十个不同的女孩）、受人仰慕的委员与最佳社交能手，相当突然地领悟到，就他看来，运动、女人、社群活动都只是次要的东西。真的，说到底，他有兴趣的是别的东西。不过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就是伯纳德跟他讨论到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永远都是海姆霍兹在讲话，是伯纳德再一次听他朋友讨论这点。

三个来自合成人声宣传局的迷人女孩，在海姆霍兹走出电梯的时候拦住了他。

“喔，海姆霍兹，请一定要来，跟我们在艾克斯穆尔一起夜间野餐。”她们围在他身边恳求着。

他摇摇头，从她们中间挤出一条路。“不行，不行。”

“我们没有邀请别的男人喔。”

即使有这样令人欣喜的承诺，海姆霍兹仍然毫不动摇。“不，”他重复一次，“我很忙。”他坚决地走他的路。女孩们亦步亦趋地跟着他。直到他真的爬进伯纳德的飞机，甩上机门的时候，她们才放弃追逐。少不了有几句责备。

“这些女人！”在直升机升入空中的时候，他这么说道。“这些女人啊！”他摇着头，皱着眉。

“太可怕了，”伯纳德假惺惺地表示同意，而在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真希望自己能够像海姆霍兹一样，想要多少女孩就有多少，还同样不费吹灰之力。一股急切的吹嘘冲动突然逮住了他。“我要带列宁娜·克劳恩一起去新墨西哥，”他用尽可能不经意的语调说道。

“是喔？”海姆霍兹说道，他彻底缺乏兴趣。然后在一小段停顿以后，他继续说道：“过去这一两星期，我退出我所有的委员会，也跟我所有的女孩分手了。你想象不到他们为了这一点，在学院里闹成什么样子了。但我想这样做还是值得的。效果是……”他犹豫了。“呃，效果很古怪，非常古怪。”

身体上的缺点可以造成心智上的过高。这种过程似乎是可逆的。心智过高的人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让自己处于一种刻意保持孤独的自愿眼瞎耳聋的状态，造成禁欲主义者人为的性无能。

这趟短程飞行的其余部分是在静默中完成的。在他们抵达目的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伯纳德房间里的充气沙发上舒展身体时，海姆霍兹又开始讲话了。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慢慢问道，“你体内就好像有某种东西，一直等着你给它机会冒出来？某种你没有在用的多余力量——你知道的，就像所有从瀑布上落下，而不是流过涡轮的水？”他疑惑地注视着伯纳德。

“你是指如果世事不同，一个人可能会感觉到的所有情绪吗？”

海姆霍兹摇头。“不尽然是。我在想我偶尔会有的一种奇怪感受，一种我有某件重要的事要说，而且有力量说出来的感觉——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事，而且我完全没办法利用那股力量。如果有别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或者有别的东西可以写……”他静默了，接着说道，“你看，我相当善于发明词句——你知道，那种突然让你大吃一惊的话，几乎就像你坐到一根针上似的，这些话语讲的虽然只是关于某种

睡眠教育中显而易见的事情，却如此新奇又刺激。但那似乎不够。这样不足以让那些词句成为好词句，你用这些词句来造就的东西，应该也要是好的。”

“但你的作品很好啊，海姆霍兹。”

“喔，就它们的用途来说是啦。”海姆霍兹耸耸肩。“但这些字句只有这么一点点用。不知怎么的，它们不够重要。我感觉我可以做某种更加重要得多的事。对，而且是更激烈、更狂暴的。不过是什么呢?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该说呢？而且一个人怎么能狂暴地对待别人要他写的事情呢？要是你妥当利用的话，字句可以像是X光——它们会穿透任何东西。你阅读，然后你就被戳穿了。这是我尝试教给我那些学生的事之一——怎么写得有穿透力。但被一篇讲社群诗歌吟唱大会，或者最新香水风琴的文章给戳穿了到底有什么好的？除此之外，在你写到那种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让字句真的有穿透力吗——你知道的，就像最最强劲的X光？你对根本没内容的事情，能说得出什么来吗?到最后归结到底，就是这一点。我试了又试……”

“嘘！”伯纳德突然这么说，举起一只手指作为警告。他们倾听着，“我相信有人在门口，”他悄声说道。

海姆霍兹站起来，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突然迅速的猛然打开门。当然了，那里什么人都没有。

“我很抱歉，”伯纳德说道，外表跟感觉都有种不自在的愚蠢。“我想我有点神经紧张。当旁人怀疑你的时候，你也会开始怀疑他们。”

他的手横过眼前，叹了口气，他的声音变得郁郁寡欢。他在为自己辩护。“如果你知道我最近必须忍受些什么就好了，”他几乎泪眼汪汪地说道——而他一拥而上的自怜，就像突然释放的喷泉。“要是你知道就好了！”

海姆霍兹·华生倾听着，同时觉得颇为不舒服。“可怜的小伯纳德！”他暗自想着。但与此同时，他也替他的朋友觉得相当羞耻。他真希望伯纳德可以表现出多一点点的傲气。

第五章

第一节

到了八点钟，光线暗了下来。史托克波吉思俱乐部会所塔楼上的扩音器开始广播，用一种超越人类能耐的男高音宣布球道关闭。列宁娜与亨利抛下他们的游戏，朝着俱乐部往回走。从内外分泌腺信托公司的牧场上，传来那几千头牛的鸣叫声，这些牛提供了它们的荷尔蒙与牛奶，充当法汉姆皇家村大工厂的生产原料。

暮色中充斥着一架架直升机持续不断的嗡嗡响声。每隔两分半钟，就有一声铃响与尖锐的哨音，宣布某一辆轻型单轨电车出发了，载着较低阶级的高尔夫玩家离开他们被隔离在另一边的球场，回到都会区去。

列宁娜与亨利爬进他们的直升机里，开始升空。在二百五十米高处，亨利放慢了直升机垂直螺旋桨的转速，他们悬在消逝的地面景观之上，停留了一两分钟。伯尔尼罕山毛榉林就像一大池的黑暗，朝着明亮堤岸般的西方天空延伸过去。最后一丝夕阳消逝了，从地平线的绯红色变成橘色，往上变成黄色，然后是一种像被水稀释过的淡薄绿色。朝着北方，在树木背后的高处，内外分泌工厂从它那二十层楼的每一扇窗户里，反射出炫目得像带电一样强烈的亮光。在他们之下，坐落着高尔夫俱乐部的建筑物——巨大的低阶级棚屋，还有在分隔墙

另一边较小的房子，留给阿尔法与贝塔成员使用。通往单轨电车车站的路黑压压的，充满了较低阶级蚂蚁般的活动。在玻璃拱顶底下，有一辆轻型电车冲进露天空间里。他们的视线跟着它往东南方穿过阴暗平原的路线，然后被史劳火葬场雄伟的建筑物给吸引了。为了确保夜航班机的安全，火葬场的四个高大烟囱都开着泛光灯，顶端也有绯红色的警告信号灯。这里是个地标。

“为什么烟囱旁边围绕着那些像阳台一样的东西？”列宁娜问道。

“回收磷，”亨利简短地解释，“气体在送往烟囱的过程中，会经过四种不同的处理。以前每次他们火化某个人，五氧化二磷就会直接排出循环系统之外。现在他们会回收其中超过百分之九十八。每具成人尸体上有超过1.5公斤的磷化物。每年光是英格兰，就制造出超过四百吨的磷。”亨利带着快乐的骄傲心情说道，这个成就让他感到由衷的全心喜悦，就好像那是他自己的成就。“想到我们甚至连死后都可以继续对社会有用，我就觉得很好。帮助植物成长呢。”

在此同时，列宁娜避开了她的视线，朝着垂直的正下方看着单轨电车车站。“很好，”她表示同意。“但想想很古怪，阿尔法与贝塔没有比下面那些脏兮兮的小伽马、德尔塔还有艾普西隆，更促进植物生长。”

“在生理化学上，人人平等，”亨利简洁有力地说道。“除此之外，就连艾普西隆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务。”

“就连艾普西隆……”列宁娜突然间记起某个场合，那时她还是在上学的小女孩，她半夜醒了过来，然后第一次察觉到在她所有睡梦中萦绕不去的那种悄声细语。她再度看到那束月光，那排白色小床；再度听到那种轻柔的声音，说着（那些话就在那里，在那么多漫长夜晚里一直重复以后，没有被遗忘，也根本忘不了）：“每个人都为别人而工作。我们少不了任何人。就连艾普西隆都是有用的。我们少不了艾

普西隆。每个人都为别人而工作。我们少不了任何人……”列宁娜记起了她第一次的惊恐冲击，她在半小时清醒时刻的种种揣测。然后，在没完没了的重复语句影响之下，她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越来越平静，再来是睡意悄悄地蔓延……

“我想艾普西隆并不真的介意身为艾普西隆，”她大声说道。

“他们当然不介意。他们怎么可能介意？他们不知道做别的人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们会介意。但话说回来，我们受到不同的制约。此外，我们一开始就有不同的遗传。”

“我真高兴我不是个艾普西隆，”列宁娜信心坚定地说道。

“而你如果是个艾普西隆，”亨利说，“你的制约就会让你同样感激你不是贝塔或阿尔法。”他将水平推进螺旋桨打开，让直升机朝着伦敦前进。在他们背后的西方，绯红与橘色几乎消逝了，一道阴暗的云堤爬进天顶。在他们飞过火葬场的时候，直升机往上冲，越过从烟囱上升起的一道道热气柱，直到通过热气柱，进入后面下降的寒气时，机身才往下掉。

“真不得了的云霄飞车！”列宁娜欢畅地笑了。

但有那么一会儿，亨利的语调几乎是阴郁的。“你知道那云霄飞车是什么吗？”他说道，“那是到最后明确地消失了的某个人。在一阵喷出的热气中往上升。知道那是谁会挺古怪的——是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阿尔法或一个艾普西隆……”他叹息了。然后，他用一种坚定的快活声音说道：“但无论如何，”他做出总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不管他可能曾经是什么人，他活着的时候是快快乐乐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快乐。”

“对，现在每个人都很快乐，”列宁娜跟着呼应。他们有连续十二年，每天晚上都听这句话重复一百五十次。

他们降落在亨利在西敏区的四十五层公寓住宅屋顶以后，直接往下到餐厅去。在餐厅里那些嘈杂而欢乐的人群中，他们吃了一顿绝佳的晚餐。索麻跟咖啡一起送上来。列宁娜拿了两颗半克的，亨利则拿了三颗。九点二十分，他们穿过街道，去刚开的西敏寺夜总会。这是个几乎没有云也没有月亮的晚上，只有满天星斗，但这个让人沮丧的事实，列宁娜与亨利却幸运地一无所知。通电的高空广告牌很有效地把户外的黑暗阻挡在外。“卡尔文·史托普与他的十六位性感萨克斯风手”。这些巨大的字，从新夜总会的正面诱人地散发出炫目的光。“伦敦最佳的香水与彩色风琴。全都是最新的合成音乐。”

他们进去了。空气似乎很热，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窒息，充满了龙涎香与檀香木的味道。彩色风琴在大厅的圆顶天花板上，涂上一片热带夕阳的景象。十六位性感萨克斯风手正在演奏一首人人喜爱的老歌：“世界上没有一个瓶子，比得上我那亲爱的小瓶子。”四百对舞伴在上过蜡的晶亮地板上跳着五步舞。列宁娜跟亨利很快就成为第四百〇一对。萨克斯风如泣如诉，就像月光下叫春的猫，以中音和次中音呻吟着，仿佛在享受欲仙欲死的高潮。他们充满了丰富和弦的颤音合奏爬升到一个最高峰，变得越来越大声——直到最后，指挥一挥手，让这段宛如天籁的仙乐，；流淌出支离破碎的最后的乐章，让这十六个只是区区凡人的吹奏者彻底忘情其中。这是降A大调的雷鸣。然后，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高潮逐渐消退的过程，一个逐渐往下滑的渐弱，透过一个个四分音符，往下、再往下变成一个微弱耳语般缭绕不已的全阶第五音和弦（同时五四拍的节奏仍然在底下搏动着），带着强烈的期待，朝着变暗的几秒钟冲刺。而到了最后，期待获得满足。旭日喷薄而出，而在此同时，十六位乐手开始合唱：

我的瓶子，我一直想要的就是你！

我的瓶子，我为什么要离瓶？

在你之内，天空是蓝色的，

天气永远美好；

因为

全世界没有一个瓶子，比得上我亲爱的小瓶子。

列宁娜与亨利跟另外四百对舞者在西敏寺夜总会里一圈又一圈跳着五步舞，然而也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跳舞——温暖、色彩丰富、无比友善的索麻假日世界。每个人都多么仁慈，多么好看，多么令人愉快地有趣啊！“我的瓶子，我一直想要的就是你……”但列宁娜与亨利拥有他们想要的了……他们在里面，此时此地就在里面——安全地待在里面，跟好天气与整年不断的蓝天同在。而在精疲力竭的十六人放下他们的萨克斯风，合成音乐机正在播送最新的慢板马尔萨斯蓝调时，他们就像一对孪生胚胎，在人造血液的瓶装海洋中，随着波浪轻柔地一起摇摆。

“晚安，亲爱的朋友。晚安，亲爱的朋友。”扩音器用一种和蔼亲切、又像音乐般悦耳的礼貌声调，掩饰它们正在发号施令。“晚安，亲爱的朋友……”

列宁娜与亨利顺从地跟着其他所有人离开了建筑物。让人沮丧的星星，已经从天空中跨过一段距离。虽然高空广告牌造成的隔离帷幕效果，现在已经大半消融了，这两个年轻人依旧对夜色视而不见。

在打烊时间前半小时吞下的第二剂索麻，在实际的宇宙与他们的心灵之间，升起了一道几乎无法穿透的围墙。他们在瓶中世界里穿越街道；在瓶中，他们搭着电梯往上抵达亨利位于二十八楼的房间。然而，尽管她在瓶子里，尽管有第二剂一克的索麻，列宁娜却没忘记采取规定指示的所有避孕措施。多年密集的睡眠教学，还有从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每周三次的马尔萨斯训练，已经让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几乎像眨眼睛一样自动自发，又无可避免。

“喔，那倒是提醒了我，”她从浴室回来的时候说道，“芬妮·克劳恩想知道，你给我的那条可爱的绿色仿摩洛哥皮避孕腰带，是从哪里弄

到的? ”

第二节

每隔一周的周四，是伯纳德做团结礼拜的日子。在爱神俱乐部（最近海姆霍兹根据第二条规则获选入会）早早吃过一顿晚餐以后，他离开了他的朋友，在屋顶叫了一架计程直升机，叫驾驶员飞到福特之子社群诗歌吟唱会堂。直升机升起了几百米，然后朝着东方前进，而在它转向的时候，壮丽的诗歌吟唱会堂就出现在伯纳德眼前。在泛光灯照射下，它三百二十米高的仿卡拉拉白色大理石建筑，就在勒德盖特丘上闪烁着雪一般的灿烂光芒；它的直升机起降平台四角，都各有一个巨大无比的T字，在夜空下闪烁着鲜红色的光，而从二十四个庞大的金色喇叭口上，都隆隆奏出一阕肃穆的合成音乐。

“该死，我迟到了，”伯纳德第一眼看到诗歌吟唱会堂的时钟“大亨利”时暗忖。果然如此，在他付完计程直升机的钱时，大亨利的整点钟声响了。“福特，”从所有金色喇叭里传出一个广大无边的低沉声音，“福特，福特，福特……”念了九次。伯纳德奔向电梯。

福特日庆祝会与其他集体的社群诗歌吟唱大会，是在这栋建筑物底层。在底层之上，是各团结小组每两星期聚会礼拜用的七千个房间，每层楼有一百间。伯纳德往下降到三十三楼，匆忙地沿着走廊前进，站在3210室外面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鼓起勇气，打开门走进去。

感谢福特！他不是最后一个。排在圆桌旁的十二张椅子里，有三张还没有人坐。他尽他所能，不引人注目地滑进空椅子中最近的一张，准备好要对竟然比他还晚到的人皱眉头。

他左边的女孩转向他，问道：“你今天下午玩什么？障碍高尔夫还是电磁高尔夫？”

伯纳德注视着她（福特！那是摩根娜·罗斯齐尔德），然后就必须红着脸承认他两样都没玩。摩根娜震惊地瞪着他。有一阵尴尬的沉默。

然后她刻意转向一旁，向她左边更热爱运动的男人说话了。

“对于一次团结礼拜来说，真是好的开始，”伯纳德惨兮兮地想着，然后预见了自己又一次无法补赎罪过。要是他给自己一点时间环顾四周，而不是匆匆忙忙坐到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就好了！他本来可以坐在菲菲·布莱拉福跟乔安娜·迪索之间。但他反而不长眼地让自己坐到摩根娜旁边。摩根娜！福特啊！她那对黑色的眉毛——更精确地说，是连成“一条”的眉毛——因为两边眉毛在鼻子上方交会了。福特！而在他右边是克拉拉·狄特丁。的确，克拉拉的眉毛没有连成一气。但她的身体曲线真的太夸张了。菲菲跟乔安娜倒是绝对没问题。丰满、金发、不会太大块头……然而却是那个大老粗，汤姆·川口现在坐在她们中间。

最后到的人是莎拉金妮·恩格斯。

“你迟到了，”小组主席严厉地说道，“别再发生这种状况了。”

莎拉金妮道了歉，然后溜进夹在吉姆·波坎诺夫斯基与赫伯特·巴枯宁之间的位子。小组现在到齐了，团结圈完整无缺。男人、女人、然后又是男人，在桌子周围无止境地交替，围成一圈。他们十二个人准备好变成一体，等着要汇聚起来、要被融合、要失去他们十二个人各自的身份，变成一个更大的存在。

主席站了起来，划出T字手势，然后打开合成音乐，放出柔和又持续不懈的击鼓声与各种乐器的合奏——近似风声与超级弦乐器——如泣如诉地一再重复着《第一号团结颂》阴魂不散得让人逃不开的简短旋律。又一次，再一次——而听到这种脉动旋律的不只是耳朵，还

有腹部。那些一再重现的和声，铿锵加上悲鸣，不只萦绕于心，也纠缠着同情共鸣渴望发动的深处。

主席又做了一个T字手势，然后坐了下来。礼拜仪式已经开始了。奉献用的索麻锭剂摆在桌子中央。装着草莓冰淇淋索麻的共享杯子在人手之间传递着，伴随着“我为我的毁灭而畅饮”这句惯用语，十二个人各喝一大口。然后伴着合成管弦乐团的乐声，第一号团结颂被唱了出来。

福特，我们是十二人；喔，让我们成为一体，
就像社会之河里的水滴，
喔，让我们现在一起奔流
像您闪闪发亮的福利佛一样迅速。

十二个充满渴望的诗节吟唱。然后共饮杯传递了第二轮。现在念的句子是：“我为了更大的存在而畅饮”。所有人都喝了。音乐毫不疲惫地继续演奏。鼓点敲着。和音的哭嚎与冲撞，在融化的五脏六腑里成了一种执迷，唱出第二号团结颂。

来吧，更大的存在，社会之友，
毁灭十二个，合而为一！
我们渴望死亡，因为在我们终结时，
我们更广大的生命才开始。

又唱了十二遍。到这个时候，索麻已经开始生效了。眼睛闪闪发光，脸颊潮红，内心的仁爱之光，在每张脸上快乐友善的微笑中绽放开来。就连伯纳德都觉得自己融化了一点点。在摩根娜·罗斯齐尔德转身对他微笑的时候，他尽全力也响应一个热忱的笑容。但是那副眉毛，那偏偏从两条合成一条的黑色眉毛，还是在那里；他无法忽略那道眉毛，无论他多努力尝试，就是不能。融化的程度还不够。或许，要是他坐在菲菲跟乔安娜中间的话……共饮杯传了第三轮；“我为了他降临在即而畅饮，”摩根娜·罗斯齐尔德说道，刚好轮到她开始这一轮

的仪式。她的声调响亮而狂喜。她喝下一口，然后把杯子传给伯纳德。“我为了他降临在即而畅饮，”他复述一遍，诚心诚意地尝试要感受降临在即。但是那道眉毛继续纠缠着他，而他的降临，就他看来，却是遥远得可怕。他喝了一口，把杯子交给克拉拉·狄特丁。“这回又会是一次失败，”他对自己说道，“我知道会的。”但他继续尽全力满脸堆笑。

共饮杯绕完它的轮回。主席举起他的手，打出信号，合唱队伍猛然唱出第三号团结颂。

感觉更大的存在如何降临！

欢欣鼓舞吧，然后在欢欣鼓舞中，死吧！

融化在鼓声的音乐里！

因为我是你，你也是我。

随着一句接一句的歌词，人声在越来越激烈的兴奋之情中颤抖着。降临在即的意识，在空气中就像一种带电的紧张感。主席关掉了音乐，然后随着最后一句歌词的最后一个音符，到来的是绝对的静默——拉长的期待感带来的静默，以一种带着电流的生命力在颤抖、爬行。主席伸出他的手，突然间有一个声音，一个深沉、雄壮的声音，比任何区区凡人的声音都更悦耳、更丰富、更温暖，更充满爱意、渴望与同情，一个了不起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声音，从他们头上的高处开口讲话了。非常缓慢地，“喔，福特，福特，福特，”它以逐渐缩小、节节下降的音量说道。一种温暖的感觉，从聆听者的心窝到身体的每个末梢，令人兴奋地辐射出来，他们的心脏、他们的肺腑，似乎都在他们体内移动了，就像是有着独立的生命似的。“福特！”他们在融化。“福特！”溶解，溶解。然后，突然那声音换了种声调，让人震惊。“听好！”那声音大声说道。“听好！”他们听好了。在一阵暂停后，那声音降低成耳语，但这种耳语不知怎么的，比最大声的呐喊更有穿透力。“那伟大生命的脚步，”它继续说着，重复这些话，“那伟大生命的脚步。”耳语几乎消失。“那伟大生命的脚步已到了。”此时再度出现

静默，曾经一时放松的期待感，再度拉长了，变得更紧更紧，几乎到了即将断裂的临界点。那伟大生命的脚步，他们听见了，他们听见了，轻轻地从楼梯上下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走下了看不见的阶梯。那伟大生命的脚步。然后突然间，断裂的临界点到了。瞪着眼睛，双唇分开的摩根娜·罗斯齐尔德跳起身来。

“我听见他了，”她叫道，“我听见他了。”

“他来了，”莎拉金妮·恩格斯吼道。

“对，他来了，我听见他了。”菲菲·布莱拉福跟汤姆·川口同时站了起来。

“喔，喔，喔！”乔安娜口齿不清地作证。

“他来了！”吉姆·波坎诺夫斯基喊道。

主席身体往前靠，然后伸手一摸，响起一阵狂乱的铙钹与铜管乐器吹奏，一阵狂热的手鼓声。

“喔，他来了！”克拉拉·狄特丁尖叫着。“哎！”就好像她的喉咙被人割开了似的。

伯纳德感觉到现在该轮他做点什么了，他也跳起来大吼：“我听见他了，他来了。”但这不是真的。他什么都没听到，而且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人来。没有人——尽管有音乐，尽管有逐渐升高的紧张感，还是没有人。但他挥舞着他的手臂，他跟他们大多数人一起嘶吼，在其他人开始上下抖动、跺脚、拖着脚走动时，他也跟着抖动、拖着脚走动。

他们绕着圈子，由舞者们构成的环状队伍，每个人都把双手搭在前一个舞者的髋部，一圈圈地绕着，异口同声地吼叫，用脚跟着音乐的节奏顿足，用手在前面的臀部上拍着，拍出节奏来；十二双手融为一体地拍打着；融为一体的十二个屁股，发出浊重的响声。十二人融

为一体，十二人融为一体。“我听见他了，我听见他来了。”音乐加快了，脚踏得更快，更快，符合节奏的手落下得更快。然后突然之间，一阵巨大的合成低音轰然说出那些话，宣告将至的赎罪，还有团结最终的完成。十二人融为一体的降临，更大存在的化身具现。“狂欢——解放，”那声音唱着，同时手鼓继续敲打着狂热的节奏：

狂欢——解放，福特与欢畅，

亲吻女孩，让她们合一。

男孩与女孩，和平融一体，

狂欢——解放，给予释放。

“狂欢——解放，”舞蹈者们跟上这个礼拜仪式的叠句：“狂欢——解放，福特与欢畅，亲吻女孩……”而在他们歌唱的时候，光线慢慢地变暗——变暗，同时变得更温暖，更丰富，更红艳，直到最后，他们都在胚胎储存室的绯红色微光中舞蹈着。“狂欢——解放……”在他们血红色的胎儿式黑暗中，舞蹈者们继续绕圈绕了一会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拍打出那不屈不挠的节奏。“狂欢——解放……”然后这个圈子动摇了，破裂了，变成崩裂瓦解的局部，落在一圈沙发上，那圈沙发围绕着桌子，还有桌子周围罗列如行星的椅子——圆圈围着圆圈。“狂欢——解放……”那深沉的声音温柔地轻哼低吟；在红色的微光下，就好像某个黑人化成的巨大鸽子，在目前正趴着或躺着的舞蹈者们上空，充满善意地盘旋着。

他们站在屋顶上，大亨利刚好唱出十一点整。夜晚平静而温暖。

“这不是很美妙吗？”菲菲·布莱拉福说道。“这不就是很美妙吗？”她带着狂喜的表情注视伯纳德，但在这种狂喜之中没有一丝激动或兴奋，因为兴奋仍旧意味着未得到满足。她的表情是得到满足的镇静的狂喜，这种平和不只是空洞的饱足与虚无，而是生命达到平衡，能量得到安宁，并且处于均衡状态的一种丰富而生动的平和。因为团结礼拜是付出也是给予，流失只为了补满。她被充满了，她变得完美，她

仍然不只是她自己。“你不认为这很美妙吗？”她坚持要问，用那双闪亮得不可思议的眼睛，注视着伯纳德的脸孔。

“对，我认为这很美妙，”他撒了谎，然后瞥向别处；看到她变得完美的脸孔同时既是一种谴责，也是一种讽刺的提醒，让他想起自己的疏离。他现在就跟礼拜开始时一样可悲地孤立——因为他自己没有被补满的空虚，他死气沉沉的餍足感变得更加孤立。疏离而未得救赎，同时其他人却融入了更大的存在；甚至在摩根娜的拥抱中也是孤独一人——说实话，是更加孤独得多，比他过去的人生都要更无望地就只是他自己。他从那绯红色的微光中冒出来，进入普通的电灯光下，带着一股强烈到极端痛苦程度的自觉。他悲惨到底了，而且或许（她闪亮的眼睛在指控他），或许这是他自己的错。“相当美好，”他重复说道；但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摩根娜的眉毛。

第六章

第一节

怪异，怪异，就是怪异，这就是列宁娜对伯纳德·马克斯做出的裁决。实际上，因为他这么怪，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她不止一次纳闷地想，她是否该反悔不去新墨西哥度假，改成跟班尼托·胡佛到北极去。问题在于她了解北极，去年夏天才跟乔治·爱德索去过，而更重要的是，她发现那里相当阴森。没别的事好做，旅馆又老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卧房里没有电视，没有香水风琴，只有最糟糕的合成音乐，超过两百名宾客只能使用不超过25个自动扶梯壁球场。不，她肯定不能再面对北极了。再者，她先前只去过美国一次，而那次假期很不尽兴！在纽约的廉价周末——那趟假期是跟让-雅克·哈比布拉还是波坎诺夫斯基·琼斯去的？她想不起来了。无论如何，这完全不重要。再度飞向西方，住上一整周的展望非常诱人。此外，那一周至少有三天，他们会在野人保留区里。在整个中心里，只有不到六个人进去过野人保留区。伯纳德身为一个正阿尔法心理学家，在她认识的人之中，是少数有权取得许可证的人。对列宁娜来说，这种机会独一无二。然而伯纳德的古怪也是独一无二，让她感到犹豫，甚至真的想过要跟有趣的老班尼托再度冒险去一次北极。至少班尼托很正常。伯纳德却……

“他的人造血液里有酒精，”这是芬妮对每一种怪癖的解释。但某天晚上列宁娜跟亨利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她颇为焦虑地跟亨利讨论她的新情人时，亨利把可怜的伯纳德拿来跟犀牛相比。

“你不能教一只犀牛玩杂耍，”他用他简洁有力的风格解释道。“有些男人几乎就是犀牛，他们对制约就是没有恰当的反应。可怜虫！伯纳德就是其中之一。算他幸运，他在工作上相当能干。要不然中心主任绝对不会留着他。不过呢，”他加上一句安抚的话：“我想他相当无害。”

相当无害，也许如此，但也相当让人不安。首先是那股背着人私下做事的狂热。在实际层面上，就表示根本什么都不做。因为一个人有什么事情能够私下做的呢？（当然了，上床睡觉例外，但一个人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做这个。）是啊，有什么事情呢？少之又少。他们一起出去的第一个下午是特别好的例子。列宁娜建议去托凯乡村俱乐部游泳，然后在牛津辩论社吃晚餐。但是伯纳德认为那样人太多了。那么在圣安德鲁斯球场来一轮电磁高尔夫怎么样？他再度说不：伯纳德认为电磁高尔夫是浪费时间。

“那么时间是用来干吗的？”列宁娜有些震惊地问道。

显然是用来在大湖区散步的，因为他现在建议的就是这个。降落在史基铎山山顶，在石楠灌木丛里散步一两小时。“跟你独处，列宁娜。”

“可是伯纳德，我们整晚都会独处啊。”

伯纳德脸红了，别开视线。“我指的是单独谈话，”他嘟哝道。

“谈话？但是要谈什么？”散步跟谈话——用这种办法打发一个下午似乎很怪异。

到最后她说服了他，但是违背了他的意愿，飞到阿姆斯特丹去看女子重量级摔跤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他嘟哝抱怨着：“就跟平常一样，挤在人群里。”他整个下午都闷闷不乐，不愿跟列宁娜的朋友讲话（他们在摔跤赛之间的空档，在索麻冰淇淋店里碰到几十个）。尽管他这么惨了，还彻底拒绝吃她硬塞给他的半克索麻覆盆子圣代。“我宁愿做我自己，”他说：“做我自己，哪怕心情恶劣。不管多快活，我都不要做别人。”

“及时来一克抵得上九克，”列宁娜提出睡眠教学智慧里的某条宝训，这么说道。伯纳德不耐烦地推开拿给他的那个玻璃杯。

“现在别发脾气了，”她说，“记住，一立方厘米治愈十种阴郁情绪。”

“喔，看在福特的份上，安静点吧！”他吼道。

列宁娜耸耸肩。“一克索麻永远胜过一声咒骂。”她很有尊严地做出结论，然后自己吃掉那杯圣代。

在他们横跨英伦海峡的路上，伯纳德坚持停下他的水平推进螺旋桨，靠着他的直升机螺旋桨悬浮在海浪上三十米高的地方。天气已经变坏了，吹起一阵西南风，天空阴沉多云。

“看啊，”他命令道。

“但这很恐怖，”列宁娜一边说，一边从窗口边往后缩。这些都让她惊骇，夜晚来势汹汹的虚无，在他们之下翻涌不休、点缀着黑色浮沫的海水，还有月亮苍白的脸，在加速流动的云层之间如此不驯，像是发狂一般。“咱们打开广播吧。快点！”她把手伸向仪表板上的旋钮，随便乱转一通。

“……在你之内，天空是蓝色的，”十六个颤音假声唱道，“天气永远……”

然后是一阵打嗝似的声音，接着是一片寂静。伯纳德把广播关掉了。

“我想在宁静中注视大海，”他说道，“有那种可恶的噪音在播送，根本看不下去。”

“那首歌很美妙。而且我不想看。”

“但我想看啊，”他坚持己见。“这让我觉得好像……”他犹豫了一下，在脑中搜寻能够表达心意的字眼：“好像我更是我自己了，如果你听得懂我的意思。更独自一人，不是这么完全属于其他东西的一部分。不只是社会整体里面的一个细胞。这样没让你有那种感觉吗，列宁娜？”

但列宁娜在哭了。“这好恐怖，好恐怖，”她一直重复。“还有你怎么可以那样讲，说什么不想当社会整体里的一部分？说到底，每个人都为别人而工作。我们少不了任何人。就连艾普西隆……”

“对，我知道，”伯纳德用嘲弄的口气说，“‘就连艾普西隆都是有用的！’我也是。而我真他妈的希望我不是！”

他的亵渎之词让列宁娜大吃一惊。“伯纳德！”她用惊异苦恼的声音抗议道，“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用不同的语调，沉思着重复：“我怎么可以这样？不，真正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不可以，或者更精确地说——因为到头来我相当清楚地知道，我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我可以的话，如果我是自由的，不受我的制约奴役，那会是什么样。”

“可是伯纳德，你在讲的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你不希望你是自由的吗，列宁娜？”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我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拥有最美好的时光。现在每个人都很快乐。”

他笑出声来。“对，‘现在每个人都很快乐’。我们在小孩子五岁的时候开始灌输这句话给他们。但你不想以别的方式自由地享受快乐吗，列宁娜？举个例来说，照着你的方式，而不是照着其他所有人的方式。”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她再度重复。然后她转向他，“喔，拜托让我们回去吧，伯纳德，”她哀求道，“我真的很讨厌在这里。”

“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喜欢了，伯纳德。但这里是个恐怖的地方。”

“我还以为我们在这里会更……更有在一起的感觉——除了大海与月亮之外，没别的东西。比起在人群中，甚至是比在我房间里更像是在一起。你不明白这一点吗？”

“我什么都不懂，”她毅然决然地说道，决心彻底维持她的不理解。“完全不懂。尤其是，”她用另一种声调继续说道，“在你有这些可怕的念头时。你为什么不来点索麻呢？你会忘记这所有的念头。而且你不会再感觉悲惨了，你会很快活。快活得不得了。”她重复说道，然后为这个应该很诱人又淫靡的甜言蜜语而微笑，虽然她眼中充满了困惑的焦虑。

他静默地注视她，他的脸没有反应，专注而非常严肃地注视着她。几秒钟以后，列宁娜的眼睛畏惧地躲开了，她发出一声紧张的低笑声，设法要想句话说，却办不到。静默自动延长了。

在伯纳德终于开口的时候，发出的是轻微而疲惫的声音。“那么好吧，”他说道，“我们回去吧。”然后他重重踩了加速器，将这台机器猛然送上天际。在四千米处他打开了推进器。他们沉默地飞了一两分

钟。然后，伯纳德突然开始大笑。真是相当古怪，列宁娜心想，不过这至少还是个笑声。

“觉得好些了？”她冒险问道。

作为回答，他把一只手从控制杆上举起，然后把他的手臂滑过去环住她，开始爱抚她的乳房。

“多谢福特，”她暗自说道，“他又没事了。”

半小时后，他们回到他房间里。伯纳德一大口吞下四片索麻，打开广播跟电视，然后开始脱衣服。

“喔，”第二天下午他们在屋顶上相遇时，列宁娜显然很淘气地问道，“你觉得昨天好玩吗？”

伯纳德点点头。他们爬进飞机里。微微一震，他们就升空了。

“每个人都说我特别丰满，”列宁娜一边拍着自己的双腿，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特别丰满。”但伯纳德眼中有一抹痛楚的表情。“就像一块肉，”他这么想着。

她带着某种焦虑抬头张望。“但你不觉得我太胖，对吧？”

他摇摇头。就像好多肉。

“你认为我没问题吧，”另外一次点头。“从各方面来说？”

“完美，”他高声说道。然后在内心深处这么想。“她也那样看待自己。她不在意变成一块肉。”

列宁娜露出胜利的微笑。但她的满足来得太早了。

在一阵短促的停顿后，他继续说道：“但我还是宁愿这一切有不同的结尾。”

“不同的？”还会有别的结尾吗?

“我不想让这一切以我们上床作为结束。”他具体说明。

列宁娜相当震惊。

“不是立刻，不是在第一天就这样。”

“但那是要怎么……”

他开始讲起一大堆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列宁娜尽全力在心里堵住耳朵，但时不时就会有一句话钻进她的耳朵，“……尝试抑制我的冲动所造成的效果，”她听到他这么说。这些话似乎触动了她的某一根心弦。

“绝对别把你今天就能拥有的乐趣推迟到明天，”她严肃地说道。

“从十四岁到十六岁半，每周两回、每回重复两百次，”他就只这么评论。那疯狂的糟糕谈话没完没了地继续。“我想知道热情是什么，”她听到他这么说。“我想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感觉。”

“个人有了感觉，社会就动摇了，”列宁娜说出这句话。

“呃，为什么社会不能稍微动摇一下？”

“伯纳德！”

但伯纳德还不知道要惭愧。

“就智力来说，在工作时间里是成人，”他继续说道，“在关乎感觉与欲望的时候就是婴孩。”

“我们的福特爱婴孩。”

他忽略她插嘴说的话。“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伯纳德继续说，“也许有可能总是当个成人。”

“我不懂。”列宁娜的语调很坚定。

“我知道你不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一起上床，像婴孩一样，而不是像成人一样等待。”

“但那很好玩啊，”列宁娜坚持她的看法，“不是吗？”

“喔，好玩到极点了，”他这么回答，但声音听起来如此哀伤，带着这样惨到极点的表情，让列宁娜觉得她所有的胜利感都蒸发掉了。或许，到头来他还是觉得她太胖了。

“我早跟你讲过了，”在列宁娜去找芬妮谈心事的时候，芬妮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们在他的人造血液里放了酒精。”

“还是一样，”列宁娜坚称，“我真的喜欢他。他有一双好看的手。而且他移动肩膀的样子——非常有吸引力。”她叹息了，“可是我真希望他没这么怪异。”

第二节

伯纳德在中心主任房门外暂停了一下子，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振作起精神，去面对他在房门内肯定会发现的厌恶与不认同。他敲敲门，走了进去。

“主任，有份许可证要给你签核。”他尽可能轻快地说道，然后把文件放在写字桌上。主任酸溜溜地瞥了他一眼。但世界主宰办公室的印章就在文件开头，穆斯塔法·蒙德又黑又粗的签名横在文件结尾。一切完全遵照规定。主任别无选择。他用铅笔写下他的姓名缩写——两个又小又淡的字母，难堪地贴在穆斯塔法·蒙德脚边——他打算一语不发地归还文件，甚至不加一句亲切的“愿福特保佑，一路顺风”，这时他的眼睛被写在许可证中间的某句话给吸引住了。

“去新墨西哥保留区？”他说道，而他的语调、他抬起来面对伯纳德的脸，都表现出一种激愤的震惊之情。

他的惊讶引起了伯纳德的惊讶，伯纳德点点头。接着一阵沉默。

主任往后靠在他的椅子上，皱起眉头。“那是多久以前了？”他这么说，与其说是对伯纳德说话，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我想有二十年了，将近二十五年。我那时一定跟你差不多年纪……”他叹息了，然后摇摇头。

伯纳德觉得非常不自在。像主任这样传统，这样谨慎小心力求正确的男人，居然如此失态！这让他想掩面逃出这个房间。这倒不是说他自己觉得一个人谈到遥远的过去，有任何本质上的令人反感之处；这是其中一个来自睡眠教学的偏见，他（自以为）已经完全弃之如敝屣。让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是，知道主任并不赞同——不赞同，然而又

透露出他被诱惑着去做了这种禁忌之事。是在什么样的内在强迫冲动之下做的？伯纳德一边觉得不自在，一边热切地聆听着。

“我有过跟你一样的想法，”主任正在说，“想看看那些野蛮人。拿到一份去新墨西哥的许可，然后在我的夏季假期里去了那边。跟一个我当时拥有的女孩一起去。她是个负贝塔，我想（他闭上双眼），我想她有黄色的头发。无论如何她身材很丰满，特别丰满；我记得这一点。嗯，我们去了那里，我们看着那些野人，我们骑马到处驰骋等等。然后——几乎是在我休假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呃，她走失了。我们骑马到其中一个讨厌的山脉上去，那天闷热得可怕，在午餐以后我们去睡了一觉。或者至少我是这么做了。她一定是去散步了，独自一个人去。无论如何，在我醒来的时候，她不在旁边。然后我见识过最吓人的雷阵雨就这样浇到我们头上。雨狂浇猛灌、又是怒吼又是闪电，马匹挣脱逃走了，而我想抓住它们的时候跌倒了，伤到我的膝盖，所以我几乎走不了路。但我还是到处找，大喊大叫又找个不停。但哪里都看不到她。然后我想她一定是自己回到招待所去了。所以我循来时路爬进山谷里。我的膝盖痛得要命，我又搞丢了我的索麻。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我在过了午夜以后才回到招待所。而她不在那里；她不在那里。”主任重复了一次。一阵沉默。“嗯，”他终于重新开口，“第二天展开了一场搜救行动。但我们找不到她。她一定掉进某处的小山沟了，或者被一只山狮吃掉了。福特才知道。无论如何，这很恐怖。那时候我非常难受。我敢说，超过应有的程度。因为说到底，这种意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且当然了，虽然组成细胞可能改变，但社会整体会延续下去。”不过这个睡眠教学中的慰藉，似乎并不是非常有效。他摇摇头，“实际上我有时候会梦到这件事，”主任继续低声说道：“梦到被隆隆雷声惊醒，发现她不见了，梦见我在树下一直不停地找她。”他陷入回忆的沉默之中。

“你一定受到了可怕的惊吓，”伯纳德几乎很嫉妒地说道。

听到他的声音，主任为之一惊，很有罪恶感地发现他身在何处。他瞥了伯纳德一眼，避开了视线，暗地里脸红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突如其来的疑心，再度注视着伯纳德，然后为他的尊严而发怒了，他说：“别以为我跟那女孩有任何不得体的关系。没有任何情绪化的、长期性的东西。这一切都完全健康而正常。”他把许可证交给伯纳德。“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用这个琐碎往事来烦你。”他气自己竟然道出这样可耻的秘密，就把气出在伯纳德身上。现在他眼中的神情明明白白带着恶意。“马克斯先生，我希望能借着这个机会说出来，”他继续说道，“收到关于你下班后行为的报告，我一点都不高兴。你可能说这不干我的事。但这确实干我的事。我必须考虑到这个中心的好名声。我的工人必须不受人怀疑，特别是那些处于最高阶层的人。阿尔法受到的制约，让他们不必有幼稚的情绪行为。但这样让他们更有理由付出特别的努力，来遵从规范。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像个孩子，甚至要违背他们的天性。所以说，马克斯先生，我给你公平的警告。”主任的声音在义愤中颤动着，这种义愤现在变得完全正直又无私——表现的是社会本身的不赞同。“如果我再听说有任何偏离合宜标准婴孩式礼仪的闪失，我就会要求把你调到次级中心去——最好是调到冰岛。祝你早安。”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一转，拿起钢笔，开始写字。

“那样就可以替他上一课，”他这样自忖。但他错了。因为伯纳德离开房间的时候得意扬扬，开心得很，在他猛然关上背后的门时，他想着他一个人对抗着世事的秩序，他酣醉地意识到自己独特的意义与重要性，为之兴高采烈。就连遭受迫害的想法也没让他惊恐气馁，他很振奋，而不是沮丧。他觉得自己强悍到足以面对并克服摩擦，强悍到甚至可以面对冰岛。而他自己没有一刻真心相信他会被叫去面对任何事，因此这份信心又更为增强。没有人会因为那种事情被调走，冰岛就只是个威胁而已，一个最刺激、最让人充满活力的威胁。沿着走廊前行的时候，他其实还吹着口哨呢。

他那天晚上把他跟制约中心主任的面谈讲得很英雄式。这段陈述的结尾如下："于是，我就叫他滚回那无底洞似的过往吧，然后就大步走出房间。事情就是这样。"他充满期待地注视着海姆霍兹·华生，等着他报以同情、鼓励与仰慕。但他没说一句话。海姆霍兹静静地坐着，盯着地板看。

海姆霍兹喜欢伯纳德，他很感激伯纳德，因为在他认识的人里，他只能跟伯纳德谈他觉得重要的主题。虽然如此，伯纳德身上有些东西是他所憎恨的。举例来说，这番吹嘘。还有与之交替的、突然迸发的难堪自怜。还有他这种讨厌的习惯：在事后才变得胆大包天，在没事时才有的那种最独特的镇定自若。他痛恨这些事——就因为他喜欢伯纳德才会恨。这几秒钟过去了。海姆霍兹继续盯着地板。然后突然之间，伯纳德脸红了，转向别处。

第三节

旅程相当平静。蓝色太平洋火箭号提早两分半到了新奥尔良，又因为德州上空的龙卷风耽误了四分钟，但在西经九十五度飞进顺向气流里，因此比预定时间慢了不到四十秒就在圣塔菲着陆。

“六个半小时的航程只慢了四十秒。还不坏。”列宁娜让步了。

他们在圣塔菲睡了一晚。旅馆棒极了——举例来说，比起去年夏天让列宁娜受苦受难的那间恐怖旅馆，奥罗拉波拉宫殿旅馆，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液态空气，电视机，震动真空按摩器，广播，煮沸的咖啡因溶液，热的避孕用具，而且每间卧室都有八种不同的香氛。合成音乐机在他们一走进大厅的时候就开始运作，他们想要的都有了。电梯里的一张告示宣布，旅馆里有六十座自动扶梯英式与美式壁球场，障碍高尔夫与电磁高尔夫都可以在公园里打。

“这听起来真是太美好了，”列宁娜喊道，“我简直希望我们可以待在这里。六十座自动扶梯壁球场……”

“在保留区不会有一座壁球场，”伯纳德警告她，“也没有香氛，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热水。如果你觉得你受不了，就留在这里等我回来。”

列宁娜觉得深受冒犯。“我当然可以忍受。我只是说这里很美妙，因为……呃，因为进步是美妙的，不是吗？”

“从十三岁到十七岁，每周一次，每次重复五百遍。”伯纳德疲倦地说，就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你说什么？”

“我说进步是美妙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必到保留区去，除非你真的想去。”

“但我真的想去啊。”

“那么很好。”伯纳德说道。这几乎是个威胁了。

他们的许可证需要保留区区长的签名，第二天早上他们很准时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一个正艾普西隆黑人门卫接过伯纳德的名片，他们几乎立刻就获准入内。

区长是个头型很短的金发负阿尔法，矮小、红皮肤，有张圆脸，还有宽阔的肩膀，以及雷鸣似的大嗓门，很能够适时吐出睡眠教学法的智慧小语。他有着源源不绝的无关信息与不请自来的良心建议。话匣子一开，他就说个不停，而且声若洪钟。

“……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划分成四个不同的次保留区，每一区周围都环绕着高压电网围墙。”

在这一刻，毫无理由地，伯纳德突然想起他忘记关上浴室里的古龙水水龙头，古龙水正大量流淌着。

“……供应的电流来自大峡谷水力发电站。”

“等到我回去的时候，我会损失一大笔钱。”伯纳德用想象之眼，看到了香水表指针一圈又一圈地爬着，就像蚂蚁一样不知疲惫。“得赶快打电话给海姆霍兹·华生。”

“……超过五千公里的围墙有六万伏特的电。”

“不会吧？”列宁娜礼貌地附和道。她一点儿都不懂区长在讲什么，只是从他戏剧性的停顿里接收到暗示，该她响应了。在区长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她悄悄吞下半克索麻，结果是她现在可以坐在那

里，态度平静地不去倾听，什么也不去想，只是用她蓝色的大眼睛牢牢盯着区长的脸，做出全神贯注的表情。

“碰触围墙会立刻致死，”区长严肃地说道，“没有可能逃出野人保留区。”

“逃跑”这个字眼具有暗示性。“或许，”伯纳德半欠起身，同时说道，“我们该考虑离开了。”那个小小的黑色指针正匆促地跑着，像只昆虫，在时间长流中小口啮咬，吞噬他的钱。

“没有可能逃出去的。”区长又讲了一次，挥挥手要他坐回椅子里。因为许可证还没经过区长签名，伯纳德别无选择，只能从命。“那些在保留区里出生的人——而且请记得，我亲爱的年轻女士，”他补上这句话，色迷迷地瞄着列宁娜，然后不怎么得体的耳语道，“记得哟，在保留区里，孩子们还是会被生出来，对，真正地生出来，那可能显得很恶心……”（他希望这样指涉到一桩可耻的主题，会让列宁娜脸红，但她只是带着故作聪明的微笑说道：“不会吧！”失望的区长再度开口。）“我重复一遍，那些生在保留区的人注定要死在那里。”

注定要死……每分钟流掉0.1公升的古龙水。一小时6公升。“或许，”伯纳德再接再厉，“我们应该……”

区长往前一靠，用他的食指轻敲桌面，“你问我有多少人住在保留区里，而我回答，”——兴高采烈地——“我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

“不会吧？”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千真万确。”

6乘以24——不，这会儿已经接近6乘以36了。伯纳德脸色苍白，不耐烦地颤抖着。但那雷鸣之声冷酷无情地继续。

“大约六万名印第安人与混血儿……彻底的野蛮人……我们的督察员偶尔会拜访……在其余状况下，他们跟文明世界彻底没有任何交流……仍然保有他们令人反感的习惯与风俗……婚姻，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我亲爱的年轻女士；家庭……没有制约……可怕的迷信……基督教跟图腾信仰，还有祖先崇拜……失传的语言，像是祖尼语、西班牙语跟阿萨帕斯卡尔语……美洲狮、豪猪跟其他凶猛的动物……传染病……教士……毒蜥蜴……”

“不会吧？”

到最后他们终于离开了。伯纳德冲向电话。快点快点，但他花了将近三分钟才跟海姆霍兹·华生通上话。“我们可能已经置身于野人之间了，”他抱怨道，“真他妈无能！”

“吃一克索麻吧。”列宁娜提议。

他拒绝了，宁愿保持他的愤怒。然而到了最后，感谢福特，他接通了，而且没错，对方是海姆霍兹，他对海姆霍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海姆霍兹则答应立刻去那里，立刻，而且关掉水龙头，没错，立刻就去，但他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伯纳德，制约中心主任昨天晚上在公开场合说了什么……

“什么？他在找人取代我的位置？”伯纳德的声音苦恼不已。“所以真的决定了？他有提到冰岛吗？你说他真的讲了？福特！冰岛……”他挂上话筒，然后转回去面对列宁娜。他的脸色苍白，表情全然沮丧。

“出了什么事？”她问道。

“什么事？”他沉重地跌坐到一张椅子上。“我要被送去冰岛了。”

他在过去常常纳闷地想，被迫经历（没有索麻，而且除了自己的内在资源以外没别的东西可以仰赖）某种重大试炼、某种痛苦、某种迫害，会是什么样子；他甚至渴望折磨。近在一周之前，在主任办公

室里，他曾经想象自己勇气十足地抗拒，一句话都不说就坚忍不拔地接受苦难。主任的威胁实际上让他兴奋，让他觉得自己比实际上更伟大。但就如同他现在所领悟到的，那是因为他没有很认真看待那些威胁，他本来并不相信会走到这一步，不相信制约中心主任会做出任何事情。现在看来那些威胁好像真的会实现，伯纳德惊恐不已。那种想象出来的坚忍，那种理论上的勇气，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对自己充满愤怒——好个蠢材——去对抗主任——不给他别的机会是多么不公平，他现在一点都不怀疑，他一直都打算争取另一个的机会。而冰岛，冰岛……

列宁娜摇摇头。“过去跟未来让我不适，”她引用这句老话，“我服下一克，然后就只有现在。”

最终她说服他吞下四颗索麻。五分钟后，现状的因与果都被彻底破坏了，属于现在的花朵，带着玫瑰色的希望绽开。门房带来的讯息宣布，依据区长的命令，一位保留区警卫驾着一辆直升机过来了，正在旅馆屋顶等候。他们立刻到了上面。一个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穿着伽马绿制服的人行了礼，然后开始背诵今天早上的行程。他们要鸟瞰十到十二个主要印第安村落，然后在熔岩区的山谷里降落吃午餐。那里的招待所很舒适，而村落里的野人可能正在庆祝他们的夏季节庆。那里会是打发夜晚时光的最佳场所。

他们在直升机里坐下，然后出发。十分钟后他们就穿越分离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了。上升又下降，越过结着盐或沙的沙漠，穿过森林，进入峡谷紫色的深渊，越过峭壁、山尖跟平坦如桌面的台地，围墙不断地前行，无可抗拒地盖成了直线，这是人类意图获胜的几何学象征。在围墙底部的某些地方，会有排列如马赛克的白骨，或者某个还没腐烂的黑色尸骨躺在黄褐色的地面，标示出在这个地方，有过鹿或小牛、美洲狮、豪猪或土狼，或者贪婪的红头美洲鹫，被腐肉的微弱

气味吸引过来，然后因果报应让它们触电而死，它们离那毁灭性的通电铁网太近了。

“它们从来学不会，”绿衣驾驶员一边说，一边往下指着他们下方地面上的骸骨，“而且永远不会学会。”他补上这句话，然后笑了出来，就好像他以某种方式达到个人的胜利，赢过那些受了电刑的动物。

伯纳德也笑了，服用两克索麻以后，基于某种理由，这个笑话似乎满好的。他笑完以后，几乎马上就陷入梦乡，然后一路睡过了陶斯跟塔苏奇，睡过了南贝、皮克利斯与波哈奇，睡过了席亚与柯奇地，睡过了拉古纳、阿柯玛与魔魅台地，睡过了祖尼、西波拉与欧荷卡利恩泰，然后终于醒过来，发现机器站在地面上，列宁娜拿着行李箱进入一个小小的四方形房子里，绿衣混血儿伽马正在对一个印第安青年讲些听不懂的话。

“熔岩区，”驾驶员在伯纳德下机时解释道，“这是招待所。今天下午在村子里有一场舞蹈会。他会带你们去那里。”他指向那个表情不悦的年轻野人，“我想会很好玩。”他咧嘴笑了，“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很好玩。”讲完这句话，他就爬进直升机里，发动了引擎，“明天再回来。还有记住，”他补上这句话要让列宁娜安心，“他们是完全驯服的，野人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伤害。他们对毒气弹有过足够的经验，知道他们绝对不能玩任何花招。”他还在大笑的时候，就发动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加速之后便飞走了。

第七章

这个石头山就像一艘船，在无风状态下停泊在一个有着黄色尘土的峡谷里。运河从陡峭的堤岸之间蜿蜒而过，而有一道绿色从倾斜的峭壁间贯穿而过，跨越了谷地——那是一条河跟河畔的田野。在那艘石船位于峡谷中央的船头，有一块形状完整清晰的光秃秃的岩石，看起来像是船的一部分，熔岩区的印第安村落就矗立在此。层层山岩一块叠着一块，每一层都比下面那一层小一些，高耸的房屋就像有台阶的、顶端却被切掉的金字塔，一路直升到蓝色的天空中。在它们脚下七零八落地分布着一些低矮的建筑物，墙体纵横交错。悬崖峭壁三面都朝向平原。几道烟柱垂直往上攀进无风的空气里，然后消失无踪。

“真古怪，”列宁娜说，“非常古怪。”是她表达谴责的常用语。“我不喜欢这个。我也不喜欢那个男人。”她指向那个印第安向导，他被指派来带他们往上爬，进入村落。她的感觉显然得到了回敬，当那男人走在他们前面的时候，光是他的背影就充满敌意，带着轻蔑之情。

“除此之外，”她压低声音，“他有体臭。”

伯纳德没有尝试否认这一点。他们继续走着。

突然之间，整个空气好像都活了过来，而且在跃动着，随着血液不知疲惫的奔流在跃动着。在上方的熔岩区里，有人在敲着鼓。他们的脚步随着那神秘心脏的节拍加快了步伐。脚下的路径带着他们走向那峭壁的底部。石头大船的侧面耸立在他们之上，船舷距离地面足有三百英尺。

“我真希望我们可以带着那架直升机来，”列宁娜说道，同时懊恼地抬头看着光秃秃的岩石表面，“我讨厌走路。尤其当你身处一座山丘的底部时，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他们在石头阴影下走了一段路，绕过一道突岩，然后在那里，在一个被水侵蚀出来的深谷里，有一条通往石船的阶梯。他们攀爬着。这是一条非常险峻的小径，在峡谷里左曲右拐，呈“之”字形延伸。有时候鼓声几乎听不到，其他时候却像是就在转角处。

在他们往上爬到一半的时候，一只老鹰飞掠过去，离他们如此之近，翅膀拍出来的风还冷冷地吹在他们脸上。在岩石的裂缝里，躺着一堆骨头。这全都古怪得让人产生压迫感，而那印第安人的体味变得越来越浓。他们终于从深谷里走出来，走进了完整的日照之中。石山顶端是一片平坦的石桌。

“就像查令T字塔。”这是列宁娜的评语。但这个发现没能让她享受太久的心安。一阵轻柔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响起，让他们转过身去。两个印第安人沿着小径跑了过来，他们从喉咙到肚脐都赤裸裸的，暗棕色的身体上面画着白色的线条（“就像铺柏油的网球场，”列宁娜以后会这么解释），他们的脸因为鲜红色、黑色与黄褐色的涂抹痕迹，变得不像人类。他们黑色的头发跟狐狸毛还有红色法兰绒编织在一起。火鸡羽毛斗篷在他们肩膀上飘动，蓬松巨大的羽毛冠冕俗丽地戴在他们头上。每走一步路，他们的银色手镯、沉重的骨头与绿松石珠项链就铿锵作响。他们一语不发地出现，穿着他们的鹿皮莫卡辛鞋悄然无声地奔跑。其中一个握着一只羽毛掸子，另一个人双手拿着三四条从远处看像粗绳索的东西。其中一条绳索不自在地扭动着，列宁娜这时突然看出它们是蛇。

男人们越靠越近，他们黑色的眼睛注视着她，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确认的信号，没有透露出最细微的一点信号，表示他们看到了她，或

者察觉到她的存在。扭动的蛇再度跟其他的蛇一样软趴趴地垂了下来。男人们走了过去。

“我不喜欢这样，”列宁娜说，“我不喜欢这样。”

她更不喜欢的是在村落入口等着她的东西。在那里他们的向导留下他们，自己进去里面听候指示。首先是泥土、一堆堆垃圾、灰尘、狗，还有苍蝇。她的脸皱起来，充满了厌恶之情。她掏出手帕遮住鼻子。

“他们怎么能像这样过日子啊？”她用一种义愤填膺到不敢置信的声音嚷道。（这不可能。）

伯纳德以哲人的姿态耸耸肩。“无论如何，”他说，“过去五六千年他们一直是这样过的。所以我想现在他们一定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整洁的重要性仅次于遵从福特教诲啊，”她固执地说。

“对，文明就是消毒杀菌，”伯纳德继续说下去，以一种讽刺的语调为睡眠教学基本卫生第二课作结，“但这些人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的福特，他们并不文明。所以根本没必要去……”

“喔！”她紧抓住他的手臂，“你看。”

一个几乎赤裸的印第安人，非常缓慢地从隔壁房屋的二楼阳台爬着梯子下来——一级跟着一级，带着耄耋之人那种颤巍巍的小心翼翼。他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又黑黑的，像是黑曜石做的面具。没有牙齿的嘴已经凹陷。在嘴角跟下巴的两侧，有几根长长的胡须，在黑色皮肤衬托下几乎闪烁着白光。没有编成辫子的灰白的长发，垂在他的脸旁。他的身体弯曲着，而且瘦到见骨，几乎没有肉了。他非常缓慢地下来，每下一级都停顿一下，才冒险再多踏一步。

“他怎么了？”列宁娜悄悄说道。她的眼睛恐惧惊讶地睁大了。

“他老了，就只是这样。”伯纳德尽他所能轻描淡写地回答。他自己也很震惊，但他努力表现得无动于衷。

“老？”她重复了一次。“但是主任就老了，有很多人也都老了，他们并不像那个样子。”

“那是因为我们不让他们变成那样。我们保护他们免于疾病侵袭。我们以人为方式平衡他们的内分泌，保持在青春的均衡状态。我们不让他们的镁钙比例降到三十岁以下的水平。我们替他们输送年轻的血液。我们固定促进他们的新陈代谢。所以，他们当然看起来不像那样。还有一部分，”他补充说明，“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早在到达这些老家伙的年纪以前就死了。几乎保持青春直到六十岁，然后喀的一声！就结束了。”

不过列宁娜没有在听。她注视着那个老人。他很慢、很慢地往下爬。他的脚碰到了地面。他转过身，他的眼睛在深深凹陷的眼窝里，仍然异常闪亮。那双眼睛毫无表情地注视她良久，眼中没有讶异，就好像她根本不在那里似的。缓缓地，这个驼背的老人蹒跚地经过他们身边，然后离去。

“但这样很恐怖，”列宁娜低语道，“这好可怕。我们不该来这里的。”她寻找口袋里的索麻——结果发现，因为前所未有的疏忽，她把那个瓶子留在下面的招待所里了。伯纳德的口袋也是空的。

列宁娜只得孤立无援地面对熔岩区的恐怖状况。这些恐怖景象一件接一件地涌向她。两个年轻女子给婴儿喂奶的奇观让她脸红，于是把脸转开了。她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庄重的场面。而让状况更糟的是，伯纳德不但没有忽视这一幕，还公开评论这个令人反感的胎生现象。现在索麻的效果消退了，伯纳德对自己早上在旅馆里表现出的软弱感到羞耻，于是刻意要表现得自己很坚强又不羁。

“多么美妙亲密的关系啊，”他这么说，刻意要惊世骇俗，“而且这样必定会升华出多么强烈的感情！我常常想到，一个人没有当过母亲可能会错失某种东西。或许你没做过母亲，就真的错过了某种东西，列宁娜。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有个你自己的孩子……”

“伯纳德！你怎么能这样？”一个眼睛发炎还有某种皮肤病的老妇人经过，让她的注意力从她的义愤上面转开了。

“咱们走吧，”她恳求着，“我不喜欢这样。”

但在此时，他们的向导回来了，而且招手要他们跟上，带路沿着房屋之间的狭窄街道走过去。

他们绕过一个转角。一条死狗躺在一个垃圾堆上，一个甲状腺肿大的女人正在一个小女孩头发里找虱子。他们的向导在一道梯子底部停下来，垂直地举起他的手，然后向水平方向一挥。他们照着他无声的命令做——爬上梯子，然后走进一个狭长的房间，里面很阴暗，而且有烟味、烹饪的油腻味道，以及穿了很久没洗的衣服臭味。在房间的另一头，有另外一个门，穿过这道门出现了阳光和噪音，那是响亮而且很近的鼓声他们跨过门槛，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宽广的阳台上。在他们底下，被包围在那些高耸屋子中间的，就是村庄的广场，挤满了印第安人。色彩明亮的毯子，黑发上的羽毛，还有在热气下闪闪发亮的暗色皮肤。列宁娜再度把她的手帕搁到鼻子前面。在广场中央的空地上，有两个用石头和夯实的黏土造的平台——显然是地下室的屋顶，因为在每个平台中央都有个开口，一架梯子从下面的黑暗中冒出来。来自地下的笛声，几乎淹没在无休无止、持续响亮的鼓声里。

列宁娜喜欢那些鼓声。她闭上眼睛，让自己尽情沉浸在它们轻柔重复的咚咚声中，容许那声音越来越完全地侵入她的意识，直到最后世界上什么都不剩了，只有那一个声音的深沉搏动。这让她安心地想

起团结礼拜，还有福特日庆祝活动中的合成噪音。“狂欢——解放。”她对自己低语道。这些鼓声敲出的就是同样的节奏。

突然响起一阵让人震惊的歌声——几百个男人，在几个长音后归于沉默，接着雷鸣般的鼓声也归于沉默。然后，在一种马嘶般的高音里，女人们发出尖厉的回应。然后鼓声又响起了，男人们低沉野蛮地肯定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古怪——对。这个地方很古怪，音乐也怪，衣服、甲状腺肿大、皮肤病，还有那些老人也怪。但这表演本身——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古怪的地方。

“这让我想起某个低阶层社群的诗歌吟唱大会。”她这样告诉伯纳德。

但稍过一会儿以后，这表演让她想起的远非那种毫无害处的社会活动。因为从那些地下房间里突然蜂拥而出的，是一支恐怖的怪物大军。他们戴着可怕的面具，或者涂上了油彩，遮着所有与人类相近之处，在广场周围大步踩出一种奇怪的瘸腿舞，绕了一圈又一圈，跳的时候还一边唱歌，绕啊绕的——每次都稍微加快一点点。然后鼓声改变了，加快了它们的节奏，因此在耳朵里变成像是发烧时的搏动。人群开始跟舞者们一起歌唱，声音越来越大，起初一个女人开始尖叫，然后另一个也尖叫了，接着又是一个，就好像有人正在杀害她们似的。接着带头的舞者突然从队伍里冲出来，奔向一个矗立在广场一头的大木柜，掀起盖子，拉出一对黑蛇。一声巨大的呐喊从人群中扬起，其他所有舞者都双手大张奔向那个人。他把蛇甩到第一批来到的人身上，然后伸手到柜子里去拿更多蛇。越来越多的黑蛇、棕蛇与花斑蛇——他都甩了出来。然后舞蹈以一种不同的节奏再度开始。他们带着他们的蛇，一圈又一圈地跳着，像蛇一样，膝盖跟髋部柔和地扭动着。一圈又一圈。然后带头者打出一个信号，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蛇都被抛向广场中央。一个老人从地下出来，把玉米粉撒在它们身

上，而从另外一个地窖口来了一个女人，用一个黑罐子里的水浇在它们身上。然后老人举起他的手，四周陷入一片寂静，让人不安。鼓声停了，生命似乎来到了终点。老人指向通往地下的两个洞口。然后慢慢地，像是被无形的手从下方举起，从一边洞口冒出一只画出来的老鹰图像，另一边洞口则是一个男人的图像，他赤裸裸的，被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它们悬在那里，似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在注视着众人。老人双手一拍，有个大约18岁的小伙子从人群里走出来，除了一条白色腰布以外全身赤裸，站在老人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低着头。老人在他身上画了个十字记号，然后转开身体。小伙子慢慢地绕着扭动的蛇堆步行。他走完第一圈，第二圈走到一半的时候，舞者之中有个高大的男人戴着土狼的面具，手中握着一根编成辫子状的皮鞭，朝着他走近。小伙子继续走着，就像是没察觉到另一个人存在似的。土狼男子扬起鞭子，呼啸着抽打在皮肉上，发出响亮的声音。男孩的身体颤抖着，但他没有出声，继续用同样缓慢而稳定的步调走着。土狼又挥鞭了，然后再挥鞭，起初每次出击都引起群众的一声惊喘，后来就变成一种低沉的呻吟。小伙子走着。他走了两圈，三圈，四圈。血在流淌。第五圈，第六圈。突然间列宁娜用双手盖住她的脸，开始啜泣。“喔，阻止他们，阻止他们！”她哀求着。但鞭子无情地一再落下。第七圈。然后突如其来的，小伙子步伐摇晃了，还是一声不吭，只是脸朝下扑倒在地。老人弯腰俯视着他，用一根长长的白色羽毛触碰他的背，举起来让众人看羽毛被染上了绯红色，然后朝着蛇堆甩了三次。有几滴血落下，然后突然间鼓声再度响起，变成一阵惊慌急促的旋律，人们大声叫喊。舞者们冲上前去，拾起那些蛇，奔出广场之外。男人、女人、孩童，所有群众跟着他们奔出去。一分钟后，广场就空了，只有那小伙子留在那里，脸朝下趴在他跌倒之处，动都不动。三个老女人从其中一间屋子里走出来，有些吃力地扶起他，把他搀进了屋子。老鹰跟十字架上的男人，继续守卫了空村子一段时间，然后，就好像他们已经看够了似的，缓慢地从沉入地下，消失不见了。

列宁娜还在啜泣。“太可怕了，”她一直重复着，而伯纳德所有的安慰都无济于事。“太可怕了！那些血！”她打着冷战，“喔，我真希望我带着索麻。”

里面的房间中传来一阵脚步声。

列宁娜没有动，只是坐着用手遮住脸，什么都不看。只有伯纳德转身了。

那个走上平台的年轻人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但他编成辫子的头发却是稻草色的，眼睛是淡蓝色的，看得出他的皮肤是白皮肤，只是晒成了古铜色。

“你们好，早安，”这个陌生人说道，讲了一口完美无缺却古怪的英语，“你们是文明人，不是吗？你们来自‘异地’，来自保留区之外？”

“你是谁？”伯纳德震惊地开口了。

年轻男子叹息着摇摇头。“一位最不幸的绅士[1]。”随后，他指向广场中央的血迹，“你看到那该死的血迹[2]了吗？”他用充满感情的颤抖声音问道。

“一克索麻胜过一声咒骂，”双手掩面的列宁娜机械式地说出这句话，“我真希望我有带着索麻。”

“我本来应该在那里，”年轻男子继续说道。“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做牺牲品？我会有办法绕上10圈，12圈，15圈。帕娄希提瓦只能走7圈。他们本来可以从我身上取得两倍多的血。把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3]。”他双臂往外一挥，做出一个形容海量的手势，然后绝望地让那双手再度落下。“但他们不肯让我做。他们不喜欢我，就为了我的肤色。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如此。”年轻男子泪盈于睫，他羞愧地转过身去。

震惊让列宁娜忘记她没有索麻。她露出她的脸孔，第一次注视着那个陌生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被那根鞭子打吗？”

那年轻人仍旧闪避着她，但做出一个肯定的表示。“为了村落的缘故——让雨落下，让玉米生长。还有取悦普空与耶稣。然后，是为了显示我可以忍受痛苦而不叫出声来。对，”他的声音突然响亮起来，他转过来，肩膀骄傲地一挺，下巴桀骜不驯地一扬，“为了显示出我是个男人……喔！”他倒抽一口气，然后沉默了，目瞪口呆。他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孩子的脸颊不是巧克力色或者狗皮色，她的头发是红褐色，呈波浪状，而她的表情（多么新奇！）带着亲切和善意。列宁娜在对他微笑，她正在想，这样好看的男孩，还有个真正漂亮的身体。血液涌上这年轻人的脸，他垂下眼睛，等过一会儿抬起眼睛时，发现她仍然在对他微笑，这微笑这样让他倾倒，以至于他必须转开身体，假装非常专注地看着广场另一边的某样东西。

伯纳德的问题分散了这年轻男子的注意力。他是谁？怎么来到这儿的？什么时候来的？从哪里来？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伯纳德的脸（因为他如此热切地渴望看到列宁娜微笑，以至于不敢望向她），试着要说明他自己的情况。琳达跟他——琳达是他母亲（这个字眼让列宁娜看起来很不安）——在保留区里是外人。琳达是很久以前从“异地”来的，早在他出生以前，跟一个是他生父的人来到这里。（伯纳德竖起了耳朵。）她独自在那边的山脉里散步，朝着北方走，却从一个陡峭的地方摔下去，撞伤了头。（“继续说，继续说，”伯纳德兴奋地说道。）几个来自熔岩区的猎人找到她，把她带到村落里。至于那个是他生父的男人，琳达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托马金。（对，“托马斯”是制约中心主任的名字。）他必定是飞走了，回到异地去，没带着她就走了——一个坏心、奸诈、无常的男人。

“所以我就出生在熔岩区，”他作了结论，“在熔岩区。”他摇摇头。

那栋位于印第安村落边缘的小屋脏成什么样了！

一片布满尘土与垃圾的空地，把小屋跟村落隔离开来。两只饿得发慌的狗下流地闻着小屋门口的垃圾。他们走进这个阴暗的房间，里面发出臭味，苍蝇嗡嗡地飞着。

“琳达！”年轻男子喊道。

从内层房间里，有个相当粗哑的女声说道：“来啦。”

他们等待着。地板上的碗里有着一餐剩饭——或许是许多餐的剩饭。

门打开了。一个异常矮胖的金发女子踏过门槛，张着嘴难以置信地注视着这两个陌生人。列宁娜厌恶地注意到她的两颗门牙不见了。而剩下的那些牙齿颜色……她打起冷战。她比那老人还要糟糕。这么肥胖，满脸皱纹，皮肉松弛。她下垂的脸颊布满紫色的斑块。她的鼻子上全是红色的血管，双眼充血通红。还有她的脖子——那是什么脖子啊！还有她盖在头上的那条毯子——破烂又肮脏。在那棕色布袋形状的连身裙底下，那对硕大无比的乳房，鼓突的肚腹，还有屁股，喔，比那老人更糟，更糟得多！而突然间这个家伙冒出一串滔滔不绝的话，展开双臂冲向她，然后——福特啊！福特！这实在太令人反感了，在别的时刻她会吐出来的——把她压到那鼓起的地方，压到胸脯上，还开始亲吻她。福特！亲吻，满是口水，味道这么恐怖，显然从来没洗过澡，而且就是散发出放进德尔塔与艾普西隆瓶子里那种恐怖玩意儿的恶臭（不，关于伯纳德的传说不是真的），肯定有酒精的臭味。她尽可能迅速地挣脱开来。

一张抽泣着的扭曲脸孔直接面对着她，那老女人在哭泣。

“喔，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滔滔不绝的话语在啜泣中流泻出来。“如果你知道我有多高兴——过了这些年以后，终于见到一张文明人的脸孔。对，还有人文明的衣服。因为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看到一块真正的醋酸纤维丝了。”她用手指触碰着列宁娜的衬衫袖子，她的指

甲是黑的。“还有那些可爱的黏胶纤维天鹅绒短裤！亲爱的，你知道吗，我还留着我的旧衣服，我进来这里时穿的衣服，收在一个箱子里，以后我会让你看看那些衣服。不过当然啦，醋酸纤维变得都是洞了。不过那样可爱的白色避孕皮带——虽然我必须说，你的绿色摩洛哥皮带要更可爱些。我那条避孕皮带给我带来了多少好处。”她的眼泪再度开始流淌，“我想约翰告诉过你们了，我必须承受这些苦难——而且弄不到一克索麻。只能偶尔来一杯龙舌兰酒，以前波佩会带来。波佩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男孩。但龙舌兰酒事后会让你感觉糟得不得了，真的会，你会被酒里的仙人掌弄得想吐。除此之外，龙舌兰酒总是会在第二天让那种恐怖的羞耻感变得更糟。而我真的觉得羞愧。光想想看就知道了：我，一个贝塔——生了个孩子，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身上。”（光是这种建议就让列宁娜打冷战。）“虽然这不是我的错，我发誓，因为我还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做了所有的马尔萨斯训练——你知道的，一、二、三、四，都做了，按照顺序，我发誓，但这种事还是发生了，当然了，这里没有任何类似堕胎中心的东西。顺便问一句，堕胎中心还在切尔西吗？”她问道。列宁娜点点头。“而且星期二跟星期五还是会开泛光灯？”列宁娜再度点头。“那美妙的粉红色玻璃塔啊！”可怜的琳达抬起她的脸，闭上眼睛，心醉神迷地想着记忆中的明亮影像。“还有晚上的泰晤士河，”她轻声说道。大滴的泪水慢慢地从她紧闭着的眼皮后面渗出来。“还有在晚上从史托克波吉思飞回去。然后洗个热水澡，还有真空震动按摩……而这里……”她深吸一口气，摇摇头，再度睁开眼睛，吸溜一两下鼻子，然后用手指擤了鼻涕，抹在她那件连身裙的裙摆上。“喔，我真是抱歉，”为了回应列宁娜不由自主露出的厌恶表情，她这么说道。“我不该那样做的。我很抱歉。但在没有任何手帕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我记得以前这样让我很难过，那么多尘土，什么都没有消毒。他们当初把我带回这里时，我头上有个可怕的伤口。你无法想象他们用什么盖住伤口。脏东西，都是脏东西。‘文明就是消毒，’我以前会跟他们这

样说。还有‘从链球菌G到班伯里，看到好浴室与盥洗间。’就好像他们还是孩子。但当然了，他们不懂。他们怎么会懂？到最后，我想我习惯了。而且无论如何，在没有热水供应的时候，你怎么能让东西保持干净呢？再看看这些衣服，这丑陋的羊毛不像醋酸纤维。羊毛会一直用下去。如果它破了，你就该去缝补它。但我是个贝塔，我在受精室里工作，没有人教过我怎么做那种事，那不是我的事。此外，以前缝补衣服是绝对不正确的做法。衣服上面有洞了就丢掉买新的。‘更多缝补，更少财富。’不是吗？缝补是反社会的。但在这里一切都不一样。就像跟疯子一起生活。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疯了。”她环顾四周，看到约翰跟伯纳德离开了她们，在屋外的尘土跟垃圾之间走来走去，但她还是像讲秘密似地压低声音，靠了过去——列宁娜则身体一僵往后缩——近到她呼出来的那种胚胎毒药的臭气，都让列宁娜脸颊上的汗毛抖动起来了。“举例来说，”她用粗哑的声音低语道，“他们在这里彼此拥有的方式。我告诉你，疯了，彻底疯了。每个人之间彼此相属——不是吗？不是吗？”她坚持追问，同时一边扯着列宁娜的袖子。列宁娜点了点她扭向别处的头，呼出她一直屏住的气，然后设法再吸一口相对来说没受污染的空气。“唔，在这里，”那女人继续说道，“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人。而如果你照着正常方式还拥有别人，其他人就认为你很邪恶又反社会。他们恨你又鄙视你。有一次一大堆女人来大吵大闹，因为她们的男人来见我。啊，为什么他们不能来呢？然后她们就冲向我……不，那太恐怖了。我不能告诉你那件事。”琳达用双手盖住脸颤抖着。“她们真是可恨，这里的女人啊。疯狂、疯狂又残酷。而且当然了，她们根本对马尔萨斯训练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瓶子，或者离瓶，或者任何那类的事。所以她们随时都在生小孩——像狗一样。这太恶心了。再想想我……喔，福特，福特，福特啊！然而约翰对我来说是一大安慰。我不知道要是少了他我该怎么办。不过每次有男人来他都会变得这么生气，从小时候就这样了。有一次（不过那时他已经长大了）他想要杀死可怜的威胡希瓦——还是波佩啊？——就只因为

我以前有时候会和他们在一起。因为我从来无法让他了解文明人该做什么。我相信发疯是会传染的。无论如何，约翰似乎是从印第安人那里染上的。因为，当然了，他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虽然他们总是对他这么恶劣，不让他做所有其他男孩做的事情。在某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这让我比较容易稍微制约他一下。虽然你根本不知道这样有多难。有好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知道那些不是我的分内事。我的意思是，当一个孩子问你一架直升机怎么运作的，或者谁造出这个世界——唔，如果你是个贝塔，一直都在受精室里工作，你要回答什么？你要回答什么？”

【注释】

[1] 《维洛纳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ona），第五幕第四场。约翰经常引用他熟读的莎剧台词，本书中大部分使用的是方平的译文，但少数时候为了配合小说本身的脉络会另行翻译。

[2] “该死的血迹”出自《麦克白》（Macbeth），第五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3] 这句话出自莎剧《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麦克白的台词：“不，倒是我这只手要叫大海变色，把万顷碧波染成血红的一片。”

第八章

在外面，在尘土与垃圾之间（现在有四条狗了），伯纳德与约翰慢慢地来回踱步。

“对我来说很难明白，”伯纳德正在说话，“很难想象。就好像我们住在不同的星球上，活在不同的世纪。一位母亲，还有肮脏的一切，还有众神，还有疾病……”他摇摇头。“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我永远不会懂，除非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解释这个。”他指向印第安村落，“那个。”指向坐落在村外的小房子，“每一件事。你的整个人生。”

“但是有什么好说的呢？”

“从头说起。尽可能回忆你能想起来的。”

“尽可能回忆我能想起来的。”约翰皱起眉头。有一阵漫长的沉默。

天气非常热。他们吃了一大堆玉米饼跟甜玉米。琳达说：“过来躺下，宝贝。”他们一起躺在大床上。“唱歌，”然后琳达唱了。唱着“从链球菌G到班伯里”还有“拜拜，班廷宝贝，很快你就要离瓶了。”她的歌声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

他被噪音惊醒了。一个男人在对琳达说些什么，琳达在笑。她先前把毯子拉高到她的下巴，但那男人又再度把毯子拉下来。他的头发

就像两条黑色绳索，他的手臂上有个漂亮的银色臂镯，上面还嵌着蓝色的石头。他喜欢那个臂镯，但他还是很害怕，他把脸藏在琳达身后。琳达把手放在他身上，他就觉得安全些了。琳达对那个男人说着他听不懂的话："约翰在这里就不行。"那男人注视着他，然后又去看着琳达，用轻柔的声音说了几个字。琳达说："不要。"但那个男人弯腰到床上朝着他去，他的脸很大、很恐怖，黑绳索般的头发碰到了毯子。"不要，"琳达再说了一次，他感觉到她的手捏他捏得更紧了。"不要，不要！"但那个男人抓住他的一只手臂，这样很痛。他尖叫出声。男人拉起他的另一只手，把他举起来。琳达仍然抱着他，仍然在说："不行，不行。"男人说了句简短而愤怒的话，然后她的双手突然就放开了。"琳达，琳达，"他踢打扭动着，但男人把他带到门边去，打开了门，把他放在另一个房间中央的地板上，然后就走开了，把他背后的门锁上。他起身奔向那道门，踮着脚尖，刚好能够摸到大大的木头门闩，他举起门闩来推门；但门就是不开。"琳达！"他大喊。她没有回答。

他记得一个很大的房间，光线相当阴暗，那里有些大大的木制架子，上面系着绳索，一大堆女人站在那些东西周围——琳达说，是在做毯子。琳达叫他跟其他孩子坐在角落里，她自己过去帮助那些女人。他跟那些小男孩玩了很久。突然间人群开始非常大声地说话，有些女人把琳达推开，琳达则在哭。她走向门，他跑过去追上她。他问她，她们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弄坏了东西。"她说道。然后她也生起气来。"我怎么会知道要怎么做她们那种野蛮的编织？"她说，"可恶的野人。"他问她野人是什么意思。在他们回到他们的屋子时，波佩正在门口等着，他跟着他们一起进去。他有装满一个大葫芦，看起来像是水的东西，只是那不是水，而是某种有可怕味道，会烧你的嘴巴、让你咳嗽的东西。琳达喝了一些，然后波佩也喝了一些，接着琳达就一直笑，还很大声讲话。然后她跟波佩进了另一个房间。波佩离开的时候，他走进那个房间。琳达在床上，睡得很熟，他都叫不醒她。

波佩以前常过来。他说葫芦里的东西叫作龙舌兰酒，但琳达说那应该被叫作索麻，只是那种东西事后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他痛恨波佩。他痛恨他们所有人——所有来见琳达的男人。有一天下午，他在跟别的孩子玩的时候——他记得那天很冷，而且山上有雪——他回到屋子去，听到卧室里有愤怒的声音。那是女人们的声音，她们说的字眼是他不懂的，但他知道那些话很可怕。接着突然之间，轰隆！某个东西被弄倒了，他听到有人迅速地移动，接着就是另一声巨响，然后是像打一匹骡子的声音，只是被打的东西不是瘦到只有骨头。接着琳达尖叫道："噢，不要，不要，不要！"她这么说。他冲进去。有三个披着暗色毯子的女人。琳达在床上。其中一个女人握着她的双手手腕。另一个人压在她腿上，这样她就不能踢人。第三个女人用一根鞭子打她。一下、两下、三下，每下琳达都会尖叫。他哭着拉住那女人的毯子边缘，"拜托，拜托。"她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挡开他。鞭子再度落下，琳达再度尖叫。他用自己的双手抓住那女人棕色的大手，然后用全力咬下去。她叫出声来，手一扭挣脱开来，然后用力推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趁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她用鞭子打了他三下。那种痛超过他感受过的任何东西——就像火一样。鞭子再度呼啸着，然后落下。但这回是琳达在尖叫。

"她们为什么想要伤害你呢，琳达？"他那天晚上问道。他在哭，因为鞭子落在他背上的红印还是痛得可怕。但他哭也是因为人这么可恶又不公平，因为他只是个小男孩，不能做任何事来对抗他们。琳达也在哭。她是大人了，但她也没有大到足以抵抗她们三个。这对她来说也不公平。

"为什么她们要伤害你，琳达？"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要听到她说什么很困难，因为她趴着，而她的脸埋在枕头里。"她们说那些男人是她们的男人，"她接着说道，而她似乎根本不是在跟他说话，她似乎是在跟她体内的某个人

讲话。她说了很久，但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到最后，她哭得比先前还要大声。

“噢，不要哭，琳达，不要哭。”

他靠过去贴在她身上。他用手臂环抱她的脖子。琳达哭喊出来。“喔，小心点。我的肩膀！喔！”她把他推开，推得很用力。他的头撞到了墙壁。“小白痴！”她吼道。然后，突如其来地，她开始掌掴他。一巴掌，然后又是一巴掌……

“琳达，”他哭喊出来。“喔，母亲，别这样！”

“我不是你母亲，我不会是你母亲。”

“可是琳达……喔！”她一巴掌打到他脸颊上。

“我变成野人了，”她喊道，“像动物一样生了幼崽……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可能早就去了督察员那边，我可能早就走了。可是带着婴儿就不行。那样太可耻了。”

他眼看她又要再打他，就举起手臂护住他的脸。“喔，不要，琳达，拜托不要。”

“小野种！”她拉下他的手臂，他的脸毫无遮蔽。

“不要，琳达。”他闭上双眼，预期着将来的一击。

但她没有打他。过了片刻，他再度睁开眼睛，看到她正在注视他。他试图对她微笑。突然间她用双臂环抱住他，然后一次又一次地亲吻他。

有时候，一连好几天，琳达根本都不起床。她躺在床上，心情哀伤。偶尔在别的时候，她会喝波佩带来的东西，笑得很厉害，然后再去睡觉。有时候她会生病。她常常忘记替他洗澡，而且除了冷玉米饼

以外什么都没得吃。他记得她第一次在他头发里发现那些小虫子的时候，她怎么样一直尖叫、一直尖叫。

最快乐的时光是她跟他讲起异地的时候。

“真的可以飞来飞去，你想飞的时候就飞？”

“你想飞的时候就飞。”她告诉他那些从一个箱子里跑出来的美妙音乐，还有那些好玩的娱乐，可以吃喝的美味食物，你一压墙上的一个小玩意就会出现的光，你不只可以看到，还可以听到、感觉到跟闻到的图画，跟另外一种制造好闻香气的盒子，像山一样高的粉红色、绿色、蓝色与银色的房子，每个人都很快乐，没有人伤心或者愤怒，而且每个人都属于别的人，还有某些盒子，你可以从中看到、听到世界另一边发生什么事，还有装在可爱干净瓶子里的婴儿——一切都这么干净，没有臭味，没有肮脏——人绝对不会孤独，会生活在一起，惬意幸福得就像在熔岩区的夏季舞会上一样，不过更快乐些，而且那种幸福快乐每天都在，每天……他每小时都在听着。而有时候，在他跟其他孩子玩太多玩累了的时候，村庄里的其中一个老人就会跟他们说话，用别种语言，讲起伟大的世界改革者，还有“右手”与“左手”之间、“湿”与“干”之间漫长的战斗；讲起阿翁那维罗纳，这位神祇在夜间思索造成一片大雾，然后又让整个世界脱离了这片雾；讲起地母与天父；讲起阿黑尤塔与马塞烈玛，战争与机运的双生神；讲起耶稣与普空；讲起玛丽与埃萨那特列希，这个女人让自己再度回春；讲起拉古纳的黑石、巨鹰，还有阿柯玛圣母。这些奇异的故事，用他半懂不懂的另一种语言讲出来，听起来更加神奇。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到天国、伦敦跟阿柯玛圣母，还有一排一排装在干净瓶子里的婴儿，飞上天的耶稣，飞上天的琳达，还有世界孵化中心伟大的主任与阿翁那维罗纳。

一大堆男人来见琳达。男孩们开始对他指指点点。他们用另外那种奇怪的语言说琳达很坏，他们用难听话咒骂她，他听不懂，却知道

那是难听话。有一天他们唱起一首关于她的歌，唱了一次又一次。他对他们扔石头，他们也回扔他，有颗尖锐的石头割伤他的脸颊。血止不住，他满脸是血。

琳达教他阅读。她用一块木炭在墙上画画——坐着的动物，瓶子里的婴儿，然后她写下字母。猫在垫子上，孩子在锅里。他学得很快很容易。在他知道怎么读她写在墙上的所有字词以后，琳达打开她的大木箱，从她从来不穿的古怪小号红色长裤底下拉出一本薄薄的小书。他以前常常看到那本书。“等你长大一点，”她说过，“你就可以读这本书。”唔，现在他够大了。他很骄傲。“恐怕你不会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她说，“不过我就只有这个。”她叹了口气。“要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以前在伦敦的那种可爱的阅读机器就好了！”他开始阅读。《胚胎的化学与细菌学制约，胚胎储存室贝塔工人实用指南》。光是读标题他就花了十五分钟。“讨厌，讨厌的书！”他说道，然后开始哭。

男孩子们还是唱着他们那首关于琳达的恐怖歌曲。有时候他们也嘲笑他穿得这么破烂。当他衣服扯破的时候，琳达不知道要怎么缝补。她告诉他，在异地，大家会把有洞的衣服扔掉，领取新衣服。

“烂布头，烂布头！”男生们习惯这样对他大叫。“但是我能阅读，”他暗自想着，“他们却不能。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阅读。”如果他努力去想阅读的事，假装不在意他们怎么取笑他就相当容易。他要琳达再给他那本书。

越多男生对他指指点点、唱那些不好的歌，他就读得越努力。很快他就可以把所有的字读得相当好了。就连最长的字也是。但那些字是什么意思？他问琳达，但就连她能回答的时候，答案似乎也没把意思解释得很清楚，而通常她根本无法回答。

“什么是化学物质？”他会这么问。

“喔，像是镁盐之类的东西，还有让德尔塔与艾普西隆又小又退化的酒精，还有给骨头用的碳酸钙，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可是琳达，你要怎么做化学物质？那些东西从哪来的？”

“唔，我不知道。你是从瓶子里拿到的。瓶子空了的时候，你就去化学储藏室要更多过来。我想，是那些化学储藏室的人在制造化学物质，要不然他们就是派人去工厂拿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与化学相关的事。我的工作一直都跟胚胎有关。”

他问的任何事结果都一样。琳达似乎从来就不知道。村落里的老人给出的答案准确多了。

“男人跟所有生物的种子，太阳的种子跟土地的种子，还有天空的种子——全都是阿翁那维罗纳从成长之雾里制造出来的。现在世界有四个子宫，他把种子种在四个子宫里最低的一个中，然后种子逐渐开始成长……”

有一天（根据约翰后来的推算，那一定是在他第十二个生日之后不久）他回到家里，发现一本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书放在卧室地板上。那是一本厚书，看起来非常旧了。封皮被老鼠咬掉了，有些书页掉了，纸张皱皱的。他拿起这本书，看着扉页，这本书叫作《威廉·莎士比亚全集》。

琳达躺在床上，从一个杯子里啜饮着有着恐怖臭味的龙舌兰酒。“波佩带来的，”她说道。她的声音很浑浊粗哑，像是别人的声音。“那本书摆在羚羊地洞的某个柜子里。应该在那里好几百年了。我想这说法是真的，因为我看那本书里面似乎充满了胡言乱语。不文明。不过对你来说，用来继续练习阅读是够好了。”她喝了最后一口，把杯子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转向侧边，打了一两次嗝，然后就睡了。

他随意打开那本书的一页。

对，只会生活在
龌龊床铺的臭汗里面，
泡在腐烂当中，卿卿我我
在污秽的猪栏里……[1]

这些奇特的字眼滚进他的心里，隆隆作响，就像会说话的雷声；就像夏季舞蹈会上的鼓声——要是那些鼓会说话的话；就像唱着《玉米歌》的男人们，那么美、那么美，让你哭了出来；就像老米特西马说出魔法咒语，透过他的羽毛、他那有雕饰的拐杖，还有他的一块块骨头与石头——kiathla tsilu silokwe.Kiai silu silu,tsithl——但比米特西马的魔法更棒，因为它的更有意义，因为它在对他说话，说得很神奇，却只能懂得一半，一种美得恐怖的魔法，讲的是关于琳达的事，关于琳达躺在那里打鼾，床旁边的地板上摆着空杯，关于琳达与波佩，琳达与波佩。

他越来越恨波佩。一个男人可以表面上不停地微笑，骨子里却还是个恶棍。无情、阴险、好色、变态的恶棍。[2]那些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一知半解。但这些词汇的魔法很强大，继续在他脑袋里隆隆作响，不知怎么的，这就好像他以前从没有真正恨过波佩。没有真正憎恨过，是因为他从未能够说出他到底有多恨波佩。不过现在他有这些词汇了，这些词汇就像鼓声、歌声与魔法。这些词汇很奇特，它们都是从奇特的故事里出来的（他没办法搞懂那些故事，但那故事很神奇，就是很神奇）——它们给他一个理由去憎恨波佩，而它们让他的憎恨变得更真实，它们甚至让波佩本人也变得更真实了。

有一天，他在外头玩完进屋去，内室的门开着，他看到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睡着了——白皙的琳达，跟她旁边几乎黝黑的波佩，一只手臂在她的肩膀下方，另一只黑色的手则放在她胸脯上，他的一条长发辫横在她喉咙上，就像一只企图勒毙她的黑蛇。波佩的葫芦跟一只杯子摆在靠近床铺的地板上。琳达在打鼾。

他的心似乎消失了，留下一个洞。他是空的。空虚，冰冷，感到想吐，还头晕眼花。他靠在墙上，好稳住自己。无情、阴险、好色……就像鼓声，就像为了玉米而歌唱的男人，就像魔法，这些词汇在他脑中自动重复再重复。他的身体突然间从冰凉变得燥热。他的脸颊因为血液上涌而灼热，房间在他眼前载浮载沉、变得阴暗。他咬着牙。“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他重复说道。而突然之间，更多词汇出现了。

趁他酒醉熟睡，或是暴怒

或是享受乱伦的床笫之乐……[3]

魔法站在他这边，魔法做了解释，下了命令。他走回外面的房间。“趁他酒醉熟睡……”切肉刀摆在靠近火炉的地板上。他拿起刀，再度踮着脚尖走向门口。“趁他酒醉熟睡，酒醉熟睡……”他奔跑着穿过房间，然后一刺——喔，血啊！——然后再刺一刀，这时波佩从睡梦中惊醒，约翰举起他的手要再刺一刀，却发现他的手腕被牢牢抓住，然后——喔，喔！——被扭住了。他动弹不得，他被抓住了，波佩黑色的小眼睛就在那里，靠得非常近，瞪着他的眼睛。他移开视线。波佩左肩膀上有两道割伤。“喔，看那些血啊！”琳达在哭喊，“看那些血！”她从来就受不了见血。波佩举起他的另一只手——他心想，这是为了揍他。他僵住了，要承受这一击。但那只手只是从下巴处抓住他，把他的脸扳过去，这样他才能再度跟波佩四目相望。他们相望许久，几小时又几小时。然后突然之间——他忍不住——他开始哭了。波佩大笑起来。“去，”他用另外那种印第安语说道，“去吧，我勇敢的阿黑尤塔。”他跑进另一个房间里，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眼泪。

“你十五岁了，”老米特西马用印第安语说道，“现在我可以教你做陶瓷了。”

他们蹲在河边一起工作。

“首先，”米特西马说着，拿起一团湿黏土放在两手之间，“我们做个小月亮。”老人把那个团块挤成一个圆盘，然后弯折起边缘，月亮变成一只浅浅的杯子。他缓慢而笨拙地模仿老人细致的手势。“一个月亮，一只杯子，现在是一条蛇。”米特西马把另一块黏土搓成一长条有弹性的圆柱，把这条圆柱盘成一个圆圈，然后压在杯子边缘。“然后是另一条蛇。接着再一条。又是另一条。”一圈又一圈，米特西马把罐子的侧面做出来了。罐子底部窄窄的，中间鼓凸出来，然后在罐口的地方再度变窄。米特西马又挤又拍，抚弄又刮擦，最后它终于站住了，形状就像熔岩区常见的水罐，不过是奶白色而非黑色的，而且摸上去还是软的。他自己的罐子站在旁边，是米特西马那个罐子的拙劣仿品。注视着这两个罐子，米特西马忍不住发笑。“下一个会更好，”他说着，开始沾湿另外一块黏土。

去塑造，去赋予形状，去感觉手指越来越有技巧、越来越有力——这给他某种异乎寻常的乐趣。"A,B,C，维生素D."他工作时会一边哼歌给自己听。“脂肪在肝里，鳕鱼在海里。”米特西马也会唱歌——一首讲杀熊的歌。他们整天工作，他整天都充满了那种强烈、专注的快乐。

“下个冬天，”老米特西马说，“我会教你做弓。”

他站在屋外良久，最后里面的仪式结束了。门打开来，他们走了出来。卡斯鲁先出来，他的右手往外伸出，而且紧紧合着，就好像握着某种珍贵的珠宝。奇雅姬美被紧握住的手同样往外伸，她跟着走出来。他们沉默地走着，而在他们后头静静地跟出来的，是兄弟姐妹、表亲们跟一整队的老人。

他们走出村庄，跨越台地。在悬崖边缘他们停下脚步，面对清晨的朝阳。卡斯鲁打开了他的手。手掌心有一撮白色的玉米粉，他朝着那撮粉末吹气，喃喃说了几个字，然后将那一把白色粉尘抛了出去，抛向太阳。奇雅姬美也做了一样的动作。然后奇雅姬美的父亲走上前

来，举起一个有羽毛装饰的祈祷杖，说出一长串祈祷词，然后祈祷杖也随着那些玉米粉被丢出去了。

“仪式结束了，”老米特西马大声说道，“他们成婚了。”

“唔，”在他们转身走开的时候，琳达说，“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个，这看起来像是为了一点小事瞎忙一大通。在文明国家里，一个男孩想拥有一个女孩的话，他就只要……可是你要去哪里啊，约翰？”

他根本不管她的呼唤，而是继续跑，跑走，跑远，跑向任何能让他独处的地方。

仪式结束了。老米特西马的话在他心头自动重复着。结束了，结束了……在沉默中，从很遥远的地方，他热烈地、拼命地、绝望地爱过奇雅姬美。现在都结束了。那年他十六岁。

在月圆的时候，在羚羊地洞里，会有秘密之事被说出来，做出来，孕育出来。他们男生会到下面去，进入地洞里，然后再度出来，成为男人。男孩子们全都很害怕，同时也急不可耐。最后那一天到了。太阳下山了，月亮升起。他跟其他人一起去。男人们站在那里，黑压压的，站在通往地洞的入口，梯子往下通往有红色照明的深处。领头的男孩子们已经开始往下爬了。突然间，其中一个男人走上前来，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出行列。他挣脱了，闪躲着回到他夹在其他人中间的位置。这次那男人打了他，还拉着他的头发。“不是给你参加的，白毛！”“不是给母狗的儿子参加的。”其他男人里有一个这么说。男孩们笑了。“滚！”他仍然在团体边缘徘徊，“滚！”那些男人再度叫喊着。他们之中有人弯下腰去，捡起一颗石头，扔了过来。“滚，滚，滚！”一阵石头雨。他流着血，逃进黑暗中。从亮着红光的地洞里传出歌唱的杂音。最后几个男孩已经爬下梯子。他完全孤独了。

孤独一人，待在村落外面，在台地空无一物的平原上。在月光下，岩石就像被晒到褪色的骨头。在山谷底下，土狼对着月亮嚎叫。

瘀伤让他疼痛，割痕还在流血。不过他啜泣并不是因为疼痛，是因为他孤独一人，因为他被赶出来，自己一个，被赶进这个岩石与月光的骸骨世界。在断崖边缘，他坐了下来。月亮在他背后。他俯视着台地的黑色阴影，望进死亡的黑色阴影之中。他只要跨出一步，小小的一跃……他在月光下伸出他的右手。他手腕上的割伤还在冒血。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滴落下，颜色阴暗，在这死气沉沉的光线下几乎不像有颜色。一滴，一滴，又一滴。明天，明天，明天……

他发现了时间，死亡，神祇。

“孤独一人，永远孤独一人，”年轻男子这么说着。

这些话在伯纳德心里唤醒一个哀愁的回音。孤独一人，孤独一人……

“我也是，”在一阵想要推心置腹的冲动之下，他说道，“孤独得可怕。”

“你是吗？”约翰看起来很讶异。“我还以为在异地……我是说，琳达总是说那里从来没有人是孤独的。”

伯纳德不自在地脸红了。“你懂吗，”他眼神闪烁、含糊不清地说道，“我想，我跟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如果一个人恰好离瓶时不太一样……”

“对，就是这个。”年轻男子点点头，“如果一个人不一样，他就注定要孤独。他们对个体的态度丑恶。你知道吗，他们完全把我屏弃在所有事情之外。在其他男孩被送进山里过夜——你知道的，在你必须梦见你的神圣动物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不让我跟其他人一起去，他们不会告诉我任何秘密。不过，我还是自己办到了，”他说道，“我五天没吃任何东西，然后在某天晚上独自出发，进入那边的山里。”他伸手去指。

伯纳德露出纡尊降贵的微笑。“那你有梦到什么吗？”他问。

约翰点点头。“不过我绝对不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道，“有一次，”他说下去，“我做了一件其他人都没做过的事。我在日正当午的时候，靠在一颗岩石上站着，那是夏天，我伸出手臂，就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

“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知道被钉上十字架是什么感受。在太阳底下悬在那里……”

“但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呃……”他犹豫了，“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如果耶稣可以忍受这个。然后如果一个人做了某种错事……此外，我不快乐，那是另一个理由。”

“对于你的不快乐，这似乎是一种古怪的疗法。”伯纳德说道。但经过三思，他认定其中毕竟还是有点道理。好过服用索麻……

“过一阵子以后我昏过去了，”年轻男子说，“脸趴地扑倒。你看到我害自己割伤的疤痕了吗？”他撩起前额上浓密的黄色头发。疤痕露了出来，苍白又皱缩着，就在他的右边太阳穴。

伯纳德看着，然后很快就随着一阵微微的颤抖，避开了他的视线。他的制约让他不怎么怜悯，反而是深受惊吓。光是暗示生病或受伤，对他来说就不只是恐怖，甚至还是让人反感、相当恶心的。就像泥土、畸形或者老迈。他匆匆改变话题。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想跟我们一起回伦敦？”他问道，踏出这个行动的第一步。从他在那座小屋里，意识到这个年轻野人的“父亲”是什么人以后，他就一直秘密筹划着这个行动的策略。“你想这样做吗？”

年轻男子的面容为之一亮。“你真是这意思吗？”

“当然，这是说，如果我能取得许可的话。”

“琳达也一起？”

“呃……”他迟疑着。那让人反感的东西！不，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除非……伯纳德猛然想到，事实可能证明，她那种令人反感的性质正是极其珍贵的资产。“那当然啦！”他喊道，用过度亲切热情的态度弥补他一开始的犹豫。

年轻男子深吸一口气。“想到这竟有可能成真——我这辈子一直梦想的事情。你记得米兰达说过的话吗？”

“谁是米兰达？”

但年轻男子显然没听到这个问题。“神奇啊！”他朗诵道，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脸红得发亮。“瞧这儿，那么多风度不凡的人儿！人类有多么美！”[4]伯纳德的脸突然更加红了，他想起列宁娜，一个穿着酒瓶绿黏胶纤维衣服的天使，因为青春与脸部保养品而容光焕发，丰满，带着善意的微笑。他的声音颤抖了。“这个新世界多棒呀，”他开口了，然后突然打断了自己，血色从他脸颊上褪去，他苍白如纸。

“你跟她结婚了吗？”他问道。

“我什么？”

“结婚了吗？你知道的——永远。他们在印第安语里会说‘永远’，这是不能打破的。”

“福特啊，不！”伯纳德忍不住大笑。

约翰也笑了，不过是因为另一个理由——纯粹是喜悦的笑。

“这个新世界多棒呀，”他重复道，“这个新世界多棒呀，有这么好的人们。咱们立刻开始吧。”

“有时候你讲话的方式非常奇特，”伯纳德一边说，一边困惑而惊讶地盯着这个年轻男子，“无论如何，等你真正看到新世界再说，不是比较好吗？”

【注释】

[1]《哈姆雷特》（Hamlet），第三幕第四场，彭镜禧译本。是哈姆雷特对母亲的申诉。

[2]《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彭镜禧译本。

[3]《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彭镜禧译本。

[4]《暴风雨》（The Tempest），第五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第九章

在这一天的种种怪异与恐怖事件之后，列宁娜觉得自己有权得到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假日。他们一回到招待所，她就囫囵吞下六颗半克的索麻片，在床上躺下，不到十分钟就出发奔往永恒的月世界了。至少要十八小时，她才会再度回到现实世界。

与此同时，伯纳德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着沉思。午夜过了许久之后他才睡着。虽然午夜过了许久，但他的失眠并不是毫无成果的，他有个计划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穿着绿制服的混血儿踏出了他的直升机。伯纳德在龙舌兰灌木丛里等着他。

“克劳恩小姐去度索麻假期了，”他解释道，“五点以前不太可能回来。这让我们有七个小时时间。”

他可以飞到圣塔菲，做他必须做的所有事情，然后赶在她醒来以前回到熔岩区。

“她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会安全吧？”

“就像直升机一样安全。”混血儿向他保证。

他们爬进机器里，立刻发动引擎。十点三十四分，他们降落在圣塔菲邮局屋顶；十点三十七分，伯纳德已经到了白厅的世界管制官办公室；十点三十九分，他在跟管制官阁下的第四秘书说话；十点四十

四分，他对着第一秘书重复了他的故事，然后在十点四十七分又三十秒，在他耳畔回响的，是穆斯塔法·蒙德本人低沉洪亮的声音。

“我大胆地认为，”伯纳德结结巴巴地说道，“阁下您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在科学上有足够的重要性……”

“对，我确实认为这件事在科学上有足够的重要性，”低沉的声音说道。“带上那两个人，跟你一起回伦敦。”

“阁下，您知道我会需要一份特别许可……”

“必要的命令，”穆斯塔法·蒙德说，“此刻已经送达保留区区长那里了。你立刻前往区长办公室。祝你早安，马克斯先生。”

一片静默。伯纳德挂掉听筒，匆匆赶到屋顶。

“区长办公室。”他对那个绿衣伽马混血儿说道。

十点五十四分，伯纳德在跟区长握手。

“太好了，马克斯先生，太好了。”他的大嗓门显得恭恭敬敬，“我们刚刚接到特别命令……”

“我知道，”伯纳德说着打断了他。“我几分钟之前刚跟阁下本人通过电话。”他漫不经心的语调暗示，他在每一周的每一天都很习惯跟阁下本人说话了。他跌坐到一张椅子上。“如果你可以好心地尽快采取所有必要步骤就好了。要尽快。”他为了强调而重复。他对此享受得不得了。

十一点零三分，他口袋里已经装着所有必要文件了。

“再见了，”他纡尊降贵地向区长道别。区长一路将客人送到电梯口，“再见。”

他走进对面的旅馆，洗了个澡，享受真空震动按摩，然后是电解刮胡程序，听过晨间新闻，看了半小时电视，吃了一顿悠闲而丰盛的

午餐，然后在两点半随着混血儿飞回了熔岩区。

年轻男子站在招待所外面。

“伯纳德，”他喊道，“伯纳德！”没有人响应。

他穿着轻软无声的鹿皮莫卡辛鞋跑上楼梯，试图打开门。门上锁了。

他们走了！走了！他生平发生过最恐怖的事情。列宁娜要他来见他们，现在他们却走了。他坐在台阶上哭了。

半小时后，他想到要从窗户往里望。他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只绿色公文包，盖子上印着列宁娜名字的缩写字母L.C.。喜悦像火焰一样在他体内燃起。他拾起一颗石头。砸碎的玻璃落在地板上叮当作响。片刻以后，他就进了房间。他打开绿色的行李箱，然后蓦然间他就吸进列宁娜的香水味，他的肺里充满了她最本质的存在。他的心脏狂跳着，有一会儿他几乎晕厥了。然后，弯腰对着那宝贵的箱子，他触摸着，他把东西举起面对光线，他翻看着。箱子里有一条列宁娜多带的黏胶纤维天鹅绒短裤，它的拉链起初对他是一个谜，等他弄明白了，便觉得很有意思。拉上，拉下，拉下，再拉上，他对这东西着迷了。她的绿色便鞋是他见识过最美丽的东西。他打开一件拉链内衣裤，羞红了脸，然后匆匆再度把它们摆到一旁，但他亲吻了一条沾了香水的醋酸纤维手帕，然后把一条围巾围到他脖子上。打开某个盒子的时候，他洒出一阵香喷喷的粉末云。那个东西让他的双手像沾了面粉一样。他把那些粉末抹到自己胸口、肩膀跟裸露的手臂上。真好闻的香味！他闭上双眼，他用自己的脸颊摩擦着他涂上粉的手臂。贴在他脸上的柔滑肌肤，吸进他鼻孔里的麝香粉末味道——她的存在是那么真实。“列宁娜，”他悄声唤道，“列宁娜！”

一阵杂音让他吓了一跳，他充满罪恶感地转过身去。他把他偷拿出来的东西塞进行李箱里，然后盖上盖子，再度聆听，观望着。没有

一丝生气，没有一点声音。然而他肯定听到了什么——像是一声叹息，像是一块板子的吱嘎响声。他蹑手蹑脚走到门口，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开阔的平台。在平台对面，是另外一扇微微开启的门。他踏了出去，推门，然后偷偷往里看。

在那里的一张矮床上，被子往后掀开，躺着的是穿着一件粉红色连身拉链睡衣的列宁娜，她睡得很沉。在。卷发衬托下她是如此美丽，她粉红色的脚趾与严肃的睡脸看起来如此稚气动人，她无力的双手与瘫软的肢体显得无助，却又如此充满信任，让他热泪盈眶。

以毫无必要的小心翼翼——因为任何比一声枪响还小的声音，都不可能把列宁娜从她的索麻假期里提前唤回——他进入了房间，跪在床旁边的地板上。他凝视着，他交叉着他的双手，他翕动着嘴唇。“她的眼睛，”他喃喃说道：

她的眼睛、头发、脸颊、步态和声音，
你在谈话中总赞美她的玉手，
任何洁白跟它比都成了黑墨水，
而自惭形秽，
比起它柔软的一握，
天鹅绒显得硬……[1]

一只苍蝇在她身旁嗡嗡响，他把它挥开了。“苍蝇，”他想起来：

轻轻地碰一下朱丽叶雪白的玉手，
趁她不留神，从她的朱唇上偷取了永恒的幸福，
多纯洁啊，这两片嘴唇，
跟自个儿亲吻，也看作少女的羞耻。[2]

非常缓慢地，以一个人伸手上前抚摸一只害羞、可能还相当危险的鸟儿时那样犹豫的姿态，他把他的手放上去了。那只手悬在那儿颤抖着，距离那些瘫软的手指只有一寸，就在濒临接触的边缘。他敢

吗？敢用他那只最不配的手去亵渎那[3]……不，他不行。这只鸟太危险了。他的手落了下来。她多么美丽啊！多么美丽！

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思索着，他只要捏住她脖子上的那个拉链，用力长长地一拉……他闭上双眼，以一只狗冒出水面时摇着耳朵的那种姿态，摇着他的头。可鄙的念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纯净贞洁……

空中出现一阵嗡嗡响声。另外一只苍蝇企图窃取天堂一般的幸福吗？一只黄蜂？他注视着，什么都没看到。嗡嗡声变得越来越大，确定了它的位置是在百叶窗外。直升机！在恐慌中，他匆促起身，跑进另一个房间里，跨过打开的窗户，然后沿着夹在高大龙舌兰树丛之间的小径拼命奔跑。这时，伯纳德·马克斯正好爬出直升机。

【注释】

[1]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vilus and Cresssida），第一幕第一场，阮珅译本。

[2]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第三幕第三场，方平译本。

[3] 这句话部分借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一场。

第十章

在布鲁斯贝里中心的四千个房间里，全部四千个电子钟的指针，都指出现在是两点二十七分。

这个“企业的蜂巢”，这个主任爱用的称呼，正在全力进行忙碌的工作。每个人都很忙，每样东西都井然有序地动作。在显微镜下，游动的精子长长的尾巴拼命地抽动着，先一头钻进卵子里，然后受精了的卵子则扩张、分裂，或者在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之后，抽芽然后分裂出一整群不同的胚胎。从社会功能预定室里，电扶梯发出隆隆响声往下进入地下室，然后在那里的绯红色幽暗之中，胎儿在浓浓的暖意中躺在他们的猪腹膜片垫子上，大量吸收人造血液与荷尔蒙，不断地成长、再成长，或者在中毒状态下，凋零成发育不全的艾普西隆。在微弱的嗡嗡声与咔嗒声里，移动的架子以让人难以察觉的速度缓缓行进几周，一直送到离瓶室，刚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婴儿，发出他们第一声带着恐怖与惊异的哭叫。

发电机在地下第二层嗡嗡作响，电梯上去又下来。在育婴中心的全部十一层楼里，此刻都是喂食时间。从一千八百个瓶子里，一千八百个被细心标记过的婴孩，自动饮下他们那一品脱高温杀菌过的外分泌液。

在他们头上，在连续十层的宿舍里，还需要睡午觉的小男孩跟小女孩就跟别人一样忙——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无意识地聆听着关于卫生与社交性，阶级意识与幼儿爱情生活的睡眠教学课程。在这些孩

子上方是游戏室，这里已经变成雨天，九百个大些的孩子正在用砖块与黏土模型、“找拉链”跟性爱游戏自娱。

嗡，嗡，蜂巢在嗡嗡响着，忙碌而充满喜悦。一切欢乐无比：年轻女孩在她们的试管上哼歌，社会预定人员工作时吹着口哨，在离瓶室里，在空瓶子上方说的笑话多么精彩啊！但主任跟亨利·福斯特走进受精室时，他的脸很严肃，严厉到表情木然了。

“这是个公开范例，”他正在说，“在这个房间里，因为这里的高阶工人比中心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我已经叫他在两点半的时候跟我在这里见面。”

“他非常擅长他的工作，”亨利装出假惺惺的仁慈宽大，插进这句话。

“我知道。但这样就更有理由采取严厉手段。他智力上的卓越包含了相应的道德责任。一个人的才智越高，他走上歪路的能力就越大。最好由一个人受罪，而不是任由许多人被腐化。福斯特先生，屏除感情来考虑这件事，你就会看出没有一种罪过像非正统行为这样邪恶了。谋杀只是杀死一个人——而且到头来，什么是个人呢？”他一挥手，指着一排排显微镜、试管跟孵化器。“我们可以用最不费力的方式造出一个新的——我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非正统性威胁的却不只是单单一个人的生命，它打击的是社会本身。对，打击社会本身。”他重复了一次，“喔，不过他来到这里了。”

伯纳德已经进了房间，正穿过一排排受精人员朝他们走来。他故作自信的态度，勉强地掩盖着他的紧张。他说“早安，主任”的声音太大声太荒谬，而为了纠正他的错误，他说“你要我到这里来跟你谈话”的时候，声音又柔和得荒谬，像是老鼠吱吱叫。

“对，马克斯先生，”主任盛气凌人地说道，“我确实要你来这里找我。据我所知，你昨晚度完假回来了。”

“对，”伯纳德回答。

“对——的。”主任重复了一次，字尾拉长了徘徊着，像是一条蛇。然后，他突然间提高了嗓门，“各位女士先生，”他大声说道，“各位女士先生。”

女孩子在试管上的歌声，显微镜人员全神贯注的口哨声，突然间都停了。这里有一股深刻的静默，每个人都环顾四周。

“各位女士先生，”主任再度重复，“请原谅我这样打断你们的工作。有个痛苦的责任在约束我。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面临危机了。是的，危机，各位女士先生。这个男人，”他为了控诉指向伯纳德，“现在站在这里面对你们的这个男人，这个正阿尔法，得到众多的资源，也因此必然受到众多的期待，但这你们的这位同事——或者我应该抢先一步说，你们的前同事？——下流地辜负了加之于他的信任。他对运动与索麻的异端观点，他在性生活上堪称丑闻的不正统，他拒绝遵从吾主福特的教诲，还有他在工作时间之外的行为，甚至是他还在婴儿时期的作为，”（在此主任划了个T字记号）“他用这些证明了自己是社会的敌人。各位女士先生，他还是所有秩序与稳定的破坏者，对抗文明本身的阴谋家。就因为这个理由，我建议开除他，让他耻辱地从他在这个中心拥有的职位上被踢出去，我建议立刻就申请把他调到最低阶的次级中心去，而且为了让他的惩罚能够符合社会的最佳利益，要让他尽可能远离任何人口众多的重要中心。在冰岛，他不合福特教诲的行为，只有很小的机会误导别人。”主任顿了一下，然后，交叉起双臂，他令人印象深刻地转向伯纳德，“马克斯，”他说，“你能提出任何理由，显示我为何不该现在执行加之于你的判决吗？”

“是的，我可以。”伯纳德用非常响亮的声音回答。

主任有点吃惊，但态度还是很威严，“那就提出吧。”他说道。

“当然。不过证据在走廊上，请等一下。”伯纳德匆匆走向门口，把门打开。“进来吧。”他命令道，那理由进来了，自己出现在众人面前。

人们倒吸一口凉气，发出一阵震惊与恐怖的喃喃低语，一个年轻女孩尖叫了，某个人站上一张椅子，想争取更好的视野，结果碰倒了两个装满游动精子的试管。在那些结实的青春肉体，那些未经扭曲的脸庞中间，出现一个肿胀、松弛、奇怪而吓人的中年怪物，琳达往前走进房间，卖弄风情地露出她年老色衰的微笑，在她走路的时候，以某种本来想要勾起肉欲的姿态，晃动着她巨大的屁股。伯纳德走在她旁边。

“他在那里。”他指着主任说。

“你以为我认不出他吗？”琳达义愤填膺地问道。然后，她转向主任，“我当然认识你，托马金。无论在哪里，我在一千个人里都认得出你。不过你或许已经忘记我了。你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吗，托马金？你的琳达啊。”她站在那里注视她，她的头歪向一边，仍然在微笑，但面对主任惊骇得目瞪口呆的厌恶表情，那个微笑变得越来越没自信，变得摇摇欲坠，最后终于消失。“你不记得了吗，托马金？”她用颤抖的声音重复道。她的眼神很焦虑，很痛苦。松弛又长斑的脸丑陋地扭曲成极端悲痛的怪脸。“托马金！”她伸出双臂。有人开始窃笑。

“这是什么意思，”主任开口了，“这种丑恶的……”

“托马金！”她冲上前去，她的毯子拖在背后，她用双臂环住他的脖子，还把她的脸埋进他胸前。

一阵大笑抑制不住地冒出来。

“……这种丑恶的恶作剧。”主任吼道。

他红着脸，设法让自己挣脱她的拥抱。她死抱不放。“但我是琳达，我是琳达啊。”笑声淹没了她的声音，“你让我有了个孩子。”她尖叫着压过喧嚣。出现了一阵突如其来而吓人的的安静，人们的眼神不自在地飘荡着，不知道该看哪里。主任突然间变得脸色苍白，停止挣扎，就站在那里，手按着她的手腕，低头瞪着她，惊恐不已。“对，一个孩子——我还是他的母亲。”她把这句肮脏话当成一种挑战似地抛进被激怒的沉默，然后，她突然从他身边挣脱，羞耻，十分羞耻地用双手掩盖住她的脸，啜泣起来。“托马金，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一直都在按照我的训练步骤做，不是吗？不是吗？一直都有……我不知道怎么会……如果你知道这有多可怕，托马金……可是他对我来说，还是一种安慰。”她转向门口，“约翰！”她喊道，“约翰！”

他立刻就进来了，在门里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然后他穿着莫卡辛鞋以轻柔的脚步迅速地大步穿过房间，在主任面前双膝跪下，用清晰的声音说道：“我的父亲！”

这个字眼（因为“父亲”这个字没有像另一个字那么猥亵——因为它的含义，是某种距离怀胎的可憎与道德沦丧还差一步的东西——只是很粗俗，一种屎尿般的低级话，而不是一种带有色情性质的不当用语），这种带有喜剧般猥亵性质的话，缓解了先前相当让人难以忍受的紧张。笑声爆发出来，响亮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连续不断的笑声，就好像永远不会停似的。我的父亲——而那指的是主任！我的父亲！喔，福特，喔，福特啊！这真的太精彩了。哄笑自动继续着，一张张脸孔似乎都快要变形了，大家笑得都泪流成河。又有六只装着游动精子的试管被打翻了。我的父亲！

苍白、眼神狂乱的主任，在不知所措的羞辱痛苦之中，愤怒地注视着他的周围。

我的父亲！本来显示出平息迹象的笑声，又比先前更大声地爆发出来。他用手捂住他的耳朵，然后冲出房间之外。

第十一章

在受精室里的闹剧后，全伦敦的上层阶级，都疯狂地想见一见在孵化与制约中心主任面前——更确切的说法是在“前”主任面前，因为那个可怜人后来立刻就辞职了，而且再也没有踏进中心一步——双膝一跪叫他“我的父亲”（这笑话简直精彩到不像真的！）的美妙生物。然而，琳达没引起任何关注，没有人有一点欲望要见琳达。说一个人曾是母亲——那已然超过笑话的程度了，那是亵渎之语。更进一步说，她不是真正的野人，是从一个瓶子里孵出来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接受制约，所以不可能有真正古老的想法。最后一点——而这是到目前为止，让大家不想见可怜的琳达最强烈的理由——在于她的外表。肥胖，年老色衰，一口坏牙，而且脸色斑驳，还有那种身材（福特！）——你就是没办法看着她却不觉得恶心想吐，对，绝对会想吐。所以最上等的人都相当坚持不见琳达。而琳达呢，就她这方来说，也没有欲望见他们。回归文明对她来说就是回归索麻，就是有可能躺在床上享受一个接一个的假期，再醒来的时候永远不必觉得头痛或一阵恶心，永远不必被迫经历你喝完龙舌兰酒以后总是有的感受——就像是你做了什么极端可耻的反社会行为，让你从此再也抬不起头。索麻不会玩任何一种这样的讨厌诡计。它给予的假期是完美的，而且要是假期后的早上让人不悦，那不是本质上的问题，就只是比起假期的喜悦，这并没有那么愉快。补救办法是让假期延续下去。她贪婪地吵着要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剂量。萧医生起初表示反对，后来就任她予取予求。她一天用掉的索麻多达二十克。

“这样会在一两个月内结束她的生命，”医生对伯纳德透露内情，“有一天呼吸中枢会瘫痪。再也不会呼吸了，一切结束。而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可以再造青春，当然事情会有所不同。但我们不能。”

当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因为琳达去度索麻假期，是最方便不碍事的办法），约翰却令人惊讶地提出异议。

“但你给她这么多剂量，不就是在缩短她的生命吗？”

“在某个意义上，是的，”萧医生承认，“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其实是在延长她的生命。”这年轻人瞪着眼睛，无法理解。“索麻可能会在时间上让你损失几年，”这位医生继续说道，“但想想它能给你的难以用时间衡量的东西吧。每个索麻假期，都是我们的祖先会称之为永恒的东西。”

约翰开始了解了。“我那嘴唇上，眼睛里，有永生的欢乐。[1]”他喃喃说道。

“啊？”

“没什么。”

“当然了，”萧医生继续说道，“如果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你就不能让人随便就跳进永恒。但既然她没有任何重要的工作……”

“但是，”约翰坚持，“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医生耸耸肩膀。“唔，当然啦，要是你宁愿让她时时刻刻疯狂尖叫的话……”

到最后约翰被迫让步了。琳达拿到了她的索麻。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待在伯纳德位于三十七楼那间公寓中属于她的小房间里，躺在床上，广播与电视成天播送，广藿香水龙头滴滴答答，索麻药片伸手可及——她就待在那里，然而又完全不在那里，时时刻刻都在远方，在

无尽的远方度假，在某个不同的世界里度假，那里的广播音乐是色彩绚烂的迷宫，一个光滑的、怦怦跳动着的迷宫，（经过一定要有的美妙蜿蜒路径）通往一个绝对有说服力的明亮核心；某种美妙得难以形容、从头唱到尾的感官电影；涓涓滴下的广藿香不只是香味而已——它是太阳，是一百万支萨克斯风，是做爱时的波佩，只是比那还要更棒，棒到难以比较，而且还没有尽头。

“不，我们无法让人恢复青春。但我非常高兴，”萧医生作了结论，“有这个机会看到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衰老的实例。非常感谢你让我参与。”他亲切温暖地握了握伯纳德的手。

所以说，他们所有人追逐的是约翰。因为要见到约翰，只能透过他所认可的监护人伯纳德，现在伯纳德发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只是被当成正常人看待，还是被当成有超凡重要性的人。没有人再说他的人造血液里有酒精，也没有人嘲弄他个人的外表了。亨利·福斯特刻意表现得很友善，班尼托·胡佛给了他一份礼物，六包性荷尔蒙口香糖，社会预定部门助理主任来找他，几乎卑躬屈膝地来爱因伯纳德让他参加他举办的某场晚宴。至于女性方面，伯纳德只要暗示他有可能提出邀请，就可以得到他喜欢的任何一为女性。

“伯纳德邀我下星期三去见野人。”芬妮得意扬扬地宣布。

“我好高兴。”列宁娜说道，“现在你得承认，你先前看错了伯纳德。你不觉得他人其实满好的吗？”

芬妮点点头。“而且我得说，”她说道，“我得到相当愉快的惊喜。”

离瓶部主管，社会预定部门主任，三位副助理受精总技师，情绪工程学院的感觉电影教授，西敏小区诗歌吟唱部事务主任，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督察长——伯纳德手上的名人清单是无穷无尽的。

“上星期我拥有六个女孩，”他私下对海姆霍兹·华生透露，“星期一一个，星期二两个，星期五又两个，星期六一个。而我要是有时间或

者有那个兴趣，至少还会有一打以上的人，她们真是迫不及待……”

海姆霍兹默默地听着他的吹嘘，这番沉默表现出太过阴郁的不赞同，冒犯了伯纳德。

“你在嫉妒。”他说道。

海姆霍兹摇摇头。“我相当哀伤，仅此而已。”他回答道。

伯纳德气冲冲地走了。他告诉自己，他绝对、绝对不会再跟海姆霍兹说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成功冒泡似地冲上伯纳德的脑门，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任何好麻醉品该有的果一样）彻底让他跟这个世界和解了——在此之前，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令人不满。既然这世界认可他是重要人物，世事的秩序就是好的。不过，虽然他成功了，他还是拒绝放弃批评这种秩序的特权。因为提出批评的举动，加强了他自觉重要的意识，让他觉得自己更伟大些。更有甚者，他确实真心相信有些该批评的事情。（在此同时，他也真心地喜欢自己身为成功人士，能够拥有他想要的所有女孩。）在那些现在为了野人而对他献媚的人面前，伯纳德会招摇地摆出吹毛求疵的非正统姿态。其他人有礼貌地听他说。不过在他背后，大家都摇头以对。他们说道：“那年轻人会有糟糕的下场。”而让他们提出预言时更有信心的是，他们本人会适时亲自确保那个下场确实很糟。“他不会找到另一个野人再帮他一次。”他们这么说。然而在同时，第一个野人现在还在这里，因此他们都还很有礼貌。因为他们很有礼貌，伯纳德就明确地觉得自己有如巨人——有如巨人的同时，也兴高采烈到飘飘欲仙，比空气更轻盈。

“比空气更轻盈，”伯纳德说着，往上一指。

气象部门的观测气球就像天空中的一颗珍珠，高踞在他们之上，在日照下闪耀着玫瑰色的光芒。

“……所谓的野人，”伯纳德如此介绍，“要让他见识到文明生活的所有层面……”

现在他正俯瞰着这个文明世界，从查令T字塔的平台上俯瞰这个世界。站长与驻塔气象学者充当向导。不过大部分时候讲话的是伯纳德。得意扬扬的他，言行举止至少也像是个来访的世界管制官。比空气更轻盈。

孟买绿火箭从天空中落下。乘客们着陆了。八个一模一样的南亚多胞胎从机舱的八个舷窗往外望——他们是乘务员。

“每小时一千两百五十公里，”站长让人印象深刻地说道，“野人先生，你觉得如何？”

约翰觉得这很好。“不过，”他说道，“爱丽儿可以在四十分钟内绕地球一圈。”[2]

伯纳德在他写给穆斯塔法·蒙德的报告里写道：“野人对于文明世界的发明，显示出的震惊或敬畏少得惊人。毫无疑问，这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曾经听那个女人琳达，他的母X，说过这些东西。”

（穆斯塔法·蒙德皱起眉头。“这傻瓜认为我脆弱到见不得有人完整写出这个词吗？”）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兴趣集中在他所谓的‘灵魂’上，他坚持把灵魂视为一种独立于物理环境之外的存在物，虽然如同我企图向他指出的……”

管制官跳过接下来的几句话，正要翻页寻找某种更有趣而具体的东西时，他的眼睛被一连串相当不寻常的句子吸引住了。“……虽然我必须承认，”他读道，“我同意野人的发现，文明的幼稚行为太过轻松，或者如同他的说法，代价还不够昂贵，而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把管制官阁下您的注意引导到……”

穆斯塔法·蒙德的愤怒几乎立刻就让步给一种欢愉之情了。这家伙针对社会秩序严肃地向他说教，真的太古怪了。这男人一定是疯了。“我应该给他一个教训，”他暗忖，然后头往后一仰，大声笑了出来。无论如何，现在还不是给他教训的时候。

这是一个生产直升机用照明组的小工厂，电器设备公司的一个分支。他们在那里的屋顶（因为来自管制官请大家广为传阅的推荐信，有着神奇的效果），由总技师与人性因素控管经理亲自欢迎。他们下楼走进工厂里。

“每一个流程，”人性因素控管经理解释道，“都尽可能由同一个波坎诺夫斯基群组来执行。”

而在实质上，八十三个几乎没鼻子短头颅的黑人德尔塔正在进行冷压模程序；五十六个有四个轴在轻拍转动的机器，由五十六个有鹰钩鼻与姜黄皮肤的伽马来操作；一百零七个经过热制约的艾普西隆塞内加尔人在铸造厂里工作；三十三个德尔塔女性，长长的头形、沙色的头发，有着狭窄的骨盆，全都大约一百六十九厘米高，上下差距在二十毫米以内，她们在切割螺丝钉；在组装室里，两组正伽马侏儒正在组装发电机。两张矮工作台彼此相对，传送带在工作台之间爬动着，上面有一堆堆个别的零件，四十七个金发脑袋面对着四十七个棕发脑袋；四十七个狮子鼻对着四十七个鹰钩鼻；四十七个往后缩的下巴对着四十七个往前突的下巴。完整的机械组件，由十八个一模一样、穿着伽马绿制服的红褐色卷发女孩检查，三十四个短腿、左撇子男性负德尔塔来装进板条箱，然后由六十三个蓝眼睛、亚麻色头发又长着雀斑的艾普西隆半低能儿，装进等候着的卡车与货车。

“这个新世界多棒呀……”因为记忆的某种恶意摆布，野人发现自己在重复米兰达说的话，“这个新世界多棒呀，有这么好的人们！”

“而且我向你保证，”在他们离开工厂的时候，人性因素控管经理做出结论，“我们跟属下的工人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我们一直觉得……”

不过野人突然间从他的同伴身边跑开，在一团月桂树丛后面剧烈地反胃呕吐，就好像这扎实的地面是困在空中气涡的一架直升机似的。

伯纳德写道：“野人拒绝服用索麻，而且似乎因为那女人琳达——他的母X——一直处于度假状态而非常难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母X如此年迈，外表又极端令人反感，野人依然经常去见她，而且看来对她很有感情。这是个很有趣的例子，阐明早期制约可以用来塑造自然的冲动，甚至使之背道而驰（在这个例子里，指的是从令人不快的物体面前退缩的冲动。）”

在伊顿公学，他们在高年级部的屋顶降落。在学校操场的另一头，五十二层的勒普顿塔楼在阳光下闪烁着白色光芒。学院在他们的左边，而在他们右边，是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建成的社区合唱大厅。在方形广场中央，矗立着吾主福特古色古香的铬铁合金旧塑像。

院长加夫尼博士，还有校长基特小姐，在他们踏出飞机时接待了他们。

“你们这里有许多多胞胎吗？”他们展开考察之行时，野人相当忧心地问道。

“喔，没有，”院长回答，“伊顿是完全保留给上层阶级男女学童的。一颗卵子，一名成人。当然，这让教育变得更困难。不过因为他们都被要求负起责任，处理意料之外的紧急事件，这也没办法。”他叹了口气。

此时，伯纳德深受基特小姐吸引。“如果你在任何周一、周三或周五晚间有空，”他这么说着，拇指朝着野人一指，“你知道，他很奇

特，”伯纳德补充道，“很有古人风味。”

基特小姐露出微笑（而他心想，她的微笑真的很有魅力），说道，“谢谢你”，并表示很乐意去参加他的某个派对。院长打开一扇门。

在超阿尔法教室里待上五分钟，让约翰又有一阵小小的不知所措。

“什么是基本相对论？”他对伯纳德低语道。伯纳德设法要解释，后来又觉得最好算了，建议他们去别的教室。

走廊的一扇门后面会通往负贝塔地理教室，那里有个响亮的声音喊道：“一、二、三、四，”然后，带着一点疲惫的不耐烦，“还原。”

“马尔萨斯训练，”校长解释道。“当然，我们大多数的女孩都是没有生殖机能的。我自己就没有生殖机能。”她对着伯纳德微笑，“不过我们有大约八百个还未绝育的女生，她们需要持续地操练。”

在负贝塔地理教室里，约翰学到“野人保留区这种地方，因为不利的气候或地理条件，或者自然资源贫乏，而不值得花钱使之文明开化。”咔嗒一声，房间暗下来；然后突然之间，在老师头顶的银幕上出现了阿柯玛的悔罪派信徒，拜倒在圣母跟前，然后像约翰以前听过的那样哭嚎着，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在普空的老鹰图像前面忏悔着他们的罪过。年轻的伊顿公学学生理所当然地大笑出声。这些还在哭泣的悔罪派信徒站了起来，脱掉他们上身的内衣，然后拿着打结的鞭子开始抽打自己，一鞭接着一鞭。越来越响的笑声甚至淹没了他们经过机器强化的呻吟声。

“可是他们为什么笑呢？”野人痛苦又大惑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院长转向他，脸上满是笑意，“为什么？因为这实在是滑稽得不寻常啊。”

在电影院的微弱光线下，伯纳德冒险做了个举动，过去就算是在全然的黑暗中他都没勇气做出来。他现在的重要性让他的胆子变大了，他的手臂搂住了女校长的腰，那腰肢像柳树般柔软地顺从了。他正要偷得一两个吻，或许还要轻轻捏一把，百叶窗又咔嗒一声打开了。

“或许我们最好继续走，”基特小姐说道，然后朝着门口走去。

“至于这里，”院长一会儿以后说道，“是睡眠教学控制室。”

有几百个合成八音盒——每间寝室里有一个——排列着站在环绕房间三边的架子上。第四面墙上的小格子是纸做的录音纸卷，上面印着各种睡眠教学课程。

“你把纸卷塞进这里，”伯纳德打断了加夫尼博士，解释道，“压下这个控制钮……”

“不，是那一个。”院长纠正道，他被惹恼了。

“那么就是那个。纸卷会展开。硒电池会把光脉冲转换成声波，然后……”

“然后就可以了。”加夫尼博士作了总结。

“他们读莎士比亚吗？”他们去往生化实验室的半路上经过了学校图书馆，这时野人问道。

“当然不。”校长说着脸红了。

“我们的图书馆，”加夫尼博士说，“只收藏参考书。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消遣，他们可以从感官电影里得到。我们不会鼓励他们沉浸于任何孤独的娱乐。”

五辆巴士——载满了男生与女生，唱着歌或者沉默地拥抱在一起，从玻璃高速公路上经过他们身边。

“刚回来。”加夫尼博士解释道。与此同时，伯纳德正悄悄跟校长订下当晚的约会，“从史劳火葬场回来。死亡制约是在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开始。每个孩子每星期都得在临终医院里待两个早上。所有最好的玩具都留在那里，他们在有人死掉的日子都会吃到巧克力奶油。他们要学会把死亡当成理所当然的事。”

“就像任何其他的生理过程一样。”校长很专业地补充这句话。

八点钟在萨佛伊大饭店。一切都安排好了。

在返回伦敦的路上，他们在电视公司位于布伦福的工厂停留了一会儿。

“你介意在我去打电话的时候，在这里等一会儿吗？”伯纳德问道。

野人等待着，观察着。白昼班人员正好下班。成群的低阶工人在单轨铁路车站前面排队——七八百个伽马、德尔塔与艾普西隆男女，他们的脸孔与体态差异不过十几种。每个人自己递上，预定处职员把一个小小的纸板药箱推给他们。长长的队伍缓慢地往前挪动。

“那里面是什么？”（野人想起了《威尼斯商人》。[3]）在伯纳德回来跟他会合的时候，野人问道，“那些箱子里？”。

“今天的索麻配给。”伯纳德回答得含糊不清，因为他正在咀嚼班尼托·胡佛的一片口香糖，“他们在工作结束时拿到。四颗半克药片。星期六的时候会得到六颗。”

他亲热地拉着约翰的手臂，走回直升机那边。

列宁娜唱着歌走进更衣室。

“你看起来对自己非常满意嘛。”芬妮说道。

“我是很高兴啊，”她回答道。拉下拉链，咻！“伯纳德半小时前打电话来。”咻，咻！她跨到她的短裤外面。“他临时有个约会。”咻！“他问我今晚是否可以带野人去看感官电影。我必须快一点。”她匆匆朝着浴室走去。

“她是个幸运的女孩。”芬妮注视着列宁娜离去，暗暗对自己说道。

这句话里没有嫉妒，好心肠的芬妮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列宁娜是幸运的，幸运地跟伯纳德共享了野人无比的名气中相当大的部分，幸运地从她这个无足轻重的人身上，反映了此刻最高程度的流行荣耀。福特女青年会的秘书长不就邀请她去演讲，谈她的经验吗？她不是被邀请去参加爱神俱乐部的年度晚宴吗？她不是已经出现在感官电影流行新闻上了吗——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地出现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观众面前?

名流们对她的关注也让人受宠若惊。派驻本地的世界管制官第二秘书已经邀她吃晚餐跟早餐了。她跟福特首席法官共度了一个周末，跟坎特伯里社区首席歌唱家共度了另一个。内分泌与外分泌公司主席不断打电话来，而她已经跟欧洲银行副总裁去过多维尔了。

“当然，这棒极了。然而在某方面来说，”她对芬妮坦白道，“我觉得我好像是用虚伪的借口得到了某样东西。因为，当然啦，他们全都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野人做爱是什么感觉。我就必须说我不知道。”她摇摇头，“大多数男人都不相信我，当然了。不过这是真的。我真希望不是这样，”她哀伤地补充，然后叹了口气，“他真的很帅，你不觉得吗？”

“莫非他不喜欢你吗？”芬妮问道。

“有时候我认为他喜欢我，有时候我认为他并不。他总是尽力回避我，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就走出去，不肯碰我，甚至不看我。但有时

候如果我突然转过身去，我就会发现他盯着我看，然后——唔，你知道男人喜欢你的时候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对，芬妮知道。

“我搞不清楚，”列宁娜说道。

她不可能搞清楚，而且她不只是困惑不已，也相当生气。

“因为，你懂吗，芬妮，我喜欢他。”

越来越喜欢他了。唔，现在有个真正的机会，她洗完澡以后替自己喷香水的时候想到。啪、啪、啪——一次真正的机会。她高昂的兴致变成一首歌倾泻而出：

拥抱我直到你药倒我，蜜糖；
亲吻我直到我昏过去；
拥抱我，蜜糖，暖洋洋的兔子；
爱就跟索麻一样好。

香水风琴正在播送一首愉快而让人耳目一新的香草奇想曲——百里香与薰衣草、迷迭香、罗勒、桃金娘、龙蒿，构成涟漪般的琶音；一连串大胆的变调，透过辛辣的音调变成龙涎香的味道；然后是透过檀香、樟脑、香柏木与刚割下的干草带来的缓慢回归（偶尔还有几个细微的不和谐音——一丝腰子布丁味，极微弱的一点疑似猪粪味），回到这首曲子刚起头时那种简单的植物芳香；最后爆出的百里香气味消逝了。有一轮掌声，光线亮了起来。在合成音乐机里，录音纸卷开始展开。现在是一首超高音小提琴、超级大提琴与代用双簧管的三重奏，让空气中充满了它带来的舒适慵懒。过了三十或者四十个小节——然后，一个比任何人类声音都柔美的颤音，在伴奏下开始唱了起来，一会带着喉音，一会是头腔共鸣，一会又是中空如长笛，一会又以充满渴望的和声冲刺，那低音毫不费力地打破加斯巴·福斯特[4]创造的低音纪录，高音则又高到超过路克蕾西亚·阿古亚丽[5]最高的高音C

（1770年在巴马公爵歌剧院里，让莫扎特[6]大为震惊）——在名列史册的所有歌唱家中，唯独她曾经做到过。

列宁娜与野人陷进他们充气的正厅前座座位里，一边嗅闻一边聆听。现在是使用眼睛跟皮肤的时候了。

室内光线变暗了，火一般明亮的字母耀眼地凸显出来，就好像自动悬浮在黑暗中：《直升机里的三周》——全程超强歌唱演出、合成语音、全彩、立体声感官电影，香水风琴同步伴奏。

“握住你椅子上那些球形金属把手，”列宁娜悄声提醒，“否则你就感受不到任何感觉效果了。”

野人听话地照做了。

就在这时，那些火焰般闪亮的字母消失了，有十秒钟完全是一片黑暗。然后突然之间，立体影像就出现了，闪闪发亮，而且看起来比真正的血肉之躯更真实，比现实更像真的，一个身形高大的黑人，和一个金发短头颅的正贝塔女郎，手臂彼此紧扣着。

野人惊得一跳。他嘴唇上那种感觉！他举起一只手碰他的嘴巴，那种酥麻感消失了。他的手落回金属把手上，感觉又回来了。在此同时，香水风琴呼出了纯麝香。吐气一般地，录音里的超级鸽子柔声唱出“喔——喔”；然后一种一秒钟只颤动三十二次、比非洲低音鼓还低沉的声音做了响应，“啊——啊！”“喔——啊！喔——啊！”立体的嘴唇再度贴合在一起，然后阿罕布拉电影院六千名观众的脸部性感带，再度感受到几乎承受不了的电击般愉悦，“喔喔……”

电影的情节极其简单。第一波的喔喔啊啊（一首对唱，还有一点在那张知名熊皮上的做爱场面，社会预定部门助理主任说得完全正确，熊皮上的每根毛都可以清楚地个别感受到）之后的几分钟，那黑人发生一次直升机意外，跌下来撞到头。咚！前额一阵剧痛！一阵阵“噢”与“哎”的叫声在观众席里此起彼伏。

脑震荡把那黑人的所有制约都击溃了。他对那个贝塔产生一种排他的疯狂热情。她抗议，他坚持。有挣扎、追逐，攻击一位对手，最后是一个煽情的绑架场面。金发贝塔被俘虏到空中，被留在那里，盘旋在半空，跟一个疯狂的黑人进行三周狂野的反社会一对一接触。最后，在一整套的冒险行动跟许多空中的特技飞行后，三个年轻英俊的阿尔法成功地救出她。黑人被送去一个成人再制约中心，电影快乐而高雅地结束了，金发贝塔变成她那三位拯救者的情人。他们暂时打断自己一会儿，唱了一首合成四重唱，有完整的超级管弦乐团伴奏，香水风琴同时释放出栀子花香。熊皮在最后又出现了，而在一阵高亢的萨克斯风乐音里，最后的立体之吻褪入黑暗之中，最后一点触电般的感觉在嘴唇上消失，就像一只死去的飞蛾抖着抖着，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幽微，终于没有了声响，变得相当平静。

但对列宁娜来说，那只飞蛾并没有完全死去。就算在灯光亮起以后，在他们拖着脚步，慢慢跟着人群朝着电梯走去的时候，那只飞蛾的鬼魂仍旧在她嘴唇上拍翅，仍旧沿着焦虑与愉悦让人颤抖的小小路径，爬过她的皮肤。她的脸颊潮红。她抓住了野人的手臂，然后把那只软绵绵的手贴在她身体侧面。他低头俯视她一会儿，脸色苍白、痛苦、充满欲望，又对自己的欲望感到羞耻。他不配，不配……他们的眼睛一时之间相遇了。她的双眼承诺了什么样的宝藏！简直是一位皇后。他匆匆地望向别处，挣脱他被囚禁的手臂。他暗自害怕，担心她不再是那他自认为配不上的人物。

“我不认为你应该看那种东西。”他说道，赶忙把任何过去或未来可能不够完美的闪失，从列宁娜身上转移开来，怪罪到周遭的环境上。

“像是什么事情，约翰？”

“像是这部恐怖的电影。”

“恐怖？”列宁娜诚心地感到震惊，“可是我还以为这部电影很可爱呢。”

“它很卑劣，”他义愤填膺地说，“很不光彩。”

她摇摇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这么古怪？为什么他刻意要把气氛搞砸？

在计程直升机上，他几乎不看她一眼。他受到从未说出的强烈誓言束缚，遵守着早就停止通行的律法，他坐在那里避着人，保持沉默。有时候，就像是一根手指拉扯了某种绷紧的、几乎要断裂的绳索，他全身都随着某种突如其来的神经质惊恐而发着抖。

计程直升机降落在列宁娜住的公寓单位屋顶。“终于，”她踏出计程直升机舱的时候得意扬扬地想。终于——虽然他刚才一直都表现得如此古怪。站在一盏灯下，她照了照她手中的小镜子。终于。对，她的鼻子有点油光闪亮。她把她粉扑上的粉抖掉。在他付清出租车费的时候——刚好有时间。她擦着油亮亮的地方，心想：“他真是太帅了。他不需要像伯纳德那样害羞。可是……任何别的男人早就那么做了。唔，现在终于要做了。”在小圆镜子里，半张脸突然间对着她笑了。

“晚安。”她背后有个哽住的声音说道。列宁娜整个人转过身去。他站在计程直升机门口，视线直勾勾地盯着她，显然在她用粉扑擦鼻子的时候都一直瞪着看，他在等待——可是在等什么呢？或者是在犹豫，试着要下定决心，而且在这所有时间里都在思考，不断地思考——她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异乎寻常的念头。“晚安，列宁娜。”他重复了一次，然后做出一个奇怪的表情，勉强试着要微笑。

“可是，约翰……我以为你要……我是说，你不觉得……”

他关上机门，弯腰往前对驾驶员说了什么。计程直升机直冲入空中。

透过机舱地板的窗户往下俯视，野人可以看到列宁娜往上抬起的脸，在街灯泛蓝的灯光下显得苍白。她张着嘴在叫着什么。她缩小的人影从他身边迅速地远离，屋顶缩小的广场看起来像是透过黑暗往下坠。

五分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把他那本老鼠啮咬过的书从藏匿处拿出来，用虔诚如信徒的小心翼翼翻过它有污渍又脆弱的页面，然后开始读《奥瑟罗》。他记得奥瑟罗就像《直升机里的三周》的主角一样，是个黑人。

列宁娜擦干眼泪，穿过屋顶走向电梯。在她下降到二十七楼的路上，她抽出她的索麻瓶。一克，她认定这样不够，她受的折磨超过了一克索麻所能应付的。但如果她服用两克，明天早上就有无法及时醒来的危险。她折中处理，在她收拢成杯状的左手掌里倒出三颗半克的药片。

【注释】

[1]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第一幕第三场，方平译本。

[2] 这里约翰记错了，其实是《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 Dream）里的帕克，在第二幕第一场自夸可以四十分钟就绕地球一圈。

[3]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情节。女主角波西亚奉父命，请求婚者从三个箱子里选择一个，选到正确箱子的人就可以娶她，选错者必须终身不娶。

[4] Gaspard's Forster，疑指十七世纪的一位德国作曲家兼男低音Kaspar Foester.

[5] 这里赫胥黎的拼法是Lacrezia Ajugari，但一般拼法是Lacreeia Agujari，或者Aguiari.这是一位女高音，其事迹如此处所述。

[6] 这里大吃一惊的人不是音乐神童莫扎特，而是他的父亲雷欧波德·莫扎特，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里提及此事。

第十二章

伯纳德只能在锁着的门外大吼，但野人不开门。

“可是所有人都在那里等你了。”

“让他们等吧。”沉闷的声音透过门传回来。

“可是你很清楚，约翰，”（在扯着嗓子大吼的时候，要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是多么困难啊！）“我邀他们来是特别要见你的。”

“你应该先问问我是不是想见他们。”

“可是约翰，你以前都会见的。”

“这正是为什么我不想再来一次了。”

“就算是为了让我高兴吧，”伯纳德大声地好言相劝，“你不会为了让我高兴而出来吗？”

“不会。”

“你是说真的？”

“对。”

“可是我怎么办？”伯纳德绝望地哀鸣。

“下地狱去吧！”门里那个气急败坏的声音大声吼道。

“可是，坎特伯里首席社区歌唱家今晚在那里啊。”伯纳德几乎哭出来了。

"Ai yaa takwa-！”只有用祖尼语，野人才能够充分得当地表达他对首席社群诗歌吟唱家是什么看法。

"Hani!"经过考虑，他又补上这句，然后（带着多少充满嘲讽的凶暴恶意！),"Sons eso tse-na."然后他朝着地板吐了口口水，波佩可能也会这样做。

到最后伯纳德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整个人没精打采地回去，通知不耐烦的众人说野人今晚不会出现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义愤填膺。男士们愤怒，因为被骗来这里，对这个声名狼藉又有异端见解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他们在社会阶序上的地位越高，怨恨之意就越重。

“跟我开这种玩笑，”首席诗歌吟唱家一直重复这句话，“竟然跟我开这种玩笑！”

至于女士们，她们愤慨地认为她们被虚张声势的借口骗了——被一个培养瓶里错误地倒进酒精的可悲小男人骗了，被一个只有负伽马体格的家伙给骗了。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她们也这么说，而且说得越来越大声。伊顿公学女校长的态度尤其严厉。

只有列宁娜什么都没说。她面色苍白，蓝色的眼睛蒙上一层少有的忧郁，坐在一个角落里，跟她周遭的人截然不同，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将她跟他们分割开来。她来到这个派对时，充满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焦虑的得意。“再过几分钟，”她进入房间时对自己说，“我就会见到他，跟他说话，告诉他，”（因为她来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我喜欢他——超过我认识过的任何人。然后或他许会说……”

他会说什么？血液冲上了她的脸颊。

“为什么几天前的那个晚上，看完感官电影以后他变得那么奇怪?表现好诡异。然而我很确定他真的很喜欢我。我确定……”

就在这一刻，伯纳德宣布了他的消息，野人不来这个派对了。

列宁娜突然间感觉到在第一次经历“暴力激情替代治疗”时，通常会体验到的所有感受——一种恐怖的空虚感，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忧惧，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她的心脏似乎停止跳动了。

“或许这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她对自己说。而这种可能性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约翰拒绝来，是因为不喜欢她。他不喜欢她……

“这真的有点太过分了，”伊顿校长正在对火化与磷回收场主任说，“我一想到我实际上做了……”

“没错，”芬妮·克劳恩的声音出现了，“关于酒精的事情绝对属实。我的朋友认识一个人，她当时在胚胎储存室工作。她跟我朋友说过，我朋友又告诉了我……”

“太糟了，太糟了，”亨利。福斯特说道，跟首席社区歌唱家有同感，“你可能有兴趣知道，我们的前主任本来就要把他调到冰岛去了。”

伯纳德原本快乐的自信有如紧绷的气球，在别人说出的每句话戳刺之下变得千疮百孔，完全泄气了。苍白、心烦意乱、自觉卑屈又激愤，他在他的宾客之间走动，结结巴巴地吐出不连贯的致歉词，向他们保证下次野人肯定会在这里，央求他们坐下来，拿一块胡萝卜素三明治、一片维生素肉酱饼、一杯替代香槟。他们毫不客气地吃着，却对他视而不见。他们喝着酒，不是当面给他难堪，就是跟别人说他的闲话，既大声又很侮辱人，就好像他不在场似的。

“现在呢，我的朋友们，”坎特伯里首席社区歌唱家，用他在福特日庆祝节目中领唱时的美丽嘹亮的嗓音说道：“现在，我的朋友们，我想或许时候已经到了……”他站起来，放下他的杯子，从他紫色的黏胶纤维背心上扫掉相当多的点心碎屑，然后走向门口。

伯纳德一个箭步冲上前截住他。

“你真的必须走了吗，首席歌唱家？……现在还很早。我本来希望您会……”

对，在列宁娜私下告诉他，要是他送出邀请函首席社区歌唱家就会接受的时候，他本来并不希望会是这样。“他人其实满好的，你知道。”而她曾经给伯纳德看过那个做成一个T字形的金色拉链扣件，那是首席歌唱家给她的，她在兰贝斯度周末的纪念品。欢迎会见坎特伯里首席社区歌唱家与野人先生。伯纳德送出的每一张邀请函上都写了这句话。但野人却偏偏在所有夜晚里挑上这一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吼“Hani!”甚至是（幸好伯纳德不懂祖尼语）"Sons eso tse-na!"本来该是伯纳德人生巅峰的时刻，却变成他蒙受最大羞辱的时刻。

“我本来非常希望……”他结巴地重复了一次，用充满恳求、心烦意乱的眼神抬头看着这位伟大的显贵人物。

“我的年轻朋友啊，”首席社区歌唱家用一种响亮、肃穆的严厉语调说话了，这时有一阵群体的静默，“让我给你一句忠告。”他对着伯纳德摇摇手指，“趁还不算太晚，就说一句忠告。”（他的声音变得很阴森。）“改进你的行为，我的年轻朋友，改进你的行为。”他对着伯纳德做了个T字手势，然后转身走开，“列宁娜，我亲爱的，”他用另一种声调喊道，“跟我来吧。”

列宁娜不带微笑（对于她蒙受的荣耀有多大，彻底毫无感觉），也不觉得得意，顺从地走在他后面，离开了房间。其他宾客隔了一段恭敬的距离以后才跟进。他们的最后一人摔上了门。伯纳德完全孤独了。

千疮百孔、彻底泄气的他，瘫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用手蒙着脸，开始啜泣。然而几分钟以后，他改变了想法，便吞了四颗索麻。

在楼上，野人在自己房间里读着《罗密欧与朱丽叶》。

列宁娜与首席社区歌唱家踏上兰贝斯宫的屋顶。“快点，我的年轻朋友——我是说，列宁娜。”首席诗歌吟唱家不耐烦地在电梯门口喊道。为了看看月亮逗留了一会儿的列宁娜，只得收回她的视线，匆匆穿越屋顶去跟他会合。

《生物学的新理论》是穆斯塔法·蒙德刚读完的论文标题。他坐了一会儿，在深思中皱着眉，然后拿起他的笔，在标题页上批注了几句话：“作者对于目的的概念化所做的数学处理很新颖，又有高度原创性，却属于异端，而且就现有社会秩序来说，很危险又有潜在破坏性。不得出版。”他在这四个字底下划了着重线。“作者将受到持续监督。如有必要，可将他转调至圣海伦娜岛的海洋生物站。”在他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心想，真是可惜了。这是一篇精巧的作品。可是一旦你开始承认目的方面的种种解释——唔，你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就是这种想法，可能轻轻松松就让社会高阶中比较躁动不安的心灵解除制约——让他们对快乐就是至善失去信念，反而开始相信目标在于别的某个地方，在人类社会之外，相信生命的目的不在于维持舒适安康，而是意识的增强与升华，以及知识上的扩充。管制官思索着，这很有可能是真的。但就现在的环境来说，这是无法被接纳的。他再度拿起笔，在“不得出版”四个字下面划了第二道线，比第一道线更粗更黑。然后他叹了口气，想道：“要是一个人不必去考虑快乐，这篇论文会多有趣啊！”

约翰闭上眼睛，他的脸在狂喜中闪耀着光彩，轻声对着空地朗诵着：

> 她啊，从她那儿，火把借来了光辉！
>
> 非洲的黑人拿晶莹的明珠做耳坠，
>
> 就这样，她挂在黑夜的那张脸上；
>
> 谁能消受啊——这么美，人间无双！[1]

金色的T字在列宁娜胸口前闪耀着。首席社区歌唱家抓住了那个T字，戏谑地拉了又拉。“我想，”列宁娜突然开口，打破一段漫长的沉默，“我最好吃几克索麻。”

此时，伯纳德正熟睡着，在他私人的梦境乐园里微笑，微笑，再微笑。但每三十秒钟，他床铺上方的电子钟分针就冷酷无情地往前跳一下，发出一声几乎察觉不到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然后就到了早晨，伯纳德回到现实的惨况中。他在最低落的情绪里搭计程直升机到制约中心上班。成功的醺醉已经蒸发了，他清醒地恢复老样子，相对于过去几周暂时膨胀的自信，恢复老样子的他似乎格外沉重，简直比周遭的空气更沉重。

对于这个泄了气的伯纳德，野人主动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同情。

“你比较像你在熔岩区的样子了。”当伯纳德将他可怜兮兮的故事告诉野人时，野人这么说。

“你记得我们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吗？在小屋外面。你现在就像那时候的样子。”

“因为我又不快乐了，这就是为什么。”

“呃，我宁愿不快乐，也不要拥有你过去在这里的那种虚伪、骗人的快乐。”

“我喜欢那样，”纳德苦涩地说，“一切都因你而起的。你拒绝到我的派对来，结果让他们全都冲着我来！”他知道他说的话很荒唐不公平，他内心深处承认，最后甚至是大声承认，野人现在说的全是真的，那些可能在这么轻微的刺激下就见风转舵，变成敌对迫害者的人不是朋友。然而尽管伯纳德有了这层认知，也承认了这些事，尽管事实上他这位朋友的支持与同情，是他现在唯一的安慰，但他对野人除了相当真诚的感情以外，依然病态地怀着隐秘的不满之情，盘算着对野人施展小小的报复。培养对首席社区歌唱家的不满是没有用的，也

不可能报复社会功能预定室的主要离瓶师，或者社会功能预定助理主任。对伯纳德来说，野人作为一个报复对象，具备一种他人所没有的优势：他是可以企及的。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承受（以一种较温和与象征性的形式）我们会想施加在敌人身上，却力有未逮的惩罚。

伯纳德其他的受害者朋友是海姆霍兹。在受到挫败的时候，他再度前去要求他飞黄腾达时认为不值得保留的友谊。海姆霍兹付出了这份友谊，而且没有一声谴责，没有一句评论就付出了，就好像他已经忘记曾经有过一场争执。伯纳德深受感动的同时，也觉得被这种宽大的行为给羞辱了——而且这种宽宏大量，完全跟索麻无关，全都是出自海姆霍兹的人格，所以就更加不寻常，也更羞辱人。忘却一切、原谅一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海姆霍兹，而不是在度半克假期的海姆霍兹。伯纳德恰如其分地心怀感激（再度拥有他这位朋友是莫大的安慰），也恰如其分地心生怨恨（稍微报复一下海姆霍兹的慷慨，会是很愉快的事）。

在他们彼此疏远以后的初次相聚里，伯纳德倾诉着他的悲惨故事，并接受慰问。直到几天以后，在惊讶与一阵羞耻的剧痛之中，他才得知他不是唯一惹上麻烦的人。海姆霍兹也跟当局起了摩擦。

“跟某些诗有关，”他解释道，“和平常一样，我在给三年级学生上进阶情绪工程课。总共十二讲，其中第七讲与韵文有关。精确地说，是‘道德宣传与广告中的押韵使用’。我总是用大量技术性的例子来阐述我的演讲内容。这次我给他们的例句是我自己刚写的。当然，这纯粹是疯了，但我忍不住。”他笑出声来，“我很好奇，想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此外，”他态度更严肃地补充道，“我想做一点宣传，我试图让他们体会到我写那些诗句的感觉。福特啊！”他又笑了，“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抗议！校长把我叫过去，威胁说要立刻开除我。我被盯上了。”

“可是你写的是什么样的诗？”伯纳德问道。

“是关于独处的。”

伯纳德眉毛一扬。

“如果你想的话，我背给你听。”海姆霍兹开始念道：

昨天的委员会，
停驻不去，但一只破裂的鼓，
城市中的午夜，
真空中的长笛，
紧闭的唇，睡梦中的脸，
每一具停止的机器，
那些沉默凌乱之地
群众曾在之地……
所有的沉默欢呼着，
（高亢或低吟）啜泣着，
言说着——但那声音
属于谁，我不知道。
就说，从苏珊不在的
伊格丽雅不在的
手臂，她们各自的胸脯、
嘴唇还有，啊，屁股，
缓缓地形成一个存在，
谁的存在？而我问道，是何物
有如此荒谬的一种本质，
让某物——虽然实情并非如此——
仍然应该更实在地
占据空虚的夜
更甚于我们交尾的对象，
为何此物看来竟如此卑劣污秽？

“就这个，我给他们这首诗当例子，而他们就对校长举报我。”

“我不觉得惊讶，”伯纳德说，“这样彻底违反了他们所有的睡眠教学。你要记得，他们已经听过至少二十五万次反对孤独的警告了。”

“我知道。但要是我，就会想看看那效果会是什么。”

“嗯，那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海姆霍兹只是大笑。在一阵静默后，他说道：“我觉得，我好像才刚开始有点东西好写了。我好像能够开始运用我感受到的体内的那股力量，那种多余、潜伏的力量。某样东西似乎降临在我身上了。”伯纳德心想，尽管他面临着种种困扰，但他似乎深感幸福。

海姆霍兹与野人立刻就喜欢上对方。他们确实亲热到让伯纳德感觉到一股尖锐的嫉妒痛楚。他跟野人在那几周全部时间里达到的亲密程度，远远赶不上海姆霍兹立刻达到的程度。他注视着他们，听他们谈话，他发现自己有时候满心怨恨地希望他从没撮合过他们。他对自己的嫉妒引以为耻，轮流靠着意志的努力与索麻来让自己远离那种感觉。但这些努力不是非常成功，而且索麻假日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间隔。那种丑恶的情绪一再卷土重来。

在跟野人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海姆霍兹朗读了他谈孤独的诗。

“你觉得这诗如何？”他念完以后问道。

野人摇摇头。“听听这个，”他这么回答，然后他拉开抽屉——他把那本被老鼠咬过的书收藏在那里——打开书本，念道：

让歌声最亮的鸟儿栖上

那株孤独的阿拉伯树梢，

放开嗓子，把丧事宣告……[2]

海姆霍兹越来越兴奋地聆听这首诗。“孤独的阿拉伯树梢”让他一震；“但你这尖声鸣叫的信使”让他突然露出喜悦的微信；“哪一只禽鸟

专横跋扈”让血液冲上他的脸颊；而“死亡之曲”让他脸色转白，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而颤抖。野人继续读道：

> 本性就这样受到了挑战，
> 自身可以不再是自身；
> 唯一的本源有双重名分，
> 是一还是二难以分辨。
> 理智已感到十分困窘，
> 看见两部分长在一起……

“狂欢——解放！”伯纳德说话了，用一阵响亮却毫不愉快的笑声打断了朗读，“这只是另一首团结礼拜诗歌而已。”他在报复，因为他的两位朋友彼此喜爱的程度远超过喜爱他。

在他们接下来的两三次会面里，他经常重复这种小小的报复行动。这样做很简单，而且这般砸碎、亵渎海姆霍兹跟野人最爱的诗歌，会让他们两个都感受到非常大的痛苦，这非常有效。到最后，海姆霍兹威胁如果他胆敢再度干扰，就把他踢出房间。然而够古怪的是，下一次的干扰——所有干扰中最有失体面的一次——是来自海姆霍兹本人。

野人在大声朗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朗读时（他一直把自己视为罗密欧，列宁娜就是朱丽叶）带着一种浓烈的颤抖激情。海姆霍兹带着困惑的兴趣，聆听着这对恋人初次相会的场景。花园场景的诗意让他喜悦，而其中表现的情绪让他微笑。因为拥有一个女孩子就进入这种状态——这似乎相当荒唐。但是从词语上的细节来看，这是多棒的情绪工程作品啊！“这老家伙，”他说道，“让我们最棒的宣传技师都看起来蠢到底了。”野人露出胜利的微笑，重新开始他的朗读。一切进行得棒极了，直到第三幕的最后一场，凯普莱特与夫人开始逼迫朱丽叶嫁给帕里斯为止。这整个场景都让海姆霍兹坐立不安，但接着野人可怜兮兮地模仿朱丽叶喊出这句话：

上天有没有慈悲，从高高的云端

直看到我心底深处的满腔悲哀?

我的好妈妈啊，求你啦，别抛弃我!

把这婚事往后推一个月，一星期吧——

如果你不答应，那就把新娘的合欢床

抬进阴暗的陵墓里，跟蒂巴特……[3]

朱丽叶说出这句话时，海姆霍兹爆发出一阵无法控制的狂笑。

母亲跟父亲（丑怪的猥亵之词）逼着女儿去拥有某个她不想要的人！而那愚蠢的女孩竟然不说她另有所爱（无论如何，现状如此）！在这种猥亵的荒谬状态下，这个情境滑稽得让人难以抗拒。他拼命压制着笑出来的冲动，但“我的好妈妈”（透过野人充满愤懑的颤抖语调），还有讲到蒂巴特死了躺在那里，却显然没有火化，他身上的磷全都浪费在一个灯光幽暗的纪念陵墓里，这让他再也承受不住了。他一直笑个不停，直到眼泪从他脸上流淌下来但他控制不住。气得脸色苍白的野人从书本上方瞪着他但他依然笑个不停，于是野人气愤地合上书本站了起来，然后摆出不再对牛弹琴的姿态，把书锁进抽屉里。

“然而，”在海姆霍兹的呼吸恢复到足以道歉，将野人安抚到可以听他解释的时候，他说道，“我很清楚一个人需要像那样荒谬、疯狂的情境，一个人对于任何别的事情，都不可能真正写得好。为什么那个老家伙是个这么神奇的宣传技师？因为他有这么多疯狂、极端痛苦的事情，可以为之兴奋激动。你必须受伤、愤怒不安，否则你就不可能想到真正好的、有穿透力的、光一般的句子。可是父亲跟母亲！”他摇摇头，“你不能期待我正经严肃地面对父亲跟母亲。而且谁会对一个男孩能不能得到一个女孩而兴奋激动呢？”（野人皱起眉头，但海姆霍兹正盯着地板沉思，什么都没看到。）“不。”随着一声叹息，他做出结论，“这样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别种疯狂与暴力。不过是什么呢？什么呢？一个人能在哪里找到这个？”他安静下来，然后，他摇着头，“我不知道，”他最后说道，“我不知道。”

【注释】

[1]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五场，方平译本。

[2] 这一段与下一段引文都出自《凤凰和斑鸠》（The Pheonix and the Tartle），屠岸、屠笛译本。

[3]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方平译本。

第十三章

在胚胎储存室的微光中，亨利·福斯特的身形靠近了。

“今晚想去看场感觉电影吗？”

列宁娜一语不发地摇摇头。

“跟别人出去吗？”他很有兴趣知道他的哪位朋友被哪位朋友拥有。“是班尼托吗？”他问道。

她再度摇头。

亨利察觉到那双紫色眼睛里的疲惫，狼疮光泽下的那种苍白，还有那张不笑的绯红色嘴巴，嘴角带着哀伤。“你该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吧，是吗？”他问道，有那么一点焦虑，就怕她可能得了某种还残存的少数传染病。

然而列宁娜再度摇头。

“无论如何，你该去看医生，”亨利说，“一天一个医生，远离神经过敏。”他由衷地补上这句话，用肩膀上的一拍，清楚阐明他的睡眠教学谚语重点所在。“或许你需要一次怀孕替代疗程，”他建议，“或者来一次超强的暴力激情替代治疗。有时候，你知道的，标准的激情替代并不尽然……”

“喔，看在福特的份上，”列宁娜打破了她顽固的沉默，“闭嘴吧！”然后她转回去面对被她忽略的胚胎。

她还需要一次暴力激情替代治疗吗！如果她不是快要哭出来的话，她本来会大笑。就好像她自己的暴力激情还不够多似的！她在吸满她的注射针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约翰，”她喃喃自语，“约翰……”然后，“我的福特啊”，她纳闷地想，“我替这一个打过昏睡病注射针了没有？”她就是想不起来。到最后，她决定不要冒着让它被打上第二剂的危险，就移动到生产线的下一个瓶子去。

在那一刻之后过了二十二年，八个月又四天，有个派驻在姆万扎区首府姆万扎城，前途无量的年轻负阿尔法行政人员会死于昏睡病——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头一遭。列宁娜叹息着，继续做她的工作。

一小时后，在更衣室里，芬妮劲头十足地抗议着，“可是你让自己进入这种状态，太荒唐了。就是很荒唐，”她重复强调，“而且这是为什么？为了一个男人——才一个男人。”

“可是他是我要的那个。”

“你讲得好像世界上没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男人。”

“但我不要他们。”

“你还没试过，你怎么知道？”

“我试过啦。”

“但是试过多少个？”芬妮问道，同时轻蔑地耸耸肩。“一两个？”

“好几十个。可是，”她摇摇头，“但是都没用。”她这补充道。

“呃，你得坚持不懈。”芬妮简洁有力地说道。但很显然她对自己开的这份处方信心已然动摇。“没有坚持到底，什么都无法达成。”

“但在同时……”

“别想他。”

“我忍不住。”

“那就吃索麻吧。”

“我吃啦。”

“呃，继续吃啊。”

“可是在剂量之间的安全间隔，我还是喜欢他。我会一直都喜欢他。”

“嗯，如果是这种状况，”芬妮坚定不移地说道，“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去睡了他。不管他想要还是不想要。”

“要是你知道他有多古怪就好了！”

“这样更有理由采取果断态度。”

“说起来容易。”

“别忍受任何无谓的胡说八道。去行动吧。”芬妮的声音就像冲锋号，她就像一个福特女青年会讲师，正对着负贝塔少女们发表晚间演讲，“对，行动吧——立刻就去。现在就做。”

“我会吓死。”列宁娜说道。

“呃，你只要先吞半克索麻。而现在我要去洗澡了。”然后她拖着毛巾，大步走开了。

铃声响了，野人正不耐烦地希望海姆霍兹这天下午会来（因为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跟海姆霍兹谈谈列宁娜，他受不了再拖着不吐露他的秘密了），他跳起身冲向门口。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来人会是你，海姆霍兹。”他开门时喊道。

来人穿着白色醋酸纤维缎布水手装，还有个圆形白帽子潇洒地歪挂在左耳上，站在门槛处的是列宁娜。

“喔！”野人说道，好像有人重重敲了他一记。

半克索麻足以让列宁娜忘记她的恐惧与尴尬。“哈啰，约翰。”她说道，面带微笑从他身边走过，进入房间。他下意识关上门，跟在她后面。列宁娜坐了下来。然后有一阵漫长的沉默。

“约翰，你看起来不是很高兴见到我。”她终于说道。

“不高兴？”野人满脸责备地看着她，然后突然间在她面前跪了下来，然后握着列宁娜的手，虔诚地亲吻它，“不高兴？喔，要是你知道就好了，”他悄声说道，然后鼓起勇气抬头看着她的脸，“令人爱慕的列宁娜，”他继续说道，“你真是‘令人爱慕’的顶点！人世的无价之宝。”她对他露出一个甜美诱人的温柔微笑，“喔，你啊，这么完美，绝无仅有，”（她嘴唇微微分开，朝着他靠过去）“女性的优点，”（她靠得越来越近）“全都集中在你一身。”[1]她靠得更近了。野人突然间匆忙地站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话时把脸转向一旁，“我想先做件什么事……我的意思是，表现出我配得上你。这并不是说我真的有可能配得上你。但无论如何，要表现出我不是完全不配。我想做件别的什么事。”

“为什么你会认为有这种必要……”列宁娜开口了，却没把话说完。她声音里有一点不耐烦。在一个人已经往前靠，靠得越来越近，朱唇微启——结果却只发现自己相当突然地靠向一片虚空，因为有个笨手笨脚的蠢蛋手忙脚乱地站了起来——唔，就算有半克索麻在这人血液里流动，还是有理由——一个货真价实的理由——要觉得恼怒。

“在熔岩区，”野人语无伦次地嘟哝着，“你得要带一片山狮皮给她——我是说，当你想要娶某个人的时候。或者是一片狼皮。”

“英格兰没有任何狮子。”列宁娜几乎是在厉声斥责。

“就算有的话，”野人以一种突如其来、带着轻蔑的怨恨之情追加说明，“我想这里的人也会从直升机上射杀它们吧，或者用毒气之类的

东西。列宁娜，我不会那样做。”他挺起胸膛，大胆地注视着她，碰上的却是一种恼怒不解的瞪视。他被搞迷糊了，“我会做任何事，”他继续说下去，内容越来越不连贯，“你叫我做的任何事。有些游戏很吃力——你知道的。可是越费劲，兴趣却越浓。那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的话，我会扫地板。”

“但我们这里有真空吸尘器啊，”列宁娜大惑不解地说，“没有这个必要。”

“不，当然不必要。不过从低三下四中，有时候现出了高贵的德性。[2]我愿意经历某件事，彰显高贵的德行。你不明白吗？”

“但如果有真空吸尘器……”

“那不是重点。”

“还有半低能儿艾普西隆操作那些吸尘器，”她继续说，“呃，说真的，为什么要扫地板？”

“为什么？就是为了你，为了你啊。只是要表示我……”

“还有真空吸尘器到底跟狮子有什么关系……”

“要表示我多么……”

“或者是狮子跟高兴看到我有什么关系……”她变得越来越激愤。

“我多么爱你，列宁娜。”他几乎绝望地说出口了。

血液涌上了列宁娜的脸颊，这是震惊的兴奋得意，在内心涨潮的标志，“你是认真的吗，约翰？”

“但我本来不打算这样说的，”野人大喊着，在一种极大的痛苦中扣紧他的双手，“在我做到之前不会……听着，列宁娜，在熔岩区，人们会结婚的。”

“结什么？”那种恼怒已经开始悄悄回到她的声音里了。他现在在说什么啊?

“在一起一辈子啊。他们许下诺言，要永远共同生活。”

“多么恐怖的想法！”列宁娜真心感到震惊。

“永保美丽的外貌，美好的灵魂会迅速升华，延缓血色的枯槁。”[3]

“什么？”

“在莎士比亚里也是像那样的。‘在举行过庄重、圣洁的仪式，完成那神圣的婚礼之前，如果你先玷污了她白璧无瑕的贞操……’[4]”

“看在福特的份上，约翰，讲点有道理的话吧。你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首先是真空吸尘器，然后是什么白璧无瑕的贞操。你快把我逼疯了。”她跳起来，然后就像是怕他的身心可能会一并逃离她一样，抓住了他的手腕，“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真的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他用非常低的声音说道：“我爱你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早说呢？”她喊了出来，她的愤怒如此强烈，甚至把尖锐的指甲都扎进他手腕里了。“反而胡说些什么白璧无瑕、真空吸尘器还有狮子，让我好几个星期都这么难过。”

她放开他的手，然后愤怒地把那只手从她身边甩开。

“如果我没有这么喜欢你，”她说，“我就会恨你了。”

然后突然间她的双臂环绕住他的脖子，他感觉到她的嘴唇柔软地贴在他自己的嘴唇上。这样甜蜜的柔软，这样温暖又带着电流，让他不禁想起了《直升机里的三周》里的那些拥抱。“喔！喔！”屏幕上立

体的金发女郎，还有，啊！那个真实的黑皮肤摩尔人。恐怖、恐怖、恐怖……他突然激动地要自行挣脱，但列宁娜收紧了她的拥抱。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低语道，同时把她的脸往后仰，以便注视他。她的眼睛里有着温柔的责备。

“哪怕在最幽暗的山洞里，最方便的场合，”[5]（良心的声音发出诗意的雷鸣）“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邪神妖魔最强烈的煽动，也不能诱惑我，叫清白变成淫欲。”他下定决心。

“你这个笨男人！”她说道。“我这么想要你。要是你也想要我，你为什么不做？……”

“可是，列宁娜……”他开始抗议。随着她蓦然松开她的手臂，从他身旁走开的时候，他一时之间以为她已经领会到他无言的暗示了。但在她解开她的白色漆皮药片腰带，小心翼翼地挂在椅背上的时候，他开始怀疑他搞错了。

“列宁娜！”他焦虑地再一次呼唤她的名字。

她把手放到脖颈上，然后垂直向下长长一拉，她的白色水手上衣解到了边缘，他的疑虑变成了真切的现实。“列宁娜，你在做什么？”

拉链响了，咻，咻！她的回答是没有语言的。她脱下了她的喇叭裤。她的拉链连身内衣裤是贝壳的淡粉红色。首席社区歌唱家送的金色T字悬在她乳房上。

“她们的乳头透过了镂孔的内衣，在勾引男人的眼光……”[6]歌声，雷声，还有那些神奇的字眼让她看起来加倍地妖艳，也加倍地诱人。好柔，好软，却是这样有穿透力！这样又挖又钻地深入理性，在决心之中凿穿隧道。“最坚定的誓言碰上了热辣辣的欲念，也就等于干柴遇上了烈火。克制一些儿，否则……”[7]

咻！浑圆的粉红色落下分开，就像整整齐齐切好的苹果。双臂扭动一阵，先是右脚一抬，然后是左脚，拉链式连身内衣软趴趴的、像是泄了气似地落在地上。

她仍然穿着她的鞋袜，也还戴着那顶潇洒地歪向一旁的白色圆形帽子，就这样朝他走过去。“亲爱的。亲爱的！要是你早说出来就好了！”她伸出双臂。

但他没有说“亲爱的”，没有伸出双臂，野人在恐怖中后退了，挥舞着他的双手，就好像在设法吓走某只入侵的危险动物。往后退了四步以后，他被逼到墙边了。

“亲爱的！”列宁娜说着，把双手放到他肩膀上，把她自己压到他身上。“用你的手臂环抱我，”她命令道，“亲爱的，拥抱我直到我被你迷醉。”她也能够念一两句诗的，她知道那些词句，它们如同咒语，如同鼓点。“亲吻我。”她闭上双眼，让她的声音往下沉，变成一种昏昏欲睡的低喃。“亲吻我，直到我昏过去。拥抱我，亲爱的，软绵绵的……”

野人抓住她的手腕，将她的手从他肩膀上扯下来，粗鲁地把她推到手臂距离之外。

“噢，你弄痛我了，你……喔！”突然间她安静下来。恐惧让她忘了疼痛。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他的脸——不，这不是他的脸，这是一个凶恶的陌生人的脸，苍白、扭曲，因为某种疯狂而难以解释的愤怒而抽搐着。她吓呆了。“你怎么了，约翰？”她轻声说。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疯狂的眼睛盯着她的脸看。抓住她手腕的那双手在颤抖。他的呼吸深沉而不规律。她突然间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几乎微弱到听不见，却很骇人。“你怎么了？”她几乎尖叫出来。

而就像是被她的呐喊弄醒了一样，他抓住她的肩膀摇撼她。“娼妓！”他大吼，“娼妓！不要脸的婊子！”[8]

“喔，不要，不——不要。”她抗议的声音因为他的摇晃而产生古怪的抖动。

“娼妓！”

“拜——拜托。”

“该死的娼妓！”

“一公——克索麻胜——过……”她开口要说话。

野人一把推开她，力气大到让她踉跄跌倒了。“滚，”他大吼着，充满威胁性地站着俯视她。“滚出我的视线之外，要不然我杀了你。”他握紧双拳。

列宁娜举起手臂遮住她的脸。“不，拜托不要，约翰……”

“动作快点。快！”

她仍然抬着一只手，一边用一只惊惧的眼睛紧盯着他的每个动作，一边匆促地起身，然后弓着身子，继续遮着她的头，直冲进浴室里。他狠狠地拍了她一巴掌，声音大得像一声枪响。

“噢！”列宁娜往前一跳。

她把自己安全地锁在浴室里后，才有空检查她所有的伤势。她背对着镜子站着，扭着头去看。从左边肩膀往后，她可以看到一个张开的手掌印十分显眼，那珍珠色的皮肉上一片绯红。她轻手轻脚地摩挲着受伤的地方。

在外面的另一个房间里，野人在大踏步来回走着，随着鼓声与有神秘魔力的音乐走着。“鹪鹩在勾勾搭搭，小小的金苍蝇当着我的面干起那下流的事儿来。”这些话在他耳朵里令人发狂地隆隆作响。“其实干起这回事来，她比野猫、比种马还浪得多。她们的上半身完全是女人的模样，下半截却变成了十足的狐狸精。齐腰带为止，她们是天

神，再往下，就全都是魔鬼。那儿是地狱，是黑暗，是硫黄火坑，在燃烧，在烤炙，在发臭、腐烂——啐、啐、啐！呸，呸！给我称一两麝香吧，药铺里的好掌柜，我要香香我脑子里的那些幻象呢。”[9]

“约翰！”浴室里有个刻意讨好的声音轻轻叫道：“约翰！”

“噢，你这毒草啊！多鲜艳的颜色，多芬芳的气息，叫人看了你、闻了你，心都会疼。这美好的书本，难道说，竟要写上‘娼妓’两个字？上天也要掩鼻子……”[10]

但她的香水味仍然在他身旁缭绕，他的夹克上还是白白的，沾上了让她天鹅绒般的躯体散发出香味的粉末。“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无情的节奏自动敲打着，“不要脸的……”

“约翰，我能不能拿回我的衣服？”

他拾起喇叭裤、上衣、拉链连身内衣裤。

“开门！”他一边踢门，一边下令。

“不，我不会开的。”那声音很害怕，却不肯屈服。

“那你要我怎么把衣服拿给你？”

“从门上面的通风口塞过来。”

他照着她的建议做了，然后回到房间去做他不安地来回踱步。“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淫欲魔鬼竟然扭着他的肥臀和马铃薯般的手指头……”[11]

“约翰。”

他没有回答。“肥臀和马铃薯般的手指头。”

“约翰。”

“什么事？”他粗暴地问道。

“我想知道你介不介意把我的马尔萨斯皮带还我。”

列宁娜坐着，聆听另一个房间里的脚步声，一边听一边纳闷地想，他会像那样来回踱步多久？她是不是得等到他离开公寓为止？或者给他一段时间，等他的疯狂平息之后，她就可以打开浴室门安全地冲出去？

她正进行着种种让人不安的揣测，却被另一个房间里的电话铃声打断了。突然间来回踱步的声音止住了。她听到野人对着看不到的人交涉的声音。

“你好。”

“是。”

“要是我没有冒充自己，那我就是。”[12]

“对，你没听到我说话吗？我就是野人先生。”

“什么？谁病了？当然我会很关心。”

“很严重吗？她真的状况很糟？我立刻就去……”

“再也不在她房间里了？那她被带到哪去了？”

“喔，我的天啊！地址在哪儿？”

“公园街三号——是这样吗？三号？多谢。”

列宁娜听到听筒挂回去的咔嗒一声，然后是匆忙的脚步声，门砰然关上。一阵静默。他真的走了吗？

她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四分之一英寸，从门缝里往外张望，空无一人的景象鼓励了她，于是她把门再打开一点点，然后把整个脑袋探出去，最后蹑手蹑脚地进入房间，心跳剧烈地站了几秒钟，听了又

听，然后冲到门口，打开门溜出去，摔上门，拔腿就跑。直到她进了电梯，实际上，在电梯开始往下降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安全了。

【注释】

[1] 这一段引文都出自《暴风雨》第三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2] 约翰引用了《暴风雨》第三幕第一场的话。

[3]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三幕第二场，阮珅译本。

[4] 《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5] 《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6] 《雅典的泰门》（Time of Athens），第四幕第三场，方平译本。

[7] 《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8] 约翰在引用了《奥瑟罗》第四幕第二场里奥瑟罗责骂无辜妻子的话。

[9] 《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方平译本。李尔王在半崩溃状态下抱怨咒骂自己的长女与次女。

[10] 《奥瑟罗》，第四幕第二场，方平译本。

[11] “淫欲魔鬼”这句话出自《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五幕第二场，方平译本。

[12] 约翰这番拐弯抹角的说辞学自《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第一幕第五场，方平译本。

第十四章

公园街临终医院是幢淡黄色的六十层砖造高塔。野人踏出他的计程直升机时，一队色彩鲜艳欢乐的空中灵车正从屋顶上升起，迅速地穿越公园往西，飞往史劳火葬场。在电梯门口，门房将他需要了解的讯息告诉他，他下到了第十七楼的八十一号病房（门房解释说，这是急性衰老病房）。

这是个大房间，有明亮的阳光与黄色油漆，包含二十张病床，全都有人。临终的琳达有人陪伴——不仅如此，还有所有现代化的方便设备。空气一直随着欢乐的合成旋律保持活跃。在每张床的床尾，濒死的病人对面，都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从早到晚一直开着，就像流个不停的水龙头。每隔十五分钟，房间现行的香水味就会自动改变。“我们在尝试，”门口负责接待野人的护士解释道，“尝试在这里创造出一个彻底令人愉快的氛围——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介于一流旅馆与感官戏院之间的某种地方。”

“她在哪里？”野人问道，不去理会那些礼貌的解释。

护士觉得被冒犯了。“你很急啊。”她说。

“还有任何希望吗？”他问。

“你是说，她不会死的希望吗？”（他点点头。）“不，当然没有了。当人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没有……”她被他那张苍白脸上的悲痛表情给吓着了，突兀地中断了答话。“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道。她不习惯访客发生这种状况。（无论如何，这倒不是说这里会有

很多访客，或者这里有任何理由要有很多访客。）“你身体没觉得不舒服吧，有吗？”

他摇摇头。“她是我母亲。”他用几乎听不见的音量说道。

护士用一种受到惊吓、充满恐惧的眼神看向他，然后迅速地别开视线。她整个人从喉咙到太阳穴都羞红了。

“带我到她那里去。”野人说道，他努力要用一种平静正常的语调讲话。

仍旧红着脸的护士带路到病房去。他们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些脸孔仍然年轻，没有枯萎憔悴（因为内在的衰老发展得如此迅速，让容颜没有时间老化——老化的只有心脏跟大脑）。那些进入第二婴儿期一般毫无好奇心的茫然目光，跟随着他们前进的脚步移动。野人看得一阵恶寒。

琳达躺在一长排床铺的最后一张上，就在墙壁旁边。背后撑着枕头，她正在看南美黎曼平面网球锦标赛的半决赛，缩小尺寸又没有声音的比赛在床尾的电视屏幕上重现。在他们那一小方被光线照亮的玻璃上，到处有小小的人影无声无息地冲刺，像是水族箱里的鱼——另一个世界里沉默却活跃的居民。

琳达看着电视，露出迷惑不解的模糊微笑。她苍白、肿胀的脸上有一种白痴般的快乐表情。偶尔她会阖上眼皮，而那几秒钟她似乎是在打瞌睡。然后她会微微一震，再度醒来——醒来面对网球锦标赛的滑稽场面，面对超美声沃立泽[1]合成乐钢琴弹奏的“拥抱我直到我被你迷醉，亲爱的”，面对从她头上的通风口吹来的马鞭草气味暖风——她醒过来时会面对这些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面对一个梦，在梦里，她血液中的索麻会把这些东西变形、美化，成为梦境神奇美妙的组成元素，然后再度露出她充满童稚满足感的惨淡微笑。

“呃，我得走了，”护士说道，“有一批孩子要来了。此外，三号床的病人，”她指向病房，“可能随时都会死。嗯，你请自便。”她匆忙地走开了。

野人在床边坐下。

“琳达，”他握着她的手，悄声唤道。

听到她的名字，她转过头来。她朦胧的双眼因为认出了约翰而变得明亮。她捏捏他的手，露出微笑，嘴唇抖动着，然后，她的脑袋突然垂落下去。她睡着了。他坐在那里注视着她，遍寻那疲惫的肉身，寻找着当年在熔岩区，他还小的时候俯视他的那张年轻欢乐脸庞，回想起（他闭上眼睛）她的声音、她的动作，他们共同生活中的所有事件。“从链球菌到班伯里……”她那时候的歌声多么美啊！还有那些孩子气的押韵童谣，多么奇特，多么神秘！

A、B、C，维生素D;

脂肪在肝里，鳕鱼在海里。

在他回忆起那些字句跟琳达重复那些话的声音时，他感觉到热泪在他的眼皮底下往上涌。然后是那些阅读课：孩子在锅里，猫在垫子上；还有《胚胎储存室贝塔工人实用指南》。还有在火炉旁的漫长夜晚，或者夏天在小屋的屋顶上，那时候她会告诉他关于保留区之外的“异地”的故事：那美丽无比的异地，关于那里的记忆，就像是关于天堂的记忆，他仍然完美无缺地记得那善良可爱的天国，那记忆并没有因为接触到这个真实伦敦的实况、这些实际存在的文明男女，而受到亵渎。

突然一阵尖利的噪音，让他睁开了眼睛，在匆忙抹去泪水后，他转头去看。看似无穷无尽、长得一模一样的八岁男性多胞胎，川流不息地涌入房间。一对又一对，一对又一对，他们来了——真是梦魇。他们的脸孔，他们重复的脸孔——在这一大堆人之中只有一张脸——

长着狮子鼻的脸直直地瞪着，全都有着朝天鼻孔跟淡色的凸眼睛。他们的都穿着卡其色的制服，张着嘴巴，进来时一边尖叫，一边叽叽喳喳闲聊。一时之间，他们似乎像蛆一样爬满病房。他们在病房中爬上爬下，盯着电视机看，对着病患们做鬼脸。

琳达让他们很震惊，甚至让他们起了戒心。一群人挤成一团站在她的床尾，用动物突然遇到未知事物时那种惊恐又愚蠢的好奇心，一直猛盯着瞧。

“喔，看啊，看啊！”他们用受到惊吓的低微声音说道，“她到底是怎么啦？她为什么这么胖？”

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的一张脸——从来没见过不再年轻、皮肤不再紧致的脸，没见过不再苗条挺拔的身体。所有这些垂死的六旬老人都有着青春少女的外表。相较之下，四十四岁的琳达看起来是一个身体松弛变形的高龄怪物。

“她好可怕啊，”有人低声评论，“看看她的牙齿！”

突然间，从床下冒出一个狮子鼻多胞胎孩子，夹在约翰的椅子跟墙壁之间，开始凝视着琳达的睡脸。

“我说……”他开口要讲话，但话音在一声尖叫中被打断了。野人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拎过椅子，然后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耳光，打得他哭嚎着跑开了。

那孩子的哭喊引得护士长匆匆赶来。

“你对他做了什么？”她凶巴巴地质问，“不准你打这些孩子。”

“喔，那就别让他们靠近这张床。”野人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这些肮脏的小混蛋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这真可耻！”

“可耻？你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接受死亡制约。而且我告诉你，”她恶狠狠地警告他，“如果我再看到你干涉他们的制约，我就叫门房过来把你扔出去。”

野人站起来，朝护士长走了几步。他的动作跟脸上的表情如此吓人，以至于护士长惊得直往后后退。他尽了很大的努力克制自己，然后一语不发地转回去，再度在床边坐下。

安下心来的护士长用尖锐的声音和微弱的尊严，说道：“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我警告过了，”她说，“所以你小心点。”但她还是把那些太过好问的多胞胎带开了，叫他们去玩找拉链游戏，她的某位同事正在房间另一头组织这个游戏。

“现在去吧，去喝你那杯咖啡因溶液，亲爱的，”她对另外那位护士说道。行使权威让她恢复了自信，让她感觉好多了，“现在，孩子们！”她喊道。

琳达不安地动弹了一下，暂时睁开了她的眼睛，视线朦胧地看了看周围，然后再度沉入睡梦中。

野人坐在她旁边，努力尝试重新捕捉他几分钟前的情绪。"A、B、C，维生素D."他自言自语地重复，就好像这些字眼是一种会起死回生的魔咒。但魔咒无效。那些美丽的回忆顽固地拒绝浮现，只有嫉妒、丑恶与惨事的可恨重现。血液从波佩割伤的肩膀上流淌下来；琳达丑陋地熟睡，苍蝇在床边地板上泼出的龙舌兰酒上面嗡嗡打转；还有那些小男生在她经过时喊出的辱骂……喔，不，不！他闭上双眼，摇着头，费力地拒绝这些记忆。"A、B、C，维生素D...”他设法想起那些时候，他坐在她膝上，她用手臂环抱住他，然后唱着歌，一次又一次地摇晃着他，摇着他入梦。"A、B、C，维生素D，维生素D，维生素D...”

超美声沃立泽合成钢琴扬起一个犹如呜咽之声的渐强音符。突然之间，香氛循环系统中的马鞭草换成了浓郁的广藿香。琳达身体一颤，醒了过来，困惑地盯着半决赛选手们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她的脸，闻了一两次刚喷上香水的空气，突然间微笑了——那是种孩子气的狂喜微笑。

“波佩！”她喃喃说道，然后闭上双眼，“喔，我真的好喜欢这个，我真的……”她叹息一声，然后让自己重新陷进枕头之间。

“可是琳达！”野人哀求般地唤道，“你不认得我了吗？”他已经这么努力去试，也尽力做到最好了，为什么她就是不能忘记那个人呢？他握着她瘫软的手，几乎是粗暴的，仿佛要强迫她从这种低贱乐趣的梦中醒来，从这些卑下可憎的记忆中回来——回到现在，回到现实：这可怕的现在，可怖的现实，这崇高而又重要意义的现实。就因为现实如此真切，才会让它们变得这么令人畏惧。“你不认得我了吗，琳达？”

他感觉到她的手在握紧，在回应。眼泪涌上他的眼睛。他俯身靠向她，亲吻了她。她的嘴唇抖动着。“波佩！”她再度悄声低语，而这就像有人把一整桶粪便泼到他脸上。

愤怒忽然迅速地在他体内沸腾。他第二次被阻挠的哀恸之情找到另一个出口，被转化成激昂痛楚的愤怒之情。

“可我是约翰啊！”他吼道，“我是约翰！”然后在愤怒和悲痛的心情影响下，他抓住她的肩膀摇晃她。

琳达的双眼抖动着睁开了，她看见他，认出他了。“约翰！”可她却把那张真正的脸和粗暴的双手，放到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去，放到相当于广藿香与超美声沃立泽的内在私密等同物之间，放到构成她梦境宇宙的变形记忆与怪异地移位的感官知觉之间。她认得他是约翰，她的儿子，却把他幻想成熔岩区这个天堂世界的闯入者，她是跟波佩在

那里度过她的索麻假期。他很愤怒，因为她喜欢波佩，他摇晃她是因为波佩在那里的床上——就好像这样有什么错，就好像不是所有文明人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似的。“每个人都属于彼……”她的声音忽然消失成一种几乎听不到的、呼吸困难的咯咯响声。她的嘴巴张开了，她绝望的努力着，要让她的肺里填满空气。但就好像她已经忘记怎么呼吸了。她设法要喊出声来——却出不了声，只有她瞪大的脸流露的惊恐，才揭露出她正在受苦。她的双手伸向喉咙，然后抓着空气——她再也无法呼吸的空气，对她来说已经不复存在的空气。

野人站了起来，弯腰俯视她。“怎么了，琳达？怎么了？”他的声音在哀求，就像是在恳求别人让他安心。

她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恐怖——在他看来，是恐怖与谴责。

她设法要从床上起身，却又倒回枕头上。她的脸恐怖地扭曲了，嘴唇发蓝。

野人转身奔向病房外面。

“快点，快点，”他喊道，“快来人啊！”

站在一圈玩找拉链游戏的多胞胎中央，护士长转身看向他。她第一时间的震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不满。“不要大喊大叫！想想这些孩子，”她皱着眉头说道，“你可能破坏制约……你在做什么？”他已经冲进圆圈里。“小心点！”一个孩子大叫。

“快点，快点！”他抓住她的衣袖，拉着她跟他走。“快点！出事了。我害死了她。”

等到他们回到病房里面的时候，琳达已经死了。

野人僵在那里静静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床边跪了下来，双手捂住脸，控制不住地啜泣。

护士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而看看跪在床边地上的人影（多么丢人现眼！），时而（可怜的孩子们！）看看那些多胞胎，他们已停止找拉链的游戏，从病房另一头盯着看，他们的眼睛跟鼻孔都盯着二十号病床周围发生的骇人场面。她该跟他说话吗？设法让他恢复一点体面的自觉吗？提醒他，他现在人在哪里吗？提醒他，他可能对这些可怜无知的孩子造成多么要命的伤害吗？用这种令人恶心的呐喊，破坏他们所有健全的死亡制约——就好像死亡是某种恐怖的事情，就好像有任何人值得那样大惊小怪似的！这样可能让他们对这个主题产生了灾难性的看法，可能会刺激他们用全然错误、全然反社会的方式做反应。

她走上前去，触碰他的肩膀。“你不能守点规矩吗？”她用低沉而愤怒的语调说。但环顾四周时，她看到大约五六个多胞胎已经站起身，朝病房这一头走来了。游戏的圆圈已经解体了。再过一会儿……不，这个风险太大了，整组人的制约可能都会倒退六七个月。她匆匆朝着她那些面临危险的被保护人走回去。

“现在，谁想要吃巧克力闪电泡芙？”她用响亮欢乐的声音问道。

“我！”整个波坎诺夫斯基群组的人同声回答。二十号床完全被遗忘了。

“喔，神啊，神啊，神啊……”野人不断地自言自语着。当他心中充斥着哀恸与悔恨时，这是混乱中唯一一个清楚的字眼。“神啊！”他喃喃念道，“神啊……”

“他到底在说什么？”有个声音说道，非常近，非常清楚而尖锐地穿透超美声沃立泽发出的乐音。

野人剧烈地一震，然后抬起他的脸庞，环顾四周。五个穿着卡其衣服的多胞胎，每个人右手都拿着一根吃了一半的长长的闪电泡芙，

他们一模一样的脸上有着不同的巧克力液状污渍，站成一排，长着狮子鼻跟凸眼的脸盯着他看。

他们跟他目光相对，同时咧嘴笑了。他们其中一个用吃剩的闪电泡芙指着琳达。

“她死了吗？”他问道。

野人沉默地瞪视了他们一会儿。然后，他静静地站起来，静静地走向门口。

“她死了吗？”一个好奇的多胞胎小跑到他旁边，重复问道。

野人俯视着他，还是没有说话，就把他推开了。这个多胞胎孩子跌倒在地上，立刻开始哭嚎。

野人甚至没有回头看。

【注释】

[1] Wurlitzer（沃立泽）原本是美国的知名钢琴、乐器与点唱机厂牌。

第十五章

公园街临终医院负责杂役的工作人员，是由一百六十二名德尔塔组成的，他们分为两个波坎诺夫斯基群组，分别是八十四名红发女性多胞胎与七十八名黑发长头型男性多胞胎。到了六点钟，他们的工作日结束时，两组人在医院的门厅集合，由代理副财务主管发放他们的索麻配给。

野人出了电梯，走进他们之间。但他的心思还在别处——与死亡，与他的哀恸和懊悔同在。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机械化地开始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

“你推什么推？你以为你要去哪里？”

从许多不同的喉咙里冒出来的只有高亢或低沉两种声音，在尖叫或怒吼着。有那么多的人，但是只有两种面孔，无止境地重复着，就像在一排镜子前。一种是没有毛发、长着雀斑、被橘色光晕包围的月亮般的圆脸，另一种是瘦长的尖嘴的鸟脸，长着两天没刮的短粗胡须，愤怒地转向他。他们的话语，还有胳膊肘戳在他肋骨上的尖锐疼痛，打破了他毫无知觉的状态。他醒过来再度面对外在现实，他环顾周遭，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后心里一沉，感到恐惧与厌恶。他知道这是他日日夜夜反复出现的幻觉，充满了成群结队无法分辨的多胞胎的梦魇。多胞胎，多胞胎……就像蛆一样，他们涌上来玷污琳达之死的神秘性。又是蛆，不过个头大些，完全成熟了，他们现在在他的哀恸与忏悔之上爬来爬去。

他停住了，然后，以困惑又惊恐的眼神，瞪着他周围那些卡其色衣服的乌合之众，他站在他们之中，高了足足一个头。“瞧这儿，那么多风度不凡的人儿！”[1]如歌曲一般的文字嘲笑着他，“人类有多么美！这个新世界多棒啊……”

“分发索麻！”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请排好队。快过去那边。”

一扇门打开了，一套桌椅搬进了前厅。声音来自一位年轻快活的阿尔法，他带着一个黑色铁箱子进来了。一阵满足的低语声从满怀期待的多胞胎之间响起。他们完全忘了野人。他们的注意力现在集中在那个黑色的铁箱子上，她被年轻人摆到桌上了，现在正在打开。盖子被抬起来了。

“喔——喔！”全部一百六十二个人同时叫道，就像在看烟火表演一样。

年轻男子拿出一把小药盒。“现在，”他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道，“请往前走。一次一个人，不要推挤。”

一次一个人，不推不挤，多胞胎们往前走着。首先是两名男性，然后是一名女性，接着是另一名男性，然后是三名女性，然后……

野人站在一旁看着。“这个新世界多棒呀，这个新世界多棒呀……”在他心中，那些如歌的文字似乎改变了它们的声调。它们嘲弄着他的惨状与悔恨，用这样丑恶讥讽的嘲笑音符来嘲弄他！它们发出恶魔似的笑声，坚持那种低下的肮脏行为与梦魇般让人作呕的丑陋。现在，突然之间，它们大声鼓吹着拿起武器。“这个新世界多棒呀！”米兰达在宣告美妙的可能性，甚至把梦魇也变成某种美好高贵事物的可能性。“这个新世界多棒呀！”这是一种挑战，一种命令。

“现在那边不准推挤！”代理副财务主管愤怒地吼道。他猛然盖上他的铁箱子盖子。“除非大家循规蹈矩，否则我就要停止发放了。”

德尔塔们低声嘟哝抱怨，彼此稍微推搡了几下，然后就安静了。威胁很有效。剥夺索麻——可怕的念头！

“这样好多了。”年轻男子说，然后重新打开他的铁箱子。

琳达曾经是个奴隶，琳达已经死了，其他人应该活在自由之中，这个世界应该被变得美丽。一种补偿，一种责任。那一瞬间，野人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这就好像一扇百叶窗被打开来，一副窗帘被拉开了。

“下一个，”代理副财务主管说道。

又一个卡其制服女性走上前去。

“住手！”野人用嘹亮的声音大叫道，“住手！”

他一路挤到桌子旁边，德尔塔们震惊地瞪着他看。

“福特啊！”代理副财务主管悄声说道，“是野人。”他觉得很害怕。

“听着，我恳求你们，”野人诚挚地喊道，“请听我一言……”[2]他以前从没有面对公众说过话，而他发现很难表达他想说的事情，“别拿那个恐怖的东西。那是毒药，是毒药。”

“我说，野人先生，”代理副财务主管露出安抚人的微笑，“你介不介意让我……”

“对灵魂与身体都是毒药。”

“对，但是让我继续发放，好不好？这样才好。”用一个人抚摸以凶恶出名的动物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温柔，他拍拍野人的手臂。“就让我……”

“绝不！”野人大喊。

“可是听我说，老兄……”

“把那种恐怖的毒药全部丢掉。”

“全部丢掉”这几个字，刺穿经过层层叠叠的冥顽不灵，触动了德尔塔意识的敏感之处。一阵愤怒的抱怨声从群众之中扬起。

“我来带给你们自由，”野人说道，转回去面对那些多胞胎，“我来……”

代理副财务主管听不下去了，他溜出前厅，在电话簿里查找号码。

“不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伯纳德总结道，“不在我这里，不在你那里。不在爱神俱乐部，不在制约中心或者学院里。他能上哪儿去？”

海姆霍兹耸耸肩。他们下班回来，以为会看到野人在某个平常碰面的地方等他们，却没有看到他。这很气人，因为他们本来打算搭海姆霍兹的四人座运动直升机，迅速地跨海到比雅里兹去。如果野人不快点来，他们就赶不上准时吃晚餐了。

“我们再给他五分钟，”海姆霍兹说，“如果到时候他还不出现，我们就……”

电话铃响打断了他们。他拿起话筒。“哈啰，请说。”然后，在一段长时间聆听以后，“福利佛里的福特啊！”他咒骂道，“我立刻赶到。”

“怎么了？”伯纳德问道。

“我在公园街医院认识的一个人刚刚告诉我，”海姆霍兹说，“野人在那里。似乎发疯了。无论如何，事态紧急。你要跟我来吗？”

他们一起匆忙地沿着走廊跑向电梯。

“难道你们喜欢当奴隶吗？”他们踏入医院的时候，野人正在说这句话。他的面孔涨得通红，热烈与愤怒让他眼睛发亮。“你们喜欢当婴儿吗？对，一直呜呜哭泣又吐奶的婴儿。”[3]他补上这句话，被他们动

物般的愚蠢激怒了，对他要来拯救的那些人不停地辱骂。这些辱骂从他们迟钝愚蠢的甲壳上反弹回来，他们瞪着他，脸上是无聊的茫然表情，眼中则有着阴沉的怨恨。“没错，吐奶的婴儿！”他完全在吼叫了。哀恸与悔恨，同情与责任，这些全都被忘记了，实际上都被吸收到一股浓烈的压倒性憎恨里，冲着这些算不上人的怪物而去。“你们不想当个自由的人类吗？你们甚至不懂人性跟自由是什么吗？”怒火让他口齿伶俐，这些字句来得很容易，一口气冲了出来。“你们不懂吗？”他重复问道，但他的问题没得到回答。“那么很好，”他冷酷地继续，“我会教你们，我会让你们自由，不管你们想不想要。”然后，他推开一扇对着医院内院的窗户，开始把装着索麻的小药盒整把整把地扔进那个区域。

有一刻那群卡其制服群众一片沉默，僵在那里，对这种暴殄天物的浪费景象感到惊奇与恐怖。

“他疯了，”伯纳德悄声说道，瞪大了眼睛盯着看，“他们会杀了他。他们会……”人群里突然冒出一阵大喊，一波动作让叫喊声充满威胁地朝着野人而去，“愿福特救助他！”伯纳德说道，然后避开他的视线。

“福特救助自助之人。”海姆霍兹华生发出一声笑——实际上，是一阵狂喜的笑——从人群中间挤出一条路来。

“自由，自由！”野人大吼着，一只手还继续把那些索麻丢进那个区域，同时用另一只手挥拳，打向他那些攻击者们难以分辨的脸。“自由！”然后海姆霍兹突然就出现在他旁边了——“老好人海姆霍兹！”——他也在挥拳——“终于有人了！”——一有空档也从打开的窗户一把把地扔出毒药。“对，人！人啊！”再也不剩任何毒药了。他拿起铁箱子，给他们看空空如也的内部“你们自由了！”

德尔塔们号叫着，带着无以复加的怒火冲过去。

伯纳德在战场的边缘地带犹豫着。“他们完蛋了。”伯纳德说道。在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敦促下，他冲上前要去帮助他们，但随即又改变主意，停下脚步，接着自觉羞耻，再度走上前去，又再度觉得最好别这样做，就站在那里，承受着耻辱的犹豫不决之痛——他想着如果不帮他们，他们可能会被杀，但要是去帮忙了，他可能会被杀——这时候（赞美福特！）戴着防毒面具，显得眼睛鼓凸又有猪鼻子的警察跑过来了。

伯纳德冲上前去跟他们会合。他挥舞着他的手臂，这是他的行动，他是在做什么事的。他喊了好几声“救命！”，声音越来越大，好让自己感觉正在帮忙，“救命！救命！救命啊！”

警察把他推到一边去，开始采取行动。三个肩膀上扣着喷雾机器的警察把浓密的索麻喷雾云喷进空气中，两个警察忙着在旁边操作携带式合成八音盒，另外四个警察带着有强烈麻醉剂的水枪，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然后有条不紊地用一阵又一阵水雾，把比较凶猛的打斗者撂倒。

“快点，快点！”伯纳德嚷嚷着，“如果你们不快一点，他们会被杀死的。他们会……噢！”一名警察被他的啰唆惹恼了，用手上的水枪喷了他一下。伯纳德的两腿似乎没了骨头、没了肌腱也没了肌肉，变得只是两根果冻，摇晃不稳地站了一两秒钟，到最后甚至连果冻汁都不是了，便在地上跌成一团。

突然之间，合成八音盒里有个声音开始讲话了。理性的声音，带来美好感受的声音。录音纸卷自动展开到反暴动合成演讲第二号（中等强度）。声音直接来自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心灵深处。“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声音如此悲悯地说道，带着一种无限温柔的谴责语气，甚至让警察在防毒面具后面的眼睛都一时泪光闪闪。“这种行为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不全都快快乐乐、规规矩矩地在一起呢？快乐又规矩。”声音重复道。“和平，和平。”它颤抖着，声音近乎耳语，一

时之间几乎消失了。“噢，我真的希望你们快乐，”它又带着一种充满渴望的诚挚之情开始说话，“我真的希望你们遵守规矩！拜托，拜托守规矩，然后……”

两分钟后，声音与索麻喷雾制造出它们该有的效果。在泪水之中，德尔塔们彼此亲吻拥抱——一次有六个多胞胎全部抱在一起。就连海姆霍兹与野人都几乎哭了。全新的药盒补给从财务室里带来了，新的分配匆促地进行了，而且，在声音饱含丰富情感的男中音告别声中，多胞胎们解散了，哽咽得好像他们的心要碎了。“再见，我最亲爱、最亲爱的朋友们，福特保佑你们！再见，我最亲爱、最亲爱的朋友们，福特保佑你们。再见，我最亲爱、最亲爱的……”

等到最后一批德尔塔也走掉以后，警察们关掉电流。天使般的声音沉默下来。

“你们会乖乖就范吗？”警察小队长问道，“还是我们必须麻醉你们？”他充满威胁地指指他的水枪。

“噢，我们会乖乖就范。”野人回答道，轮流轻按被割伤的嘴唇、被抓伤的脖子跟被咬过的左手。

海姆霍兹仍然用手帕按着流着鼻血的鼻子，他点头同意。

伯纳德醒过来了，也已经恢复到可以使用双腿了，这一刻他选择尽可能偷偷溜向门口。

“嗨，那边那位！”小队长喊道，然后一个戴着猪鼻防毒面具的警察匆匆越过房间，把手按在这位年轻男子的肩膀上。

伯纳德转过身去，一脸义愤填膺的无辜表情。逃走？他做梦都想不到这种事。“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对小队长说，“我真的想象不出来。”

“你是罪犯的朋友，不是吗？”

“呃……”伯纳德说道，然后犹豫了。不，他其实不能否认，“我为什么不能是？”他问道。

“那就来吧。”小队长说，然后带头朝着门口等待着的警车走去。

【注释】

[1] 《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2] 《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第三幕第三场，安东尼演讲的第一句话。他靠这番演讲赢得群众支持，让杀死恺撒的布鲁特斯等人不得不逃亡。

[3] 出自《终成眷属》（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第二幕第七场。

第十六章

这三个人被护送进一个房间，那是管制官的书房。

“管制官阁下很快就会下来。”伽马管家让他们自己待着。

海姆霍兹笑出声来。

“这比较像是一个咖啡因溶液派对，不像是个审判。”他说道，然后让自己陷进那张最豪华的充气扶手椅里面，“开心点，伯纳德。”他瞥见他朋友怏怏不乐的发青的脸孔，就补上这句话。但伯纳德开心不起来，他没回答，甚至也没看海姆霍兹一眼，就去坐在房间里最不舒服的椅子上，他精心选择这张椅子，隐约希望以某种方式，表达对高层权力大发雷霆的反对态度。

在此同时，野人烦躁不安地在房间四处踱步，以一种含糊而敷衍的好奇心浏览书架上的书，看着那些各有编号、摆在小格子里的录音纸卷与阅读机卷筒。在窗户下面的桌子上，躺着一大本用软趴趴黑色人造皮革装订的书，上面盖着巨大的金色T字。他把书拿起来打开。《我的生平与工作》，吾主福特著。这本书在底特律由福特知识宣传社出版。他随便翻了几页，这里读一句，那里读一段，他刚得到结论，认定这本书无法引起他的兴趣，门就打开了，驻西欧世界管制官步履轻快地走进房间。

穆斯塔法·蒙德跟他们三个人都握了手，但他的话是针对野人而发的。“看来你不怎么喜欢文明啊，野人先生。”

野人注视着他。他准备好要撒谎，要咆哮，要阴沉地保持没有反应的状态，然而，管制官脸上那种好脾气的聪颖气质让他安心了，他决定说实话，直来直往。“不喜欢。”他摇摇头。

伯纳德身体一震，惊恐不已。管制官会怎么想？被贴上这种标签，跟一个自称不喜欢文明的人为友——这个人公然把话说出口，而且在所有人之中，偏偏是对管制官这样讲——这太可怕了。“可是，”他开口了。穆斯塔法·蒙德看了他一眼，他被逼着陷入难堪的沉默。

“当然了，”野人继续坦承，“有些非常好的东西。举例来说，空气中的所有音乐……”

“有时候，一千种乐器在我的耳边叮叮咚咚地响，有时候我听见了一阵阵歌声。”[1]

在突如其来的愉悦中，野人的脸庞一亮。“你也读过这个？”他问道，“我以为在这里，在英格兰，没有人知道那本书。”

“几乎没人知道。我是极少数知情者之一。这是禁书，你懂吧。不过既然我在这里制定法律，当然也可以打破法律。我不会受到惩罚，但马克斯先生，”他补上这句话，转向伯纳德，“恐怕你没办法这样。”

伯纳德陷入更加绝望的悲惨境地。

“可是，为什么要查禁这本书？”野人问道。遇到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的兴奋，让他一时间忘记了其他一切。

管制官耸耸肩。“因为它很古老，这是主要理由。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用处。”

“即使它们很美丽？”

“在它们很美丽的时候尤其如此。美丽很吸引人，而我们不想让人被古老的东西吸引。我们要他们喜欢新的东西。”

“可是新的东西这么愚蠢又恐怖。那些戏剧，除了直升机到处飞，还有你感觉得到别人亲吻以外，什么都没有。”他露出厌恶的表情。“山羊、猴子！”[2]只有在奥瑟罗的话里，他才找得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他的轻蔑与憎恨。

“无论如何，是很好的驯服动物。”管制官嘟哝着补充道。

“为什么你不让他们看《奥瑟罗》作为替代？”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那很古老。此外，他们无法理解那出戏。”

对，这是真的。野人记起海姆霍兹是怎么样嘲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唔，那么，”在短暂的停顿以后，他说，“就来点像《奥瑟罗》的新东西，让他们能够理解。”

“那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写的东西。”海姆霍兹打破漫长的沉默，这么说道。

“而那是你永远不会写的。”管制官说，“因为，不管那出戏有多新颖，如果它真的像《奥瑟罗》，没有人会理解，而它如果是新的，就不可能像是《奥瑟罗》。”

“为什么不？”

“对啊，为什么不？”海姆霍兹重复道。他也忘了此刻令人不快的处境。只有焦虑恐惧到脸色发绿的伯纳德还记得这些，但其他人对他不理不睬，“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的世界跟奥瑟罗的世界不同了。你无法不用钢铁来制造福利佛——而没有不稳定的社会，你也不可能创造出悲剧。这个世界现在稳定了。人人都很快乐，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永远不会想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很富裕，他们很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他们不怕死，他们幸福地不知何谓激情与老迈，他们没有母亲或父亲的折磨，他们没有妻子、孩子或爱人可以激起强烈的感觉，他们被制

约得这么厉害，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忍不住要表现出他们应有的行为。而要是有任何事情出了错，还有索麻。你以自由之名拿到窗外去丢的东西，野人先生。自由！”他笑出声来。“期待德尔塔知道自由是什么！现在又期待他们理解《奥瑟罗》！我的好孩子啊！”

野人安静了一会儿。“还是一样，”他顽固地坚持下去，“《奥瑟罗》是好的，《奥瑟罗》比那些感官电影好。”

“当然如此。”管制官同意这一点，“但那就是我们为稳定付出的代价。你必须在快乐与前人称为‘高级艺术’的东西之间做选择。我们牺牲了高级艺术。我们有感官电影跟香水风琴作为替代。”

“但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那些东西的存在本身就是它们的意义，它们的意义是一大堆对观众而言愉快的感官知觉。”

“但它们是……它们是由白痴讲出来的故事。”

管制官笑了出来。“你对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不太有礼貌。他是我们最出色的情绪工程师之一……”

“但他是对的，”海姆霍兹阴郁地说道，“因为那的确很白痴，在根本没什么可说的时候写作……”

“正是。但那需要最巨大的原创性。你是用绝对最少量的钢铁制造福利佛——除了纯粹感官知觉以外，你几乎什么也没用，就做出了艺术品。”

野人摇摇头。“这一切在我看来都相当恐怖。”

“当然是。实际的快乐，跟悲惨的过度补偿相比，看起来总是相当卑下肮脏。而且当然了，稳定远比不上不稳定那样壮观。而心满意足的状态，一点都没有勇抗不幸际遇的那种光彩，一点都没有挣扎着抵

抗诱惑，或者受到激情与疑惑而遭受致命打击的那种别致美丽。快乐从来就不崇高伟大。”

“我想并不是，”野人在一阵安静以后说道，“但是非得糟得像那些多胞胎一样吗？”他的手掠过他的眼睛，就像正试图要擦去他记忆中的景象：在集合桌旁那好几长排一模一样的侏儒，在布伦福单轨电车站那些排着队如成群牲口的多胞胎，那些在琳达临终病榻旁边蜂拥成群的蛆，他那些攻击者无尽重复的脸。他注视着他绑着绷带的左手，然后打起冷战，“真恐怖！”

“可这多么有用！我看得出你不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群组，但是我向你保证，他们是建立其他一切的基石。他们就是陀螺仪，让现状的火箭喷射机稳定地维持在不偏不倚的航道上。”这低沉的声音让人兴奋地振动着，比着手势的手暗示着所有的空间，还有这个无可抗拒的机器如何猛冲。穆斯塔法·蒙德的滔滔雄辩，几乎及于合成语音的标准了。

“我纳闷的是，”野人说，“为什么你要制造出他们——既然你可以从那些瓶子里拿出你想要的任何人。为什么你不把每个人都变成超级正阿尔法？”

穆斯塔法·蒙德笑了。“因为我们不希望被割断喉咙。”他回答道，“我们相信快乐与稳定。一个充满阿尔法的社会必然会变得不稳定而悲惨。想象一个工厂里都是阿尔法员工——也就是说，彼此不同、互不相关的个体，有优良的遗传与制约，以至于能够（在一定限度内）做出自由抉择，承担责任。想象一下！”他重复。

野人试着想象这个状况，但不是很成功。

“这是荒唐的行为。一个阿尔法——被倒出瓶子，接受过阿尔法制约的男性，如果必须做艾普西隆半低能儿的工作会发疯，或者开始乱砸东西。阿尔法可以完全社会化——但只有在你让他们做阿尔法工作

的条件下才行。我们只能期待一个艾普西隆做出艾普西隆的牺牲，因为有个好理由：对他们而言，他们不是牺牲品，他们是最没有抗拒能力的品系。他的制约已经铺好他该沿着哪条铁轨前进。他无法克制自己不这样做，他注定如此。就算在离瓶之后，他还是在一个瓶子里——婴儿期与胚胎期固着的隐形瓶子。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管制官思索着继续说道，"也都是在一个瓶子里经历人生。但如果我们恰好是阿尔法，我们的瓶子相对来说巨大无比。如果我们被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空间里，我们会承受剧烈的痛苦。你不可能把上层阶级的代用香槟倒进下层阶级的瓶子里。理论上这很明显。而在实用上也已经被证实过了。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很有说服力。"

"塞浦路斯实验？"野人问道。

穆斯塔法·蒙德微微一笑。"唔，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重新装瓶实验。这个实验始于吾主福特后473年。世界管制官们清空了塞浦路斯岛原本的所有居民，然后用两万两千名经过特别准备的阿尔法重新殖民那里。全部农业与工业设备都移交给他们，让他们照管自己的事务。实验结果完全符合理论上的预测。这个岛无法正常运作，所有工厂里都有人罢工，法律不存在，命令无人遵从，所有被派去轮班做低程度工作的人，永远都使尽心机要做高程度工作，所有做高程度工作的人则不计代价要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不到六年时间，他们就打起了最残酷的内战。在两万两千人中的一万九千人被杀害以后，幸存者毫无异议地向世界管制官们请愿，要他们重掌岛屿的统治权。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而这就是世间仅见的唯一纯阿尔法社会的结局。"

野人深深叹了一口气。

"最理想的人口构成，"穆斯塔法·蒙德说，"是以冰山为模型——九分之八在水平面下，九分之一在水面上。"

"而他们在水面下快乐吗？"

“比在上面还快乐。举例来说，比你在这里的朋友快乐。”他用手一指。

“哪怕在做那样可怕的工作？”

“可怕？他们不觉得可怕。正相反，他们喜欢这种工作。非常轻松，游戏一般简单。对心灵或肌肉都没有压力。七个半小时温和、不会让人精疲力竭的劳动，然后是索麻配给、游戏、没有限制的交媾与感官电影。他们还能要求什么？的确，”他补充道，“他们可能会要求更少的工时。而且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少的工时。技术上来说，缩减所有社会低阶者的工时到一天三四小时，会相当简单。但他们会因此变得更快乐吗？不，他们不会的。实验做过了，那是在超过一个半世纪前。整个爱尔兰实施一日四小时工时。结果是什么？扰攘不安，索麻消耗量激增，就这样。那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闲暇远非快乐的泉源，人们觉得度假是一种强迫，宁愿远离这种闲暇。发明办公室里堆满了种种节省劳力流程的计划。数以千计。”穆斯塔法·蒙德比了个表示海量的手势。“而我们为什么不付诸实践呢？这是为了劳工的缘故，把多余的空闲强加在他们身上，是纯粹残酷的行为。在农业方面也一样。如果我们想要，我们可以合成每一小口食物。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宁可让三分之一人口在土地上工作。这是为了他们好——因为把食物从土地上生产出来，花费的时间会比从工厂里生产更长。此外，我们要考虑我们的稳定。我们不要变化。每种变化都是对稳定的威胁。这是让我们对应用新发明格外谨慎的另一个理由。每种纯科学之中的发现，都有潜在的破坏性，有时候，就连科学都必须被当成可能的敌人来看待。对，就连科学都是。”

科学？野人皱起眉头。他知道这个字眼。但那确切来说指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莎士比亚跟印第安村落里的老人从来都没提过科学，而从琳达身上，他只拼凑得出模糊的暗示：科学是你用来做直升

机的东西，某种可以导致你嘲笑玉米舞的东西，某种让你不会长皱纹、掉牙齿的东西。他拼命地努力，要搞懂管制官的意思。

“对，”穆斯塔法·蒙德继续说，“那是另一个为稳定付出代价的东西。不只有艺术跟快乐不兼容，科学也一样。科学很危险，我们必须用最小心翼翼的方式替它上锁链、戴嘴套。”

“什么？”海姆霍兹震惊地说，“可是我们一直都说科学就是一切。那是睡眠教学里反复灌输的。”

“在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每周三次。”伯纳德插嘴。

“而我们在学院里做的所有科学宣传……”

“不错，但那是哪种科学？”穆斯塔法·蒙德语带讥讽地反问，“你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所以你们无法判断。我在我的时代，是个相当好的物理学家。太好了——好到足以理解我们所有的科学只是本烹饪书，有一套任何人都不准质疑的正统烹饪理论，还有一份食谱清单，除非得到主厨特许，否则不准再添加。我现在就是主厨。但我一度是个很好奇的年轻厨房帮工。我开始自己煮点东西。非正统的烹饪，非法的烹饪。实际上，是一点真正的科学。”他沉默了。

“发生了什么事？”海姆霍兹·华生问道。

管制官叹了口气。“很像即将发生在你们几位年轻男士身上的事。我差点儿被送到一个小岛上去了。”

这些话刺激到伯纳德，让他做出了狂躁又不成体统的行为。“把我送到小岛上去？”他跳起来，冲到房间对面，然后站在管制官面前指手画脚，“你不能把我送走。我什么都没做，是别人干的好事，我发誓是别人。”他指控的手指指向海姆霍兹跟野人。“喔，拜托不要送我去冰岛！我答应我会做我该做的。再给我一次机会，请给我一次机会。”他流下了眼泪。“我告诉你，这是他们的错，”他啜泣起来，“而且别去冰

岛。喔，拜托，管制官阁下，拜托……”在一阵突然爆发的屈辱情绪下，他整个人在管制官面前跪了下来。穆斯塔法·蒙德设法要把他拉起来，但伯纳德坚持要这样卑躬屈膝，字句像河流般无穷无尽地倾倒出来。到最后，管制官不得不按铃叫来他的第四秘书。

“带三个人来，”他下令道，“把马克斯先生带进一间卧室，给他好好来一剂索麻喷雾，然后让他躺到床上去，把他留在那里。”

第四秘书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带着三个穿绿制服的多胞胎男仆。还在吼叫啜泣的伯纳德被抬出去了。

“别人会以为有人要割破他的喉管。”管制官在门关上的时候说道，“此外，如果他有一丁点理智，就会了解到对他的惩罚其实是一种奖赏。他要被送去一个小岛。也就是说，在他被送去的那个地方，他会遇到他能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有趣的一群男女。所有为了这个或那个理由，变得太有自觉、无法适应社群生活的人。所有对正统感到不满，有自己独立看法的人。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还算是号人物的人。我几乎要羡慕你了，华生先生。”

海姆霍兹笑了，“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去那样一座小岛上呢？”

“因为到头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管制官回答，“我得到过选择的机会：被送到一座小岛上，我可以在那里继续做我的纯科学；或者进入管制官议会，将来有希望在适当时机成为真正的管制官。我选择了这条路，放弃了科学。”在一小段沉默之后，他补充道，“有时候，我很后悔没选科学。快乐是难以应付的主人——特别是在事关其他人的快乐时。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制约要毫无质疑地接纳它，快乐就是比真相更难应付的主人。”他叹息一声，再度陷入沉默，然后用更欢快的语调继续说道，“唔，责任就是责任。一个人不能考虑自己的偏好。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是一种公共危险。科学就跟它的益处一样危险。它已经赐给我们史上最稳定

的平衡状态。就连原始的母系制度都没有我们来得稳定。我重复一次，要多谢科学。不过我们不能容许科学抵消它自己的优良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细心地限制科学研究者的工作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被送到小岛上。除了此刻最直接的问题以外，我们不容许科学研究处理任何别的东西。所有其他的探究，都必将受到最勤奋不懈的劝退。”他在一阵小小的暂停以后，继续说道，“读到吾主福特那个时代的人曾经怎么样描述科学进步，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似乎以为科学可以不受限制地持续发展下去。知识是最高级的善，真理是最终极的价值，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附属的。的确，就算是那时候，观念也开始改变了。吾主福特本人就做了许多事情，把强调的重点从真理与美转移到舒适与快乐。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变。普遍的快乐，让轮子稳定地转动下去，真理与美却办不到。而且，当然了，每次大众夺取政治权力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就是快乐而非真理与美。但尽管如此，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仍然是允许的。人们仍旧继续讲到真理与美，就好像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善。这一直维持到九年战争的时代为止。那让他们完全改弦易辙。炭疽弹在你身边到处开花的时候，真理、美或者知识的意义在哪里？科学就是在这时候第一次开始受到控制——在九年战争之后。当时的人甚至已经准备好让他们的胃口也受到控制。为了过安静的生活，什么都可以。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控制下去。当然，这对真理来说不是好事。但这样对快乐非常好。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不付出就得到某种东西，快乐必须付出代价。华生先生，你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你对美太感兴趣了。我则对真理太感兴趣，我也付出了代价。”

“但你没去某座小岛上。”野人打破一段长久的沉默说道。

管制官露出微笑。“那就是我付出的代价。我选择为快乐服务。为其他人的快乐——而不是我的。”在短暂停顿后，他继续说道，“很幸运，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小岛。我不知道要是少了这些岛，我们该怎么办。我猜想，就是把你们全送进毒气室吧。顺便一提，华生先生，你

喜欢热带气候吗？譬如说，马克萨斯群岛？萨摩亚？或者某个更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海姆霍兹从他的充气椅子上站起来。“我会喜欢恶劣的气候，”他回答。“我相信如果气候糟糕，一个人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举例来说，如果有很多狂风暴雨……”

管制官点头表示赞许，“华生先生，我喜欢你的精神。就算我在公众场合不会认可，但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他露出微笑，“马尔维纳斯群岛怎么样？”

“好，我想那样也不错。”海姆霍兹回答，“至于现在，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去看看可怜的伯纳德怎么样了。”

【注释】

[1] 《暴风雨》，第三幕第二场，方平译本。

[2] 《奥瑟罗》，第四幕第一场。

第十七章

“艺术，科学——你似乎为你的快乐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在他们独处的时候，野人说道，“还有别的吗？”

“呃，当然了，宗教。”管制官回答，“以前有过叫作神的东西——在九年战争以前。不过我忘了。我想，你很明白所有跟神有关的事。”

“唔……”野人犹豫了。他本来很乐意谈谈孤独，谈谈夜晚，谈谈苍白的躺在月光下的台地，谈谈悬崖，谈谈坠入布满阴影的黑暗，谈谈死亡。他本来会很乐意谈谈，却无话可说。甚至引用莎士比亚都说不出来。

在此同时，管制官已经走到房间另一边，正在打开一个嵌进墙壁里、夹在书架之间的巨大保险柜。沉重的柜门旋转开来。他在门里的黑暗中摸索着，“这个主题，”他说道，“总是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抽出一部厚重的黑色书本，“譬如说，你从来没读过这本书。”

野人接过书。“《圣经——旧约与新约》。”他把书名念了出来。

“你也没读过这个。”这是一本小书，已经没了封面。

“《师主篇》。”[1]

“这个也没有吧。”他拿出另外一本书。

“《宗教经验之种种》。威廉·詹姆斯著。”

“而我还有更多，”穆斯塔法·蒙德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说道，“一整套淫秽古书。神在保险柜里，福特在书架上。”他笑了一声，指向他公开的图书馆，指向一架架的藏书，放满阅读机纸卷与录音纸卷的置物架。

“但如果你知道神，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们？”野人义愤填膺地问道，“为什么你不给他们这些关于神的书？”

“就跟我们不给他们《奥瑟罗》的理由相同：这些是老书，它们讲的是几百年前的神，不是讲现在的神。”

“可是神没有变啊。”

“不过人变了。”

“那有什么差别？”

“有世界上最大的差别。”穆斯塔法·蒙德说。他再度站起身，走到保险柜旁。“曾经有个叫纽曼的红衣主教[2]，”他说，“红衣主教，”他大声强调，“就像是首席社区歌唱家。”

“‘本人乃米兰的红衣主教潘杜夫。’[3]我在莎士比亚里面读到过他们。”

“你当然读过了。唔，就像我说过的，有个叫纽曼的红衣主教。啊，书在这里。”他把书抽出来，“而当我要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要拿出另一本。这是一个名叫曼因·德·比朗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的话。”

“一个天地之大都无法容纳其想象的人。”[4]野人脱口而出。

“确实是。我读给你听听，他确实曾梦想的某件事。现在，听听这位老首席社区歌唱家说些什么。”他把书打开到用一张纸条做记号的地方，然后开始朗读，“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就如同我们占据的东西也

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并没有制造出自己，我们不可能超越自身。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神的所有物。这样看这件事，不是我们的快乐吗？考虑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算是一种快乐，或者一种安慰吗？青春与富足之人可能会这么想。照他们想的，他们可能会认为照自己的意思——不仰赖任何人，不必想到任何看不到的事物，少了持续感谢、持续祈祷、持续参考他们怎么处理他人意愿的麻烦——去拥有每件事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就像所有人一样，会发现那种独立并不是为人而设的——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有一阵子会行得通，但不会带着我们安全地抵达终点……"[5]穆斯塔法·蒙德暂时停下，放下第一本书，然后拿起另一本，翻过那些页面，"以这个为例，"他说道，用他低沉的嗓音再度开始朗读，"一个人会变老，他在自己身上感觉到那种彻底的衰弱感、倦怠感、不适感，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然后，虽然感觉如此，想象着他自己只是病了，用这个概念来哄骗着他的种种恐惧。这种让人烦恼的状况是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而他希望从中恢复，就像从一种疾病中恢复一样。徒劳的想象啊！那种病就是老年，而它是一种恐怖的病。他们说，是对死亡与死后会有什么的恐惧，让人随着年岁增长转向宗教。但我自己的经验让我相信，跟这种恐惧或想象无关，宗教情绪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之所以会增长，是因为在激情变得冷静，幻想与感性受到的刺激减少、也不再容易兴奋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变得没那么扰攘不安，没那么容易被影像、欲望与分心之事给弄得模模糊糊，而以前理智会被这些东西蒙蔽。随后，神就从一朵云后面冒了出来，我们的灵魂感觉到了、看到了这所有光的来源，便自然而然、无可避免地转向了它，因为现在所有给予感官世界生命与魅力的东西，都已经开始从我们身上流逝而去，现在现象性的存在不再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印象支持，我们感觉到需要倚靠某种持续的东西，某种永远不会愚弄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又永久性的真理。对，我们免不了转向神，因为这种宗教情绪就其本质上来说如此纯粹，令体

会到它的灵魂感到如此愉悦，它补偿了我们所有其他的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本，然后往后靠回他的椅子上。“在天地之间，哲学家无法想象到的诸多事物之一就是这个，”（他挥了挥手）“我们，这个现代世界。‘你只能在你拥有青春与富足的时候，独立于神之外，独立并不会带着你安全地到达终点。’唔，我们现在就有青春与富足，一路直达终点。接下来是什么？显然，我们可以独立于神之外。‘宗教情绪会补偿我们所有的损失。’可是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要补偿，宗教情绪是多余的。而在青春欲望永远不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去追寻青春欲望的替代品？在我们直到最后一刻都还继续享受所有老套愚蠢的把戏的时候，为什么要分心找寻娱乐的替代品？在我们的心智跟身体继续在活动中取乐时，我们为什么需要歇息？在我们有索麻的时候，为何要追寻慰藉？在有社会秩序的时候，为什么要追寻不变的事物？”

“那么你认为没有神吗？”

“不，我认为很可能有。”

“那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但他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显现。在前现代时期，他显现自己是那些书里描述的那种存在。现在……”

“他现在如何显现自己？”野人问道。

“喔，他显现自己是缺席者，就好像他完全不在那里。”

“那是你的错。”

“称之为文明的错误吧。神跟机械、科学医药与普遍的快乐不相容。你必须做出你的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机械、医药与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把这些书锁在保险柜里。它们是黄色刊物。大家会震惊于……”

野人打断他的话。“可是感觉到有神不是自然的吗？”

“你还不如问问用拉链拉上人的裤子是否自然，”管制官讥讽地说道，“你让我想起那些老家伙里的另一位，他叫布拉德利。[6]他定义的哲学是，找到一个人凭直觉相信某件事的坏理由。就好像一个人会凭直觉相信任何事情似的！一个人会相信某些事，是因为他已经被制约去相信那些事了。为某个人基于某些坏理由而相信的事情，找出别的坏理由来——那才是哲学。人相信神，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制约要这样信了。”

“但还是一样，”野人坚持己见，“在你孤独的时候，相信神是自然的——你相当孤独，在夜晚，想着死亡的时候……”

“但现在的人从不孤独，”穆斯塔法·蒙德说道，“我们让他们痛恨孤独，我们安排他们的生活，好让他们几乎不可能拥有孤独时刻。”

野人阴郁地点点头。在熔岩区，他曾经因为他们不让他参与村落的集体活动而痛苦，在文明的伦敦，他则因为他永远摆脱不了那些集体活动、从来不能安安静静一个人而痛苦。

“你记得《李尔王》里面的那一小段吗？”野人终于说道，“‘上天赏罚最公正，当初寻欢作乐，犯下的罪孽，成为了日后的报应；想父亲在那昏天黑地的场合生下了你，却因此叫他丧失了一双眼睛。’然后爱德蒙回答——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去——‘你说得对，没有错。命运的轮子如今转满了一圈，我落到了原来的地步。’[7]现在那怎么说？那里看起来不是有个神在处置事情，在惩罚，在奖赏吗？”

“唔，有吗？”轮到管制官质疑了，“你可以跟一个无生育能力者沉浸于无数次的愉快恶行里，却毫无被自己儿子的情妇挖出眼珠的风险。‘命运的轮子如今转满了一圈，我落到了原来的地步。’但爱德蒙现在会在哪里呢？坐在一张充气椅子上，手臂环抱着一个女孩的腰，嚼着他的性荷尔蒙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上天赏罚最公正。毫无疑

问。不过他们的律法是由组织社会的人所订定的，是最后手段，天命是从人的身上得到提示的。”

“你确定吗？”野人问道。“你真的确定充气椅子上的爱德蒙，没有像受伤流血至死的爱德蒙一样，受到沉重的惩罚吗？上天赏罚最公正。他们不是用他愉快的恶行，作为贬低他的工具吗？”

“将他从什么样的位置贬低下去呢？作为一个快乐、工作辛勤、消费商品的国民来说，他是完美的。当然了，如果你选择的是我们之外的其他标准，那或许你会说他被贬低了。但你必须遵从同一套基本公设。你不能照着离心球游戏的规则来打电磁高尔夫。”

“但价值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野人说，“它体现着本质和实际的品位。一在于它本身确有可贵之处，二在于他必须受评估人重视。”[8]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道，“这就扯远了，不是吗？”

“如果你们容许自己去思考神，就不会让自己被愉快的恶行给贬低了。你们就有理由耐心地忍受，鼓起勇气去行动。我曾经在印第安人身上看到这点。”

“我相信你看到了，”穆斯塔法·蒙德说，“但话说回来，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文明人没有忍受不愉快事情的必要。至于有所行动——福特不允许他们有这种想法。如果人们开始自行其是，会打乱整个社会的秩序。”

“那么克己精神呢？如果你们有个神，你们就有理由克制自己了。”

“可是只有在不克制自己的时候，工业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依赖卫生与经济，将自我放纵进行到底。不这样做的话，轮子就停止转动了。”

“你们应该支持保持贞洁！”野人说道，在他说出这话的时候，脸有点红了。

“可是贞洁意味着激情，贞洁意味着神经衰弱。而激情与神经衰弱意味着不稳定。不稳定又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少了诸多愉快的恶行，就不可能拥有持久的文明。”

“可是，神是一切高贵、美好、英雄式事物的理由。如果你们有神……”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高贵情操或英雄主义。这些事物是政治无能的表现。在像我们这样组织合理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发挥高贵情操或英雄主义。这种情况会发生，必定是因为环境的不稳定。在有战争的地方，在效忠对象出现分歧的地方，在有诱惑要抗拒、要为了爱的对象征战或抵御外侮的地方——显然，在那里高贵情操和英雄主义才有意义。但是现在没有战争。最需要关注的事情，就是防止你们彼此爱得太多。没有所谓效忠对象会产生分歧这回事了。你们被制约到不由自主会做你们该做的事。而你们该做的事大体来说如此令人愉快，有这么多自然的冲动被允许自由展现，真的没有任何诱惑要抗拒。如果因为某种不幸的巧合，真的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哎呀，总是有索麻可以让你从这些事实中放个假。总是有索麻可以镇定你的愤怒，让你跟你的敌人和解，让你有耐性、长期忍受下去。在过去你只能靠着做出巨大努力、在多年辛苦的道德训练后，做到这些事。现在，你吞下两、三颗半克的药片，就达到那个境界了。现在任何人都能道德高尚。你可以用一个瓶子就把你至少一半的美德随身携带。不必流泪的基督教——那就是索麻。”

“可是眼泪是必要的。你不记得《奥瑟罗》说的话吗？‘要是暴风雨过后，总展开这一片明媚的风光，那么风尽管刮吧——直到把死亡叩醒。’[9]有个老印第安人以前总跟我们讲一个故事，讲的是玛塔斯基

的女孩。想娶她的年轻男子必须在她的花园里锄一个早上的地。这看起来很轻松，但那里有苍蝇跟蚊子，它们是有魔法的。大多数年轻人会受不了螫咬。但是能忍的那一个小伙子，最终得到了女孩。”

“有趣的故事！但在文明国家，”管制官说，“你可以不必替女孩子锄地就拥有她们，不会有任何苍蝇蚊子来叮你。许多个世纪以前我们就摆脱它们了。”

野人点点头，皱着眉。“你们摆脱了它们。对，那就像你们会做的。摆脱一切不愉快的事情，而不是学会忍受它。哪一样比较容易，在内心容忍暴虐命运的弓箭弩石，还是拿起武器面对重重困难，经由对抗来结束一切……[10]但你们两样都不做，既不容忍也不对抗。你们只是废除了弓箭弩石。这样太容易了。”

他突然间沉默下来，想起了他的母亲。在她位于三十七楼的房间里，琳达漂浮在唱歌的光与香水爱抚的海洋上——漂得远远的，漂出空间，漂出时间，漂出她的记忆、习惯、年龄与浮肿身体的牢笼。而托马金，孵化与制约中心的前主任，托马金仍然在度假——远离羞辱与痛楚的假期，在这个世界里他不可能听到那些字眼、那些嘲笑声，不可能看到那些丑恶脸孔，不可能感觉到脖子上缠着潮湿松软的手臂，一个美丽的世界……

“你们需要的，”野人继续说道，“是流着眼泪进行改变。这里没有一件事付出的代价是足够的。”

（“一千两百五十万元，”在野人跟亨利·福斯特这么说的时候，亨利抗议道，“一千两百五十万元——新的制约中心就是要花这么多钱。一分都不少。”）

“把凡夫俗子和难以预料的事，交托给命运、死亡以及危险，只为了弹丸之地。[11]这难道不是很有意义吗？”他问道，同时抬头看着穆

斯塔法·蒙德，“这跟神不一样——虽说当然了，神也这样做的一个理由。过着危险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很有某种意义吗？”

“有很大的意义，”管制官回答，“男人与女人必须不时刺激一下他们的肾上腺。”

“什么？”野人无法理解地问道。

“这是完美健康的条件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VPS治疗定为强制性。”

"VPS?"

“暴力激情替代（Violent Passion Surrogate）治疗。按规律一个月一次。我们让整个系统灌满了肾上腺素。这是恐惧与愤怒在生理学上彻底的等同物。包含谋杀苔丝德蒙娜，还有被奥瑟罗谋害所产生的所有滋补效果，却不会有一点麻烦。”

“但我喜欢那些麻烦。”

“我们不喜欢。”管制官说，“我们宁愿用舒适的方式做事。”

“但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

“事实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正在要求的是不快乐的权利。”

“那么很好，”野人挑衅地回答，“我就是在要求不快乐的权利。”

“更别提变得老丑无能的权利，得梅毒与癌症的权利，只有极少食物可吃的权利，长虱子的权利，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过的权利，得伤寒的权利，被每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折磨的权利。”长久的沉默。

“我要求全部这些权利。”野人最后说。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悉听尊便。”他说。

【注释】

[1] 十五世纪流传下来的天主教灵修经典著作。

[2]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原本是英国国教主教，在探索信仰的过程中改宗罗马天主教，对天主教的影响极大。

[3] 《约翰王》，第三幕第一场，屠岸译本。

[4] 约翰这句话是延伸解释了《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中哈姆雷特的台词：“何瑞修啊，天地之间有太多事物，不是所谓的哲学可以想象的。”

[5] 出自纽曼红衣主教的作品《教区与一般布道词》（Parochial of Plain Sermons）第五卷第六篇布道词《对过往慈悲的回忆》（Remembrance of Part Mercies).

[6] F.H.Bradley(1846-1924），英国哲学家，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的前言。

[7] 《李尔王》第五幕第三场，方平译本。以下“被自己儿子的情妇挖出眼珠”，均与《李尔王》情节有关。爱德蒙是葛乐斯德伯爵的私生子，为了夺得地位权势陷害哥哥埃德加；勾搭李尔王之女贡纳莉之后又诬告父亲谋反，贡纳莉因此命人挖去葛乐斯德的双眼。

[8]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二幕第二场，阮珅译本。

[9] 《奥瑟罗》，第二幕第一场，方平译文。

[10]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彭镜禧译本。

[11] 《哈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彭镜禧译本。

第十八章

门半开着，他们进来了。

“约翰！”

从浴室传来一阵难听的声音。

“出了什么严重的事吗？”海姆霍兹喊道。

没有回答。那种难听的声音重复了两次，接着一片寂静。然后，咔嗒一声，浴室门打开来，非常苍白的野人出来了。

“我说，”海姆霍兹担忧地叫道，“你看起来真的病了，约翰！”

“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吗？”伯纳德问道。

野人点点头，“我吃了文明。”

“什么？”

“文明毒害了我，我被亵渎了。然后，”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吃了自己的邪恶。”

“是，不过到底是怎么了？……我的意思是，刚才你是在……”

“现在我被净化了，”野人说，“我喝了一些加了芥末的热水。”

其他人震惊地瞪着他，“你是说，你故意这样做？”伯纳德问道。

“印第安人都是这样净化自己的。”他坐下来，然后叹息着用手摩挲他的前额。“我应该休息个几分钟，”他说，“我相当疲倦。”

“呃，这我倒不觉得奇怪，”海姆霍兹说。在一阵沉默之后，他换了一种语气，继续说道，“我们是来说再见的。我们明天早上出发。”

“对，我们明天出发。”伯纳德说道，野人注意到他脸上有一种新的表情：下定决心听天由命。“顺便一提，约翰，”他在椅子上往前靠，把一只手放在约翰膝盖上，继续说道，“我想说，对于昨天发生的一切我感到抱歉。”他脸红了。“多么羞愧。”他不顾自己的声音多么不稳定，接着说下去。“我真是……”

野人打断他的话，然后握着他的手，深情地握着。

“海姆霍兹对我真的很好，”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伯纳德重新开始讲，“如果不是有他，我会……”

“得了得了。”海姆霍兹抗议道。

一阵沉默。尽管他们很悲伤——但他们的悲伤，正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爱——这三个年轻人却很快乐。

“我今天早上去见管制官了。”最后野人说。

“为什么？”

“问我是否能跟你们去那岛上。”

“那他怎么说？”海姆霍兹热切地问道。

野人摇摇头，“他不准我去。”

“为什么不准？”

“他说他想继续做实验。但我宁可下地狱，”野人突然间愤怒地补上这句话，“如果要我继续被实验，我宁可下地狱。就算不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管制官，我明天也应该离开。”

“但是去哪里呢？”另外两人异口同声问道。

野人耸耸肩，“哪儿都好。我不在乎。只要我能够独处就好。”

从吉尔福德开始，下行航线跟着魏河河谷到高德尔明，然后越过米尔福德跟惠特利，前进到海瑟米尔，继续穿过彼得菲尔德朝着朴次茅斯去。大约与此线平行，上行航线经过沃普列斯登、汤汉姆、普顿汉、艾尔斯德与葛雷肖特。在猪背山与辛德海德之间有一些地方，两条线相距不超过六七公里。[1]这样的距离对漫不经心的飞行员来说太短了——特别是在夜间，以及他们多吃了半克索麻片的时候。有过一些意外事件，很严重的意外。当局决定要把上行线稍微往西移动个几公里。在葛雷肖特与汤汉姆之间有四个废弃的空中灯塔，标示出从朴次茅斯到伦敦的旧航线。它们上方的天空寂静而渺无人烟，现在直升机无休无止地嗡嗡轻响或轰然飞过的地方，是塞尔伯恩、波尔顿与法恩汉的上空。

野人已经选择把矗立在普顿汉与艾尔斯德之间丘陵上的旧灯塔，当成他的隐居之地。这栋建筑物是钢筋水泥做成的，而且保存得很好。在野人第一次探索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曾经想过这里太舒适，太过文明而奢华了。他要求自己要更加严格自律、更加全面彻底地进行自我净化来作为补偿，借此获得良心上的安宁。他在隐居地的第一个晚上，刻意彻夜未眠。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跪着祈祷，一会儿朝着有罪的柯劳狄曾经恳求过的上界祈祷，[2]一会儿用祖尼语对着阿翁那维罗纳祈祷，一会儿又对着耶稣与普空祈祷，一会儿又对他自己的守护动物老鹰祈祷。他时不时伸出双臂，就好像他在十字架上，然后就这样举着手臂度过漫长的好几分钟，让手臂上痛楚逐渐增强，直到最后让他疼得发抖，难以忍受。他举着手臂，自愿忍受如同被钉上十字架般的痛苦，同时咬着牙（汗水从他脸上涔涔流下）重复说道：“喔，原谅我！喔，让我纯洁！喔，帮助我变好！”他说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快要痛昏过去为止。

在清晨来临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获得了住在灯塔里的权利，虽然大部分窗户上还有玻璃，从平台上看出去的景色也还是那样美妙。他选择这座灯塔的原因，几乎也成了让他立刻去别处的原因。他本来决定住在那里，是因为风景美丽，是因为从塔上看下去，似乎可以眺望到一个神灵的显现。但他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放纵地每天、每个小时看到这样宜人的景象？他是什么人，怎么可以住在看得见神显现的地方？他配住的地方就只有某个污秽的猪栏或是地下的黑洞里。他在痛楚中度过的长夜还让他浑身僵硬酸痛，但因此他也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他爬上塔顶的平台，眺望着他旭日东升的明亮世界，他重新获得了在这里生活的权利。北方的景色被猪背山长长的粉白色山脊圈住了，在猪背山的东面尽头处，组成吉尔福德的七座摩天大楼如高塔般矗立。看到那些高塔，野人做出厌恶的表情，但假以时日，他会跟这些塔楼和平共处。因为在夜晚，它们欢快地闪着光拼出几何形状的星座图案，或者整个楼如同发光的手指，严肃地指向包含众多深不可测秘密的天际（那手势的目前在英格兰除了野人以外，没人懂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在把猪背山与灯塔矗立的沙质丘陵分开来的山谷里，普顿汉是个有九层楼高的普通的小村落，有谷仓、家禽养殖场跟一个小小的维生素D工厂。在灯塔的另一侧，地势朝南方往下降，变成长着石南灌木的长长斜坡，一直延伸到一连串的池塘。

在这些池塘后方，穿过树林，矗立着十四层楼高的艾尔斯德巨塔。在带着薄雾的英国空气之中，隐约可见的辛德海德与塞尔伯恩将人们的视线吸引进远方一片蓝色的浪漫之中。但吸引野人到这座灯塔来的，不只是远处的风景，近处也一样迷人。树林、整片绵延开来的石楠与黄色金雀花、苏格兰冷杉丛，闪耀发亮的池塘与它们旁边伸出的桦树、池中的莲花、一丛丛的灯芯草——这些都很美丽，而且对于习惯美国沙漠不毛景象的眼睛来说，简直是美得惊人。然后还有他向往的孤独！好天过去了，他从来没看到一个人。从查令T字塔飞到灯

塔来只要十五分钟时间，但熔岩区的丘陵并不比这片苏里荒原更荒凉。每天离开伦敦的人群只是为了玩电磁高尔夫或网球而出城。普顿汉没有连结站，最近的黎曼平面球场在吉尔福德。花朵与风景是这里唯一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既然没有好理由到这里来，就没有人来。头几天，野人独自生活，不受打扰。

约翰刚来英国时领到的用于个人开销的钱，大多都被他花在购买装备上了。离开伦敦以前，他买了四条黏胶纤维羊毛毯、粗细绳索、钉子、胶水、几样工具、火柴（虽然他打算在适当时机做个取火钻）、若干深锅跟平底锅、二十多包种子，还有十公斤的小麦粉。“不，不要合成淀粉跟棉花废料制替代面粉，”他坚持，“虽然那比较营养。”不过在轮到全腺体饼干与维生素人造牛肉时，他无法抗拒店员的游说而买了下来。现在注视着那些罐头，他苦涩地谴责自己的软弱。可憎的文明物品！他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会吃那个，就算再饿也不吃。“这样会给他们个教训。”他怀恨在心地想着。这样也会给他自己一个教训。

他数着他的钱。他希望剩下的一点点会足够他过冬。到下个春天，他的花园会长出足够多的东西，让他能不依赖外部世界独自生活。而且，猎物总会有的。他看到过不少兔子，池塘里还有水鸟。他立刻着手制作弓箭。

靠近灯塔的地方有白蜡树，至于做箭杆的材料，有一整座灌木林长满了笔直漂亮的榛树苗。他砍倒一棵小白蜡树，切下六英尺长没有分枝的树干，剥去树皮，然后一小片一小片地削去白木头，就像老米特西马教过他的，直到他有了一根与他自己等高的杆子，厚厚的中央很硬挺，纤细的两端富有弹性。这活计让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快乐。在伦敦度过懒散的那几周以后——没有事情可做，每次他要什么就只要压个开关或者转个把手——可以做某件需要技巧与耐性的事情，真是纯粹的喜悦。

他几乎完成把杆子削成形的工作了，这时他蓦然意识到自己在唱歌——唱歌！这就好像自己从外面回来，突然逮到自己在明目张胆地犯错。他充满罪恶感地脸红了。毕竟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唱歌与自娱的。这是为了逃避进一步被文明生活的肮脏给污染，这是为了净化与变好，这是积极地补过。他气馁沮丧地发现，因为他全神贯注在削他的弓，他忘记他已经对自己发过誓会一直记得的东西——可怜的琳达，自己像是谋杀了她一样的歹毒，还有那些可憎的多胞胎，像虱子一样蜂拥过来，爬满了她死亡的神秘过程，他们的出现不只是侮辱了他自己的哀恸与追悔，也侮辱了诸神本身。他发过誓要记得，他发过誓要无休无止地补过。而他在这里，快乐地做着他自己的弓箭，唱歌，真的唱起歌来……

他进了屋子里，打开一盒芥末，倒进了水里，放在火上煮沸。

半小时以后，三个来自普顿汉波坎诺夫斯基群组的负德尔塔农场帮工刚好开车到艾尔斯德去，然后在丘陵顶端，很震惊地看到一个年轻男子站在废弃的灯塔外面，腰身以上赤裸着，用一根打结的绳子做成的鞭子在抽打自己。他的背上布满了红色的条状伤痕，而且一条条伤痕之间都流出了细细的血珠。货车司机停车在路旁，然后跟他的两个同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幕不寻常的奇观。一、二、三——他们数着鞭打的数目。数到八次以后，年轻人中断了他的自我惩罚，冲到树林的边缘，在那里剧烈地呕吐起来。吐完以后，他拿起鞭子，再度开始鞭打自己。九、十、十一、十二……

“福特！”司机低声说道。他的多胞胎兄弟们也有同样的见解。

“福——特！”他们说。三天后，就秃鹫落在尸体上一样，记者们来了。

弓已经放在新鲜木头生的慢火上烘干变硬可以用了。野人忙着做他的箭。三十支榛子树枝已经削好晒干，尖端装上尖钉，小心翼翼地

做好搭弦处。某天晚上他已经突袭过普顿汉的一家家禽养殖场，现在他有足够的羽毛可以装配在所有武器上了。第一个记者找到他，是在他在替箭杆装羽毛的时候。那个男人穿着他的气垫鞋，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背后。

“早安，野人先生，”他说，“我是《钟点电台》的代表。”

就像被蛇咬给吓到了似的，野人跳起身来，箭、羽毛、胶水罐与刷子掉得到处都是。

“请您见谅，”记者带着真心的内疚说道，“我无意要……”他摸了摸他的帽子——铝制的大礼帽，他在帽子里带着他的无线信号收发器，“请原谅我不脱帽，”他说，“这帽子有点重。唔，就像我所说的，我代表《钟点》……”

“你要干什么？”野人脸色一沉，问道。记者回以他最屈意奉承的笑容。

“呃，当然了，我们的读者会深感兴趣……”他把头歪向一边，他的微笑变得几乎是在卖弄风情了。

“只要请您说几句话，野人先生。”然后随着一连串仪式般的手势，他迅速地解开两条电线，连接到扣在腰际的携带式电池，然后把线同时插进他的铝帽两侧，按下帽子上的一个弹簧，一根天线猛然弹了出来。再按另一个在帽檐上的弹簧，就像有机关的小丑盒子一样，一只麦克风跳了出来，悬在那儿抖动着，就在他鼻子前面六英寸。然后他把一对接收器拉到耳朵旁，按了下帽子左边的开关，从里面传出一种黄蜂似的模糊的嗡嗡声，转动右边的旋钮，嗡嗡声就被一种听诊器似的咻咻声、咯哒声、打嗝声与突然的尖利声音给打断了。“哈啰，”他对着麦克风说道，“哈啰，哈啰……”他的帽子里突然响起一个铃声，“是你吗，爱德泽尔？我是普利姆·梅隆。对，我已经找到他了。野人先生现在会接过麦克风，说几句话。好吗，野人先生？”他又

露出那迷人的笑容，抬头望着野人，“只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您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什么让您这样突然地离开伦敦。（继续，爱德泽尔！）还有，当然了，那根鞭子。”（野人为之一惊。他们怎么知道那根鞭子？）“我们全都疯狂地想知道那根鞭子的事。然后还有跟文明有关的一些话。你知道的，‘我对文明女孩的看法’之类的。只要几句话，简单几句就好……”

野人用一种别人不懂的话满足了他的意愿。他讲了五个字，然后就没了——五个字，就是他对伯纳德讲到坎特伯里首席社区歌唱家时用的同样五个字。"Hani!Sons seo tse-na!"然后他抓住那个记者的肩膀，把他的身体转过去（那年轻人身上全副武装），瞄准他的屁股，然后用足球冠军选手的全副力道与准确度，踢出了惊人的一脚。

八分钟后，最新一期的《钟点电台》就在伦敦街头发售了。头版标题如此写着：《神秘野人脚踢钟点电台记者尾椎——轰动苏里郡的事件》。

“甚至伦敦都轰动了。”当记者回来读到这些文字时，他心中想道。而且更重要的是，感觉还很痛。他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吃他的午餐。

另外四名记者，不受他们同侪尾椎上那个警告性的瘀伤所阻挠，分别代表《纽约时报》、《法兰克福四维连续报》、《福特科学监督报》与《德尔塔镜报》，在那天下午造访灯塔，结果遭遇了越来越粗暴的对待。

在安全距离外揉着屁股，《福特科学监督报》派来的男人吼道：“无知的蠢蛋！你为什么不吃索麻？”

“滚蛋！”野人挥舞着拳头。

另外一个人撤退了几步，然后又转回身。“如果你吃几克，谣言就不攻自破。”

"Kohakwa iyathtokyai!"野人的语气是带有威胁性的嘲弄。

“痛感是一种错觉。”

“喔，是吗？”野人说着，顺手抄起一根很粗的榛树枝，大步走过来。

《福特科学监督报》的人一个箭步冲向他的直升机。

在那之后，野人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几架直升机来过，探头探脑地在高塔周围盘旋。他朝着它们当中最纠缠不休接近他的那一架射出一支箭。那支箭戳穿机舱的铝制地板，机上的人发出一声尖叫后，那辆直升机就以它的引擎增压器的所能承受的最大能力，加速直冲上天空。后来，其他的飞机都小心翼翼地保持他们的距离。野人无视他们烦人的嗡嗡声（在他的想象中，他假装是玛塔斯基少女的追求者之一，在那些长翅膀的害虫之间毫不动摇、坚持不懈），他开垦着他未来的花园。在一段时间后，害虫显然觉得无聊，就飞走了。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头上的天空都空荡荡又安安静静，只有云雀。

天气热得窒息，雷声阵阵。他挖了整个上午，正在休息，伸展着身体躺在地上。突然之间，对列宁娜的思念变得那么真切，她赤裸的身体，触手可及，说着“亲爱的！”还有“用你的手臂拥抱我！”——只穿着鞋子与袜子，喷了香水。不要脸的婊子！可是喔，喔，她的手臂环抱着他的脖子，她高耸的胸脯，她的嘴！我那嘴唇上、眼睛里，有着永生的欢乐。[3]列宁娜……不，不，不，不！他跳起身，然后半裸着身体，就这样跑到屋外。荒地边缘有一团古老的杜松树丛。他扑到树丛上，拥抱那不是他渴求的柔滑的身体，而是满怀绿色的荆棘。尖利的上千根尖刺针叶戳刺着他。他尝试去想可怜的琳达，没有呼吸、哑然无言，她紧握着的手，她眼中说不出的恐怖。可怜的琳达，他发誓要记得的人。但纠缠着他的仍然是列宁娜的幻影。列宁娜，他发誓要忘记的人。就算有杜松针叶的戳刺，他抽搐的肉身还是能感觉到她的

存在，难以逃避的真实。“亲爱的，亲爱的……如果你也想要我，你为什么不……”

鞭子挂在门边的一根钉子上，随时准备被拿来对抗记者的来临。在一阵狂躁中，野人跑回屋子去，抓住了鞭子，挥舞着它。打结的绳索陷进他的皮肉里。

“婊子！婊子！”他每抽打一次就吼一声，就好像它是列宁娜（而他不知道，他多么疯狂地希望它真的是），洁白、温暖、带着香味、声名狼藉、让他这样紧跟不舍的列宁娜。“婊子！”然后，他用绝望的声音说道：“喔，琳达，原谅我。原谅我，神啊。我很坏。我很邪恶。我……不，不，你这婊子，你这婊子！”

在三百米外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建造好的藏匿处，达尔文·彭纳巴特，感官电影公司最专业的大型猎物摄影师，看到了这整个过程。耐心与技巧得到了回馈。他花了三天坐在一棵人造橡树树干里，花了三个晚上匍匐穿过石楠丛，把麦克风藏在金雀花树丛里，在柔软的灰色沙土里埋电线，七十二小时极度不适。但现在伟大的时刻来临了——是最伟大的一次，达尔文·彭纳巴特在他的仪器之间移动时想着，他认为自从他拍下那个著名的、从头到尾吼声不断的立体感官电影《大猩猩的婚礼》以后，这是最伟大的一次。“了不起，”在野人开始他惊人的表演时，达尔文对自己这么说，“了不起！”他小心翼翼地用他的望远摄影机瞄准——紧跟着那移动的对象，迅速放大倍率，捕捉到一张疯狂、扭曲脸孔的特写（真是绝妙！），有半分钟切到慢动作（他答告诉自己，要做到尽善尽美的喜剧效果）。在此同时，他聆听着被录在他影片中的鞭打声、呻吟声，还有那些狂乱疯癫的话语，试着一点点调大放大音量（对，这样肯定效果更好）。而他很高兴地听见，在一个暂时平静的时刻，有一只云在尖声歌唱。他真希望野人会转过来，这样他就可以拍到野人背部鲜血淋漓的绝妙特写镜头，而几乎在

那个瞬间（让人震惊的幸运！），这个配合的家伙真的转身了，他因此能够捕捉到完美的特写。

“唔，这真太棒了！”在一切结束的时候，他对自己说道，“真是棒极了！”他抹抹自己的脸。等他们在片场里加上感官效果后，这将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达尔文·彭纳巴特心想，几乎可以跟《抹香鲸的爱情生活》媲美——以福特之名起誓，这可真是意义重大啊！

十二天后，《苏里野人》上映了，可以在西欧的每间顶级感官戏院被看到、听到与感觉到。

达尔文·彭纳巴特的电影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在影片上映的第二天下午，约翰的乡间独居生活，突然间被头顶大批来临的直升机给打破了。

他正在他的花园里挖土——也在挖掘他自己的心，辛劳地翻着他的思想。死亡——他把铲子铲下去一次，又一次，然后再一次。我们所有的昨天，只是给凡夫俗子照亮了一条去见那死神的路。[4]一阵让人信服的雷鸣，轰然传过这些字句。他举起另外一铲子泥土。为什么琳达死了？为什么她被容许变得逐渐不像个人，然后终于……他打着冷战。那块适合亲吻的肉。[5]他把脚踏在铲子上，然后猛烈地重踩它，踩进坚硬的地面。人，在天神的手心里，就像苍蝇落入顽童的手里，他伤害一条命，只是为了好玩。[6]再度打雷了，字句表明了它们是真确的——比真相本身还要真实。然而同样是那个葛乐斯德，却叫它们“慈悲的老天爷”。此外，上好的安息是睡眠，你常想得到，却又非常恐惧那与睡眠无异的死亡。[7]与睡眠无异。睡眠。可能还做梦。[8]他的铲子碰到一块石头，他蹲下来捡起石头。因为在死的睡眠里，会做哪一种梦？[9]……

头上的嗡嗡声变成一阵轰鸣，突然间他被笼罩在阴影里，某样东西挡在他和太阳之间。他抬头一看，大吃一惊，眼前的景象让他眼花

缭乱，而他的心思还在比真相还要真切的另一个世界里漫游，仍然集中焦点在死亡与神性的广大无限之上。他抬起起头，然后看到在他上方不远处，大批盘旋着的飞机。他们来了，像蝗虫似的，平稳地悬在空中，在他周围的石楠丛中降落。而从这些大蝗虫腹中，走出穿着白色黏胶纤维法兰绒衣服的男人，穿着醋酸纤维山东绸宽松裤子，或天鹅绒短裤与无袖上衣、拉链一半没拉的汗衫的女人（因为天气很热）——每架直升机里走出一对。几分钟里就出现了十几人，在灯塔周围站着围成宽松的一圈，直盯着看，大声笑着，按着他们的相机，（就像对一只猩猩）丢出花生、一包包性荷尔蒙口香糖、全腺体奶油饼干。而且每一刻——因为越过猪背山而来，直升机的交通现在无止境地川流不息——他们的数量都在增加。就像在梦魇里一样，从十几人变成好几十人，从好几十人又变成好几百人。

野人已经朝着有遮蔽的地方撤退了，而现在，以动物被逼急了的姿态，他背对灯塔的墙壁站着，在无言的恐惧中盯着一张又一张的脸，就像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男人。

在这种恍惚状态下，一包瞄得很准的口香糖打中他的脸颊，让他从茫然无措中清醒过来。被疼痛惊到让他清醒过来，他完全清醒了，清醒而狂怒。

“滚开！”他吼道。

大猩猩说话了！人群爆出来一阵笑声跟掌声。“好个野人老兄！好啊！好啊！”然后透过这一阵嘈杂的噪音，他听到这样的叫喊，“鞭子，鞭子，那根鞭子！”

受到了这句话的提示，他从门后的钉子上抓出那根打结绳索，对着折磨他的人挥舞。

又一阵讽刺性的欢呼叫嚷。

他充满威胁地朝他们逼近。一个女人在恐惧中喊出声来。那条人墙界线在离威胁最近的地方动摇了，然后又再度变得顽强起来，坚守立场。这群观光客们意识到自己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产生了野人没预期到的他们会有的勇气。野人吃了一惊，停下来看着周围。

“为什么你们不放过我？”他的愤怒里几乎有种哀怨的语气。

“吃几个镁盐杏仁吧！”一个男人说道，如果野人攻击了，他会是第一个被攻击的人。他递出一个小包，“你知道，这些杏仁真的很棒，”他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相当紧张的劝慰笑容，“而且镁盐有助于让你常葆青春。”

野人无视他的提议。“你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他问道，同时从一张笑脸转向另一张，“你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鞭子，”上百个声音混乱地回答，“拿鞭子抽自己，我们要看你拿鞭子抽自己。”

然后，站在最后的的人们异口同声，用一种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喊道：“我——们——要鞭子，我——们——要鞭子。”

其他人立即加入呼喊，重复着这句话，就像鹦鹉学舌那样，一次又一次，声音变得越来越大，直到第七次或第八次重复时，没有人说别的话了。“我——们——要鞭子。”

他们全都一起叫喊着，陶醉在叫喊声、一致性和有节奏感的救赎感中，他们看起来几乎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几乎能一直喊下去。但在大约第二十五次重复时，着仪式让人震惊地被打断了。又一架直升机越过猪背山抵达了这里，盘旋在人群头上，然后在野人站着的地方几码远处落地，就在观光客围成的线与灯塔之间的空地上。螺旋桨的轰响声暂时淹没了叫喊声，然后随着机器降落到地面上，引擎被关掉了，“我——们——要鞭子，我——们——要鞭子！”同样大声同样单调的喊声再度爆发出来。

直升机门打开了，首先走出来的是一个金发、脸色红润的年轻男子，然后是穿着一件绿色天鹅绒短裤、白色上衣，戴着骑师帽的年轻女子。一看到那个年轻女子，野人就吃了一惊，往后一缩，面色变得苍白。

年轻女子站着，对他微笑——一种犹豫的、带着哀求、几乎凄苦自卑的微笑。几秒钟过去了。她的嘴唇抖动着，她在说些什么，但她说话的声音被观光客们大声重复的喊叫盖过去了。

“我——们——要鞭子！我——们——要鞭子！”

年轻女人把双手按着身体的左侧，而在她那张蜜桃般明亮、娃娃般美丽的脸庞上，出现了一种奇怪不而不协调的表情，充满渴望的忧伤。她蓝色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大、更明亮，而两行泪水忽然从她脸颊上滑落。她再度说着听不到的话语，然后，她以充满激情的姿态，伸出双臂，向野人走过去。

“我——们——要鞭子！我——们——要……”

就在突然之间，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婊子！”野人像个疯子一样地冲向她，“婊子！”就像个疯子一样，他用他那根满是绳结的鞭子抽向她。

吓坏了的她转身要逃，却绊了一下，跌倒在石楠丛里。“亨利，亨利！”她喊道。但她那位脸色红润的同伴已经逃到直升机后面避难去了。

人群兴高采烈地散开了，朝着那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的焦点跑去。痛苦是一种迷人的恐怖。

“煎熬吧，淫欲，煎熬吧！”狂乱激动的野人再度挥鞭。

他们饥渴地聚拢在旁边，推挤争夺，像是食槽旁的猪。

“喔，肉欲！”野人咬着牙。这回鞭子是落在他自己的肩膀上。“杀了它，杀了它！”

被痛苦的恐怖魅力所吸引，被内心深处对于协同行动的习惯——那种对于一致性与协调性的欲望，是他们的制约根深蒂固植入他们之中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开始模仿他疯狂的动作，击打着彼此，就像野人抽打着他自己叛逆的血肉之躯，或者打着在他脚边石楠丛里扭动的丰满的堕落的化身。

“杀了它，杀了它，杀了它……”野人继续吼道。

突然间有人开始唱起“狂欢——解放”，然后，他们立刻都跟着这句话唱了起来，开始舞蹈。狂欢——解放，圈子绕了又绕、绕了又绕，用六八拍子彼此拍打着。狂欢——解放……

最后一批直升机升空离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被索麻弄得昏昏沉沉，在长时间感官刺激的疯狂状态下精疲力竭的野人，躺在石楠丛里酣睡。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然高挂空中。他躺了一会儿，眨着眼睛，像是猫头鹰一样迷迷糊糊地对着光眨了眨眼睛，然后突然记起来了——记起了一切。

“喔，我的天，我的天啊！”他用手蒙住了眼睛。

那天晚上，嗡嗡响着翻过猪背山的成群直升机，延伸了十公里长如同一朵黑云。关于昨晚救赎狂欢的描述，已经被登在所有报纸上了。

“野人！”第一批抵达者从他们的机器上下来时喊道，“野人先生！”

没有人回答。

灯塔的门半开着。他们把门推开，走进被百叶窗遮蔽下的幽暗里。穿过房间另一头的一道拱门，他们可以看到通往更高楼层的楼梯底部。就在拱门的顶端下方，悬着一双脚。

“野人先生！”

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就像两根不慌不忙的罗盘指针，那双脚转向右边；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然后顿了一下，过了几秒以后，同样不慌不忙地往左摆回去。西南，南，东南，东……

【注释】

[1] 这一段里提到的城镇区域名称都在英格兰的苏里（Surrey）郡内。

[2] 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里，柯劳狄在哈姆雷特安排的戏剧刺激下，私下祈祷上天原谅他毒杀王兄的罪过。

[3]《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三场，方平译本。

[4]《麦克白斯》，第五幕第五场，方平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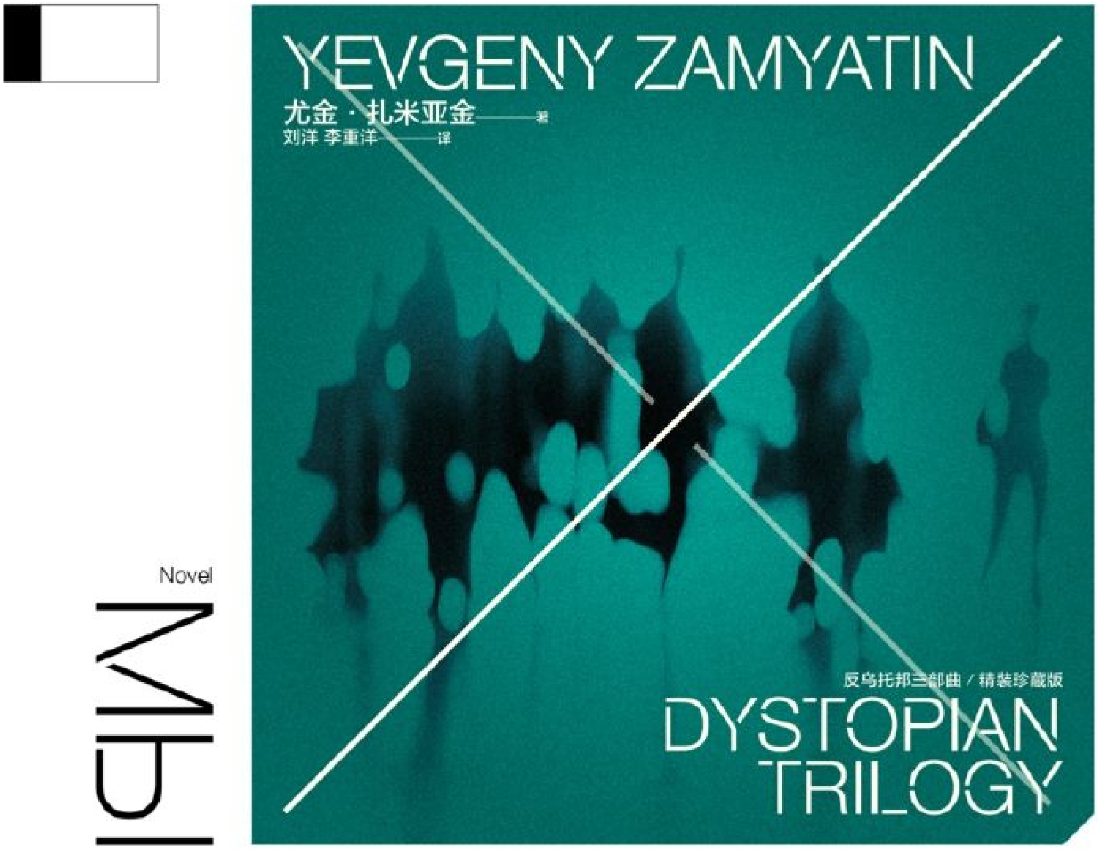
[5]《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彭镜禧译本。

[6]《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方平译本。

[7]《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第三场第一场，彭镜禧译本。

[8]《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彭镜禧译本。

[9]《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彭镜禧译本。



世界上有两个乐园——没有自由的幸福，和没有幸福的自由。

尤金·扎米亚金

我们

反乌托邦小说始祖

与《1984》、《美丽新世界》并列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影响奥威尔、赫胥黎创作方向的伟大作品

这是个一切都透明、精确、干净到什么都不能隐藏的玻璃世界。
在这里，一切都有“标准”，不存在产生忌妒或羡慕的因素，只要遵守规定，
就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

缺少的……**只是自由。**

版权信息

书名：我们

作者：（俄罗斯）尤金·扎米亚金著；刘洋，李重洋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ISBN:978755940087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笔记一
笔记二
笔记三
笔记四
笔记五
笔记六
笔记七
笔记八
笔记九
笔记十
笔记十一
笔记十二
笔记十三
笔记十四
笔记十五
笔记十六
笔记十七
笔记十八
笔记十九
笔记二十
笔记二十一
笔记二十二
笔记二十三
笔记二十四
笔记二十五
笔记二十六
笔记二十七

笔记二十八
笔记二十九
笔记三十
笔记三十一
笔记三十二
笔记三十三
笔记三十四
笔记三十五
笔记三十六
笔记三十七
笔记三十八
笔记三十九
笔记四十

笔记一

摘要：通知。最英明的线。史诗。

在这里，我只是逐字地将今天刊登在《国家报》上的消息摘录下来：

> 一百二十天以后，“一统号”[1]宇宙飞船项目就将竣工，第一架“一统号”宇宙飞船飞向广袤宇宙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一千年以前，你们英雄的祖先征服了地球，建立了大一统国。现在，你们肩负着更为光荣的任务：用最先进的“一统号”飞船去探索广袤宇宙的无穷奥秘。用理性的“桎梏”去征服那些至今可能仍生活在“原始”自由中的未知生物。如果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完美无缺的幸福的话，那我们就强迫他们变得“幸福”。但是在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应该首先使用语言。
>
> 在此，以施恩主的名义向大一统国所有号码发出如下通告：
>
> 凡有能力者，都有义务撰写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及其他形式的作品，对大一统国的美好与伟大进行论述和歌颂。
>
> 这些作品将是“一统号”送给宇宙的第一份见面礼。
>
> 大一统国万岁，号码们万岁，施恩主万岁！

当我写下这篇笔记的时候，我的脸颊因为激动而发烫。我们一定可以求得伟大宇宙方程的积分，我们一定能够将野蛮的曲线按照正切渐近线——按照直线纠正过来。因为大一统国的线是直线——伟大又神圣、准确又英明的直线。准确地说，直线就是最英明的线。

我的号码是Д-503,“一统号”的设计师，我只是大一统国的一名普通数学家。我习惯跟数字打交道，而在音乐方面简直一窍不通。我只能如实地将我的见闻和所思所想，准确地说，将我们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那么就让《我们》成为这本笔记合集的名称吧）。这本合集将是

我们的生活和大一统国数学般完美的生活的一个导数。同样，它也将成为独立于我们意志力之外的一部史诗，对此我坚信不疑。

在我写这篇笔记的时候，我兴奋得双颊滚烫，就像一个母亲第一次听见腹中小生命的心跳一般：这是我，但同时又不是我。我将用我自身全部的精力与心血，月复一月地孕育这个小生命，然后将他从我的身体撕裂下来，奉献给伟大的大一统国。

我已经像每个大一统国的号码（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号码）一样，准备好了这样去做。我已经准备好了。

【注释】

[1] 原文“ИНТЕГРАЛА”原义为“积分”，转义为“一统”“整体”，故可译为“一统号”宇宙飞船，表示对星球进行一统化、整体化的征服。

笔记二

摘要：芭蕾。和谐的四方形。未知数X.

春天。从绿色巨墙那边看不见的野地里，吹来了某种不知名花朵的带有蜂蜜气息的黄色花粉。这甜丝丝的花粉使人嘴唇发干，让你不停地想用舌头去舔它。这样我想到，现在街上每一个跟你打照面的女人的嘴唇都带着花粉甜丝丝的味道（当然，男人也不例外）。这样的情景多多少少影响了我进行逻辑思考。

天空却是让人惊喜的事物：湛蓝清澈，没有一丝云彩破坏它的美丽（在这之前我们祖先的审美能力是难以理喻的，他们居然能从空中漂浮的奇形怪状又毫无秩序的水蒸气中寻找到灵感）。我喜欢，不，可以说，我们喜欢这样经过消毒杀菌的一尘不染的天空。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仿佛是由某种无坚不摧永世长存的玻璃锻铸而成。在这样的日子里，你能从最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宇宙深蓝色的本质，和它那至今无人知晓令人惊叹的方程式。

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在建造“一统号”的场站工作的时候，突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眼前正在工作的机床们：调速球闭着眼忘我地旋转着，亮闪闪的曲柄左右摆晃，平衡器骄傲地耸动着肩膀，钻头伴着无声的音乐节拍一升一降。在浅蓝色的阳光中，我忽然发现了这庞然大物通过一种机械的芭蕾舞所传递出来的全部美丽。

接下来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感受到了美？为什么舞蹈是美的？我给自己的回答是：因为舞蹈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所有深刻

的意义都在于审美的绝对服从和理想化非自由状态。如果说我们祖先生活中灵感迸发的日子都跟舞蹈有关的话（例如神秘的宗教仪式和军队检阅仪式），那么这只能说明一点：人类自古以来就具有非自由的属性，而在我们今时今日的生活中，我们只是有意识地……

今天的笔记我得另外找个时间再写了，因为显示机响了。我抬头一看，显示机上写着O-90，当然是她！半分钟之后，她就会来到这里，然后我们会一起出去散步。

O-90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在我看来，她的长相就像她的名字O一样：她比女性标准身高矮十公分，所以整个体形都显得圆滚滚的。她粉嘟嘟的嘴也像一个O，她总是张大嘴巴迎向我说的每一个词语。此外，她手腕上还有一圈胖乎乎的肉褶，就像小孩子的手一样。

她走进来的时候，我脑中的逻辑飞轮还在快速运转着，在惯性的作用下，我向她谈及刚才在我脑海中形成的非自由天性的公式，这个公式包括了我们所有人、机器以及舞蹈。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您说是吗？”我问道。

“我觉得也很好。春天来了。”她向我甜甜地一笑。

真是太尴尬了：春天，她居然说的是春天。女人啊……我沉默了。

楼下。大街上人来人往，碰上这样的好天气，大家都习惯把午后一个小时的私人时间用来散步。像平常一样，音乐工厂所有的乐管都在演奏《大一统国进行曲》，成百上千的号码身着统一的浅蓝色制服[1]，四人一排，整齐划一地在街上行走。每个号码胸前都别着一枚印有自己国家号码的金色号码牌。我们四个人，只是这巨大人流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我左边是O-90（如果写这篇笔记的是我的某个一千年前毛茸茸的祖先的话，他肯定会把O称作“我的女人”）。我右边是两个陌生的号码，一男一女。

天空呈现一片可爱的湛蓝色，天空下每一个号码牌上都映着一个小小的太阳和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庞。不知您是否能想象：所有的光线都来自于一种统一的、发着光的、微笑着的材料。人们在阳光下踩着整齐的步伐：特拉——嗒——嗒——嗒姆，特拉——嗒——嗒——嗒姆，越走越高，一直走进那深不见底的蓝色……

这个时候，就像早上在建造场一样，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发现了周围的一切：架在空中的玻璃桥路横平竖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住房都是绝妙的平行六面体，还有那呈现四方形和谐的灰蓝色队列。我突然觉得，仿佛不是那几代人，而是我战胜了曾经的上帝和过去的生活，正是我，创造了周围的一切。我就像一座塔楼，害怕挪动自己的手肘，因为我所触及的地方，墙壁、屋顶和机器都会坍圮成一堆废墟……

突然一眨眼间，我就从时间的这头跳到了那头。我想起了（由对比而产生的联想）在博物馆看到的画作：画面上是一条二十世纪的大街，街上人来人往，充斥着各种车轮、牲畜、广告、树木、鸟禽……五光十色，整个画作色彩斑斓得让人头脑发昏。人们都说过去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一切太荒诞了，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从右边传来了回声般的笑声。我转过头，看到的是两排异常洁白的利齿和一张陌生女人的面孔。

“对不起，”她说，“您刚才打量四周的时候，就像神话中经历创世后的上帝一样充满激情。我想，您一定认为我也是您——而非其他人——创造的吧。我很荣幸……”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丝笑意也没有，甚至可以说带着某种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很好奇：在她的眉眼间有一个奇怪的、挑衅的未知数X.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捕捉这个未知数并用数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窘迫起来，开始胡言乱语地向她解释我刚才的笑。但很明显，现在和那个时刻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她的牙齿是多么洁白啊！）我们可以在鸿沟上架起桥梁嘛！您设想一下。就譬如乐鼓，军队，队伍，这些过去也曾经存在过，因此……”

“您说得完全正确！”我大声说。这是惊人的思想重合，她说的几乎和我在散步前写下的话语一模一样。您明白吗？连思想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全然独一”的，我们都属于某个社会集合体。我们是如此相似……

她说：“您确定吗？”

我看见了她那两道向太阳穴高高挑起的眉毛（就像字母X向上的两个犄角）。我不知怎么又开始慌了神，看了看右边，又看看左边……

我右边的她，纤细，苗条，坚韧中透着灵活，就像一条马鞭，I-330（我现在终于看见了她的号码）。左边是O，她看起来完全不同，身上一切都是圆的，手腕上还有一圈像婴儿一样的肉褶。排在我们四个人最边上的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男性号码，他的身体就像一条双曲线，或者说像字母S.我们是如此不同……

右边的I-330似乎觉察到了我涣散的目光，叹了口气，说道：“唉……”

实际上，这一声叹息来得正是时候。但是她的脸上或者是声音中又浮现出令人费解的东西。

我一反常态地厉声说道：“没有什么值得唉声叹气的。科学正在发展，即使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搞不明白，那么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我们总会弄明白的……”

“连大家的鼻子……”

“对，鼻子！”我几乎叫了出来，“差异是嫉妒产生的基础，既然我是蒜头鼻，那么别的人……”

“您的鼻子是古人常说的古典式的鼻子，可是您的手……请让我看一看您的手，求您了！”

我不愿意别人过多注意我的手：我的手上长满了汗毛，是某种不雅观的返祖现象。我伸出一只手，尽可能装作无所谓地说：“有点像猴子。”

她先看了一眼我的手，然后看了看我的脸，说：“这真是令人费解啊。”她仔仔细细地打量我，像是在掂量我的分量，她的眉梢又一次闪现出了未知数X上的两个角。

“他今天是和我登记的。"O-90张开粉色的嘴唇，露出甜甜的微笑。

她倒不如不说话呢，说的话都那么不合时宜。总之，这个可爱的O，怎么说呢，她的语言速度是不正确的，语言的秒速总是应该略小于思想的秒速，这规律是万万不能反着来的。

大街尽头蓄电塔上的时钟洪亮地敲了十七下。个人活动时间结束了。I-330和那个长得像字母S的男性号码一起离开了。他的面容令人肃然起敬。我觉得他长得很面熟，在哪儿见过？但我一时想不起来。

在告别的时候，I-330又神神秘秘地微笑着对我说：“后天有时间的话，可以来L12课室看看。”

我耸了耸肩，说：“如果我恰好收到去您说的课室的通知的话……”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她居然十分笃定地说：“你会收到通知的。”

这个女人让我觉得不悦，她像是一个偶然钻进方程式里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我倒宁愿和可爱的O多待一会儿，尽管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和O手挽手已经走了四条街。在这个街角她应该向右拐，而我，向左。

“我多么想现在就去您那里，放下窗帘，就今天，就现在……"O抬起头，用圆圆的浅蓝色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

这是多么可笑的想法。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昨天才刚刚来过，并且她比我更清楚我们的下一次性生活是在后天。这又是她“思想超前”的表现，这就像给发动机提前点火一样，有时是有害的。

在跟她道别的时候，我两次……不，三次，亲吻了她美丽、湛蓝、没有一丝云翳遮蔽的眼睛。

【注释】

[1] 可能源自古代的“unrform”。——原注

笔记三

摘要：夹克。墙。行为规范。

我把昨天写的笔记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发现我写得不够清楚。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绝对明晰的，但是对你们，我未曾相识的读者们，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你们将会收到"一统号"送来的我的这些笔记，但是也许连伟大的文化史你们都只读到了我们祖先在900年前就读到的那一页。也许你们连类似"时刻行为规范"、"私人时间"、"母性标准"、"绿色巨墙"和"施恩主"这些常识都不懂。对我来说，要阐述这些概念很困难，同时也很可笑。这就如同一个20世纪的作家不得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解释，什么是"夹克"、"公寓"和"妻子"一样。然而，如果他的作品是要写给野蛮人看的，不对"夹克"做出注释也是不合理的。

我相信，一个野蛮人在看到"夹克"时会想："这有什么用？不就是个负担吗？"我想，当我告诉你们，自从两百年大战之后，我们当中从未有人走出过绿色巨墙时，你们的反应一定和这些野蛮人别无二致。

但是，我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应当经常思考，这是大有裨益的。众所周知，已知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的历史。由此可以推断出，迁徙最少的定居生活是最完美的生活方式。在史前时期，人类在地球上四处流浪，那时还存在着民族、战争和贸易，还发现了两块美洲大陆。但是又怎么样呢？现在谁还需要这些呢？

我认为，习惯这种定居生活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两百年大战期间，所有道路销毁殆尽，杂草丛生。起初，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并不方便，因为这些城市之间都被无法通行的密林隔绝。但这又怎样呢？人类在尾巴脱落后也未必很快就学会了不用尾巴驱赶苍蝇。毫无疑问，人类当初会因为失去了尾巴而发愁。但现在你们能想象自己有一条尾巴吗？或者你们也可以想象自己没有穿“夹克”（或许你们还时常穿着“夹克”逛街呢），光着身子站在大街上？这里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不能想象一个城市没有围上绿色巨墙，也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行为规范的神圣约束。

行为规范此刻就挂在我房间的墙上，金底红字，正严厉而又温柔地看着我。我不禁想起古时候被称为“圣像”的东西，不由自主地想要吟诗或者祈祷（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唉，为什么我不是一个诗人呢，不然我就可以尽情地歌颂你——伟大的行为规范——大一统国的心脏和脉搏。

当我们还是孩童时，我们就在学校里读过这篇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学著作——《铁路时刻表》（或许你们也一样读过）。但是如果将它与行为规范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犹如石墨和金刚石一样：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但金刚石却是如此的永恒、透亮而闪耀。当你们匆匆翻阅《铁路时刻表》时，你们一定会激动得喘不过气。然而时刻行为规范却把我们真真正正地转变成了伟大诗篇中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上，我们数百万人就像精准的六轮机器一样，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起床，然后几百万人在同一时间开始工作，又在同一时间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了一具长着千百万只手的身体，遵照行为规范的指示，在同一秒吃饭，在同一秒散步，然后去课室和泰勒[1]训练厅，最后躺下睡觉。

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解决幸福的难题。这个由无数人组成的统一的巨大的有机体，一天中只会两次（从16点到

17点，从21点到22点）分散成一个个单一的细胞，这就是行为规范所规定的个人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里，你们可以看到，一些人的房间里的窗帘被圣洁地放了下来，另外一些人整齐地伴着《进行曲》庄严的节奏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比如我，坐在书桌前面写东西。不管世人把我称作理想主义者也好，幻想家也罢，我依然深信，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给这些时间在总公式中找到位置，把每天的86400秒全部纳入行为规范。

我曾偶然听到或是从书本里读到关于古代人生活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描述。那个时候人们还生活在自由之中，换言之，他们生活在无组织的、野蛮的状态之中。但最让我困惑的是，那时候的政权，尽管还不成熟，为什么没有制定像我们今天一样的行为规范来管理人们进行必要的散步，对人们的饮食起居做出规律的安排。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那个年代的大街上整夜灯火通明，人来人往。

对此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即使他们的智力再有限，也应该明白这样的不眠不休是全民性的大屠杀，只不过这是一天一天慢慢累积的罢了。国家出于人道禁止杀害某一个具体的人，但对于一种让几百万人半死不活的行为却不加禁止。杀害某个具体的人是从人类寿命总和中减去五十岁，这是犯罪，但是从人类寿命总和中减去五千万岁却不构成犯罪。你们说说，这难道不好笑吗？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十岁的号码都可以在半分钟之内解出这道关乎道德的数学题目，而所有那些像康德一样的大人物加在一起都没能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建立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科学伦理体系）。

最为荒诞的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他们竟敢自诩为国家）竟然对性生活没有任何的管制！人们不分对象、不论时间场所、没有丝毫节制地发泄性欲，这跟动物有什么区别！

他们也像动物一样盲目繁殖。令人觉得荒唐的是，他们掌握了种植、家禽饲养、鱼类养殖的相关技术（我们有可靠的相关材料，证明

他们已经在相关领域掌握了相关知识），却没有能够到达这个逻辑阶梯的最后阶段——计划生育，更别提制定我们现在才有的女性标准和男性标准了。

那个时代的事情听起来多么可笑，多么不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啊！我刚写下这些文字就开始担心：你们这些与我素未谋面的读者朋友们，会不会以为我是一个坏心眼的爱开玩笑的人。你们会不会认为我不过想捉弄你们，板着一副严肃正经的面孔，却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我想解释一下，第一，我并不擅长开玩笑，因为任何玩笑都有谎言的成分。第二，大一统国的科学局已经确定，那些古代人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生活的，而大一统国的科学局是绝对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此外，那时的人们和野兽、猴子一样生活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之中，所以国家逻辑的水平便无从谈起了。即使在今天我们的时代，在一些毛发尚未褪尽的号码内心深处，我们还是能听见猿猴野性的回响。所以，对于那时的人们，我们还有什么可苛求的呢?

万幸的是，这样的回响只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现象。这只是机器零件的小故障，非常容易解决，并且不用中断机器永恒的、伟大的运转。如果要卸下机器身上出现了故障的螺栓，我们有熟练有力的施恩主的手和护卫们千锤百炼的眼睛……

补充一句，我刚想起来：我昨天见到的那个长得像S的人，我好像有一次正好碰见他从护卫局走出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对他怀着一种本能的敬意，而当怪里怪气的I-330在他面前时，我又觉得有点不自在，应该说……这个I-330...

提醒我睡觉的闹钟响了：22点30分了。明天见！

【注释】

[1] 泰勒（1856-1915），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之父”。其理论要点是，仔细观察每一名工人劳动，尽量减少其在操作中浪费的时间和多余的动作，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笔记四

摘要：有晴雨计的野蛮人。癫痫。如果。

到今天为止，生活中的一切我都明明白白（难怪我对“明白”这个单词本身有着某种好感），但今天我却不明白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首先，我的确收到了去112号课室的通知，就像她之前说的一样，虽然可能性是1500/10000000=3/20000（1500是课室的数量，10000000是号码的数量），第二件事是……我还是按顺序一件事一件事说清楚比较好。

课室。这是一座半圆形的建筑，阳光穿过厚重的玻璃结构把整个课室照得亮堂堂的。课室围坐着一圈一圈的号码，他们的头发都被以尊贵的方式剃去了，剩下一个个球形的光脑袋。我暗自环顾了整个课室，我认为自己是想要在这一片制服组成的蔚蓝波涛中去寻找O粉色嘴唇的闪光。但是某人洁白的利齿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牙齿像是……不，一定不是的。今晚二十一点O将去我家，而我想在这里看见她才是理所应当的。

集会结束的铃响了。我们起立，合唱《大一统国国歌》。这时，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录音机器人，它用金光闪闪的话筒和机智幽默的语调说：“尊敬的号码们！不久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本二十世纪的书，这位讽刺作家在书中谈到了野蛮人和晴雨计。野蛮人注意到，每当晴雨计停在‘雨’上的时候，天空就会降下雨水。有一天这些野蛮人想要天

上下雨，于是就把晴雨计里的水银抠出来一些，使晴雨计正好停在‘雨’上（这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插着羽毛的野蛮人正在抠水银，台下传来一阵哄笑）。你们笑了，可是你们不觉得那个时候的欧洲人更好笑吗？和野蛮人一样，他们也需要雨，这里的雨是大写的具有代数意义的雨，然而他们只能站在晴雨计面前，一筹莫展。而野蛮人至少比他们多了些勇气、力气和逻辑（虽然这样的逻辑是野蛮的）。因为他知道晴雨计和天气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就在他弄出来一些水银的同时，他也在那条伟大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这条伟大的道路通向……”

从扩音器里滔滔不绝地传来生动有趣的讲解，我坐在课室里有段时间了，却听不进去这些声音（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任何隐瞒地写下了我的感受）。我突然觉得我来这里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是徒劳无益的呢？我收到了通知单又怎么能不来呢？）。我觉得演讲的内容都是空洞无聊的废话。演讲的机器人开始谈及主要问题——关于音乐和音乐的数学构成（数学是原因，音乐是结果）以及不久前发明的音乐创作机。

“只需要转动这个手柄，你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创作出三部奏鸣曲，这对于你们的祖先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进行创作，他们必须让自己置身于一种被称为“灵感”的状态里，而灵感就是一种不知名的癫痫。现在就让你们听听他们那个时代可笑至极的音乐，来自二十世纪的作曲家斯克里亚宾[1]。（这时舞台上的帷幕被拉开，露出一台古老的乐器）这个黑色的箱子，他们叫它‘皇家乐器’或者‘贵族乐器’。这不过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音乐是多么……”

接下来的演讲内容我又记不得了，很可能，是因为……唉，说实话吧，是因为这个时候走向皇家乐器的是I-330.有可能是她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所以我才感到非常惊讶吧。

她穿着古时候人们穿的怪诞的服装。黑色的长裙紧裹身子，衬得袒露在外的肩膀和胸部格外白皙，那双峰之间温暖的阴影随着她的呼吸也不断起伏，还有那白得耀眼的、几乎带有恶意的牙齿……

这时她微笑了一下，这微笑像飞向我的一根尖刺，深深地刺在了我的心里。她坐下，开始演奏。她演奏的音乐充满了野性，节奏急促，光怪陆离，就像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没有一丝理智、机械性的踪影。当然，我周围大部分人是正确的，他们哈哈大笑，只有少数人……为什么我也——我?

是啊，是癫痫，是精神的疾病，是痛苦，是一种缓慢而甜蜜的痛楚，像是被什么蜇了一下，但我情愿被蜇得更深，更痛。这时，太阳慢慢升起来了。但这不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像水晶一般湛蓝的太阳，不是那个透过玻璃砖墙给我们洒下均衡阳光的太阳。这个太阳是野性的，是飞驰的，它要用尽所有能量把一切都烧成灰烬。

坐在我旁边的号码瞟了我一眼，嘻嘻地笑了一声。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清楚的回想起一个画面：我看见他的嘴角冒出了一个唾沫星子，然后破了。这个唾沫星子使我清醒了过来，我又是原来的我了。

现在的我和大家一样听到的是荒谬的、杂乱无章的琴键敲击声。气氛又变得简单轻松了起来，最后扩音器用天才般的话语给我们生动地描述了那个蛮荒的时代。

接下来我无比陶醉的欣赏了我们现在的音乐（为了进行对比，演讲最后演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像水晶一样清亮的、无穷无尽的半音音阶在课室里回响着，它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像麦克劳林[2]公式一样的复合和弦也充斥整个空间；被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浸染的全音阶的低回的转调动人心弦；忧郁的旋律带着熄灭的、起伏的运动；跳跃的节奏闪动着夫琅和费[3]线的某些片段——就像行星的光

谱分析那样……这音乐是多么伟大啊！它内部的规律颠扑不破！此刻我多么为古代人的音乐感到可怜，它是那么恣意妄为，只以自己的幻想为界限，实在可怜啊。

像平时一样，所有号码四人一行整整齐齐地从课室宽阔的大门走了出来。我身边闪过一个S形状的身影，我向他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

再过一个小时，可爱的O就要来我这儿了。我感到很愉快，还有一种有益身心的激动。刚回到家，准确说是刚到楼下管理处，我就把一张粉色的票券交给了工作人员，然后得到了一张可以放下窗帘的许可证。这样的许可证只在性活动日发放。而在平日里我们生活的房间的墙壁是完全透明的，仿佛由闪着光的空气制成，我们平日生活的所有细节都被暴露在众人眼目之下。所有的号码之间因此也没有什么秘密需要隐瞒的。此外，这样也可以为辛苦劳作的光荣的护卫局员工们减少负担，否则，估计会惹出不少麻烦。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古代人他们那奇怪的、不透明的住所才使他们形成了卑微的、狭隘的心理。“我的（sic!)[4]房子——我的堡垒。”亏他们想得出来！

21点，我放下了窗帘，正在这个时候，O微微喘着气到了。她向我送上了粉红色的小嘴和一张粉红色的票券。我撕开了票券，却没办法从她那粉红色的小嘴上离开，直到最后一分钟——22点15分。

后来我给她看了这本写着我的笔记的小本子，给她讲解了正方形、立方体和直线的美丽，我感觉自己讲得还不错。她满脸红晕有些失神地听着，突然，她蓝色的眸子里涌出了一滴泪水，接着又是一滴，第三滴，这些泪水猝不及防地都掉在了打开的笔记本上（第七页）。笔迹都化开了——你看，又得重抄一遍了。

“亲爱的Д，要是您愿意……如果……”

“如果什么呀？如果什么？”又是孩子这个老掉牙的话题。或许，她要跟我谈一些什么新鲜的话题，比如……关于那个女人？虽然说这好像……不，这也太荒唐了。

【注释】

[1] 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2] 麦克劳林（1689-1746），苏格兰数学家，18世纪英国最具影响的数学家之一。麦克劳林公式是一种积分公式。

[3] 夫琅和费（1787-1826），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他发明了分光仪，在太阳光的光谱中，他发现了574条黑线，这些线被称作夫琅和费线。

[4] 拉丁语，意为“原文如此”（通常放在括号内）。

笔记五

摘要：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而有益的功能。

又不对劲了。你们，我未曾谋面的读者，在我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在跟自己的老朋友聊天一样，就像长着黑人一样的厚嘴唇的R-13，他是一个诗人，大家都认识他。但尽管我们这么亲近，你们可能在月亮上，在金星上，在水星上，没有人知道你们是谁，在什么地方。

你们想象一下，有一个活生生的、完美的正方形。它需要介绍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想你们也明白，作为一个正方形，它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自己四个相等的角，但是它基本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每天面对的就是这四个角，早就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所以视而不见。我也时常处于这种正方形的状态之中。就拿粉红色的票券和它相关的事情来说吧，它们之于我就是正方形的四个角，而对于您，估计比牛顿的二项式定理更难理解吧。

事情就是这样。我记得古代有位哲人（偶然间灵光一现）曾经说过："饥饿和爱情主宰世界。"εego[1]，为了统治世界，人就应该掌控世界的主宰。我们的先辈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才征服了饥饿（我指的是伟大的两百年大战，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出于偏见，野蛮的基督教徒不愿意放开自己的"面包[2]"。但是，在大一统国建立前的三十五年，我们现在食用的石油食物就已经被发明了。说实话，最后整个地球只有两成的人类活了下来，但这样一来，地球积攒了上千年的垃圾就被清除掉了，整个地球表面都变得光洁明

亮了。而活下来的两成人类就在大一统国家的宫殿中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

但是大家都明白，满足与嫉妒不过分别是名为“幸福”的分数的分子与分母。如果我们的生活中还残留能引起嫉妒的因素的话，那么两百年大战中无数先烈牺牲的意义何在？然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还依然残留着这样的因素，比如蒜头鼻和古典式鼻子的区别（我们上次已经谈论过），这也使得有的人有很多追求者，而另外一些人却默默忍受着孤独。

自然在解决了饥饿这个因素（在代数中，解决饥饿等于外部的物质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之后，大一统国家开始向另一个世界的主宰——爱情发起了攻击。最终这个自然的力量也被战胜了，换句话说，这种自然力被组织了起来，被数学化了，差不多三百年前，我们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Les Sexualis[3]，按照这部法典，每一个号码，都有将其他任一号码当作性产品使用的权利。

至于怎么实施，那就是技术性的问题了。先是在性管理局的实验室里对所有号码进行仔细的检查，以确定他们血液中荷尔蒙的含量，再根据得出的数据制定性日程表。然后根据这个表，号码们就可以针对在哪个日期和哪个号码进行性活动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每个号码会得到一个粉红票券的小本子。这就是整个流程了。

这样就清晰明了了：不再存在任何产生嫉妒的因素，幸福分数的分母变成了零，整个分数因而变得伟大，变得无穷无尽。爱，这个曾经造成无数荒唐至极的悲剧的因素，在今天就这样成了一个和谐、愉悦、有益身心的身体机能，就像睡觉、体力劳动、吃饭、排泄等其他功能一样。从这里你们能看出，逻辑拥有伟大的力量，它能净化所面临的一切事物。如果你们，我未曾谋面的读者们，也能了解这里面的道理，学习它的精髓并发扬光大，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真是奇怪，现在我明明正在描写着人类历史的最高峰，呼吸着来自高山最清洁的空气，但我的内心却被云翳遮掩，仿佛被蒙上了蛛网，一股未知的力量幻化成四只利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或许，这就是我的爪子吧，因为它们一直在我眼前晃悠，毛茸茸的，惹人生厌。我不喜欢谈论它们，当然也不喜欢它们，它们是蛮荒时代留下来的痕迹。或许，在我身上确乎存在着……

我一开始想要把这段话删去，因为这简直与上下文毫无关系。但是后来我又决定把这段话保留下来。就让我写下的笔记成为最精细的地震仪，把我头脑中最细微的震颤也记录下来，因为有时候正是这些细微的震颤预示着将来的……

这真是太荒唐了，我要把上述的一切删去：所有自然的力量已经被我们控制，任何形式的灾难都不会发生的。

我现在明白了，我刚才心里所产生的奇怪的感觉都来源于我所处的正方形状态，我在这篇笔记的开头已经提到过了。我的心里没有什么未知的东西（也不可能存在）——我只是担心，在你们——我未曾见过的读者们心中，是否还残留着什么未知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严厉地指责我。我相信，你们会明白我以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作家也未曾体验过的难度在写作：他们一部分是为同时代的人写作，另外一部分则为子孙后代写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祖先，或者为那些和祖先一样野蛮的生灵们写作。

【注释】

[1] 拉丁语，意为“因此”。

[2] 这个词我们只用于文学比喻，它的化学成分我们并不清楚。——原注

[3] 拉丁语，意为《性法典》。

笔记六

摘要：事件。该死的“明白”。24小时。

我再一次重申：我把毫无隐瞒的写作当作我的义务来对待。因此，尽管很遗憾，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指出：很明显，我们生活的定型化和模式化还远没有结束，我们距离理想状态还差着好几个台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就是任何的意外都不会发生，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喏，今天早上我在《国家报》上还读到了一则令人无奈的新闻，两天后将在立方广场上举行审判大会，有人破坏了伟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这样的突发事件又没有被预料到，或者计算出来。

除了这件事，最近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件事。虽然说这件事发生在我的个人时间里，也就是专门为意外发生而空出的时间里，但我还是觉得……

16点左右（更准确一点是差10分钟16点），我在家里。这时电话响了。

“是Д-503吗？”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的。”

“您有空吗？”

“有。”

“我是I-330，我现在飞去找您，然后我们一起去古楼看看，好吗？”

这个I-330，总是让我恼火，使我厌烦，我简直都有些害怕她了。但正因为这样，我答应了她的邀请。

五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飞船上了。窗外五月的天空湛蓝得像乌釉陶瓷一般，轻盈的太阳仿佛坐在金光闪闪的飞船中一样跟在我们后面，不超前，也不落后。前方的云朵闪着白光，奇形怪状又胖乎乎的，活像古代丘比特的脸颊——不知道为什么，这也弄得我内心不安宁。飞船前面的窗子被打开了，灌进来的风使嘴唇发干，因此我不得不总是去舔它，脑子里面也不得不总是想着它。

现在已经能够远远地看见一块模糊的绿色斑点，它位于巨墙之外。接着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飞船在不断地下降，仿佛从陡峭的山崖上坠落一样……这样我们就到达了古楼。

这栋建筑造型奇特，没有窗户，经年累月下来已经摇摇欲坠。整个房子被保护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之中，要不然它早已坍塌了。玻璃门前有位老太太，她脸上沟壑丛生，尤其是嘴边布满了皱纹，整个嘴唇已经向里瘪了进去，看不到一丝生机，完全没法相信她还会张嘴说话。可是她还是开口了：

“怎么了，亲爱的孩子们，来参观我的小屋啦？”她的皱纹都闪烁了起来（这里的意思是，她的皱纹都是放射状的，所以让人有了光芒散发出来的错觉）。

“是呀，老婆婆，突然又想来看看。"I对她说。

皱纹又一次散发出光彩来：

“太阳出来啦！你说什么？嗨，真淘气，真淘气啊！好好好，我知道。你们自己进去吧，我就在这儿晒太阳啦！”

嗯……看来我的女伴是这儿的常客啊。我总是想要从身上抖掉什么东西，却总不得法，反而被这个东西干扰着，我想可能是那乌釉陶瓷般的天空上的云在我眼前的幻影吧。

“我喜欢她，喜欢这个老婆婆。”

“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我喜欢她的嘴巴，或者，没有原因，就是喜欢。”

我耸了耸肩。她继续往下讲，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笑意，也有可能她根本没笑：“我觉得我犯了错误，很明显，人不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就爱上一个人，爱总是要讲理由的，所有人的自然属性都应该……”

“明白……”我刚开始说话，就在话脱口而出的瞬间发现我使用了“明白”这个单词，我偷偷看了I一眼，不知道她发现没有?

她的眼睛向下面看着，眼睑像窗帘一样垂了下去。

我脑子里开始浮现一个情景：晚上22点左右，你在街上走，看见所有明亮的透明的房间中，有一些房间光线昏暗，窗帘放了下来，窗帘后面……她垂下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呢?她为什么今天给我打电话?目前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我打开吱呀作响的门，门是由不透明的笨重材料制成。我们来到一个昏暗的、乱糟糟的地方（古代人把这叫作寓所）。这里放置着一台十分奇怪的皇室乐器，周身的线条和所有的涂饰都跟那个年代的音乐一样驳杂、疯狂、无序。房子的顶端是白色的平面；四周的墙壁是深蓝色的，上面摆着红色、绿色和橙色封皮的古籍，由黄铜铸成的枝形烛台和佛像；所有家具的线条像是得了癫痫，歪歪扭扭，没有一条能放进任何方程式里。

我艰难忍受着眼前混乱的场景，而跟我同行的女伴看来比我身体素质好不少。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脸上堆起了带着攻击性的笑容，露出了尖尖的白牙：“准确说，这是这里所有房间里最为怪诞的一个。”

“或许说它是‘国家’更合适，”我纠正她。“数千个微型的、互相征战的、残忍的国家，就像……”

“是的，很直白。”她严肃地回答我。

我们穿过一个房间，里面摆放着几张儿童小床（那个时代的孩子也是私人财产）。再往前走，又是一样的房间，一样闪闪发亮的镜子、沉闷的柜子和花里胡哨让人难以忍受的沙发。我们还看见一个巨大的“壁炉”，一张红木大床。我们这个时代完美、透明、永恒存在的玻璃，在这里只被用来制作可怜的、易碎的小方形窗。

“您想象一下，正是在这里，人们相爱，互相燃烧自己，为了爱情互相折磨（她又一次垂下了眼睑）。人类的精力这么去消耗是多么荒唐，多么不明智啊！我说得对吗？”

她的话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仿佛她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她的笑容里总是藏着一个恼人的未知数X.在她的眼睑后面确乎在发生着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但那东西已经使我不能忍受了。我好想跟她争论，向她怒吼（我真的想这样），但是对她这一套说辞我却又不得不同意，也不能不同意。

我们在镜子面前停了下来。这时我只能看见她的眼睛。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其实人的构造和这些“房间”一样野蛮，一样荒唐。人的头脑也是不透明的，只开着两扇小小的窗户——眼睛……她好像猜中了我在想什么，转过身来：“看吧，这就是我的眼睛，怎么样？”（这话当然不是真的说了出来。）

在我眼前的是两扇漆黑的窗户，里面是我没见过的，和我们现在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我只看见了火，那“壁炉”里炉火烧得正旺，依稀间我看见了人影，好像……

这是自然而然的，我看见的其实是自己的影子。但是这又不自然，因为我看见的影子并不像我（很明显，是周围压抑的环境影响了我）。我明确地感受到了恐惧，感觉到自己被抓住并关进了这个野蛮的笼子里面。我感觉自己被卷进了这古代生活的漩涡里。

“您去隔壁的房间待一会儿吧？"I对我说道。她的声音仿佛是从燃烧着的壁炉的黑暗的眼帘背后传来的。

我走进隔壁的房间，坐了下来。墙上的架子上面放着一座古代诗人的雕像，不对称的脸上长着一个翘鼻子（看样子应该是普希金）。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恭敬地忍受着他的微笑？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么荒唐的地步？这个让我恼火，让我发怒的女人，她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她那间屋子里的柜门砰的响了一声，接着我听到丝绸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艰难地克制着自己，克制着自己不跑到她的房间去，但去干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有可能我只是想过去把她结结实实骂一顿。

这时她从房间里出来了，穿着一件短款的亮黄色古式裙子，头戴黑色的宽边呢帽，腿上是黑色的长袜。裙子的材料是很轻薄的丝绸——因此我看得很清楚：袜子很长，高过了膝盖一大截，还能看见脖子和双峰之间的阴影……

“您听我讲，很明显，您想要别出心裁，但是您难道没有……”

“很明显，"I打断了我的话，“别出心裁意味着与别人不同，因此，别出心裁意味着打破平衡，被古人用愚蠢的语言称为‘循规蹈矩’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的人眼中则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

“对对对，正是这样，”我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那您更不必，更不必……”

她走近翘鼻子诗人的雕像，她闭上了眼睛，遮住了那心灵窗户里熊熊燃烧的火光。她开始说话了，但这一次，她非常严肃（有可能是为了让我平静下来），说了一番非常有道理的话：“您难道不觉得惊讶吗？那时的人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诗人，而且，他们不仅能忍受他们，甚至还崇拜着。真是奴性思维！我说得对吗？”

“明白……我只是想……”（这该死的“明白”！）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这些人是比国王更有影响的主宰。为什么这些人不被隔离开来，被消灭掉？在我们大一统国……”

“是呀，在我们大一统国……”我开始说话。

她突然开始疯狂地笑了起来。我就这样看见了她这狂笑的曲线：洪亮、陡峭、像鞭子一般柔韧。

我记得我全身开始战栗。我想要抓住她——但我也记不清了……反正那个时候我至少需要做点什么。我机械地打开了自己金色的号码牌，看了一下表。差10分钟17点。

“您没发现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差不多快结束了吗？咱们该走了。”我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礼貌。

“如果我请求您跟我一起留在这儿呢？”

“您听我说，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十分钟后我必须出现在课室……”

“所有的号码都有义务学习固定的艺术和科学课程……"I模仿着我的语气说道。然后她拉起了窗帘，张开了眼睑——穿过这漆黑的窗

子，我看见里面的炉火熊熊燃烧着，“在医疗局里我有一个认识的医生，如果您愿意，他可以为您证明您去医院看病了，您看怎么样？”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她这套把戏用意何在了。

“那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说实话，我应该马上去护卫局并……”

“那如果您不说实话呢，”她又带着刺人的微笑问道，“我非常感兴趣，您还会去护卫局吗？”

“您留下来吗？”我一把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是铜的，我的声音也是铜的。

“等一分钟，一分钟行吗？”

她走近电话机。她给某个号码打了电话——我太紧张了，紧张到都没有记住这个号码。她朝着电话大声说道：“我就在古楼等您，是，是，就我一个人。”

我转动了冰冷的铜把手。

“您允许我使用您的飞船吗？”

“噢，当然，您请……”

我走了出来，门口的老太太在阳光里打着盹，像一株植物。她又张开了仿佛被封死的嘴（这又一次让我感到惊奇）对我说道：“您的女伴，一个人留在这儿了吗？”

“是的。”

老太太的嘴仿佛又一次被封死了。她摇了摇头。很明显，即使是她已经逐渐衰弱的脑子也明白这个女人的行为是荒唐而危险的。

17点整，我已经在课室听课了。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对那位老太太说了谎：I这时并不是一个人在古楼里面。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居然下意识欺骗了老太太，使我感到难受，也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听课。是呀，她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这才是问题所在。

21点半之后，我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本来今天就可以去护卫局把这一切都坦陈出来，但是今天发生的一切让我倍感疲劳。况且，去护卫局举报的期限是事件发生后两天之内。明天去也来得及，还有整整24小时呢。

笔记七

摘要：一根睫毛。泰勒。天仙子与铃兰。

深夜。我身在五光十色中，我看见了一台红色的皇家乐器，橙黄色的裙子也出现了。接着我看见了一尊铜佛像，它突然抬起了它的铜制眼皮——有汁液从里面汩汩冒出。这时，黄裙子也开始渗出汁液来，镜子上面也布满了汁液，大床也加入了进来，儿童床也在往外流着汁液，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却感到了像死亡一般甜蜜的恐惧……

我从梦中醒来：屋里是柔和的浅蓝色光线，玻璃制成的墙壁、椅子、桌子都在发着光。这使我平静下来，心脏也不再怦怦狂跳。汁液，佛像……这都是什么鬼东西？我明白了：我生病了。我以前从不做梦。人们常说，做梦是古代人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倒也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如此眼花缭乱、杂乱无章。但是我们知道梦是一种精神疾病。我也知道，在这之前我的大脑是一台被精心调试的、纤尘不染的机器，但如今……如今我真的能感觉到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什么不属于我身体的东西，就像眼睛里掉进了一根非常细的睫毛。你知道自己是完整的，但这只掉进了睫毛的眼睛——你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它。

床头的闹铃响了，用清脆悦耳的声音说道："7点了，该起床了！”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透过透明的玻璃墙，我似乎看见的就是自己，一样的床，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重复了一千次的动作。这让你感觉到精神百倍。你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整体的一个部分。你能感觉到整齐划

一所带来的美感。没有一个人做出多余的手势、多余的弯腰以及多余的转身。

是呀，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有天赋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把这一套方法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去，落实到他迈的每一个步子，落实到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他没能够把一天24个小时进行统一化的管理。古人关于康德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还是注意到了泰勒，这个能预言十个世纪之后的世界的人。

号码们吃过早餐，一起齐声唱完《大一统国国歌》，然后四人一排有秩序地向电梯走去。耳边传来发动机轻微转动的声音，电梯快速下降，下降，下降——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不舒服。

不知为什么，脑海里又浮现起昨晚那荒诞无稽的梦——或者是这梦境还未完全消散。哦，对了，昨天乘坐的飞船也是这么快速下降的。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已经给它画上句号了。好在昨天我已经向她表明了我坚决的、不容商量的态度。

我在车厢中，飞驰的地下列车将把我带向下一个目的地。在那里，典雅庄重的“一统号”被放置在装配台上，还没有被发动。在太阳下，它一动不动地闪着耀眼的光芒。我闭上了眼睛，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公式思考：我再一次尝试着算出“一统号”起飞所需的初速度。每一毫秒，“一统号”的重量都会变化（爆炸性的燃料在不断地被消耗）。得出来的反应式非常复杂，已经具有超然性。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仿佛又是一场梦境。我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有人在我的旁边坐下，有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说了一声“对不起”。

我稍微睁开了眼睛。一开始（由于“一统号”产生的联想）我依稀看见一个东西疾驰而去，好像是一个运动得非常快的脑袋，脑袋两旁扇动着两只粉红色的耳朵——这是动力来源。然后我看到了它曲线形的后脑勺和S形状的驼背。

透过我代数世界的玻璃墙壁，我看到了那根掉落在眼睛里的睫毛。这让我觉得心中不快，今天我就应该……

“没关系，没关系，您请。”我对坐在我旁边的人笑了笑，点头致意。他的金属号牌上面写的是S-4711（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从一开始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与字母S紧密相连的，这是因为潜意识产生了视觉印象）。他的两道目光像钻头一样旋转着向我而来，在我的心里愈钻愈深，眼看着就要到达我心灵的最深处，发现那些我自己都不敢……

我突然间就找到了那根掉落在眼睛里的睫毛：护卫。我想要速战速决，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

“我，您听我说，昨天去了古楼……”我的声音好生奇怪，又扁又平，我试着清了清喉咙。

“这太棒了，那里的材料可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但是，您明白吗，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陪同I-330去的，所以……”

"I-330？真为您感到高兴，她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有天赋的女性。她可有很多崇拜者呢！”

……我想起来了，上次散步也有他，会不会，他跟她是一伙的?嗯，这事绝对不能跟他讲。

“是，是，您说得对，非常正确。”我越笑越开，觉得这样的谈话愈发地荒唐了。这微笑暴露了我，让我的愚蠢在他的面前一览无余。

他眼里射出的两道光芒一直刺探到我心底，然后又旋转着回到了他的眼睛里面。S朝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点了点头，就朝出口走了过去。

我用报纸挡着脸（我觉得车厢里的人都在看我），很快就忘记了掉落在眼睛里的睫毛，忘记了S眼里射出的光芒，忘记了一切。报上的内容抓住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报纸上说，根据可靠消息，我们又发现了至今尚未被抓捕的一个犯罪组织的踪迹，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把人们从大一统国和施恩主的“桎梏”中解救出来。

“解救”？这真让我吃惊，人类犯罪的本性竟是如此的顽强。我称它为“犯罪的本性”是有原因的，自由与犯罪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就像飞船的速度和运动。飞船的速度等于零，那么它就不处于运动状态。人的自由若是为零，那么他也就没有能力去犯罪。那么要想人不去犯罪，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从这种自由的状态下解救出来。而我们也刚刚完成这项任务（以宇宙的角度去衡量的话，几个世纪也只能说是“刚刚”），然后又出来这么一伙人……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昨天我没有马上去护卫局讲明情况，今天，16点之后，我一定要去。

16点10分，我从上班的地方走了出来，正在这时，我在街口看见了O，她一看见我，就浑身洋溢起粉红色的愉悦感。“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不聪明的姑娘啊，不过话说回来，她应该会理解我支持我的……”但是转念一想，我并不需要什么支持，我心意已决。

音乐工厂的乐管正在演奏着《进行曲》——还是之前那首进行曲，每天都会重复。这些日常的、重复的、一眼就能看透的东西里面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雄伟的美丽。

O抓住了我的手。

“我们去散步吧。”她两只圆圆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这就是通往她心灵的蓝色窗户吧，我透过窗户往里面瞧，没有遇到丝毫的阻挠：因为窗户里面什么也没有，任何不相干的、不需要的东西都没有。

“不，我不能去散步，我得去……”我悄悄告诉了她我要去的地方。

她的反应让我很惊讶，那粉红色的圆嘴变成了一个粉红色弯月，弯月的两只角向下耷拉着，仿佛吃了什么酸牙的东西，这让我大为光火。

“你们这些女性号码，看来，已经被偏见左右了，你们现在完全不具备抽象思维，请原谅我的直白，但这简直就是愚蠢。”

“您……您去找您的特务，真是气死我了，亏我还从植物园里给您带来一枝铃兰……”

“为什么是‘亏我’呢？为什么要说‘亏’呢？”真是妇道人家。我生气地一把抢过那枝铃兰（我意识到我的不对了），“这就是您给我带的铃兰？您自己闻闻，香吗？啊？您要是有那么一丁点的逻辑思维也好啊。铃兰有香气，这就完了吗？您就不能谈谈气味，谈谈气味这个概念的本身，那气味这个概念本身是好的还是坏的呢？您——做——不——到，明白吗？铃兰花的气味是香的，而天仙子的气味则是臭的。这意味着存在着与香气不同的另外一种气味。古时候的国家存在特务，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存在特务……对，特务。我不害怕说这两个字。因为很明显，那个时代的特务是天仙子，而我们现在的特务则是铃兰，对，是铃兰！”

那粉色的月牙嘴唇在瑟瑟发抖。现在我明白了，我本来以为，不，我本来确信这样的类比会使她笑起来。于是我朝她更大声地吼道：“是铃兰，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

一个个圆球似的秃脑袋从我们身边走过，然后又转过身来看我们。O温柔地拉住我的手说：“您今天怎么这么……您生病了吗？”

梦——黄色——佛像……我这时才回过神来：我应该去一趟医疗局了。

“是啊，我的确病了。”我兴高采烈地说道。（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矛盾，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那么您现在就应该去看医生，您也明白：您有义务维护自己的健康，如果再向您解释这其中的道理就太可笑了。”

“亲爱的O，您当然是对的，是绝对正确的！”

我没有去护卫局。没有办法，我得先去医疗局。在医疗局我一直待到了17点。

晚上（多说几句，那个时候护卫局已经关门了），O来找我。我没有放下窗帘。我们一起做了一本古老习题册里面的习题。这使我们心安静下来，灵魂得到净化。O-90坐在练习本上，头向左肩膀歪着，舌头顶着左脸颊，苦苦思索着习题的答案。这时的她满脸稚气，真是让人心旌摇曳啊。我觉得自己内心很快乐，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她走了，房间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深呼吸了两次（睡前深呼吸对于健康是有益的）。突然我闻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香气，这让我想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很快我就找到了这股香气的源头：O把那枝铃兰藏在了我的被褥里面。我马上觉得天旋地转，内心情绪翻涌。她这样做真的是不知分寸——怎么能把铃兰偷偷塞给我呢？是，我，没有去护卫局。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有错，因为我病了。

笔记八

摘要：无理根。R-13.三角形。

我第一次碰到$\sqrt{-1}$是在很久以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像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一般：明亮的圆形教室里，坐着几百号圆圆的小脑袋，还有我们的数学老师普利亚帕[1]，当然，这是我们给它取的外号。因为它年久失修，机体松散了，每次上课前值日生把它插上电之后，内置的扩音器就开始“普利亚——普利亚——呲……”地响一会儿，然后才开始上课。有一次，普利亚帕给我们讲解无理数，我记得我号啕大哭，并用拳头捶桌子大叫：“我不要$\sqrt{-1}$，把$\sqrt{-1}$给我弄出去！”这个无理根就像某种外来的事物在我的心中扎了根，它在一点点吞没我，我没有办法把它弄明白，去消灭它，因为它是除不尽的ratio[2]。

现在我又碰上了这个$\sqrt{-1}$。我重新看了一遍这些天我写下的笔记，发现为了避开$\sqrt{-1}$，我对自己耍了花招，我欺骗了自己。之前那些什么生病之类的，全是胡扯。要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那里的，可为什么现在……为什么？

今天还是这样。16点10分，我站在闪闪发光的玻璃门前，头顶是护卫局的牌匾，上面金色的字母闪着纯洁的光芒。透过玻璃我能瞧见里面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穿着蓝色的制服，他们的脸发着微光，这样一排看下来俨然古代教堂圣像前一排排的长明油灯。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要在大一统国的祭坛上献出自己的爱人、朋友和自己。而我，也急着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但是，我做

不到。我的脚和脚下的玻璃地板被牢牢地焊接在一起了，我就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往里面张望着，一步也不能动弹……

“嘿，数学家，想什么呢，这么出神？”

这突如其来的招呼吓了我一哆嗦。定睛一看，原来是诗人R-13.他眼睛乌黑锃亮、含着笑意，嘴唇厚实得如同黑人一般。他是我的老朋友，和他站在一起的是粉色的O.

我生气地转过头去（我想，要是没有他们的打扰，我最后一定可以把$\sqrt{-1}$从身体里连着肉一起扯出来，因为我会走进护卫局把一切陈述出来）。

“什么想得出神，我那是在欣赏！”我毫不客气地回复他。

“当然，当然，我最亲爱的朋友，您倒不如放弃数学，当个诗人得了，对，当个诗人！加入我们诗人的队伍吧，您觉得怎么样？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一眨眼工夫就能帮您办好手续，啊，怎么样啊？”

R-13说话很快，话像开了闸的水龙头汩汩从他厚实的嘴唇往外冒，还夹带一些溅出来的水花——那是唾沫星子，每当他发字母“P”的时候，口水四溅，就像喷泉一样。

“我现在是搞学术的，将来也会一辈子献身学术。”我皱紧了眉头。我不喜欢开玩笑，但R-13却一直有戏谑别人的愚蠢习惯。

“什么学术，学术就是你用来掩盖胆怯的遮羞布，学术里面有什么？你们不过是修了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埋着头做着无穷无尽的学术，你们甚至害怕瞧一眼墙外的世界。偶尔看了看墙外的世界，你们还要眯着眼，生怕吓着自己，就是这样。”

“墙——是一切有韧性的事物的基础……”我开始反驳他。

R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带出一串唾沫星子。O也张着粉红的嘴笑个没完。我朝他们摆了摆手：“你们就笑吧，反正我也无所谓，我可没有精力管你们。我需要往脑袋里塞点东西，压住这该死的$\sqrt{-1}$。”

“嘿，我们一起到我那儿去坐坐，做做算术题，你们看怎么样？”我提议道（我想起了昨晚因为做数学题而获得的宁静的一小时。也许，今天我也能这么做）。

O看了看R，然后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脸上飞起了一层温柔的、醉人的红晕，就像我们的粉红票券。

“可是今天我……根据票券……登记了他，”她朝R点了一下头，“但是他今天晚上有事，所以……”

R湿润的闪着光的嘴唇带着善意向我们说道：“那有什么关系，我和O半个小时就够了。是吧，O？对于你们的数学题，我可一点兴趣都没有，不如就去我那里坐会儿。”

我害怕一个人待着。更准确地说，我不想和这个新的、陌生的我待在一起，他仿佛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巧合，也叫Д-503.

于是我就跟着R走了。说实话，R不是一个严谨的人，在诗歌韵律方面也缺乏天赋，他的逻辑也是颠倒的、可笑的，但是我们还算老熟人啊。所以三年前我们一起选择了这个可爱的、粉色的O不是没有缘由的，这也使得我们的关系比在学校的时候更加紧密。

后来，我们到了R的房间。他房间的陈设与我一样：行为规范，玻璃制的桌椅、柜子和床。但是一进屋子，R就挪动了一把圈椅，然后又挪动了另外一把……屋子里的布置发生了变化，这与房间的标准布置不相符，变得一点也不欧几里得了。R还是老样子，按照泰勒的理论或者从数学的角度看，他永远是个不上道的人。

我们一起回忆起了数学老师普利亚帕，当时我们很喜欢它，在它的玻璃腿上贴满了感谢的纸条。还想起了我们的法学课老师[3]。法学老师的嗓门特别亮，就因为这样，扬声器里总是能吹出一些风来，而我们这些孩子就跟着他扯着嗓子念课文。有一天，坏透了的R-13给喇叭里塞了一堆揉皱的纸条，这样每次法律老师念课文的时候，都有纸条从喇叭里飞出来。R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毕竟这件事他干得实在是太糟糕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三个人都哈哈大笑——我们三个人真像三角形啊。

“要是他是一个活着的古代人，那会是什么光景啊？"R又遇到了恼人的辅音字母，厚厚的嘴唇送出来一阵唾沫星子。

太阳无处不在。房间的上面和四周都是透明的，阳光长驱直入，房子的下面也反射着光线，O坐在R-13的膝盖上，她蓝色的眼睛里面也闪着一颗小小的太阳。我身上暖和了起来，$\sqrt{-1}$也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动弹……

“您的‘一统号’怎么样了？我们很快就要飞到别的星球上去教化那里的居民了是吗？赶紧吧，再加把劲！你也知道我们这些诗人创作实力卓越，再等估计您的‘一统号’就载不动我们的作品啰！每天8点到11点……"R摇了摇头，又挠了挠后脑勺，他的后脑勺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被捆在脑袋后面的小行李箱（这让我想起了古时候的一幅画——《在马车上》）。

我听了他的话活泛了起来。

“您也在为‘一统号’写诗？快跟我说说，您都写了什么，例如，今天您都写了些什么好篇章？”

“今天，今天什么都没有写。今天有别的事情要忙……”他发了浊辅音“B”，于是口水又溅了我一脸。

“什么别的事情？”

R皱起了眉头：“什么别的事情？您真想知道，那我也不妨告诉您，我在用诗的形式写一份判决书。被判决的是一个诗人，是我们中的一员，这个蠢货！我和他一起共事两年，一切都是正正常常的，突然有一天他开始说自己是天才，天才不被法律所约束。此外，他还写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唉，你说这叫什么事！”

R厚厚的嘴唇耷拉了下来，眼睛也黯淡了下来。突然他跳了起来，转过身，目不转睛地朝着一面墙看。我看着他脑袋后面那锁着的小行李箱，心里想着，他会在里面倒腾些什么东西呢？

接着我们都陷入了一种不自然、不对称的沉默之中。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想肯定发生了些什么。

“很幸运，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陈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故意大声说了这句话。

R转过身来，又开始像刚才一样滔滔不绝唾沫四溅地讲话，但我觉得，他眼睛里的光彩消失了。

“是呀，我最亲爱的数学家，我们真走运，走运啊！我们是最幸福的平均数……您那个圈子常说：把从0开始到正无穷大中的所有数进行积分化。换成我们圈子的话，就是把白痴到莎士比亚之间所有人的能力进行积分化。就是如此！”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号码，还有她说话的腔调。她和R之间仿佛连着一根极细的线，这是根什么线呢？我脑子里的$\sqrt{-1}$又蠢蠢欲动了。我打开了我的号码牌小盒，16点25分。粉红票券提供的时间只剩下45分钟了。

“我该走了……”我亲了亲O，跟R握了手，走向了电梯。

穿过马路来到大街的另一边，我回头看了看那夕阳余晖中的玻璃大楼，一块块不透明的灰蓝色的窗帘被放下，后面都是符合泰勒韵律

的幸福小房间。我找到了位于七楼的R-13的房间，那里的窗帘已经被放了下来。

亲爱的O，亲爱的R.在R身上也存在一种我不太明白的东西（为什么要用“也”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姑且就这样写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他和O是一个三角形，虽然这个三角形不是等腰的，但也是个三角形了。如果用我们祖先的语言来说（我觉得对于你们星球的人来说，他们的语言你们更容易理解），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家庭。有时我会把自己关在这个简单的、稳固的三角形中，避开外界的一切……能在这里小憩一下，也是很好的。

【注释】

[1] 它是个机器人。

[2] 拉丁语，意为“比值、比率”。

[3] 这里指的不是古代人的神学课，而是大一统国的法律。——原注（俄语中，神学课教师与法学课教师是同词异义。——译注）

笔记九

摘要：祭典。抑扬格和扬抑格。铁手。

这是一个隆重而又光辉的日子。在这一天，你会忘记自己的弱点、优柔寡断和疾病，一切都会像我们的玻璃一样，坚若磐石、永恒不变。

立方体广场上66排同心圆座位都坐满了号码，他们神色安详的脸上映着天空的光辉（或许，是大一统国家的光辉）。那鲜血一般绽放的花朵，是女号码们的嘴唇。孩子们坐在紧靠主舞台的同心圆前面几排，像是一串串娇嫩的花带。深邃、严肃、哥特式的安静笼罩着整个会场。

根据流传至今的史料记载，古时候人们的祭祀活动跟我们的大祭是类似的。但他们膜拜的是荒唐的、从未见过的上帝。而我们崇拜的是能看得见的上帝。他们的上帝只给了他们永恒的、痛苦的探寻，他们的上帝什么聪明事儿也没干过，还莫名其妙的牺牲了。我们为大一统国家献上的是安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祭物。这是大一统国最隆重的祭奠，是对两百年大战峥嵘岁月的追思，是为纪念全体战胜个人，整体战胜个体的伟大胜利而创立的伟大节日！

现在，一个号码站在洒满阳光的立方体高台上。他脸色苍白，甚至不能说是苍白，而是没有颜色，像玻璃一样，同样没有颜色的还有他的嘴唇，只有他的眼睛黑漆漆的，仿佛要吞噬掉所有空白，连同他只去过几分钟的那个可怕的世界，也要一起吞噬下去。他的金色号码

牌已被摘除。双手被紫色的缎带绑着（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古代，当这样的祭祀活动不是以大一统国的名义进行的时候，被审判的人当然觉得自己有权利进行反抗，所以那时的人们习惯用手铐铐住他们的双手）。

在立方体上方，审判机器旁，有一个岿然不动、仿佛由金属铸成的身躯，那就是我们的施恩主。从下往上看，他的脸难以辨认，只能依稀辨别出他庄严的方形脸部轮廓。但是他的两只手因为离得近，所有显得很大（拍照的时候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双沉甸甸的手，这会儿还安静的被放在膝盖上，很明显，它们是由石头制作而成，而膝盖——已经有点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了。

突然，一只巨手慢慢地举了起来，缓慢又沉重地做了一个手势。于是，观众台上的一个号码就遵照指示，走上了立方体高台。他是大一统国的一名诗人，今天他将荣幸地为大家献上自己的诗歌。紧接着全场就开始回荡着黄铜般肃穆的抑扬格的诗句，这些诗句都是在批判那个玻璃眼睛的狂人，他站在台阶上，等待着为自己出格的行为付出代价。

大火。房屋在抑扬格诗句中瑟瑟发抖，仿佛天空中喷射着黄色的火苗，墙壁倒塌了，绿树在火焰中痉挛，流出汁液来……最后只剩下它们烧焦了的骨架。但是普罗米修斯（当然是指的我们）降临了——

火焰被征服，被赶进机器，成为钢铁的一部分，人类为混沌立法。

一个钢铁铸造的崭新世界诞生了：钢铁的太阳、钢铁的树木、钢铁的人们。突然这个世界来了个疯子，“他打开锁链，放出了火”，于是天下又开始大乱。

很遗憾，在诗歌方面我记性很差。我只记得，没有比这更有教育意义、更完美的意象了。

施恩主又缓慢地做了一个手势。立方体的高台上又出现了一个诗人。我差点没从座位上蹦起来，这怎么可能？但眼前这像黑人一样的厚嘴唇，这就是他……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他被委派了如此崇高的任务？他的嘴唇在发抖，变成了灰色。我能理解他，毕竟是站在施恩主和护卫局全体人员面前，但如此紧张还是不必要的……

扬抑格的诗句像被斧子劈开一样急促、干脆。诗句里记叙了那狂人骇人听闻的罪状，他甚至写诗侮辱施恩主，把他称作……我不敢重复那些话语。

R-13脸上毫无血色，目不斜视地走下了高台（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如此腼腆），坐了下来。这时他旁边闪过一张脸，是一个黑色的锐角三角形，他整个人只出现了一秒钟的最小的微分的时间，然后就消失了。此时，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了高台上的机器。在那里，不属于人类的铁手做出了第三个手势。囚犯在狂风中摇摇晃晃地向高处走去。他踏上了一个台阶，再一个台阶……现在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步了。他脸朝向天空，头往后仰着，静静地等待生命的终结。

如命运一般不容违抗的施恩主绕着机器走了一圈，然后把巨大的手掌放在了操纵杆上……全场人都屏住呼吸，眼睛齐刷刷地望着操纵杆，作为审判的工具，这个机器能产生如火一般的几十万电压的电流旋涡。多么残酷的命运啊！

这一秒钟的长度无法计算。操纵杆被压下，电流接通了。闪着寒光的刀刃，仿佛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机器管道中发出了十分轻微的咔嚓声，这摊开双手的躯体就被一阵青烟笼罩，然后就开始融化……融化……最后以吓人的速度分解了。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在眼皮子底下变成了一摊化学意义上的纯净水，而一分钟之前，它还是心脏里奔涌的血液……

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每一个号码都知道。这不过就是物质的分解，人身体每个原子的碎裂。但是它每次都像奇迹一样显示着施恩主超越人类的力量。

那上面，在施恩主面前，是十个脸红通通的女号码，由于激动，她们都半张着嘴巴，她们手里拿着的花朵[1]，在疾风中摇摆着。

按照旧俗，十个女人会在施恩主血迹还没干的制服上装饰上花朵。施恩主像大祭司一样庄重地缓缓走下台阶，缓缓地从观众中走过。他经过的地方，女人们都高举双手欢迎他，大家齐声高呼，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然后，人们也向护卫局全体员工送上了同样的敬意。没有人知道，或许，这些护卫就是古人们幻想中严厉而又温柔的“大天使”们，他们陪伴着每一个人，从出生直到死亡。

是呀，我们的祭礼继承了古代宗教的一些东西，像疾风骤雨、雷鸣电闪一样使人得到净化，一切都是那么庄严肃穆。我亲爱的读者们，我上面的描述你们是否似曾相识呢？你们如果未曾领略这些东西，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注释】

[1] 这些花是从植物博物馆拿来的。我个人并不觉得它们美。所有属于野蛮世界的东西，早已被赶到绿色巨墙的外面。它们都是不美的。只有理性的、有益的东西才美。比如，机器、靴子、公式、食物等等。——原注

笔记十

摘要：信。音响振动膜片[1]。毛茸茸的我。

昨天对于我来说就是滤纸，就是化学家们用来过滤化学液体的那种滤纸。所有悬浮的、无用的物质都会停留在这滤纸之上。每次第二天早晨醒来下楼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被蒸馏得干干净净。

在楼下的大厅里，小桌后面坐着一位女值班员，一边瞅着表，一边登记着来往人员。她的名字叫Ю……最好还是别说她的名字了，我担心我会不小心写上什么关于她不好的事情。但其实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她身上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她的双颊有点下坠，就像鱼鳃一样（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她的笔在纸上迅速地划了几下，我就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Д-503，旁边还有点墨渍。

我刚想跟她说关于墨渍的事情，她就抬起了头，向我滴了滴墨水，然后笑着说：“您有一封信，亲爱的，之后您会收到的，会收到的。”

我知道信件在她读过之后还要经过护卫局的审查（我想，我不需要对这样理所应当的程序做过多的解释），12点之前我就会收到信件的。但是她刚才的笑容让我觉得不自在，还有，那滴滴在我身上的墨水，也搞得我心神不宁。这真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以至于我在“一统号”建造场工作的时候，也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把数据都算错了一次，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12点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这个长着鱼鳃脸的女人，还有她一贯的笑容。最后，信交到了我手里。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当着她的面把信拆开来看，而是鬼使神差地先回了自己的房间。我拆开了信，迅速浏览了一遍，信里面说I-330今天登记了我，今晚21点我应该去她那里，最下面写着地址……

这简直太荒唐了。在我已经向她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这怎么可能呢？再说了，她还不知道我去过了护卫局，她也不知道我生病了——反正去护卫局没能报上案……尽管……

我脑袋里一直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台发动机在转动。佛像、黄色、铃兰、粉红色的弯月……对了，还有一件事：今天O要来我这儿。我应该给她看这封跟I-330相关的通知吗？我了解她，她肯定不会相信我与这件事毫无瓜葛，我完全……（话又说回来，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但我知道，我和O之间一定会进行一段费劲的、荒唐的、毫无逻辑的对话……不，这我可受不了。就让这一切按机械的方式解决吧，我就给她送去一份这个通知的复印件好了。

我匆忙把通知塞进兜里——我看见了自己那可怕的像猴子一样的手。我记得，上次散步的时候I-330曾拿起我的手端详。难道她真的……

差15分21点。白夜。周围的一切都绿莹莹的，像玻璃一样。但这是一种易碎的、薄薄的玻璃罩子，不是我们那种真正的玻璃。玻璃罩子下面一切都在旋转、飞驰、嗡嗡作响。如果现在所有课室的圆顶都像烟雾一样一团一团地缓慢上升，年迈的月亮像墨渍一样微笑——就像今天早上小桌子后面那个女人一样，所有房间里面的窗帘都被放下，人们在窗帘后面……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的肋骨是一根根铁条，他们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着我心脏的工作，胸腔的空间都不够了。我

站在一个玻璃门边，上面用金色写着I-330,I背朝着我，伏案写着些什么。我走了进去……

“这是票……”我递过去一张粉红票券。“我今天接到了通知，然后我就来了。”

“您可真准时！给我一分钟好吗？我马上就好，您先坐会儿。”

她又埋头写信——她那低垂的眼睑后面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她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根本无从知道，也不能通过计算得到答案，因为她就来自那个野蛮的古代梦中世界。

我不说话，就这样看着她。肋骨像铁条一样在不停地挤占心脏的空间……每一次她说话的时候，她的脸就像闪着光、快速转动的车轮，看不清车轮上的辐条。现在这个车轮停了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个奇怪的由线条组成的结构：两条深颜色的眉毛在太阳穴旁高高挑起，形成一个嘲讽的锐角三角形，从鼻翼两旁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法令纹，这样形成了一个朝上的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互相抵抗，一起在她脸上形成一个交叉，一个令人生厌的X.这时轮子开始转动，辐条旋即又模糊不清了……

“这样说，您没有去护卫局？”

“我去了……但是我没能……我那个时候生病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肯定有什么东西干扰了您——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她露出尖利的牙，朝我微笑着）。但是，您落在我手里了。您应该也知道，‘如果号码未在48小时内向护卫局举报，将被认为是……’”

我的心猛然一惊——那些束缚我的铁条都被挤弯了。我就像一个愚蠢的孩童，落进了她的圈套。我傻傻地沉默着，思绪乱作一团，手和脚都不听使唤了……

她起身伸了个懒腰，按了一个按钮，房屋四周的窗帘开始轻声地咔咔作响，缓缓降了下来。我跟世界割裂开了——只剩下我和她。

I-330站在我身后，在柜子旁边某个地方。后面传来她脱下制服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它落在了地上——我竖起耳朵注意着每一个声响。突然，我想起了……不，它只闪现了百分之一秒。

不久前我曾被委派计算一种新型街道音响振膜片的曲率（现在这种装饰美观的膜片已经在为护卫局记录大大小小街上人们的谈话了）。我记得：这种装置的内部的粉色振动薄膜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物质——只由耳朵一个器官构成。现在我就是一个振膜片。

她一把扯开了上衣的纽扣——然后是内衣——再接着往下。玻璃丝质地的衣物划过肩膀、膝盖，然后落到地上。我听见——这比用眼睛看还清晰明了——她从那堆灰蓝衣物里迈出了一条腿，接着是另外一条……

紧绷的振膜片在颤抖地记录着宁静中发生的一切。

不，它记录的是我胸腔里心脏不断撞击铁条发出的声响。我听见了——我看见了，她在我背后思考了一秒钟。

现在我听见柜子门发出了响声，又听见什么东西的盖子碰着了什么，然后又是丝绸，丝绸……

“好了。”

我转过身。她身穿一件飘逸的杏黄色的古式裙子。穿上这件衣服的她比什么都不穿要邪恶一千倍。薄薄的衣衫后面高高耸起两个点，像两块烧着的煤炭，透过灰烬，散发出粉色的微光，还有两个柔如无骨的圆圆的膝盖……

她坐在一张低矮的圈椅里。她前面的方形小桌上放着一个装着绿色毒液的小瓶子和两个小的高脚杯。她嘴里叼着一根细细的纸管，嘴

角向外吐着烟——古代把这种行为称作“抽烟”，现在叫什么我当下想不起来了。振膜片在不停颤动着。铁锤在胸腔里敲击着烧得通红的铁条。我清楚地听到每一声敲击，会不会……她也突然听到了？

但是她只是神态自若地抽着烟，时不时安静地朝我看看，漫不经心地抖了抖烟灰——在我带来的粉红票券上。

我强装镇定，问道：“您听我说，既然您知道情况，为什么还要登记我，让我来这？”

她仿佛没有听见，兀自往酒杯斟酒，然后一饮而尽。

“这酒真好，您要不要来点儿？”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桌上摆的是酒。突然，昨天的情景又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施恩主的石头巨手，寒光闪闪的利刃，立方体高台上仰头摊手的躯体。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您听我说，”我向她说道，“我想您也知道，在大一统国家吸食尼古丁一类的违禁物品，尤其是烈酒的人，会被无情地……”

她的两道眉毛高高地挑到了太阳穴，形成了一个嘲讽的锐角三角形。她说：“快速杀掉少部分人确实比让更多的人自我毁灭、自甘堕落要来得英明。这是一种无耻的正确。”

“是……是一种无耻的正确？”

“要是把这些赤裸裸、光溜溜的真理放在大街上……您想想吧……就拿那位我最热忱的追求者来举个例子好了（这个人您也知道），如果撕下他用谎言堆砌的外表，让他以本来面目出现在人群之中……这真是让人恶心啊！”

她大笑起来。但是我明明看见她脸下边嘴角到鼻翼两旁出现了一个悲伤的三角形。她脸上的这两道深沟让我突然明白：在那个长着招

风耳的S形驼背怀中的她，应该就是这副模样……他……

多说一句，这里我只是尽量把我当时不正常的感受传达给你们。现在，我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明白：一切都理应如此，他作为一个普通的诚实的号码，也应该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反之就不公平，对，这是清晰明了的……

I-330奇怪地笑了好久。然后她认真地看着我，一直往心里面看去：“重要的是，我和您在一起很放松。您真的太贴心了，哦，我相信，您不会去护卫局告发我，告发我喝酒、抽烟。您也许会生病，您也许会忙于工作，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您不去告发我。现在，我相信，您会和我一起饮下这美酒……”

这口气充满了讥笑和放肆。我清晰地感到：我现在又开始憎恨她了，但是我为什么要用“现在”这个单词？我从头到尾一直憎恶这个女人。

她一口气喝完了满满一杯的绿色毒液，然后站了起来，向我走了几步，杏黄色裙子下透出她粉色的躯体来，最后在我的圈椅后面停住了……

突然，她用手搂住了我的脖子，用嘴唇堵住了我的嘴唇……

不，不是堵住，是往更深的某个方向，更让我觉得可怕……我发誓，这完全不是我料想的样子，或许，只是因为……因为我不能（我确定了），我不能对接下来的事情产生幻想。

她的嘴唇甜得让人不能承受（我猜想这是酒的味道），我一口接一口地被灌进了这燃烧着我喉咙的毒液……我与大地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星球，我疯狂地旋转着，沿着一条不曾被计算的轨道向下飞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写个大概，只能用一些相近的类比来叙述。

以前的我从未想过，但这确实是事实：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而地球内部是熊熊燃烧的火海。但是我们从未想到过这一点：要是有一天我们脚下薄薄的地壳突然变成了玻璃，那我就会这样猝不及防地看见……

我的身体变成了玻璃，我看到了我身体的内部。

这时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过去的Д-503，号码Д-503，而另外一个……以前他只敢从身体外壳稍微探出一点自己毛茸茸的爪子，现在他撕裂了外面的躯壳，整个人都爬了出来，马上我的身体就会完全变成碎片……那个时候怎么办?

我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抓住了圈椅的扶手，我想听听过去那个我的声音，于是我问："您是从哪……哪弄来的这……毒药？"

"哦，很简单，我认识一个医生，我的一个……"

"您的一个，您的一个什么？"

另一个我突然跳了出来，大喊着："我不允许！我只能是您的唯一！谁要是……我就杀了他……因为我……您……"

我看见，另一个我用毛茸茸的手一把搂住了她，撕开了她身上单薄的丝裙，用牙齿深深地吮吸着她——我清楚地记得，他用的就是牙齿。

我已经不记得I-330是怎么挣脱出来的。现在她又用那讨人厌的不透光的窗帘遮住了她的眼睛。她靠着柜子站着，听着我讲话。

我记得，我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她的腿，亲吻着她的膝盖，祈求着说：“现在，就是现在，就在这一分钟……”

她锋利的牙齿映入我的眼帘，两道眉毛上挑成一个讽刺的三角形，她俯下身来，一句话也不说地摘下了我的号牌。

“亲爱的，啊，我的宝贝。”我急急忙忙地扒下身上的制服。但是I-330又一言不发地把号牌中的表送到了我的眼前，22点25分。

我倒吸一口凉气。我知道，这意味着，等我走到街上，肯定是22点半之后了。刚才的疯狂一下子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我还是我。我只明白一件事：我恨她，我恨她，我恨她！

我没有跟她告别，头也不回地往屋外跑去。我一边跑一边还匆忙地把号牌别上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备用楼梯（我怕在电梯上遇上什么人）下来，窜到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眼前的景象和以前并无二致：简单、普通、合乎情理。闪着火光的玻璃房子，像玻璃一样苍白的天空，浅绿色静止的夜晚。但在这安静、凉爽的玻璃之下——有一种暴烈的、鲜红的、毛茸茸的东西在疾驰。为了不迟到，我屏住呼吸，疯狂地奔跑着。

突然我感觉到刚才匆忙别在胸前的号牌掉了下来，落在了人行道的玻璃路面上。我俯下身子去捡——就在这安静的一秒钟。我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我转过身：一个不高的驼背身影从街角拐弯出来。至少当时，我觉得自己看见了这么一个身影。

我用尽全力奔跑起来，只听见风从耳边刮过的声音。在宿舍的大门前面，我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差1分钟22点半。我竖起耳朵听了听，身后没有人。我刚才所见都是荒唐的幻觉，都是拜那可恶的毒酒所赐。

夜晚的时间是折磨人的。身下的床沿着正弦曲线上下运动，一会儿升上去，一会儿又降落下来。我告诫自己：“在夜晚睡觉是号码的义务，就像在白天号码应该工作一样。为了白天能正常工作，夜晚睡觉是必不可少的。夜晚不睡觉是犯罪……”但我还是睡不着。

我要死了。我无法履行对大一统国家的义务……我……

【注释】

[1] 指窃听器中的膜片。

笔记十一

摘要：……不，我不能，就这样略过摘要吧。

傍晚。薄雾弥漫，天空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闪着金光的乳白色面纱，所以，那千里之外，那苍穹之上，都消弭在茫茫雾气之中了。古人认为，就在那里住着他们最伟大的怀疑论者——上帝，他孤零零住在那里。我们知道，那里只有一片闪着光的蓝色，寸草不生，让人不忍卒视。现在却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知道的太多了。知识深信自己是永远没有错误的，这就是信仰。我曾经有过坚实的信念，我相信，我知道关于自身的所有事情。但是现在……

我站在镜子前面。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这么清楚、明白、理智、充满惊奇地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身体里的另外一个“他”。我就是他：两道直线型的黑眉之间是一道疤痕似的垂直的皱纹（我不知道，它是否以前就在那里），灰色的眼睛闪着坚毅的光芒，四周围着因为失眠而长出来的黑眼圈。在这眼睛后面……我才发现，我之前从来也不知道这眼睛后面有什么。我从“那里”（那里可以远在天边，也可以近在眼前），望着我自己，也就是看着他。我现在可以断定，那长着直线形状黑眉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今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遇见他。我是真实的，我不是他……

就写到这吧。这些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这些荒唐透顶的感受、胡话，都是因为昨天的毒酒阴魂不散……我昨天到底喝了什么？是那瓶绿色的毒药吗？还是我把她也一饮而尽了？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我把这些都记下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这样一个思维敏锐、准

确的聪明人，是怎么莫名其妙地丧失理智的。而之前的我，却能让古人望而生畏的无穷大变得可以理解……

显示机响了，上面显示着：R-13.让他来吧，我甚至会为他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如果让我独处……

20分钟过后。

在这张纸上，在这二维空间里，我所写下的一行行文字彼此紧挨着，但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我正在丧失我对数字的感知：眼下刚过去的20分钟，有可能是200分钟，也有可能是200000分钟。就在我安安静静、仔仔细细把R-13在我房间里的情景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坐在床边的圈椅，跷着腿，看着另外一个自己在床上抽搐……

当R-13进屋的时候，我已经平静了下来。我开始谈起他写的诗歌体判决书，我发自肺腑地赞叹他成功地用他诗里的扬抑格让那个狂人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

“……我甚至想，如果他们要我去讲解施恩主的审判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用上你的扬抑格。”我最后说。

突然，我看见R-13的眼睛变得暗淡，嘴唇发灰。

“您怎么了？”

“我没事……就是我已经厌烦了，到处都在谈论判决书，判决书。我再也不想谈它了，我不想！”

他眉头紧皱，挠着后脑勺——这是他自己的小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不为外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俩都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在自己的箱子找着了什么东西，他拿了出来，向我展示着……他的眼睛又恢复了神采，笑意盈盈。他猛地一下站起来说：“我要为您的‘一统号’写诗，一定要，一定要！”

还是那个R-13：嘴唇快速地开合，唾沫星子飞溅，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您能理解吗（他发辅音‘P’的时候，口水像喷泉一样往外飞），有一个关于天堂的古老传说……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现在的时代。您仔细想想。亚当和夏娃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是没有幸福的自由，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两个蠢货选择了自由。接下来一切发生的事情您都知道了，他们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想念着镣铐——这就是世界性的惨剧，好几个世纪啊！直到我们才又一次认识到，怎么重新回归幸福……您听我继续跟您讲。古时候的上帝跟人类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是我们帮助上帝彻底打败了魔鬼——就是魔鬼诱惑人们去偷吃禁果的。它就是那邪恶的毒蛇。我们用大靴子朝它头上一踩——咔嚓一声，天堂又重新出现了。就这样，我们又像亚当夏娃一样简单、纯洁了。我们再也不会混淆善恶，因为天堂里一切都是如此简单，就像孩提时代一样。施恩主、机器、立方体高台、气钟罩、护卫——这一切都是善，这些都是庄穆、完美、高尚的，是崇高的，是无瑕的。因为他们都捍卫着我们免受自由之苦，而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古代人可能还会绞尽脑汁去论证、去思考，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伦理……一句话，写这样一部天堂史诗怎么样？我会用最严肃的语调去写……您明白吗？”

我怎么会不明白！我还记得，我曾经这样想：“他虽然长得不怎样，脑袋倒是挺灵光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俩才走得这么近（这是之前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现在生病了）。

R-13很明显看出了我在想什么。他一把搂住我肩膀，哈哈大笑起来。

“您啊，您就是亚当！那么，我们再谈谈夏娃吧……”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翻，然后对我说：“后天……不不，大后天，O有张来您这儿的粉红票券。您怎么样？还是像以前一样？您想让她……”

“是的，这不明摆着吗？”

“那我就原话转达。要不然她那个人，您也知道，害羞……我实话告诉您吧，她和我只是依据粉红票券照章办事，但她对您……她自己又不愿意说，我们这个三角形里是谁插了进来？这个人是谁？你这个风流的家伙！”

我心里的帘子被倏地掀开，我又听见丝绸衣服的摩挲声响，我看见那盛满绿色毒酒的瓶子，还有她的嘴唇……我一个没忍住（我要是忍住了该多好）就脱口而出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告诉我，您试过尼古丁和酒吗？”

R咂了咂嘴，眉头紧锁地看了我一眼。他心里这会儿在想什么我一清二楚：“你虽然是我的熟人，但是还是要……”他回答道，“怎么说呢，我自己没有尝试过，但是我知道一个女人……”

"I!"我脱口而出。

“怎么……您——您也和她？”他哈哈大笑，一时喘不上气，眼看唾沫星子就要喷薄而出了。

我屋里的镜子挂在桌子后面，我坐在圈椅里，从这望去，镜子里只看得到我的额头与眉毛。

真正的我在镜子里看见直线形的眉毛歪歪扭扭，震颤不停。真正的我还听到一声野性的、恶心的嚎叫：“为什么是‘也’，不，什么是‘也’，您说，我要求您说！”

R紧闭着嘴巴，眼睛鼓得大大的……我——真正的我，紧紧揪住另一个我的衣襟，这个野蛮的、毛茸茸的、气喘吁吁的我。真正的我

对R说：“看在施恩主的分上，您原谅我吧！我已经夜不能寐，病入膏肓了。我不明白，我到底怎么了……”

他厚厚的嘴唇上闪现一丝短暂的冷笑：“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这一切我都很熟悉……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再见吧！”

走到门口，R又像一个黑球一样折回来，把一本书丢在桌上：“这是我最新的……专门带来……我差点忘了。再见了！”他又喷了我一脸唾沫，离开了。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了。或许再准确一点，我跟另外一个我在一起。我在圈椅里坐着，跷着二郎腿，饶有兴致地看着另外一个我在床上抽搐。

为什么我跟O整整三年都可以和睦相处，现在只要提到I……难道疯狂的爱情、嫉妒不是愚蠢的古人才有的东西吗？症结就是我自己，我很了解方程式、公式、数字，却……

我什么都弄不明白！没事的……明天我去找R，告诉他……

我没有说实话，我不会去找他。不管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我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不能也不想看见他。完蛋了，我们的三角形垮塌了。

晚上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街上升起了薄雾。乳白色闪着金光的薄纱遮住了天穹。要是能知道那九天之上有什么，要是能知道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该多好啊！

笔记十二

摘要：无穷大的限制。天使。关于诗的思考。

我总觉得，我的身体会复原的。最近睡眠很好，那些怪诞的梦和疾病都没再出现了。明天可爱的O将要到我这里来。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正确、克制，就像一个圆一样。我并不忌惮“限制”这个词语，因为人类一切理性的活动都可以归结于对无穷大不间断的限制，以及把无穷大变成轻便灵活、易于接受的微分。已经成为我自然属性的数学之美也正在于此。而她偏偏理解不了这种美丽。不过，这只是我偶然的联想罢了。

这些都是在我坐地铁的时候想到的。伴着车轮有节奏的轰鸣，我一字一句高声读着R的诗（他昨天送给我的书）。这时我感觉我背后有人，他的眼睛越过我的肩膀，偷偷看着我打开的书页。我没有回头，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是那个长着一对招风耳和S形身躯的人……竟然是他！我不想打草惊蛇，装作什么也没察觉。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我进车厢的时候，他好像不在这……

这虽然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却对我有很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让我信心更加坚定了。当你察觉有一个人在警惕地观察着你，不让你犯任何的小错误，让你的每一步都合乎规则，你会感觉到十分愉悦。虽然这样说有点过于情绪化，但我脑子里不停出现这样的类比：护卫就像古代人幻想的天使一样。很多古代人只能幻想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我感觉到背后有一个天使一般的护卫的那一刻，我沉浸于十四行诗《幸福》之中了。我可以打包票，这首诗是少见的兼具美感与思想深度的作品。下面容我援引诗的前四行：

永恒相恋的两个数字二，
相乘变为永恒炽烈的四，
要问世间谁是最痴情的爱侣，
当属这永不分离的数字二。

这一本诗集接下来的内容都是关于智慧、永恒、幸福的乘法口诀表。

所有货真价实的诗人都应该像哥伦布一样。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大陆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而只有哥伦布发现了它。在R-13之前，乘法表也已经存在，但只有R在数字的处女林中发现了新的黄金国[1]。实际上，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哪还能找到比这更智慧、更清晰的幸福呢？钢铁会生锈。古代的上帝创造了会犯错的古代人，因此，可以说他也犯错了。乘法表比古代的上帝要来得智慧、准确。因为乘法表从来不犯错。按照乘法表规则生活的数字是最幸福的。乘法表里没有犹豫，没有错误，真理只有一个，规则也只有一条。真理就是二乘以二，按照规则得出的结果就是四。要是这两个幸福且理想互乘的数字开始考虑什么自由（这里的自由就等于是错误）了，那该是多么的荒唐啊！对于我来说，R抓住了最基础的，最……我想我已经不需要对他的成就进行评价了。

这时我又一次感觉到了天使般的护卫的温暖柔和的呼吸，一开始在我的后脑勺，后来转到了我的左耳。他明显察觉到我放在膝盖上的书合上了，而我的思绪已经跑去很远的地方了。其实我已经准备好让他打开我脑中的书籍，这是一种安谧、快乐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当时回过头，给了他一个坚定的、询问的眼神，但是他却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也并不想理解——所以他也没有询问我什么……我只有

一个选择了：我只有向你们，我亲爱的素未谋面的读者们（你们现在就像那个时候的他，那么亲近却又不可接近），倾吐这一切了。

我的讲述方式将会是由局部到整体。这里的局部就是R-13，整体就是本国的诗人作家研究所。我曾经想过，为什么古代人就没有发现他们的文学与诗歌都充满着荒诞呢？艺术所拥有的巨大力量，竟然被他们白白浪费了。可笑的是，他们的作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同样荒唐可笑的是，那藏于日以继夜拍打海岸的海浪中的巨大能量，却只能点燃情侣们的爱火。我们却从这缱绻的涛声中汲取电力。我们把狂兽般的海浪驯服得像家畜一样温顺。至于那狂放不羁的诗歌，我们也同样制服并教化了它。现在诗歌不再是夜莺无状的鸣叫，而是有利于国家的工具。

我们的几本《数学歌经》十分有名，没有它们，孩子们肯定不会如此真诚、温柔地爱上数学四则运算的。《花刺》是一部经典作品。护卫就像是玫瑰花上的刺，保护着祖国的花朵们，让他们免于蠢人粗鲁的碰触……当看到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读着“顽童用手摘玫瑰，花刺像针扎人疼，顽童疼得嗷嗷叫，抱头就往家里跑”的时候，那无邪的神情，如同祈祷一般的虔诚，任你铁石心肠，也不可能无动于衷。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哦，还有那本《给施恩主的每日颂歌》，每个人读完之后，都会佩服这位众号码之首的伟大贡献。还有那本红得吓人的《法庭判决书精选》，不朽的悲剧《上班迟到的人》，以及案头必备的《性爱卫生诗选》。

我们全部的生活，它的复杂性和美，都被镌刻在诗歌黄金般的语言之中了。

我们的诗人不再生活在虚妄的天国之中，他们来到了凡间。他们踩着来自音乐工厂的进行曲严肃、机械的节拍，和我们一起踏步前进。他们的灵感是早晨电动牙刷的沙沙声，是施恩主机器火星四溅时的咔嚓声，是大一统国家国歌的庄严回响，是晶莹透亮的夜壶私密的

清脆声响，是垂下的窗帘背后令人脸红心跳的吱呀声，还有最新烹饪大全传来的令人愉悦的语言，以及街头巷尾振膜片微弱的震颤声响……

我们的神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他们有的在机关，有的在厨房，有的在作坊，有的在厕所。神变得和我们别无二致，эpro[2]，我们也变得和神一样了。来自未知星球的读者们，我们一定会去你们那里，把你们的生活变得和我们的一样，理性而又准确……

【注释】

[1]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想象中的神奇、富庶的国家——黄金国。

[2] 拉丁语，意为“所以”。

笔记十三

摘要：雾。你。完全荒唐的事。

我醒的时候，天刚破晓。我刚睁眼，就看见窗外玫瑰色的、坚固的天穹。一切都像圆一样圆满，规整。傍晚O要来我这里。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微微一笑，接着就又睡着了。

闹钟响了，我起床一看，天气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从玻璃制成的天花板和墙壁望出去，每个地方都被浓雾笼罩。疯狂的云层越来越厚，忽又变淡，越来越近。天地之间的界限已经看不见了，一切都在飞驰、融化、坠落，什么都抓不住。房子消失了，它们的玻璃墙就像在水中化开的盐一样融进了浓雾之中。如果你站在大街上，你会看见屋里人们深色的身影，就像悬浮在荒诞的乳化剂中的粒子，有的在低的地方，有的在高的地方，还有更高的在楼房的第十层。所有地方都烟雾缭绕——或许，这是一场无声无息的火灾。

11点45分，我特意看了一眼表——我想抓住这些数字——我想让这些数字来救我。

11点45分，按照行为规范，我应该进行体力劳动。出门之前，我跑回了自己房间一趟。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像一根长长的针，缓缓地扎进我的心里："原来您在家啊？这真让我高兴。请在街道拐角那儿等我，我们一起去……到那儿您就知道我们去的是什么地方了。"

"您明明知道，我现在要去工作了。"

“您知道，您会照我说的去做的。两分钟之后见……”

两分钟过后，我已经站在约好的地点了。我必须告诉她，我是听命于大一统国家的，不会任由她摆布。“按照我说的去做。”嚯，她还挺自信的。好吧，现在我就要跟她好好谈谈……

一个穿着由灰色浓雾制成的制服的人急匆匆地从我眼前闪过，不多时便融进了浓雾之中，整个过程不过一秒钟。我眼睛一秒也没有离开表，仿佛我已经是那根尖锐的、颤动的秒针。8分钟，10分钟……离12点还有3分钟……2分钟……

我现在应该去劳动了，我已经迟到了。我真是恨透了这个女人。但是我应该向她说明……

在被白雾笼罩的街角处，她血红的双唇突兀地映入我的眼帘，像是用刀划出来的伤口。

“我好像耽误了您。不过话又说回来，您现在已经迟到了。”

我一声不吭地看着她的嘴唇。所有女人都是嘴唇，无一例外。有一个女人的嘴唇是粉红色的，圆圆的，富有弹性的圆圈，是可以阻挡这个世界的温柔的墙。而眼前的女人，她的嘴唇一秒钟之前还不存在，是一个刚刚被划开的伤口，还挂着腥甜的血丝。

她向我走了过来，用肩膀靠在我的身上。我们就这样合为一体，她缓慢地进入我的身体——我明白，这是必需的。我的每一条神经，每一根发丝，每一下心脏甜蜜的震颤，都在告诉我，这是必需的。这种需要完全征服了我，我也乐于听任它的差遣。我想，一块铁石也必然乐于服从科学规律——牢牢与磁铁合为一体。被扔向天空的石头一定会在一秒的犹豫之后，飞速下坠。人也是这样的，死前都会尽力挣扎，但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

我记得我当时尴尬地笑了一下，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雾……挺大的。”

“你喜欢雾？”

“你”是古代奴隶主对奴隶的称呼，早已湮没在历史之中了。这个词语尖锐、缓慢地刺入我的脑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是，我就是奴隶，这也是必须服从的，真好……”

“是的，真好呀……”我对自己出声地念叨着。然后我对她说：“我不喜欢雾，我害怕雾。”

“那就意味着，你喜欢它。你害怕它，因为它强于你；你不喜欢它，是因为你怕它；你爱它，因为你不能降服它。因为爱只能给不屈服于你的对象。”

是呀，就是这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正因为如此，我……

我俩合二为一了。穿过浓雾，能听见远方太阳在浅声吟唱，四周充满生机，金黄的，玫瑰色的，红灿灿的，一切都像珍珠一样闪着光泽。这整个世界一起便是一个完整的宏大的女性，我们正在她腹中孕育着，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还在愉快地成长。我很清楚，绝对没搞错：这周围的一切——太阳、雾、玫瑰色、金色，它们都是为我存在的……

我没有问我们的目的地。何必多此一问呢？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一直这样不断成长，越来越茁壮，越来越丰满……

“我们到了，"I-330在门口停了下来，“今天的值班人员正好是……上次我在古楼里提到过他。”

我小心地保护着内心里正在成长的某种东西，从远处用一只眼怯怯地打量我们来到的地方，当我看见牌匾上“医疗局”三个大字的时候，我全明白了。

这是一间被金色云雾笼罩的玻璃房间。玻璃的天花板上往下吊着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房间里布满了电线，试管里闪动着浅蓝色的火花。

房子里面的人身材单薄，仿佛是从纸张里裁剪出来的。他不管怎么转动身子，在我眼里都是侧面。他尖尖的鼻子像闪着光的刀刃，嘴唇仿佛是两张剪刀片。

I-330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没听见。我只是看着，看着她在跟那个人说话，不自觉幸福地微笑了起来。医生那像刀片般的嘴突然闪了一下，说："哦，这样啊。我懂，这病是我所知的疾病之中最危险的一种……"他笑了起来。纸片般的手飞快地写了什么，然后他把一张小纸条递给了I-330，接着又写了一张，给了我。

这是两张证明书，证明我们两个生病了，因此不能去上班。我在大一统国家偷了我的工作时间，我是个盗贼，我应该被施恩主的机器惩罚。但这惩罚此时对我来说是遥远的，是无关痛痒的书本里的知识……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纸条。我和我所有的器官（眼耳鼻手）都知道，这是必需的。

在一半是空的车库的拐角处我们找到了飞船。I-330像上次一样坐进了驾驶舱，她把引擎开关往前一推，我们就离开了地面，慢慢朝前方飞去。粉金色的雾气，舷窗外的太阳，还有医生那瘦削如刀刃的身影（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惹人亲近的人），这一切都被我们抛在身后了。我之前的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围绕太阳旋转的，现在我知道，万物都闭着眼，幸福地，缓慢地，绕着我旋转。

古楼门口还是坐着那个老太太。老太太长着放射状皱纹的嘴巴还是那么可爱，几日不见，她的嘴仿佛又长拢了些。看见我们来了，这张嘴才打开，露出了微笑："您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啊，为什么不去和

大家一样干活儿呢？算了，既然都来了，那就进去吧，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就跑去告诉您……”

那扇沉重的不透明的门吱吱呀呀地关上了，与此同时，我的心也带着疼痛打开了，开口越来越大，直至完全敞开。我们的双唇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我吮吸着，我大口痛饮；我挣脱了她，看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然后我们又一次……

房间里稍微有点昏暗，浅蓝的、杏黄的、深绿的山羊皮被陈列在里面，金色的佛像满脸堆笑，镜子在闪闪发光。我就是我之前的梦境，现在我已经能明白它了。那浸润着粉金色汁液的物体，就要冲破屏障，喷薄而出了……

成熟了。我和她紧紧相依，就像铁石吸附在磁铁上一样自然，我沉醉在这甜蜜中，任由这不能抵抗的自然规律支配着我。不需要粉色票券，不在意时间流逝，大一统国家和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世界只剩下她那整齐、尖锐又温柔的牙齿，还有她睁得大大的金色眼睛——我在这眼眸中，慢慢地，越来越深地沦陷了……

万籁俱寂。只有屋子角落里的洗脸池传来滴水的声音。那滴水声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而我，是整个宇宙，伴着这滴水声，我肆意挥霍着年华……

我把制服披在身上，俯下身去，最后一次贪婪地看着I-33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I-330轻轻说道。她也很快起床，穿上了制服，脸上又出现那不变的尖锐、带刺的笑容。“瞧，堕落的天使，您完蛋了。您不害怕吧？那么，再见，您自己一个人回去，好吗？”

她打开带着镜子的柜门，转过头看着我，等待着。我听话地走出了房门。我刚跨过门槛，突然我想要她用肩膀紧紧依偎我，一秒就够，别无所求。

我匆匆忙忙转了回去。按时间推测，我想她应该还在镜子面前穿制服。我跑进了房间，愣住了：柜子门上插着钥匙，钥匙下面的圆环还在摆动（我清楚地看见了），但是I-330已经消失了。她不可能已经离开这儿了啊，这个房间只有一扇门，但是，她却真的已经不见了。我找遍了房间每个角落，甚至还打开柜子在那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都找了一次，还是什么也没发现……

星球读者们，在给你们讲述这荒诞事件的时候，我总是不明缘由地觉得尴尬。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也无计可施。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的生活不也从早到晚充满了像梦（古代人的疾病）一样的荒诞吗？如果是这样，我也就大可以放宽心了，因为我们之间就只有荒诞程度的区别了。而且我相信，我早晚会把所有荒诞归入一个三段论逻辑。这让我感到平静，希望也能让你们不再担心。

我好充实啊！多想让你们也知道我此刻有多么满足啊！！

笔记十四

摘要：“我的”。不允许。寒冷的地板。

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睡前的个人时间我有别的事情，所以没有写。但是那些事情像深深刻在我脑子里一样清晰，很不寻常，我想我应该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那冷得让人受不了的地板……

O晚上应该来我这儿，今天是属于她的。我下楼去值班人员那里领取放下窗帘的许可证。

“您不舒服吗？”值班人员问，“您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大对劲……”

“我……生病了。”

从本质上来说，我并没有说谎。我当然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又立即想起来，对呀，我还有医生开的证明呢……我把手伸进口袋探了探，证明还在口袋里沙沙作响呢。这么说，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我把证明递给了值班员。我感觉我的脸在燃烧。我没敢看值班员，但我感觉到她正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21点30分。我左邻房间的窗帘已经放下，右边房间的邻居在看书。他把头埋在书里，只露出因为脱发而变得坑坑洼洼的头顶和额头——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黄色抛面。我在房间坐立难安，来回踱着步。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和O该怎么相处？我明显感到右边邻居

正在看着我，我能清楚地看见他额头的皱纹，就像一行行难以辨认的黄字，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法，我觉得这些字句都是与我有关的。

差15分钟22点。我的房间里卷起了一阵快乐的粉色旋风，O的手臂像一个粉色的圆圈围住了我的脖颈。但是马上我感觉到脖颈上的圆圈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最后圆圈散开了。她把手从我脖子上放下来了……

“您不是之前的那个您了，您不是我的了！”

“我的”，多么野蛮的词汇啊！我从来也不曾是……我一时语塞。我这时突然想起来，我之前的确没有归属，但是眼下……眼下我并不活在这个理性的世界里，而是在那古老的、荒诞的$\sqrt{-1}$的世界里。

窗帘缓缓落下。右边屋子里有一本书从桌子上掉了下来。在窗帘就要和地板相接的缝隙里，我看见一只枯黄的手把书从地上捡起，但是我多么想使劲抓住这只手啊……

“我本以为，我本来想，想今天散步的时候跟您见面，因为，我有好多话要对您说……”

惹人怜爱的O啊！她那粉色的嘴像月牙儿似的往下耷拉着。但是我不能把发生的事情跟她讲。换句话说，我不想因为她因为知情而成为我的共犯。因为我知道，她肯定不敢去护卫局，这样一来……

O躺在床上。我慢条斯理地亲吻她，我亲吻她手腕上孩童般丰润的肉褶。她闭上了蓝色的眼睛，月牙似的粉色嘴唇慢慢有了笑意——我将她全身都亲吻了一遍。

我突然清晰地感觉到，我已耗尽所有，油尽灯枯。我做不到，我失去了能力。我应该——但是我做不到。我的嘴唇迅速失去了温度……

粉红色的月牙开始颤抖了，上面的光泽也不见踪影，因为痛苦而变了形状。O用床罩裹住身体，用枕头埋住了自己的头……

我在床边的地板上坐着，地板很凉，我沉默地坐着。

地板下面传来难以忍受的寒冷，它不间断地向上升腾着。或许，在那蓝色的寂静的星球空间里面，也和这地板一样缄默，一样寒冷吧。

“您知道的，我并不是不愿意……”我小声说着，“我尽了全力……”

我没有说谎。我——那个真正的我并不想这样。可是我该如何向她解释呢？铁石虽然不愿意，可是规律是必然的，是不能违背的……

O从枕头上把头抬起来，眼睛没有睁开，对我说：“您走吧。”伴着哭声，她说的“走”莫名其妙听起来像“抖”，我也鬼使神差地记住了这个细节。

我全身冰冷。我肢体僵硬地出了房间来到了走廊上。玻璃外面飘着一丝若隐若现的雾气，夜再深一些，估计又会出现浓雾吧。那夜里会不会出什么事?

O从我身边钻了过去，走进了电梯，电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等一下。”我喊了出来，因为我害怕了起来。

随着嗡嗡的响声，电梯一直往下……往下……

她抢走了R,O也因为她离开了我。但是……但是……

笔记十五

摘要：气钟罩。镜子般的海。我注定永远燃烧。

我刚走进“一统号”飞船站，就碰见了第二设计师。他的脸总是圆圆的、白白的，光滑得像一只盘子，每次他开口说话，就像是用盘子给你端来什么馋人的吃食。他对我说：“前些时候您生病了，我们这里就群龙无首乱了套。这不，昨天就出事了。”

“出事了？”

“是啊！昨天下班铃响之后，大家开始离开飞船建造场，您能想象吗？看门的人居然抓到一个没有号码的人。他是怎么溜进来的，我始终弄不明白。后来就把他带去手术局了。那儿的人肯定会搞清楚他是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微笑着，我感觉又吃了一道美食……

手术局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最出类拔萃、经验丰富的医生，由施恩主直接领导。手术局里有各种各样的器械，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气钟罩。实际上这个器械很像古时候学校做实验常用的工具：把老鼠放进玻璃罩子里，利用空气泵将里面的空气慢慢抽掉……当然气钟罩可是要先进许多的，可以往里添加各种各样的气体。此外，气钟罩的目的不是摧残各种小生灵，他有着自己崇高的任务，就是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安全，换言之，就是保证数百万人的幸福。差不多五百年前，有人把处在初创阶段的手术局和古代的宗教审判进行比较。这多荒唐！就像把一个做气管切开术的外科大夫和一个路边抢劫的匪徒放在一起比较。他们手里可能都攥着刀，也同样干着要切开别人喉咙的事，但是

从本质上来讲，一个是救人性命，一个是夺人钱财。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

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自明，我只需要头脑中的逻辑机器转动一圈，就能想明白。但是机器的齿轮不小心勾住了负号——于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柜子上插着钥匙，钥匙尾部吊着的圆环还在微微晃动。很明显，柜门才刚被合上，但是I-330却消失了。逻辑机器卡在了这个地方，怎么也转不过去了。难道是梦？但是现在我还能感觉到一种不能言说的甜蜜的痛楚从左肩传来——那是I-330曾经依偎过我的地方。她曾经就这样依偎着我，我们一起在浓雾中行走。“你喜欢雾吗？”是的，我也喜欢雾……所有生机的、新的、奇异的，我都喜欢，一切——都好……

“一切——都很好。”我说出了声。

“好？”那对陶瓷一般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这里什么是好的？如果那个没有号码的人得手了……看来，他们一直潜伏在这里的各个地方，他们就在这里，在‘一统号’附近，他们……”

“他们是谁？”

“我哪里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您明白吗？这种感觉一直都存在。”

“您听说了吗，好像发明了一种手术，能切除大脑中的幻想。”（几天前我确实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嗯，我知道。但是这跟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相关，要是我是您，我就会去求他们给我做这个手术。”

他那张瓷盘一样的脸上露出像吃了柠檬一样酸溜溜的表情。他真是可爱得紧，被人用间接暗示道破自己的幻想，也会觉得很受伤。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周之前的我也会生气。但现在的我不会了。因为我

知道自己有幻想，我知道自己生病了。我还知道，现在我并不想好起来。我就是不想，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顺着玻璃台阶往上走，楼下的一切尽收眼底……

正在读这些笔记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我知道你们一定生活在太阳下。如果你们曾经生过和我一样的病，你们就应该知道早上的太阳是什么样子，或者它能够成为什么样子。早上的太阳是粉色、透明、温暖的金子。就连空气也变得微微带一些粉色了，一切都浸淫在太阳柔和粉红的血液之中。一切也都拥有了生命，石块拥有了生命，变得柔软，铁也变得温暖、生机勃勃，所有的人都充满生机，每一个人都在微笑。一个小时之后，这粉红色的血液将会只剩最后一滴——但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充满生命的。我看到了“一统号”体内流动的玻璃血液，它在闪闪发光，“一统号”在思索着自己伟大又骇人的将来，估量着必然的幸福的重量。它将把这必然的幸福带给不相识的你们，一直在寻找却总是一无所获的你们。你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成为幸福的人——就在不久的将来。

“一统号”的主体架构已经基本完工。长长的椭圆形的船体看上去十分典雅庄重，我们选择了玻璃作为材料，这种材料既有金子的稳固，又有钢铁的灵活。玻璃船体内部焊着很多条加强肋，横向加强肋是隔框，纵向加强肋是纵桁，船体尾部还有为放置巨型火箭发动机而建造的基座。每间隔三秒钟，“一统号”的尾部就会有喷向宇宙的火焰和气体——这艘飞船将会挟裹着幸福，飞向宇宙……

我看见地面上，人们按照泰勒工作法，就像一架大机器的操纵杆一样规律地、快速而有节奏地弯腰、起身、转身。他们手里拿着闪着火光的割炬，火花四溅地切割和焊接玻璃板、弯管接头和托板。许许多多透明的玻璃大吊车在玻璃轨道上慢慢滑动，也像人一般听话地转身、弯曲，把运载的物品送进“一统号”。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模具里做

出来的，智能化的机器，机器化的完人。这是无与伦比的、震撼人心的和谐乐章……我想快一点到下面去，去到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

现在我和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被钢铁般的节奏包围着……我身上一切的运动都有了节奏。圆圆的有弹性的双颊又恢复了红晕，额头如镜子般明净毫无杂念。我在这镜子般的海洋里游弋，感觉自己放松了下来。

这时一个人转向我，平静地问："怎么样，没事了？今天好些了吗？"

"什么好些了？"

"是这样，昨天您没来，我们还以为您出事儿了……"他的额头泛着光，脸上带着孩子般的笑容，看起来十分天真无邪。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没办法对着这样的眼睛撒谎。我一言不发，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上面舱口盖的地方出现了一张闪着白光的磁盘脸，朝我说："嘿，Д-503，您快到这儿来，刚性悬臂架的中心力矩不对劲……"

没等他说完，我就赶快朝他跑去——我灰溜溜地从刚才的对话中逃跑了。我不敢抬起眼睛，玻璃台阶在脚下发着耀眼的光，十分刺眼。每上一级台阶，我就越觉得自己丧失了希望，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我中了毒，这里已经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以后我再也不属于这里，不能与这里准确的、机械的节奏融为一体，不能在这如镜子一般的海洋中游弋。我注定了要浮躁，要燃烧，要四处寻找一个不用与人四目相对的容身之所。要是我不能摆脱……我就永远要……

一颗冰冷的火花穿过了我，我打了一个寒战。我已经看开，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一切都要与她相关，但她也……

我从舱口盖出来，在甲板上停住了。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去哪里，我甚至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抬头朝天空望去。受尽折磨的太阳惨淡地挂在天空上，下面是“一统号”灰色的玻璃船身，看起来了无生气。玫瑰色的血液已经流尽，我明白，这一切只是我在幻想罢了，这里其实一切如常。同时我也明白了……

“您在干什么，Д-503，耳朵聋了吗？我叫您老半天了，您怎么了？”这是第二设计师，他简直是挨着我的耳朵在喊，看来已经叫了我好一会儿了。

我怎么了？我失去了控制，发动机在轰隆作响，飞船在振动，在疾驰，但是我却找不到方向盘——我不知道去向何方。如果往下，马上就会跟地面相撞；往上，那里只有太阳和它的无边火海……

笔记十六

摘要：黄色。二维影子。无法拯救的灵魂。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写笔记了。具体多少日子我记不得了，因为过去的这些天都是一成不变的。我只看见了黄色，像太阳下被炙干了水分的黄沙，热得烫手。没有阴凉，没有水，只有这一望无际的黄沙。我不能没有她，但是自从她上次在古楼蹊跷地消失之后……

那之后，我只与她在散步的时候打过照面。那是两三天之前，还是四天之前——我记不得了，因为这些日子都是一成不变的。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在那一秒钟充实了我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世界。那时她手里挽着的是S形的那个人和纸片般瘦削的医生，除他们三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号码——我只注意到了他细长、惨白的手指，像是从制服衣袖里发出的光。I-330抬起手向我挥了挥，然后越过S的脑袋跟长着光柱一般手指的人说了些什么。我模模糊糊听见了“一统号”几个字，然后他们四个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灰蓝的天空之中了，我的世界旋即又恢复黄沙遍地、寸草不生的面貌了。

那天晚上她有一张登记了我的粉红票券。我站在号码显示前，带着柔情和仇恨祈求着它，祈求它快一点在白道上显示I-330.电梯门响了，从里面走出各种各样的号码，有高的，有面色苍白的，有粉红的，有黑色的……四周房间的帘子都落了下来。但是I-330却没有出现。

也许在22点整的这一秒钟，她还正闭着眼睛，肩膀斜倚着某人，对他说："你爱我吗？"谁会是那个人？是长着光柱一般手指的号码？还是说话喷口水的R？或者是S?

S……为什么最近几天我老是听见背后传来他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是扁平的噼噼啪啪的声响，听起来像是踩在水凼里一样。他这几天为什么像影子一般跟踪我，时而前，时而后，有时还在我旁边，我总能看见一个灰蓝色的二维影子。不管人们从它身上走过，还是用脚踏过它，它总是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你，好像在它与你之间存在着一根看不见的脐带。这根脐带，会不会就是I-330？我不知道。或许护卫局的人已经知道，我……

如果有人告诉您，您的影子能看见您，不管什么时候它都能看见您。您能明白吗？于是，您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手变得不是您的手，他们还碍着您做事。我这时也突然发现，我的双手摆动得可笑，跟我的脚步不在一个频率上。有时我会突然觉得必须得回头，但我却怎么也扭不动脖子，用尽了力气也不行，脖子仿佛僵住了。我疯狂地跑了起来，越来越快，但影子也跟着我飞快地奔跑，我摆脱不了它，我无处可躲……

我回到了房间里，终于一个人了。但是又有别的事情冒出来了，房间里有一台电话。我拿起话筒："喂，请找一下I-330，麻烦了。"电话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走廊穿过她的房门，然后就是一片寂静。我把话筒扔了出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去找她!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我急匆匆来到她的住处，却在她家楼下来来回回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从16点到17点。一群排成列队的号码从我身边走过，他们一起走动的时候，像一只长着几百万只脚的巨兽，无数只脚踩着准确的节奏，摇头晃脑，缓缓走了过去。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像是被海浪卷到了荒无人烟的岛屿上。我在寻找，睁大眼睛在灰蓝色的海浪中寻找。

现在，或许那尖锐讽刺的上挑到太阳穴的眉毛会突然冒出来，还有那长着黑窗户的眼睛。通过暗黑的窗户，你能看到炉火在熊熊燃烧，还有不知道谁的影子在里面来回踱步。我要直接走向里面去，对她说：“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为什么你还要这样。”称呼她一定要用“你”，一定要用。

但是她沉默着。我觉得周围静极了，这时突然响起了音乐工厂的乐声。我这才想起来，时间已经过了17点了，大家都走了，只有我在这里，我迟到了。四周是被黄色夕阳晕染的荒漠。我看见投射在玻璃上的影子，那是底部朝上悬着的玻璃房屋和滑稽地倒挂着的我。

我必须尽快去一趟医疗局，让他们给我开一张疾病证明。我必须证明我有病，否则我就会被带走……或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我留在这里，安静地等待着被发现，然后被送去手术局——一切就瞬间完蛋了，我犯下的罪孽也会被赎清了。

我听见一阵轻微的响声，一个S形的影子出现在我眼前。我感觉到有两个灰色钢锥飞速朝我身体里钻。我意识到这时需要说点什么，于是努力挤出一张笑脸说：“我……我需要去医疗局。”

“去那儿干吗？如果您要去医疗局，那您为什么站在这里？”

我滑稽地倒立着，双脚朝上挂在玻璃里的倒影中。我沉默着，因为害臊而全身发烫。

“跟我走。"S严厉地说。

我顺从地跟着他走，无意识地摆动着我的手臂，仿佛它们属于别人。我不能抬眼看，所以仿佛是走在一个倒立的世界里。机器们都底座朝上，人和机器一样都站在天花板上，下面是凝固在玻璃道路里面的天空。我记得，当时最难受的是，最后一次在生活中看见颠倒的世界，不是它本来的样子，但我却不能把眼睛抬起来。

我们停住了。我面前是一级级的台阶，只要向上一步，我就会看见一群穿着白色手术服的人和缄默的巨大气钟罩。

我用上了螺旋传送装置的力量，才把眼神从脚下的玻璃上移开。映入我眼帘的是“医疗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为什么他把我带到这里来，而不是去手术局呢？为什么他保护了我？这些问题我当时根本来不及想。我当时往台阶上一跃，三步并作五步地跨进医疗局，赶紧“砰”的一声把门紧紧关上。这时我才喘了一口气，好像今天从早上起到现在我都没有呼吸，心也没有跳动，到这个时候我才呼进今天的第一口空气，打开了胸中的闸门。

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矮个子，长得比较结实，眼睛上下打量着病人，仿佛要把人挑上犄角似的。另一个很瘦削，嘴唇像两片发光的剪刀刀片，鼻子像刀刃一般尖利……就是之前那位医生。

我像见着亲人一般扑向他，直直扑向那锋利的刀刃，这刀刃让我想起了我的辗转难眠，想起了我的梦境，想起来那幢幢影子和黄沙遍地的世界。

刀片似的嘴唇闪着光，他在微笑。

“您的情况很糟，您的灵魂似乎已经形成了。”

灵魂？这个怪异的，古老的，早已被遗忘的词语。我们有时也说“心有灵犀”、“心灵手巧”、“冥顽不灵”，但灵魂……

“这……非常危险。”我小声说道。

“无药可治。”刀片子嘴说得斩钉截铁。

“但是……这个病的缘由是什么？我……好像……不能想象。”

“您看，这对于您来说就好比……您是数学家对吗？”

“是的。”

“比如说，平面、表面——就拿这镜子来说吧。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表面上，对吧？我们眯着眼睛躲避着刺眼的阳光，这里有割炬而产生的蓝色火星，那边是飞船掠过的影子。但是这些都是发生在表面之上的，是一个瞬间的存在。但是您再想想，如果这个坚实的表面禁不住火烤而变软了，这层表面就会往下坍塌，不再平整，所有的东西都往内凹，坠入一个镜面世界。我们像好奇的孩子往里看，不过您要知道，孩子虽然好奇，但并不笨。就这样，平面的世界成为容器、躯体、世界。而在镜子的内部，在我们的内部——太阳，飞机螺旋桨的风，您和某个人颤抖的嘴唇。您也知道，寒冷的镜子都能反映和射出光线，这个镜子却不一样，它吸收、容纳，一切东西都能在这里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比如，您看见一条不易察觉的皱纹出现在某个人的脸上，那么它将永远留在您的记忆之中，您在寂静之中听见有水滴落下的声音，那么您耳畔现在应该还有滴水声吧……”

“对，对，就是这样……”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这时我又听见耳畔传来洗手池不紧不慢的滴水声。我熟悉这声音，我永远记得这声音。但是我仍然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拥有了灵魂。以前一直都没有啊，怎么突然……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而我……

我把手握得更紧了，生怕放走了这个救生圈。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羽毛，没有翅膀，但却有用来长翅膀的肩胛骨呢？因为翅膀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需要了，有了飞机，翅膀只会徒增烦恼。翅膀的作用是飞翔，我们还需要往什么地方飞呢？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您说对吗？”

我惊慌失措地点了点头。他看了看我，然后发出一阵像手术刀一般尖利的笑声。另外那个医生听见了我们的谈话，迈着又粗又短的腿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用眼睛把那位瘦削的大夫挑上了犄角，然后接着又挑了我。

“你们在谈论什么？怎么说来着，灵魂？你们说灵魂？鬼知道这是什么！你们再这样说下去我们就会染上霍乱！我跟您讲（把瘦大夫往犄角上一挑），应该把所有人脑子里的幻想都给摘除了。这个过程只需要做外科手术，只需要一个外科手术……”

他戴上一副硕大的X光眼镜，绕着我来回走动了半天，一边透过我的头骨往里仔细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些什么。

“不正常，十分不正常，您听我给您讲，您同意用酒精浸泡来消毒吗？您的情况在大一统国家属于反常情况……酒精消毒可以预防其他人感染……要是您没有什么特殊理由的话……”

“您有所不知，号码Д-503是‘一统号’飞船的设计师，我确信要是使用酒精消毒的话会……”

“是这样啊。”矮个子不高兴地敷衍着，然后又踱着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瘦医生了。他把纸片一样的手轻轻地、温柔地放在我肩上，用侧脸凑近我耳边，悄悄说道：“我私底下跟您讲，情况跟您一样的，不止您一人。我的同事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说它是传染病，您自己回忆回忆，您就没有发现有类似症状的人？”他注视着我的眼睛，他暗示的人是谁？难道……

“您听我说……”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是他已经高声说着别的事情了，“……您的失眠症和做梦的症状，我只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多散散步。您可以明天早上就去……比如去一趟古楼就是不错的选择。”

他又用眼睛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脸上还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我觉得我百分之百看见了藏在他笑容里的一个词语——一个字母——一个名字，那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会不会这又只是我的幻想？

我耐着性子等他给我写好明后两天的病假条，沉默着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就朝屋外面跑去。

我的心像飞船那样轻盈、速度飞快，它载着我疾驰，一路朝那天空飞去。我知道明天会是快乐的一天，但，是怎样的快乐呢?

笔记十七

摘要：透过玻璃。我死了。走廊。

我毫无头绪。就在昨天，当我以为一切谜底都已经解开的时候，我的方程式里又出现了新的未知数。

这件事情的起始坐标就是那幢古楼。通过坐标原点（古楼）引出了X轴、Y轴和Z轴，由这三个轴所构建的世界就是我不久前生活的全部。我沿着X轴（第59大街）朝左边原点走去。在我的脑海中，昨天发生的事情像五光十色的旋风在转动。倒挂着的房屋和人，不属于我的手臂，闪着光的剪刀片子，还有洗脸池里清晰的滴水声（我以前听到过），这些都在被加热塌陷的表面内部，这里还存放着灵魂。而昨天发生的一切正在飞速旋转着，撕扯着灵魂。

遵照医嘱，我故意选择了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走，而不是斜边。眼下我已经走上了直角的第二条边，也就是绿色墙壁墙角旁边的上坡路。从墙壁外一望无垠的绿色海洋传来一阵又一阵树根、树枝、花朵和树叶的气息，这野蛮的气浪铺天盖地，眼看就要吞没我了，然后我就会从一个人、一个最精密的机器变成……

幸运的是，我与蛮荒的绿色海洋之间隔了一道玻璃巨墙。这带着障碍功能的墙是多么英明啊！这是最伟大的发明。当人类修建起第一道巨墙的时候，他们才褪去了身上的野性。我们修建起了巨墙，把树木与鸟禽的世界与我们完美的机械世界隔开，直到这时我们才不再野蛮。

在巨墙的另一边，有一头野兽，它面目模糊，隔着巨墙的玻璃定定地看着我，它黄色的眼睛里有一种我参不透的东西。

我们四目相对了好久，就像平面世界和非平面世界里对望的深井。我这时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黄色眼睛的怪物虽然生活在又脏又乱的绿树林里，生活得不知年月，可没准比我们还幸福哩！”

我向它挥了挥手，它眨眨黄色的眼睛，然后往后退去，消失在树林里了。可怜的东西！太荒唐了，我居然认为它比我们更幸福！但是，它的确有可能比我幸福，因为我是个例外，我生病了。

其实我也过得不错……我已经看见古楼暗红色的墙壁了，还有老太太严丝合缝的嘴巴。我匆忙向老太太跑去，问：“她在这儿吗？”

紧闭的嘴唇慢慢张开了：“您说的是谁啊？”

“嗨，还能有谁，当然是I-330呀……我上次和她一起坐飞船来的这儿啊……”

“哦，对对对，是这样……”

她嘴角放射状的皱纹和黄色的眼睛里射出一道道狡黠的光芒，直往我身体里面钻，越来越深……最后她才开口说话：“好吧……她在这儿，刚到不久。”

这个时候我发现老太太脚边上长着一丛苦艾（古楼是一座博物馆，它的史前风格被保存得很完好），一根枝条爬到了老太太的手上，她抚摸着枝条，膝盖上还有一道阳光。在这一刹那：我，太阳，老太太，苦艾，黄色的眼睛——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被某种血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都流着一样原始的、美妙的血液。

我很不好意思接着往下写。但是我发誓我所写的笔记从头到尾都是真实发生的。是这样，我那时俯下了身子，亲了亲老太太闭拢的、软软的、毛茸茸的嘴唇。老太太擦了擦嘴唇，咧开嘴笑了……

我急急忙忙跑过几间熟悉的堆着不少东西的房间，直奔卧室而来。我站在门口，已经用手握住了门把手，突然想起来："要是里面不止她一个人怎么办？"我停下脚步，侧着耳朵听了听。但我只听见了我的心跳声，但它不是从我的胸膛发出来的，我的心脏，在旁边某个地方跳动着。

我进去了。眼前是一张大床，床上的被褥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一面镜子，还有一面镶在柜子门上的镜子，锁眼里插着钥匙，钥匙下还坠着一个圆环。空无一人。

我小声地呼唤："I-330，你在这儿吗？"接着我把声音压得更低，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像是已经跪在了她的面前："I-330，亲爱的！"

一片寂静。我只听见白色洗脸池上的水龙头急促的滴水声。这声音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我并不知道原因。我关上水龙头，出了房间。很明显，她不在这里。也就是说，她在别的房间。

我从宽阔、昏暗的楼梯跑了下来。我伸手去试探第一扇门，第二扇门，第三扇门，都被锁上了。除了"我们"的房间之外，所有的房间都上了锁，但在我们的那个房间里，空无一人……

于是，我又慢慢走回房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鞋底仿佛变成了钢铁。我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地心引力不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的那些公式……"

这时我的思路被最底层的一扇门响给打断了，有个人急匆匆地踩着石板进来了。我觉得身子一下子轻松了，扑向栏杆，俯下身子想大喊一声"你"，这个字应该就能表达我心中的千言万语了吧。

我在栏杆上愣住了，我看见楼下窗户的方形框架阴影里迅速闪过S的脑袋和他那像翅膀一样忽扇着的耳朵。

我脑袋里闪电般闪现了一个想法："绝对不能让他看见我。"

这是一个没有逻辑前提的赤裸裸的结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结论的基础是什么）。我踮着脚尖贴着墙，悄悄往楼上走，想躲进那没有上锁的房间里去。

我刚走到门口，S沉重的脚步声也朝着这个方向来了。我祈求房门千万别出声，但是门是木制的，我开门就吱呀了一声，我进了房间，那些绿的、红的和黄的佛像从我身边快速闪过——我来到了镶着镜子的柜子前，我看到了镜子里我那苍白的脸，屏住呼吸的嘴巴和认真听着周围动静的耳朵……我的血液在奔涌……这时门又吱呀一声……是他！是他！

我急忙抓住柜门上的钥匙，上面的圆环开始晃动起来，这让我想起了什么，脑袋里又出现了一个没有逻辑前提的赤裸裸的结论——“那次I-330...”我赶紧打开柜门钻了进去，柜子里一片漆黑，然后我又结结实实把门关上了。我向前走了一步，脚下一沉，我开始缓慢地、轻飘飘地往下坠落，然后眼前一黑，我死了。

再后来，当我必须要把这件奇遇记录下来的时候，我在记忆里、在书本里苦苦寻找，却一无所获。当然，现在我明白了，那是暂时死亡状态，古代人知道这种状态，但据我所知，现代人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我对于自己暂时死亡的时间长短没有概念，差不多五至十秒钟，但是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复活了。我睁开眼睛，四周漆黑一片，而我的身体一直在往下坠落……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飞速上升的墙壁蹭破了我的手指，血渗了出来。很明显，眼前的一切并不是我病入膏肓而产生的幻想，但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听见自己颤颤巍巍的呼吸声，好像特别害怕（我真的很惭愧把我那时的反应写出来，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难以理解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我在继续下坠。最后，我感受到来自下面一股

很轻的作用力，我脚下的东西便停住了。在黑暗中我摸到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的把手，我使劲一推，门就开了，透进来忽明忽暗的光线。我往后一看，我背后的方形台子正在飞快往上升，我急忙扑过去，但为时已晚。我被困在这儿了……但“这儿”是什么地方？我毫无头绪。

长廊上，笼罩着仿佛重达一千普特的寂静，圆形拱顶下装饰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小灯泡，灯光忽明忽暗，摇曳不定。这里有几成像我们地下铁轨的甬道，但却窄了不少，也不是用玻璃建造的，而是用的另一种古代的材料。我脑袋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这难道是古代的地下甬道？我听说两百年大战的时候有人曾经在这里避难……顾不上这些了，我得赶紧走。

约莫走了二十分钟，然后甬道开始向右拐。走廊在这个时候变宽了，灯也亮堂了些。这时传来嗡嗡的声响，好像是机器的声音，也像是人发出的声响，我分辨不清楚。不过当时我所在的位置是一扇笨重的不透明的门旁边——声音就是从门背后传出来的。

我敲了敲门，接着又用力地敲了一次门。门后面的声音静了下来。里面发出哐当一声响，门向两边慢慢地打开了。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谁受到的惊吓更多。站在我面前的是那鼻子像刀刃一样瘦削，身体像纸片一样轻薄的医生！

“您在这里？”说完他剪刀刀片般的嘴唇就合上了。我好像听不懂人类语言似的默默看着他，不明白他在对我说什么。很有可能他在要求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用他又薄又扁的肚子把我顶到了走廊上比较亮堂的地方，接着又推了一下我的背。

“请让我……我想……我以为她——I-330在这，但我后面有人……”

“你就在这儿站着。”医生打断了我的话，然后就离开了。

最终，谢天谢地，我总算见着了她。她就在我旁边，就在这里，至于“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已经不再重要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熟悉的杏黄的丝质裙，尖锐的笑容，眼睑半闭着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我的膝盖都在颤抖，但是我脑海中却产生了一个愚蠢至极的想法：“振动会产生声音，所以颤抖应该是有声音的，但为何我听不见呢？”

她的眼睛向我完全打开了，我走了进去……

“我再也忍不了了，您刚才在哪里？为什么……我目光一秒钟也没有从她的身上挪开，就这样盯着她，我语速很快，前言不搭后语，像是在梦里一般，或许我其实只是在脑袋里想着，并没有说出来。“影子……跟在我后面……我死了……从柜子里……因为您的长着剪刀刀片嘴的医生说……我已经有了灵魂……无药可医……”

“不可救药的灵魂，我的小可怜。"I-330大笑了起来，她的笑声溅了我一身，我的梦呓瞬间不见了，周围全是闪着光的、清脆的笑声，一切，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个医生又从拐角处出现了，这个可爱至极的瘦削医生。

“怎么回事？”他在I-330身边停了下来。

“没事，没事，我之后再跟您说，他只是偶然……去跟其他人讲我马上就回去……15分钟之后……”

医生在拐角的地方一闪就消失了。她在等待着。门重重地关上了。I-330把一根尖锐的、甜蜜的针缓缓地、缓缓地刺入我的心脏，越来越深——她靠了过来，她的肩膀，她的手，她的全部都紧紧靠着我，我们在一起，合二为一……

我不记得我们从哪里走进了黑暗中。在黑暗之中，我们踏着台阶一路往上走，谁也没有说话。我虽然没瞧见，但我知道，她和我一

样，闭着眼，什么都看不见，向上仰着头，闭着嘴唇，静静地听着音乐——那是我身体隐约可闻的颤抖。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古楼的某个角落，这样的角落不计其数，旁边是某个围墙，地上全是光秃秃的石条和倒塌墙壁留下来的黄砖残块。她睁开眼对我说：“后天16点。”然后就离开了。

这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吗？我不知道，但我后天就可以了解清楚。现实的痕迹就只有我右手指尖上的伤口。但我今天在“一统号”上工作的时候，第二设计师很肯定地告诉我这个伤口是我不小心让砂轮蹭破了手指。有可能是这样，很有可能，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笔记十八

摘要：逻辑的迷宫。伤口和膏药。再也不会。

昨天我刚躺下便坠入了梦的海底，就像一艘被浪打翻了的超载的船。四周是安静的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水。我从海底缓缓浮了上来。等我浮上水面，定睛一看，这是我的房间，正好是凝固的绿色的早晨。玻璃镜柜子的门上有一块太阳的光斑，被玻璃直接反射进我的眼睛里，这让我没有办法按照行为规范完成睡眠时间。要是能把柜子门拉开就好了。但我整个人好像被捆在蜘蛛网里面，甚至连眼睛也被蒙上了蜘蛛网，我四肢无力，动弹不得……

最后，我还是挣扎着起床了，把柜门拉开，门口居然出现了一个全身粉红的I-330，正在把身上的衣裙往下拽。我已经对这种极其古怪的事情习以为常了，我记得我当时甚至都毫不惊讶，也什么都没问就赶忙钻进柜子，砰的一声把柜子门关了起来。我喘着粗气，手忙脚乱地跟I-330结合了。现在我还记得，在黑暗中透过柜子的门缝，我看见一道耀眼的太阳光，像闪电一样曲曲折折地照射在了地板上、柜子上，接着这道像刀刃一般尖利的光束落在了I-330向后仰着的裸露的脖颈上……我大惊失色，忍不住大叫了起来——我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我还是在房间里。还是这凝固的绿色的早晨。柜门上还是有一块光斑。我在床上躺着。是个梦。但是我的心脏还是剧烈地跳动着，颤动着，震荡着。我的指尖和膝盖有些许酸痛。这件事毫无疑问肯定发生过。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梦境，什么是现实。无理数出现在了

稳固的、习以为常的三维世界中，原来坚实平滑的表面开始变得弯曲、毛糙……

离起床铃还早，我躺在床上思考，一种极其奇怪的逻辑推理开始在我脑中形成。

曲线和物体在平面的世界中都对应着方程式和公式。对于所有的无理数公式，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无理数，我们却都不知道对应的物体，我们不曾见过他们……但可怕的是，这些未曾见过的物体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回避他们的存在，因为在数学的世界里，就像在显示屏幕一样，我们看到过他们奇怪的、带刺的影子——无理数公式。数学和死亡从不会出错。如果说在我们的世界，平面的世界，我们看不到这些公式对应的物体，平面空间之外，必然存在一个完整的巨大的世界。

我没等起床铃响就跳下了床，在屋里急促地来回走着。到今天为止，数学是我已经疯狂了的生活中唯一坚实的、颠扑不破的安全岛，现在它也松动了，漂浮了，旋转了起来。这该死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它和我的制服、靴子一样实实在在吗？虽然现在我看不见它们（它们在柜子的门后面）。如果靴子不是病，那为什么灵魂是病呢？

我寻找着，却在这逻辑的泥沼中一无所获。这是我不曾见过的、惊险异常的密林，就像绿色巨墙外面那些奇奇怪怪的生灵一样，那些神秘莫测，不用语言说话的生灵们。我似乎能感觉到，穿过厚厚的玻璃，我能看到一个无限大却又无限小的$\sqrt{-1}$，它长得像蝎子一般，藏着一根能被你感觉到的带负号的尖刺……有可能，这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我的灵魂。就像古人传说的蝎子一样，心甘情愿蜇死自己，为了……

起床铃响了。白天。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死亡，也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白天的光芒覆盖，就像白天被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一样，在夜里

并没有死亡，只是披上了夜晚的黑色。我的脑袋里烟雾缭绕，穿过雾气，我看见一张张长玻璃桌和一个个沉默不语的圆脑袋，正慢条斯理地吃着什么。从远处穿过烟雾传来熟悉亲切的滴答声，在这滴答声中我和其他人一起数了50下。50在大一统国是咀嚼一块食物的标准次数。之后，我伴着机械的节拍踏步下楼，和所有人一样在外出人员花名册上自己的名字后面做个记号。但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格格不入，我独自一人。一面隔音的软墙将我与其他人隔开，墙内就是我的世界。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是我一个人的，我又何苦浪费笔墨写这些笔记呢？何必写下那些荒唐的梦、柜子和没有尽头的长廊呢？我感到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写出歌颂大一统国的诗韵严谨的数学诗篇，反而写了一本充满幻想的冒险小说。唉，要是它真的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我那充满X和$\sqrt{-1}$的堕落的现实生活就好了。

不过这一切或许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也不一定。我未曾见过的读者们，很明显，跟我们相比，你们不过是儿童的水平罢了（因为在大一统国家的哺育下，我们已经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你们像儿童一样，所以你们才能不哭不闹地吞下这枚裹着厚厚冒险小说糖衣的苦药……

傍晚

你们对这样的感觉熟悉吗？当你们随着飞船在碧蓝的天空中飞驰，从舷窗迎面吹来呼啸的狂风的时候，大地消失在你们的世界之中，你们也将它遗忘，地球这时就像土星、木星和金星一样，离你无比遥远。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狂风迎面而来，我忘记了大地，我忘记了可爱的、粉色的O-90.但是大地依然存在着，或早或晚我会在大地上降落。现在我只是对着那张登记着O名字的性生活表熟视无睹罢了……

今天晚上，遥远的大地向我提醒了它的存在。

为了完成医生的嘱咐（我发自肺腑地地想要恢复健康），我在直线形的空无一人的玻璃大街上散了整整两小时的步，遵照行为规范，其他人都在课室里坐着，只有我一个人……从本质上来讲，这是非正常现象。你们想象一下，一根手掌上切下来的手指，孤零零地弯着身子，在玻璃大街上又跳又跑，这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啊。而这根手指，就是我。更加奇怪，更加反常的是，这根手指完全不想跟其他手指一起待在手掌上。或者就这样一个人，或者……唉，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了，或者跟那个她在一起，通过她的肩膀，通过我们十指相扣的手掌，和她完全融合在一起……

我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傍晚玫瑰色的晚霞照在玻璃墙壁上，照在蓄电塔的金色塔尖上，照在迎面走来的号码们的笑容上和声音里。真是奇怪，这燃烧殆尽的阳光和早上冉冉升起的阳光的角度完全一样。但除此之外的一切却完全不同，连同是玫瑰色的霞光也大不一样。晚霞安静而苦涩，朝霞却是响亮又悦耳的。

楼下的大厅里，值班员Ю从一堆玫瑰色的信封中翻找出来一封给我。我再重复一次，这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女性，我也相信她对我的感觉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每当看见她鱼鳃一样下垂的脸颊，我就感到极为不悦。

Ю用瘦骨嶙峋的手把信递给我，然后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轻轻拂动了隔在我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帷幕，因为当时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封信上了，我确信这封信是I-330写的。

这时她发出了第二声叹息，声音有两道明显的强调线，使我不得不把目光从信封转移到她身上，我看到在两边鱼鳃之间，通过她害羞低垂的眼睑传递出了一个温柔的、让人晕眩的、如膏药般熨帖的微笑。接着她说："您真可怜，您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啊。"接着又叹了一

口气，这次加了三道强调线。她朝信封微微点了一下头（她当然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这是她的义务）。

“不，确实，我……但为什么呢？”

“不，不，亲爱的，我比您更了解您自己。我已经观察您很久了。我发现您需要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跟您携手共度人生啊……”

我觉得她的微笑已经贴满了我的全身。这些微笑都是用来治疗伤口的，而这些创伤会来自我颤抖着握在手中的信。最后，她透过腼腆的眼睑，悄悄说道：“容我再想一想，亲爱的，我再想一想。您尽请放心，如果我感觉自己的勇气足够强大的话，不，不，首先我还是应该好好想一下……”

我伟大的施恩主啊！难道我命中注定……难道她想对我说……

我头晕目眩，眼前仿佛有好几千根心弦曲线，握在手中的信简直就要跳出来了。我往墙边走了走，那里亮堂一些。阳光渐渐黯淡下来，深红色的、悲戚戚的霞光洒在了我身上、地板上、我的手和我手中的信上，那颜色愈来愈浓。

我拆开信封，先看看落款是谁，我受伤了，这封信不是I写的，是O……在信纸右下方还有一个化开的墨渍，为什么在这里滴了一滴墨水，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道伤口。我受不了墨渍，不管这墨渍的来源是墨水还是别的什么，我都难以忍受。我知道，以前我看见墨渍，只会觉得不高兴。但今天这团发乌的墨渍却像一团乌云，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厚，这是为什么？或许这又是灵魂在作祟？

> 您知道……或许，您不知道——我现在连信也没法好好写了，我不管了。您知道吗，没有您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早晨，没有春天了。因为R于我来讲只是……好吧，这些对您来说也不重要。但是我还是对他抱着感恩的态度的，因为这些天如果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这几天我度日如年，一瞬间，仿佛十年，哦，不，二十年光阴已经离我而去。我的房间仿佛也不再是四边形的了，它变成了一个圆，一个没有尽头的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又一圈，都是一个样，找不到门。

我不能没有您，因为我爱您。我看见了，我也明白，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个女人，另外一个女人，您谁也不需要。您知道，正因为我爱您，所以我应该……

我还需要两三天来把碎裂的我粘合起来，多多少少能像过去的O-90.之后我就会自己去提交申请，取消我对您的登记。这样您应该会好受一些，您会觉得心里更舒坦。我以后不会去找您了，请您原谅我。

不再来了。这样，当然更好，她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

笔记十九

摘要：三级数的无限小。皱眉的人。越过拦墙。

她跟我说“后天见”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在那装饰着一长串忽明忽暗小灯的长廊里？……或许不是在那儿？不，不是在那儿。是之后在古楼一个荒凉的角落里。当时说的“后天”就是今天，时间像长了翅膀，时间飞一般地过了，我们的“一统号”也装好了翅膀，上面的火箭发动机也已经安装完毕，今天我们对它进行了无负载的试验运行。那轰隆声是多么美妙动听，士气高昂！但对于我来说，这每一声轰鸣，都是我对唯一的她的敬礼，对今天的敬礼。

火箭发动机的喷射口下面站着几个制造厂的员工，当发动机响起第一声轰鸣的时候，他们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些渣子和焦炭。在这里我必须骄傲地记录下来，我们的工作没有因为发生了事故而有一丝停顿，没有一个号码处在惊讶之中。我们和机器一样继续着自己的直线和圆周运动，没有毫厘偏差，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十个号码不过是大一统国家的一亿分之一，在应用数学里，不过是三级数的无限小。古代人因为缺乏数学常识而产生的怜悯，在我们眼里是可笑的。

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可笑，昨天我竟然为了一个灰色的小污点，一个墨渍而冥思苦想，甚至把它写进了笔记里。这些都说明平面软化了，但平面应该像金刚石一样坚硬，像我们的墙壁一样坚不可摧。

16点。第二次额外散步我没有去，我在想她会不会突然想这个时候来找我呢，因为现在阳光下的一切都在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我一个人待在大楼里。穿过满是阳光的玻璃，我可以向左、向右、向下看到很远的地方，所有的房子都悬在空中，空无一人，它们像镜子里照出来的一般，不差毫厘。只有在太阳阴影中的浅蓝色的楼梯上，我看见一个单薄的灰色影子正向上徐徐走着。我听见了脚步声，于是透过门往外看，我感觉一个膏药似的微笑迎面而来，然后影子过去了，顺着另一条楼梯下去了……

显示机响了。我急忙冲过去，那白色狭长的屏幕上是一个我不知道的男号码（是一个带辅音字母的号码名字）。电梯嗡嗡作响，接着门啪一声合上了。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人的额头，和一顶漫不经心地斜戴着、帽檐被压得低低的帽子，眼睛……他让我觉得很奇怪，好像他是用紧皱的眉头下面的眼睛讲话的："这是她给您的信……（他眉头紧锁，声音是从帽檐下面发出来的）她让您无论如何按照信里说的做。"

他眉头紧锁，用帽檐下的眼睛四周看了一眼。我想告诉他，周围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赶紧把信给我吧。他又向四周看了看，然后把信交给了我，走了。我又一个人了。

不，我不是一个人。那信封里是一张粉色票券，还有淡淡的她身上的香味。是她，是她要来我这儿。我得赶紧把信看了，要亲眼看，要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

什么？这不可能！我又快速地读了一遍信："票券……您一定要放下窗帘，好像我真的在您的房间……我必须让他们相信，我……我非常非常遗憾……"

信被我撕了个稀巴烂。在墙上的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皱起的、折断的眉毛。我拿起粉色票券，想把它也撕个粉碎……

"她让您无论如何都要按照信里的吩咐去做。"

我的手失去了力气，手指也松开了。票券落在了桌上。她比我强，我估计会按照她说的去做。不过……不过……我不知道，再看看吧，离晚上还早，票券被我留在了桌上。

镜子里我愁眉紧锁。今天我没有医生的病假条了。要不我又可以出去逛逛，沿着绿色巨墙散步，晚上回来往床上一躺，就可以沉沉睡去……但是我得去13号课室。在那里我必须好好控制自己，两个小时一动不动，但是这时我应该使劲跺脚，放声大喊啊。

课堂上。我感到很奇怪，今天那台闪闪发亮的机器发出的声音没有平时的金属质地，反而像青苔一般绵软松塌。这是个女人的声音，我脑中闪现一个女人的样子，她弯着腰，驼着背，个头矮矮的，像古楼门前的老太太。

古楼……一想到它，思绪像喷泉一样从下到上全涌进了我的脑子里。我必须尽全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叫喊声充满整个课室。那绵软松塌的声音穿过了我，只留下一些关于儿童和儿童学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我像照相机的感光板，把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准确地记录了下来：一把金色的镰刀（那是扩音机上的反光），镰刀下面有一个孩子（那是实物教学工具），他正向观众们移动着，他把小制服的衣角塞在嘴里，小拳头攥得紧紧的，大拇指（准确地说，这是一根很细小的手指）被按在拳头里，上面有几道胖乎乎的淡淡的褶皱，那是他手腕上的肉褶。我像感光板一样照着相，孩子把一条裸着的腿伸到桌子外面，粉红色的脚趾撑开来，像一把扇子，他往下踩……马上，马上他就要跌到地板上了……

这时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舞台上出现了一件闪动着透明翅膀的制服，她一把抱起了孩子，亲吻着孩子手腕上胖胖的肉褶，把孩子放在了桌子中央，然后走下了舞台。我照下了粉色的、嘴角耷拉着的月牙和充满了蓝色的眼睛，这是O.突然我觉得这不值一提的小事跟我读到的严密的公式一样，有着它的必需性和合理性。

她坐在我左边靠后的地方。我回头去看她，她也听话地把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开，看向我。这样她、我和舞台上的桌子形成了三个点，这三个点可以成三条线，是某些不能回避的、还不为人知的事件的投影。

沉沉暮色中我沿着绿色的道路回家，两旁的路灯像顶着你的眼睛。我听到我整个身体都在滴答作响，像钟表一样。我身体里的指针，现在马上就要走过某个数字，我马上就要做一件无法回头的事情。她需要某个人认为她在我这儿。我需要她，至于她的需要，我可没有闲心去管。我不想当别人的窗帘，我不想，就这样。

我背后又响起了踩踏水洼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我已经不用回头看，就知道这是S.他会一直跟着我到我房间楼下，然后估计会在楼下的人行道站着，眼里放出尖利的光芒，直往我房间里钻，直到我放下窗帘，为某个人掩盖罪恶……

他，护卫局的天使，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也决定不按照I说的去干，我心意已决。

当我上楼进了房间，扭开了电灯的开关——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桌旁站着一个人，不，准确说是挂着，这个人是O.她就像一件空荡荡的，脱下来挂起来的衣服。她的身体仿佛已经没有发条，手上、脚上都已经没有了发条。

她的声音仿佛都是被挂着的："我是想来跟您谈谈那封信，你收到了吗？收到了？我想知道您的答复，今天就想知道。"

我耸了耸肩，我享受地看着她满眶蓝色的眼睛，那蓝色仿佛很快就要溢出来了，好像她才是始作俑者、罪魁祸首，我并不急于回答她。我一字一顿地把答案敲进她的心中："答复？嗯……您说的是对的。毫无疑问，你说的都是对的。"

“也就是说……（我看见她用微笑掩饰着身体微微的颤动）好，很好，我现在……我现在就走。”

她依然挂在桌边。眼睛、手、脚都向下垂着。桌上还放着被我揉皱的粉红票券。我急忙打开《我们》的手稿，遮住了粉红票券（或许，其实我并不是想让O看见，而是我自己不想看见）。“您看，我不停地写，已经170页了，真不可思议……”

她说，是她声音的影子在说：“您还记得吗……我当时在第七页稿子上……洒了一个墨渍……您还……”

蓝色的小碟子满了，泪水溢出了碟沿，急匆匆地顺着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她心里的话也急匆匆地从嗓子眼儿飞了出来：“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就走……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了，但是我想，我应该跟您有一个孩子。您给我留一个孩子，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我看见制服下面的她全身颤抖着，而我也……

我把手放在了背后，笑了笑，说：“怎么？您是想尝尝施恩主机器的滋味吗？”

她的话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向我冲来：“让他来吧，但是至少我能感觉到，能感觉到他在我的身体之中，哪怕只有几天时间……只要能看见，哪怕只看一次他手腕上的肉褶，就像那天桌上的孩子一样。只要一天就足够了！”

三个点：她、我、那天桌上长着肉褶的胖乎乎的小拳头……

小时候我们曾经去参观蓄电塔。当我爬到最高点的时候，俯身在玻璃拦墙往下看，下面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点，我心跳突然变得很快，但却有一种兴奋感。我当时想：“要是我跳下去会怎么样？”但当我这么想的时候，两只手却把栏杆抓得更紧了。但是现在，我宁愿直接跳下去。

“您就想这样是吗？尽管您明知道……”

她闭上了双眼，就像面对着阳光那样，泪水在她脸上闪着光，她却笑着。

“对，没错，我就是想这样！”

我从手稿底下抽出那张粉色票券——那个女人的，然后跑下楼去了值班室。O抓住了我的手，叫喊着什么，我当时没听明白，等我回房间之后我才搞清楚。

她坐在床边上，把双手紧紧夹在膝盖中间。

“这……这是她的票券？”

“这有什么要紧，对，是她的。”

有什么东西咯吱一声折断了。大概是O挪了挪身子。她坐着，双手夹在膝盖中间，一言不发。

“怎么啦？赶紧地……”我粗鲁地拍了拍她的手腕，那孩子一样胖乎乎的肉褶旁边，马上就出现了几个红印，它们明天就会变成青紫斑。

这是我记得的最后的事情。接下来，我关了灯，思绪也渐渐熄灭，一片黑暗，突然间火星四溅——我从栏杆上跳了下去……

笔记二十

摘要：放电。思想的材料。零度悬崖。

放电是现在最适合我的定义，因为我发现这个词最符合我现在的情况。最近这些天我的脉搏变得越来越干燥，越来越紧张，频率也越来越快。就像电池的两极正在逐渐靠近，我已经听见了干裂的声音，只要再靠近一毫米，立刻就会爆炸，之后一切会归于平静。

我现在心很平静，很空旷，就像大楼里的人都离开了，就剩我一个人生着病，在床上躺着。我可以很清晰地听见思想金属板的敲击声。

也许，这一次“放电”能彻底治好这折磨我的“灵魂”，之后我又会变得和大家一样。至少现在我想到O站在立方体高台上，或者坐在气钟罩下面的时候，心里不会有一丝痛楚。如果她在手术局里举报了我，那也不碍事，我将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虔诚地、感激地去亲吻施恩主的惩罚之手。在大一统国家里，接受惩罚也是一项权利，而我不会放弃这一权利。任何一个号码都不应该，也不能拒绝我们唯一的，因此也是最珍贵的权利。

思想在我脑海里碰撞，发出轻微的金属质地的声音。不曾见过的飞船将我载往我深爱的抽象思维的蔚蓝天空。在这最清洁的稀薄空气里，我的“有效权利”的想法像汽车轮胎一样破裂了，发出轻微的裂开的声音。我知道，这不过是古人关于“权利”的荒唐偏见在我脑袋里的投影。

有的思想是黏土质地的，有的则是由金子和我们昂贵的玻璃雕刻而成的，它们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检验出思想的材质，我们只需要在材料上滴上一滴强酸溶液。其中有种强酸叫reducfio ad finem[1]，古代的人也知道这种酸，好像也和我们一样称呼它，但是他们害怕这种有毒的液体。古人们更喜欢黏土质的、玩具一般的天空，却不喜欢全然的蓝色。而我们，感谢施恩主，我们已经是不需要玩具的成年人了。

那我们现在就滴一滴这种试剂到“权利”这种思想上。古人中智力发育比较成熟的人也知道，权利的来源是力量，而权利又是力量所产生的功能。现在有一个天平，天平上放着两个小盘。一个盘子里的重量是一克，另一边盘子里的重量是一吨。第一个盘子里是我，另外一个盘子里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大一统国家。很明显，认为“我”可以对国家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等于一吨，是一码事。我们由此得出以下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法：一吨得到权利，一克则分到义务。由微不足道到伟大只有一条道路——忘记自己是一克，而记住自己是一吨的百万分之一……

身体丰腴、面色红润的金星人，像铁匠一样面部黧黑的天王星人，我在自己蓝色的寂静中听到了你们的埋怨。但你们要知道，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简单的；颠扑不破的只有算数的四则运算，而只有建立在四则运算上的道德，才是永恒的、伟大的。这是最终的真理，是几百年来人们不畏艰险、孜孜不倦想要攀上的金字塔顶峰，在那里你会看到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祖先野性的残留，它像蛆虫一般蠕动着，在那里你会明白，一心想当母亲的O、杀人犯、污蔑大一统国家的妄人都是一样的罪犯，而他们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死刑。这是最为公正的判决，也是人类历史早期住着石屋的人们对公正的充满玫瑰色的幻想。他们的上帝也把亵渎神圣教会的罪孽与杀人的罪孽归于一个类别。

严厉的、黝黑的天王星人，像古时候的西班牙人一样，你们也英明地想出了火刑。你们沉默着，但我感觉，你们是跟我一起的。但是我听见了玫瑰色的金星人在谈论刑罚，想要回到蛮荒时代。亲爱的，我为你们感到遗憾，为你们不能从数学、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感到遗憾。

人类的历史跟飞船飞行一样，是螺旋上升的。但是他们的圆周却大不一样，一个闪着金光，一个鲜血淋漓，虽然他们都可以分为360度。从零度开始，往前：10度，20度，200度到360度，然后回到零度。但对于我的数学思维来说，很明显，这是另外一个零度，是新的一个零度。我们是从零的右边出发的，却从零的左边回来。正零被负零取代了，你们明白吗?

这个零在我看来就像狭长而陡峭的悬崖，它沉默不语却又锋利如刃。在可怕的漆黑的夜色里，我们屏住呼吸离开了零度悬崖黑夜的一边。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些哥伦布们，日以继夜地航行啊，航行啊，终于绕过了整个地球，我们胜利了！鞭炮齐鸣，人们纷纷爬上了桅杆，眼前是不曾见过的零度悬崖的另一侧，这里的大地笼罩在大一统国家的极光之下，浅蓝色的巨大浮冰漂浮着，彩虹发出五光十色的火花，太阳，这里仿佛有几百个太阳，无数的彩虹……

眼前的世界与零度悬崖仅仅相隔一个刀子的厚度。这是为什么呢？刀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坚固、最不朽、最天才的东西。刀是断头台，是斩乱麻的万能工具，那刀刃上的是充满悖论的道路，而唯一与大无畏英明相称的道路是……

【注释】

[1] 拉丁语，这里指归谬法。

笔记二十一

摘要：作者的义务。冰块膨胀。最艰难的爱。

昨天是她该来的日子，但是她再一次爽约了，而且又送来了一张语意含混、不知所云的便条。然而我十分平静，特别平静。如果我还是按照她便条上的指示去做，如果我还是把她的票券拿到值班员那儿去，然后放下帘子，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这绝不是因为我无力违背她的意愿。荒谬！当然不是。这只是因为帘子能把我和那些狗皮膏药似的微笑隔开，让我能够平静地写下这些书页，这是其一。其二，我害怕失去她，失去I-330，她可能是我解开所有谜团（柜子事件之谜、我的暂时死亡之谜等等）的唯一线索。而且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揭开这些谜底，不仅仅是作为这些记录的作者，更是因为未知事物对人类的机体是有害的，而且只有当homo sapiens[1]的语法里不再有问号，而只有清一色的感叹号、逗号和句号时，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人。

所以，我觉得正是在这种作者的义务的驱使下，今天16点多的时候我驾驶着飞船再次前往古楼。劲风扑面而来。飞船艰难地穿过了气流的丛林，仿佛有无数透明的枝条簌簌作响地抽打着飞船。下方的城市看起来就像是整个由淡蓝色的冰块堆积而成的一样。突然，一朵云飞速飘过，投下一道斜影，冰块变成了灰色，膨胀起来。这就像你春天时站在河岸上，等待着坚冰颤裂、松动、旋转着顺流而下；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冰层依然坚硬封冻，而你自己却开始膨胀，心越来越慌乱，越来越急躁。（然而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呢？这些奇怪的感受

又是从何而来？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破冰船能够摧毁我们生活中最透明又最坚固的水晶玻璃……）

古楼的入口什么人都没有。我绕着古楼走了一圈，在绿色巨墙边上看到了守门的老太太，她用一只手挡着刺眼的阳光往上看着。巨墙上方盘旋着某种鸟类的锐角三角形的轮廓。它们嘶叫着俯冲直下，胸脯直撞在电流护栏上又赶紧退开，再度在巨墙上方盘旋。

我看到，在那张暗沉、皱纹满布的脸上掠过一道道斜影。她迅速地向我使了个眼色。

“没人，没人，什么人都没有！真的，没必要来这儿。真的。”

什么叫作“没必要”？她只把我当作某人的影子，这又算怎么回事？又或许，你们所有人也只是我的影子。难道不正是我把这些不久前还是四四方方的白纸的书页带进你们的生活里的吗？要不是我，你们能见到这些我字里行间所描述的人物吗？

当然，这些话我都没对她讲；根据自身经验，我知道：最折磨人的莫过于使人陷入深深的怀疑，怀疑自己是否是真实存在的，是三维的真实存在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存在？我只是生硬地提醒她，她的本分就是开门，她才放我走进院里。

院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风在墙外远远吹拂，就像我们肩并肩、合二为一从下面的长廊走出来的那天一样（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穿过石头拱门，脚步声撞到灰色的拱顶又落在我身后，听起来就像一直有另外一串脚步跟踪着我。嵌着红砖的黄色墙壁透过窗孔的黑色四方玻璃紧盯着我，看着我推开棚子嘎吱作响的房门，看着我在角落巷道里东张西望。围栏上有一扇小门通向一片荒野，那里是两百年大战的遗址。石质肋拱参差交错着戳出地面，黄色的断壁残垣龇着裂口，带有竖直烟囱的古老壁炉看起来就像一艘永久石化的舰船，停泊在黄色、红色的砖石海浪之中。

我仿佛曾经见过这些黄色的尖齿，就像是在海底，透过厚厚的水体看起来显得模糊不清。于是我开始搜寻。我时而摔进坑洞，时而被顽石绊倒，锈蚀的铁爪勾住我的制服，咸苦的汗水从前额一路流进眼里……

哪里都没有！我怎么也找不到当时我们从长廊下面出来的那个出口，它不见了。但是也许这样更好，这更印证了这一切可能都只是我一个“荒唐”的梦境罢了。

我浑身缠着蛛网，扑满尘土，疲惫不堪地打开了小门，准备回大院去了。突然，背后响起了一阵耳语和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我面前出现的是S粉红色的招风耳和他那双重弯曲的微笑。

他眯起双眼，目光像犀利的钻头一样几乎要把我看穿，问道：

“您在这儿散步吗？”

我默不作声，手不知该往哪放。

“对了，您感觉好些了吗？”

“是的，谢谢您。感觉正在恢复正常。”

他终于放过了我，双眼向上望去。他的头向后仰着，我头一次注意到了他的喉结。

大概在头顶50米的空中有飞船在嗡嗡作响。它们慢速在低空飞行，伸出瞭望镜的黑色长空观察着下方的一举一动，我认出这是护卫的飞车。但并不像平时那样三两成群，而是多达10到12台（很遗憾，我本应该避免使用大约数字的）。

“它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我鼓起勇气问道。

“为什么？唔……真正的医生总是在健康的人发病前的一天、两天甚至是一周就开始对他进行治疗。这叫作预防！”

他朝我点了点头，踩着院子的石板走开。没走多远，又转过头来，隔着肩膀冲我说了一句：

“您当心点！”

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四下里寂静又空旷。绿色巨墙上方，鸟儿在远处上下飞蹿，风在呼号。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飞船飞快地穿过了气流。云朵投下或浅淡或浓重的阴影，而下方就是淡蓝色的穹顶和玻璃似的冰块，它们正变成铅灰色，膨胀隆起。

夜晚

我摊开了自己的手稿，把我认为（对你们——读者们）有益的一些关于伟大的一致节的想法写下来，这个节日已经近在眼前。但我发现，我现在根本写不下去。我总是听到狂风扇动昏暗的羽翼拍打着玻璃墙壁的声音，总是在四处张望，在等待着。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那张熟悉的粉褐色的鱼鳃脸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时，说真的，我感到非常开心。她坐了下来，像个贞女一样捋平了夹在双膝之间的制服褶皱，并且很快就把微笑贴满了我的全身——我身上的每一条缝隙都被贴上了一块微笑。这让我觉得非常愉快，全身的所有部分都被紧密黏合在一起。

“您知道吗，我今天一走进教室（她在儿童教养工厂工作），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漫画。真的，不骗您！他们把我画成了某种鱼的样子。也许，我确实……”

“不，不是的，您说什么呢。”我急忙说道（实际上近看的话，还真没有什么像鱼鳃一样的地方，我之前写的关于鱼鳃的话都是完全不恰当的）。

“其实这都不重要。但是您要知道，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本身。毫无疑问，我叫来了护卫。我非常爱孩子，但是我认为，最艰难和最高尚

的爱就是严酷。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怎么会不明白！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迫不及待地将我的笔记二十中的一段读给她听，从这里开始：“思想轻声地如金属般笃定地敲击着……”

不用看我就知道，她粉褐色的鱼鳃一般的双颊在颤抖着不断向我靠近，而握在我双手里的是她枯槁、僵硬甚至有些刺人的手指。

“您把它给我吧，给我吧！我要把它录下来，让孩子们都熟背它。比起您的那些金星人，我们才更需要它，现在、明天、后天都需要！”

她回身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道：

“您听说了吗？据说，在一致节那天……”

我惊得一跳：

“什么？据说什么？一致节那天有什么？”

令人感觉舒适的墙壁消失无踪了。我瞬间感觉自己像被抛到了屋外，那里狂风呼号，昏暗的斜云不断下沉……

Ю抓着我的双肩，果断而又坚决（尽管我发现她的指骨在颤抖，和我的不安在同步共振）。

“坐下吧，亲爱的，别紧张。人们说的闲话还少吗……只要您需要的话，那天我会待在您身边的。我会把学校的孩子们托付给其他人，我会陪在您身边的，因为要知道，您，亲爱的，您也是个孩子，您也需要……”

“这可不行，”我摆了摆手，“说什么都不行！那样的话您就会认为，我还是个孩子，我自己一个人什么事都做不成……说什么都不行！”（其实是因为那天我另有安排了。）

她笑了笑，很明显，那笑容分明是说："嚯，好一个顽皮的小子！"然后她坐了下来，眼眉低垂，再次不自在地用手整理着落在双膝之间的制服褶皱。现在她开始谈论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我应该更果断些……为了您……不，我恳求您，别催我了，我还得再好好想想……"

我没催她。尽管我明白，我应该感到幸福，因为一个人将自己的晚年托付给我，再没有比这更荣幸的事了。

……我整晚都在做着怪梦。先是一堆翅膀，我行走着，用手护着头，不让那些翅膀打到我。然后我梦到了一张椅子，但那椅子并不是我们现在惯常的样式，而是一把古式的木质椅子。它像马一样用四条腿奔跑（右前腿——左后腿，左前腿——右后腿），渐渐跑近了我的床边，爬上了床。我喜欢木头椅子，虽然坐在那上面让人不舒服，让人生疼。

真让人惊讶。难道就不能找到什么办法治好这种梦癔症，或者让它变得更加理性，甚至有益吗?

【注释】

[1] 拉丁语，意为"智人"。

笔记二十二

摘要：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在不断完善。我是个细菌。

想象一下，您正站在岸上：波浪有节奏地起伏着，突然刚掀起的浪头骤地停滞了，凝固了。跟这样的情景一样可怕而异常的还有下面这一幕：在行为规范规定的散步过程中，大家突然错了脚步，队伍混乱，都停了下来。根据我们的编年史记载，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还是在119年前，当时一块陨石伴着尖啸声和烟雾从天而降，直落在正在散步的队伍之中。

我们像平常一样行进着，就像亚述人石碑上雕刻的军士一样。尽管有一千个脑袋，却都迈着两条重合、同步的腿，甩着两只同步摆动的手臂。在道路的尽头，蓄电塔发出巨大的嗡鸣声，一个方阵从那里向我们迎面走来。方阵的前后及两侧都是护卫兵，中间是三个人，他们制服上已经没有金色的号码牌了。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

蓄电塔顶端巨大的钟盘像一张脸，从云端向下俯瞰，计算着分秒，漠然地等待着。就在13点06分的时候，方阵里发生了骚乱。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最微小的细节，我十分清楚地记住了细长的脖颈和太阳穴上交错的青筋，就像微小未知世界的地图上纵横蜿蜒的河流一样，而这个未知的世界显然是个少年。貌似他认出了我们队伍里的什么人。他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停了下来。一个护卫兵挥起电鞭抽打在他身上，冒出一片淡蓝色的火花。青年像小狗一样凄厉地惨叫了一声。之后，几乎每隔两秒都能听到每一声鞭响，以及紧随其后的一声惨叫。

我们仍然和往常一样，像亚述人那样，有节奏地行进着。我看着火花带出的绝美的之字形光线，心想：“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无限完善，也应该不断完善。古代的鞭子是多么不像样的刑具啊，而我们的却是那么精美……”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我们的队伍中飞速地钻出一个瘦小而灵动的女人身影，她高喊着“够了！不许打人！”一边径直冲向了方阵。就像119年前的那颗陨石一样。整个行进队伍都僵在原地，我们的队列就像被突然来袭的寒潮封冻的一排排灰色浪峰。

一秒钟的时间，我和所有人一样，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审视着她。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号码，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了。她现在不过是让大一统国蒙受耻辱的形而上学的实体而已。然而她转过身来，臀部向左侧扭曲，这个动作让我突然意识到：我记得这个像柔枝一样灵活的身姿，我的眼睛、嘴唇、双手都记得它，那一刻我对此是确信的。

两个护卫士兵冲上前去拦截她。眼看着他们的轨迹就将在如镜面一般明朗的路面上的一个点交会，他们马上就要抓住她了……我的心猛跳了一下便停住了。还没顾得上去想是否能够这样做，这样做是盲目还是理智，我就朝那个点冲了出去……

我感觉有几千双因惊恐而圆睁的眼睛盯着我，然而这却使从我身体中挣脱而出的野性的、有着毛茸茸的手臂的另一个我更加兴奋，跑得越来越快。在离她只有两步路的时候，她转过身来……

在我面前的是一张颤抖着的、长着雀斑和红褐色眉毛的脸庞……不是她！不是I-330.

我心里一阵狂喜。我很想叫出“就应该这样对她！”“抓住她！”之类的话，但是我只听见了自己的喃喃自语声。一只沉重的手已经抓住了我的肩膀，我被押着向前走。我试着向他们解释……

“请听我说，你们应该明白，我以为这是……”

但是我该怎么解释我的情况，解释那些书页里记载的我那种疾病？我顿时感到心灰意冷，只能由着往前走……被强风从树上撕扯下的树叶只能顺从地落下来，然而在半途中它不断旋转，试图抓住每根它认识的枝条、树杈和树结，就像我试图抓住那些沉默无言的圆球形脑袋、透明的玻璃墙以及蓄电塔高耸入云的淡蓝色塔尖一样。

就在一道沉默的帷幕快要把我与这个美好的世界最终隔开时，我看到不远处，一个熟悉的大脑袋，扇着两只像翅膀一样的粉红色手臂，沿着镜子似的路面穿行过来。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扁平的声音：

“我认为我有义务报告，号码Д-503生病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我相信，他的愤怒一定是受到了本能的影响……”

“是的，是的，”我赶紧说，“我还叫了一声‘抓住她’呢！”

我身后有人说道：

“您什么也没喊。”

“没错，可是我本想喊来着。我向施恩主发誓，我本想喊的。”

就在那一秒，我感觉我被那双灰色的眼睛射出的尖锐目光穿透了一样。我不知道他是看出了我说的是（几乎是）真话，还是他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再次暂时放我一马。他写了张便条交给押着我的护卫，我便自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又回到了井然有序的、不见头尾的亚述人的队列。

那支方阵和它里面的雀斑脸以及太阳穴上的青筋地图消失在了街角，永远消失了。我们行进着，仿佛一个长着一百万个脑袋的躯体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感到一种顺从的喜悦，那种欣喜就和分子、原子、吞噬细胞体验到的一模一样。在古代世界，基督徒——我们唯一的先

驱者（尽管他们并不完善）就明白了：恭顺是美德，傲慢是恶习；“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而“我”则源自恶魔。

比如我，尽管我现在和大家步调一致，但我仍然不能融入大家。我仍然由于刚才经历的骚乱而颤颤发抖，就像刚刚有古老的火车驶过的架桥一样。我能感受到自己。要知道，只有进了沙子的眼睛、灌脓的手指和坏了的牙齿才能意识自己的个性，而健康的眼睛、手指和牙齿则像是不存在一样，是感受不到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一种疾病罢了，这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

也许我已经不是一个强干而又沉稳地吞食着（太阳穴上有蓝色青筋和长着雀斑脸的）细菌的吞噬细胞了。也许我成了一个细菌，也许，我们之中已经有上千个这样的细菌，它们就像我一样假扮着吞噬细胞……

如果今天发生的这件其实无关痛痒的小事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仅仅只是被无穷大抛掷在我们的玻璃乐土的无数轰鸣燃烧的陨石中的第一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笔记二十三

摘要：花朵。晶体溶解。只要。

据说，世界上有一百年才绽放一次的花朵。那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千年、一万年才开一次的花呢？也许，正是因为今天才发生了这千年一遇的奇象，而之前我们都对此一无所知罢了。

我欣喜若狂地沿着楼梯向下朝值班员那儿走去，即刻映入我眼帘的是周遭无声萌发的芽苞，竞相开放出花朵。圈椅、套鞋、金色号码牌、小电灯、不知道谁的长着蓬乱睫毛的深色眼睛、雕花的楼梯立柱、落在台阶上的头巾和值班员的小桌，小桌上是Ю淡棕色的长着斑纹的脸庞。一切都是那么不同寻常、新颖、柔和、滋润，都是粉红的色调。

Ю从我手上接过粉红色票券，在她的头顶上，玻璃墙壁的后方，有一轮散发着幽香的淡蓝色明月悬挂在无形的枝条上。我高兴地用手指指给她看，说道：

“是月亮。您明白吗？”

Ю抬眼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票券上的号码。我看到了她熟悉、迷人、有教养的动作：她捋了捋两膝之间的制服褶皱。

“亲爱的，您看起来不太正常，是生病的样子。因为不正常和生病是一回事。您在糟践您自己，但是没有人会告诉您，没有人。”

她所说的“没有人”，当然是指票券上的那个号码：I-330.亲爱的、美妙的Ю啊！当然，您是对的。我不清醒，我病了，我拥有了心灵，我变成了细菌。但是，难道花朵开放就不是疾病了吗？难道芽苞绽放就不疼吗？您不认为精子也是一种最可怕的细菌吗？

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I就坐在宽大的扶手圈椅里。我坐在地板上，抱住她的双腿，把头枕在她膝上，我们两个人都沉默着。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见脉搏跳动的声音……这就像是我变成了一块晶体，正渐渐地被I溶解着。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那些将我禁锢在狭小空间里的经过磨削的边界都融化了，我也消失了，融化在她双膝间。在她之中，我变得越来越微小，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宏大无边。因为她已不再是她，而是整个宇宙。就在那一秒，我和我床边这张满溢着欢乐的圈椅融为了一体，古楼旁那个微笑的老太太、绿色巨墙外充满野性的密林、像老太太似的打着盹的黑底银色砖瓦、在异常遥远的某个地方刚刚合上的门扉都在我脑海中，和我一道倾听脉搏跳动的声音，和我一起度过这美妙的一秒……

我试图用自己荒谬、颠三倒四、啰唆的语言向她说明：我是一块晶体，所以在我体内有一扇门，因此我感觉到椅子非常幸福。但是我说出来的东西让人不知所云，我只好停了下来，我感到非常羞愧，我竟然……

“可爱的I，原谅我吧！我压根没意识到，我竟然说了这样的蠢话……”

“你怎么会这样想？难道愚蠢就不好吗？如果我们像对待智慧一样，用千百年的时间去培育人类的愚蠢，那么它也许会变成无价之宝。”

“没错……（我觉得她说得对——她现在怎么可能会说错呢？）”

“因为你一次愚蠢的行为，你昨天在散步时做出的愚蠢行为，我更爱你了，更爱了。”

“但是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把你的票券送来？为什么让我……”

“也许是因为我需要考验你吧。也许我需要知道，你会做一切我想让你做的事，你已经完全属于我了。”

“是的，全心全意属于你！”

她双手捧起我的脸、我的全身，抬起我的头：

“哦，那您说的所有正直的号码都应该履行的义务又是怎么回事呢？嗯？”

她微笑着，露出甜蜜的、尖利的、洁白的牙齿。她倚在圈椅张开的靠背上，就像蜜蜂一样，她的身上既有尖刺，又有蜜汁。

是啊，义务……我在脑海中回顾了自己最近的几篇笔记。事实上，我甚至从没有想过我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

我沉默了。我只是一味（看起来应该很傻）地笑着，来回看着她的两只瞳孔，在每只瞳孔里我都看到了自己。只有一毫米大的微小的我，被监禁在微小的幸福的监牢里。之后又是——蜜蜂——嘴唇，花朵绽放时甜蜜的疼痛……

我们每个号码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形的节拍器在轻轻地滴答作响。我们不用看钟表，就能准确地知道时间，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但是当我心中的节拍器停止时，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在惊吓中，我赶紧从枕头下拿出了配有表盘的号码牌……

感谢施恩主，还有20分钟！但是，这20分钟短得可笑，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而我想对她说的话却又是那么多，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

诉她：关于O的信、关于那个我让她怀上孩子的可怕夜晚。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想告诉她我的童年——关于数学教师普利亚帕，噢，还有我第一次去一致节时痛哭的情形，因为就在这样重要的一天，我的制服上竟然有一处墨渍。

I抬起头，用手肘撑着身子。她嘴角两道长长的深纹和两条高挑的眉毛组成的深色夹角，看起来就恰似一个未知数X.

“也许，在那天……”她停了下来，眉毛的颜色显得更深了。她抓起我的手，紧紧地握了握，说：“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的，你会永远记得我的，对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说什么呢？亲爱的I?"

I沉默了，她的眼神已经掠过我，穿透我，看向远处。我突然听到了风卷着巨大的翅膀敲打着玻璃的声音（当然，这声音一直都有，只是我直到现在才听到而已），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那些在绿色巨墙上方嘈杂盘旋的鸟。

I甩了甩头，像是要甩掉什么似的。在一秒间，她有一次用整个身体向我靠了过来，就像飞船在着陆前瞬间弹跳着触碰地面一样。

“好了，把我的丝袜递给我！快！”

丝袜被扔在我的桌子上，落在我摊开的笔记的书页（第193页）上。我在慌乱中碰落了手稿，纸页散了一地，我怎么也不能把它们按顺序归好。更重要的是，即使我把它们归好了，那也不是它们真正的顺序，无论怎样都会有那些磕磕绊绊的地方和未知数。

“我不能这样做，”我说道，“尽管你就在这儿，就在我旁边，但仍然像隔着一堵古老的不透明的墙。我能透过墙听到耳语和声音，却一个字也听不清，不知道墙那边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这样做。你从来都不把话说清楚，你一次都没有告诉我，我在古楼时到底去了什么地

方，那都是些什么走廊，为什么会有那个医生？还是说，这一切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I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慢慢地看进我眼睛深处：

“你想知道一切吗？”

“是的，我想知道。我也应该知道。”

“你不害怕跟着我去任何地方吗？无论我带你去哪儿，你都会跟到底吗？”

“是的，任何地方！”

“那好，我向你保证：等节日结束，只要……哦，对了，差点忘了问，你们的‘一统号’怎么样了？快造好了吗？”

“等等，什么叫作‘只要’？你又不把话说完？‘只要’什么？”

她已经走到了门口，说道：

“你自己会看到的……”

我又是一个人了。她只留下了淡淡的气味，那气味就像是从巨墙外飘来的香甜、干燥的黄色花粉。再有就是我头脑里那些问号的弯钩，就像古代人用来钓鱼的吊钩一样（保存在史前博物馆里）。

可是为什么她突然提到了“一统号”呢？

笔记二十四

摘要：函数的极限。复活节。全部划掉。

我就像是一台以过大转数运行的机器，轴承已经发烫，再过一分钟就会熔出铁水，一切都将化为灰烬。得赶紧浇点冷水，加点逻辑才行。我浇了几桶，逻辑一浇在烧灼的轴承上就化成了无法捉摸的白色蒸汽，散入空中了。

是啊，很显然：要想确定函数的真实值，就必须要设定它的极限。而且很显然，昨天荒谬的“在宇宙中融化”被设定为极限，那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才代表我已经完全融入全宇宙了。自此，如果我们以Л表示爱情，以C代表死亡，那么Л=f(C），也就是说爱情和死亡……

是的，就是这样。因此，我害怕I，我害怕面对她，我不想见她。但是为什么在我心中，“我不想”和“我很想”这两种念头紧紧相依存在?可怕的是，我竟然十分想再一次体验昨天那种狂喜的死亡。可怕的是，即使是现在，当逻辑函数的积分已经求出，而且可以明确地看到它包含着死亡时，我的嘴唇、双手、胸膛和我身体的每一毫米都还是想要感受她……

明天就是一致节了。她一定会在那儿，我会见到她，但是只能远远地看着。只是远远地看着她会使我痛苦，但我必须这样做，我被一种强烈的愿望牵引着，只是为了跟她在一起，为了让她的双手，她的肩膀，她的秀发……但是，哪怕是这份痛苦，我也想要——就让我痛苦吧。

伟大的施恩主啊！想要痛苦——这是多么荒谬啊。谁不知道，痛苦是负数，痛苦的叠加只会减少那种我们称之为“幸福”的总和。因此……

然而没有什么“因此”。简单。明了。

傍晚

透过房子的玻璃墙壁可以看到躁动不安的粉红色晚霞。我把圈椅转了过来，不让这团粉红色搅扰我的视线。翻动着笔记，我发现，我又忘记了，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写作，而是为了你们，为了我不认识却又热爱并同情的你们，为了比我们落后了数个世纪还在蹒跚学步的你们。

现在，我要讲讲一致节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热爱这个节日。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这个节日的意义就像古人的“复活节”一样。我记得，我曾经在节日前夜给自己制定了一张精确到小时的小挂历，我兴致高昂地划掉每一个小时。距离节日每近一个小时，就意味着需要少等待一个小时……如果我确信谁都不会看见的话，说实话，我现在也会随身带着这样一个小挂历，随时看着它，看看离明天还有多长时间，我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哪怕是远远地看到……

（我被打断了。有人送来了刚在作坊里缝制好的新制服。按照惯例，为了明天的节日，我们所有人都会得到新的制服。走廊里脚步声、欢呼声和嘈杂声交织在一起。）

我继续讲。明天我将看到年复一年不断重复却每次都有新意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伟大的一致杯——千万只虔诚的、一起高举的手臂。明天就是一年一度选举施恩主的日子。我们明天将再次向施恩主转交我们坚不可摧的幸福堡垒的钥匙。

当然，这并不像古人那种无序的、没有组织的选举，说起来都很可笑，那时投票的结果竟然都不是事先知晓的。在完全无法预估的偶然性上盲目建立的国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愚蠢？事实证明，人们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无需赘言，在我们这里和其他方方面面绝对没有偶然性的立足之地，不可能有任何的意外。选举本身具有的更多是象征意义，提醒人们，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由百万个细胞构成的有机体，用古人《福音书》上的话来讲，我们就是一个统一的教会。因为大一统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声音敢在这样隆重的节日里破坏这场雄壮的大合唱。

据说，古代人进行选举的时候都是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的。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确认，他们总是精心乔装之后才出席投票仪式（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种荒诞恐怖的情景：深夜、广场、穿墙而过的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还有被风吹得忽明忽灭的火把的红色火焰……）。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故弄玄虚？最有可能的是，当时的选举是和某种神秘、迷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的仪式有关。然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和感到羞愧的，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诚实地进行选举。我看得到，所有人是怎样投票给施恩主的；所有人也能看见，我是怎么投票给施恩主的——难道还能有别的可能吗？既然“所有人”和“我”——是统一的“我们”。这比古人那种偷偷摸摸小心翼翼的“秘密”要庄重、真诚、高级得多。而且这种方式也更稳当。试想一下，如果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形，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常规的大合唱里，隐藏在我们队列中的护卫立即就会找出这些迷路的号码，并在他们误入歧途之前把他们拯救出来，也让大一统国免受其害。最后，还有一件事……

墙的左侧，在立柜的镜子门前，一个女人正着急地解开制服。一瞬间，仿佛能模糊地看见她的双眼、嘴唇和坚挺的粉红色乳头。然后

帘子落了下来，瞬间我心中产生了昨天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后还有一件事”，也不愿去想这件事，不愿意！我唯一想要的就是I.我希望，她每分每秒、永远都和我在一起——只和我在一起。我现在写下的这些关于一致节的文字，都是无用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恨不得把所有文字都划掉、撕烂，然后扔掉。因为我知道（就算这听起来不合规矩，但这就是这样），只有跟她在一起时，只有当她在我身边和我并肩而坐时，那才是节日。如果没有她的话，那明天的太阳也就只是一个圆铁片，天空也不过是一张漆成蓝色的铁板，连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抓起了电话听筒：

"I，是您吗？”

“是的，是我。您可真晚啊！”

“也许还不晚。我想请您……我希望您明天能和我在一起。亲爱的……”

“亲爱的”——我说得非常小声。不知道为什么，我眼前突然闪过今天在飞船建造场发生的一幕：有人开玩笑，把手表放到了一百吨重的大锤下面，一百吨重的大锤夹着扑面而来的风，缓慢无声地砸向脆弱的手表。

谈话停顿了。我仿佛听到那边，在I的房间里，有什么人在轻声说话的声音。然后是她的声音：

“不，我不行。您要明白：我情愿自己一个人……不，我不行。为什么？您明天就知道了。”

夜晚。

笔记二十五

摘要：从天而降。世上最大的灾难。已知的东西结束了。

在仪式开始前，所有人都起立，国歌庄严而又缓慢的音浪飘荡在人们头上——那是音乐工厂的数百根乐管和数百万个人声组成的旋律。我瞬间忘却了一切，我忘却了I说过的关于今天节日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话，我甚至仿佛已经忘记了她本身。我现在又变成了那个曾经在这个节日因为制服上一处毫不显眼的圆形污渍而哭泣的小男孩。就算周围没有人能够看到，但我周身已然沾满了怎样都无法洗掉的黑色污点，我知道，在这群问心无愧的面孔之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唉，真想现在就站起来，一口气大声地喊出关于我的一切！哪怕之后马上就死掉也好啊！然而，一秒之间，我感到自己是纯洁的、没有邪念的，就像蓝天一般童真。

所有的眼神都向上抬去。在夜露还未散去的清晨天空的一片蔚蓝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点，时而暗淡，时而发射出光线。是他——新耶和华，乘着飞船从天际降临到我们身边。他就像古代人的耶和华一样富有智慧，一样慈爱而又严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数百万颗心也迎着他升得越来越高。他已经看到我们了。我在想象中和他一起俯视着下方：看台上的蓝色细点组成了同心圆的形状，就像蜘蛛网的圆圈，上面撒满了微型的小太阳（号码牌的闪光）；而在蜘蛛网正中央，现在坐着英明而富有智慧的蜘蛛——施恩主身着一袭白衣，英明地用恩惠的大网把我们手脚相连。

施恩主降临凡间的伟大仪式就这样结束了，演奏国歌的铜管不再发声，所有人都坐了下来——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很明显，所有人都是极细的蜘蛛网，被绷紧，颤抖着，马上就要绷断了，马上就要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了……

我微微立起身子，扫视了一周。我的目光碰到了一双双正不断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的带着关爱却又焦虑的眼睛。这时有一个人举起了手，不出声响地动着手指向另外一个人打着信号。另一个人用手指回复了。之后……我明白了：他们是护卫。我明白了：他们因为什么事而感到紧张，紧绷的蜘蛛网在不断震颤着。而在我心中，就像是调到相同波长的收音机接收器一样，产生了回应的震动。

台上一位诗人正在朗读选举前的颂诗，而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我只听见六音步扬抑抑格的钟摆在有节奏地摆动，它每摆动一次，一个既定的时刻就更靠近了一点。我还在焦急地扫过队列中的一张张脸，就像翻阅书页一样，但是我还是没看见那张我在寻找的面庞。我得尽快找到它，因为钟摆再摆动一次，就会……

是他，一定是他。在下面，闪亮的玻璃地板上，粉红色的招风耳快速地从台边穿过，奔跑着的身影就像黑色的有双曲折线弯钩的字母S——他冲着看台之间迷宫一样的地方冲了过去。

S和I存在某种联系（对我而言，他们之间一直有一条什么线；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线，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弄清楚的）。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他像个线团一样越滚越远，在身后留下丝线。他停了下来……

就像电光四射的高压放电，我被击中了，缩成了一个结扣。在我们的队伍中，偏离我只有40度角的地方，S停了下来，弯下了身子。我看到了I，她身旁是那个长着令人厌恶的黑人似的厚嘴唇、冷笑着的R-13.

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冲过去，对着她喊：“为什么你今天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你不想让我陪你？”但是无形的、恩惠的蜘蛛网紧紧地束缚着我的双手双脚。我咬紧牙关，一动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俩。我心里感到尖锐的生理上的痛苦。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如果非生理性的原因能够导致生理性疼痛的话，那么很明显……”

很遗憾，我没能得出结论。我只能回忆起，有个关于“灵魂”的念头一闪而过，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古代的荒诞的成语——“失魂落魄”。我僵住了，六音步颂诗结束了。现在就要开始了……什么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是约定俗成的五分钟选前休息。通常这时是约定俗成的选前静默。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种一如既往的祈祷般虔诚的静默了，而是和古代暴风雨前的寂静一样。当时他们还没见过我们的蓄电塔，未被治理的天空仍会时不时刮起“暴风雨”。

空气像是透明的生铁块铸成的一样，让人张大了嘴，迫切地想要呼吸。我紧张得生疼的耳朵记录着声音，身后什么地方传来了老鼠啮咬般令人不安的轻响。我没有抬起的双眼一直看着那两人——I和R——他们坐在一起，肩靠着肩。而膝盖上我那因嫉恨而颤抖着的毛茸茸的双手，仿佛已经不再属于我。

所有人手中都握着带有表盘的号码牌。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台上传来钢铁似的缓慢的声音：

“请赞成的人举手。”

如果我还能像以前一样看向他的双眼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忠诚地直直地看着他，并且说：“我整个人都在这里了。整个人。带我走吧！”但是现在我不敢了。我吃力地举起了双手，仿佛所有的关节都生锈了一样。

数百万之手倏地举了起来。有人隐约“唉”了一声！我感觉，有什么事已经开始了，来势迅猛，但是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没有力量，我不敢去看……

“有谁反对？”

这一直都是节日上最为庄重的时刻。大家都一动不动地端坐着，在身为号码之首的施恩主前欣喜地俯首致敬。但这时我又惊恐地听到了“刷”的一声。这声音很轻，就像喘息一样，但它却比之前演奏国歌的铜管声音更让人听得真切。将死之人才会这样气若游丝地喘息最后一口气。周围人的脸瞬间变得煞白，所有人的前额都冒出了冷汗。

我抬起双眼，我……

也就是百分之一秒的工夫，一眨眼，我看见几千只手臂举起，表示“反对”，然后又放下来。我看见了I苍白的划着“X”的脸和她举起的手臂。我眼前一黑。

又是一眨眼，一切都静止了。四下无声，只能听见脉搏的跳动声。之后，就像是跟随某个发疯的指挥的指示，整个看台上瞬时响起了噼啪声、喊叫声；制服在狂奔中卷起一阵旋风；护卫慌张的身影在胡乱奔跑；谁的鞋底在我眼前划过，鞋底旁边是竭力张大发出嘶喊的嘴，我却听不到声音。那千百张无声地喊叫着的嘴，就像恐怖电影中的镜头。不知为什么，这一幕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像电影里一样，在下面远远的地方，O惨白的嘴唇突然出现在我视线中。她被人挤到了通道的墙边，她站着，双手交叉护着自己的肚子。然后她就不见了，她被人潮冲走了，要不就是我顾不上她了，因为……

接下来已经不是电影情节了，而是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在我悬着的心中，在我突突直跳的太阳穴上。在我头顶左上方，R-13突然窜到了长椅上——他喷着唾沫，脸色通红，像疯了一样。他手上抱着面色

苍白的I，她的制服从肩膀到胸口的地方都被撕开了，白色的衣服上沾满鲜血。她紧紧地环着他的脖子，他迈着大步从一张长椅跳到另一张长椅，面容可憎却又动作灵活，像只大猩猩一样，把她抱到高处去了。

就像古人的火灾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炽红色，我只有一个念头：跳过去，追上他们。我现在无法跟自己解释，我是从哪里来的这股力量，但是我就像攻城锤一样，冲开人群，一路踩着什么人的肩膀和长椅冲了过去。我离他们已经很近了，我揪住了R的衣领：

“放手！放手！马上放手！”我说（幸好，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所有人都自顾自地叫喊着，所有人都在奔跑）。

“是谁？怎么回事？怎么了？”他转过身来，喷溅着唾沫星子，双唇不断颤抖。他可能以为抓住他的是一个护卫。

“怎么了？我不准你这样，我不允许！放下她，快点！”

但他只是愤怒地咂了一下嘴，摇了摇头，又跑开了。而我当场——当我记录下这件事时，我甚至感到异常羞愧，但是我认为我应该记录下所有的一切，好让你们——我素未谋面的读者们——能够彻底了解我的病史——而我当场扇了他的头一下。你们想想，我打了他！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我打了他之后，一种解脱、轻松的感觉在我全身蔓延开来。

I迅速地从他手上钻了下来。

“您快走吧，”她冲着R叫道，“您也看到了，他……您快走吧，R，快走吧！”

R龇着黑人一样的白牙，冲着我的脸蹦出了一句什么话，就钻进下面的人群，不见了。我双手抱起I，紧紧地搂着她，把她抱走了。

我的心在狂跳，每跳动一下都激起一阵汹涌、热烈、欢乐的波浪。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无所谓！我只想这样抱着她，抱着，抱着……

夜晚，22点。

我费力地握着笔，在经历了今天早晨一系列让人晕头转向的事件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难道庇佑大一统国数个世纪的墙壁已经坍塌了吗？难道我们再次失去了容身之所，回到了蛮荒的自由状态——就像我们的远古先祖一样吗？难道施恩主已经不复存在了吗？反对……在一致节，投反对票？我为他们感到羞耻、痛心和后怕。但是说到底，“他们”又是谁呢？我本人又是谁，是“他们”还是“我们”？难道我知道答案吗？

她现在坐在看台最高处被阳光晒得发烫的长椅上，是我把她抱到那儿去的。她右肩和右肩以下部位——奇妙的无法计算的曲面的开端——整个都裸露着，一条极细的血流像红色小蛇一样在上面爬行。她似乎没感觉到自己正在流血，没感觉到胸口正袒露着……不，还不尽然，她感觉到了这一切——但这正是她此刻需要的。哪怕她的制服还扣得好好的，她也会撕开它，她……

“明天……”她透过紧咬着的光亮的尖牙贪婪地呼吸着。“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明白的。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这是未知的。你明白，一切的已知已经结束了吗？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新的、无法想象的、前所未有的。”

人群在下面奔跑着、叫喊着。但那离我们很远，而且离得越来越远了，因为她正看着我，她慢慢地透过瞳孔那狭小的金色小窗让我越陷越深。我们就这样沉默着对视良久。不知为什么，我想起，有一次我也曾像这样透过绿色巨墙看向什么人的不可捉摸的黄色瞳孔，而在巨墙的上方有飞鸟在盘旋（或者这是另一次）。

“你听我说，如果明天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的话，我会带你到那儿去，知道了吗？”

不，我不知道。但是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融化了，我变成了无穷小，我变成了一个点……

说到底，这种点的状态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今天的逻辑）：点中包含了最多的未知性，只要它移动一下或者轻轻颤动一下，它就能组成数千条不同的曲线和几百种几何体。

我恐惧颤动，如果颤动的话，我会变成什么东西？而且我觉得，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恐惧着，恐惧着哪怕是最微小的移动。现在，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所有人都坐着，躲在自己的玻璃笼子里，等待着。走廊里听不到平时这个时间本该有的电梯嗡嗡作响的声音，也听不到笑声、脚步声。偶尔可以看到，两个号码瞻前顾后地踮着脚从走廊里走过，不断耳语着……

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我将变成什么？

笔记二十六

摘要：世界存在。斑疹。41摄氏度。

清晨。屋顶外的天空像往常一样结实、圆润，像泛着红光的脸庞。我在想，如果我看到头顶是一轮非同寻常的四方的太阳，看到穿着彩色兽皮衣服的人和不透明的石墙的话，我可能还没有这么惊讶。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还存在吗？或者说这只是惯性使然，而发动机早已关闭，只有齿轮还在轰鸣转动——两圈，三圈——转到第四圈就会戛然而止……

你们体会过这种奇怪的状态吗？你们在半夜醒来，在一片漆黑中睁开双眼，突然感觉自己迷路了，然后赶紧四下摸索，想找到什么熟悉的坚固的东西，墙、灯或者椅子。我正是这样在大一统国报纸上摸索着、寻找着——快点，再快点——找到了：

> “万众翘首以盼的一致节庆典于昨日举办。多次证明自己无可撼动的英明的施恩主第48次由全民一致选举当选。由与幸福作对的敌人策动的骚乱搅扰了庆典，当然，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也自动丧失了作为构建昨天刚更新的大一统国根基的一分子的权利。众所周知，如果将他们的票数计算在内的话，那是非常荒唐的——就像是在伟大雄壮的交响乐中掺杂进偶然混入音乐厅的病人的咳嗽声一样……”

哦，英明的施恩主啊！难道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最终我们还是得到救赎了吗？对这如水晶般再透彻不过的三段论逻辑，难道还有什么能够反驳吗？

接下来还有两行话：

> “今日12时将举办行政局、医疗局和保卫局联合会议。近期将颁行一项重要国家法令。”

护墙没有坍塌，仍然还伫立着——它们就在那儿——我能触碰到它们。我已经没有那种像是迷路一样不知身在何方的怪异的迷失感了。我也丝毫不感到惊讶，我能看到蔚蓝的天空和浑圆的太阳。所有人——都像平常一样——出门去工作。

我走在大道上，脚步特别坚定响亮——我感觉，所有人都是这样行走着。我走到了十字路口，在拐角的地方，我看到所有人都怪异地绕过了一栋建筑的墙角，好像墙体里有根管子破裂了，喷溅着冷水，让人行道无法通行一样。

再往前走了五步到十步，凉水浇到我身上了，我脚下一晃，跌下了人行道……在墙上大约两米高的地方贴着一张四四方方的纸，上面写着几个不明所以的毒药般发绿的字：

“靡非[1]。”

这张纸下面站着一个人，他的背弯曲着，一对招风耳因为愤怒或是激动显眼地扇动着。他伸长了右手，左手无助地垂在身后，就像被折断的受伤的翅膀，他跳着去够那张纸——想撕掉它——但是他做不到，始终就差那么一点。

也许，每个路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撕这张纸，那么周围的这群人里会不会有人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才想要……”

我承认，其实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想起他曾经那么多次充当了我的守护天使，那么多次救了我，于是我勇敢地走上前，伸出手，撕掉了那张纸。

S转过身来，钻头般的眼神飞快地看向我，看进我心底，而且从那里看出了什么。然后他挑起左边的眉毛，朝之前贴着“靡非”的墙示意了一下。他的微笑在我眼前一闪而过——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微笑竟然似乎十分愉快。这倒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医生总是宁愿看到病人

出现斑疹和41摄氏度的高烧，也不愿看到病人在潜伏期里令人煎熬的缓缓升高的体温。因为这样至少容易弄明白，病人得了什么病。今天四处挂在墙上的“叛国者”就像是斑疹。我理解了他的微笑……（应当承认，直到很多天后我才弄清楚了这微笑的准确含义，那些日子充满了最为奇怪的和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走进地铁通道，发现在我脚下，就在一尘不染的玻璃台阶上，又出现了一张写着“靡非”的纸。在墙角、在椅子上、在车厢里的镜子上（显然，都是匆忙间贴上去的——贴得歪七扭八）——到处都是那个白色的、让人触目惊心的斑疹。

在一片寂静中，车轮清晰的响声就像发炎的血液发出的声音。有人的肩膀被碰了一下——他一个激灵，把一卷纸散落在地上。我左边的人是另外一种样子：他不停地反复读着同一行字，手中的报纸不易察觉地微微颤动着。我感觉，周围所有地方的脉搏——车轮里的、双手里的、报纸里的、眼睫毛里的——都在越跳越快。也许，今天当我和I到那儿去时，体温计上的黑色小点会显示出39摄氏度、40摄氏度甚至是41摄氏度的高温……

在飞船建造场也同样是一片寂静，远远传来看不见的推进器嗡嗡作响的声音。一排机床默不作声，愁眉苦脸地站立着。只有吊车像是踮着脚似的，悄悄滑动着，不时弯下身子，用抓斗抓起淡蓝色的冷冻空气块，把它们放进“一统号”的装载槽里。我们马上就要进行飞船的试飞了。

“怎么样，一周能完成装载吗？”

我问第二设计师。他的脸像是绘上了甜美的淡蓝色和柔和的粉红色小花（那是眼睛和嘴唇）的彩瓷，但是今天这些花朵却像是被水浸泡过，褪色了一样。我们正出声数着数目，但是我突然在中途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在高处穹顶下面被吊车吊起的蓝色空气块

上——也有一个不显眼的白色方块——也被贴上了一张纸。我浑身颤抖，也许是因为笑的原因。是的，我自己都听见了我大笑的声音。（你们知道听到自己的笑声时的那种感觉吗？）

“不，您听我说……”我说道，“试想，您坐在一架古代的飞机上，在5000米的高空中，突然机翼折损了，您头朝下地向下坠落，而您在半空中还在盘算着：‘明天十二点到两点……两点到六点……六点吃晚餐……’难道不可笑吗？要知道我们现在就正是如此！”

淡蓝色的小花摇晃着，瞪着眼睛向外张望。假如我是玻璃做的，没有看到三四个小时之后将要发生的事的话，又会怎样呢……

【注释】

[1] 《浮士德》中的魔鬼靡非斯特的简称。

笔记二十七

摘要：任何摘要都不应该有。

在我之前去过的不见尽头的长廊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天空似混凝土般暗哑。不知在什么地方，有水滴落在岩石上。眼前是那扇熟悉的、沉重的、不透明的大门——从门里传出低沉的嘈杂人声。

她说过，她会准时在16点出来找我。但现在已经16点过5分了，10分、15分过去了，仍然不见人影。

一瞬间，我又变成了以前的我，那个害怕这扇大门开启的我。再等最后5分钟，如果她还不出来——

不知哪里传来水滴在石头上的声音。什么人也没有。我喜忧参半地感觉到自己得救了。我慢慢地沿着长廊往回走去。廊顶上一串颤动的小灯泡变得越来越昏暗……

突然在我身后，门急促地响了一声，接着是一串飞快的脚步声，声音从拱顶和墙壁上轻盈地弹落回来。她飞似的向我跑来，有些气喘吁吁的，张着嘴喘着气。

“我知道，你会来这里的，你一定会来的！我知道的，你——你……”

长矛似的睫毛展开来，放我进去——然后，当她的双唇触碰到我的双唇时，我该如何描述这项古老荒谬却又美妙的仪式给我带来的感

受呢？要用什么公式才能表达出这场席卷了我灵魂中的一切却唯独留下她的旋风？是，是，就是在灵魂中——你们要是想笑就尽管笑吧。

她费力地缓缓抬起眼皮——然后艰难、缓慢地说道：

“别，已经够了……以后再说吧。我们现在先走吧。”

门开了，露出了磨损的老旧台阶。刺耳的嘈杂声和刺眼的光线迎面而来，令人难以忍受……

从那时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昼夜，我的内心也已经稍许清净了——但是要让我给出哪怕是近似准确的描述，仍然让我感到万分艰难。在我的头脑里像是有人引爆了一枚炸弹，张大的嘴、翅膀、尖叫、树叶、话语、石块——都紧紧交织着一股脑地朝我涌来……

我记得，我最先想到的是：“快点拼命往回跑。”因为我十分清楚，当我还在那儿，在长廊里等着的时候——他们就会炸掉或者毁坏绿色巨墙——外面的一切都将从那里向我们这座早已清除了最低级存在的城市凶猛袭来。

我应该是对I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她笑了起来：“怎么会！我们只是走到绿色巨墙外边来了……”

于是我睁开了眼睛——在我眼前与我面对面的是一幅真真切切的景象，一幅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没有见过的景象，它与被巨墙浑浊的玻璃缩小千倍、弱化模糊的景象截然不同。

阳光……这不是我们那种均匀地洒在镜子般的路面上的阳光，而像是鲜活的玻璃碎片，像是不断跳跃的斑点，让人头晕目眩。还有这里的树，有的像蜡烛一样直指天际；有的像张着弯曲的腿趴在地上的蜘蛛；有的像无声的绿色喷泉……所有的这一切匍匐着、晃动着，簌簌作响。从我脚边滚过一个毛球一样的东西，我像被定在原地一样，一步也动弹不得。因为我脚下并不是平面——你们明白吗，不是平

面，而是一种松软得让人恶心的、有生命的、绿色的、有弹性的东西。

我被这一切惊呆了，我喘不过气来——这或许是最恰当的词汇了。我站立着，用双手抓住一根摇晃的树杈。

“没事的，没事的！这只是个开始，都会过去的。勇敢点！”

在I旁边，和她一起站在绿色的跳动得令人头晕的绿网上的，是一个用纸剪出的极薄的人影……不，这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身影，我认识他。我记得的，这是医生。没错，没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记得，他们两个人架着我的胳膊，笑着拖着我往前走。我脚下磕磕绊绊，一路滑着往前。那里满是嚎叫声、苔藓、草丘、啾鸣声、枝桠、树干、翅膀、叶片和尖啸声……

再往前走，树木散开，露出了一片明朗的空地，在空地上聚满了人群……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措辞，也许更准确地说——那里聚集着一群“生物”。

接下来是最难形容的部分，因为这一切已经超出了可能的界限之外。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I总是固执地闭口不谈这些事情。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是不会相信的——哪怕这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可能明天我连自己都不会相信了，也不会相信我写下的这份笔记。

在空地上有一块光秃秃的形如头盖骨的石头，一群大约三四百……人（姑且把他们称作“人”吧，我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词语）正熙熙攘攘地围着这块石头喧闹。就像在看台上一样，在一大堆面孔中，人总是在第一眼先看到自己熟识的脸，同样的，我在这里最先看到的就只有我们灰蓝色的制服。一秒过后，我在一堆制服中十分清楚地分辨出一些乌黑色的、红褐色的、金黄色的、深棕色的、灰白相间的、银色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人。他们全都没有穿衣服，全身都覆着一圈短短的发亮的绒毛——就像能在史前博物馆里的马匹标本身

上看到的绒毛一样。但是雌性有着和我们的女人一模一样的脸——是的，是的，一模一样：柔粉色的没有长毛的脸。而且她们的胸部也不生毛发——丰满、坚挺，有着完美的几何形状。而雄性的脸只有一部分没有毛，和我们的祖先一样。

这一切是如此让人难以置信，如此地出乎意料，我只能平静地站着，我确信：我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就像天平一样，如果你往一个托盘里放的砝码过重，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想放多重的东西都可以了，因为反正指针也不会摆动了……

突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I不在我身边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我的周遭只剩下这群长毛的人，他们浑身的毛发在阳光下反射出绸缎般的光泽。我抓住了某个人炽热、结实、黝黑的肩膀，问道：

“看在施恩主的分上，请您告诉我，您有没有看见她去哪儿了？就在刚才，一转眼的工夫……”

他对着我，动了动浓密而又整齐的眉毛：

“嘘！小声点。”他朝中间那块黄色像头盖骨一样的石头的方向挑了挑浓密眉毛。

在那里，在头顶上方，在所有人的头顶上——我看到她了。阳光朝这边直射进我的双眼，因此她的身影——在天空的蓝色画布上——形成了一个蓝色背景上的异常清晰、像煤炭一样漆黑的、棱角分明的轮廓。在稍高的地方飘着几朵云，那云也不像云，倒像是岩石似的。而她就端坐在岩石上，在她身后，攒动的人群和空地在无声地像航船一样滑动着，而大地也在脚下轻盈地流淌……

“弟兄们……”是她的声音。“弟兄们！你们都知道，在巨墙那边的城市里正在建造‘一统号’。你们也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摧毁这堵巨墙的时候了，我们要摧毁所有的围墙，让绿色的风吹遍整个大地。但

是‘一统号’将要把这些围墙带到其他上千个星球去，而这些星球今天晚上将透过黑夜里树叶间隙的灯火与我们相谈……”

人群组成的波涛、浪花和狂风击打着岩石：

“打倒‘一统号’！打倒！”

“不，弟兄们，不要打倒。但是‘一统号’应该为我们所用。当‘一统号’第一次驶向云霄的那天，坐在船舱里的将会是我们。因为‘一统号’的设计师就和我们在一起。他逃离了那些围墙，他和我一起来到了这里，成为我们的一分子。设计师万岁！”

一瞬间，我升到了高处，在我身下是攒动的人头、无数大张着喊叫的嘴巴和高举又放下的手臂。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怪异却又让人陶醉的感受。我感觉自己在所有人之上，我就是我，一个独立的存在，一个世界。我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一个单位。

接着，我带着仿佛欢爱过后的疲惫得像被揉碾过的身体，又下降到了那块石头旁边。阳光明媚，人声鼎沸，上方是I的微笑。一个金发的女人，穿着一身缎金色的衣裙，散发着青草的芳香。她手持着一只杯子，看起来是木头做的。她用鲜红的嘴唇抿了一口，把杯子递给了我。我闭上眼睛，大口地灌着甜美的、辛辣而又清冽的琼浆玉液，想要浇熄心中的火焰。

然后，我周身的血液和整个世界的转动都加快了一千倍，大地像羽毛一样轻盈地飘浮。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轻松、简单、明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石头上也是那熟悉的巨大的字：“靡非”。不知为什么，这一切特别有必要，这是一根简单而结实的丝线，紧紧地把一切捆缚在一起。我好像在这块石头上还看到了一副粗略的形象：一个长着翅膀的青年，有着透明的身体，在应该是心脏的地方，是一簇炫目、炽红的炭火。又一次，我理解了这个炭火……或许并不是理

解，而是感受到它，就像我不用听就能感受到她的每句话一样（她在上面说话，声音从石头上传下来）。我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同步呼吸——而且所有人都要往某个地方飞去，就像那时巨墙上方的飞鸟一样……

从后面密不透气的人群中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但是这太荒谬了！”

我恍惚间觉得是我，对，就是我说出了这句话——我跳到了石头上，从那里我看到了太阳、脑袋和蓝色背景上的绿色锯齿，我喊道：

“对，对，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必须疯狂，所有人都一定要发疯——要尽快！这是必须的，我知道的。”

我身旁是I，她微笑着，两条黑线从嘴角两侧向上扬起，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已经刺进了我的心中，这一切转瞬即逝，淡淡的，让人些微感到疼痛，却又妙不可言……

接下来，就只是一些遗留的零星碎片。

一只鸟慢慢从低空掠过。我看到，它是鲜活的，就像我一样。它像人一样左顾右盼，两只黑色的圆溜溜的眼睛直钻进我的心里……

我又看到了一个人的脊背，长着散发光泽的古老象牙颜色毛发。一只长着透明小翅膀的黑色昆虫在那背上爬行——脊背抖了抖，想赶走那只虫子，又抖了一下……

我还看到树叶形成了一片斑驳交错的阴影。有人躺在阴影里，嘴里嚼着一些像是传说中的古人的食物一样的东西。长长的黄色果实和一块黑黑的东西。一个女人把这些东西塞到我手里，我觉得很可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咽下去。

人群的脑袋、脚、手臂和嘴再一次占据了我的视线。一张张脸飞快地从眼前掠过，然后又消失，就像转瞬即逝的泡沫一样。一秒间，或者只是我这样觉得，我看到了透明的忽闪的招风耳。

我使劲捏了一下I的手。她看向我：

“你怎么了？”

“他在这儿……我好像……”

“他是谁？”

“……就在刚才——在人群里……”

炭黑的细眉挑到了太阳穴，形成一个锐角三角形，她笑着。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笑——她怎么能笑?

“你不明白，I，你不明白，如果他或者他们中的什么人在这儿的话，这将意味着什么？”

“你真可笑！难道巨墙那边的人会想到我们在这儿？你想想，就拿你来说，难道你曾经认为这一切是可能的吗？他们在那边抓捕我们，那就让他们抓好了！你在胡说八道。”

她轻松愉快地微笑着，我也笑了，大地也沉醉了，变得愉悦轻快——飘浮了起来……

笔记二十八

摘要：她们俩。熵[1]和能。身体不透明的部分。

对了，如果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祖先的世界类似的话，那么你们想象一下，有一次你在海洋中撞上了世界的第六、第七大洲——比如亚特兰蒂斯[2]，那里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迷宫城市，人不需要翅膀就能在空中飞行，飞船、石块都能直接靠目光的力量升起——一句话，就是哪怕你们得了癔症也绝不可能想象到的景象。我昨天就体验了这样的事。因为——你们要知道——自从两百年大战之后，我们之中从未有人去过巨墙外面——就像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

素未谋面的朋友们，我知道我有义务向你们更详细地讲讲昨天在我面前展开的这个怪诞且出乎意料的世界。但我暂时还无法回到这个话题。新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状况像暴雨一样倾盆而来，我顾不上把所有的一切都收集起来。我撩起衣服，捧起手去接——可还是大桶大桶地流失了，这几页纸上写下的只不过是那场大雨的几滴水而已。

起初我听到我房间门外有人在高声喧哗——我认出了她的声音，I那像金属一样坚定的声音。除了她，还有另外一个几乎像木尺一样僵硬的声音，那是Ю的声音。之后，门哐的一声打开了，把她们两个弹进了我的房间里。就是这样，弹进来了。

I一只手搭在我圈椅的靠背上，她扭头看向右边，露着一口白牙，冲另一个女人挤出一丝冷笑。我情愿不要站在这个笑容下面。

“您听着，"I对我说道，“貌似这个女人是铁了心要把您当成小孩子一样保护起来，不让您跟我在一起。这经过您的允许了吗？”

同时另一个女人气得两腮都开始发抖：

“他就是个孩子。是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不知道，您跟他在一起干这一切，只是为了……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是的！这是我的责任……”

刹那间我在镜子里看到我的两道眉毛乱了形状，不断跳动。我蹿了起来，按捺住内心另一个攥紧了毛茸茸的拳头的我，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每一个字，冲着她，冲着她的腮帮子喊道：

“马——马上——给我滚出去！马上！”

她的腮帮子涨成了红褐色，然后又瘪了，变成了灰色。她张大了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也没说出口，闭上嘴出去了。

我扑向I:“我不会原谅自己的，我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她竟然敢这样对你！但是你千万别认为，我想……让她……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想要登记我，而我……”

“幸亏她没来得及登记。哪怕就是有一千个她这样的人，我也无所谓。我知道，你不会相信那一千个人，而只会相信我一个。因为在昨天的事之后，我已经在你面前毫无保留了，就像你一直希望的那样。我现在就掌握在你手中，你随时可以……”

“随时怎么样？”我立刻明白了，充血的耳朵和脸颊瞬间通红，我叫道：“别说这个，什么时候都别跟我说这个！你知道的，那是以前的那个我，而现在……”

“谁了解你呢……人就像小说一样，不读到最后一页，你怎么都猜不到结局。否则也就不值得读了……”

I抚摸着我的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能从她的声音判断出，她现在正看向某个十分遥远的地方，眼神怔怔地盯着一片云，那片云悄无声息地向某个地方飘去……

突然她用手推开了我，温柔却又坚决：“听着，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也许，这已经是我们最后几天……你知道的，从今晚开始所有的课业都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我经过的时候看到，课室大楼里在准备些什么，里面摆了一些什么桌子，还有穿白大褂的医务员。”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现在暂时谁都不知道。但是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我只是感觉到，电流已经被接通了，火花闪烁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但是，他们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我早已经搞不清楚了。究竟谁是他们，谁又是我们。我不明白，我希望事情怎么发展：我是希望他们来得及？或者是来不及？我只清楚一件事：I现在就走在悬崖边缘，只要再有一丁点……

“但是这太疯狂了，”我说，“你们要对抗大一统国。这跟用手去堵枪口，还以为自己能阻止手枪射击有什么两样？这真是太荒谬了！”

她笑了：“‘所有人都得发疯——都得尽快发疯。’昨天有人说了这句话，你记得吗？在那儿……”

当然，我把这一切都记下来了。因此，确实是有这么回事。我无言地看着她的脸，现在她脸上那个黑色的X形异常显眼。

"I，亲爱的，趁现在还不晚……如果你想的话，我会放弃一切，忘掉一切，跟你一起到那儿去，到巨墙外边去，去找那些人……我不

知道，他们是谁。”

她摇了摇头。透过双眼的黑色窗户，我看到她内心深处，有一个火炉在熊熊燃烧，火星四溅，一条火舌向上蹿着，满含树脂的干柴堆成了小山。我很清楚，已经晚了，我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她站起身，准备要走了。也许，这已经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也许，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几分钟……我抓住了她的手。

“不！哪怕再待一小会儿，就算是为了……为了……”

她缓缓地把我的手——那只我厌恶的多毛的手举到光线中。我想抽回手，可她紧紧地抓着它。

“你的手……你根本不知道——其实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女人往往会爱上那些人。在你的身体中，也许也有那么几滴阳光的、森林的血液。也许正是因此，我才对你——”

她停了下来——倒也奇怪，停顿、空白和无物却让心脏越跳越快了。我忍不住喊出声：

“哼！你别想走！在你没跟我把他们的事情说清楚之前，你哪儿也别想去！因为你爱……他们，而且我还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是谁？他们是我们失去的另一半，就像H_2和O一样，为了得到水——溪流、大海、瀑布、海浪和暴风雨——我们就必须让这两半结合在一起……”

我清晰地记得她的每一个动作。我记得，她是怎样拿起了桌子上我的玻璃三角尺，又是怎样在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用它的棱角压着脸颊——脸颊上出现了一道白色压痕，然后又变成了粉红色，最后消失了。神奇的是，我想不起来她说的话，特别是一开头的话，我只记得一些零散的形象和色彩。

我知道，最开始这段谈话是关于两百年大战的。先是关于绿色草地、深色泥土和蓝色的雪上的红色——红色的永不干涸的水洼。然后是被太阳晒得枯焦的黄色草叶、赤裸的面黄肌瘦的潦倒人群和旁边同样落魄邋遢的狗，周围是腐烂发臭的尸骸，不知是狗还是人……当然，这是围墙外面的景象，因为城市已经胜利了，在城市里已经有了我们现在的石油食物。

一条黑色的沉重的褶纱几乎从天顶垂挂下来，不断飘动着。那是从森林和村庄上空缓缓升起的烟柱。这时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哭声，黑沉沉的不见尽头的队伍被赶着往城市走去，以便强制拯救他们并教会他们幸福。

“你差不多已经都知道这些事了？”

“是的，差不多。”

“但是你不知道而且只有很少的人知道的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逃掉了，而且留在了巨墙外面生活。他们赤裸着身子逃进森林里去了。他们在那里拜树木、鸟兽为师，向花朵、太阳学习。他们全身长出了毛发，但是在皮毛之下保留了炙热鲜红的血液。而你们的情况就不如他们了。你们长出了数字，数字在你们周身爬行，就像虱子一样。应该把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扒光，然后把你们浑身赤裸地赶到森林里去。就让你们学会因为恐惧、欢乐、狂怒、寒冷而颤抖吧，让你们学会向火焰祈祷吧。而我们这些‘靡非’则想要……”

“等等——‘靡非’？‘靡非’是什么意思？”

“靡非？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这是那个……你记得吗，在那边，在石头上画着一个青年……或者我最好还是用你的语言来解释，这样你更能明白。是这样的：在世界里有两股力量——熵和能。一股力量导向安稳的平静和幸福的平衡；而另一股力量则会破坏平衡，是带来

痛苦的无穷无尽的运动。熵就是我们的——更准确地说，是你们的祖先，是那些向神膜拜的基督徒。而我们则是反基督教者，我们……”

就在这时，忽然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五官扁平、只有眉头紧锁突出直遮住眼睛的人钻进了房间。这个人曾不止一次地给我送来过I的便条。

他跑近我们，停了下来，像空气泵一样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应该是全力跑来的。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I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他们朝这儿来了……”空气泵总算是缓过气来了。“一队护卫……跟他们一起的还有那个……好像有点驼背的……”

"S?"

“啊，对！就在旁边，就在大楼里。他们马上就到这儿了。快点，快！”

“没关系！来得及的……”她笑了，眼神里满是愉快的火花。

这或许是一种鲁莽的不理智的勇敢，又或许是其他什么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I，看在施恩主的分上！你得明白，这可是……”

“看在施恩主的分上。”她的嘴角扯出了一个锐利的三角，冷笑了一声。

“呃……呃，那就看在我的分上……求你了。”

“啊，我还得跟你说一件事……嗯，倒也无所谓，明天……”

她愉快地（对，就是愉快地）冲我点点头，那个人也从自己紧缩的眉头下面探出双眼冲我点了点头。然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要赶快坐到桌旁去。我摊开了笔记，抓起笔，好让他们看到，我正在为了大一统国的福祉而努力工作着。突然，脑袋上的每根发丝都变得活跃起来，晃动着："如果他们拿起我最后几页笔记，哪怕只读其中一页——那会怎样呢？"

我坐在桌旁，一动不动——我看到墙开始颤抖，我手中的笔也在颤抖，字迹也开始颤抖，变得模糊不清……

藏起来？但是能藏到哪儿去呢？四周都是透明的玻璃。烧掉？但是走廊里和隔壁房间的人都会看到的。这是折磨着我，却又或许是我自身最为珍贵的一部分，然而，我已经不能也没有力气去摧毁它了。

从走廊里远远地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我只来得及抓起一叠稿纸，把它们塞到屁股下面——我现在就像被钉在了一张每个分子都在不断震颤着的椅子上，而我脚下的地板就像是航船的甲板，上下起伏着……

我整个人蜷缩成一团，眼睛躲在眉头的遮蔽下面——我偷偷地向外看：他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着，从走廊一端开始，越来越近了。有的人像我一样直愣愣地坐着；有些人则急忙起身迎接他们，大大地敞开房门——这是幸福的人！如果我也能……

"施恩主是人类所必需的最完美的消毒剂，得益于这种消毒剂，在大一统国的机体内没有任何肠胃蠕动现象……"我挥动着笔尖憋出了这句语义混乱的话，我在桌子上趴得越来越低，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一个疯狂的锻铁厂，我的后背感觉到门把手响了一声，带起了一阵风，我身下的椅子开始舞动起来了……

直到那时我才好不容易把头从稿纸上抬起来，转向刚进来的人。（演喜剧是多么难啊……啊，谁今天对我提到喜剧来着？）首先是S，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快速地用目光在我的心里钻了一口深井。他看穿了我、我的圈椅、我手中不断颤抖的稿纸。很快，门口出

现了一些熟悉的每天都能见到的脸，一张脸从中间挤了出来——鼓动着的粉褐色的鱼鳃脸……

我想起了半个小时前就在这个房间里发生过的一切，而且我很明白，她现在就要……我整个人都在跳动，脉搏（幸好这不是透明的）全都集中到了我掩盖着手稿的部位。

Ю从S背后走近了他，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他的袖口，小声说道：

“这是Д-503,‘一统号’的设计师。您也许听说过？他总是这样坐在书桌旁……一点都不爱惜自己！”

我在想什么呢？这是多么美妙又让人惊异的女人啊。

S窜到了我身边，跃过我的肩膀朝桌上看。我用手肘遮着写下的文字，但是他严厉地命令道：

“请您让我看看，您那是什么东西！”

我整个人因为羞愧而发红，把稿纸递给了他。他读完了之后，我看到他的眼里是怎么透出了微笑，这微笑又顺着他的脸滑到下面，稍稍摇动着小尾巴，停在了右边嘴角……

“有点模棱两可，但还是……您继续吧，我们以后不会再来打扰您了。”

他啪嗒啪嗒地朝门口走去，就像轮船桨叶击打着水面一样，随着他一步步走远，我感觉我的脚、手、手指又回来了——我的灵魂再一次均匀地分散到全身去了。我又能呼吸了……

最后，Ю在我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会儿，她靠近了我，弯下身子凑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道：“您很幸运，因为我……”

我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晚上，晚些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带走了三个人。然而，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件事，就像人们从不讨论所有发生的事情一样（这是潜藏在我们中间的护卫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谈论的主要是气压表数值的急剧下降和天气的变化。

【注释】

[1] 熵，是描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物理量。熵取极大值时，热量达到最终的平衡状态，能量差别趋向于零，最终归于永恒的死寂（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等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2] 根据柏拉图作品中的古希腊传说记载，亚特兰蒂斯是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大西洋上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

笔记二十九

摘要：脸上的细丝。萌芽。反自然的压缩。

奇怪的是，尽管气压表数值不断降低，但是仍然没有一丝风，一片寂静。在高空已经刮起了暂时还轻不可闻的风暴。乌云在极速狂奔。它们暂时还不多，只是几朵分散的锯齿状的云。这就像是上面有一座城市坍塌了，墙体和高塔的碎块飞落而下，在我们眼前以吓人的速度迅速蔓延，离我们越来越近。但还要几天它们才能穿过无尽苍穹，坠落到地面上。

下面也是一片寂静。空气中飘浮着几乎细不可见的不明细丝。每年的秋风都会把它们从墙外面带到这里来。它们缓慢地飘荡着，然后你会突然感觉到有一些无形的异物粘在脸上，你想要把它们拍掉，可是不行，这些细丝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

如果你像我今天早晨一样走在绿色巨墙旁边，你会发现这种细丝尤其多。I让我在古楼那个我们的“公寓”里见她。

当我已经走过了古楼的雄伟建筑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我回头一看，发现是O追着我来了。

她整个人变得圆润，圆得十分特别、完美又富有弹性。她的手臂、乳房和我所熟悉的整个身躯都变得滚圆，把制服撑得紧绷，仿佛马上就要撑破薄薄的衣料，暴露在太阳的光线之中了。我想象着：在那边的绿色丛林里，春天的萌芽坚定地破土而出，迫不及待地想要舒展枝叶，盛开繁花。

她沉默了几秒钟，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照亮了我的脸。

“我看到您了，就在一致节那天。”

“我也看到您了……”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她站在下面狭窄的通道里，被挤到墙边，她用双手护着腹部的情形。我不自在地看了看她裹在制服下的滚圆的肚子。

很明显，她发现了——滚圆的身子染上了红晕，露出了粉红色的微笑。

“我特别幸福——特别幸福……您知道吗，我满得都快溢出来了。我现在走路时什么都听不见，整个身心都在倾听体内的声音……”

我沉默了。我的脸上像是有什么异物，它干扰着我，而且我怎么都不能摆脱这种感觉。突然出乎意料地，她的蓝眼睛还在闪亮，她抓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背感受到了她的双唇……这是我人生中的头一次。这是我到现在为止仍有所不知的古代的亲昵，它让我感到十分羞愧和心痛，我（也许甚至是十分粗鲁地）抽回了手。

“您听我说，您疯了！与其说是……您简直……您在高兴什么？难道您可以忘记等待您的将是什么吗？哪怕不是现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总是要来的……”

她一下子蔫了，所有的圆形都扭曲变形了。而我的心脏出现了一种由于同情心造成的不舒服甚至是病态的压缩（心脏无非是一个理想的压泵；而压缩或挤压，就是用泵吸取液体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上的谬论；由此可见，所有的“爱”、“同情”和其他能够引发这种压缩的东西本质上是多么荒谬）。

安静。左边是巨墙绿色的浑浊玻璃。前方是深红色的高大建筑。这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给了我一个两全的方法——一个在我看来十分出色的主意。

“等等！我知道怎么救您了。我会使您免受刚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得死去的痛苦。您将能够抚养他，知道吗，您将看着他在您手中像果实一样茁壮成长……”

她整个人抖得厉害，紧紧抓住了我。

“您记得这个女人……很久之前散步的时候。她现在就在这里，在古楼里。我们去找她，我保证马上就能把一切安排好。”

我已经想象到，我和I两个人带着她穿过一条条长廊——她已经在那儿了，就在花丛中、草地上、枝叶间……但是她渐渐离我远去了，她新月般的粉红色嘴唇的唇角颤抖着，向下垂着。

“这就是那个女人啊。”她说。

“是……”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害羞，“是的，这就是她。”

“您还希望我去找她，让我请求她帮我……您再也不要对我说这件事了！”

她弯着腰从我身边快速跑开了。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冲我喊了一句：

“我死就死吧！那也跟您没有关系，反正您不是都无所谓吗？”

一片沉寂。蓝色高塔和围墙的碎块坠落下来，以骇人的速度在眼前迅速生长，再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他们就要飞过无尽苍穹；无形的细丝缓慢地漂浮着，落在脸上，怎么都挥不掉，怎么都摆脱不了。

我慢慢地走向古楼。心脏里是荒谬、痛苦的收缩……

笔记三十

摘要：最后一个数字。伽利略的错误。岂不更好?

这是我和I昨天在古楼的谈话。我们身处在阻碍逻辑思考的斑驳嘈杂中——红色、绿色、铜黄色、白色、橙色……我们还一直站在高鼻子古代诗人微笑的大理石雕像下。

我现在逐字逐句地复述这段对话，因为我觉得这段对话对于大一统国甚至是整个宇宙的命运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之后，你们，我素未谋面的读者们，也许能从中找出一些为我辩护的论据……

I突然毫无预兆地就把一切告诉了我：

“我知道，后天你们将会进行‘一统号’的第一次试飞。就在那天，我们将夺取它。”

“什么？后天？”

“是的。坐下吧，别紧张。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昨天护卫们带着侥幸心理逮捕的几百人里面有12个我们的人。再过两三天，他们就要死了。”

我无话可说。

“为了监测实验过程，他们将会向你们派去电气技师、机械设计师、医生和气象学家。记住，在12点整，当所有人被叫去午餐并前往食堂的时候，我们会留在长廊里并把所有人都锁在食堂里——然后‘一统号’就是我们的了……你明白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一统

号'在我们手中会成为快速终结一切的武器，而且不会造成任何痛苦。他们的飞船……哈！简直就是鹰隼面前的蚊子罢了。然后，如果情势所逼，我们可以把发动机的喷口冲下，单靠它们的力量就……”

我蹦了起来：

“这不可想象！这太荒唐了！难道你不明白，你们正在谋划的这件事情——是一场革命吗？”

“是的，就是革命！为什么这就是荒唐的？”

“荒唐——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我说的就是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革命——已经是最后一次革命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革命了。这是众所周知的……”

她的眉毛挑成了一个讥讽的锐角三角形：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而且更有甚者，你还是个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那么请你告诉我最后的数字吧。”

“什么意思？我……我不明白，什么是最后的数字？”

“唔，就是最后的，最高级的，最大的数。”

“但是，I，这是荒谬的。既然数字的数量是无穷的，那么你怎么能找到最后的数字呢？”

“那你又怎么能说是最后的革命呢？最后的——是不存在的，革命——也是无限的。最后的——那是对孩子说的话，孩子们害怕无穷，而为了让孩子们能在夜里安睡……”

“但是有什么意义呢？看在施恩主的分上，这一切的意义在何处？既然大家都已经幸福了，那这还有什么意义？”

“让我们试想一下……好吧，姑且就算是这样。那之后呢？”

“可笑！真是幼稚的问题。就像你给孩子讲什么东西一样，已经讲得十分明了，可他们还是不停地问：然后呢？为什么呢？”

“孩子才是最勇敢的哲学家。而勇敢的哲学家也必然是孩子。正应该永远像孩子这样问：那然后呢？”

“然后什么也没有了！完结了。全宇宙都是均衡的，到处都是均匀的……”

“哈，到处都是均衡的！这恰好就是熵，心理上的熵。你作为一个数学家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差异、温度的差异，只有热反差之中才包含着生命。如果全宇宙中到处都是同样温暖或同样冰冷的躯体……那么就必须让他们相撞击，产生火花，爆炸，燃起熊熊烈火。而我们就要让他们相撞。”

“但是，I，你要明白，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祖先在两百年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噢，他们是正确的，一千个正确。他们只犯了一个错误：在那之后他们相信他们就是最后的数字，而最后的数字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是不存在的。他们的错误就像伽利略的错误一样：伽利略是正确的，他发现了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然而他却不知道，整个太阳系也在围绕着某个中心转动，他不知道，地球真正的轨道（而非相对的轨道）压根不是一个纯粹的圆……”

“那你们呢？”

“我们目前只知道，没有最后的数。也许，我们可能连这也会忘掉。不，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忘掉，就在我们像万物衰老一样老去的时候。那时我们也会无可避免地像秋叶一样从树上飘落，就像你们后天那样……不，不，亲爱的，不是你。你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

她像一团烈焰、一阵旋风、一簇火花一样，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她，她整个人抱住了我。我消失了……

最后，她坚定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双眼：“那你就记好了，12点。”

我答道：“好的，我记得。”

她离开了。我一个人留在斑驳混乱的嘈杂中——蓝色、红色、绿色、铜黄色、橙色……

是的，12点……突然我有了一种异物落在脸上怎么都挥不掉的莫名其妙的感觉。突然我想起了昨天早晨、Ю和那时她冲着I喊出的话……为什么？这是什么怪事？

我加快脚步跑了出去——赶紧回家，回家……

我听到身后巨墙上空飞鸟尖利刺耳的叫声。在面前的夕阳中，我看见了由玫红色的结晶火焰组成的球型穹顶、巨大的立方体大厦以及像是凝固在天空中的一道闪电的蓄电塔的尖顶。所有这一切，这种无可挑剔的几何美，我都将要亲自用自己的手……难道真的再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经过了某个课室（我不记得课室编号了）。里面是堆叠起来的长椅，中间是一些铺着雪白玻璃桌布的桌子，白色的床单上有一个阳光粉色的血迹斑点。这一切之中都潜藏着一个因为未知而显得可怖的明天。这是违背自然的，让一个思维、视觉健全的人生活在一堆不规律、未知的事物中，生活在X中。假设有人蒙上你们的眼睛，让你们就这样摸索着磕磕绊绊地走着，而且你们知道，边缘就近在咫尺，只要走偏一步，你们就会落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的下场。难道这情形不是一模一样吗？

如果我等不到那一刻，自己头朝下跳了下去，那又会怎样呢？这会不会是唯一一条能立刻解脱一切的正确出路呢？

笔记三十一

摘要：伟大的手术。我原谅了一切。火车相撞。

得救了！就在最后一刻，就在我们已经感觉无所依托的时候，就在我们觉得一切已经结束时……

这就像你沿着阶梯一级级地走上施恩主恐怖的机器，然后随着沉重的咚的一声，你被玻璃气钟罩扣在了里面，你生平最后一次仰望湛蓝的天空……

突然，你醒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太阳还是愉悦地透出粉色，还有墙壁，用手触摸冰冷的墙壁的感觉是如此愉快。还有枕头，窝进洁白的枕头里，真是让人陶醉……

这大概就是我今天早上读《国家报》时的感受。做了一场噩梦，然后梦结束了。而我，胆小的我，没有信仰的我，我已经想到了自杀。我现在不好意思去读昨天我写下的最后几行字。但是也没关系，就让它们留在那儿，作为那件本有可能发生但再也不会发生的不可想象的事情的记忆……是的，不会再发生了！

在《国家报》的首页赫然印着：

欢庆吧！

因为从此刻起，你们就是完美无缺的！直到今天以前，你们的孩子们——机器一直都比你们更加完善。

哪方面？

发电机迸发的每个火花都是最为纯粹的理性的火花；活塞的每次往复运动都是无懈可击的三段论。难道你们也有那样万无一失的理智吗？

吊车、冲床和泵机的哲理是完整而清晰的，就像规则的圆一样。难道你们的哲学就不那么规则吗？

机械的美在于像钟摆一样精准无误的节律。难道你们这些从小就受到泰勒制熏陶的人，还没有变得像钟摆一样精确吗？

只有一点：

机械没有幻想。

你们见过泵缸在工作时间露出毫无意义的想入非非的笑容吗？你们听过吊车在晚上本该休息的时间没完没了地翻来覆去、唉声叹气吗？

没有！

你们应该感到脸红！护卫们越来越经常发现这种笑容和叹息。收敛起你们的眼神，大一统国的历史学家们纷纷请辞，都不愿意记录这些耻辱的实践。

但是这并不是你们的过错，因为你们生病了。这种病的名字叫作：

幻想。

这是蛀虫，它会在你的额头上蛀出一条条黑色的纹路。这是狂热病，驱使着你们越跑越远——而奔跑的起点就是幸福终结的地方。这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最后一道障碍。

欢庆吧！现在这道障碍已经被拆除。

幸福之路畅通无阻。

国家科学最新的发现表明：幻想的中枢是一个位于瓦罗利[1]桥体部位的神经节。只要用X光三次烧灼这个神经节，那么你们的幻想就能被治好——

永远地痊愈了。

你们会变得完善，你们会变得机器化，通往百分之百的幸福的道路也通行无阻。不管男女老少，所有人都赶快来接受伟大的手术。赶快到课室来，在那里伟大的手术正在进行。伟大的手术万岁！大一统国万岁！施恩主万岁！

……如果你们不是从我这像古代志怪小说一样的笔记里读到这些文字，如果你们像我一样手中也抖动着这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如果你们就像我一样知道这一切都是再真实不过的现实——不是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现实——难道你们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吗？难道你们不会像我一样感到晕头转向吗？难道你们不会觉得，你们成了巨人阿特拉斯[2]神，只要伸直腰背，头就会磕碰到玻璃天花板吗？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话筒：

"I-330……对，对，就是330,"接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您在家吗？您读报纸了吗……您正在读？这可真是，真是……了不起啊！”

“是的……”良久压抑的沉默。话筒轻声嗡嗡作响，她在思考……“我今天必须要见您。对，16点之后在我这里。一定。”

她真可爱！她多么可爱啊！“一定。”……我感觉我在微笑，而且怎么都止不住，我要就这样把这个微笑带到街上去，就像在头顶高高地挂着一盏灯一样……

一阵风从外面朝我吹来，呼啸着，旋转着，抽打着。但是我却更开心了。任凭你怎么嘶吼嚎叫都没关系，现在你已经无法推倒墙壁了。头顶像生铁一样的乌云坍塌下来，就由着它吧，反正它也没办法遮蔽太阳的光芒，因为我们——我们这些约书亚[3]早已用锁链把它永恒地锁在天顶之上了。

在街角密密麻麻地站着一群约书亚，他们用额头抵着墙壁的玻璃。在里面白得刺眼的桌子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白色罩单下伸出一双摊开的黄色脚掌，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俯身朝向他的头颅，一只带着白色手套的手把一支抽满某种药水的注射器递到另一只手上。

“你们怎么不进去？”我问道。我不是向某个人提问，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是在问所有人。

“那您呢？”一个人的圆脑袋转向了我。

“我一会儿去。我先得……”

我有点难为情地走到一边去了。我当然先得见到她，见到I.但是为什么我说了“先”，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在飞船建造场。“一统号”闪着浅蓝色的冰冷的光。机舱里发动机在温柔地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同一个词语——就像一个我熟悉的词一样。我弯下腰，抚摸着发动机冰冷的长管子。可爱的她……多么、多么可爱。明天你就要活过来了，明天你就要生命中第一次因为从自己腹中喷射而出的炽热火焰而震动……

如果一切仍然和昨天一样，那么我将以怎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强大有力的玻璃怪物？如果我知道，明天12点时我会背叛他……是的，背叛……

有人小心地拉着我的手肘朝后退。我转过身，看到了第二设计师像盘子一样扁平的脸。

“您已经知道了？”他说。

“什么？手术吗？是的，难道这不是真的吗？怎么？所有人？所有人——马上……”

“不是的，不是那件事。试飞取消了，改到后天了。都怪这个手术……我们白忙活了，白赶了……”

“都怪手术！”……这人真可笑，没见识。真是目光短浅。他要是知道，如果没有手术的话，明天12点他就会被关进监狱的玻璃笼子里，焦急地走来走去，就差爬到墙上了……

15点30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走进房间，看到Ю在那儿。她坐在我的桌子旁，像一副骨架一样坐得僵硬挺直，手托着右颊。她应

该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当她跳起来迎接我的时候，她的脸颊上已经留下了五个凹陷的指印。

一瞬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那个不幸的早晨，就是在这张桌子旁，她站在I身旁，怒气冲天……但转瞬间，一切都被今天的阳光冲刷掉了。这就像是你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走进房间，不经意打开了开关，灯亮了，但是灯光却似不存在一样——就是这样可笑、可悲、无人问津……

我没有多想便向她伸出一只手，我原谅了一切。她抓住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了一下，让人生疼。她那像古代饰品一样下垂的脸颊激动地颤抖着，说道：

“我在等您……我只待一下……我只是想说，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您，我感到多么高兴！您知道吗，明后天您就会完全变得健康了，您会重生……”

我看到了桌子上的纸页——那是我昨天笔记的最后两页。从昨天我把它们放在那儿之后，它们就一直一动不动地躺在桌上。如果她看见我在上面写了什么……其实也无所谓，现在这都已经是历史了，就像透过拿反了的望远镜看到的东西一样远得可笑……

“是的，”我说道，“您知道，我刚才走在大道上，我前面有一个人，他的影子投在路面上。您能想象吗，影子在发光。我觉得——我确信——明天什么阴影都不会有，任何人、任何物的影子都不会有，太阳会穿透一切……”

她温柔而又严厉地说道：

“您真是个幻想家！我可不会允许我学校里的孩子讲这样的胡话……”

然后她说了些关于孩子的事，她是如何把孩子们一起带去做手术的，她又是如何不得不把孩子们都绑起来。她说："要爱，就不能溺爱，是的，不能溺爱。"她还说她终于决定了……

她理了理膝盖之间的灰蓝色的布料，不作声，迅速地在我全身粘满笑容，然后离开了。

幸运的是，今天的阳光还没有停下来，太阳奔跑着，已经到了16点。我敲了敲门，心也跟着跳动起来……

"请进！"

我在她圈椅旁的地上坐了下来，抱着她的双腿，仰起头看向她的双眼，从一只眼睛到另一只眼睛轮流看着。在每只眼睛里我都看到了我自己，在一个奇妙的监牢里……

墙外风暴正在呼号，乌云越来越阴沉，管它呢！我的头脑里挤得满满当当，洪水一样的话语漫过了边界，我和太阳一起带着声响飞向什么地方……不，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去哪里了——我身后是星球。有的星球喷发着火苗，怒放着歌唱着的火红花朵；有的星球是暗哑的、蓝色的，理性的岩石在那里结合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还有的星球像我们的地球一样，达到了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幸福的巅峰……

突然，从圈椅上面传来她的声音：

"你该不会以为，巅峰就是那些结合成为组织严密的社会的石块吧？"

三角形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暗沉：

"那幸福……是什么？欲望会使人痛苦，不是吗？很显然，幸福就是无欲无求，没有任何的欲望……我们直到现在还一直在幸福面前写着正号，这是多大的错误，是多么荒谬的偏见。在绝对的幸福面前当然应该是负号——神圣的负号。"

我记得，我只是不知所措地嘟囔了一句：

“绝对零度出现在-273摄氏度……”

“正是-273摄氏度。是有点凉，但难道这不正好证明了我们身处在顶峰吗？”

就像很久之前那样，她仿佛是在替我说话，把我的思维尽数展开。但是她话语间有一些令人恐惧的东西，我受不了了，勉强地挤出了一个“不”字。

“不，”我说，“你……你在开玩笑……”

她大声笑了起来，过于大声。很快，一秒之间，她的笑达到了某个极限，音量降了下来……停顿了。

她站起身，把双手搭在我肩上，长时间定定地看着我。然后她把我拉向她——然后什么都消失了，我只感觉到她尖锐、火热的唇齿。

“永别了！”

这一声过了一会儿才从高高的远处传到我耳边，也许过了一分钟，也许是两分钟。

“为什么要说‘永别’？”

“你病了，因为我，你犯罪了。难道你不觉得折磨吗？而现在只需要一个手术，你就能治愈了，就能不再为我所累了。就是这样——永别了。”

“不。”我叫出了声。

她洁白的脸上浮现出冷酷无情的黑色三角形：

“怎么？你不想要幸福吗？”

我的脑袋快要炸裂了，两列逻辑的火车相撞了，一辆压着一辆，翻滚着，轰隆作响……

“好吧，那我等着。你选吧，你是要手术和百分之百的幸福，还是……”

“我不能没有你，不能失去你。”不知道我是说出声了还是只是这样想，但是I听见了。

“是的，我知道。”她答道。她的手还抓着我的肩膀，眼神也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双眼：“那就明天之前吧。明天12点，你记得吧？”

“不。试飞被推迟了一天……后天……”

“那对我们来说更好了。后天12点……”

我独自一人走在暮色中的街道上。我像一张纸片一样被风卷起，挟带着，追赶着。云在铁灰色的天空中飞着飞着，他们再飞一天、两天，就能穿过无尽的苍穹了……迎面而来的人身上的制服蹭到了我，但我仍然独自走着。我很清楚，所有人都得救了，而我却不会有救赎了，我不想被拯救……

【注释】

[1] 瓦罗利（1543-1575），意大利解剖学家。

[2] 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属于泰坦神族。

[3] 《圣经》中的人物。

笔记三十二

摘要：我不相信。拖拉机。木屑人。

你们相信你们会死吗？是的，人是会死的，而我也是人，所以……不，我不是要说这个，我知道你们都清楚这个道理。我要问的是：你们是否曾经相信过这个道理？是否完全地、不需多加思考地、全身心地相信过，有朝一日终会感受到这几根握着书页的手指渐渐变得枯黄、冰冷？

不，你们当然不会相信，因此直到此刻你们还没有从十层高楼上往下跳，因此直到现在你们还能吃饭、阅读、剃须、微笑、写作……

我今天的情况也正是如此。我知道，这只表盘上的小小的黑色指针会向下爬，一直爬到午夜，然后又重新慢慢地向上移动，跨过某个最后的点，无法预料的明天就将到来了。我知道这一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相信，或者也许我觉得，二十四个小时就像二十四年一样漫长。因此，我还能再做点什么，还能再赶去什么地方，回答一些问题，从舷梯登上“一统号”。我还感觉到它在水面上摇晃，我明白需要抓紧扶手，而手中是冰冷的玻璃。我看到那些透明的鲜活的吊车弯起了像鹤一样的脖颈，伸出鸟喙，关爱而又温柔地喂“一统号”吃一种发动机专用的会爆炸的可怕食物。我还看到了下面的河面上被风吹起的澄蓝色的微微波光。但是这一切都与我毫不相关、索然无味，就像是画在纸张上的图纸一样。奇怪的是，第二设计师像图纸一样扁平的脸突然开口说道：

“那我们要给发动机加多少燃料呢？如果计算三个……嗯，三个半小时的话……”

我面前的图纸上的投影，是我拿着计算尺的手，对数刻度盘上的数字显示为“15”。

"15吨。但是您最好加……对，加100吨……”

这是因为我还记得，明天——

我用余光看到我拿着刻度盘的手开始不显眼地颤抖。

"100吨？为什么要加这么多？要知道这已经够用一个星期了。岂止一周，更长的时间也够用！”

“万一有什么情况……谁说得准呢……”

“我知道……”

风呼啸着，空气中从上到下充塞着一种无形的东西。我感到呼吸困难，迈不开腿，大道尽头的蓄电塔表盘上的指针也在艰难又缓慢地爬动着，一秒也不耽搁。塔尖高耸入云，隐约泛着幽蓝，低沉地呜呜作响，汲取着电能。音乐工厂的乐管也在发出呜呜声。

就像平常一样，人们四人一排排成队列。但是可能是受风的影响，那些队列不太整齐，走得左摇右晃、歪歪扭扭。而且人越来越多。在拐角的地方，人们撞到了什么东西，赶紧退了回来，乱作一团，人们被挤得呼吸急促，所有人都像鹅一样伸长了脖子。

“你们看！不，你们看，就在那儿，快看！”

“他们！是他们！”

“我——说什么都不去！决不——我宁愿把头放进施恩主的机器里……”

“安静！疯子一个……”

街角的课室门大敞着，一列大约50人的队伍迈着缓慢沉重的脚步从里面走了出来。然而这些又不是“人”：他们的脚不是脚，而是一些锻造出的沉重的轮子，被一条无形的传动带带着转动；这些人不是人，而是一些人形拖拉机。有一面绣着金色太阳的白色旗帜在他们头顶飘扬，金色太阳的光晕中是一行字：“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已经接受了手术！所有人都要跟着我们！”

他们缓慢而又势不可当地犁过了人群。很明显，哪怕挡在他们路上的不是我们，而是围墙、树木、房屋，他们也会这样犁过去，毫不停留。眼看他们已经走到了大道的正中央。他们挽起了手臂，组成了一道锁链，面朝着我们。而我们神经紧绷，头发都竖了起来，等待着，脖子像鹅一样伸得老长。乌云密闭，狂风呼号。

突然，锁链展开两翼，左右开弓地迅速包抄过来，越来越快，就像一台准备冲上山的重型汽车一样。它把我们围在中间，赶着我们往敞开的大门里面走去……

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

“他们在逼我们！快逃！”

场面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就在墙边还有一个狭窄的缺口，人群都往那里涌去。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前挤，仿佛脑袋顿时变成了尖锐的楔子，手肘、肋骨、肩胛骨和髋骨也都变得尖锐。人们就像消防水龙带喷射出的水柱一样，呈扇形喷溅开来，四周都是踩踏的脚、挥动的手和满眼的制服。突然一个有着两道弯的S型身影和透明的招风耳映入了我的眼帘，转眼又不见了，像是钻到底下去了一样。我独自在那堆快速动作的手和脚中奔跑着……

我跑进了某个单元楼道想缓口气，背重重地靠在门上，而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耳语声像风一样吹进了我的耳朵。

“我一直……我一直跟着您……我不想——您明白吗——我不想。我同意……”

一双圆润的小手拉着我的袖口，一双圆溜溜的蓝眼睛看着我。这是她，是O.她整个人贴着墙壁滑了下来，跌坐在地上。她就在我脚下，在冰冷的台阶上蜷缩成一团，而我俯身抚摸着她的头和脸颊——我的手湿漉漉的。这就像是我变得非常巨大，而她又极端微小，就像我的一个细小的部分。这和I带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现在开始想象，古人应该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对待自己私有的子女的。

她坐在地上，从捂着脸的指缝中冒出一句轻不可闻的话：

“我每天晚上……我不能——如果他们把我治好了……每个夜晚我都会是孤身一人，在黑暗里不断想着他。他会是什么样，我要怎么养育他……那时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撑我活下去了，您明白吗！您一定要——您一定要……”

我有一种荒谬的感觉，但是我确定：是的，我有责任。荒谬的是，我的这项责任同时也是一桩罪行。黑与白不可能颠倒，责任和犯罪也不可能相交。或许生命中并没有黑白之分，颜色只取决于基本的逻辑前提。但如果前提是我非法地使她怀上了孩子……

“好了，你不用这样，不用这样……”我说道，“您知道的，我必须把您带到I那里去，就像我那时提议的一样，让她……”

“是的……”（她轻声说道，双手仍然捂着脸。）

我扶她站了起来。我们两人都没有说话，各自想着心事，或者说我们是想着同一件心事，一起沿着渐渐昏暗的街道走着，穿过一栋栋无声的铅灰色的大楼，和像枝条一样抽打着的劲风……

穿过尖啸的风声，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串熟悉的脚步声，就像踩着水坑一样吧唧吧唧响。在拐角的地方我转身一看，从映射在路面浑浊

的玻璃上疾驰的乌云倒影中，我看到了S.此时，我的手不听使唤地挥动着，我大声地向O说，明天……是的，明天就是“一统号”的首航了，这绝对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的大事。

O惊讶地圆瞪着大眼睛看向我，看着我毫无意义地大幅挥动的手臂。但我没给她机会开口说任何话，我不停地讲，不停地讲。而在我内心，只有我自己能听见，有一个念头在冰冷地嗡嗡作响，不停地敲打着我："不行……得想个办法……不能把他引到I那儿去……"

本应该向左拐的，我却拐向了右边。一座桥弓下了脊背恭候着我们三个人：我、O，还有他——我们身后的S.河对岸灯火通明的大楼的光线映射到水面上，碎成了数千颗就像疯狂激荡的白色泡沫一样狂躁跳动的火花。风呼呼吹着，仿佛在不高的半空绷着一根缆绳一样的低音琴弦。穿过低音琴弦，一直从后面……

到了我住的楼。O在门口停了下来，起先她说：

“不！您跟我保证了……”

但我不等她把话说完，就赶紧把她推进了门。我们俩进了楼，站在门厅里。在值班员的小桌后面，是那张熟悉的下垂的脸颊，因激动而颤颤发抖。一群号码密密麻麻地围成一圈，在争论什么，二楼有人探出头，越过围栏张望，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跑下来。但还是以后再说这个吧……我赶紧把O拉到对面的角落里，背靠着墙坐下来（在那里，我看到墙外面一个长着大脑袋的暗影在沿着人行道来回走动），抽出了笔记本。

O慢慢地坐到自己的衣服上，仿佛制服里的身体正在蒸发、融化一样，只剩下了一件空荡的衣裙和像要用蓝色的虚空把人吸进去似的空洞双眼。她疲惫地说道：

“您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您欺骗了我？”

“不是的……安静点！往那儿看，你看到墙外面了吗？”

“是的。一个影子。”

“他一直跟着我……我不能。您明白吗，我做不到。我现在写几句话，你自己带着去吧。我知道，他会留在这儿的。”

制服下面的身躯又一次饱满起来，肚子又圆润了些，脸颊微微染上了些朝霞晨曦的淡粉色。

我把字条塞进了她冰凉的手指里，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最后一次凝望她的蓝眼睛。

“永别了！也许以后还会……”

她抽出手，弓着身子慢慢地走了。刚走没两步，她飞快地转过身来，又回到了我身边。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着，她的双眼、嘴唇和整个人都在对我说同一句话。她的脸上是令人不忍直视的苦笑和痛楚……

然后这个身形弯曲像木屑一样微小的人走到了门口，在墙上投下一个小小的影子，她没有回头看，快步离开了——越走越快……

我走向Ю的小桌。她激动而又生气地鼓起了鱼鳃脸，对我说：

“您能想象吗，所有人都疯了！这个人非要说他在古楼旁边亲眼看到了一个赤裸的浑身长着毛发的人……”

从已经渐渐散去却仍然乱声嘈杂的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高喊道：

“真的！我再重复一遍：是的，我看到了。”

“您瞧瞧，这叫什么事儿？胡说八道！”

她说“胡说八道”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地确信和坚定，让我也禁不住问自己：“难道最近在我身上和我周围发生的这一切，究根结底不就是

胡说八道吗？”

但是当我看向自己毛茸茸的手臂时，我想起I说过的话：“在你身体中，也许也有那么几滴森林的血液……也许正是因此，我才对你……”

不，幸亏这不是胡说八道。不，不幸的是，这不是胡说八道。

笔记三十三

摘要：（这是匆忙间写下的话，没有摘要）

这一天还是来了。

我得赶紧去拿报纸，也许上面……我移动双眼快速浏览着报纸（就是这样：我的双眼现在就像握在手中能够感受到的笔和计算尺一样，它们已经是身外之物，是一种工具）。

报纸第一页整版用大字写着：

“与幸福作对的敌人不肯善罢甘休。你们要用双手牢牢捍卫幸福！明天的工作暂停，所有的号码都将接受手术。不接受手术的号码将会被送往施恩主的机器。”

明天！难道还有可能吗——难道还会有什么明天吗？

就像平日里一样，我朝书架伸出手（工具），把今天的报纸放进烫金装饰的文件夹里，就在这时，我想到：

“我为什么这样？不是一切都无所谓了吗？反正我再也不会回到这儿，回到这个房间来了，再也不会……”

手中的报纸滑落在地上。我站着把整个房间环视了一圈。我开始匆忙收拾东西，我把所有舍不得留下的东西都往一个看不见的箱子里死命地塞。桌子、书籍、圈椅。I曾经坐在这张圈椅上，而我在她脚边，坐在地板上……床……

过了一分钟，两分钟——我呆呆地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也许电话会响起，也许她会让我……

没有。没有奇迹……

我离开了，走向未知。这是我的最后几行字。永别了，我素未谋面的你们，我亲爱的你们，我和你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笔记里所记载的事情，我向你们毫无保留地讲述了染上灵魂这种疾病的自己的一切，哪怕是一颗磨损的螺丝钉、一根断了的发条都没有漏掉……

我走了。

笔记三十四

摘要：休假的人。阳光明媚的夜晚。无线电瓦尔基里女神[1]。

噢，如果我真的把自己和其他人都摔得粉碎，如果我真的和她一起身处在那些龇着黄色獠牙的野兽之中，如果我真的已经再也回不到这里的话，那该多好。那样我就会轻松上千倍，上百万倍。而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我去扼杀我的灵魂，难道会有什么用处吗？

不，不，不！Д，你要打起精神！让自己坐到逻辑坚实的轴上，哪怕只有不长的时间，全力地拼一次，就像古代奴隶推动三段论的石磨一样，直到你把一切都写下来、分析透彻为止……

当我进入“一统号”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集合就位了，巨大的玻璃蜂巢里的所有蜂窝都被填满了。透过甲板的玻璃能看到下面小得像蚂蚁一样的人，他们守在电报机、发电机、变电器、测速仪、整流器、指示表、发动机、泵机和管道旁。在集会室里，一些像是科学局的人正俯身在一堆图表和工具上工作。他们身旁是第二设计师和他的两个助手。

这三个人的脑袋全都像乌龟一样缩进肩窝，脸色灰暗无光。

“怎么样？”我问道。

“不怎么样……挺恐怖的……”其中一个人黯淡地笑了笑，“可能不得不降落在某个地方，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

我看着他们就生厌。再过一小时，我就会亲手把他们从时刻行为规范舒适的数字里永远地抛出去，将他们从大一统国母亲的怀抱里永远扯离。他们让我想起了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三个休假的人》里的悲剧形象。这个故事讲的是作为一项实验，三个号码被免除了一个月的工作。他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去任何想去的地方[2]。这些不幸的人就在平时劳动的地方附近不停转悠，饥渴的眼睛不断地朝里面张望。他们在广场上停了下来，好几个小时都在重复他们在每天固定时间所要做的动作，这已经成为他们机体的一部分。他们拉锯条、推刨子，用无形的锤子锤打无形的铁块。第十天，他们再也撑不下去了，他们手挽着手，一起走进河水中，伴着《进行曲》的音乐往深处走去，直到河水终结了他们的苦痛……

我再重复一遍，看着他们让我感到很难受，我赶紧离开了。

“我去检查一下机器，”我说，“然后就上路。”

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启动点火时要用多大的电压，尾槽要加多少压舱水。我体内好像有一台留声机，它迅速准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而我则不停地在内心思考着自己的事情。

突然，在狭窄的通道里——有一张脸朝我挤了过来——实际上，从那一刻起，一切就都开始了。

在狭窄的通道里，一个个身着灰色制服的灰色面孔不断闪过，我突然看到他们之中有一张脸，那张脸上头发低低地垂下，眼睛从额头下探出来——这就是那个人。我明白了：他们在这儿，我已经无处可逃，只剩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了……我全身出现了像分子运动一样极为细微的颤抖（直到最后颤抖都没有停止），仿佛身体里装上了一台巨大的马达，而我的身体却过于轻飘，现在所有的墙壁、间壁、电缆、梁柱和灯光——一切都在颤抖……

我还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这儿。但是现在我已经无暇顾及了——已经派人来叫我了，让我赶紧上去，到指挥室去。该上路了……去哪儿?

周围是一张张晦暗无光的面孔。下面的水中是一道道紧绷的蓝色水纹。天空中是沉重的铁灰色的云层。当我抬手拿起指挥电话的听筒时，我的手也像生铁一样沉重。

“向上——四十五度！”

沉闷的爆炸声响起，飞船尾部喷出青白色的烟柱，脚下的甲板开始移动，变得像橡胶一般柔软。现在，一切都留在下面了，我的整个生活，都永远地……顷刻之间，冰蓝色的立体城市、水中气泡似的圆形穹顶、仿佛一根手指的蓄电塔孤单的塔尖，一切都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漩涡之中，不断缩小。然后眼前掠过一片密云组成的柔幕，我们穿过了它，看到了太阳和蔚蓝的天空。一分一秒，一千米一万米，那蔚蓝色快速地凝固了，弥漫着黑暗，星星洒下冰冷的银白色汗珠……

这是一个可怖的、炫目的、黑暗的、星光闪耀的、阳光明媚的夜晚。就好像你们突然聋了，但仍然能看到乐管在吼叫。然而也仅仅是看见，乐管是无声的，一片寂静。太阳也是这般无声。

这是很自然的，意料之中的。我们已经飞出了地球大气层。但是这一切来得太快，让人猝不及防，周围的人都吓得不敢作声。而我却在这充满幻想的无声的太阳之上感到更加轻松了，就仿佛我做了最后一次挣扎之后，已经来到了一个绕不过的门槛前。我的身体在下面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翱翔在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迥异的、颠倒的……

“保持前进！”我对着机器喊了一声。或者并不是我，而是我体内的那台留声机喊了一声。留声机用它那只装着活动关节的手机械地把

指挥话筒递给了第二设计师。而我整个人都被包覆在最为微小的分子运动般的颤抖中，那颤音只有我自己能听见。我跑了下去，去找……

指挥室的门在一个小时后就会被重重合上紧锁……门口有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矮个子，长着一张和千百人相似的脸，扔进人堆就难以分辨。唯独他的两只手特别长，直搭到膝盖，就好像是由于匆忙，错误地从别人的躯体上拿来的似的。

他伸出一只长手，拦住了我：

“您去哪儿？”

我很清楚，他并不了解，我已经知道了一切。就算是这样，可能本就该如此。我居高临下严厉地说道：

“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实验由我负责。听明白了？”

长手撤了回去。

我来到了指挥室。在工具和地图上趴着几个满头银发的脑袋，还有长着金发的、秃顶的、成熟的脑袋。我飞快地把所有人都扫视了一眼，然后推出了房间，沿着走廊下舷梯下到了机器间。那里充斥着被爆炸烧得滚烫的管道的热气和声响，醉醺醺的曲柄手舞足蹈，刻度盘上的指针一秒也不停歇地微微震颤着……

终于在测速仪旁边，我找到了那个正埋首在记录本里的、帽子盖住前额的人……

“您听我说……（噪音太大了，我不得不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她在这儿吗？她在哪儿？”

帽檐底下的阴影中露出一个微笑：

“她？在那儿呢，在无线电通讯室……”

我朝那儿去了，他们有三个人在那里。所有人都戴着带有通话耳机的头盔。而她好像比平时高出了一个头，支棱着的耳机闪闪发光，时刻准备飞翔——就像古代的瓦尔基里女神。而上面无线电天线上迸发的巨大的蓝色火花也像是因她而起，她似乎还散发出轻微的闪电似的臭氧的味道。

“有什么人……不，哪怕是您……”我喘着粗气（因为奔跑）对她说，“我需要向下面地面上的飞船建造场传信……走吧，我来口述……”

机房旁边是一间小盒子一样的房间。我们挨坐在桌旁。我找到她的手，紧紧地握住：

“怎么样？然后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明白吗，这是如此奇妙，尽管你不知道飞往何处，但去哪里都无所谓……眼看就要到12点了，却还不知道怎么样，晚上……晚上我们会身处何处？也许是在草地上、枯叶上……”

她周身跃动着蓝色的火花，散发出闪电的气味，我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记下吧，”我大声地说道，仍然（因为奔跑）喘着气，“时间11点30分，航速6800...”

她的双眼没有从纸上移开，从耳机头盔下面轻轻地说道：

“……昨天晚上她带着你的便条来找我了……我知道的，我全都知道，你别说话。但是这个孩子真是你的吗？我把她送过去了，她已经在巨墙外边了。她将在那里生活……”

我又回到了指挥室。又是一个荒诞的有着漆黑星空和刺眼太阳的夜晚，墙上时钟的指针一分一分地缓慢爬行，所有的一切都像隐匿在

云雾中，我被最为细微的难以察觉（只有我一个人能感觉到）的颤抖所裹挟。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如果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下面更靠近地面的地方，会更好。

“停下！”我对着机器喊道。

由于惯性，飞船仍然在不断向前，但是越来越缓慢。这时“一统号”好像被一根发丝勾了一下，一瞬间停止不动了，然后发丝扯断了，“一统号”就像一块下落的石头一样，越来越快。就这样在沉默中过了几分钟、几十分钟，只能听见脉搏跳动的声音，眼前指针越来越靠近12点。我恍然大悟：我就是石头，I就是大地，我这块被人抛出去的石头，迫不及待地想要落下，接触到地面，摔得粉身碎骨……可是如果……下面已经是坚硬的蓝色云雾……如果……

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再次灵活、精准地抓起话筒，下达了“慢速前进”的指令——石块停止下坠了。只剩下两支尾管、两支头管一共四支喷气管还在疲惫地出着粗气，只是为了制动“一统号”的重量，而“一统号”微微抖动着，像抛锚了一样，在离地约一千米的空中稳稳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蜂拥到甲板上（快到12点了，午餐的铃声就要响起），也纷纷从玻璃船舷上探出身体，迫不及待地贪婪地望着下面那个从未见过的墙外世界，那里有琥珀色的秋叶、翠绿的草地、碧蓝的湖泊。在小碟子一样的蓝色湖泊的边缘有一些黄色的、象牙一般的废墟，中间插着一根黄色的干枯的手指，这应该是一座奇迹般幸免于难的古代教堂尖塔。

“你们看啊，快看！就在那边——右边一点！”

在绿色的荒原上，有一个飞速移动的斑点投下的褐色阴影。我手中握着望远镜，机械地把它举到眼前，我看到一群棕色的骏马甩开尾

巴在齐胸深的草原上奔跑，骑在他们背上的——是那些棕色的、白色的、黢黑的人……

我身后有人说："我跟您说，我看见了一张脸。"

"省省吧！您说给别人听吧！"

"喏，拿去，您拿着望远镜自己看……"

那些人已经消失了。视野里只剩下了无边无际的绿色荒原……

一阵刺耳的铃声响彻荒原，惊醒了我和所有人。到午饭时间了，再过一分钟就到12点了。

一个世界顷刻间破碎成了凌乱的碎片。不知道是谁的金色号码牌落在了台阶上，但是我也无所谓，它刚刚被我一脚踩碎了。有人说道："我说，我看到了脸！"我看到黑黢黢的方块，那是指挥室敞开的大门。一排洁白的牙齿在不可捉摸地狞笑着……

这一刻，时钟开始缓缓地一下一下不停地敲打，前几排已经开始移动，方形的门洞突然被两只熟悉的长得异常的手挡住了。

"站住！"

有人用手指捏了捏我的手——那是I，她在我身旁。

"这是谁？你认识他吗？"

"难道……难道这不就是……"

那个人站在某人的肩上。数百张脸孔之上的是他那与千百人相似却又与众不同的脸：

"以施恩主的名义……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知道了。某些人应该心里有数，我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你们的号码，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切。你们休想得到'一统号'！实验会进行到底，而

你们休想搞小动作，你们会亲手完成这项实验。还有……好吧，我说完了……”

鸦雀无声。脚下的玻璃板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而我的脚也像棉花一样瘫软无力。我身旁的她脸上挂着极度苍白的笑容，放射出疯狂的蓝色火花。她凑在我的耳边，从牙缝中吐出一句：

“原来是您啊？是您‘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好吧……”

她的手从我手中抽了出去，愤怒地扇动双翼的瓦尔基里头盔已经在很远的前方了。我一个人心灰意冷地怔怔地和大家一起往指挥室走去……

“根本就不是我——不是我干的！除了这几页白色的不会说话的稿纸，我绝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我在心里无声地、绝望地、大声地对她喊出了这些话。她坐在桌子另一头，但她的眼神甚至一次都没有落在我身上。她身旁是一个长着焦黄色秃顶的人。我听到有人在说话（是I）：

“‘高尚’？但是我最亲爱的教授，要知道这个词语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学分析也会证明，这是一种远古封建时代残留的偏见。而我们……”

我感觉我的脸正褪去血色，马上所有人都会看到……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正对每一口食物重复着50次规定好的咀嚼动作。我把自己封锁了起来，就像关在不透明的古代房子里，我用石头堵住了门，用帘子遮住了窗户……

然后我的手里握着指挥话筒，在冰冷的痛苦中穿过云层飞行，飞向寒冷的、闪耀着灿烂星光的夜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显而易见，我体内那台连我自己都听不见的逻辑马达正在狂热地全速运转。因为突然在蓝色空间的某个点，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我的书桌，桌旁

是Ю的鱼鳃脸，桌上是一页被遗忘的我的笔记。我很清楚，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别人了——我清楚一切……

啊，只要——只要到无线电通讯室去……耳机头盔、蓝色闪电的气味……我记得，我对她大声说了些什么，我还记得，她看穿了我，就仿佛我是透明玻璃一样。远远地听到她说：

“我很忙，正在接受下面传来的讯息。请您向她口述……”

在狭小的盒子一样的小房间里，我思索了一分钟，坚决地说道：

“时间14时40分。下降！关闭发动机。全部结束。”

在指挥室里，“一统号”的机器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我们不断下坠，而我的心却跟不上“一统号”坠落的速度，它滞后了，反而不断向喉咙口升上去。穿过云朵，然后绿色斑点越来越翠绿，越来越明艳，像旋风一般朝我们疾驰而来。马上就要结束了……

第二设计师瓷白色的扭曲的脸出现了。也许是他用尽全力推了我一下，我的头撞到了什么东西上，眼前一黑，我就摔倒了。我意识模糊地听到有人说：

“打开尾部发动机，全速前进！”

飞船急剧地向上攀升……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注释】

[1] 北欧神话中的人物，又称“寻找英灵者”，她们化作天鹅飞向战场，为瓦尔哈拉殿堂收集阵亡的武士。

[2]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发生在时刻行为规范制订后的第三世纪。——原注

笔记三十五

摘要：戴着头箍。胡萝卜。谋杀。

我一整夜都没合眼。整个晚上我都在思考一件事……

在昨天的事件之后，我的头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其实与其说这是绷带，不如说是头箍，一个用玻璃钢制作的无情的头箍。头箍紧紧地圈在我的头上，而我就被禁锢在那个铁质的圈里，一直想着杀死Ю。杀死Ю，然后再去找那个女人，对她说："现在你总相信了吧？"最让人憎恶的是肮脏的原始的谋杀——用什么东西敲碎脑袋。这个念头让我嘴里产生了一种甜得想吐的怪异感受，我连口水都咽不下去，一直往手帕里吐口水，口舌发干。

我的柜子里躺着一根沉重的断裂的铸铁活塞杆（我需要用显微镜观察断层结构）。我把自己的笔记卷成筒状（就让她把我整个人一字不落地读完吧），然后把那根活塞杆断条塞进里面，走下楼。楼梯仿佛没有尽头，台阶像是黏滑地让人恶心的液体，我一直不停地用手帕擦着嘴……

楼下。我的心扑通得了一下。我停了下来，抽出了杆子，靠近了管理台……

但是Ю不在那儿，只有一张空着的冰冷的台板。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所有的工作都被取消了。所有人都要去接受手术，再清楚不过了，她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谁也不用登记……

街上刮着风。天空中铁板似的云层在极速飞动。这和昨天某个时刻很相似。整个世界都被打碎成了零散的、尖锐的、独立的碎片，每一块碎片在坠落中途都会在我眼前短暂地停滞一秒，然后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这页纸上原本准确的黑字突然像是受到惊吓一样四散奔逃，那么就一个完整的句子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像、吓、逃”这样没有意义的单字。街上也是这样没有排成队列的散乱的人群，直走的、后退的、斜穿的、横行的，满街都是。

然后街上又空无一人了。我本来大步走着，突然僵住了。在那边二楼上，在那个悬在半空中的玻璃单元里，有一对男女正站着接吻，女人的身子像是折断了似的朝后仰着。这是永恒的最后一吻……

在某个拐角，一堆脑袋像带刺的灌木丛一样攒动。在那些脑袋顶上的空中飘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打倒机器！打倒手术！”而我（不是真的我）片刻间想到：“难道每个人内心都有那样的痛苦，需要从内部和心脏一起挖出才能消除吗？难道每个人都必须做点什么，才能……”下一秒，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我的）像野兽般的手和握在手中的铁一般沉重的纸卷……

这时，一个小男孩从街上飞奔而过，他整个人身体前倾，下嘴唇下方投下一道阴影。他的下嘴唇外翻，就像卷起的袖口一样。他在哭喊，脸都变了样。有人在后面追赶，已传来脚步声……

这个男孩儿让我想起Ю：“对了，现在Ю应该在学校里，我得赶快去那里。”我赶紧跑向最近的地下列车入口。

门口有个人边跑边说：

“没车了！地下列车今天不开！那边……”

我下到站台，那里完全是一派荒诞的景象。雕花水晶玻璃像太阳般光芒四射。站台上人头攒动。列车里空无一人，停在原地。

这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我看不见她，但是我能辨认出这个像鞭响一样坚定而又干脆的声音，我在远处某个地方看到了挑到太阳穴的锐角三角形般的眉毛……我叫着：

“让一让！让我过去！我要……”

但是不知是什么人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钳住了我的手臂和肩膀。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你们应该跑上去！在那儿，他们能治好你们，会让你们饱餐美味的幸福，而你们吃饱喝足之后就能安稳地沉睡了，有组织有节奏地打着鼾——难道你们没有听到伟大的鼾声交响乐吗？你们真是可笑，别人想帮你们摆脱那些像虫子一样折磨人的问号，而你们竟然还站在这里听我讲话。快到上面去吧，去接受伟大的手术！我自己留在这儿，干你们什么事？如果我不想做别人让我做的事，而只想做我自己希望的事，如果我想要不可能的东西……”

另一个声音缓慢沉重地说道：

“哈！不可能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在追求自己那些愚蠢的幻想，任由它们在你鼻子前摇着尾巴？不，我们要抓住它们的尾巴，把它们压在身下，然后……”

“然后就吃掉它们，再呼呼大睡，又需要在鼻子前出现一个新玩意儿。听说，古代人有一种叫驴的动物。为了让驴一直往前走，人们在它面前的车辕上绑了一根怎么都够不到的胡萝卜。而如果驴够到了胡萝卜，吃掉了……”

突然钳着我的手松开了，我冲到了人群中央她说话的地方。就在这时，人群突然一片混乱，挤作一团。身后传来叫喊声：“他们朝这里

来了！”灯光闪了一下就熄灭了，有人剪断了电线。只能感觉到人流、叫喊声、喘息声、脑袋、手指……

我不知道我们在地下列车隧道里待了多久。最后我的眼前出现了台阶，一道光线，那光线越来越亮——我们又回到了大街上，所有人呈扇形往四面八方逃去。

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风在吹着，头顶是触手可及的低沉暮霭。在人行道潮湿的玻璃深处映射着灯光、墙壁和踏着脚步向上移动的人影。手中的活塞杆此刻沉得不可思议，拽着我向深渊坠落下去。

Ю仍然不在楼下的小桌旁。她的房间也空着，黑洞洞的。

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灯。被头箍紧紧挤压的太阳穴突突直跳，我绕着房间走了一圈又一圈。桌子、桌子上的活塞杆、床、门，然后又是桌子、活塞杆……左边房间的帘子已经放了下来。右边房间里那个坑坑洼洼的秃头正埋首书本中，他的额头活像一个巨大的黄色抛物线，前额上的皱纹就是一行行难以辨认的黄色文字。当我们的眼神偶尔相交时，我感觉到，这一行行的黄色文字全都是关于我的事。

……事情发生在21点整。Ю一个人来了。我只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我大声地喘着气，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喘息，我想压低声音，但是我做不到。

她坐下来，展平双膝间的制服。粉褐色的鱼鳃脸抖动着。

“哎，亲爱的，这么说，您真的受伤了？我刚一知道就马上……”

活塞杆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喘息声更大了。她听到了，话只说了一半，不知为什么她也站了起来。我已经看准了她头顶的那个位置，我的嘴里泛起让人恶心的甜腻……我伸手去掏手帕，但手帕不见了——于是我把口水吐到了地上。

屋墙右边那个额头上有黄色皱纹的人正在专注地探究我。不能让他看见，如果他看见了，那就更恶心了……我按下了按钮，尽管我并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反正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帘子降了下来。

很显然，她感觉到了，反应过来了，她飞快地跑向门口。但是我抢先她一步，喘着粗气，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脑袋上的那块地方……

“您……您疯了！您竟敢……”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更准确地说，是跌倒在床上，颤抖着把两只交叉的手掌夹在膝盖间。我整个人都像上紧了发条，一直紧紧地盯着她，我慢慢地朝桌子伸出手（只有一只手可以动），抓住了活塞杆。

“求求您了！一天，再有一天！我明天就去把事情都办好……”

她在说什么？我挥起了手臂……

我以为我杀了她。是的，你们，我素未谋面的读者们，你们可以叫我杀人犯。我知道，如果她没有喊出下面的话，我可能已经把活塞杆砸向她的脑袋了：

“看在……看在……我同意了——我……马上。”

她用颤抖的双手扒下了身上的制服，臃肿的、暗黄的、松垮的身体仰倒在床上……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她以为我放下帘子是因为我想……

这太出乎意料、太荒谬了，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一刻我体内紧绷的发条断了，手一松，活塞杆咣当一声掉在地板上。这时我亲身感受到，笑才是最可怕的武器，笑可以遏止一切——甚至是一场谋杀。

我坐在桌旁不停地笑着，那是绝望的、最后的笑，我看不到任何能逃出这荒唐情景的出路。我不知道，如果顺其自然，这一切会怎么

结束。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外部力量：电话响了。

我赶紧跑过去接起听筒，或许这是她打来的？然而听筒里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稍等。”

一阵让人心慌的没完没了的嗡嗡声。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像铁一般沉重，接着……

“Д-503？呃……我是施恩主。马上来找我！”

叮——电话挂断了——叮。

Ю还躺在床上，双眼紧闭，鱼鳃脸被笑容撑开了。我从地板上捡起她的裙子，扔给她，咬牙对她说道：

“喂！快点，快点！”

她用一只手肘撑起了身子，乳房垂到身子一侧，双眼圆睁，整个人像蜡像一样定格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快点穿上衣服！”

她整个人缩成一团，紧紧地攥着裙子，声音有气无力：

“请您背过身去……”

我背过身，额头抵着玻璃墙壁。灯光、人影和火花在潮湿的黑色镜子中抖动。不，这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为什么施恩主会找我？难道他已经知道关于我和她的事了？难道他已经洞悉一切了？

Ю已经穿好了衣服，立在门旁。我两步走向她，使劲握住了她的手，好像马上就要从她手中一点一滴地挤出那些我想知道的东西：

“您听我说……您说出她的名字了吗？——您知道我说的是谁。没有？您对我说实话，我需要知道……我什么都无所谓，只想听实

话……”

“我没有。”

“没有？既然您已经去那儿报告了……那为什么不说呢？”

她的下嘴唇突然翻了出来，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她的双颊划过两行泪滴……

“因为我……我害怕，如果她被……您可能因此……您会不再爱……噢，我不能——我做不到！”

我明白了，她说的是事实。荒唐可笑的人类的事实！

我打开了门。

笔记三十六

摘要：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我的母亲。

很奇怪，我的头脑就像是一张空白的纸。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我是怎么等待的（我知道我等待过），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个声音、一张脸、一个手势都不记得了。就像我和世界之间的导线被尽数切断了一样。

直到我站在施恩主面前，我才清醒了过来。我只能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巨大的生铁一般的手掌。这双手压在他的身上，连膝盖都弯曲了。他慢慢地动了动手指。他的脸隐在高处的云雾中，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像是从那么高的地方传到我耳边的，我才会有这种感觉。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雷鸣那样振聋发聩，而是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

“这么说，您也参加了？您，‘一统号’的设计师？您本应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您的名字本应开启大一统国历史全新的辉煌篇章……可是您呢？”

血液一下子冲上了我的头，我的脸又变成了一张惨白的纸，只有太阳穴上的脉搏还在跳动。头顶上传来夹着回声的话音，但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清。直到他停下来的时候，我才如梦初醒，我看见他那仿佛有一百普特重的手动了一下，慢慢地挪了挪，一只手指指向我。

“怎么？您为什么不吭声？我说得对不对？我是个刽子手吗？”

“您说得对。”我顺从地回答道。接下来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那您为什么不说呢？您该不会认为我害怕这个词吧？您有没有试过撕开它的外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就给您看看。您回想一下：一座蓝色的山丘、十字架和人群。一些人在山上，浑身溅满鲜血，把一具躯体钉在十字架上；而其他一些人在山下，泪流满面地看着。难道您不认为，那些山上的人所扮演的角色才是最艰难而又最重要的吗？如果没有他们，这出壮烈的悲剧还能上演吗？黑压压的人群冲着他们发出嘘声，也正因此，悲剧的创作者——上帝——更应该慷慨地嘉奖他们。而就连最为仁慈的基督教的上帝，自己也用地狱之火去烧灼所有不顺从的人，难道他就不是刽子手吗？难道被基督徒架在火堆上烧死的人就比被烧死的基督徒少吗？不管怎么说，您要明白，正是这位上帝，数个世纪以来被人们誉为爱的上帝。很荒唐吧？不，恰恰相反，这是一份用鲜血写成的证明人类毫不动摇的理智的证书。甚至早在蛮荒时代，人类就明白：对于人类的真正的代数上的爱就是这份爱的残酷——而残酷正是真理的必然标志，就像燃烧是火的必然标志一样。您能找出不灼热的火焰吗？来吧，您来论证吧，辩论一下！”

我怎么能辩论呢？我怎么可能辩论，因为这些就是我（曾经）的想法，只不过我从来都没能给它们穿上这样闪亮的盔甲。我沉默了……

“如果这意味着您同意我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像成年人一样，在孩子们睡觉时把话说开。我问您，人们从小就祈求、梦想、渴望着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有人直接告诉他们，幸福是什么，然后用锁链把他们和这幸福牢牢地绑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样一回事吗？古代关于天堂的梦想……您回忆一下：天堂中的人已经抛却了欲望，摒弃了贪婪，忘记了爱情，在那里只有神圣的天使、神的仆役，他们都

被摘除了幻想（也正因此，他们才是神圣的）……现在，就在这一刻，当我们已经企及这个梦想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像这样抓住它的时候（他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如果那只手里有一块石头的话，那石头都能被挤出水来），我们只需要再把捕获的猎物剥去外皮，分成小块——就在这个当口，您——您却……”

生铁一般浑厚的话语声突然停了。我浑身通红，就像铁砧上被大锤不断敲打的铁坯一样。大锤无声地悬在半空中，等待着——这更让人感到害怕……

突然：“您几岁？”

“三十二岁。”

“然而您好像只有您年龄的一半，像十六岁一样天真！您听我说，难道您一次也没有想过，他们——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相信，您会告诉我们的——他们需要您，只是因为您是‘一统号’的建筑师，只是为了利用您来……”

“别说了！别说了！”我喊道。

……这就像是你用双手捂住耳朵，冲着子弹喊叫。你只能听到自己可笑的“别说了”，而子弹已经穿过你的身体，你倒在地上不断抽搐着。

是的，是的，“一统号”设计师……对，对……忽然我脑海中闪现出了Ю那张愤怒的抖动着砖红色鱼鳃的脸，就像那个早晨我们两个人在我房间里的时候一样……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笑了起来，抬起眼睛。我面前坐着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秃顶的人，秃顶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一切是如此简单。一切是如此伟大而又平凡，简单得可笑。

笑声让我喘不过气，一阵一阵地冒出来。我用手捂住嘴，急忙跑了出去。

台阶、风、潮湿的跃动的灯光和脸的碎片，在奔跑的时候，我在想：“不行！我一定要见到她！我必须得再见她一次！”

接下来又是一页空白。我只记得一只只脚，不是人，而是脚，如同倾盆大雨一样从上面什么地方落到路面上，散乱地踩踏着的脚。还有一阵愉快的、俏皮的歌声，还有叫喊声，这应该是冲着我喊的：“嘿！嘿！快来加入我们！”

然后我走到了空旷的广场，劲风将这里从上到下包裹得严严实实。广场中央立着一个灰暗的、阴郁的、恐怖的庞然大物——这是施恩主的机器。这座机器仿佛突然在我内心激起一阵意外的回音。洁白的枕头，枕头上一只脑袋向后仰着，一双眼睛半闭着，还有甜蜜的一排牙齿……所有的一切都以某种荒诞而又恐怖的方式和那台机器相关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我想装作视而不见，不想说出来——我不想说，也没必要说。

我闭上双眼，坐在向上通往机器的台阶上。应该是下雨了，我的面颊一片濡湿。从某个很远的地方隐约传来叫喊声。但是谁都听不见，谁都听不见我的呼喊声：把我从这一切中救出去吧——救救我吧！

我要是像古代人一样有个母亲就好了，一个属于我的母亲。对于她而言，我不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不是Д-503这个号码，不是构成大一统国的一个分子，而是一个单纯的人体的一部分——她的骨肉——一块被践踏、被蹂躏、被抛弃的骨肉……不管是我把别人钉上十字架抑或是我被钉上十字架，对我而言也许都是一样的。我只想让她听到那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让她那爬满皱纹的年迈的双唇……

笔记三十七

摘要：纤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早晨在食堂里，我左边房间的邻居面带惧色地对我悄声说：

“您倒是吃啊！大家都看着您呢！”

我尽力挤出一个笑容。我感觉到，我的脸上裂开了一道缝隙，我笑着，缝隙的两端裂得越来越宽，让我感到不断加剧的疼痛……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刚用叉子叉起一块食物，握着叉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叉子咣的一声碰到了盘子，然后桌子、墙壁、餐具和空气都开始颤抖，外面有一阵巨大的钢铁般浑厚的声音直达天际，飞过人头顶，飞过楼宇，一直在很远的地方化作水纹一样不显眼的细微圆圈，消失了。

刹那间，我看到一张张脸庞变得煞白、不见血色，原本还在全速咀嚼的嘴停了下来，举起的叉子被定在半空中。

之后一切都乱了，脱离了数个世纪以来运行的轨道，所有人都从座位上蹿了起来（还没有唱完国歌），没有节奏地咀嚼吞咽着食物，互相抓着对方问道：“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这台曾经稳固无比的伟大机器，变成杂乱无序的碎片散落下来。人们冲进电梯，沿着楼梯台阶向下跑，只能听到脚步声和只言片语的喊叫声，就像被风席卷的撕碎的信纸……

周围大楼里的人也全都蜂拥而出，一分钟之后，整个大道就像显微镜下的一滴水，被困在透明玻璃水滴中的纤毛虫无助地四处挣扎。

“哈！”我听到一个兴奋的声音。我面前是一个后脑勺和指向天空的手指。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黄粉色的指甲和指甲下面像是从地平线爬出的新月一样的白色半弯。像是一个指南针，数百双眼睛都顺着这根手指，朝天空望去。

天空中的乌云像是在躲避无形的追捕，它们狂奔着，推搡着，你追我赶。被乌云染成黑色的护卫飞船伸出象鼻一样的黑色管子。在西边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些东西像是……

起初谁也没认出这是什么东西，哪怕是我也摸不着头脑，即使我（很不幸地）已经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这看起来像是一大群黑色的飞船在不可思议的高空中飞行，只能勉强看到一个个飞速移动的小点。这群东西越来越近了，头顶上传来了一声声刺耳的嘶鸣，终于看清楚了，我们头顶是一群飞鸟。天空中充斥着黑色的锐角三角形，它们不断尖啸着坠落下来——暴风把它们击落了，它们在穹顶、屋顶、柱子和阳台上栖了下来。

“哈！”那个兴奋的脑袋转了过来——我看到了那个眉头紧锁遮着眼睛的人。但是他的模样已经和之前大相径庭，他已经整个人从自己紧锁突出的眉头下爬了出来，脸上的两只眼睛和嘴唇旁边一缕缕发丝像光线一样放射开来，他在笑。

“您明白吗，”他穿过风声、翅膀扇动的呼啸声和飞鸟的啼叫声对我喊道，“您明白吗，巨墙——巨墙被炸掉了！您明白吗？”

远处的背景上不时有人影闪过，人们都伸长了脖子，飞快地往大楼里跑去。街道的中央那群接受了手术的人像一股岩浆，快速却又缓慢地（因为过于沉重）迈着步子朝西边走去。

……那个唇边和眼角长着发丝一样的放射状皱纹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我一把抓住他的手：

“请您告诉我，她——I在哪儿？是在巨墙外面，还是在……我必须知道。您在听我说吗？现在就告诉我，我忍不了了……”

“在这里，”他带着一种酒醉的愉悦对我喊道，露出了一口结实的黄牙，“她就在这里，在城里。她在行动。嚯，我们在行动！”

“我们”是谁？“我”又是谁？

他身旁大约有五十个和他一样的人，他们从自己紧锁的阴暗眉头下爬出来，大声交谈着，神情愉快，也长着一口结实的牙齿。他们张大嘴吞食着狂风，挥舞着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毫不吓人的电棍（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电棍？），他们跟着那群做了手术的人，也朝西边赶去。但是他们绕过了那群人，走了平行的48号大道……

我顶着像紧绷的绳索一样的狂风跑去找她。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跌跌撞撞地奔跑着，街道上空无一人，这仿佛是另一个陌生的野性的城市，只剩飞鸟在喋喋不休地聒噪，这景象就像是世界末日。透过玻璃墙壁，我看到（这一幕让我记忆犹新）：在几栋大楼里，男女号码正不知羞耻地交媾，连帘子都没有放下，没有任何票券，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跑到她的大楼前。大门茫然地大敞着。楼下管理台旁空无一人。电梯卡在了竖井中间。我沿着不见尽头的楼梯气喘吁吁地跑了上去，穿过走廊，房门上的号码像飞转的轮子辐条一样从眼前掠过：320,326,330.I-330，就是这儿！

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屋子里一片狼藉，所有东西乱成一团。被人匆忙中碰翻在地的椅子四脚朝天，就像一头死去的牲畜。床也被从墙边挪开，以一种怪异的姿势斜放着。粉红色的票券散落一地，上面全是被人践踏的痕迹。

我弯下腰，捡起一张票券，又一张，第三张。所有的票券上都写着Д-503，所有的票券上都是我的号码，上面有我融化了的炽热情感。这就是仅剩下的一切了……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不能让它们就这样躺在地板上任人践踏。我又抓起一把票券，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展开抚平，看着它们——然后……我笑了起来。

笑是有不同颜色的。以前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而你们也知道了。这只是你们内心深处爆炸的遥远回声，也许这是红色的、蓝色的、金色的节日的焰火，也可能是血肉横飞的人体……

票券上闪现出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名字。我没有记住号码，只记得上面有一个字母“F”。我一把将所有的票券从桌面扫落到地板上，狠狠地踩着——用鞋跟踩着我自己——就是这样……然后我走了出去……

我在长廊里正对着门的窗台上坐了下来，长久地呆呆地等待着什么。左边传来脚步声，一个老头走了过来。老头的脸好像被针扎破的满是褶皱的干瘪气囊一样，从针孔里还不断地分泌出某种透明的液体，缓缓地流下来。良久我才隐约明白过来，那是眼泪。直到老头已经走远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来，对着他喊道：

“等一等——请问，您知道I-330她……”

老头转过身来，无奈地摆了摆手，又步履蹒跚地走远了……

我伴着暮色回到家中。西边的天空每一秒都在抽搐，射出一道道蓝白色的电光，接着从那里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隆声。屋顶上布满了焦炭似的黑鸟。

我躺到床上，登时困意像一头猛兽袭来，扼住了我的脖颈……

笔记三十八

摘要：（我不知道怎么写摘要。也许整个摘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被丢掉的烟头。）

我醒了，明亮的光线刺得人眼睛生疼。我眯起双眼。脑袋里某种呛人的蓝色烟雾笼罩了一切。穿过浓雾，我突然想到：

“但是我没有开灯啊，怎么会……”

我猛地从床上跳起来——I坐在桌子旁，一只手托着下巴，面带一丝讥笑打量着我……

我现在正坐在这张桌子旁写这篇笔记，而那像上紧的发条一样紧张得一触即发的十到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而我觉得仿佛她刚刚才走出去关上门，现在还能追上她，握住她的手，她也许会笑着对我说……

I刚才就坐在桌旁，我朝她跑了过去。

“是你！我去了……我看到了你的房间，我以为你……”

但是我话刚说了一半就撞上了她尖锐的长矛一样岿然不动的睫毛，我停了下来。我想起来：在“一统号”上时，她也曾这样看着我。就是现在，我必须赶紧鼓起勇气对她说出一切，让她相信我——否则以后再也……

"I，你听我说，我必须……我必须把一切告诉你……不，不，我现在就说——我先喝口水……”

我口干舌燥，就像口腔里被贴上了一张吸水纸。我倒了点水，但还是口渴难忍。于是我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紧紧地用双手抱起装水的玻璃长颈瓶。

这时我看到了烟卷飘散出的蓝色烟雾。她把烟凑到唇边，深吸一口，如饥似渴地吞下烟雾，就像我喝水一样。她说：

“不需要。你别说了。无所谓，反正你看到我还是来了。有人在下面等我。你难道希望，我们的最后几分钟……”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手隔着圈椅的扶手向后探去（那里墙上有一个按钮，她够不着）。我记得，圈椅突然晃了一下，她的双脚离开了地面，然后帘子降了下来。

她走近我，紧紧地搂着我。她的膝盖透过衣裙露出来，那是慢性的温柔的温暖的能够抹杀一切的毒药……

突然……就像有时，你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而温馨的梦乡，忽然有什么东西刺了你一下，你一个机灵，眼睛大大地睁开……这时也是一样的情形。她房间的地板上满是被踩踏过的粉红色的票券，其中一张上面写着字母“F”和几个数字……它们在我脑袋里纠结成一团，我现在甚至没有办法形容这种感觉。但是我使劲地抱紧了她，她因为疼痛叫出了声……

又过了一分钟（包含在这十到十五分钟里），她的头向后仰躺在亮白色的枕头上，双眼微闭，露出一排尖锐的甜蜜的牙齿。这情景在眼前挥之不去，那么荒谬，让人痛苦，总是不断提醒我一件不应该去想、现在也不需要去想的事。我更加柔情，同时也更加粗暴地紧抱着她，我的手指在她身上留下的瘀青越来越醒目……

她说（我发现，她没有睁开眼睛）：

“听说，你昨天到施恩主那儿去了？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这时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我陶醉地看着她的脸如何飞快地变得苍白，褪去颜色，然后消失，最后只剩下了一双眼睛。

我把一切对她和盘托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其实我知道是为什么……我对她隐瞒了一件事，我没有告诉她施恩主最后说的那些话，没有告诉她，他们需要我只是为了……

就像泡在显影药水里的相机胶片，她的脸渐渐显现了出来——脸颊、洁白的牙齿、嘴唇。她站了起来，走到柜子的门镜前。

我的嘴里又开始发干。我给自己倒了点水，但是却喝不下去。于是我把杯子放到桌子上，问道：

“你来找我，是因为你需要问清这些事？”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眉毛形成了一个讥讽的锐角三角形，一直挑到了太阳穴的位置。她转过身来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不需要说。我知道。

该和她告别了吧？我挪动自己不听使唤的脚，碰倒了椅子——椅子像死尸一样面朝下倒了下来，就像她房间里的椅子一样。她的嘴唇冰冷，就像曾经这里我床前的地板一样冰冷。

她离开的时候，我跌坐在地上，低头看着她丢掉的烟头。

我写不下去了——我不想再写了！

笔记三十九

摘要：结局。

这就像是被扔进饱和溶液的最后一粒盐。结晶迅速刺出一根根细针，硬化凝固。我很清楚，一切已成定局，明天早上我就去做这件事。这就跟自杀一样，但是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凋亡的事物才可能迎来重生。

每隔一秒，西边的天空都在蓝色的电光中抽搐一下。我的头在燃烧，突突直跳。我就这样坐了一夜，直到早晨7点才睡着，黑暗已经渐渐消散，栖满了小鸟的屋顶显现了出来……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10点了（很显然，今天铃声没有响）。昨天那杯水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我大口大口把水灌进嘴里，赶紧跑了出去。我得尽快做完这一切，尽可能快。

被暴风雨彻底刷洗的天空空荡荡的，一片碧蓝。地上的影子棱角分明，一切都仿佛是从秋天蓝色的空气中剪切出来的，那么薄，让人不敢触碰，生怕它立时破碎成飞溅的玻璃粉末。我内心也是如此：不能想，不要想，不要想，否则……

我也没有去思索，甚至我都没有真切地看见接下来的景象，只是单纯地把它记录了下来。在路面上散落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绿色的、琥珀色的、玫红色的枝叶。空中，鸟和飞船不断交叉着飞过。一个个脑袋，张大的嘴，挥动着树枝的手。所有这一切应该都在大喊着、尖啼着、嗡嗡作响……

我走过一条条像被瘟疫扫荡一空似的街道。我记得我被一个极度柔软、松垮、一动不动的东西绊了一下。我低头一看：一具尸体。尸体仰躺着，蜷曲的双腿张开着，像女人一样，而它的脸……

我认出了那直到现在还流露出笑容的黑人般的厚嘴唇。他紧眯的双眼仿佛还在冲着我笑。只一秒，我从他身上跨过去，开始奔跑——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必须赶紧做完所有的事情，不然我感觉自己就会像一根超负荷的铁轨一样变形弯曲……

庆幸的是，在离我只有二十步远的地方，我看到了“护卫局”牌子上金色的字。在护卫局门前我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在楼里的走廊里，号码们站成了一条无穷无尽的锁链，手中握着纸页或者厚厚的笔记本。他们缓慢地向前挪动，一步，两步，然后再一次停了下来。

我沿着这条锁链走来走去，头疼欲裂。我拉住他们的袖子哀求他们，就像一个病人祈求一种虽然会带来极度的痛苦但能瞬间药到病除的东西。

有个制服外面缠着一根腰带的女人，臀部的两个半球明显地凸出来，她一直左右摇晃着这两个半球，就像她的眼睛长在那里一样。她冲我动了动鼻子，说道：

“他肚子疼！快把他送到厕所去——就在那儿，右边第二个门……”

所有人都冲着我哄堂大笑，这阵笑声像是把什么东西堵在我的喉咙口，我马上就要大喊出声了，要不然……要不然……

突然身后有人拽了拽我的手肘。我转过身，看到了透明的招风耳。这双耳朵已经不再是平常的粉红色，而是紫红色。脖子上的喉结不安地滑动着，眼看就要撕破那层薄薄的皮肤。

“您来这儿做什么？”他问道，飞快地看穿了我。

我紧紧地抓住了他：

“快，我们去您的办公室……我得把一切都说出来——马上！还好是对您说……也许对您说出这一切很可怕，但是这很好，很好……”

他也认识她，也正因此，我的内心更加折磨，但是他听了之后可能也会一个激灵，这样就是我们俩一起杀人了，在我的最后一秒，我不会是一个人……

门啪的一声关上了。我记得，门下面的缝隙里卡着一张纸，门关上的时候带着纸摩擦地面。然后一种特别的寂静像一个罩子一样笼罩了我们，叫人透不过气来。他此刻哪怕只说一句话，随便什么，哪怕是最空洞的话，我也会马上把一切都说出来。但是他却沉默着。

我整个人紧张极了，耳朵里不断鸣响着。我对他说（眼睛不敢看他）：“我觉得，我一直都恨她，打从一开始就恨她。我挣扎了……而实际上……不，不，您别相信我，我本可以不奢求得救的，我想要死去。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更珍贵……我的意思不是死亡，而是让她……直到现在，即使我已经全都知道了……您知道施恩主曾经召见过我吗？”

“是的，我知道。”

“但是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您要明白，那都是无所谓的，就像现在抽去您脚底的地板，您和这桌子上的所有东西——纸张、墨水……墨水泼洒出来，所有东西都被溅上了墨点……”

“说下去，说下去！抓紧。那边还有人等着呢。”

我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地把发生的事情和笔记上记录的一切都讲了出来。我对他讲了真正的我，毛发蓬乱的我，还有她说的那些关于我的手的话，没错，一切都是由此开始的。我还对他说了，我当时如

何不想履行自己的义务，如何自欺欺人，她又是如何弄到伪造证明，以及我又是如何一天天锈蚀的。我还提到了底下的长廊和巨墙外面的事情……

我气喘吁吁、颠三倒四地把这一切讲了出来，感觉辞藻枯竭。他那两片双曲线的嘴唇带着讥讽一直递来我需要的词句，我感激地连连点头称是……现在已经是他在替我说话了（怎么会这样？），我只能听着，不断重复："对，然后……当时就是这样的，对，对！"

我感觉脖子根就像涂了麻醉剂一样变冷了，我艰难地问道："怎么会——您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啊……"

他的脸上浮现出讥笑，没有说话，嘴唇的弧度越来越大……然后，他说："您承认吧，您想对我隐瞒什么事。您把您在巨墙外面见过的人都数了一遍，可是唯独漏掉了一个人，您敢说不是吗？您不记得，您在那儿看见过我一闪而过吗？没错，您看到的就是我。"

沉默。

突然，我的脑袋像是被敲了一下，我不知羞耻地反应过来：他，他也是他们的人……我整个人、我所有的痛苦、所有我费尽心力当作功绩报告给他的东西，都显得如此可笑，就像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古老故事[1]一样。亚伯拉罕浑身挂满冷汗，高举着刀子正要刺向自己的儿子，却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一个声音："不要这样！我只是开个玩笑……"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弧度越来越大的讥笑，我用手撑着桌子的边缘，慢慢地、慢慢地和圈椅一起离开了桌子，然后，突然双手环抱着自己，一路穿过叫喊、台阶、张大的嘴，慌乱地逃了出去。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跑到地下一个列车站的公共厕所里的。在地面上，一切都毁灭了，史上最伟大最理性的文明崩溃了。而在这里，就

像是什么人的恶作剧，一切都保持着完美的原貌。试想：这一切都难逃厄运，都将覆满荒草，只有在“神话”中才能听到这些……

我大声地呻吟起来。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人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肩膀。

是我的邻居，他在我左边坐了下来。他的额头像是一个巨大的光秃秃的抛面，上面布满了黄色皱纹，像是一行行模糊不清的文字。这些文字讲的都是关于我的事。

“我理解您，完全理解，”他说，“但是您还是得平静下来，不要这样。这一切都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人都了解我的发现。我头一个告诉您：我计算出来了，压根就没有无穷大！”

我奇怪地看着他。

“没错，没错，我跟您说：压根就没有无穷大。如果世界是无穷的话，那么其中物质的平均密度就应当等于零。然而我们都很清楚，密度并不为零，因此，整个宇宙是有限的，它是球形的，宇宙半径的平方r^2等于平均密度乘以……我只要计算出这个系数，就能……您明白吗，一切都是有限的，一切都是简单的，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那时我们就能取得哲学上的胜利——您明白吗？而您，尊敬的先生，您的大喊大叫干扰了我完成这项计算……”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更为震惊。是他的发现还是他在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刻表现出来的坚定。我直到现在才发现，他手中还捧着记录本和对数刻度尺。我明白了：就算一切都将毁灭，我的责任（对于你们——素未谋面的亲爱的读者们的责任）就是要把我的笔记以完结的状态保留下来。

我问他要了几张纸，在上面写下这最后几行字……

我本已经准备画上句点，就像古代人在埋葬死者的墓穴前竖起十字架一样。突然，铅笔抖了一下，从我手指间滑了下去……

“您听我说，”我拉了拉邻居，“听着，我在跟您说话呢！您务必——您务必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您那个有限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再之后又是什么？”

他没来得及出声作答，上面的楼梯上就响起了脚步声……

【注释】

[1] 故事中，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便吩咐亚伯拉罕把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把以撒绑起来，然后举刀朝以撒砍去。耶和华让使者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上帝因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吩咐肯献出自己的独生子为燔祭，对亚伯拉罕表示称赞和祝福。

笔记四十

摘要：事实。气钟罩。我确信。

白天。晴朗。气压表760.

难道真是我——Д-503写下了这240页笔记？难道我曾经感受到了这一切？或者是想象到了我会有这种感受呢？

可是上面的字迹确实是我的。下面的字迹也一样，但是幸运的是，只是字迹而已，没有任何的胡话，没有任何荒唐的隐喻，不带一丝情感，只有事实。因为我是健康的，完全、绝对的健康。我微笑着，我不能不微笑。我脑袋里的那根尖刺已经被摘除，我的头脑完全轻松、放空了。更准确地说，不是放空了，而是没有任何其他妨碍我微笑（微笑这是正常人的日常状态）的杂念了。

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和我那个发现了宇宙界限的邻居，还有其他所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被带到了最近的一间课室里（课室的编号似曾相识：112号）。我们被绑到一张张桌子上，接受了伟大的手术。

第二天，我——Д-503去向施恩主报到，并对他讲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与幸福作对的敌人的事情。为什么我曾经竟会觉得难以启齿？不明白。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曾经的病症（灵魂）。

傍晚，我和施恩主同坐在一张桌旁——我（头一次）坐在久闻其名的气钟罩室里。有人把那个女人带了进来。她应该当着我的面招供

一切。这个女人倔强地沉默着，笑着。我注意到，她的牙齿尖锐而又异常洁白，看起来很美。

然后她被带到了气钟罩下面。她的脸变得惨白，然而因为黑色的双眼大睁着，所以看起来非常美丽。随着气钟罩里的空气被一点一点抽出，她把头向后仰着，半闭着眼睛，咬紧了嘴唇，这一幕让我想到了什么。她看着我，抓紧了椅子的扶手。她就一直这样看着我，直到双眼完全闭上。然后她被拖了出来，在电极的刺激下很快恢复了知觉，然后又一次被放进气钟罩。这样重复了三次，她仍然是一言不发。和她一起被带来的其他人就老实多了，他们中很多人在第一次受刑后就全部招供了。明天，他们所有人都将沿着台阶一步一步走上施恩主的机器。

不能再拖延了，因为西边的街区仍然是一片混乱，嚎叫声不绝于耳，尸横遍野，野兽横行。不幸的是，还有一群数量可观的号码背叛了理性。

但是在横向的40号大道上，我们成功地用高压电波筑起了暂时的巨墙。我希望，我们将会取得胜利。而且我确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理性必然胜利。

1920年